

●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清史稿

(下册)

清史稿（下）

（第 四 册）

清史稿（下）目录

（第 四 册）

卷四百四 列传一百九十一

僧格林沁	2452
舒通额	2463
恒龄	2464
苏克金	2465
何建鳌	2466
全顺	2466
史荣椿	2467
乐善	2467

卷四百五 列传一百九十二

曾国藩	2468
-----------	------

卷四百六 列传一百九十三

骆秉章	2478
胡林翼	2485

卷四百七 列传一百九十四

江忠源	2493
弟忠济	2499
族弟忠信	2500

罗泽南	2500
卷四百八 列传一百九十五	
李续宾	2504
丁锐义	2508
曾国华	2509
李续宜	2509
王鑫	2512
弟开化	2515
刘腾鸿	2515
弟腾鹤	2517
蒋益澧	2517
卷四百九 列传一百九十六	
塔齐布	2521
毕金科	2524
多隆阿	2525
孙寿长	2530
鲍超	2530
宋国永	2534
娄云庆	2535
谭胜达	2535
唐仁廉	2536
刘松山	2537
卷四百十 列传一百九十七	
彭玉麟	2540
杨岳斌	2547

王明山	2551
孙昌凯	2552
杨明海	2552
谢浚畬	2552
卷四百十一 列传一百九十八	
李鸿章	2553
卷四百十二 列传一百九十九	
左宗棠	2563
卷四百十三 列传二百	
曾国荃	2574
弟贞干	2579
沈葆楨	2579
刘坤一	2582
卷四百十四 列传二百一	
李臣典	2586
萧孚泗	2588
朱洪章	2589
刘连捷	2590
彭毓橘	2591
张诗日	2592
伍维寿	2593
朱南桂	2593
罗逢元	2593
李祥和	2594
萧庆衍	2594

吴宗国	2594
卷四百十五 列传二百二	
黄翼升	2595
丁义方	2598
王吉	2599
吴家榜	2599
李成谋	2600
李朝斌	2601
江福山	2603
刘培元	2603
卷四百十六 列传二百三	
程学启	2605
何安泰	2608
郑国魁	2608
刘铭传	2608
张树珊	2611
弟树屏	2612
周盛波	2613
周盛传	2615
潘鼎新	2617
吴长庆	2619
卷四百十七 列传二百四	
都兴阿	2621
弟西凌阿	2624
福兴	2625

富明阿	2626
舒保	2628
伊兴额	2630
滕家胜	2632
关保	2632
卷四百十八 列传二百五	
袁甲三	2634
子保恒	2639
毛昶熙	2641
卷四百十九 列传二百六	
刘长佑	2646
刘岳昭	2652
岑毓英	2654
弟毓宝	2659
卷四百二十 列传二百七	
韩超	2660
田兴恕	2662
曾璧光	2664
席宝田	2665
卷四百二十一 列传二百八	
沈兆霖	2668
曹毓瑛	2670
许乃普	2671
赵光	2674
朱崧	2675

李菡	2678
张祥河	2680
罗惇衍	2681
郑敦谨	2683
庞钟璐	2684

卷四百二十二 列传二百九

王茂荫	2686
宋晋	2691
袁希祖	2693
文瑞	2695
毓禄	2696
徐继畲	2697
王发桂	2700
廉兆纶	2701
雷以诚	2704
陶梁	2705
吴存义	2706
殷兆镛	2707

卷四百二十三 列传二百十

宗稷辰	2710
尹耕云	2712
王拯	2714
穆缉香阿	2717
游百川	2718
沈淮	2719

卷四百二十四 列传二百十一

吴振械	2720
张亮基	2722
毛鸿宾	2725
张凯嵩	2726

卷四百二十五 列传二百十二

李德	2728
吴棠	2729
英翰	2731
刘蓉	2734
乔松年	2735
钱鼎铭	2737
吴元炳	2739

卷四百二十六 列传二百十三

王庆云	2740
谭廷襄	2744
马新贻	2745
李宗羲	2747
徐宗干	2752
王凯泰	2753
郭柏荫	2755

卷四百二十七 列传二百十四

王懿德	2757
曾望颜	2759
觉罗耆龄	2760

福济	2761
翁同书	2763
严树森	2765
卷四百二十八 列传二百十五	
秦定三	2767
郝光甲	2769
郑魁士	2769
傅振邦	2771
邱联恩	2773
黄开榜	2774
陈国瑞	2776
郭宝昌	2778
卷四百二十九 列传二百十六	
江忠义	2781
周宽世	2782
石清吉	2783
余际昌	2784
林文察	2785
赵德光	2786
张文德	2787
卷四百三十 列传二百十七	
雷正綰	2789
陶茂林	2790
曹克忠	2791
胡中和	2792

何胜必	2794
萧庆高	2794
杨复东	2794
周达武	2795
李辉武	2797
唐友耕	2797
卷四百三十一 列传二百十八	
郭松林	2799
李长乐	2801
杨鼎勋	2802
唐殿魁	2804
唐定奎	2805
滕嗣武	2806
骆国忠	2807
卷四百三十二 列传二百十九	
萧启江	2808
张运兰	2810
唐训方	2812
蒋凝学	2813
陈湜	2815
李元度	2817
卷四百三十三 列传二百二十	
金国琛	2819
黄淳熙	2820
吴坤修	2821

康国器	2822
李鹤章	2824
弟昭庆	2825
吴毓兰	2825
卷四百三十四 列传二百二十一	
沈棣辉	2827
邓仁堃	2828
余炳燾	2830
栗耀	2831
朱孙貽	2832
史致谔	2834
刘郇膏	2835
朱善张	2836
子之榛	2837
黄辅辰	2837
卷四百三十五 列传二百二十二	
华尔	2840
勒伯勒东	2842
法尔第福	2842
戈登	2842
日意格	2843
德克碑	2844
赫德	2844
帛黎	2845
卷四百三十六 列传二百二十三	

沈桂芬	2846
李鸿藻	2847
翁同龢	2849
孙毓汶	2851
卷四百三十七 列传二百二十四	
荣禄	2853
王文韶	2854
张之洞	2856
瞿鸿禨	2859
卷四百三十八 列传二百二十五	
阎敬铭	2861
张之万	2863
鹿传霖	2865
林绍年	2866
卷四百三十九 列传二百二十六	
景廉	2868
额勒和布	2872
许庚身	2873
钱应溥	2873
廖寿恒	2874
荣庆	2876
那桐	2877
戴鸿慈	2877
卷四百四十 列传二百二十七	
英桂	2882

宗室载龄	2883
恩承	2884
宗室福锬	2885
崇礼	2885
裕德	2886
卷四百四十一 列传二百二十八	
潘祖荫	2887
李文田	2888
孙诒经	2889
夏同善	2890
张家骧	2891
张英麟	2892
张仁黼	2893
张亨嘉	2894
卷四百四十二 列传二百二十九	
徐树铭	2895
薛允升	2896
宗室延煦	2897
子会章	2899
汪鸣銮	2899
长麟	2900
周家楣	2900
周德润	2901
胡燏棻	2902
张荫桓	2904

卷四百四十三 列传二百三十

孙家鼐	2906
张百熙	2907
唐景崇	2908
于式枚	2910
沈家本	2913

卷四百四十四 列传二百三十一

黄体芳	2914
子绍箕	2916
宗室宝廷	2916
宗室盛昱	2918
张佩纶	2919
何如璋	2921
邓承修	2921
徐致祥	2923

卷四百四十五 列传二百三十二

吴可读	2924
潘敦俨	2926
朱一新	2926
屠仁守	2928
吴兆泰	2928
何金寿	2929
安维峻	2929
文悌	2930
江春霖	2932

卷四百四十六 列传二百三十三

郭嵩焘	2933
弟昆焘	2935
崇厚	2936
曾纪泽	2937
薛福成	2939
黎庶昌	2941
马建忠	2941
李凤苞	2943
洪钧	2943
刘瑞芬	2945
徐寿朋	2946
杨儒	2947

卷四百四十七 列传二百三十四

丁宝桢	2948
李瀚章	2951
杨昌濬	2952
张树声	2953
弟树屏	2954
卫荣光	2954
刘秉璋	2955
陈士杰	2957
陶模	2958
李兴锐	2963
史念祖	2964

卷四百四十八 列传二百三十五

丁日昌	2966
卞宝第	2968
涂宗瀛	2970
黎培敬	2970
崧骏	2971
崧蕃	2972
边宝泉	2973
于荫霖	2974
饶应祺	2976
恽祖翼	2980

卷四百四十九 列传二百三十六

锡良	2982
周馥	2985
陆元鼎	2987
张曾敫	2988
杨士骧	2990
冯煦	2991

卷四百五十 列传二百三十七

李鹤年	2992
文彬	2994
任道镕	2995
许振祎	2996
吴大澂	2997

卷四百五十一 列传二百三十八

李朝仪	3000
段起	3001
丁寿昌	3002
曾纪凤	3003
储裕立	3003
铁珊	3004
桂中行	3004
刘含芳	3005
陈夔举	3006
游智开	3007
李用清	3009
李希莲	3010
李金镛	3010
金福曾	3011
熊其英	3013
谢家福	3013
童兆蓉	3013
卷四百五十二 列传二百三十九	
洪汝奎	3015
杨宗濂	3016
史朴	3016
史克宽	3017
沈保靖	3018
朱其昂	3018
弟其诏	3018

宗源瀚	3019
徐庆璋	3019
徐珍	3020
蒯光典	3021
陈遹声	3022
潘民表	3023
严作霖	3024
唐锡晋	3024
娄春蕃	3025
卷四百五十三 列传二百四十	
荣全	3026
喜昌	3027
升泰	3028
善庆	3030
柏梁	3031
恩泽	3031
铭安	3032
恭镠	3033
庆裕	3033
长庚	3034
文海	3037
凤全	3037
增祺	3039
貽穀	3040
信勤	3042

卷四百五十四 列传二百四十一

刘锦棠	3042
张曜	3046
刘典	3050
金顺	3052
邓增	3054
托云布	3055
果权	3055
曹正兴	3056
穆图善	3056
杜嘎尔	3058
额尔庆额	3059
丰绅	3059
文麟	3060
明春	3061
富勒铭额	3061
徐学功	3062

卷四百五十五 列传二百四十二

董福祥	3063
张俊	3065
夏辛酉	3065
金运昌	3066
黄万鹏	3068
余虎恩	3070
桂锡桢	3072

方友升	3073
卷四百五十六 列传二百四十三	
马如龙	3075
和耀曾	3078
杨玉科	3079
李惟述	3081
蔡标	3082
段瑞梅	3084
夏毓秀	3084
何秀林	3086
杨国发	3088
张保和	3089
卷四百五十七 列传二百四十四	
蒋东才	3091
刘廷	3092
李承先	3092
李南华	3093
兄子得胜	3093
董履高	3094
董全胜	3095
牛师韩	3096
曹德庆	3097
马复震	3098
程文炳	3099
方耀	3101

郑绍忠	3102
邓安邦	3103
卷四百五十八 列传二百四十五	
徐延旭	3104
唐炯	3106
何璟	3108
张兆栋	3109
卷四百五十九 列传二百四十六	
冯子材	3110
王孝祺	3112
陈嘉	3113
蒋宗汉	3113
苏元春	3114
马盛治	3116
王德榜	3117
张春发	3119
萧得龙	3120
马维骐	3120
覃修纲	3121
吴永安	3121
孙开华	3122
朱焕明	3123
苏得胜	3123
章高元	3124
欧阳利见	3124

卷四百六十 列传二百四十七

左宝贵	3126
弟宝贤等	3127
永山	3127
邓世昌	3128
刘步蟾	3129
林泰曾等	3130
戴宗骞	3130

卷四百六十一 列传二百四十八

宋庆	3132
吕本元	3134
徐邦道	3134
马玉昆	3135
依克唐阿	3136
荣和	3138
长顺	3138

卷四百六十二 列传二百四十九

丁汝昌	3140
卫汝贵	3142
叶志超	3142

卷四百六十三 列传二百五十

唐景崧	3144
刘永福	3146

卷四百六十四 列传二百五十一

李端棻	3149
-----------	------

徐致靖	3150
子仁铸	3150
陈宝箴	3150
黄遵宪	3152
曾铎	3152
杨深秀	3153
杨锐	3154
刘光第	3155
谭嗣同	3155
唐才常	3156
林旭	3156
康广仁	3157
卷四百六十五 列传二百五十二	
徐桐	3157
豫师	3158
徐桐子徐承煜	3159
刚毅	3159
赵舒翘	3160
启秀	3161
英年	3162
裕禄	3162
廷雍	3163
毓贤	3164
李廷箫	3165
卷四百六十六 列传二百五十三	

徐用仪	3165
许景澄	3166
袁昶	3167
立山	3169
联元	3169
卷四百六十七 列传二百五十四	
李秉衡	3170
王廷相	3171
聂士成	3172
罗荣光	3173
寿山	3174
族孙瑞昌	3176
凤翔	3176
崇玉等	3177
卷四百六十八 列传二百五十五	
崇绮	3178
子葆初等	3179
志钧	3179
延茂	3179
弟延芝	3180
色普徵额	3180
王懿荣	3180
熙元	3181
宗室宝丰	3181
宗室寿富	3181

弟寿蕃等	3182
宋承庠	3182
王铁珊	3182
卷四百六十九 列传二百五十六	
恩铭	3183
孚琦	3185
凤山	3185
端方	3185
弟端锦	3186
刘燧	3186
赫成额	3186
松寿	3187
赵尔丰	3187
冯汝骥	3188
陆钟琦	3188
子光熙等	3189
卷四百七十 列传二百五十七	
志锐	3194
刘从德	3195
良弼	3195
宗室载穆	3196
万选	3197
德霈	3197
同源	3197
文瑞	3197

承燕	3198
克蒙额	3198
恒龄	3198
德霈等	3199
朴寿	3199
谢宝胜	3200
姚霭云	3201
黄忠浩	3201
杨让梨等	3203

卷四百零四

列传一百九十一

僧格林沁舒通额 恒龄 苏克金 何建鳌
全顺 史荣椿 乐善

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本生父毕启，四等台吉，追封贝勒。族父索特纳木多布斋，尚仁宗女。公主无出，宣宗为选於族众，见僧林格沁仪表非常，立为嗣。道光五年，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十四年，授御前大臣，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总理行营，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出入禁闱，最被恩眷。

咸丰三年，粤匪林凤祥、李开芳等北犯，命僧格林沁偕左都御史花沙纳等专办京师团防。八月，钦差大臣讷尔经额师溃临洺关，贼窜正定。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上御乾清宫亲颁关防，赐纳库素光刀，命率京兵驻防涿州。十月，贼陷静海，窥天津。兵进永清，又进王家口。贼不得前，乃踞独流镇。四年正月，僧格林沁会钦差大臣胜保军乘夜越壕燔其垒，贼西南逸，追击之子牙镇南，擒斩甚众，赐号湍多巴图鲁。复连败贼於河间束城村、献县单家桥、交河富庄驿。贼窜踞阜城县城，附城村堡皆为贼屯。僧格林沁偕胜保率副都统达洪阿、侍郎瑞麟、将军善禄等诸军围击，毁堆村、连村、杜场诸贼屯，炮殪悍酋吉文元，贼犹顽抗，攻之累月不下。粤匪复自江北丰县渡河扰山东，浸

近直隶境，欲以牵掣大军，胜保及善禄先后分兵迎剿，迭诏责僧格林沁速攻阜城，於是穴地为重壕长围困之。四月，贼乘风突围出，窜东光连镇。连镇跨运河，分东西两镇，村落相错，贼悉踞之。僧格林沁自率西凌阿屯河东，令托明阿屯河西，别遣马队扼桑园。会胜保已破贼山东，回军合攻连镇。五月，贼酋李开芳以马队二千馀由连镇东突出趋山东，胜保率骑兵追之，遂窜踞高唐州。诏斥僧格林沁疏防，责速攻连镇自赎。会霖雨河涨，贼聚高阜，官军屯洼地，势甚棘。於是议开壕筑堤，以水灌贼营。堤成，蓄水势如建瓴，贼大困，屡出扑，皆击退。九月，东西镇各出贼数千，欲突围而窜，为官军所扼，粮尽势蹙。附近村庄皆收复，合力急攻，凡数十战。十二月，毙伪检点黄某。悍党詹启纶出降，焚西连镇贼巢，仅馀死党二千馀人，以大炮环击。五年正月，破东连镇木城，贼冒死冲突，尽歼之，擒林凤祥，槛送京师诛之。畿辅肃清，锡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擢其子二等侍卫伯彦讷谟祜御前行走，敕移师赴高唐州督办军务。

先是，胜保围攻高唐久不下，密诏僧格林沁查办，至即劾罢之。贼闻连镇既下，丧胆欲遁。大军数日即至，故疏其防。贼果乘隙夜走，亲率五百骑追奔五十里，至茌平冯官屯，贼踞以守。合军围攻，四面炮击，贼掘地为壕，盘旋三匝，穴堀潜藏，穿孔伺击，攻者伤亡甚多。复议用水攻，挑河筑坝，引徒骇河水灌之。贼屡冲突，皆击退。四月，水入贼窖，纷纷出降。擒李开芳及其死党黄懿端等八名，械送京师诛之。北路荡平，文宗大悦，加恩世袭亲王罔替。五月，凯撤回京，上御养心殿，行抱见礼，赐朝珠及四团龙补褂。又御乾清宫，恭

缴参赞大臣关防，赐宴勤政殿，从征将士、文武大臣并预焉。林凤祥、李开芳为粤匪悍党，狡狠善战，两年之中，大小数百战，全数殄灭，无一漏网，僧格林沁威名震於海内。

时英吉利在粤东开衅，乘东南军事方棘，多所要挟，每思北犯。故近畿肃清后，命西凌阿分得胜之师赴援湖北，而僧格林沁遂留京师。六年，丁本生母忧，予假百日，在京持服。寻调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七年四月，英吉利兵船至天津海口，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驻通州，托明阿屯杨村，督前路。仓猝征调，兵难骤集，敌兵已占海口炮台，闯入内河。议掘南北运河泄水以阻陆路，别遣议和大臣桂良、花沙纳赴天津与议条约。五月，议粗定，英兵退。未尽事宜，桂良等赴上海详议。於是筹议海防，命僧格林沁赴天津，勘筑双港、大沽炮台，增设水师。以瑞麟为直隶总督，襄理其事。奏请提督每年二月至十月驻大沽，自天津至山海关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各炮台，一律兴修。九年，桂良等在上海议不得要领。五月，英、法兵船犯天津，毁海口防具，驶至鸡心滩，轰击炮台，提督史荣椿中炮死。别以步队登岸，僧格林沁督军力战，大挫之，毁敌船入内河者十三艘。持数日，敌船引去。

九年六月，英、法、俄、美四国兵百馀艘复来犯，知大沽防御严固，别於北塘登岸，我军失利。敌以马步万人分扑新河、军粮城，进陷唐儿沽，僧格林沁力扼大沽两岸。文宗手谕曰：“天下根本在京师，当迅守津郡，万不可寄身命於炮台。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有负朕心。”盖知其忠愤，虑以身殉也。寻於右岸迎战失利，炮台被陷，提督乐善死之。

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迭命大臣议和，不就。敌兵日进，迎击，获英人巴夏礼送京师。战於通州八里桥，败绩。瑞麟又败於安定门外，联军遂入京。文宗先幸热河，圆明园被毁，诏褫僧格林沁爵、职，仍留钦差大臣。

十年九月，和议成，命遣撤残军，驰赴行在，未行，会畿南土匪蜂起，山东捻匪猖肆，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偕瑞麟往剿。师至河间，匪多解散。诏促赴济宁、兖州督师。十一月，至济宁，贼已他窜回巢。疏陈军事，略曰：“捻首张洛行、龚瞎子、孙葵心等，各聚匪党无数。此外大小头目，人数不少。每年数次出巢打粮，辄向无兵处所。迨官兵往剿，业经饱掠而归。所至抢掳资财粮米，村舍烧为赤地，杀害老弱，裹胁少壮。不从逆，亦无家可归。故出巢一次，即增添人数无算。此捻匪众多之情形也。匪巢四面一二百里外，村庄焚烧无存，井亦填塞。官兵裹粮带水，何能与之久持？一经撤退，匪踪紧蹊，往往因之失利。此各路官兵仅能堵御，不能进攻之情形也。每次出巢，马步数十万，列队百馀里。兵贼众寡悬殊，任其猖獗，无可如何。前此粤、捻各树旗帜，近年彼此相通，联为一气。官兵在北，粤匪在南，捻匪居中，以为粤匪屏蔽。若厚集兵力，分投进剿，捻匪一经受创，粤匪蠢动，非竭力相助，即另图北犯，以分我兵势。此剿捻不易之情形也。臣原带马步六千，续调陕甘、山东绿营及青州旗兵，共一万二千馀人。拟俟齐集，会合傅振邦、德楞额二军，相机直捣老巢。”疏入，诏：“捻匪正图北犯，应坐镇山东，以杜窥伺，毋轻举以误全局。”寻捻匪由徐州北窜，迎击於巨野

羊山，亲率西凌阿、国瑞当其东，瑞麟及副都统格绷额当其西，杀贼甚众，而格绷额阵亡。瑞麟伤退，劾罢之，荐西凌阿、国瑞帮办军务。又劾团练大臣杜翱不能御贼，供应扰民，罢其任，团练归巡抚督办。邹县教匪宋绍明集众数千戕官，令国瑞、西凌阿击剿解散。

十一年，捻匪五旗并出，僧格林沁率诸将由金乡迎剿。遇贼於菏泽李家庄，战失利，察哈尔总管伊什旺布阵亡，回师驻唐家口。二月，令西凌阿驰赴汶上，会都统伊兴额、总兵滕家胜追贼至杨柳集，战歿。僧格林沁亲驻汶上，令西凌阿回守济宁。贼由沙沟渡运河，盘踞东平、汶上。德楞额追击於小汶河北岸，破之，贼始东窜。四月，令舒通额进剿，解滕县围。德楞额克沙沟营、临城驿，贼分两路奔窜。其入曹州境者，勾结长枪会匪扰郛城、巨野，令知府赵康侯集诸县乡团御之。教匪宋继明复纠众踞邹县凤凰山，令国瑞、德楞额攻之，连破贼圩，继明寻遁走乞抚。六月，亲赴曹州进剿会匪，连破之於曹县安陵集、濮州田潭，擒其渠李灿祥、陈怀五等。八月，捻匪渡运河，犯泰安、济南。僧格林沁亲率大军追蹙，败之於孙家镇，贼走青州。九月，袭击於临朐县南，沿诸城至沂水，黑旗捻党跨河抗拒，分兵击之，追及兰山兰溪镇歼焉。捷闻，复御前大臣，赏还黄纁，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管理奉宸苑。穆宗即位，特诏嘉其勤劳，复博多勒噶台亲王爵。

是年冬，会东军攻曹郡会匪，破濮州红川口贼圩，搜斩无遗。毁刘家桥、郭家唐房贼巢，又破定陶贼於大张寺，复范县。西凌阿等攻捻匪於巨野境，大捷，定陶踞匪闻风遁走。

会匪郭秉钧自河西来犯，连击之於崔家坝，至黄河南岸，屡挫贼锋，曹郡渐清。疏陈军事，略曰：“捻匪老巢多在宿州、蒙城、亳州境内，其北来，每由归德之虞、永、夏，徐州之丰、沛、萧、砀，直入山东之曹、单、鱼台，或由宿、徐北至韩庄、八闸。今领重兵进驻亳州，偏於西南一隅。北至徐州三百馀里，再东更虑鞭长莫及。如派队轮转，由西路进攻贼圩，即使得手，距亳州尚远，东路捻众岂能坐待，势必由丰、砀、韩庄抄袭我军之后，我军不得不回顾北路。一经移动，则亳东之贼尾随，受其牵掣。故屯兵亳州之议，在豫省为良策，若欲卫东省兼顾北路藩篱，则未可行也。臣拟俟曹属肃清，移营单县，观皖捻动静，剿抚兼施。邹县教匪踞险难攻，暂准投诚，以示羁縻，留兵镇压。待南捻稍松，相机办理。滕、峰之匪，德楞额招安刘双印、牛际堂等，若有反侧，仍应往剿。河北教、捻各匪，本年两次鸱张，众不过一二万。臣令西凌阿、国瑞两次会剿，胜保等方能得手。胜保於此匪尚不能独力剿除，岂能当十馀万之捻众？寿张及曹属一带，臣已办理就绪，毋须胜保前来会剿。”疏上，诏从之。

同治元年正月，捻匪二万馀由江北丰县犯金乡、鱼台，令翼长苏克金击走之。二月，亳捻张洛行合长枪会匪西窜，势甚张。僧格林沁率马队追至河南杞县许冈，贼列队横亘十馀里。苏克金等奋击，毙贼二千馀。西路援贼至，豫军亦来会剿，婴城而守，连日鏖战。以马队伏壕边伺贼懈，城中突出劲骑冲贼营，伏赴夹击，毁贼垒七，斩馘千馀。越日余际昌率步队至，与苏克金合击，冲贼为两，追杀二千馀。於是先破赵圩贼寨，合攻焦寨，援贼数至，皆击却，贼宵遁。是役

三路合剿，歼匪万馀，捷闻，特诏褒奖。僧格林沁督率诸将穷追窜匪，破之於尉氏东。贼踞民寨坚守，围攻之，旋虚东面诱之出，至樊家楼，尽歼焉。五月，补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长枪匪党董智信窜东明，苏克金驰剿，受降。营总富和破坦头集捻巢，招抚被胁数十圩寨。恒龄破焦桂昌於曹州，乞降，诛之。

六月，进攻商丘金楼寨。教匪郝姚氏及金鸣亭久踞金楼，其党尤本立、常立身尤凶悍，官军屡攻不克。僧格林沁先遣谍用间，谕令投诚，金鸣亭潜允降而不出，其子线驹居郭家老寨，密捕之。会有贼党通教匪，以鸣亭稟词示常立身，立身遂杀鸣亭，贼中自相疑忌。至是合兵进攻，游击许得等率降人为导，先攻入，大军继之，巷战，斩郝姚氏及其两子，常立身、尤本立、杨玉聪同授首，馀贼尽歼，夷其寨。乘势连破援贼於邢家圩、吴家庙、营廓集，前锋直抵亳州境。僧格林沁移驻夏邑，疏陈将帅市恩麾下，督抚见好属员，保举冗滥，吏治废弛，州县捏灾私征，军饷不足，言甚切至。诏嘉其公忠，命统辖山东、河南军务，并直隶、山西四省督、抚、提、镇统兵大员均归节制。

八月，令恒龄、卓明阿等追捻匪姜台凌至裕州博望驿，大破之，馀众遁入山。别股李城、赵浩然等乘大军分队西行，纠众扰永城，复由砀山北窜。副都统色尔图喜追至鱼台罗家屯，战不利。僧格林沁促恒龄等回援，亲督进战於巨野满家洞，令马队诱贼深入，回击之，恒龄、国瑞分合冲突，毙贼数千。复连败之於子山集，贼东南窜。亳北白旗捻首李廷彦以邢大庄为老巢，附近贼圩互相首尾。九月，僧格林沁自攻卢庙，令

国瑞、恒龄攻邢大庄及张大庄。廷彦见事急，诈称投诚，诱出诛之，党羽多乞降，惟孙老庄匪首孙彩兰不肯出。令降匪李懋奇为导，攻入寨，擒斩彩兰，诸寨皆下。毫东黑旗捻首宋喜沅，因与苏天柏相仇杀，诸悍党攻破王大庄、刘大庄两寨来降。诸小寨头目闻风归顺，毫北肃清。於是诸捻慑震兵威，多思反正。

二年正月，马林桥、唐家寨、张家瓦房、孟家楼、董沟集诸贼巢先后剿平，著名捻首魏喜元、苏天才、赵浩然、李大个子、田现、李城等或降或遁。张洛行为巨憨首恶，见势败，时思窜逸。会孙丑、刘大、刘二、杨二等由鹿邑西窜，令舒通额、苏克金等追之，战於魏桥，歼戮甚众。洛行欲由宿州趋徐州，为知州英翰所截。又闻西路诸匪被创，洛行遂潜回雒河集老巢。尹家沟、白龙庙与雒河集为犄角，二月，令舒通额等进攻尹家沟。贼出扑，击溃，遂攻雒河集。洛行夜遁，追至淝河北岸，拒战，歼贼过千，擒斩捻首韩四万等。逸匪多潜匿各庄寨，分军驻索。西洋寨捻首李勤邦投诚，诱擒张洛行及其子张熹以献，磔之。捻匪自蒙、亳创乱，已历十年，至是扫除。诏嘉僧格林沁谋勇兼备，加恩仍以亲王世袭罔替，并准服用上赐章服，以示优异。

时北路窜捻与教、会各匪勾结肆扰，僧格林沁回师，令恒龄、苏克金驰赴直、东交界会剿，自剿淄川踞匪刘德培。六月，贼倾巢出扑，追败之於田庄，遂克县城。德培遁大白山，擒斩之，进攻邹县。白莲池匪首宋继明屡降屡叛，拥众二万馀，恃险抗拒。令总兵陈国瑞、郭宝昌猛攻，破其山寨，败窜红山，死守经月，粮尽欲遁。令舒通额等设伏岭下，陈国

瑞於山北攻上焚其寨，杀贼过半。其窜山下者，伏起并歼。擒匪首李九，获宋继明尸及其家属。留国瑞暂驻，搜缉馀匪。即日令陈国瑞赴皖剿苗沛霖。

沛霖倔强淮北，当张洛行伏诛，惧，请散练归农。及僧格林沁北行，又袭攻蚌埠、怀远、寿州，围蒙城，皖军不能制。至是僧格林沁督军讨之。陈国瑞先至，连战皆捷，匪党丧胆。十月，大军进亳州，连克蒋集、杨家寨。与陈国瑞合攻，绝其粮道，破蔡家圩，淮河两岸贼垒悉尽。沛霖昏夜越壕出窜，为其党刺杀。总兵王万清斩首以献，逆党苗憬开等均伏法。寻破西洋集，擒匪首葛春元，颍、亳、寿境圩寨悉定，淮甸渐清。

时捻匪张洛行之侄总愚扰河南，令苏克金率马队往会剿，而降捻李世忠，官至江南提督，素跋扈，盘踞淮南，将为隐患。诏曾国藩密为处置，命僧格林沁驻军镇慑。三年春，世忠自请解兵柄。会汉南粤、捻诸匪纠合下窜，与张总愚相应接，将图南犯，为江宁踞贼声援。僧格林沁乃督师赴许州，进南阳，与河南、湖北诸军会剿，迭破贼於信阳、应山、郧阳之间。六月，江宁克复，大赉诸军，诏嘉僧格林沁转战勋勤，加一贝勒，命其子伯彦讷谟祜受封，复以所部蒙古马队最得力，保举素无冒滥，命择尤奏奖，赏兵丁银一万两。

七月，粤、捻诸匪麇聚麻城，令苏克金、张曜、英翰等分路进击，破贼垒数十。捻首陈得才以万众来扑，战於红石堰。苏克金力战，歼贼甚众，遽病渴卒，以成保代之。贼窜麻城南境闵家集，结垒为固，成保攻破之。总兵郭宝昌克蔡家畈，贼窜河南光山、罗山。僧格林沁亲督马队追击，战於

萧家河，援贼大至，稻陇地狭，马队失利，自翼长舒通额以下，阵亡将领十二人。八月，复战於光山柳林寨，先胜，中伏，为贼所围，力战始退，总兵巴扬阿死之。九月，张总愚东窜，与上巴河、蕲州之贼勾合，踞风火山，僧格林沁会鄂军进剿，连战破之。贼趋安徽境，分窜潜山、太湖、英山。十月，连破之於土漠河、乐儿岭、陶家河。匪目黄中庸率千人来降，追至黑石渡，令黄中庸为前锋，袭贼营，大军继之，冲贼为两段，贼目温其玉等率九千余人投械乞降。侦知贼分三路，遣兵分剿，擒首马融和率党七万人投诚，愿为前敌。贼党甘怀德诱擒伪端王蓝成春出献，磔於军前。馀党汪传第、吴青泉、吴青泰、范立川等各率众乞抚，先后受降十数万人，著名匪首仅存数人。陈得才寻亦穷蹙自尽，惟张总愚、陈大熏西窜河南、湖北境，复猖獗。

十一月，僧格林沁督军追剿，败之於光山境，进至枣阳。粤匪赖文光、邱元才，擒匪牛洛红、任柱、李允等窜踞襄阳黄龙垴、峪山，官军进击小挫，而张总愚、陈大熏乘间与合，图犯樊城。大军追击於邓州唐坡，贼倾巢出扑，两面包抄，官军失利，伤亡甚多。僧格林沁自请严议，诏宽之，乃驻军南阳。十二月，贼由南召、鲁山窜踞宝丰张八桥。大军进逼，令郭宝昌、何建鳌分南北两路，恒龄、成保以马队护之。北路逼贼而营，贼来扑，成保横出抄袭，乘胜压过山冈；南路诱贼深入，从旁更番进击：两路皆捷，合军追击，直抵张八桥。贼夜遁入山，北趋河、洛。僧格林沁督军由洛阳取道宜阳，驻韩城镇。

四年正月，贼折而南犯鲁山，大军追及，战於城下。前

锋得利穷追，后路为贼抄袭，翼长恒龄等阵亡。舒伦保、常顺马队接应，陈国瑞横突扼桥上，始得全师退，而舒伦保、常顺亦以伤殒。贼遂窜叶县、襄城，陈国瑞乘雪夜袭攻，纵火焚之。贼东北窜新郑、尉氏，追及於双溪河，翼长诺林丕勒等击走之。贼南趋，由临颖、鄆城扰西平，裹胁愈众，遂犯汝宁。二月，僧格林沁进抵汝宁，贼由息县、罗山窜信阳。大军抵信阳，贼又北窜，追至确山。陈国瑞等步队亦到，令与全顺、何建鳌、常星阿、成保数路合击。郭宝昌设伏山口，僧格林沁登山督战，诸悍贼齐集，合力死斗。国瑞鏖战最力，宝昌伏起冲突，贼大败，尸横遍野，由遂平、西平、鄆城、许州、扶沟直走睢州。官军追至，又奔入山东境，渡运河至宁阳，折向曲阜。

官军驰追匝月，日行百里，往返三千馀里，马力久疲。自苏克金、舒通额、恒龄等歿后，得力战将渐稀。朝命先调湘淮军著名兵将，多观望不至，僧格林沁亦不愿用之。至是匪踪剽忽，盘旋於兗、沂、曹、济之间。由汶上窜郛城水套，勾结伏莽，众至数万。僧格林沁督师猛进，再战再捷。至曹州北高庄，贼拒战。军分三路合击，皆挫败，退扎荒庄，遂被围，兵不得食，夜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时四月二十四日也。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同殉於阵。

事闻，两宫震悼，诏嘉其忠勇性成，视国事如家事，饰终典礼视亲王，从优议恤。命侍卫驰驿迎柩至京，上奉两宫皇太后亲奠，赐金治丧，祀昭忠祠，於立功地方建专祠，配享太庙，谥曰忠，预绘像紫光阁。七年，捻平，遣官赐祭一

坛。光绪十五年，皇太后归政，敕於京师安定门内建专祠，祠曰显忠。子伯彦讷谟祜袭亲王爵，孙那尔苏袭封贝勒，次孙温都苏封辅国公。

僧格林沁所部骑兵最号劲旅，骁将以舒通额、恒龄、苏克金为最，均先殒。及从难，仅全顺、何建鳌二人。两次治海防，倚提督史荣椿、乐善，先后死事焉。其将勇营者，陈国瑞、郭宝昌最有名，并自有传。

舒通额，苏里氏，满洲镶白旗人，齐齐哈尔达呼尔。咸丰三年，以领催从军江北，隶德兴阿部下。攻江浦，矢殫黄衣执纛贼。迭著战功，洊升协领，赐号图萨泰巴图鲁。九年，僧格林沁督师天津，调充马队营总。十年冬，从赴山东剿捻匪，捻首赵浩然犯济宁，舒通额败之羊山。十一年春，战於菏泽李家庄，分三路进击，不利。舒通额将右翼，独杀贼多，全师而退，擢充翼长。败贼於泰安、宁阳，解滕县围。捻窜丰、沛，阻於水，复折而西，分窜钜野，合长枪会匪，甚张，舒通额破之，斩馘数千。击会匪郭秉钧、刘占考於城武柳林集，复破贼徐官庄。偕协领色尔固善败捻匪於郯城红花埠、马陵山，擒贼首李灿漳於曹州安陵集。复破郭秉钧田潭老巢，追剿捻匪於青、沂之间。累功记名副都统，加头品顶戴，赐黄马褂。败捻匪刘天祥於滕县冈山，败会匪刘占考於范县，又破刘天祥於曹州袁家园。

同治元年，授阿勒楚喀副都统，从剿商丘金楼寨教匪，克之。偕恒龄平亳州张大庄捻巢，偕苏克金败捻魁张洛行於张桥。二年，捻匪刘狗、孙丑犯鹿邑，复与苏克金要击於魏桥。破尹家沟、雒河集贼巢，张洛行就擒。六月，捻首张守义陷

淄川，他军战不利。舒通额突击之，冲贼为四。守义弃城遁入凤凰山白莲池寨，与李成、宋继明、刘双印合，众二万馀，负隅抗拒。舒通额攻其北，夺西寨门、枣园诸隘，总兵陈国瑞由东南登山，纵火焚之。继明自杀，馀贼奔溃，舒通额覆诸山下，俘斩数千，擢正黄旗汉军都统。从剿苗沛霖，平之。三年，粤、捻诸匪合扰豫、皖、楚三省间。八月，追至罗山，贼退萧家河。舒通额蹑其后，悍党四面至，援军阻绝，骑兵不得驰骋。舒通额下马持短刀搏斗，突围不出，遂战死，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威毅。

恒龄，郭贝尔氏，满洲镶黄旗人，呼伦贝尔达呼尔。咸丰九年，以佐领从提督傅振邦剿捻匪，破贼於夏邑李家洼，勇常冠军，擢协领。十年，振邦遣率兵千五百人入卫京畿。寻从巡抚文煜折回山东剿捻，解济宁围，遂从僧格林沁充营总。十一年，迭败贼於东昌、青州、沂州，积功记名副都统，赐黄马褂、达春巴图鲁名号。是年冬，会匪刘占考窜范县，副都统舒明阿战死，恒龄突击走之。援贼至，贼返斗，恒龄与舒通额夹击，追至簸箕营。舒通额攻其圩，恒龄逐逸贼至范县西，斩千馀级。同治元年，败长枪会匪於曹州杨家集，歼焦桂昌。侍郎国瑞攻亳州邢大庄不下，恒龄夜袭克之。二年，偕舒通额破捻匪於鹿邑魏桥，偕侍卫卓明阿败贼於杞县许冈，围其寨。贼三路来援，偕苏克金、卓明阿分击，斩馘二千，又追败之於博望驿。贼走山东，恒龄回援，大战於钜野大义渠。贼翻山遁，偕国瑞逐北，歼五千人。驻军永城，抚定亳北诸圩寨。偕舒通额、苏克金毁涡河南北捻巢，蹑追至肥河北，张洛行就擒，伏诛。时降捻张锡珠、宋景诗复叛，扰畿南。恒

龄偕苏克金率马队驰援，置直隶提督。击散张锡珠党众，进剿宋景诗於堂邑。三路合击，景诗遁走，畿辅解严。从僧格林沁剿苗沛霖，奏充翼长。会诸军克蔡圩，沛霖就歼。三年，从剿粤、捻诸匪於河南、湖北边境，破贼於随州，授正黄旗护军统领。迭战麻城、罗山间，贼北趋，恒龄与何建鳌等败之张八桥。四年三月，追贼抵鲁山城下，贼潮至，恒龄将右翼，与常星阿、成保合蹙贼。贼逾沙河走，恒龄追之，反斗，伏起，殒於阵。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壮烈。

苏克金，倭勒氏，满洲正黄旗人，爱琿驻防。咸丰初，以骁骑校从僧格林沁剿粤匪，克连镇、冯官屯，积功擢佐领。五年，从都统西凌阿剿贼湖北，克德安。七年，从副都统德楞额剿颍上捻匪，转战河南，肃清河、陕、汝三郡，擢协领，加副都弘衔。八年，阜阳教匪王廷桢扰洛阳、新蔡，苏克金破西炉贼巢，毙王廷桢於阵。会德楞额疾，代领所部，追贼寨河集、陈家阪，尽歼之，赐号伊固木图巴图鲁。邀击捻匪於夏邑、宁陵，走之。寻又自亳州窜入河南境，败之邓六庄。坐赴援周家口失期，革职留营。寻破贼虞城，复原官。九年，克睢州。十年，僧格林沁调充天津行营翼长，遂从剿捻山东。十一年，从攻红川口，歼贼渠刘占考、梁继海，赐黄马褂，记名副都统。

同治元年，从剿张洛行於河南杞县、尉氏，屡败之。攻金楼寨教匪，先登，斩郝姚氏及其二子，授福州副都统。二年，偕舒通额败捻匪於鹿邑魏桥，破尹家沟贼巢，擒捻首韩四万、陈二坎，蒙、毫悉平，加头品顶戴。偕恒龄赴援畿辅，驻防河间。时河北多伏莽，乡团跋扈。苏克金谓疆吏姑息所

致，言於僧格林沁，劾之。从剿苗沛霖，克淮南北各圩寨。馮擒走河南，张总愚最狡悍。三年，僧格林沁督师进剿，令苏克金先驱扼鲁山。贼畏大军马队，盘旋山地。苏克金在诸将中号持重，善审地势，持数月未战。诏屡促之，会张总愚出邓州，急起追击，连破之赤眉城、双桥、安春寨，总愚负伤遁。而粤匪陈得才、蓝成春等由汉中回窜，麇集麻城，苏克金偕皖、豫诸军进攻，力战兼旬，毁贼垒数十。七月，战於红石堰，苏克金指挥列阵，忽中暈，疾作，坠马，舁归遽卒。诏依都统例赐恤，谥壮介。

何建鳌，汉军镶红旗人。由武举补京营把总，初从达洪阿赴广西剿匪，继从僧格林沁战阜城、连镇、冯官屯，积功擢守备，回京营供职。咸丰七年，调赴河南，从剿角子山擒匪、阜阳教匪，洊升游击。九年，调守天津大沽，击退英国兵舰，加副将衔。及从剿擒匪，转战山东、江北，以破曹州红川口会匪，擢副将。歼亳州擒首李廷彦，记名总兵。平张洛行，赐号雄勇巴图鲁，授中营副将。历从剿擒豫、楚之交，常为军锋。曹州之败，兵分三路，建鳌当其西，中路失利，贼萃於建鳌，士卒多死，退从僧格林沁守空堡，短刀杀贼，歿於阵。诏嘉其至死不离主帅，依提督例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毅。

全顺，萨尔图拉氏，蒙古正蓝旗人。咸丰六年，翻译进士，历官中允。十年，僧格林沁治防天津，疏调从军，累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军充翼长，从剿商丘金楼寨、亳州邢大庄，及平张洛行，并著战绩，赐黄马褂。擢内阁学士，授西安左翼副都统。从僧格林沁阵亡，恤典加等，依尚书例，予

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壮。舒通额、恒龄、苏克金、何建鳌、全顺并附祀僧格林沁专祠。

史荣椿，顺天大兴人。由行伍洊升京营参将，历从扬威将军奕经、大学士赛尚阿军中。继从都统胜保剿粤匪，攻独流贼垒，战阜城，破贼堆村，赐号洽希巴图鲁。僧格林沁荐其堪膺专阃，咸丰五年，擢大名镇总兵。泊近畿军事平，都统西凌阿率师移剿湖北，留马队千五百人隶荣椿防畿辅。寻赴援河南、安徽，连破捻匪於鹿邑、归德。调徐州镇，破捻匪於宿州，又平亳州捻巢。八年，破捻匪於涡河南，贼首刘狗乞降，诛之，擢直隶提督。从僧格林沁治天津海防。九年，英国兵舰犯海口，荣椿偕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力战，中炮，同殁於阵。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忠壮。

乐善，伊勒忒氏，蒙古正白旗人。由拜唐阿洊升云麾使。拣发陕甘参将，剿番匪有功。从胜保剿粤匪，战独流、阜城，赐号巴克敦巴图鲁。咸丰六年，率马队剿捻匪河南，连破贼於鹿邑、颍川。七年，擢河北镇总兵。克方家集捻巢，从胜保克正阳关，解固始围，赐黄马褂。九年，命赴僧格林沁天津军营，擢直隶提督。英兵闯入海口，乐善扼击，敌不得逞，寻退去。论功最，被优叙。十年七月，英兵复至，大沽炮台陷，乐善力战，死之。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於海口建专祠，谥威毅。寻封二等男爵，子成友袭。

论曰：僧格林沁忠勇朴诚，出於天性，名震寰宇，朝廷倚为长城。治军公廉无私，部曲诚服，劳而不怨。其殄寇也，惟以杀敌致果，无畏难趋避之心。剿捻凡五年，扫穴擒渠，馀

孽遂为流寇，困兽之斗，势更棘焉。继事者变通战略，以持重蒞功，则僧格林沁所未暇计及者也。然燕、齐、皖、豫之间，讴思久而不沫，於以见功德入人之深。有清藩部建大勋者，惟僧格林沁及策凌二人，同膺侑庙旷典，后先辉映，旂常增色矣。

卷四百零五

列传一百九十二

曾国藩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农。祖玉屏，始慕向学。父麟书，为县学生，以孝闻。

国藩，道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再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时太常寺卿唐鉴讲学京师，国藩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严事之，治义理之学。兼友梅曾亮及邵懿辰、刘传莹诸人，为词章考据，尤留心天下人材。

咸丰初，广西兵事起，诏群臣言得失。奏陈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上称其剴切明辨。寻疏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寇氛益炽，复上言：“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於岁入常额外，诚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至岁出之数，兵饷为巨，绿营兵额六十四万，常虚六七万以资给军用。自乾隆中增兵议起，岁糜帑二

百餘萬。其時大學士阿桂即憂其難繼，嘉、道間兩次議裁，不及十之四，仍宜汰五萬，復舊額。自古開國之初，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應請皇上注意將才，但使七十一鎮中有十餘鎮足為心腹，則緩急可恃矣。”又深痛內外臣工諂諛欺飾，無陳善責難之風。因上《敬陳聖德預防流弊》一疏，切指帝躬，有人所難言者，上優詔答之。歷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試江西，中途丁母憂歸。

三年，粵寇破江寧，據為偽都，分黨北犯河南、直隸，天下騷動，而國藩已前奉旨辦團練於長沙。初，國藩欲疏請終制，郭嵩焘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經從戎，古制也。”遂不復辭。取明戚繼光遺法，募農民樸實壯健者，朝夕訓練之。將領率用諸生，統眾數不逾五百，號“湘勇”。騰書遐邇，雖卑賤與鈞禮。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四境土匪發，聞警即以湘勇往。立三等法，不以煩府縣獄。旬月中，莠民猾胥，便宜捕斬二百餘人。謗讟四起，自巡撫司道下皆心誹之，至以盛暑練操為虐士。然見所奏輒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難也。一日标兵與湘勇哄，至闌入國藩行台。國藩親訴諸巡撫，巡撫漫謝之，不為理，即日移營城外避标兵。或曰：“曷以聞？”國藩嘆曰：“大難未已，吾人敢以私憤渎君父乎？”

嘗與嵩焘、忠源論東南形勢多阻水，欲剿賊非治水師不可，乃奏請造戰艦於衡州。匠卒無曉船制者，短橈長槳，出自精思，以人力勝風水，遂成大小二百四十艦。募水陸萬人，水軍以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領之，陸軍以塔齊布、羅澤南領之。賊自江西上竄，再陷九江、安慶。忠源戰歿廬州，吳

文熔督师黄州亦败死。汉阳失，武昌戒严，贼复乘势扰湖南。国藩锐欲讨贼，率水陆军东下。舟师初出湖，大风，损数十艘。陆师至岳州，前队溃退，引还长沙。贼陷湘潭，邀击靖港，又败，国藩愤投水，幕下士章寿麟掖起之，得不死。而同时塔齐布大破贼湘潭，国藩营长沙高峰寺，重整军实，人人擲揄之。或请增兵，国藩曰：“吾水陆万人非不多，而遇贼即溃。岳州之败，水师拒战者惟载福一营；湘潭之战，陆师塔齐布、水师载福各两营：以此知兵贵精不贵多。故诸葛败祁山，且谋减兵损食，勤求己过，非虚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世乱，贤人君子皆潜伏，吾以义声倡导，同履危亡。诸公之初从我，非以利动也，故於法亦有难施，其致败由此。”诸将闻之皆服。

陆师既克湘潭，巡抚、提督上功，而国藩请罪。上诘责提督鲍起豹，免其官，以塔齐布代之。受印日，士民聚观，叹诧国藩为知人，而天子能明见万里也。贼自岳州陷常德，旋北走，武昌再失。国藩引兵趋岳州，斩贼梟将曾天养，连战，下城陵矶。会师金口，谋取武昌。泽南沿江东岸攻花园寇屯，塔齐布伏兵洪山，载福舟师深入寇屯，士皆露立，不避铅丸。武昌、汉阳贼望见官军盛，宵遁，遂复二郡。国藩以前靖港败，自请夺官，至是奏上，诏署湖北巡抚，寻加兵部侍郎衔，解署任，命督师东下。

当是时，水师奋厉无前，大破贼田家镇，毙贼数万，至於九江，前锋薄湖口。攻梅家洲贼垒不下，驶入鄱湖。贼筑垒湖口断其后，舟不得出，於是外江、内湖阻绝。外江战船无小艇，贼乘舢舨夜袭营，掷火烧坐船，国藩跳而免，水师

遂大乱。上疏请罪，诏旨宽免，谓於大局无伤也。五年，贼再陷武汉，扰荆襄。国藩遣胡林翼等军还援湖北，塔齐布留攻九江，而躬至南昌抚定水师之困内湖者。泽南从征江西，复弋阳，拔广信，破义宁，而塔齐布卒於军。国藩在江西与巡抚陈启迈不相能，泽南奔命往来，上书国藩，言东南大势在武昌，请率所部援鄂，国藩从之。幕客刘蓉谏曰：“公所恃者塔、罗。今塔将军亡，罗又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国藩曰：“吾计之熟矣，东南大局宜如是，俱困於此无为也。”嵩焘祖饯泽南曰：“曾公兵单，奈何？”泽南曰：“天苟不亡本朝，公必不死。”九月，补授兵部侍郎。

六年，贼酋石达开由湖北窜江西，连陷八府一州，九江贼踞自如，湖南北声息不相闻。国藩困南昌，遣将分屯要地，羽檄交驰，不废吟诵。作《水陆师得胜歌》，教军士战守技艺、结营布阵之法，歌者咸感奋，以杀贼敢死为荣。顾众寡，终不能大挫贼。议者争请调泽南军，上以武汉功垂成，不可弃。泽南督战益急，卒死於军。玉麟闻江西警，芒鞋走千里，穿贼中至南昌助守。林翼已为湖北巡抚，国藩弟国华、国葆用父命乞师林翼，将五千人攻瑞州。湖南巡抚骆秉章亦资国荃兵援吉安，兄弟皆会行间。而国藩前所遣援湖北诸军，久之再克武汉，直下九江，李续宾八千人军城东。续宾者，与弟续宜皆泽南高第弟子也。载福战船四百泊江两岸，江宁将军都兴阿马队、鲍超步队驻小池口，凡数万人。国藩本以忧惧治军，自南昌迎劳，见军容甚盛，益申儆告诫之。而是时江南大营溃，督师向荣退守丹阳，卒。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梁总统诸军攻江宁。

七年二月，国藩闻父忧，迳归。给三月假治丧，坚请终制，允开侍郎缺。林翼既定湖北，进围九江，破湖口，水师绝数年复合。载福连拔望江、东流，扬飙过安庆，克铜陵泥汊，与江南军通。由是湘军水师名天下。林翼以此军创始国藩，杨、彭皆其旧部，请起国藩视师。会九江克复，石达开窜浙江，浸及福建，分股复犯江西，朝旨诏国藩出办浙江军务。

国藩至江西，屯建昌，又诏援闽。国藩以闽贼不足虑，而景德地冲要，遣将援赣北，攻景德。国荃追贼至浮梁，江西列城次第复。时石达开复窜湖南，围宝庆。上虑四川且有变，林翼亦以湖北饷倚川盐，而国藩又久治兵，无疆寄，乃与官文合疏请国藩援蜀。会贼窜广西，上游兵事解，而陈玉成再破庐州，续宾战歿三河，林翼以群盗蔓庐、寿间，终为楚患，乃改议留国藩合谋皖。军分三道，各万人。国藩由宿松、石牌规安庆，多隆阿、鲍超出太湖取桐城，林翼自英山向舒、六。多隆阿等既大破贼小池，复太湖、潜山，遂军桐城。国荃率诸军围安庆，与桐城军相犄角。安庆未及下，而皖南贼陷广德，袭破杭州。

李秀成大会群贼建平，分道援江宁，江南大营复溃，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左宗棠闻而叹曰：“此胜败之转机也！江南诸军，将蹇兵疲久矣。涤而清之，庶几后来可藉手乎？”或问：“谁可当者？”林翼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於是天子慎选帅，就加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旋即真，授钦差大臣。是时江、浙贼氛炽，或请撤安庆围先所急。国藩曰：“安庆一军为克金陵

张本，不可动也。”遂南渡江，驻祁门。江、浙官绅告急书日数十至，援苏、援沪、援皖、援镇江诏书亦叠下。国藩至祁门未数日，贼陷宁国，陷徽州。东南方困兵革，而英吉利复失好，以兵至。僧格林沁败绩天津，文宗狩热河，国藩闻警，请提兵北上，会和议成，乃止。

其冬，大为贼困，一出祁门东陷婺源；一出祁门西陷景德；一入羊栈岭攻大营。军报绝不通，将吏惴然有忧色，固请移营江干就水师。国藩曰：“无故退军，兵家所忌。”卒不从，使人间行檄鲍超、张运兰亟引兵会。身在军中，意气自如，时与宾佐酌酒论文。自官京朝，即日记所言行，后履危困无稍间。国藩驻祁门，本资饷江西，及景德失，议者争言取徽州通浙米。乃自将大军次休宁，值天雨，八营皆溃，草遗囑寄家，誓死守休宁。适宗棠大破贼乐平，运道通，移驻东流。多隆阿连败贼桐城，鲍超一军游击无定居，林翼复遣将助之。十一年八月，国荃遂克安庆。捷闻，而文宗崩，林翼亦卒。穆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加国藩太子少保衔，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国藩惶惧，疏辞，不允，朝有大政，咨而后行。

当是时，伪天王洪秀全僭号踞金陵，伪忠王李秀成等犯苏、沪，伪侍王李世贤等陷浙杭，伪辅王杨辅清等屯宁国，伪康王汪海洋窥江西，伪英王陈玉成屯庐州，捻首苗需霖出入颖、寿，与玉成合，图窜山东、河南，众皆号数十万。国藩与国荃策进取，国荃曰：“急捣金陵，则寇必以全力护巢穴，而后苏、杭可图也。”国藩然之。乃以江宁事付国荃，以浙江事付宗棠，而以江苏事付李鸿章。鸿章故出国藩门，以编修

为幕僚，改道员，至是令从淮上募勇八千，选良将付之，号“淮军”。同治元年，拜协办大学士，督诸军进讨。於是国荃有捣金陵之师，鸿章有征苏、沪之师，载福、玉麟有肃清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取庐州之师，续宜有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有攻宁国之师，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於国藩。

贼之都金陵也，坚筑壕垒，饷械足，猝不可拔。疾疫大作，将士死亡山积，几不能军。国藩自以德薄，请简大臣驰赴军，俾分己责，上优诏慰勉之，谓：“天灾流行，岂卿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多缺失，我君臣当勉图禳救，为民请命。且环顾中外，才力、气量无逾卿者！时势艰难，无稍懈也。”国藩读诏感泣。时洪秀全被围久，召李秀成苏州，李世贤浙江，悉众来援，号六十万，围雨花台军。国荃拒战六十四日，解去。三年五月，水师克九洲洲，江宁城合围。十月，鸿章克苏州。四年二月，宗棠克杭州。国藩以江宁久不下，请鸿章来会师，未发，国荃攻益急，克之。江宁平，天子褒功，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翎。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朝野称贺，而国藩功成不居，粥粥如畏。穆宗每简督抚，辄密询其人，未敢指缺疏荐，以谓疆臣既专征伐，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外重内轻之渐，不可不防。

初，官军积习深，胜不让，败不救。国藩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乃可办贼，故以忠诚倡天下。其后又谓淮上风气劲，宜别立一军。湘勇利山径，驰骋平原非所长，且用武十年，气亦稍衰矣，故欲练淮士为湘勇之继。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进淮军，而捻匪事起。

捻匪者，始於山东游民相聚，其后剽掠光、固、颍、亳、淮、徐之间，捻纸燃脂，故谓之“捻”。有众数十万，马数万，蹂躏数千里，分合不常。捻首四人，曰张总愚、任柱、牛洪、赖文光。自洪寇、苗练尝纠捻与官军战，益悉攻斗，胜保、袁甲三不能御。僧格林沁征讨数年，亦未能大创之。国藩闻僧军轻骑追贼，一日夜三百馀里，曰：“此於兵法，必蹶上将军。”未几而王果战歿曹州，上闻大惊，诏国藩速赴山东剿捻，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而鸿章代为总督，廷旨日促出师。国藩上言：“楚军裁撤殆尽，今调刘松山一军及刘铭传淮勇尚不足。当更募徐州勇，以楚军之规模，开齐、兖之风气；又增募马队及黄河水师，皆非旦夕可就。直隶宜自筹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僧格林沁尝周历五省，臣不能也。如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之兖、沂、曹、济，河南之归、陈，江苏之淮、徐、海，安徽之庐、凤、颍、泗，此十三府州责之臣，而以其馀责各督抚。汛地有专属，则军务乃渐有归宿。”又奏：“扼要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今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我与之俱流，必致疲於奔命。故臣坚持初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然督师年馀，捻驰突如故。将士皆谓不苦战而苦奔逐，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凭运河御之，未成而捻窜襄、邓间，因移而西，修沙河、贾鲁河，开壕置守。分地甫定，而捻冲河南汛地，复突而东。时议颇咎国藩计迂阔，然亦无他术可制捻也。

山东、河南民习见僧格林沁战，皆怪国藩以督兵大臣安坐徐州，谤议盈路。国藩在军久，益慎用兵。初立驻军四镇

之议，次设扼守黄运河之策。既数为言路所劾，亦自以防河无效，朝廷方起用国荃，乃奏请鸿章以江督出驻徐州，与鲁抚会办东路；国荃以鄂抚出驻襄阳，与豫抚会办西路；而自驻周家口策应之。或又劾其骄妄，於是国藩念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丐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又请削封爵：皆不许。

五年冬，还任江南，而鸿章代督军。时牛洪死，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窜湖北，自是有东西捻之号。六年，就补大学士，留治所。东捻由河南窜登、莱、青，李鸿章、刘长佑建议合四省兵力堵运河。贼复引而西，越胶、莱、河南入海州。官军阵斩任柱，赖文光走死扬州。以东捻平，加国藩云骑尉世职。西捻入陕后，为松山所败。乘坚冰渡河窜山西，入直隶，犯保定、天津。松山绕出贼前，破之於献县。诸帅勤王师大至，贼越运河窜东昌、武定。鸿章移师德州，河水盛涨，扼河以困之。国藩遣黄翼升领水师助剿，大破贼于茌平。张总愚赴水死，而西捻平。凡防河之策，皆国藩本谋也。是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谓直隶总督。

国藩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藩婉拒之。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藩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既至直隶，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设清讼局、礼贤馆，政教大行。

九年四月，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毁教堂，伤教民数十人。通商大臣崇厚议严惩之，民不服。国藩方病目，诏速赴津，乃务持平保和局，杀十七人，又遣戍府县吏。国藩之初至也，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然当是时，海内初定，湘军已散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哄，此小事不足启兵端，而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署楹帖，而国藩深维中外兵势强弱，和战利害，惟自引咎，不一辩也。丁日昌因上奏曰：“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国藩既负重谤，疾益剧，乃召鸿章治其狱，逾月事定，如初议。会两江缺出，遂调补江南，而以鸿章督直隶。江南人闻其至，焚香以迎。以乱后经籍就燬，设官书局印行，校刊皆精审。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其幕府亦极一时之选，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稜。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缺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加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

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同治十三年，薨于位，年六十二。百姓巷哭，绘像祀之。事闻，震悼，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子纪泽袭爵，官至侍郎，自有传；纪鸿赐举人，精算，见《畴人传》。

论曰：国藩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踏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卷四百零六

列传一百九十三

骆秉章 胡林翼

骆秉章，原名俊，以字行，改字颀门，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稽察银库，却陋规，严检阅。吏不便其所为，欲齟齬去之，会发其奸，不得逞。历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奉天府丞兼学政。二十三年，银库亏帑事发，坐失察，褫职，罚分赔。及讫定，宣宗知秉

章独持正无私，特旨以庶子用。寻丁母忧。服阕，补右庶子，先后命赴山东、河南、江苏按事。词臣奉使出异数，所治狱悉称旨。二十八年，擢侍讲学士。出为湖北按察使，迁贵州布政使，调云南。三十年，擢湖南巡抚。

咸丰元年，广西匪炽，诏湖广总督程矞采赴湖南督办防务，秉章及提督余万清副之。大学士赛尚阿督师过境，以供张薄，有嫌，密奏湖南吏治废弛。二年，诏秉章开缺来京，而粤匪已由桂林北窜入湖南。矞采闻警，由衡州退长沙，寻复往驻。万清守道州，被贼陷。江华、嘉禾、桂阳、郴州、攸县相继失，万清逮治。秉章坐未能预防，革职留任。先议修长沙城，甫毕工，而贼由醴陵突犯长沙。秉章婴城固守，悍贼萧朝贵预诮城坏，故以轻军来袭，未得逞，寻毙於炮。副将邓绍良赴援最先至，入城任战守。贼屡以地雷坏城，皆击却之。新授巡抚张亮基至，秉章奉旨暂留同守城。及贼首洪秀全大举来攻，援军向荣、和春、张国梁等亦并集，且守且战，历八十馀日。贼引去，陷岳州，趋湖北。赛尚阿、程矞采并坐失机罢谴。秉章以守城功，免议，召来京。寻命留湖北襄办防守事宜，未至而武昌陷。三年春，官军收复武昌，暂署湖北巡抚。诏赴徐州管粮台，未行，复署湖南巡抚，寻实授。

在籍侍郎曾国藩奉命治团练，始立湘军，秉章力赞成之。又延湘阴举人左宗棠襄理戎幕，广罗英俊之士，练勇助剿，军威渐振。先清境内，遣军分路破江西贼於桂阳，破广西贼於永明、零陵、江华，破广东贼於兴宁，又破江西贼於茶陵，而常宁、永兴土匪皆平。贼由湖北进陷岳州，令王鑫、曾国葆

水陆截击，败之，岳州遂复。令贵州道员胡林翼率黔勇追贼逼界口。四年，总督吴文熔师溃黄州，汉阳复陷。曾国藩水师成，进援湖北，前敌失利，岳州复陷。贼犯靖港及樟树港，距长沙数十里，并陷宁乡、湘潭。秉章调抚标兵益塔齐布军，令偕杨岳斌、彭玉麐同援湘潭。国藩亲率水师战靖港，复失利。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请奏劾罢其军。秉章曰：“曾公谋国之忠，不可以一时胜败论也。”会次日塔齐布等大破贼於湘潭，复其城，靖港贼亦遁走，长沙获安。贼绕西湖陷华容、龙阳、常德，令胡林翼专剿此路。塔齐布、罗泽南进规岳州、崇阳、通城，未几，各城皆复，而武昌再陷。国藩整军东征，饷械悉力资之无缺，十月，遂克武昌。湘军之名自此显。

五年，武昌三陷，胡林翼署巡抚，飞书告急。秉章令鲍超率水师先赴，彭玉麐募勇继之。起杨岳斌於家，统其众以固北路，而南路广东、广西群贼扰境，土匪纷起应之。令田兴恕御东路，王鑫剿南路，先清土匪，克东安，斩广西贼首胡有禄。馀贼复扰永明、江华，击走之。克桂阳、永兴、茶陵、郴州、宜章，毙广东贼首何禄，南路遂定。贵州苗犯晃州、沅州、麻阳，并击走之。当武昌陷后，总督杨霈奏饬胡林翼渡江上扼汉川，以固荆襄。秉章上疏争之，略曰：“杨霈始终坚执防贼北窜，然以现在形势论之，江西、湖南尚称完地。若使湖北水陆两军移驻汉川，长江千里，尽委之贼，其将置东南於不问乎？未解者一也。移驻汉川，只能御上窜襄阳之路，其於荆州并无轻重。若贼水陆并进，荆州门户，其孰当之？未解者二也。水陆两军相为依附，胡林翼既驻汉川，

则水军非退守监利，即移泊岳州，为湖南门户计，尚未为失。然武汉门户岂能度外置之乎？未解者三也。若谓贼众兵单，不思广济失利之初，以总督万馀之兵，不能当千馀之贼，乃退守黄州，未一日即退汉川，由此而德安，而随州，今又退至枣阳。北窜者贼也，引之北窜者谁欤？未解者四也。扼贼北窜，必固荆襄，欲保荆襄，必守武汉，此一定之局。汉阳未复，不能绕至汉川，况武汉均为贼屯，胡林翼纵至汉川，以孤军驻四面皆贼之地，又能为荆襄门户计乎？未解者五也。”需之专防北窜，原出迎合上意。疏入，诏斥所诋需者过当。然上意开悟，未久罢需，以官文代之，与胡林翼合规武汉。秉章悉力资给林翼军，如所以助曾国藩者。泊林翼与罗泽南破石达开於咸宁，达开折入江西，连陷瑞州、临江，而吉安、抚州、建昌属城多被扰。

国藩自上年九江之挫，久留南昌，孤军难进展。秉章至是锐意东援，令江忠济出通城以固岳州，令刘长佑、萧启江率军分路入江西。六年，刘长佑等连克萍乡、万载，进攻袁州。江忠济战歿通城，以王鑫代之，连克通城、崇阳、蒲圻、通山诸县。至冬，长佑克袁州、分宜、新喻，赵焕联自茶陵收永宁，余星元自酃县收永新、莲花厅。初议规江西分三路，北路出瑞州，中路出袁州，南路出吉安。刘长佑袁州一路兵逾九千，饷难再筹。至是始令周凤山、曾国荃各募勇二千，合趋吉安。诏嘉秉章不分畛域，越境殄寇，赐花翎。

七年，武汉既复，下游无警，湘军乃四出。以蒋益澧率永州军援广西，以王鑫军增援江西，以兆琛等军援贵州，需饷益巨。湖南自军兴停漕运，米贱，而征折犹沿旧价，民困

赋绌。秉章减浮折，核中饱，民减纳而赋增。仿扬州例，抽收盐货厘金，岁入百数十万，给军无缺。王鑫战江西，屡破悍寇，克乐安，寻卒於军，以张运兰及鑫弟开化分统其众。刘长佑攻临江，至十二月克之。八年，京察叙功，加头品顶戴。刘长佑以疾归，以刘坤一代领其军。进规抚州、建昌，先后克复。八月，诸军齐集，克吉安。石达开败窜浙江，江西略定。秉章以兵合不易，应乘胜进取。疏请起曾国藩督师援浙，留萧启江、张运兰两军随征，馀军尽撤。盖自五年援江西，糜湖南饷凡二百六十万，协济之数不预焉。

石达开由浙入闽、粤，徘徊五岭之上。九年春，复由江西入湖南。秉章调魏喻义、陈士杰扼岢河，起刘长佑於家，令与刘坤一募勇四万备迎击。调萧启江、张运兰於江西，调田兴恕於贵州，未集而贼至，陷桂阳、宜章、兴宁，窥衡州，为岢河之军所扼，回窜嘉禾、新田、临武、宁远。达开大队窜永兴，以据上游。刘长佑出祁阳，与之相持。回犯东安、新宁，刘坤一再挫之，乃趋宝庆，众号三十万，多乌合。秉章下免死令，散数万人。时赵焕联、田兴恕等军先至，营城外。贼营环二百里，包诸军於中。胡林翼遣李续宜率军赴援，秉章令刘长佑、刘岳昭、何绍彩分三路进。六月，战宝庆城下，内外夹击。贼人众乏食，再战再败，遂东窜。萧启江军遇於永州，又击败之。乃由全州窜广西，启江尾追，刘长佑继进，败之於大榕口，又败之桂林，贼窜庆远。秉章令长佑留镇广西，田兴恕回贵州，萧启江出沅江，兼顾川、黔。时广东贼又扰边境，令张运兰、黄淳熙分击於江华、宜章，并歼之。

十年，命赴四川督办军务。时左宗棠已奉命募勇援浙，聘

湘乡刘蓉赞军事。湘军名将多从曾国藩、胡林翼，惟刘岳昭、黄淳熙在湖南。调两军随行，受代将发，石达开复由广东犯湖南境，吏民乞留。遣岳昭、淳熙会剿，贼寻引去。十一年正月，始启行，抵宜昌，闻陈玉成犯湖北，分遣岳昭赴援，自率五千人入川。

四川之乱，始於咸丰九年。滇匪蓝大顺又名朝柱，李短搭又名永和。结党私贩鸦片，其党被捕，聚众陷宜宾，攻叙州，扰嘉定，众号十馀万，群盗遂四起。总督有凤、曾望颜等不能制，征兵湖南，先遣萧启江一军赴之。启江寻病歿，诏曾国藩赴川督师，中止未行，成都将军崇实署总督。秉章奉命后，虑客军易遭齟齬，犹观望。崇实驰书促行，开诚迎候，发夔关税以给军，军至，乃出望外。时贼首李永和、卯得兴踞青神，蓝朝柱围绵州，张第才、何国梁围顺庆，蹂躏四十馀县，将逼成都。秉章至万县，即令黄淳熙援顺庆，战於定远，阵斩何国梁，贼大败。追至潼川二郎场，中伏，淳熙阵亡，然贼惊湘军勇锐，引去。秉章由顺庆进驻潼川，令胡中和、萧庆、何胜必率萧启江旧部，曾传理代领黄淳熙之众，刘德谦率亲军，唐友耕率川军，合万九千人，援绵州，别以他军缀青神，分扼东北。会穆宗即位，擢授秉章四川总督。八月，师会绵州城下，连破贼十馀垒，贼败退，渡涪水屯守。官军作五浮桥以济，又击败之。贼遁走，由什邡、崇庆趋丹棱，秉章始入成都。

莅任，奏劾布政使祥奎、中军副将张定川不职，罢之。荐刘蓉，诏超擢署布政使。军事吏治，振刷一新，於是分剿诸贼，急攻蓝、李二股。令唐友耕扼眉州洪堰，断青神之援，胡

中和等诸军围丹棱，作长壕木城，节节进逼。贼弃城走，追毙蓝朝鼎於阵。馀贼分路逃散，为民团汛兵截杀几尽。蓝朝柱率二百人遁入山，寻出合诸匪陷新宁，复为官军击散。其后陕西整屋匪溃走兴安，为民团所获，有自称为蓝大顺及弟三顺至九顺，并戮之。李永和见丹棱已克，亦遁走，分军追击，围之於铁山。同治元年，京察，诏嘉秉章殄寇迅速，整顿地方，加太子少保。寻克青神，李永和、卯得兴由铁山遁走，追至宜宾，擒之。道员张由庚克新宁，贼分窜，张第才遁陕西，曹灿章入老林。总兵周达武解涪州围，追擒周绍涌於大竹，又擒郭刀刀於巴州。周躏躏由云南入岳池、合州、新宁，张由庚击走之，诸城皆复。至冬，川南北一律肃清，诏嘉调度有方，予优叙。

石达开见川中兵事方殷，屡由黔、楚窥伺来犯。是年春，陷石柱，扑涪州，为刘岳昭军所阻，窜黔境。寻又入叙永，攻江安，陷长宁，分扰珙、高、庆符，刘岳昭、曾传理等击败之。退滇境，分窜筠连、高县，官军扼金沙江以守。贼谋三路入川，秉章调诸将及土司兵分防。二年正月，赖裕新自宁远犯冕宁，至越嶲，为邛部土司岭承恩击毙。馀贼散扰川西十馀县，多为官军民团截杀，尽歼於平武山谷中。三月，石达开渡金沙江，为唐友耕等军所扼，由小径趋土司紫打地。大渡河水涨，官军伺半济击之，退扑松林、小河，又为土司王应元所扼。岭承恩夜袭破马鞍山贼营，断其粮道。复连扑两河，皆不得渡，粮尽，杀马采树叶而食。唐友耕等汉、土官兵合击，焚其巢，堕岩落水无数。馀七八千人奔老鸦漩，复为土兵所阻。达开率一子及其党三人乞降，解散四千人，馀

党尽诛之。五月，檻送达开至成都，磔於市。捷闻，诏深嘉之，加太子太保，将士奖擢有差。李福猷为达开死党，初约由黔入川。令刘岳昭与黔军合剿，寻於黔境就歼。达开馀孽遂尽。

粤匪扰陕西，围汉中，秉章令道员易佩绅率军解其围，张由庚驻防川境。至是复令萧庆高、何胜必赴剿。诏擢刘蓉为陕西巡抚，督诸军。秉章病目请告，命力疾视事。三年，江宁克复，诏录前后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赐双眼花翎。四年，陕西粤匪为诸军击败，窜甘肃阶州，令周达武会剿平之。回剿南坪番匪，匪首欧利哇降。又剿马边，擒匪首宋士杰，边境悉平。令刘岳昭援黔，由绥阳抵遵义，道路始通，后由黔规滇，皆秉章遗策也。六年夏，疾愈视事，命以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十一月，卒於官，优诏赐恤，称其“公忠诚亮，清正勤明”，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四川、湖南建专祠。赐其子天保郎中、天诒举人，诸孙并赐官，谥文忠。

秉章晚年愈负重望，朝廷要政多谘决，西南军事胥倚之。所论荐人才，悉被任用，著勋名。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於水火，及其歿，巷哭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云。

胡林翼，字润之，湖南益阳人。父达源，嘉庆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官至少詹事，学宗宋儒。林翼少时，即授以性理诸书，而林翼负才不羁，娶总督陶澍女，习闻绪论，有经世志。

道光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年，充

江南副考官，坐失察正考官文庆携举人熊少牧入闱，降一级调用。丁父忧，服闋，捐纳内阁中书，改贵州知府。署安顺、镇远，皆盗藪，用明戚继光法练勇士，搜捕林箐，身与同甘苦。屡擒剧盗，靖苗氛，以功赐花翎。又因防剿新宁匪李沅发，以道员用。总督吴文熔、巡抚乔用迁并荐堪大用。咸丰元年，补黎平，实行保甲团练，千五百馀寨，建碉楼四百馀座，严扼要隘，储谷备城守。地邻湘、桂，匪戢而民安。三年，剿瓮安榔匪，诛其魁。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两次奏调，以贵州留不行。御史王发桂疏荐林翼剿匪成效，诏赴湖北委用。

四年，擢贵东道，率黔勇千人行次通城，而总督吴文熔战歿黄州，遂进援武昌。贼寻犯湖南，骆秉章调林翼回防，平安化土匪，擢四川按察使，寻调湖北。曾国藩既克武昌，檄林翼与罗泽南会攻九江，屯湖口，破贼梅家洲。五年春，擢湖北布政使。总督杨需师溃黄梅，林翼率所部回援武昌，别以副将王国才一军隶之，未至，汉阳陷，会攻不克，屯沌口。武昌复陷，潜师渡江规武昌，为贼所围，兵少食尽，退金口。诏林翼署理湖北巡抚，杨需奏令上扼汉川。林翼疏陈形势，宜急攻武汉，方能内固荆襄，上俞之。时武、汉、黄、德四郡皆为贼踞，后路崇阳、通城多伏莽，公私赤立，兵饷皆绌。林翼驰书四出乞贷，发家谷给军。添募兵勇，兼顾南北两路，凡数十战，时有克捷，亦屡濒於危。七月，攻克汉口镇，夺大别山贼卡。未几，援贼由汉川至，焚汉口。崇、通匪勾结武昌城贼，扑金口大营。诏念林翼素善用兵，勉以重整散卒。寻退蓼山，饷绝兵溃，下部议处。林翼移营大军山，收集溃兵，

驻新堤、嘉鱼。水陆合万人，半出新募，贼至常数万，军中夺气。林翼镇静相持，以忠义激励将士，始渐定。奏调罗泽南由江西来援，连克通城、崇阳，林翼自往迎之於蒲圻。合破援贼韦俊、石达开於咸宁，复其城。乘胜进攻武昌，自率所部普承尧、唐训方军由中路，罗泽南当西路，杨岳斌以水师会金口，总督官文亦令都兴阿率骑兵驻北岸。林翼和辑诸将，军势遂日振，屡战皆捷。

六年三月，罗泽南急攻城，伤於炮，骤卒。以李续宾代领其军，攻战不少辍。石达开自咸宁败后，窜江西，连陷数郡。曾国藩屡调罗泽南回援，不克往。林翼分遣刘腾鸿、普承尧两军赴之。诏以武汉久不克，督战急。林翼疏陈，略曰：“臣顿兵城下五月余矣。血肉之躯，日当炮石，伤亡水陆士卒三千馀，丧将领罗泽南、周得魁百馀人，李续宾中丸堕马者数矣。夫兵易募而将难求，臣观前史，李左车告韩信，以顿兵城下，情见事绌为戒。战易攻难，自昔已然。故臣自四月后乃禁仰攻，分兵咸、蒲以取义宁，四战皆捷。分水师以清下游，直达九江。臣自率兵五千扼武昌南路，李续宾率六千三百扼洪山东，分剿北路。水师六营下驻沙口。贼由九江、兴国分路来援，臣豫拨三千馀人战於百里之外。微臣之志，誓与兵事相终始。万一变生意外，决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文宗览奏，特慰勉之。

五月，贼於武昌城外豹子澚等处增垒掘壕，林翼抽调诸军击之，遂於要隘掘壕困贼。贼屡扑，皆击退。谍知九江贼古隆贤来援，已至樊口，先遣党数千进踞葛店。令蒋益澧率精锐迎击，战於葛店，大破贼，焚其舟。追至樊口，杨载福

水师亦至，合击，毙贼数千。攻克武昌县城，遂渡江攻黄州。而石达开由江西窜江宁，复纠众上犯，分数路。七月，急调黄州军回援。贼由金牛趋葛店，古隆贤亦起应之。林翼督水陆军分御，连战於油坊岭、鲁家港、姚家岭、窑湾、沙子岭、小龟山，旬日内二十馀捷，擒斩无算，解散胁从万馀，追奔百馀里，至华容，贼悉遁。九月，杨岳斌追贼至蕲州，焚其舟，直抵田家镇。贼援既绝，添募陆勇五千，水师六营，为长图计。十一月，咨会官文克期大举。杨岳斌断拦江铁锁，焚贼船尽。贼倾城出扑，鏖战三时，大败狂奔，诸军逐之，遂复武昌。擒贼酋古文新等，骈诛数百人，生降四千。同日官文亦克汉阳。诏实授林翼湖北巡抚，加头品顶戴。遂分兵收复武昌县、黄州府及兴国、大冶、蕲水、蕲州、黄梅。令李续宾乘胜规九江，都兴阿、杨岳斌、鲍超屯小池口，自驻武昌筹全局。

上疏论军事吏治，略曰：“湖北军务不饬已久，无论贼之多寡强弱，闻警先惊，接仗即溃。上下相蒙，恬不知耻。误於使贪使诈，而实为贪诈所使。川、楚、河南勇目，招合无赖投效，以一报十，冒领口粮。交绥即败，又顾之他。帑项至艰，徒饱无赖欲壑。遣散不得其方，又相聚为盗。近年湖北募勇之大患，绿营则怯懦若性，正额虚浮，军政营制，荡然无存。此为兵事急应整顿之要。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关键，武汉为荆襄咽喉。武汉有警，则邻疆胥震。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汉阳四陷。东南数省，受害惟武汉为甚。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今於武汉设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特为根本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痛疾病休养得

所。平吴之策，必先保鄂，明矣。保鄂必先固汉阳。湖北之失，在汉阳无备。下游小挫，贼遂长驱直入。应请於武汉设陆师八千，水师二千，日夜训练。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临事有千里折冲之势。且东征之师，孤军下剿，苦战必伤，久役必疲。伤病之人，留於军中，不但误战，亦且误饷。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迭代，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此武汉宜急设防练之要。湖北莠民从贼者多，兵勇搜捕，徒滋扰害。惟有保甲清厘，族户捆献，分别斩释。然牧令不得其人，则法不能行。官吏之举动，为士民所趋向；绅士之举动，又为愚民所趋向。未有不养士而能致民，不察吏而能安民者。五年大熟，州县乃或报灾，六年大饥，州县转或征赋。以丰为歉，是病国计；以歉为丰，是害民生，而终害於国计。歉岁官吏私收蠲缓，实惠不及於民。有所谓挖征、急公等名目，无一非蠹国病民。凡下与上交接之事，谗之幕友；官与民交接之事，谗之门丁。词讼案牘，病在积压；盗贼奸宄，弊在因循。州县之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今日之小贼，即异日之大贼。厝火积薪，隐忧方大。又如捐输则有踩堂、贗见之费，牙帖则有勒索之费，厘金则有私设之费。臣受事以来，迭次特参，在国自有刑章，在臣甘为怨府。惟思劾贪非难，求才为难。前者劾去，后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弊将不可胜言。臣愚以为必严禁官场应酬陋习，与群吏更始，崇尚敦朴，屏退浮华。行之数年，庶可改观。目下州县悬缺待人，请敕下部臣，暂勿拘臣文法资格。此吏治急应整饬之要。武汉甫经收复，人或以爲已治已安，臣窃忧之。如以为治安，则前收复已二次矣。况江西七府俱沦於贼，旁轶横出，不仅九江、安庆为足虑也。

未收复之前，事势极难，文武尚有惧心；收复之后，布置尚易，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外省粉饰之习，久在圣明洞鉴。不揣愚昧，用以直陈。”疏入，上嘉纳焉。於是裁浮勇，练新军，蠲四十六州县田赋以苏民困。设清查局，稽核全省仓库盈虚之数；设节义局，表彰死难官绅士女；设军需局，以备东征饷械。严课吏治，纠劾文武数十人，推廉尚能，手书戒勉将吏如子弟。初，将吏颇构督、抚异同，下令曰：“敢再言北岸兵事吏事长短者，以造言论罪。”官文亦开诚相与，无掣肘。军政吏治，皆林翼主稿，林翼推美任过，督抚大和。湖北振兴，实基於此。襄阳土匪猖獗，扰及河南境，令唐训方等剿之。

七年春，擒匪首高先二等。陈玉成由皖北上犯，诸军不能御。林翼赴黄州督师，贼众十数万环踞巴河东。会水涨，林翼令毁三台河石桥，扼河而守。潜师出回龙山，遏贼上窜。调李续宜率湖勇驰至，督诸军合击於孙家嘴、马家河、月山，贼大败遁走。都兴阿、李续宾亦连破贼於黄梅、宿松，楚北肃清。遂视师九江，定合围方略而还。八年四月，李续宾等攻九江，克之，磔贼首林启荣。诏嘉林翼调度有方，加太子少保。林翼乃急规安庆，杨岳斌率水师出九江，都兴阿出宿松、望江，逼安庆为围师。李续宾规复太湖、潜山、桐城，与都军为犄角。五月，丁母忧，诏予假百日治丧，假满仍署巡抚。七月，庐州陷，李续宾轻军赴援，战歿三河。林翼方奉母柩回籍，诏急起视师，林翼闻命，痛哭起行，逐次黄州，军心始定。

九年，进屯上巴河，与李续宜整饬部伍，日夜训练，谋

大举。会石达开由江西犯湖南，围宝庆。林翼令李续宜率所部赴援，舒保马队助之，又以水师分扼河道，宝庆围得解，於是与曾国藩合力图复安徽。国藩循江而下为第一路，多隆阿、鲍超攻取潜山、太湖为第二路，林翼自出英山、霍山为第三路，李续宜由松子关出商城、固始为第四路。十月，由黄州移营英山。陈玉成在贼中最狡悍，见太湖围急，纠合捻匪张洛行、龚瞎子众数十万来援。林翼集诸军精锐全力备战，欲一鼓歼之。与曾国藩部署诸将，指挥战略。谋前敌总统，以多隆阿谋勇兼优，而鲍超素不相下，手书劝勉，十数往复，始定议。又备意外，令金国琛、余际昌以八千人出潜山天堂拊贼背。十二月，贼至，鲍超营小池驿，当其冲，贼聚攻之。多隆阿虑分兵掣全势，置不救，调唐训方往助。事且急，金国琛等由山中鼓行而出，贼乃夺气。十年正月，多隆阿攻罗山冲为西路，鲍超出小池驿为东路，朱品隆、蒋凝学、唐训方等合击，金国琛等亦同时并进，大破贼，歼毙先后二万馀，遂克太湖城，潜山亦复。是役为仅见之大捷，安庆之势遂孤。

既而江南大军溃，苏、常尽陷，曾国藩授两江总督，督师。林翼为画分路大举之策，国藩不尽用，率鲍超等次祁门，为规复江南计，以其弟国荃围安庆。林翼令多隆阿围桐城，李续宜屯青草塆，为两军援，都兴阿别出师江北，分兵济饷，林翼悉任之。十月，多隆阿、李续宜大破贼於桐城挂车河。林翼进驻太湖，度贼援安庆不利，必深入湖北腹地以分我军势。令余际昌屯霍山乐儿岭，成大吉屯罗田松子关，戒贼至勿浪战，坚守待援。十一年春，贼果合捻匪西犯，成大吉破之松子关，歼捻渠龚瞎子。霍山守者违节度，为贼所败，遂进陷

黄州、德安、孝感、随州，林翼令李续宜回援。贼复分股回略蕲、黄，趋安庆，约城贼夹击。檄成大吉下援，鲍超亦由南岸至，破贼於集贤关，擒斩数千，磔其渠刘琰林。多隆阿亦破援贼於桐城，贼计不得逞，城中粮将尽，势益戚。南岸之贼复由江西犯兴国、大冶，南及崇、通，武汉震动。林翼方病咯血，自率师回援，而围攻安庆益急。及抵湖北，贼已闻风遁。八月朔，遂克安庆。曾国藩推林翼为首功，诏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世职。桐城、庐江、舒城以次复，黄州、德安之贼先后擒斩，楚境悉平。

林翼久病，闻文宗崩於热河行在，大恸呕血，八月，卒。诏赠总督，祀贤良祠，湖北、湖南并建专祠，赐其子子勋举人，谥文忠。同治元年，复诏：“林翼未竟全功，遽就溘逝，迹其功勋卓越，名播寰区，至今江、鄂士民称颂。命於原籍家祠赐祭一坛。”洎江南平，加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子子勋袭，后并两世职为男爵。光绪中，以孙祖荫袭，官邮传部参议。

林翼貌英伟，目岩岩，威棱慑人。事至立断，无留难。尤长综核，厘正湖北漕粮积弊，以部定漕折为率，因地量加轻重，民岁减钱百馀万缗，岁增帑四十馀万两，提存节省银亦三十馀万两。两湖自淮盐阻绝，率食川盐，於宜昌、沙市、武穴、老河口设局征税，视旧课增至倍蓰。时东南各省皆抽厘助饷，惟湖北多用土人司榷，核实无弊。其治军务明纪律，手订营制，留意将才。尝曰：“兵之器者无不罢，将之贪者无不怯；观将知兵，观兵知将。为统将必明大体，知进退缓急机宜；其次知阵法，临敌决胜；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

馭將以誠，因材而造就之，多以功名顯。察吏嚴而不沒一善，手書褒美，受者榮於荐剡，故文武皆樂為之用。士有志節才名不樂仕進者，千里招致，於武昌立寶善堂居之，以示坊表。嘗曰：“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荐舉不盡相識，無一失人。曾國藩稱其荐賢滿天下，非虛語。嘗自以聞道晚，刻自繩檢，飲然常若不足。家有田數百畝，初筮仕，誓先墓，不以官俸自益。父著《弟子箴言》行世，承其志為箴言書院，教人務實學。病革，曰：“吾死，諸君賻吾，惟修書院，無贍吾家。”所著《讀史兵略》、《奏議》、《書牋》，皆經世精言。

論曰：駱秉章休休有容，取人為善。胡林翼綜核名實，干濟冠時。論其治事之寬嚴疏密若不相侔，而皆以長駕遠馭，驅策群材，用能丕樹偉績。所蒞者千里方圻，規畫動關軍事全局。使無其人，則曾國藩、左宗棠諸人失所匡扶凭藉，其成功且較難。緬懷中興之業，二人所關係者豈不巨哉？

卷四百零七

列傳一百九十四

江忠源弟忠濟 族弟忠信 羅澤南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寧人。道光十七年舉人。究心經世之學，伉爽尚義。公車入京，初謁曾國藩，國藩曰：“吾

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大挑教职，回籍。察教匪乱将作，阴以兵法部勒乡里子弟。既而黄背峒盗雷再浩果勾结广西莠民为乱，一战破其巢，擒再浩戮之。以功擢知县，拣发浙江。秀水灾，奉檄往赈，遂权县事。赈务毕举，擒剧盗十数，邑大治。巡抚吴文熔待以国士，补丽水，檄治海塘。文宗即位，曾国藩应诏荐其才，送部引见，寻以父忧去官。

咸丰元年，大学士赛尚阿督师剿粤匪，调赴军前，副都统乌兰泰深倚重，事必谘而行。忠源招旧所练乡兵五百人，使弟忠浚率以往，号“楚勇”。贼氛方炽，官兵莫撓其锋。忠源勇始至，逼贼而垒。贼轻其少，且新集，急犯之。坚壁不出，逼近始驰突，斩级数百，一军皆惊。累功赐花翎，擢同知直隶州。贼聚永安，向荣与乌兰泰不协，忠源调和，勿听，知必败，引疾回籍。

二年春，贼果突围出犯桂林。忠源闻警，增募千人，偕刘长佑兼程赴援，未至，乌兰泰伤歿於军，自是独领一军，进扼桂林城外鸬鹚洲，三战皆捷，围寻解，擢知府。贼窜全州，将趋湖南，忠源偕诸军进击。贼陷城不守，复出窜，悉载辎重舟中，期水陆并下。忠源发树塞河，截贼蓑衣渡，鏖战两昼夜，悍酋冯云山中炮死。贼弃舟夜遁，尽获其辎重。忠源先请扼东岸，未用其策，贼由东窜入湖南，陷道州。又议贼众不满万，虑日久裹胁众，分防不如合剿，远堵不如近攻。於是诸军合攻道州，贼坚壁，意在久踞。购城中内应，约期袭之。贼走蓝山、嘉禾，犯桂阳，陷郴州。忠源谓后路进剿愈急，前路攻陷愈多，请仍申合剿之议，当事不省，贼益张，径

犯长沙。忠源偕总兵和春驰援，至则贼已踞城南，窟穴民廛，攻城甚急。忠源望见天心阁地势高，贼栅其上，惊曰：“贼据此，长沙危矣！”率死士争之，贼败退。趣移垒逼贼，共汲一井，击柝相闻。忠源弟忠济自郴州尾贼至，约夹击，为伏贼所伤。缒入城商方略，因语众曰：“官军四面集，惟河西一路空虚。贼夺民舟渡江掠食，食尽将他窜。宜重兵扼回龙塘。”巡抚张亮基韪之，而诸将逡巡莫前。时赛尚阿罢，徐广缙代之，未至，城内外巡抚三，提督二，总兵十，莫相统摄。忠源赴湘潭，请於广缙，不省。贼卒由回龙塘窜陷岳州，遂破武昌。忠源痛谋不见用，不欲东。张亮基奏留守湖南，剿平巴陵土匪，调赴浏阳剿征义堂会匪周国虞，斩馘七百，解散万人。浏阳平，擢道员。

三年正月，授湖北按察使，张亮基署总督，兵事悉倚之。剿平通城、崇阳、嘉鱼、蒲圻诸匪，擒其渠刘立简、陈百斗、熊开宇等。文宗知忠源忠勇可恃，命率所部赴向荣军，寻命帮办江南军务。濒行，上疏切论军事，略曰：“粤寇之乱，用兵数年，糜饷二千万，人无固志，地罕坚城。臣出入锋镝，於今三年，谨策其大端，惟圣明裁察：一曰严军法。将不行法，是谓无将；兵不用法，是为无兵。全州以失援陷而左次相仍，道州以弃城陷而溃逃踵接；岳州设防而不能为旦夕之守，九江列舰而不能遏水陆之冲。岂有他哉？畏贼之念中之也。贼尝致死於我，而我不能致死於贼。贼之战也，驱新附於前，以故党乘其后，却则击杀。故贼退必死而进乃生，我退必生而进则死，不待战阵，而胜负分焉已。诚欲反怯为强，莫若易宽为猛。皇上执法以驭将帅，将帅执法以驭偏裨，偏裨执法

以馭兵士。避寇者誅，不援者誅，未令而退者誅。法令既嚴，軍聲自壯。此討賊之大端也。一曰撤提鎮。承平既久，宿將凋亡，提鎮大臣，積資可待。位尊則意為趨避，偏裨不敢與爭；权重則法難驟加，督撫不能擅決。人情當齒壯官卑之日，輒思發奮為雄，位高則進取念衰，必不能踔厲以赴時會。且軍興數載，饋餉滋艱，提鎮所需，較副參懸絕。裁一提鎮，養精兵二百而有餘。奚取以有限脂膏，奉此無益之提鎮？誠擇一深明將略者統制其間，餘則悉歸休致。副將以下，量擢其才。此整軍之要道也。一曰汰冗兵。選兵胆氣為上，堅朴次之，技藝又次之。質實耐苦之人，令進則進，令退則退，其身听命於將而不知它。浮怯之徒，無事則趨踰觀美，臨陣則退縮旁徨，論功則鑽刺以圖美官，遇敗則推諉以逃咎戾，宜汰者一也。征調頻煩，或羸老備籍，坐耗資糧，或部曲散亡，驚魂甫定。當此餉糈匱絀，豈容更益虛糜，宜汰者二也。誠敕各營將領，討部曲而嚴察之，氣充胆壯者備攻剿，朴实堅苦者備屯防。舍此二端，盡歸厘汰，此致強之急務也。一曰明賞罰。勝有賞，敗有罰，亘古不變之常經也。顧勝有賞而賞非勝，則不如無賞；敗有罰而罰非敗，則不如無罰。無賞無罰，人猶冀賞罰之時；賞非其功，罰非其罪，則懲勸之用乖，怨讟之声作，而軍事不可為矣。今戰勝有功，固當賞錄，左右侍從，獎叙尤多；且未嘗行一失律之誅，按一縱寇之罪。勝敗本兵家之常，主兵者每言勝而諱敗；功過本無妨互見，主兵者輒匿過而言功。治承平天下且不可，況危亂之世哉？夫軍中賞罰未可一概論。勝固當賞，或旅進取斬級以冒功，或追擊貪貨財而得小，則當罰；敗固當罰，或邁勇先驱，后援

不继，或大军已却，一将独前，则当赏。今大帅据营将之言，营将恃左右之口。功罪之实，非采访所可知，好恶之心，因毁誉而多舛。求是非洽乎人心，难矣。自非亲历行阵，开诚布公，何以慰军士之心而振披靡之习？此风气不可不急为振拔者也。一曰戒浪战。用兵之道，能守而后能战，能制人而后不制於人，能避贼之长而后可用吾之短。臣自广西以来，深观贼势，结营则因地筑垒，环以深壕；置阵则正兵敌前，奇兵旁袭；止则遍购徒党，伺吾虚实；行则遥壮声威，乘吾张皇。故尝以为贼止则当扼要以断其馈济，严兵以截其奔逃；贼行则当逆击以遏其锋，设伏以挠其势。乃我之围贼不严守而攻坚，追贼不截归而尾击，小有挫失，士气先颓。此兵法不可不变计者也。一曰察地势。势者非图史所载山川一定之险也。视贼出入之途，先为之防，察贼分合之机，遥为之制；则渐车之诿，数仞之冈，苟形势在所必争，即事机不容或失。全州蓑衣渡之战，寇焰已摧，宜速壁河东断其右臂；道州之役，寇锋已挫，宜分屯七里桥扼其东趋；长沙将解围，则宜坚壁回龙潭、土桥头，使贼不得西犯。它若道州莲花池、莲涛湾，死地六十里，而纵之使生；湘阴临资口、岳州城陵矶皆必争之区，而纵之使遁。祸机在咫尺之间，流毒遂在千里之外。此败辙之不可不深鉴者也。一曰严约束。杀贼所以安民，安民乃可杀贼。粤寇惨虐，不可胜言，然择肥而噬，穷檐不暇搜求。或伪结民心，多偿市直。兵则攫取奸污，穷户且难幸免。故於贼且有恕词，於兵能无怨毒。且长夫估客，游荡无常，托伪营装，恣行淫掠，乡民畏惧，莫敢谁何。应敕诸营首严防制，备册时稽。犯则军法按行，绝其芽蘖。此结民心弭后患

之要图也。一曰宽胁从。粤寇徒党，丧亡实多，煨烬之余，类多附胁。平昔会徒盗贼，宽典相蒙，监禁军流，乘时放逸，命为前导，尤所甘心。凡此法无可遁，自尔获焉必杀。至若良民驱迫，骨肉羈縻，此中进退维谷之忱，艰苦颠连之状，每一念及，辄用隐伤。宜敕各营刊示射达，临阵建免死之旗，令其倒戈以赴，曲赐保全。既可探贼情，复以携贼党。此尤好生盛德，讨贼机宜之大权也。行此八者，破格以揽奇才，便宜以畀贤帅，择良吏以固根本，严综核以裕饷源。如此而盗贼不灭，盛治不兴，愿斩臣首以谢天下。”疏入，上嘉纳之。

行至九江，闻南昌被围，方有旨促援凤阳，疏请先援江西，率兵千三百人，三昼夜驰抵南昌。巡抚张芾举王命旗牌授忠源，战守事悉听指挥。忠源火城外廛庐，斩逃者，谓章江门最受敌，自当之，日登城督战。贼穴地轰城，崩数十丈。刃毙先登贼，囊土填缺。数突门出战，夜遣死士缒下焚贼营。诏嘉奖，被珍赆。寻湖南援师至，分军扼樟树镇，遣罗泽南剿平泰和、万安、安福土匪。守南昌九十馀日，至八月，屡炮毁贼垒，沉贼船，乘风纵火，贼乃遁。诏嘉其功，加二品顶戴。贼退据九江，分扰湖北兴国，迺犯田家镇。忠源赴援，部兵二千，途阻不能遽达，先挈亲兵数十人抵田家镇。甫一日，贼舟乘风大至，道员徐丰玉等死之。忠源自劾，诏原之，降四级留任，寻擢安徽巡抚。

贼已陷黄州、汉阳，围武昌。沿江击贼，败之，武昌解严。疏请增兵万人，当淮南一路，而湖北留其兵不尽遣，仅率兵二千冒雨行。将士疲顿，忠源亦遽疾。至六安，贼已陷桐城、舒城。吏民遮留，不可，留千人守六安，异疾抵庐州。

部署未定，贼已大至。城中合援兵团勇仅三千人，忠源力疾守陴，迭挫扑城之贼。地道轰城屡圯，皆奋击却之。诏嘉忠源力保危城，躬驰战阵，赐号霍隆武巴图鲁。时陕甘总督舒兴阿兵万馀，畏蒺不进。忠源弟忠浚偕刘长佑来援，驻城外五里墩，阻不得前。被围月馀，庐州知府胡元炜阴通贼，贼知城中食乏，军火将尽，攻益急。水西门圯，且战且修筑。贼突自南门缘梯入，忠源掣刀自刎。左右持之，一仆负之行，忠源奋脱。转战至水闸桥，身受七创，投古塘死之。布政使刘裕钺，池州知府陈源兗，同知邹汉勋、胡子雝，县丞兴福、艾延辉，副将松安，参将马良、戴文渊，同时殉难。胡元炜竟降贼。忠浚募人求其尸。后八日，部卒周昌迹得之，负出，面如生。

事闻，文宗震悼，赠总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入祀昭忠祠，谥忠烈。同治初，江南平，追念前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湖南、江西并建专祠，湖北省城与罗泽南合祀三忠祠。忠源歿逾年，湖南有寇警，弟忠淑奉檄募勇助剿。母陈出私财助饷，并悬重赏以励众。事定，巡抚骆秉章以闻，特旨予忠源父母三代一品封典。忠源第三人，忠浚、忠济、忠淑，族弟忠义、忠信，皆自忠源初起即从军中。忠浚、忠义自有传。

忠济，从守长沙，城坏，堵缺口，杀登城贼数十，以勇名。三年，忠源赴湖北，以旧部千人付忠济留长沙。忠源剿贼通城，兵单不利，忠济倍道赴援，战於桂口，斩贼首陈申子於阵，又破何田俊等，焚其巢；及援南昌，两塞城缺，斩贼之先登者。巡抚张芾疏称其精敏勇敢，军中畏服，累功擢

候选知府。江西解严后，忠济回籍侍母。忠源既歿，有旨仍用忠济及忠浚率兵剿贼。忠浚方赴援庐州，从和春攻剿。忠济为骆秉章调赴蓝山、宁远剿土匪，连破贼解围，擢道员。五年，驻防岳州。胡林翼攻武昌未下，贼勾结崇阳、通城土匪，忠济遣兵复通城，遂留驻。六年春，江西贼由义宁窜至，忠济进击，连破贼垒，而悍党集数万，为所围，力战三日，营陷，死之。赠按察使銜，予骑都尉世职，谥壮节。

忠信，少趯弛不羁，年十六，从忠源赴广西军。犯军令，忠源将斩之，众为乞免。及遇贼，骁捷敢战，常为军锋，累加擢千总。闻忠源被围庐州，从忠浚赴援。比至，壁西门外五里墩不得进。忠信夜率壮士十余人，潜越贼营，缒入城，告以援至。留城中，屡完城缺，缒出攻贼垒，杀贼，擢守备，赐花翎。及城陷，忠源挥之去。五年，从忠浚复庐州，功多，擢游击，赐号毅勇巴图鲁。忠浚假归，代统其众。六年，从和春克三河、巢县，累擢副将。从秦定三规桐城，建议出奇兵夹击，连破贼营十有六，进逼城下，贼大出，迎击，进至东门外，跃马越壕擒贼将，炮丸中左腋，殁於阵。予云骑尉世职，谥忠节。忠济、忠信并附祀忠源专祠。

罗泽南，字仲岳，湖南湘乡人。诸生，讲学乡里，从游甚众。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二年，粤匪犯长沙，泽南在籍倡办团练。三年，以劳叙训导。曾国藩奉命督乡兵，檄剿平桂东土匪，擢知县。江忠源援江西，乞师於国藩，乃令泽南率以往。所部多起书生，初临行阵，战南昌城下，争奋搏，死者数人。国藩闻之，喜曰：“湘军果可用。”及围解，剿安

福土匪，以三百人破贼数千，擢同知直隶州。归湖南，剿平永兴土匪，所部增至千人，屯衡州。与国藩简军实，更营制，教练历半载。

四年六月，偕塔齐布进攻岳州，以大桥为贼所必争，坚扼不动，伺便突出击之，三战皆捷，歼贼千。闰七月，破高桥贼垒九，贼退踞城陵矶，偕塔齐布乘胜进击，连破贼营，贼遂遁走，擢知府，赐花翎。自是湘军名始播，以泽南与塔齐布并称。转战而东，复崇阳，击走咸宁贼，再败之金牛，进驻紫坊。曾国藩会诸将於金口，议攻武昌。泽南绘图献方略，谓由紫坊出武昌有二道，请以塔齐布扼洪山，而自攻花园。贼万馀踞花园，筑坚垒，一枕大江，一濒青林湖，一跨长堤，深沟重栅，峙江东岸，与虾蟆矶对垒。列巨炮向江内外，分阻水陆两路。泽南率队直趋花园，贼凭木城发炮。士卒蛇行而进，三伏三起，已逼贼垒，分兵夺贼舟，舟贼退，营贼亦乱，三垒同下。翌日又破鲇鱼套贼营，其窜洪山者，为塔齐布所扼，贼夜弃城走。武昌、汉阳皆复，距会议仅七日。捷闻，以道员记名，寻授浙江宁绍台道，国藩请仍留军。

贼据兴国，分陷大冶。泽南驰克兴国，塔齐布亦克武昌、大冶，乃规取田家镇。贼以铁锁截水师，而踞半壁山为犄角，夹江而守。泽南进驻马岭坳，距半壁山三里许。贼数千突来犯，而由田镇渡江来援者近万人。泽南兵仅二千，令坚伏，度贼懈，奋击，贼大溃，后路为我军所阻，坠崖死者数千，遂夺半壁山，水师断横江铁锁，燔贼舟，克田家镇，赐号普铿额巴图鲁，加按察使衔。时议水陆军分三路进剿，总督杨需督江北岸军，泽南偕塔齐布攻其南，曾国藩督水师循江下。需

不能军，贼复北趋，乃偕塔齐布改北渡江，复广济、黄梅。贼退踞孔陇驿、小池口，泽南约诸军会攻。渡江未半，贼来犯，军少却，泽南伤臂，仍指挥冲突，分兵破街口贼垒，贼酋罗大纲引去。是役也，五千人破贼二万，贼乃尽撤沿江诸营，并守九江。塔齐布围攻之，泽南别剿盩山，遏湖口援贼。会水师入鄱阳湖，为贼所袭，輜重皆失。国藩驰入泽南营，而水师阻湖口不得出。

五年，湖北官军屡败，武昌复陷。泽南从国藩入南昌，赴援饶州，战於陈家山、大松林，大破贼，复弋阳。又援广信，破贼於城西乌石山，复之。连复兴安、德兴、浮梁，进剿义宁。败贼於梁口、鳌岭，复义宁，加布政使銜。泽南见江西军事不得要领，上书国藩，略曰：“九江逼近江宁，兼牵制武昌，故贼以全力争之。犯弋阳，援广信，从信水下彭蠡，抄我师之右；据义宁，守梅岭，从修水下彭蠡，抄我师之左。今两处平定，九江门户渐固，惟湖北通城等处群盗如毛。江西之义宁、武宁，湖南之平江、巴陵，终无安枕之日。欲制九江之命，宜从武昌而下；如解武昌之围，宜从崇、通而入。为今之计，当以湖口水师、九江陆师截贼船之上下，更选劲旅扫崇、通以进武昌，由武昌以规九江。东南全局，庶有转机。”国藩据以上闻，遂命泽南移师湖北会剿，以塔齐布旧将彭三元、普承尧所部宝勇隶之，凡五千人。

九月，至通城。贼号数万，皆乌合，一战而溃。进夺桂口要隘，克崇阳，驻军羊楼峒。悍贼韦俊、石达开合党二万馀自蒲圻来犯，截击走之。胡林翼来劳师，合攻蒲圻，复其城，乘雾进克咸宁。自是武昌以南无贼踪。十一月，师抵紫

坊，与林翼议进取次第。泽南屯洪山，林翼屯城南堤上，水师驻金口。贼於城外筑坚垒十三，与城埒。初战，贼二万出十字街，林翼与交绥，数却数进。泽南与李续宾分两路潜抄贼垒，破十字街营，尽毁城东南诸垒。八步街口为我军通江要路，塘角为贼粮运所出，先后攻破之，焚其船厂，环西北贼垒亦尽。贼又由望山门外葺石垒二，挥军蹋平之；又迭於窑湾、塘角逐贼，歼戮数千，贼遂闭城不出。

石达开自崇阳败后，窜入江西，势复张。曾国藩檄泽南回援，泽南以武汉为南北枢纽，若湘勇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现在贼粮将尽，功在垂成，舍之非计。其父年八十，贻书军中勸以忠义，林翼以闻，六年二月，诏特子泽南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以示旌异。三月，贼开门出扑，泽南亲督战。援贼大队继至，我军自洪山驰下，奋击追逐，直抵城下，飞炮中泽南左额，血流被面。驻马一时许，归洪山，犹危坐营外，指画战状。翌日，卒於军。文宗震悼，诏依巡抚例议恤。赐其父嘉旦头品顶戴，子兆作、兆升皆举人，予骑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本籍、湖北、江西建立专祠，谥忠节。及江南平，穆宗追念前劳，加一云骑尉世职。

泽南所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姚江学辨》、《方輿要览》诸书。体用兼备，一宗程、朱，学者称罗山先生。尝论兵略，谓《大学》首章“知止”数语尽之，《左传》“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弟子从军多成名将，最著者李续宾、李续宜、王鑫、刘腾鸿、蒋益澧，皆自有传。其早死兵事名未显者，有钟近衡，少事泽南，以克己自励，日记言动，有过立起自责。泽南语刘蓉

曰：“吾门为己之学，钟生其庶几乎！”从平郴、桂土匪，叙从九品。咸丰四年，粤匪由江宁上窜犯岳州，偕弟近濂各将五百人从王鑫破贼於靖港，追至蒲圻羊楼峒，战失利，死之。王鑫退保岳州，贼又大至，近濂亦战歿。易良干、谢邦翰，并战死南昌城下。邦翰死后，李续宾代领其众，所称“湘右营”者是也。诸人皆湘乡人，后并附祀泽南专祠。

论曰：湖南募勇出境剿贼，自江忠源始。曾国藩立湘军，则罗泽南宾左右之。朴诚勇敢之风，皆二人所提倡也。忠源受知於文宗，已大用而遽殒。泽南定力争上游之策，功未竟而身殁，天下惜之。忠源言兵事一疏，泽南筹援鄂一书，为大局成败所关，并列之以存龟鉴。此大将风规，不第为楚材之弁冕已。

卷四百零八

列传一百九十五

李续宾 丁锐义 曾国华 李续宜 王鑫
弟开化 刘腾鸿 弟腾鹤 蒋益澧

李续宾，字迪庵，湖南湘乡人。诸生，膂力过人，善骑射。罗泽南讲学里中，折节受书。咸丰初，泽南募乡勇杀贼，续宾奉父命往佐之，从平桂东土匪。三年，援江西，令将右营。泽南每战，续宾皆从。归湖南，屯衡州，复永兴。

四年夏，从泽南规岳州，湘军仅千人，战於大桥，续宾

率数骑驻山冈，贼至不动，俟兵渐集，亲搏战，驰斩贼目，夺其旗，追北十馀里。次日，塔齐布至战地，服其勇，由是知名。连旬与贼战，续宾曰：“贼不得掳掠，今且尽，可乘机薄其垒。”塔齐布从之。会风雨，奋击，连破贼垒，贼乃弃岳州而遁。论功，累擢知县。从泽南克崇阳、咸宁，规武昌，大战於花园，及破鲇鱼套贼营，功皆最。武汉复，擢直隶州知州，赐花翎。进攻田家镇，贼水陆数万，塔齐布阻於富池口，湘军合宝勇仅二千六百人，咸色沮，续宾手刃逃者三人，军心始固。大战於半壁山，杀贼数千，焚其巢，遂平田家镇。擢知府，赐号挚勇巴图鲁。寻授安庆知府。

於是從羅澤南、塔齊布連復廣濟、黃梅，破賊於翟港、孔垅，每戰率為軍鋒。進規九江，九江城堅，賊所聚合，攻不能下。議分兵剿湖口、梅家洲，從澤南屯盩山。十二月，水師失利，入彭蠡湖，為賊所扼。續賓憤甚，請於曾國藩，自率千人渡江攻小池口，塔齊布率二十人偕行。塔齊布與續賓皆恃勇，每合戰，逼賊，席地坐，槍彈如雨，不顧，忽躍起突陣，橫厲無前，習以為常。至是眾寡懸絕，戰竟日不能克，暮收隊，而塔齊布失蹤，欲再渡江入賊壘覓之，塔齊布旋自返。

五年春，粵匪由江寧大股上犯，武昌再陷。曾國藩頓兵江西，續賓偕澤南從之。尋分赴贛東攻剿，連復弋陽、廣信、德興、義寧，記名以道員用。是年秋，回援湖北，克通城、崇陽，分兵趨羊樓峒。策賊遠道赴援利速戰，堅守俟之。明日賊至，相持至暮，瞰其怠，突击之，大潰。蒲圻、咸寧相繼復，加鹽運使銜。十一月，進攻武昌，破塘角賊壘，又敗賊

於窑湾，屡战皆捷，蹋平城外贼垒。六年二月，罗泽南以炮伤卒於军，军中新失帅，人情汹汹，贼得增垒抗拒。巡抚胡林翼奏以续宾代领其众，军势复振，尽铲平城外新垒，连於赛湖堤、小龟山、双凤山破城中出窜之贼。七月，石达开纠江南、江西各路贼七八万来援，城贼将应之，续宾御之鲁家港，旬日内大小二十馀战，解散胁从万馀，破贼二十馀垒，加布政使衔。贼闭城不出，乃开壕引江水灌入，为长围困之。十一月，克武昌，记名以按察使用。

渡江克黄州，连复大冶、兴国，直薄九江城下。九江贼首林启荣坚守苦战。续宾复用攻武昌法，浚长壕三十里。七年二月，壕成，湖口、安庆贼迭来援，皆击走之。六月，贼犯蕪州、黄梅，续宾渡江迎击於广济童司牌，大破之。合水师进攻小池口，毁其城。策九江贼恃湖口为犄角，不拔湖口，九江不可得。九月，令弟续宜攻梅家洲，自率师扬言往宿松，潜伏湖口后山。水师并至，分攻，贼方悉锐以拒。续宾率士卒攀萝至山椒，破空下，贼大骇，尽歼其众。立克湖口县城，梅家洲贼亦遁，乘胜克彭泽及小姑洲。捷闻，授浙江布政使。於是贼援遂绝。八年四月，以地雷轰城百馀丈，梯而登，殄贼万馀，擒林启荣及李兴隆等磔之。九江平，加巡抚衔，赐黄马褂，许专摺奏事。

续宾既下九江，请假省亲，抵湖北，陈玉成陷麻城、黄安，移兵击走之。时续宾威望冠诸军，浙人官京师者，合疏请饬援浙江。胡林翼议大举进规安徽，诏将军都兴阿、总兵鲍超由宿松趋安庆，续宾由英山趋太湖。续宾乃留弟续宜屯武昌，自率八千人行，会起曾国藩视师，续宾复分所部千人

与之，至太湖而署巡抚李孟群师溃庐州，改道赴援。八月至九月，克枫香铺、小池驿、梅心驿，复太湖、潜山、桐城、舒城、贼望风溃走。军无留行，进规庐州。

贼於三河镇筑城，外列九垒，凭河设险，我军非得三河不能进。续宾克桐城、舒城后，各留守兵，所率临敌仅五千人。十月，分三路攻贼，九垒皆下，杀贼七千馀，我军伤亡亦逾千人。趣后军未至，而陈玉成、李世贤纠合捻匪来援，众十万，连营十馀里。诸将议退守桐城，续宾不可。夜半，部勒各营，旦日迎击，至樊家渡，天大雾，贼分队包抄，我军惊溃，副将刘祐山，参将彭友胜，游击胡廷槐、邹玉堂、杜廷光，皆战死。续宾冲荡苦战，贼集愈多，营垒皆破。或劝突围出，图再振，续宾曰：“军兴十年，皆以退走损国威。吾前后数百战，出队即不望生还。今日必死，不愿从者自为计。”诸将士皆曰：“愿从公死！”日暮上马，开壁击杀数百人。总兵李续焘、副将彭祥瑞越垒冲出，贼踞其垒，决河堤，断去路。续宾具衣冠望阙叩首，取所奉廷旨及批摺焚之，曰：“不可使宸翰污贼手。”跃马驰入贼阵，死之。同知曾国华，知府何忠骏，知州王揆一，同知董容方，知县杨德闾，从九品李续蓺、张溥万，皆殉焉。道员孙守信、运同丁锐义犹守中右营，越三日营陷，同死之。是役文武官并列者数百人，士卒数千人。

时方有旨命会办安徽军务，及死事上闻，文宗流涕，手敕曰：“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赠总督，入祀昭忠祠，立功地建专祠，谥忠武。赐其父一品封典，子光久、光令并赐举人，予骑都尉世职。

续宾既歿，曾国藩疏上其生平战绩，略曰：“续宾随罗泽南征剿，循循不自表异。岳州之战，所将白旗，号为无敌，田家镇以少胜众。九江之败，士卒多逃，独所部依依不去，众称其能得士心。军中人人以气节相高，独默然深藏。然忠果之色，见於眉宇。远近上下，皆信其大节不苟。臣所立湘勇营制，行之既久，各营时有变更，独续宾守法，始终不变。历年节省饷项及廉俸，不寄家自肥，概留备军中非常之需。量力济人，不忍他军饥而已军独饱。驭下极宽，而弁勇有罪，往往挥泪手刃之。至於临阵，专以救败为务。遇贼则让人御其弱者，自当其悍者。分兵则以强者予人，而携弱者自随。弱者渐强，又易新营。军中每言肯携带弱兵，肯临阵救人者，前惟塔齐布，后惟续宾。三河之败，亦由分兵所致。此军民所由感泣不忘者也。”於是特诏嘉其有古名将风，以国藩疏宣付史馆，用示褒异。洎江南平，轸念前劳，加二等轻车都尉，并为男爵，子光久袭。

丁锐义，字伯冕，长沙人。治乡团有声。咸丰四年，从胡林翼援湖北，募壮士百人，后增至千人，号义字营。战武汉，以勇闻。六年，罗泽南伤殒，贼酋古隆贤率众犯官军后路。诸将以新失帅，皆主坚守。锐义曰：“我军顿城下六阅月，求战不得。今贼来乘我，出其不意，可一鼓灭。”林翼壮之，令与唐训方、蒋益澧、孙守信等夜出掩击，大破贼於豹子海。又战葛店、华容，夺樊口贼舟，克武昌县，围黄州。会大水，退军屯青山。武汉复，擢知县。驻防蕲、黄间，屡与乡团却敌。八年，破黄泥畈、青天畈贼垒，擢同知。又破贼於南阳河、阿弥镇，擢运同。遂从李续宾进剿安徽，破石牌贼垒，连

下数县。

将进攻三河，锐义谏曰：“孤军深入，留兵四城，分力之半，死伤复多，士罢将骄，贼援将集，而贪进不已，此所谓强弩之末也。使贼断绝我饷道，舒、桐、潜、太兵少，见胜则怠，见败必溃，四城将并覆。乃令退师桐城，休息待援，仅可不败耳。”续宾不听，锐义乃驰书湖北请援。续宾让之曰：“君尝以千人破贼数万，乃何怯耶！”及续宾军败，锐义率所部急救，身被数创。续宾突围战死，锐义偕孙守信坚守其壁。三日垒破，死之。锐义耳聋，喜论兵，战每孤军勇进。独三河之役主持重，而说不见用。恤赠盐运使，加太常寺卿、骑都尉世职。

孙守信，亦长沙人。由内阁供事叙从九品，官湖北，从军积功，累擢道员。未尝独将，与锐义为友，临危不去，同及於难。赠按察使，加太常寺卿、骑都尉世职。

曾国华，字温甫，国藩弟。咸丰五年，国藩兵困於江西，国华请於父，赴湖北乞师。胡林翼令刘腾鸿，吴坤修、普承尧率五千人往援，以国华领其军。攻克咸宁、蒲圻、通城、新昌、上高，以达瑞州。腾鸿战城南，国华偕承尧战城西北，屡破贼。国藩至，乃合围，掘堑周三十里，断贼接济。会丁父忧，偕国藩奔丧去军。与李续宾姻家，招佐军事。当连克四县，军势锐甚，国华以常胜军家所忌，时与续宾深语，并书告国藩。及军败，从续宾力战死，赠道衔，予骑都尉世职，谥愍烈。

李续宜，字希庵，续宾弟。同事罗泽南。以文童从军，援

江西、湖北，积功累擢同知，赐花翎。武昌、汉阳复，胡林翼疏陈续宜功多为续宾所掩，诏以知府选用。从续宾攻九江，贼由安徽上犯蕲、黄以牵我师。咸丰七年，续宜率兵千七百人回援湖北，战於黄州坝崎山，分三路进，毁贼垒，次蕲水、黄冈界。上马家河、火石港、榔柳湾贼垒林立，倾巢出扑，续宜伏兵山下，骤起突击，贼大乱，噪，乘之，破垒四十，移屯蕲水。遇援贼於月山，诱至山角，发炮击之，溃，直捣其巢，焚屯聚数十处，破伪城五。会克小池口，以道员用，赐号伊勒达巴图鲁，由是续宜之名与其兄相颉颃。

回军江西，会攻梅家洲，克湖口。十月，贼酋韦俊率众二万复犯湖口。续宜驻螺蛳山，分兵三路，一出马影桥，一出流淦桥，一扼劳家渡，贼来，击却之。而贼由西洋桥、排龙口、二贤寺直趋螺蛳山，续宜麾诸路奋击，斩获千馀。驰抵磨盘山，设伏破泰坪关援贼，贼乃遁。八年，九江既克，陈玉成由安徽窜蕲、黄，陷黄安。续宜驰援不利，续宾继至，合击。续宜攻北门，破其垒，贼夜遁，复黄安。进至麻城，贼不战引去。续宾出师规安徽，胡林翼疏请留续宜固楚疆。洎三河师燬，续宾战歿，续宜在黄州，收辑残部，思乡者遣归，愿留者归伍，差汰罪将，简用其良，申儆训练，经岁军气始复振。

九年，授荆宜施道。石达开由江西窜入湖南，众号三十万，围宝庆府城。胡林翼檄续宜率兵五千驰援，诸援军悉归统属。时援军三万馀，城被围两月。贼众，食且尽，野掠无所得，闻续宜至，攻愈急。续宜渡资江而军，与刘长佑军当贼冲，四战而围解，贼窜广西境。诏嘉续宜赴援迅速，加布

政使銜。

十年，迁安徽按察使。曾国荃方围安庆，多隆阿攻桐城，续宜率万人屯青草塢，在安庆、桐城之间。陈玉成以十万众来援，续宜与多隆阿夹击於挂车河，尽破棠梨山、尊上庵、香铺街、望鹤墩贼垒，斩馘无算，追奔二十馀里，玉成走庐江。捷闻，赐二品顶戴。十一年，擢安徽巡抚，疏言：“陈玉成图解安庆之围，悉锐西窜，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为众军根本，臣宜提师回援，不能遽任皖抚之事。”比抵武昌，贼已陷黄州、德安两府五县，乃会彭玉麟水师夹攻孝感，乘夜纵火，复其城，进攻德安，穴地道克之。武昌、通城、咸宁、蒲圻诸县相继皆下，赐黄马褂。胡林翼病歿，诏授续宜湖北巡抚，驻黄州督师。捻匪犯光化、谷城、均州及枣阳、襄阳，皆击走之，调安徽巡抚。

同治元年，命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时苗沛霖叛服无常，胜保袒之。诏密询续宜剿抚机宜，覆疏略谓：“苗沛霖官至道员，公犯不韪，围抚臣於寿州，陷其城，屠其众。乃复诡言求抚，此岂足信？不过假称反正，号召近县，养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诛之。宽其党羽，使为我用，彼势孤，终成擒耳。”上韪之。续宜驻临淮，令提督成大吉、总兵萧庆衍，渡淮援颍州，破捻匪张洛行於大桥集，颍州围解。又令蒋凝学克霍丘，抚绥各圩，解散逆党。沛霖慑湘军兵威，请讨捻自赎，而胜保终欲养沛霖以自重，转嫉湘军，势不相下。会袁甲三以病请去，命续宜代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续宜旋丁母忧，夺情留军。三疏陈谢，举唐训方自代，允假百日。回籍病咯血，六次诏促起视师，不能赴，二

年十一月，卒於家。诏加恩依总督军营病故例赐恤，立功地方及原籍建专祠，谥勇毅。赐其父人参四两，地方官以时存问。子光英，予官直隶州知州。

续宜治军严整，与兄续宾同负重名。曾国藩尝论其昆弟为人，续宾好盖覆人过，续宜则嫉恶稍严。续宾战必身先，骁果缜密，续宜则规画大计，不校一战之利，及其成功一也。

王鑫，字璞山，湖南湘乡人。诸生，从罗泽南学，任侠好奇。咸丰二年，粤匪犯长沙，上书县令朱孙诒，请练乡兵从泽南教练，屯马坵埔，以团防劳叙县丞。剿桂东土匪有功。广东边境匪犯兴宁，率死士百人驰击，殪贼甚多，累擢同知直隶州。

三年，罗泽南援江西，初战多死伤。鑫请於曾国藩，增募三千人，将往援，会南昌围解。国藩议裁汰其军，巡抚骆秉章见所募勇可用，留二千四百人防湖南。鑫精於训练，令士卒缚铁瓦习超距。自以意为阵法，进退变动，异於诸军。四年，粤匪踞岳州，鑫由湘阴进攻，败贼於杉木桥，乘胜克岳州，曾国藩率水陆军并至。鑫出境进剿，遇贼羊楼峒，失利，贼蹙其后，岳州复陷。鑫所部死者千人，坐轻进夺职，留营效力。既而罗泽南从国藩东征，鑫收集散众，留未遣，骆秉章令率五百人徇郴州。

时两广交界土匪蜂起，朱连英、胡有禄最强，各拥万人，称王号，时时扰湖南边境，鑫与参将周云耀协防江华，数击走之。援道州，解其围。策贼必乘虚袭江华，日驰百馀里，先至，待贼至迎击，大破之。进捣桃川，出龙虎关，破恭城贼

於栗木街，回军解宁远、蓝山围。别贼掠零陵，周云耀困於隘。鑫率数十人驰进，令曰：“寇众，退且死！”据险夹击，逐北数十里，转战深入九嶷山，贼氛渐清，复原官，赐花翎。五年，土匪何贱苟勾结朱连英陷富川、江华，进犯永明。鑫偕周云耀往剿，迭败之。连州匪自龙虎关来犯，势甚张，疾趋迎击，殪贼二千，擢知府。馀贼走陷灌阳，复由全州袭陷东安。鑫会广西军克灌阳，驰至东安城下，环攻两月，始克之。贼窜出，合胡有禄，将入四明山。分路抄袭，擒有禄，焚山中贼巢，馀党悉尽。时别贼何禄踞郴州，陈义和踞桂阳，分扰永兴、茶陵、耒阳，窥衡州。鑫增募至千五百人，分兵守耒阳，自率千人攻桂阳，再战克之。贼聚粮於瓦蜜坪，火其屯，出奇兵攻郴州，贼遁走尚万馀，合乡团邀击於黄沙堡，追至两广墟，贼方食，纵击歼之。乘胜破永明、江华踞贼，穷追至连州，朱连英仅以身跳免。六年春，又破贼於阳山，贼遁英德。骆秉章上其功，迭诏嘉奖，予四品封典，以道员即选。

鑫专办南防凡二年，湘、粤间诸匪诛殄几尽，军士死亡亦多。请假将还，会罗泽南卒於武昌，李续宾代将其军，粤匪石达开自江西窥湖北，续宾招鑫助剿。遂进屯岳州，转战崇阳、通城、通山、蒲圻，复四县，歼贼首张康忠、陈华玉等，兴国、大冶匪众亦解散。武昌寻克复，加按察使衔，以湖北道员记名简放，仍驻军岳州。

七年，调援江西，五月，抵吉安。先是官军水陆合围吉安，其攻临江者，亦掘长壕困贼。贼渠胡寿阶、何秉权率众数万来援，据水东，与城贼夹江相望。鑫沿赣江而南，自三

曲滩济，结营水东东南山上。贼鼓噪乘之，鑫登望楼，令士卒筑垒不辍，毋许仰视，贼疑不进。俄山后一军出贼背，鼓声起，筑垒者投畚大呼驰击，左右伏起，阵斩秉权，蹙贼众於水，馀走水东。军中方具餐，鑫曰：“不克水东不遑食！”挥军捣贼垒。都司易普照，勇士也，先登中炮殒，众愤，争入垒，杀贼数千，寿阶遁。鑫渡江壁藤田，寿阶自宁都、沙溪挟援众来犯，鑫分兵击其左，自率百人捣其右，贼崩溃，蹙之瑶岭，擒寿阶，斩馘数千。是役悍贼俘斩殆尽。闰月，援贼复自宁都出永丰。鑫以千二百人迎击之，追至宁都之钓峰。贼背水以拒，既败，尽没於水。斩贼首萧复胜等，拔难民万馀；六月，再破新城贼於东山坝，斩贼首张宗相等。

时悍贼杨辅清愤屡败，纠众十万踞广昌头陂，誓决死战。鑫笑曰：“贼聚此，可一鼓歼也！”勒兵大战，先驰马陷阵，众从之，贼大溃，逐北六十里，斩馘无算。捷闻，诏嘉奖，称其以寡敌众，歼除巨憝，赐号给什兰巴图鲁。方拔乐安，进规抚、建两郡，会周凤山兵溃吉安，乞援。鑫令乡团张己帜趋建昌，而潜返藤田规吉水。杨辅清闻鑫去，以七万众围乐安。鑫夜入城，诱贼至城下痛歼之。辅清屯林头，鑫进击，贼以马队数千突阵，令火箭射之，藤牌兵俯首砍马足。刘松山、易开俊左右合击，自率精锐贯贼阵，斩级数千，获马三百匹，俘八百人，辅清遁走。鑫感疾返乐安，九月，卒於军，年仅三十有三。诏嘉鑫纪律严明，身经数百战，前后杀贼十馀万，克复城池二十馀处，厥功甚伟，赠布政使衔，依二品从优议恤，予骑都尉世职。江西、湖南建专祠，谥壮武。

鑫貌不逾中人，胆力沉鸷，用兵好出奇制胜，驭众严而

有恩。所著有《练勇刍言》、《阵法新编》，皆出心得。刘松山为湘军后起名将，旧隶部下，后其军皆用鑫法。鑫既歿，所部归其弟开化及张运兰分统之。

开化，年十七从鑫军中，南防剿匪功得多，累擢知县。及援江西，宁都钓峰之战，率伏兵潜袭贼营，遂大捷，无战不与。骆秉章疏陈其功，擢知府。遂令分统鑫军，偕张运兰攻吉安，连战皆捷。八年，克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建昌，擢道员，加按察使銜。病归里。十年，左宗棠初出治军，开化从之，战鄱阳、乐平，皆有功。及宗棠大破李世贤於乐平，开化与刘典各当一路。是役官军不及万，破贼十万，称奇捷，加布政使銜。江西既平，从宗棠援皖南。十一年，卒於军。开化在军先后八年，勇毅亚於其兄。诏优恤，予骑都尉世职，谥贞介。

刘腾鸿，字峙衡，湖南湘乡人。少读书，未遇，服贾江湖间。咸丰三年，夜泊湘江，遇溃卒数十辈行掠，诱至湘潭，白县令捕之，由是知名。

五年，巴陵土匪起，巡抚骆秉章令率五百人往战於毛田，擒贼渠，又败之於三林坳，散其党，遂驻岳州。从罗泽南攻通城，攀堞登城，克之。参将彭三元等战歿崇阳，泽南调腾鸿往，而石达开驱悍贼二万来扑，腾鸿与游击普承尧夹击破之。蒲圻贼垒临河，腾鸿由宝塔山截渡河贼，直抵城下，与普承尧循环攻击，克蒲圻。连下咸宁，抵武昌。腾鸿偕蒋益澧为后队，搜伏贼，歼毙其众。论功，以从九品选用。罗泽南爱其才，令增募五百人当前敌。腾鸿遂师事泽南，列弟子

籍。攻克十字街、塘角贼垒，毁其船厂，进据小龟山。贼七八千由塘角沿湖而下，泽南自率中营出洪山西，令腾鸿出洪山东，夹击，毙贼无算，荡平贼垒。胡林翼奏腾鸿身先陷阵，七战皆在诸军前，超擢知县。六年春，贼踞赛湖以阻官军，腾鸿与战於堤上，追及长虹桥，遇伏，贼七倍我，奋击，杀贼五六百。罗泽南欲扼窖湾，贼出争，大战於小龟山，斩级六百，遂偕李续宾同驻其地。腾鸿所将号湘后营，树黑帜，贼望见辄走。

会江西军事棘，胡林翼令腾鸿率所部千人从曾国华赴援瑞州，道为贼梗，转战而前，连捷於羊楼峒、分水坳，擒斩伪总制三十余人，克上高、新昌。七月，进攻瑞州，郡治有南北二城，中贯一河，联以长桥。先拔南城，贼酋韦昌辉自临江来援，军容甚盛。腾鸿曰：“是羊质虎皮，不久见鞞。宜乘其敝攻之。”相持旬日，贼气衰。乃从北岸渡兵抄其后，与南城兵夹击，大败之。伪指挥黄姓来援，列阵出冈，两军对峙。别贼驰截我后路，图夹攻，俟其近，发劈山炮击之，再至，皆击退，追奔三十里。石达开适自九江来，勒贼复还，筑五垒於东北。腾鸿曰：“不急破之，垒成则难制矣。”令楚军防城贼，江军进剿，自率死士三百督战。贼见兵少，先犯之，三百人植立无声，伺近乃发炮，凡冲突六次不为动，贼气沮，诸营并力猛攻，贼大败，尽平其垒。捷闻，擢直隶州知州，归江西补用，赐号冲勇巴图鲁。

自克南城后，贼萃於北城。腾鸿欲断其接济，取南城砖石筑垒造桥，贼来争，且战且筑，又於北岸石封岭筑新城以逼之。七年春，曾国藩巡视瑞州，用腾鸿议，为长壕三十里，

绝贼饷道。国藩寻以丧返湖南，嘱腾鸿主南路军事。先后遏贼於马鞍岭、阴冈岭，战皆捷，於是会诸军克袁州、分宜、上高、新喻。刘长佑与贼战於罗防，不利，腾鸿往援，击败之。七月，回攻瑞州。时李续宾进兵九江，胡林翼疏调腾鸿回湖北。腾鸿以功在垂成，先分兵应之，而攻城益力，夺南门炮台，复扑东门，毁其城楼，身自督战，中枪子五，卧不能起。次日，裹创舁往，城垂克，忽中炮，洞穿左胁，移时殒。语弟腾鹤曰：“城不下，无斂我！”一军皆泣，冒炮火登城，斩杀悍贼过半，即夕克瑞州，迎腾鸿尸入城治丧。事闻，恤典加等，依道员例，予骑都尉世职，於瑞州建专祠，予其父母正四品封典。洎江南平，曾国藩追论前功，诏嘉其忠勇迈伦，加恩子谥武烈。

弟腾鹤，随军将中营。先数月，因攻城伤左臂，创甚。腾鸿命归，不可。及腾鸿殒於阵，腾鹤号泣督战，克竟厥功，遂代将其军。进援临江，复峡江。会攻吉安，当西南路，掘长壕久困之。八年秋，贼乘江涨突围出，两次皆击退，寻拔其城。率所部穷追，斩馘过半。调防九江，屯彭泽。九年二月，战牯牛岭，进攻建德风云岭贼巢，破其二垒。贼大至，被围，力战死之，年二十有八。官候选知府，诏依道员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附祀兄祠。

蒋益澧，字芑泉，湖南湘乡人。少不羁，不谐於乡里，客游四方。湖南军事起，从王鑫攻岳州，以功叙从九品。复隶罗泽南部下，勇敢常先人，泽南异之，许列弟子籍。从克黄梅，擢县丞。进剿九江，连败贼於白水港、小池口。咸丰五

年，进攻广信。大军驻城西乌石山，益澧屯山右。贼觇其垒未成，来攻。益澧坚壁不动，伺懈纵击，斩贼首於阵。进逼城下，诸军蚁附而登，复其城。进攻义宁，泽南潜师进鰲岭，令益澧分驻乾坑。贼来争，分数千人抄官军后。益澧曰：“今以数百人当大敌，不死战，将殒。”挥兵直薄之，当者披靡，遂会师鰲岭，乘胜复义宁，擢知县。

从泽南回援武昌。在军与李续宾论事不相下，及泽南歿，续宾代将。益澧屯鲁港，贼攻之急，请援，续宾置之。益澧大悲，凭垒死守，贼旋引去。益澧遂告归，不待报而行。嗣武汉克复，仍论前功，擢知府，赐花翎。

益澧家居，悒悒不得志，会广西匪炽，乞援於湖南，湖南宿将尽出征，骆秉章顾左右无可属者，益澧请行，乃令率千六百人赴之。七年五月，连破贼於卖珠岭、唐家市，复兴安、灵川；艇匪踞平乐二塘墟、沙子街，进破之，焚贼艇，薄平乐，克之；擢道员，赐号额哲尔克巴图鲁，加按察使衔。巡抚劳崇光疏请留於广西补用，八年，入屯桂林。时广西兵食并绌，率藉招抚馭盗，兵贼相糅，横行无忌，疆吏不能制。益澧至，乘兵威，悉按诛桀黠者，易置守军，人心始定。骆秉章奏助益澧军月饷二万，造船六十艘，募水师以益其军。省城既固，进规右江。贼踞柳州，连结洞寨，恃水师不能至。益澧具舟修仁，令军士舁舢板陆行九十里，置洛青水中，载炮而下，遇贼洛垢墟，火贼舟。次日，贼水陆并集，力战斩贼数千，进鹧鸪山，攻柳州克之，加布政使衔。偕右江道张凯嵩会剿庆远，掘长壕断贼出入，贼渡河窜，邀击败之。庆远平，以按察使记名。

九年，石达开窜湖南，前队掠全州，益澧分兵守柳州，自回援省城，授按察使，寻迁布政使。出剿恭城土匪，扼平乐。粤匪石国宗由全州、兴安窥桂林，势甚张。学政李载熙劾益澧失机及冒饷忌功等事，诏念益澧前劳，降道员，留广西，并下疆臣察奏。会湖南遣刘长佑、萧启江率师来援，益澧与合剿，解桂林围。骆秉章、曹澍钟并为疏辨，得白。十年，贺县匪分扰昭平、平乐，益澧击走之。进破贼首陈金刚於大湾岭，焚沙田贼寨，复布政使原衔。又会广东援师破贼於竹洞岭。十一年，复授广西按察使，进驻平南。偕总兵李扬升复浔州，复布政使原官。

益澧年少慧急，曾国藩、胡林翼素不满之，而左宗棠特器重。至是宗棠规浙江。疏请以益澧为助。同治元年，调浙江布政使。自湖南增募八千人，道广东，总督劳崇光资以饷械。九月，至衢州，分兵复寿昌。贼酋李世贤屯裘家堰，按察使刘典兵先进，益澧继之，降贼李世详为内应，袭破之，悉毁贼垒。二年，克汤溪，被珍赉优叙。宗棠进屯严州，规富阳，援贼麇至，益澧渡江筑垒新桥，分三路迎击，大败之。会游击徐文秀等攻鸡笼山，益澧自督战，尽破十馀垒。八月，克富阳。自杭州至余杭，贼营连数十里。益澧沿江下逼清波、凤山两门，据十里街、六和塔、万松岭，俯瞰城中，自驻东岳庙，贼屡出犯，皆击退。分兵会道员杨昌浚、总兵黄少春攻余杭，败贼城下，匿不出。又破凤山门、清泰门贼垒，由钱江入西湖，夺贼舟。平湖、乍浦、海盐皆下，海宁守贼蔡元吉、桐乡守贼何绍章先后投诚效用。三年，令绍章扼乌镇，元吉会苏师复嘉兴，贼势日蹙。二月，馒头山地雷发，坏城垣，

诸军拥入，战竟日，悍贼多毙，馀夜遁，遂复杭州，馀杭亦下。诏嘉其功，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分军克德清、石门，进攻湖州。蔡元吉深入，为贼所围，益澧自往援之。转战而前，距元吉营隔一河未达。时伪幼王洪福瑱遁入湖州，悍酋黄文金众尚十馀万。七月，作浮桥通元吉营，出湖趺漾袭贼后。降贼谭侍友出太湖攻袁家汇，贼弃城走，邀击之，解散数万人。浙境肃清，晋骑都尉世职。

左宗棠追贼赴福建，益澧护理巡抚。疏陈善后事宜，筹闽饷，浚湖汊，筑海塘，捕枪匪，又核减漕粮，酌裁关税，商农相率来归。增书院膏火，建经生讲舍，设义学，兴善堂，百废具举。东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江为最。逾岁，乃回本任。

五年，擢广东巡抚，奏裁太平关税陋规四万两，斥革丁胥，改由巡抚委员征收；五坑客匪投诚，分别安插高、广各府，另编客籍；设学额；并如议行。六年，以病乞休。寻为总督瑞麟疏劾，下闽浙总督吴棠按奏，坐任性不依例案，部议降四级，改降二级，以按察使候补，命赴左宗棠军营差委。寻授广西按察使，以病回籍。

十三年，日本窥台湾，召至京。未及任用，病卒。太常寺卿周瑞清疏陈益澧广西政绩，诏复原官，依巡抚例赐恤。浙江巡抚杨昌浚、梅启照先后疏言平浙功尤巨，诏允建祠，谥果敏。

论曰：李续宾果毅仁廉，治军一守罗泽南遗法，戡定武昌、九江，战绩为一时之冠。李续宜独以持重称，殆鉴於其兄之锐进不终而然耶？王鑫、刘腾鸿皆出奇制胜，骏利无敌，

惜早殒，未竟其功。蒋益澧经挫折而奋起，平浙、治浙，并著显绩，信乎能自树立。诸人并湘军之杰，不以名位论高下也。

卷四百零九

列传一百九十六

塔齐布 毕金科 多隆阿 孙寿长 鲍超
宋国永 娄云庆 谭胜达 唐仁廉 刘松山

塔齐布，字智亭，陶佳氏，满洲镶黄旗人。由火器营鸟枪护军擢三等侍卫。咸丰初，拣发湖南，以都司用，署抚标左营守备。以长沙守城功擢游击，署中军参将。侍郎曾国藩在籍治乡兵，月调官兵会操。每校阅，塔齐布从侍，国藩与语，奇之，试所辖兵，特精整。为副将清德所忌，噉提督鲍起豹将加摧辱。国藩劾罢清德，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如将来出战不力，甘与同罪”，加副将衔，兼领练军。巡抚张亮基亦特荐之，以副将用。

三年，剿平茶陵、安化土匪，赐花翎。四年，率所部进剿粤匪，至湖北通城、崇阳，贼由岳州上犯，奉檄援宁乡。未至，湘潭亦陷，贼势甚张，遂改援湘潭。长驱至高岭，猝遇贼，塔齐布手持大旗陷阵，麾军纵击，斩其酋数人，逐北数里，至城下。明日，贼大出，塔齐布伏兵山左右，贼近，炮殪百余人，伏起夹击，僵仆枕藉，燔城外贼栅皆尽。水师会战，焚贼舟，浮尸蔽江。贼弃城走，六日而湘潭平。时曾国

藩师挫於靖港，长沙震动，赖此一战破贼，人心始定。捷闻，加总兵衔，赐号喀屯巴图鲁。诏斥鲍起豹畏葸不出战，罢之，即超擢塔齐布署提督，寻实授。初，所部辰勇与标兵私斗有衅，鲍起豹频齟齬之；至是代其位，遍赏提标兵，示无修怨意，标兵大欢。众见其由都司不三年立功骤膺专阃，莫不惊服，军气顿振。

贼自湘潭败后，退走岳州，分党陷常、澧。塔齐布驰抵新墙为援，进与罗泽南合军，会水师攻岳州，七月，克其城。贼退泊城陵矶，势犹盛，水陆夹击，屡挫之。曾国藩亲率新募水师至，战失利。越日，贼由城陵矶舍舟登陆踞险，三路来扑，塔齐布分路迎击，匹马陷阵，士卒皆猛进，破其中路，贼复包钞；愈战愈奋，贼败走，追至擂鼓台，斩馘八百，落水者无数。迭偕罗泽南合力攻贼，旬日三捷。水师乘隙进剿，贼势始衰，岳州危而不失。闰七月，偕罗泽南、李续宾进高桥，贼出二万人抗拒。塔齐布首先冲入，诸军继之，会大雨，贼炮不燃；逾沟入垒，连破贼营十三座，歼毙及逃散者数千。水师亦分路剿杀，贼遁走，追击二百馀里，破之於羊楼峒，又破之於崇阳，克其城，咸宁亦复。曾国藩师抵金口，令罗泽南攻花园，塔齐布趋洪山。八月，武昌贼遁走，塔齐布预设伏，贼至，要击，左右夹湖无去路，歼戮溺毙八九千人，武、汉同时克复。进攻大冶，克之。

十月，与罗泽南会攻田家镇，泽南攻半壁山，塔齐布屯富池口，中隔小河，作浮桥以通两军之路。贼以万人来争，泽南率李续宾奋战，塔齐布隔港对击，浮桥成。贼复由田家镇渡江扑富池口营垒，迎击败之。遂与水师约大举，杨岳斌、彭

玉麐分队毁其横江铁锁，陆师从半壁山拥下，鏖战一昼夜，铁锁昼毁，贼舟尽焚。贼弃垒而遁，克田家镇，蕲州亦复，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

偕罗泽南渡江至莲花桥，遇伏，前队少却，塔齐布手刃贼目，追奔五十里，遂克广济。悍酋秦日纲、陈玉成、罗大纲并力守黄梅，以数万贼布小池口、孔垅驿，而大河埔、龙头寨皆立坚垒。军抵双城驿，贼突来袭，坚持不动，旋突起凭高下击，斩其渠。贼奔大河埔，纠党返斗，连击败之，殪三千馀，进攻黄梅，肉薄而登。塔齐布被石击，流血被面，督战益力，克其城。贼麇聚孔垅驿，三面筑土城，塔齐布从西南进，累肩为梯，卓矛而跃，大破之。贼悉窜小池口，分党奔湖口，与九江之贼相犄角。曾国藩率水师抵九江，塔齐布偕罗泽南渡江会攻。诏嘉诸将转战直前，同心戮力，特颁珍赆。十二月，攻九江西南门不克，骁将童添元死之。会水师为贼所袭，丧失輜重。罗泽南攻小池口，塔齐布亲率勇士二十人往督战，众寡不敌，且战且退，匹马冲突，为诸营捍蔽。有黄衣贼酋三来犯，塔齐布以套马竿圈一酋斩之，夺其马，馀贼皆靡，俟大队沿江上，始单骑渡江回营，已除夕三鼓。

五年正月，城贼出犯，斩获二百馀，又伏地雷诱贼来扑，毙之，战屡捷而城不下。三月，总督杨需师溃，武昌复陷，塔齐布分兵遣将回援。时水师半顿鄱阳湖，半回湖北，陆师留攻九江，力甚单，贼益坚拒。六月，与曾国藩会於青山议军事，国藩谓宜移师东渡，剿湖口、东流、建德，塔齐布誓攻九江。七月，方传令薄城，遽气脱卒於军，年三十有九。事闻，文宗震悼，诏依将军例赐恤，湖南省城建专祠，谥忠武。

同治三年，江南平，加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

塔齐布忠勇绝伦，自擢提督，涅“忠心报国”四字於左臂。每战，匹马当先，不使士卒出己前。他军被围辄驰救。背负枪，挟弓矢，二卒持长矛、套马竿从，皆精绝，无虚发。每逼贼垒觐形势，濒危辄免，贼惊为神，而从容谦退，未尝自伐其能。在岳州，率四骑觐擂鼓台，忽有悍酋犴髯睥目，持槊来犯。健卒黄明魁矛刺酋坠马，塔齐布手刃殪之，获其旗，知为伪丞相曾天养，骁桀称最，群贼夺气，寻皆引去。先是水师毁天养坐船，已报歼毙。塔齐布不欲争功，终不上闻。军中与下卒同甘苦，尝共中夜絮语家事，念及老母，泣下。其卒也，军民皆恻。湘潭、岳州两捷，关系湘军大局。曾国藩尤痛惜焉。

毕金科，字应侯，云南临沅人。以征开化苗功，叙外委。从王国才赴湖北，破贼荆州龙会桥、天门丁司桥，累擢都司。曾国藩奇其才，令从攻九江，改隶塔齐布部下。及塔齐布歿，石达开扰江西。金科每战陷阵，骁勇为诸军冠。五年冬，破贼樟树镇，而周凤山军败，寻失之。六年，破贼章田渡，未几，饶州陷，又失之。金科愤为他部所累，募死士攻取饶州。誓曰：“今日上岸不破贼，吾不复归舟！”一鼓克其城，赐号呼尔察巴图鲁，补临沅镇都司，以游击升用。名大振而忌者众，军食不继，金科郁郁，思立奇功。江西大吏责其破景德镇始给饷。七年正月，骤往攻之，入市不见一人，率十卒搜捕，贼蜂起，伤其七，亡其三，只身纵横击刺，践血而出。贼以喷筒环攻於王家洲，殒焉。曾国藩为勒碑纪事，称其勇与塔齐布相埒。泊江南平，疏请优恤，赠总兵衔，谥刚毅，立

祠景德镇。

多隆阿，字礼堂，呼尔拉特氏，满洲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由前锋补骁骑校。咸丰三年，从胜保剿粤匪，解怀庆围。及贼扰畿辅，僧格林沁督师，征兵黑龙江，多隆阿率二起马队从克连镇、冯官屯，擢佐领。

五年，调援湖北，隶将军都兴阿部下。破贼黄州、新洲，从克广济。六年，克武昌、汉阳，加副都统衔，补协领，充行营翼长。进剿蕲州，败贼於曹家河，复广济，次孔垅；贼复来犯广济，击走之。时湘军围攻九江，贼於对岸小池口筑土城，环以坚垒，附近数十里内，段燾、枫树坳、独山镇等处贼垒凡数十。七年三月，都兴阿与鲍超攻小池口，令多隆阿趋段燾，甫至，贼数千来拒，一战破之，毁其垒。扬言攻独山镇，而暗袭枫树坳，贼三路分拒，分击之。别遣队绕山南袭贼营，贼阵乱纷窜，进殪三千馀，乘胜疾趋独山镇。四鼓至，月明如昼，见贼垒浚深壕，木桩竹签环之，不易攻。以轻骑诱贼出，散队设伏，伺贼至，以劲骑冲突，又分队潜越壕纵火，贼大奔，追杀至晓，毙贼五千，生擒数百。自是贼畏其军，见旗辄走。

陈玉成率悍党踞黄梅，连营百里，官军屡挫。六月，多隆阿偕鲍超赴援，战於黄梅十里铺，分兵潜攻西路亿生寺贼垒，贼出不意，骇奔，而十里铺之贼亦大败；水师进毁童司牌贼垒，湘军自九江来援，合击，大破贼於黄蜡山，平贼垒凡百馀，逐北至宿松城下，遂克黄梅，以副都统记名。贼寻弃宿松而去，多隆阿率马队驻守。鲍超以步队屯二郎河。九

月，贼陷太湖，分路来犯，偕鲍超合击於凉亭河，破之；又合击於枫香驿，贼死抗，鏖战逾时，尽破其垒，乃遁太湖。八年春，贼由渡船口等处上犯，将缀官军，以缓九江之攻。多隆阿伺其初至，急击走之。

四月，九江克复，多隆阿从都兴阿进规安庆，石牌为要冲，贼据山阻水为坚垒，水陆重兵守之。多隆阿攻上石牌，鲍超攻下石牌，同时并下。馀垒惊窜，马步截杀及落水溺毙者六千余人，其酋以数十骑逃入安庆；遂进军逼安庆，破城外九垒，城贼屡出战，皆击败之。会李续宾战歿三河，桐、舒、潜、太诸县皆不守。安庆围师牵动，多隆阿退保宿松。次日，贼麇至，值大雾，多隆阿驱劲骑陷阵，敢死士随之，斫杀无算。鲍超军夹击，呼声震天，贼惊溃，自相践踏，陈玉成精锐损失过半。自三河失利后，得此捷，军声复震。

是年冬，都兴阿以病离营，奏多隆阿素当前敌，请所部悉令统带。诏责成督率将士，就近听胡林翼调度。九年春，进逼太湖。诸将犹谓贼锐，宜稍避，多隆阿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贼凭城出斗，力战挫之，营垒乃就。胡林翼遣唐训方会攻，而石牌复为贼踞，攻太湖城连月不克。多隆阿谓必先取石牌而后太湖可下，乃选精锐，自茶婆岭进兵，用火攻困之。贼由潜山、安庆两路来援，分马队击却之。九月，复猛攻，焚其垒，歼贼酋霍天燕、石廷玉等，遂克石牌，令部将雷正綰驻守之。时湘军围安庆，陈玉成纠合捻匪众十馀万来援，太湖当其冲。胡林翼调集诸将为备，多隆阿已授福州副都统，战略威望最著，遂令前敌诸军并受节制。岁将尽，贼分三路至，鲍超屯小池驿，蒋凝学屯龙家凉亭，多隆阿自以

马步各队驻新仓，朱品隆与唐训方合军仍围太湖，初战，中贼伏，颇有伤亡。贼势专趋小池驿，鲍军为所困。多隆阿虑牵动局势，仅分队为护饷道。会金国琛等军出潜山高横岭、仰天庵，密约夹攻。

十年正月，贼移垒罗山冲、白沙畈，与城贼互应。多隆阿定计以大围包裹援贼，以伏兵横截城贼，令步队诱敌，马队骤起围击。唐训方钞其后，朱品隆扼其右，鲍超遏其前，自率马步冲突陷阵，贼大败。次日，分军三路，鲍超等东出小池驿，朱品隆等西趋罗山冲，多隆阿自居中路，见贼屯袤广二十馀里，陈玉成踞罗山冲，尤为悍贼所聚，列队进攻，为贼阵所压，遂督中西两路并力攻山，奋呼直上，贼始败窜。鲍超亦由小池驿连破四路之贼，合队追奔，同攻贼垒，乘风纵火，贼栅、贼馆顷刻延烧，大小营垒百馀，一律平毁。金国琛等沿山兜击，贼前后受敌，夺路狂窜，连夜追剿，擒斩无算。城贼闻败，宵遁，伏兵四起，截杀未逸者，尽数歼之，即日克复太湖，乘胜追贼至潜山城下，亦克之。是役时称奇捷，推多隆阿首功，诏加头品顶戴。贼既败，回踞桐城，增垒为固。七月，多隆阿率军进逼城西，昼夜环攻，其西北山冈曰毛狗洞，贼垒最据形势，攻下之。俯瞰全城，掘隧道轰之，未克。陈玉成复纠捻匪自舒城来援，十月，於挂车河隔河而阵，连战败之。复与李续宜约期合攻，裹贼於中，战酣，以马队钞击，贼大败，殄殪近万，解散胁从万馀，贼弃垒夜遁，赐黄马褂。

陈玉成屡为多隆阿所挫，知不敌，乃谋犯湖北。是年冬，又纠众绕英、霍，陷蕲水，掠黄州、德安。十一年春，折回

趋安庆，经挂车河，耀兵而遇。多隆阿曰：“此示假道，不欲战也。”设伏山隘，令贼过呼噪勿击，而以轻骑蹙之，斩馘甚众。玉成入安庆，筑垒集贤关，多隆阿进驻高路埔。桐城、庐江诸贼二万馀，将与玉成联合。多隆阿分五路进击，迭败之於练潭、横山堡、金神墩、新安渡，馀贼遁回桐城。未几，悍贼黄文金纠众二万馀踞天林庄，击走之。陈玉成留悍党守集贤关，自率马步五六千窜马踏石，欲与桐城诸贼会合。多隆阿要击於河岸，却之。四月，玉成复率诸酋合粤、捻三万馀人图上犯，以解安庆之围。多隆阿分路设伏，扼之於挂车河，左右往来冲击，伏发，四面夹攻，歼毙八九千，追剿，五战皆捷。贼仍退桐城，安庆之援遂绝。

官文、胡林翼疏陈多隆阿朴诚忠勇，智略冠军，为众所悦服，於是奉帮办军务之命。八月，安庆克复，急令穆图善攻桐城，即日克之。数日中连克宿松、黄梅，而舒城贼亦弃城走庐州，予云骑尉世职。擢正红旗蒙古都统，又擢荆州将军。进规庐州，同治元年春，连破贼，绝其运道，贼党相率投诚，散遣千馀人。四月，大破援贼，陈玉成战败不敢入城，窜走，遂克庐州。令穆图善、雷正綰追玉成，玉成奔寿州，为练总苗沛霖擒献胜保营，诛之。捷闻，优诏褒嘉，加予骑都尉世职。

寻命督办陕西军务，率所部西征。时粤匪陈得才合捻匪姜台凌、张洛行众二十万，三路窥陕。多隆阿令雷正綰、陶茂林率三千人前驱，大军继之，七月，抵商南。陈得才蹙后路，图截饷道，乃率穆图善回军掩击，大破贼於荆子关。贼夜遁，令马队追贼，步队休息，自携数十人入商南，姜台凌

大队突薄城下。调卫队四营犹未至，阳示镇静，设伏城外，亲率百余人开城冲出，伏兵齐应，贼不知众寡，仓皇退窜。次日，复出城诱战，正与相持，总兵朱希广率四营由间道来援，连日力战，擒斩二千馀，贼乃西窜，檄温德勒克西马队要截，王万年步队蹑追。金顺守荆子关，陶茂林遏武关，自率亲军於捉马沟筑垒，贼夜来袭，俟其近，排枪炮击之，穆图善自外夹攻，毙贼无算。至晓，见贼蚁聚，亘数十里，令降俘指认贼旗居中之红边白旗为姜台凌，先集攻之。战方酣，自率穆图善从山侧绕击，贼败如山倒，斫杀万计，追至三角池，截其尾队。姜台凌仅以身免，张洛行闻风亦遁。诏嘉其旬日内剿除巨寇，颁赐黄马褂及江绸刀鲛，以示优异。

时胜保入陕督师，移多隆阿赴南阳防剿，连败贼於樊城、唐县。寻复命赴陕。十一月，入潼关。胜保以罪逮，诏授多隆阿钦差大臣，督办军务。

回匪方炽，遍扰东西北三路，陕南则为粤、捻、川匪所出没。多隆阿令雷正綰任西路，自剿东路，克韩村、背坡诸贼营，同州解围。二年春，督军并攻王阁村、羌白镇，破之。回匪自倡乱，至是始被痛创，遂进攻仓头镇。多隆阿积劳致病，将士亦多染疫，遣将分攻庞谷、雷化、乔干、孝义诸镇，皆克，惟仓头为老巢，负嵎未下。四月，移营进逼，挥军纵击，破其土城，贼大奔，追杀无算，东路肃清。令曹克忠一军赴西安护运道，自率穆图善等攻高陵，分路夹击，八月，克之，扫荡附近贼巢。

关辅略定，而汉南诸贼纷扰。川匪蓝朝柱近踞整屋，三年春，亲督兵力攻，城小而固，多隆阿愤甚，临高指挥督战，

城已垂破，忽中枪，伤头目，将士攻城益力，旋克之。事闻，温诏慰劳，赐上方药，遣其子驰驿省视。寻命督办陕、甘两省军务。四月，创甚，卒於军。赠太子太保，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入祀京师昭忠祠，立功地建专祠，谥忠勇。未几，江宁复，加一云骑尉，并为一等男爵。子双全袭，官头等侍卫。

孙寿长，光绪中，官正黄旗满洲副都统，统奉天仁字军，因事革职。二十六年，俄兵入边，寿长力请战，召回京，未行，为俄人所执，不屈死。

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咸丰初，以行伍从提督向荣广西剿匪，寻入湖南协标。四年，曾国藩治水师，调充哨长。勇锐过人，每以单舸冲贼队，当者辟易。从克岳州、武昌、汉阳，破贼田家镇、武穴，积功擢守备，赐花翎。五年，武昌复陷，赴援，胡林翼拔充营官。击贼於汉阳小河口、鲇鱼套，屯沌口，破宗关贼垒，擢都司。会金口陆军溃，贼聚攻胡林翼於高庙。超飞棹往救，力战却之。德安、应城之贼复由浞口来犯，火其舟，拔林翼於重围。进捣贼营，右肋中炮，裹创而战，复金口。论功最，擢游击，赐号壮勇巴图鲁。

六年，林翼疏荐超勇敢冠军，晓畅兵略，以水师总兵记名。夏，会攻汉阳，扼沙口，断贼往来，江面肃清，擢参将。武昌既复，林翼令赴长沙募勇三千，创立霆字五营，改领陆军。七年，补陕西宜君营参将。攻小池口，破贼於孔垅，援黄梅。时总兵王国才战歿濯港，贼甚张。众议水陆暂扼守，超不可，主速战，多隆阿赞之，以骑兵助攻亿生寺贼垒。战一日夜，伤左膝右臂，不退，遂破黄蜡山贼巢，生擒贼渠，斩

馘五千有奇。擢副将，加总兵衔。乘胜焚黄梅后山，进屯宿松二郎河，平凉亭、祝家塆贼垒。陈玉成拥众数万踞枫香驿，连破之，夺其十三垒。八年，援麻城，克黄安，偕多隆阿进规太湖。超攻北门，烧贼火药库，破雷公埠、石牌贼营，斩馘万馀，授湖南绥靖镇总兵。进攻安庆省城，而三河军败，陈玉成纠捻众上犯，都兴阿令超退守二郎河，遏贼冲。超偕多隆阿大破贼於宿松东北花凉亭，斩伪成天侯韦广新以下渠目三百馀，歼贼八千，散胁从数万。捷闻，优叙。

九年，会诸军围太湖，陈玉成纠众十馀万来援。多隆阿总统诸军，撤围分屯，备大战。超壁小池驿，十二月，贼至，压超军而垒，凡百馀座。超破其十馀垒，贼悉锐更番环逼，昼夜力御，棚帐皆为炮裂，士卒伤痍，粮道将断，超志气弥奋，相持二十馀日。十年正月，援军自潜山天堂出，诸军乃约期夹击。超空壁而出，贼围之数重，为方阵拒战，四路贼皆破。合诸军尽焚贼垒，斩馘无算，遂克太湖。官文等奏捷，谓：“非超勇鸷坚强，以二千人独御前敌，血战兼旬，则援应各师，必有缓不济急之势。”诏加提督衔。超与多隆阿不相下，为胡林翼故，勉强听节制。临危，多隆阿复不力救，虽成功，颇缺望，林翼慰解之，遂乞假省亲去军。

曾国藩方规皖南，奏令超增募万人以从，未至，悍贼黄文金由浙入赣，李秀成亦由芜湖上犯，取包围远势。诏促超赴军，而宁国陷，褫勇号，责图克复。贼已直犯祁门大营，国藩兵单，誓死守。超至休宁，闻警，日驰百馀里，连战皆捷，驱贼出岭，国藩亦不意超军遽至也。诏嘉其神速，赐号博通额巴图鲁。进援江西景德镇，与左宗棠会剿，因雨迟至。宗

棠假霆军旗帜，贼见之却走。复回踞洋塘、谢家滩。十一年正月，超至，大战破之。黄文金负创遁，追败之黄麦铺，复建德。曾国藩奏请以超军为江、皖游击之师。陈玉成与安庆城贼夹攻官军，颇为所困。超渡江援之，大破贼於赤冈岭，生擒悍党刘玲琳。既而李秀成犯江西，连陷二十馀城。超破之於樟树镇，斩馘万馀，被珍赆。又进解抚州围。调援江北，至南昌，闻安庆已克复，回军战於贵溪、双港、湖坊河口，大破贼，遂克铅山，解广信围，李秀成遁走。命遇提督缺出尽先题奏。规取青阳，败援贼，尽毁城外贼垒。

同治元年，诏推恩诸将，嘉超屡著战功，赐黄马褂，授浙江提督。时贼聚皖南，东连苏、浙，西濒江，上自建德、东流，下至铜陵、芜湖。超东西策应，解铜陵围，克青阳、石埭、太平、泾县，大破杨辅清於宁国，复其城，予云骑尉世职。贼首洪容海、张遇春先后投诚，受降，编其众为启化营、春字营，从战皆有功。是年冬，丁母忧，请终制，诏夺情留军。二年，战泾县。贼设伏来诱，超亦潜伏山坳以伺，断贼后路，夹击，大破之，遂克西河，湾沚。黄文金窜鄱阳，方欲赴援，李秀成又陷江浦、浦口，超驰救，破贼青溪镇，连克巢县、含山，和州、江浦、浦口，北岸肃清；遂会水师克九洑洲，而青阳又被围，驰至，贼遁，追破之於曹塘，进攻东坝贼巢，克之。贼酋先后率众降者数万，建平、溧水皆复。曾国藩奏以东坝为重隘，令超驻守，以备游击。

三年春，克句容、金坛。时苏、浙败贼聚於江西，命超驰援，破贼於丰城。会江宁克复，论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七月，破许湾贼巢，连克崇仁、宜黄、东乡、奎溪、南

丰。贼酋陈炳文以六万人降，受之。追贼赣南，解宁都围，歼贼万计，赐双眼花翎。贼酋汪海洋遣党诈降，整军以待，骤击之，溃，入瑞金，城下尸积为阜，城贼亦遁，追至福建境。洪秀全幼子福瑱为赣军所擒，诏锡封超一等子爵。

先是，超请回籍葬亲，赐银五百两，命俟江、皖肃清后予假。是年冬，申前请，允之，复命假满率旧部出关援新疆。所部多南人，畏远征，疆臣多以为言，请留剿粤匪馀孽，曾国藩亦请先留甘肃内地。超已令部将宋国永率八千人先发，四年春，至湖北金口，军溃。诏急起超於家，免其出关，改赴福建，命沿途招抚溃勇。溃勇多降众，仍由江西趋粤与匪合，超由赣州进剿。时粤匪馀党聚踞嘉应州，汪海洋已为闽军所歼，贼中推谭体元为首。十二月，战於平成铺，贼踞岭而阵。超合闽、粤诸军大破之，追至城下，宵遁。预设伏於黄沙障及北溪、白沙坝，五路兜击，谭体元中枪坠崖死，诸酋擒斩无漏网者，获叛勇欧阳辉、黄矮子等磔之。粤匪荡平，加一云骑尉世职。五年，仍授浙江提督，命移师剿捻，追逐於湖北、河南、陕西界上，贼望风辄走。疆臣争欲得其兵为助，以西安戒严，诏飭赴陕。

六年正月，抵樊城，闻捻匪至，与淮军将刘铭传约期於安陆永隆河夹击。铭传先至，为贼所败，夷伤颇重。超至，击贼背，大破之。任柱、赖文光遁走，俘其妻孥，夺回所失军装。超久为名将，铭传后起与之埒。是役超自以转败为胜有功，而铭传咎其后至，李鸿章右铭传，超大愤，称病。迭诏慰勉，曾国藩及鸿章驰书相继。超终乞罢去军，所部三十营，令部将宋国永、唐仁廉分领。诏娄云庆代将，皆虑其军难制，

遣散过半焉。

超既归，屡敕问病状。十三年，召来京，因病未复，仍续假。光绪六年，起授湖南提督，募军驻乐亭防俄罗斯，事定回任。八年，复以病请解职。十一年，法越战起，命率师驻云南马白关外。和议成，撤防回籍。十二年，卒，赠太子少保，赐银三千两治丧，立功地建专祠，谥忠壮。子祖龄袭爵，官浙江金衢严道。

超治军信赏必罚，不事苛细，得士卒死力。进战，疾如风雨，贼望而披靡，弃械跪马前，即不杀，以此服其威信。所部多骁将，宋国永、娄云庆最为所倚。谭胜达、唐仁廉亦并至专阃。

国永，四川人。由军功补千总。初从鲍超隶水师，以战金口功，擢守备。破贼童司牌、黄蜡山，克麻城、黄安，累擢参将。霆军初立，为营官。咸丰十年，曾国藩调霆军赴皖南。鲍超方假归，国永暂统其军。及超至，从攻休宁，分兵复黟县，连破贼於羊栈岭、卢村、洋塘、黄麦铺，功皆最，超擢以总兵记名。十一年，补广西梧州协副将。从援江西，破贼樟树镇，加提督衔。克铅山，解抚州、广信围，以提督记名。同治元年，克青阳、宁国，授直隶宣化镇总兵。时杨辅清仍踞宁国附近图反攻，国永屯老祖山，迭破来犯之贼。二年，进克西河、湾沚，赐黄马褂。

三年，江南平，鲍超回籍，国永与娄云庆分领其军，调赴福建，未行。四年，鲍超将赴新疆，国永率所部由江西先发，军中索饷鼓噪，抚定之。道经湖北，复哗溃於金口。坐不能约束，褫职留营。从克嘉应州，复原官。从剿捻匪，自

永隆河破贼后，鲍超乞病，军中事一倚国永。及超去军，国永先请散遣己所部众，余付娄云庆统之。八年，授云南鹤丽镇总兵。李鸿章疏陈国永战绩，称为胆识兼优、不可多得之才。留於两江委用，驻防镇江。光绪初，调赴福建。四年，卒，诏念前功，允祀四川、湖北霆军昭忠祠。

云庆，湖南长沙人。初入水师，累功至都司，寻充霆军营官。咸丰十年，小池驿之战，功最，擢参将。从战皖南，会鲍超赴援江西，留云庆率四营扼渔亭。贼闻大军远出，突来犯，击走之。追至岩肺，毙贼酋黄世瑚等，复击败上溪口贼。十一年，会克休宁。既而攻徽州，诸军失利，云庆仍挫贼，全军而退。寻会张运兰战卢村，遂克徽州，以总兵记名。从鲍超转战江西，数破贼，功最，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同治元年，从克青阳，乘胜攻石埭，云庆率士卒负板薄城，蚁附而登，克之。时霆军威名益著，营队日增。曾国藩令云庆与宋国永为其军分统，克宁国，以提督记名，赐黄马褂。三年，分兵克金坛。及江宁既下，调援江西。既而鲍超奉命西征，分兵令宋国永赴陕甘，云庆率万人援福建。国永军再哗溃，云庆军不远役，又得饷，未为摇动。寻从鲍超灭贼於嘉应，始赴正定镇本任。六年，鲍超病归，众虑霆军难制，曾国藩荐云庆才能应变，诏飭接统。遂裁撤全军，改募五千人，号曰霆峻营，驻防湖北。明年，捻平，云庆请归养。光绪初，复起授正定镇总兵。十七年，擢湖南提督。三十年，以老乞归，卒於家。

胜达，湖南长沙人。咸丰中，投效霆军，无役不从。石牌、羊栈岭、洋塘、赤冈岭诸战，功皆最，累擢至副将。从

战双港，克铅山，赐号协勇巴图鲁。同治元年，赴援铜陵，战横塘，斩贼酋於阵。进攻城外贼垒，胜达偕唐仁廉冒炮烟逾壕，夺其一垒，餘垒皆下。贼夜遁，复铜陵，以总兵记名。又战於寒亭，胜达横冲贼队截为四，不能成伍，大破之，复宁国，加提督銜。二年，分兵解泾县围，连夺西河、湾沚要隘，诏遇总兵缺先行简放。三年，克句容，以提督记名。鲍超以东坝为重隘，令胜达守之。贼至，蔽山谷。胜达陷阵，刺杀其酋，贼大溃。践尸追击，歼毙数千。寻赴援江西，克新城，解宁都围。四年，霆军以索饷殴伤粮道段起，胜达坐褫职，寻复之。及嘉应殄灭粤匪，赐黄马褂，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八年，始赴任，练军捕盗，浚河修堤，颇著劳勩。光绪元年，卒於官，赐恤，谥勇愬。

唐仁廉，湖南东安人。初隶杨岳斌部下。粤匪韦志俊以池州降，仁廉从彭玉麐往受之。贼党忽变，仁廉手刃其悍者数人，岳斌嘉其勇，令选降众立仁字营。咸丰十年，改隶霆军。从战太平、石埭间，擢守备。克黟县、建德，擢游击，赐号壮勇巴图鲁。破安庆援贼於赤冈岭，战丰城，克铅山，累擢副将。同治元年，克青阳，以总兵记名。三年，克金坛，以提督记名。四年，战嘉应，粤匪荡平，赐黄马褂。五年，从剿捻匪，率马队逐贼於鄂、豫之交。六年，大破贼於永隆河，连败之於钟祥池河、枣阳平林店。鲍超解军事，仁廉分统其众，从李鸿章剿匪。东捻平，论功，遇提督尽先简放。西捻张总愚犯畿辅，仁廉追贼於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之间，连败之浚县大伾山、海丰郝家寨、商河李家坊。又偕郭松林合击於沙河，总愚中枪遁，再败之於高唐卢寨。西捻平，以一

等军功议叙。九年，从李鸿章援陕西，平北山土匪。寻调防畿辅，驻青县马厂。十三年，授通永镇总兵。光绪十年，擢广东水师提督。二十年，皇太后万寿恩，诏加尚书衔。日本犯辽东，时以唐仁廉为霆军旧将，召至京。仁廉奋发陈方略，请募二十营当前敌，允之。及成军出关，和议旋定，遂还。二十一年，卒，赐恤。

刘松山，字寿卿，湖南湘乡人。初应募入湘营，隶王鑫部下，从平永州、郴、株诸匪，以功擢千总。咸丰七年，克崇阳、通山，擢守备，始领一营。从援江西，克广昌、乐安，擢都司。王鑫卒，张运兰分领其军。松山从战克建昌，擢游击。贼由福建回窜江西，陷安仁。松山从破贼於青山铺，进攻安仁、攀堞先登，克之，擢参将。会剿广东连州踞贼，擒其酋，折回江西。

九年，转战至徽州，屯祁门。贼自卢村来犯，突击败之。会诸军克景德镇，追至浮梁，争渡桥，贼返斗，城贼出助。松山据桥血战，军赖以全，遂克浮梁，擢副将。十年，追叙连州功，加总兵衔，赐号志勇巴图鲁。十一年，克建德、黟县，进攻徽州，贼夜劫营，诸营皆溃，松山列队月下不少动，贼不敢逼。遮诸将曰：“我第四旗刘松山也！”戒勿奔，众始定。曾国藩自是待之以国士。贼再入黟县，再克之。毁樟岭、卢村贼垒，贼弃徽州遁，进克休宁，以总兵记名。杨辅清复纠党围徽州，松山四战皆捷。援军至，会击於岩市，贼引去。同治元年，克旌德。张运兰以病归，松山与总兵易开俊分领其众。守宁国，大疫，士卒多病，松山加意抚循，力疾战守。二

年，援泾县，破贼於金村、李村，而贼乘虚袭宁国，松山驰还，设伏敬亭山，伺贼至，分三路鼓噪而进，伏起夹击，伏尸塞途，蹙馀贼水滨多死。三年，大军克江宁，松山收降溃贼四千人。皖境肃清，署皖南镇总兵。

四年，授甘肃肃州镇总兵，仍调皖南镇。曾国藩督师剿捻匪，奏以松山独统湘军从征，屯临淮。时湘将久役思归，又不习北方水土，皆不愿从。惟松山投袂而起，立率所部渡江。有哗饷者，诛数人而定。五年，败捻首张总愚、牛洛红於湖团，又败之於徐州西，追剿入河南。张总愚踞西华，牛洛红踞上蔡，设伏万金寨，图钞袭官军。松山与总兵李祥和击破之，进攻双庙，大破之，又败之鄆城、南阳、新野。总愚挟众窜陕西，自此与任柱等分，不复合，号为西捻。

时议遣援剿之师，因陕境残破，诸将皆观望。惟松山毅然自任，率师西行，曾国藩尤重之。六年，擢广东陆路提督。张总愚与回匪合，踞郿县，进击走之。转战扶风、岐山间，於泾阳要击窜贼，歼毙数千。追至富平，破其垒，而陕军战灞桥失利，贼犯同州、朝邑。松山疾趋，及贼於晋成堡、姜彦村，张两翼击之，贼败走。追至许家庄，复返斗，血战四时，大破之，同、朝围解，被珍赆。贼势犹张，渡渭犯西安，松山会战於城南，斩馘数千，解散万人。六月，左宗棠莅陕督师，张总愚复结回匪窥同州、朝邑，分党踞流曲镇、王寮镇以阻师。松山连拔二镇，绕北山趋朝邑，截贼前。贼走高陵，复渡泾而东，松山据泾，浚壕筑墙而守。贼铤走入北山，陷绥德州。十一月，松山偕郭宝昌击败之。

贼弃绥德城，践冰渡河，入山西，陷吉州、乡宁。松山

偕郭宝昌追剿，克二城，解河津、稷山之围，又追败之洪洞。贼由垣曲入河南境，七年正月，迺犯畿辅。松山间道逾太行，冒雪日行百数十里，先诸军抵保定，特诏嘉奖，优叙。败贼於献县商家林，又败之深州、博野。偕郭宝昌、张曜、宋庆合击於深泽，大破之，贼渡滹沱南窜。畿辅解严，晋号达桑阿巴图鲁。迭追击於河南延津、封丘，山东海丰，直隶长垣、庆云、沧州、吴桥，大小数十战，与淮、楚诸军长围困贼，六月，张总愚赴水死。擒匪平，赐黄马褂，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从左宗棠还陕剿回。

松山在军十馀年，仅因募勇一归里，聘妇二十年未娶；至是妇家待於洛阳，成礼旬日即行。冬，抵陕，议先平土匪，乃可专力剿回。次绥德，分军攻怀远大理川回巢。自督攻小理川、店子寺、周家砦，悉拔之。破定边回酋马万得、马棘子众数万。八年，部卒合会匪叛，踞绥德，松山驰捕首逆百余人而定，自请重处，革职留任。进剿西北路诸堡，收降董福祥等众凡十七万人，榆、延、绥、鄜四郡皆肃清。

秋，度陇规灵州，破李旺堡、黑城子回寨数百，克灵州，开复处分。败匪乞抚，察其诈，击之，平大小堡寨数十。进攻金积堡。堡酋马化隆悍狡为诸回之最，党众粮足，负隅已久，官军屡为所挫。松山先筹粮运，败其党援，大举稳进。西宁、河州、临洮、靖远诸回皆震其威，不敢来救，先平堡北诸庄寨。九年正月，贼在秦渠南，踞石家庄及马五、马七、马八诸寨，负隅抗拒。松山先破石家庄，督攻马五寨，破其援贼，毁外卡，纵火焚寨门。垂克，炮中左乳，坠马，诸将来视，叱令整队速攻，毋乱行列，遂破马五寨。松山创甚，顾

诸将曰：“我受国恩未报，即死，毋遽归我尸，当为厉鬼杀贼。”遂卒，年三十有八。

事闻，诏嘉其谋勇兼优，无愧名将，赠太子少保，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入祀京师昭忠祠，立功地建专祠，谥忠壮。松山既歿，兄子锦棠代领其众，留其柩未归以系军心。次年，克金积堡，特诏赐祭一坛。十二年，甘回悉平，追论前功，加一等轻车都尉，并世职为二等子爵。嗣子鼐袭，官至山西按察使。

论曰：曾国藩湘军初起，赖塔齐布为助，及规江宁，清江、皖后路，则鲍超之力为多。胡林翼由鄂规皖，悉倚多隆阿、鲍超二人。塔齐布不幸早歿。多隆阿才略冠时，朝廷倚以剿回，中道而殒，未竟其用。鲍超攻战无敌，动招众忌，功成身退，亦以保全之。刘松山后起，忠诚独著，左宗棠平捻、平回，胥资其力；使获永年，其建树未可量也。

卷四百一十

列传一百九十七

彭玉麐 杨岳斌 王明山 孙昌凯 杨明海
谢浚畚

彭玉麐，字雪琴，湖南衡阳人。父鸣九，官安徽合肥梁园巡检。玉麐年十六，父卒，族人夺其田产，避居郡城，为协标书识以养母。知府高人鉴见其文，奇之，招入署读书，为

附生。新宁匪乱，从协标剿捕。叙功，大吏误以为武生，拔补临武营外委，不就。至耒阳，佐当商理事。粤匪至，罄所有资助县令募勇筹防。贼知有备，不来攻，城获全。玉麐不愿叙功，但乞偿所假钱，以是知名。

咸丰三年，曾国藩治水师，成十营，辟领一营。其九营多武员，白事悉倚玉麐，隐主全军，草创规制多所赞画。四年，初出师规岳州，不利，退长沙。玉麐偕杨岳斌援湘潭，会塔齐布陆师夹攻，贼舟连檣十里，分三队合击，同时纵火焚其輜重皆尽。贼弃城走，复湘潭，叙功以知县选用。六月，再进岳州，贼据南津以拒。玉麐伏君山，岳斌伏雷公湖，遣小舟挑战，贼舟争出，两翼钞之，毁百馀艘，贼来，迭败之。进攻擂鼓台，贼舟多於官军十倍。玉麐偕岳斌各乘舢板冒炮烟冲入，烧其坐船，贼还救，阵乱，大破之，玉麐伤指，血染襟袖，军中推二人勇略为冠。既而总兵陈辉龙至，率新军出战，军容甚盛，玉麐偕诸营从观战，拖罟胶浅，为贼所乘，急往救，水急风利，陷贼屯中，遂大败。辉龙等战歿，玉麐单舸退，自是水师专任彭、杨。

时陆军累捷，贼退走，水师并进。八月，屯沌口，规武昌。玉麐与诸军议，请渡江先破城外贼屯。贼自塘角至青山，缘岸列炮，丸发如雨。将士皆露立舢板，棹船徐进，无一俯侧避炮者。贼望见夺气，沿江贼屯尽溃，悉烧屯垒及其舟。武昌、汉阳同日皆复，论功擢同知。群贼麇聚田家镇，夹江为五屯，依半壁山，连舟断江，缆以铁索，布竹木为大筏，施大炮。筏外护以舟，后列輜重，望之如大城。武昌既克，水师欲下攻，而为蕲州江岸贼所挠。玉麐掠江直下，十月，进

逼田家镇。与杨岳斌议分四队，约陆师同时合击。头队皆小船，具炉鞴椎斧，融炭以待。顺流急趋，至筏下，断锁缆得隙，挤而过，后者从之。大呼曰：“铁锁开矣！”贼惊噪，争走相践堕水。玉麐率二队顺流而下，岳斌率三队乘风而上，风起火烈，烧毁贼舟四千馀艘，夺获五百馀艘。玉麐虑军士互争，尽焚之。捷入，以知府记名。诏采其战法颁下江南北诸水军。遂会诸军进攻九江，连破贼於小池口、湖口。贼於九江夜袭水师大营，帅舟被燔，曾国藩移驻陆军。玉麐部将萧捷三追贼入鄱阳湖，贼断湖口。玉麐往救不利，乃还新堤筹济师。

五年，武、汉复陷，玉麐更募士造船，立新军，合三千人，与杨岳斌分统之。胡林翼约同攻汉口，玉麐自金口进，败贼鲇鱼套；北岸陆军为贼所挫，玉麐率众登岸截击，破之，攻塘角，焚贼船二百馀；授浙江金华知府。七月，自沌口进拔蔡店，及南北两岸石城。五显庙者，贼坚巢也，阻湖而屯，玉麐攻之不下，曰：“已入虎穴，非血战不能成功。”张两翼急桨而进，冲贼船尾，摧其卡，夺其船。复督队径越贼船，循两岸包钞。出襄河口，断铁锁浮桥，毁北岸火药库，仍入襄河。乘夜扑汉阳，擒贼酋萧朝富、吴会元。麾军攻拔五显庙，毁晴川阁木城，又破之叶家洲，烧贼船二百馀。初由沙口移军沌口，过经贼垒，炮如雨下，所乘船桅折覆水。玉麐援横枚漂江中流，杨岳斌舟掠过，掉舢板拯之还。胡林翼疏陈称其忠勇冠军，胆识沉毅，诏以道员记名。

时曾国藩在江西，水军频挫，迭召往助。玉麐乞假回长沙，急赴之。袁、瑞两郡并陷贼，水陆道绝，易衣装为贾客，

徒步数百里达南昌。重整内湖水师为十营，船六百艘。六年，擢广东惠潮嘉道。败贼樟树镇，又连破之於临江吴城、涂家埠，克南康。七年，国藩还籍治父丧，玉麐与杨岳斌同领其军。其秋，武、汉再克，水陆并下，围九江。玉麐约岳斌夹攻湖口，贼扼石钟山、梅家洲，力遏内湖军不得出。玉麐分军为三以进，贼穴山腹置巨炮，直船冲，舢板先出，前锋中炮，后船继进，伤十馀艘。玉麐愤曰：“此险不破，万不令将士独死，亦不使怯者独生！”鼓棹急赴，贼炮忽裂，船衔尾下，与外江水师合，欢声雷动。陆军由城背山下应之，贼大奔，乘胜夺小孤山，加按察使銜。八年，连破枞阳、大通、铜陵、峡口贼屯，合围九江，克之，晋布政使銜。杨岳斌进军黄石矶，自九江至武昌，置十二屯。

十年，玉麐移营与合屯。贼复上犯彭泽、湖口，分兵赴援，克都昌。十一年，授广东按察使。贼犯蕲、黄、德安，玉麐会陆军克孝感、天门、应城、黄州、德安，擢安徽巡抚。命帮办袁甲三军务，颖，寿各军悉归调遣，累疏固辞，谓：“久居战舰，草衣短笠，日与水勇、舵工驰逐於巨风恶浪之中。一旦身膺疆寄，进退百僚，问钱谷不知，问刑名不知，勉强负荷，贻误国家。”又谓：“从军八年，专带水师，弃舟而陆，无一旅一将供其指挥，仓猝召募，必致债事。”诏嘉其不欺，以李续宜代之，改职水师提督。

同治元年，授兵部右侍郎，节制镇将。军中重文轻武，玉麐与杨岳斌威望久埒，一旦名位超越，而相处终始无间，论者谓其苦心协和不可及。别立太湖水师十营，并归统辖。曾国荃由安庆进规江宁，水师助之。克铜城闸，复巢县、含山、

和州，袭破雍家镇、裕溪口，夺东西梁山，进攻采石，又克金柱关。诸将冲锋，玉麐每乘小船督战，以红旗为识，或前或后，将士皆惴惴尽力。间入陆军察战状，往来飘忽无定踪，所经行军民莫敢为奸宄。

二年，与杨岳斌合兵攻九洲。贼於洲筑垒数十，外作大城，众舟环之，与江宁相犄角；而拦江矶、草鞋峡、七里洲、燕子矶、中关、下关皆贼屯。玉麐列舟上流，南队向下关，北队向草鞋峡，岳斌攻燕子矶，破之。陆军亦分三队，掘洲埂攻中关，舢板环洲而阵。贼以枪炮相持，不能进。玉麐督诸军更番夜攻，下令曰：“洲不破，不收队。”选死士从火丛登岸，噪曰：“洲破矣！”诸军欢呼，腾蹕而上，立破洲边屯舟，贼争溃走。自田家镇以来，是战为最烈。於是贼党由江西犯池州，谋挠官军。玉麐还救青阳，解其围，复高淳，克东坝，并论九洲功，赐黄马褂。会杨岳斌赴江西督师，自是玉麐专统水师。三年，江宁复，论功，以创立水师为首，加太子少保，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四年，命署漕运总督，再疏辞，允之，命筹商水师善后事宜。

七年，会同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营制，自荆州至崇明五千馀里，设提督一员、总兵五员，以六标分汛；营、哨官七百九十八员，兵丁一万二千人，岁饷六十馀万两，以长江厘税供支，不烦户部。初，军事未定，军饷奇绌，而淮盐积滞。玉麐议定捆盐自卖，供水师月饷。及江路大通，曾国藩设三省督销局，招商领票，水师盐票大小数百，至是军饷有额支的款。馀银及票本巨万，玉麐一不私取，以五之一取息，助水师公费，且备外患仓猝之需。馀分解云、贵助饷二十万，甘

肃助饷二十万，以十万广本县学额，而以盐票犒诸将有大功者。

事既竣，疏请回籍补行终制，略曰：“臣墨经从戎，创立水师，治军十馀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受伤积劳，未尝请一日之假；终年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诚以亲服未终，而出从戎旅，既难免不孝之罪，岂敢复为身家之图乎？臣尝闻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臣之从戎，志在灭贼，贼已灭而不归，近於贪位；长江既设提镇，臣犹在军，近於恋权；改易初心，贪恋权位，则前此辞官，疑是作伪；三年之制，贤愚所同，军事已终，仍不补行终制，久留於外，涉於忘亲。四者有一，皆足以伤风败俗。夫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退无义。伏惟皇上中兴大业，正宜扶树名教，整肃纪纲，以振起人心。况人之才力聪明，用久则竭，若不善藏其短，必致转失所长。古来臣子，往往初年颇有建树，而晚节末路陨越错谬，固由才庸，亦其精气竭也。臣每读史至此，窃叹其人不能善藏其短，又惜当日朝廷不知善全其长。知进而不知退，圣人於《易》深戒之，固有由矣。臣本无经济之学，而性情褊躁，思虑忧伤。月积年累，怔忡眊晕，精力日衰，心气日耗。若再不调理，必致貽误国事。恳请天恩开臣兵部侍郎本缺，回籍补行终制。报国之日正长，断不敢永图安逸也。”优诏从之。

八年春，还衡阳，作草楼三重，布衣青鞋，时往母墓，庐居三年不出。自设长江水师，东南无事，将士渐耽安逸，事多废弛。十一年，诏起玉麈简阅，疏陈整顿事宜，讽提督黄

翼升自退，荐李成谋、彭楚汉二人，即以成谋代之，劾罢营哨官百数十人。入觐，俞署兵部侍郎，复陈请开缺，仍命巡阅长江，专折奏事。别饬两江、湖广为筹经费，玉麐力辞不受。自筑别业於杭州西湖，曰退省庵。每巡阅下游，事毕，居之。自是水师皆整肃，沿江盗踪敛戢，安堵者数十年。朝廷有大政，及疆吏重案，辄谘询，命按治。

光绪七年，命署两江总督，再疏力辞，乃以左宗棠代之。留督江、海防如故。言者议长江提督宜驻吴淞口外，玉麐疏言：“江南提督责在海防，请多畀兵轮，使立一军於海上。长江提督责在江防，请仍由臣督同巡阅，改驻吴淞，会操兵轮，以通江、海。”九年，擢兵部尚书，以衰病辞。

会法、越构兵，命赴广东会筹防务。玉麐募四千人从行，驻大黄滂。遣部将王之春、黄得胜等防琼州、钦州、灵山，娄云庆、王永章等驻沙角、大角，与粤军联合。增兵设垒，编沙户渔舟，分守内沙港汊。法兵竟不至。十一年春，粤军大捷於镇南关，进攻谅山。和议旋成，停战撤兵。玉麐疏请严备战守，以弭后患，陈海防善后六事。是秋，以病乞休，温诏慰留。十四年，扶病巡阅。至安庆，巡抚陈彝见其病笃，以闻，诏允开缺回籍，仍留巡阅差使。十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子太保，依尚书例赐恤，建专祠立功地，谥刚直。

玉麐刚介绝俗，素厌文法，治事辄得法外意，不通权贵，而坦易直亮，无倾軋倨傲之心。历奉命按重臣疆吏被劾者，於左宗棠、刘坤一、涂宗瀛、张树声等，皆主持公道，务存大体，亦不为溪刻。每出巡，侦官吏不法辄劾惩，甚者以军法斩之然后闻，故所至官吏皆危慄。民有枉，往往盼彭公来。朝

廷倾心听之，不居位而京察屡加褒叙，倚畀盖过於疆吏。生平奏牍皆手裁，每出，为世传诵。好画梅，诗书皆超俗，文采风流亦不沫云。

杨岳斌，原名载福，字厚庵，湖南善化人，原籍乾州。祖胜德，乾隆末，从剿苗，战歿永绥。父秀贵，以荫官至直隶独石口副将。岳斌幼娴骑射，补湘阴外委，从剿新宁匪。

咸丰二年，守湘阴有功，擢宜章营千总。三年，曾国藩创立水师，拔为营官。战岳州，水陆旨溃，独岳斌一营力拒不败。四年，战湘潭，焚贼舟数百，复其城，擢守备，赐花翎。国藩重整水师，进规岳州。岳斌与彭玉麐为前锋，伏船雷公湖，诱贼舟至，夹击，连战皆捷；贼再至，沿东岸斜击之，手挺矛刺杀贼酋汪得胜，夺其舟，贼无还者；擢都司，赐号彪勇巴图鲁。进战擂鼓台，乘舢板冲贼屯纵火，贼阵乱，大破之，克岳州，擢游击。总兵陈辉龙率后队至，徇前胜，欲乘风攻城陵矶。岳斌曰：“顺风难收队，不可行也。”不从，遇贼伏，竟败。辉龙及知府褚汝航、同知夏銓、游击沙镇邦皆战死，岳斌军独完。既而贼为陆师所败，将遁，要击之，平两岸炮台，搜螺山、倒口贼舟。寻夜袭嘉鱼黄盖湖，岳斌先入，被火伤，舟覆落水，跃上别船，大呼陷阵，焚贼舟数十。遂会湖北军进屯金口，破汉阳关贼营，攻塘角，至青山，焚其垒，贼遁，焚其辎重。武昌、汉阳皆复，擢参将，授湖南常德营副将。诸军进规田家镇，岳斌由中路先发，克黄州及武昌县，破援贼於蕪州，逼田家镇，偕彭玉麐分队毁横江铁锁，焚贼船四千馀皆尽，漂尸数万，遂拔田家镇，蕪州贼亦

遁去。岳斌昼夜进战，积劳呕血，诏嘉其劳勩最著，加总兵衔。

五年，水陆会攻九江，岳斌以疾留武穴，寻假归。水师恃胜锐进，前队舢板入鄱阳湖，贼树栅湖口扼之，不得出，而留九江者，亦屡为贼所袭。岳斌闻败，驰救不及。贼复上犯，武、汉再陷。曾国藩分水师回援，令岳斌回岳州，增募为十营，会屯金口，屡败贼。秋，退屯新堤，修船，汰疲卒十之三，简练以图大举。自武、汉为贼踞，长江商旅皆绝。及水师驻新堤，流亡归之，市廛始兴，渐为重镇。授鄱阳镇总兵，兼署湖北提督。六年，进屯沙口，距武昌三十里。岳斌念贼舟往来长江，停则依垒，行皆乘风，恒避战，难得大创，乃谋袭烧之。募壮士驾千石大船，实硝黄芦荻，施火线。约曰：“近贼而发，急登舢板退。”应募者三百人，悬重赏。夜逼贼舟，於南岸嘴纵火，於是贼舟能战者多烬。前军直至黄州，旬日间转战数百里，击毁贼舟六百馀，夺其资粮火药，哨船掠巴河、蕲州，耀兵九江城下而还。武、汉水路援绝，乃益困。十一月，与李续宾陆师合攻。值大风扬沙，波涛汹涌，水师上下环击，贼大溃败走。二城同日克复，捷闻，加提督衔。

进规九江，曾国藩以忧归，荐岳斌接统其军，彭玉麟副之。分兵扼蕲州，破援贼。秋，会陆军克小池口，密与彭玉麟约期会攻湖口，克之。於是内湖外江水师始复合。乘胜夺小孤山，克彭泽，留军屯之。自率前锋至望江，贼望风遁，遂复东流。过安庆，攻枞阳、大通贼垒，克之。复铜陵，至芜湖鲁港，与江南师船会。诏嘉其转战千里，谋略过人，寻授福建陆路提督，许专折奏事。八年四月，与李续宾会攻九江。

岳斌当北门，临江地雷发，奋呼齐登，擒贼首林启荣，逸出之贼，尽为水师所歼，赐黄马褂。

诏促东下，疏言楚境肃清后始能会师，遂移屯黄石矶。连攻安庆、枞阳、大通，夺其垒，分兵复建德，调福建水师提督。九月，会都兴阿克集贤关，贼自池州来援，迎击於枞阳，破之。时李续宾三河师溃，贼复谋上犯湖北。岳斌遣兵分扼龙坪、邬穴、田家镇。九年，督剿南北两岸援贼，时出队薄安庆城，以牵贼势。十二月，贼酋韦志俊以池州降，令攻芜湖。其部下有叛者，还陷池州。岳斌察志俊无异志，分别遣留，得精锐二千五百人，令率以助战。陈玉成、李侍贤率众分窜楚、皖，水师移屯观音洲以备之。十年四月，大破贼於蜈蚣，令韦志俊拔殷家汇，进攻池州，毁城外石垒，潜袭枞阳，拔其城。秋，遣将攻池州，夺青溪关。李秀成循江岸上窜，连败之三山、光穴、子桥、白茅嘴、运漕镇。分兵入内湖，攻神庙山、镇山，断松林口浮桥。冬，由鲁港潜行百里，解南陵围，拔出总兵陈大富一军，及难民十馀万，被珍赆。十一年，合攻安庆，偕陆军破赤冈岭援贼。战无为州神塘河，平其垒，焚贼船，划菱湖两岸贼屯。集攻安庆东门，乘胜拔城北诸垒，城贼穷蹙。八月，克安庆，遣总兵王明山、黄翼升克池州、桐城，予云骑尉世职。岳斌屡乞假省亲，至是始归。

同治元年，以母病请展假，不允。五月，至军，移屯乌江。进攻金柱关，战龙山桥，歼贼万馀。贼寻复来犯阵，斩贼酋陈绪宾，破护驾墩、石埭贼垒。自是江宁大营后路始固。二年春，从曾国藩赴前敌大胜关、雨花台察视，与曾国荃定合围之策。三月，克黄池，悉收内河三里埂、伏龙桥、花津、

护驾墩诸隘，以通宁国、芜湖之路。五月，克巢县、含山、和州及江浦、浦口，破下关、草鞋峡，燕子矶，趋九洲洲，力战拔之。自是长江无贼舟。十月，克高淳、宁国、建平、溧水，夺东坝要隘，江宁遂合围。岳斌因亲病请归养，诏赐其父母人参四两，慰留之。

三年，命督办江西、皖南军务，援军悉归节制。寻授陕甘总督，命俟江、皖贼氛净尽后赴任。江宁平，加太子少保，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六月，岳斌抵南昌，遣诸将克崇仁、东乡、金溪、宜黄、南丰，解宁都围。秋，赴赣州，克泸溪、新城、雩都，先后收降贼十馀万，防境肃清。复疏陈伤病亲老，请开缺，不允，乃回籍募兵。四年，率彭楚汉等新军十营从行，抵西安。会僧格林沁战歿曹州，诏岳斌移兵入卫京畿。自请开缺，专任剿匪，不许，仍命速赴甘肃，六月，履任。

时甘回方炽，通省糜烂。雷正綰、曹克忠新败於金积堡，都兴阿、穆图善攻宁夏未下，且奉命将出关；本省兵皆疲弱，疏调各省援兵，无一至者，仅自率新募之数千人；又因兵荒耕作久废，馈运道塞，库空如洗。岳斌迭疏乞协饷，仅川、陕邻省稍稍接济，无以遍给。议进军先捣灵州，继规河、狄。未几，陶茂林、雷正綰两军相继溃变。五年春，岳斌亲赴泾州、庆阳视师。兰州标兵遽变，围署戕官，逼迫布政使林之望上疏，言粮饷独厚楚军，众心不服。岳斌闻警，先令曹克忠移师镇抚，寻自回省城，按诛首犯百余人，馀不问。以在途拆阅林之望奏折，自请议处，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迭疏请罢，诏以左宗棠代之，未至，六年春，复陈病剧，乃命穆图善暂署总督，许岳斌回籍。

光绪元年，命偕彭玉麟巡阅长江，整顿水师，屡以亲病请罢，五年，始允之。九年，法越战事起，诏岳斌会办福建军务，未至，复命赴江南帮办军务。十一年，率十二营赴援台湾，和议成，仍乞养归。

十六年，卒於家，赠太子太保，照总督例赐恤，建专祠，谥勇愬。岳斌与玉麟始终长江军事，所部以功奖擢至提、镇者不可胜数，实膺专阃者亦数十人。

王明山，湘潭人。初隶岳斌营，积功至守备。彭玉麟调领一营。战鹦鹉洲，登陆破贼，攻金口先登，累擢游击。咸丰六年，补乾州协都司。攻汉阳，焚东南门贼船，连破贼於黄州樊口、富池口。战武穴，伏芦洲，伺贼登岸，突击歼之。回击武昌援贼，累捷，擢参将。战蕲州，焚贼舟七十馀。登岸诱敌，贼聚攻，别队乘虚袭城，克之，擢副将，赐号拔勇巴图鲁。进克黄州，会攻九江。八年，授浙江金华协副将。克东流，薄安庆，毁城外贼垒，以总兵记名。九年，乞假回籍。会石达开犯湖南，率队自衡州趋祁阳要击之，破贼於毛家埠。十年，授安徽寿春镇总兵，破贼芜湖螺矶、义桥。十一年，破贼练潭镇，斩其渠龚天福。复会陆师克赤冈岭，遂下安庆。杨岳斌假归，令明山代统其军。连复池州、铜陵，破泥汉口、神塘河诸垒。克无为州，别遣将遏巢湖口，克运漕镇，进拔东关。同治元年，擢福建陆路提督。克铜城闸，复和州、含山、巢县，歼逸贼於木桥、沙洲，又破之江心洲、西梁山。寻以伤病乞假归。明山在军十馀年，屡当大敌。江南平，遂不出。光绪中，图功臣像於紫光阁，明山与焉。十六年，卒於家，赐恤。

孙昌凯，清泉人。入水师，积功擢千总。昌凯旧业铁工，田家镇之战，领小舟为头队。冒枪炮鼓鞞断铁锁，缆开，大呼猛进，筏上贼溃走。后队纵火，贼舟尽焚。功最，擢守备。咸丰五年，破贼汉口，擢都司。六年，从攻武昌，焚贼舟，授广东陆路提标游击。七年，从平蕲、黄贼巢，克小池口、湖口，擢参将。克九江，加副将衔，补两广督标参将。九年，回援湖南，防祁阳、衡州，擢惠州协副将。以母病乞养开缺。光绪中，彭玉麐疏荐昌凯诚实笃毅，骁果善战，授浙江海门镇总兵。丁母忧，改署任，留襄海防。事定，请终制。后仍补原官，调署处州镇。二十一年，卒，赐恤，附祀彭玉麐祠。

杨明海，长沙人。入水师，洊擢守备。咸丰十年，战枞阳、殷家汇、池州、蜈矾，迭破贼，擢都司。十一年，克南陵，擢游击。克安庆，擢副将。同治元年，从攻东梁山、金柱关，裹创血战，功最，以总兵记名，赐号忱勇巴图鲁。二年，大捷於九袱洲，以提督记名。战江宁小沙口，先登陷阵，炮子穿右股，率哨船渡江，从陆军进剿苏州，授山东兗州镇总兵。苏州复，遂留防。三年，杨岳斌赴甘肃，调明海偕彭楚汉率所募兵从行，破回匪於金县夏官营，晋号格洪额巴图鲁。军食久乏，明海奉檄治粮运。八年，赴兗州镇本任。光绪元年，母忧去官。七年，授狼山镇总兵。十一年，卒，赐恤。

谢浚畚，原名得胜，长沙人。充水师哨长，进攻武昌，浚畚自请为前锋。突盐关贼垒，薄鹦鹉洲，与陆师夹击，克武、汉，战蕲州田家镇，累功擢守备。克九江，擢都司。破贼赤冈岭，擢游击。同治元年，从彭玉麐克太平及金柱关、东梁

山、秣陵关、九洑洲诸要隘，擢副将。江宁平，以总兵记名，授提标中军副将。光绪十八年，擢瓜州镇总兵，兼署水师提督，调署汉阳镇。二十七年，卒於官，赐恤，附祀彭玉麐祠。

论曰：彭玉麐、杨岳斌佐曾国藩创立水师，为灭贼根本。两人勋绩，颉颃相并。岳斌后为朝旨强促西征，用违其才，愤事损望。玉麐终身不任官职，巡阅长江，为国家纾东顾之忧。其疏论古人晚节之失，由於不能自藏其短，且惜朝廷不善全其长，洵至言也。后盛昱劾其辞尚书之命，乃谓抗诏鸣高，殆浅之乎测玉麐矣。

卷四百十一

列传一百九十八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基，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许姓。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藩於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

十一年，国藩既克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同治元年，遂命鸿章

召募淮勇七千人，率旧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檄弟鹤章总全军营务。时沿江贼屯林立，乃赁西国汽舟八，穿贼道二千馀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辄笑之，鸿章曰：“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旋诏署江苏巡抚。

是时上海有英、法二国军。美国华尔募洋兵数千，攻克松江、嘉定、青浦、奉贤，号南路军；学启等将湘、淮人攻南汇，号北路军。四月，贼悉众战败南路军，嘉定、奉贤再陷，华尔弃青浦走保松江。学启将千五百人屯新桥，贼围之数十重，践尸进。学启开壁突击，贼骇却。鸿章亲督军来援，贼大奔，乘胜攻泗泾，解松江围。外国军见其战，皆惊叹。自此湘、淮军威始振。诏促移师镇江，鸿章请先图沪而后出江。既定浦东厅县，伪慕王谭绍光来援，败之北新泾，贼走嘉定。九月，进克其城。谭绍光率数十万众，连营江口，犯黄渡。诸将分攻，简精卒逾壕伏而前，毙数人，贼阵动，学启乘之，裹创噪而进，贼大溃。捷入，授江苏巡抚。

初，美人华尔所将兵名常胜军，慈溪之役，殁於阵，其副白齐文怀异志，闭松江城索饷。鸿章裁其军，易以英将戈登，常胜军始复听节制，命出海攻福山，不克而还。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初，常熟守贼骆国忠、董正勤举城降，福山诸海口俱下。伪忠王李秀成悉众围常熟，江阴援贼复陷福山。鸿章牒谕国忠固守待援，而檄鼎新、铭传攻福山，夺石城。国忠知援至，开城猛击，俘斩殆尽，遂解常熟围，进

复太仓、昆山。因疏陈贼情地势，建三路进军之策：学启由昆山攻苏州；鹤章、铭传由江阴进无锡，淮、扬水军辅之；太湖水军将李朝斌由吴江进太湖，鼎新等分屯松江，常胜军屯昆山为前军援。

李秀成纠合伪纳王郅云官等水陆十万，逼大桥角而营，鹤章击之，败走，九月，复集，连营互进。鹤章立八营於大桥角，与之持。鸿章以贼麇集西路，志在保无锡，援苏州。乃令鹤章、铭传守后路，抽锐卒会学启合破贼屯，苏、锡之贼皆大困。贼陷江宁、苏、杭为三大窟，而苏则其脊膂也，故李秀成百计援之。谭绍光尤凶狡，誓死守，附城筑长墙石垒，坚不可猝拔。十月，鸿章亲视师，以炮毁之，城贼争权相猜，谋反正，刺杀谭绍光，开门纳军。时降酋八人皆拥重兵，号十万，歃血誓共生死，要显秩。学启言不杀八人，后必为患。鸿章意难之，学启拂衣出，鸿章笑语为解。明日，八人出城受赏，留饮，即坐上数其罪，斩之。学启入城谕定其众，搜杀悍党二千余人。捷闻，赏太子太保衔、黄马褂。十一月，鹤章等复无锡，进攻常州，以应江宁围军。学启出太湖，图嘉兴，以应浙军。鼎新等军先入浙，收平湖、海盐，贼争应官军，所至辄下。三年二月，学启急攻嘉兴，亲搏战，登城，克之，中弹死。四月，克常州，擒斩伪护王陈坤书，赏骑都尉世职。常胜军惭无功，戈登辞归国，乃撤其军。

廷议江宁久未下，促鸿章会攻，鸿章以金陵破在旦夕，托辞延师。六月，曾军克江宁，捷书至。鸿章遂分军令铭传、盛波由东坝取广德，鼎新、秉璋由松江攻湖州，松林、鼎勋由沪航海援闽。贼平，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四年四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战歿曹州，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其军。鸿章署两江总督，命率所部驰防豫西，兼备剿京东马贼、甘肃回匪。鸿章言：“兵势不能远分，且筹饷造械，臣离江南，皆无可委托。为今日计，必先图捻而后图回。赴豫之师，必须多练马队，广置车骡，非可猝办。”诏寝其行。时曾国藩督军剿捻久无功，命回两江，而以鸿章署钦差代之，败东捻任柱、赖文光於湖北。

六年正月，授湖广总督。贼窜河南，渡运河，济南戒严。初，曾国藩议凭河筑墙，遏贼奔窜。鸿章守其策，而注重运西。饬豫军提督宋庆、张曜及周盛波、刘秉璋分守山东东平以上，自靳口至济宁；杨鼎勋分守赵村、石佛至南阳湖；李昭庆分守摊上、黄林庄至韩庄、八牌；皖军黄秉钧等分守宿迁、运河上下游；互为策应，使贼不得出运。六月，抵济宁，贼由潍县趋窜登、莱。鸿章复议逼入海隅聚歼之，乃创胶莱河防策，令铭传、鼎新筑长墙二百八十馀里，会合豫军、东军分汛设守。时贼集莱阳、即墨间，屡扑堤墙不得出。七月，贼由海神庙潜渡潍河，山东守将王心安不及御，胶莱防溃。朝旨切责，将罢防，鸿章抗疏言：“运河东北三面贼氛蹂躏，其受害者不过数府州县，若驱过运西，则江、皖、东、豫、楚数省之地，流毒无穷。”乃坚持前议，严扼运防。令铭传、松林、鼎勋三军往来蹙击。十月，追至赣榆，降酋潘贵升毙任柱於阵，捻势渐衰。赖文光挈众窜山东，战屡败，遁入海滨，官军围击之，斩获三万。赖文光走死扬州。东捻平，赏加一骑都尉世职。

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由山右渡河，北窜定州，京师大

震。诏夺职，鸿章督军入直，疏言：“剿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东捻流窜豫东、淮北，所至民筑圩寨，深沟高垒以御之。贼往往不得一饱，故其畏圩寨甚於畏兵。河北平原千里，无险可守。截此则窜彼，迎左则趋右，纵横驰突，无处不流。且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愈众，步贼多改为骑，趋避捷，肆扰尤易。自古办贼，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於官军，但彼骑多而我骑少。今欲绝贼粮、断贼骑，惟有严谕绅民坚筑圩寨。一闻警信，即收粮草牲畜老弱壮丁於内。贼至无所掠食，兵至转可买食。贼虽流而其计渐穷，或可克期扑灭也。”二月，鸿章督军进德州，败贼安平、饶阳。三月，贼窜晋州，渡滹沱河，南入豫，复折窜直隶，扑山东东昌；四月，趋茌平、德平，出德州，西奔吴桥、东光，逼天津。下部议处，命总统北路军务，限一月殄灭。

鸿章以捻骑久成流寇，非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左宗棠皆以为言，而直隶地平旷，无可圈围；欲就东海南河形势，必先扼西北运河，尤以东北至津、沽，西南至东昌、张秋为锁钥。乃掘沧州迤南捷地坝，泄运水入减河。河东筑长墙，断贼窜津之路。东昌运防，则淮军自城南守至张秋，东、皖诸军自城北守至临清，并集民团协防。闰四月，以剿贼逾限，予严议。时贼为官军所逼，奔突不常。以北路军势重，锐意南行，回翔陵县、临邑间，旁扰茌平、德平，犯临清运防。鸿章虑久晴河涸，民团不可恃，且昼夜追奔疲士卒，议乘黄河伏汛，缩地扎圈。以运河为外围，以马颊河为里围。其时官军大败贼於德州扬丁庄，又追败之商河。张总愚率悍党遁济阳，沿河北出德州犯运防，上窜盐山、沧

州。官军扼截之，不得出，转趋博平、清平。适黄、运暨徒骇交涨，东昌、临清、张秋、闸河水深不可越。河西北岸长墙绵亘，贼窜地迫狭，势益困。鸿章增调刘铭传军，期会前敌。分屯茌平之桃桥、南镇，至博平、东昌，圈贼徒骇、黄、运之内，而令马队周回兜逐，贼无一生者，张总愚投水死。西捻平，诏复原官，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入觐，赐紫禁城内骑马。

八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十二月，诏援黔，未行，改援陕。九年七月，剿平北山土匪。值天津教堂滋事，命移军北上。案结，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月，日本请通商，授全权大臣，与定约。十二年五月，授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六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调文华殿大学士。

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先急兵备，尤加意育才。初，与国藩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岁百二十人。期以二十年学成岁归为国效用，乃未及终学而中辍。鸿章争之不能得，随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诸国留学。及建海军，将校尽取才诸生中。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及莅天津，奏设武备海陆军，又各立学堂，是为中国讲求兵学之始。尝议制造轮船，疏言：“西人专恃其炮轮之精利，横行中土。於此而曰攘夷，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学，苟安目前，遂有停止轮船之议。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

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无自强之一日矣。”

光绪元年，台湾事变，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鸿章议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饬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奋而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

三年，晋、豫旱灾，鸿章力筹赈济。时直隶亦患水，永

定河居五大河之一，累年漫决，害尤甚。鸿章修复金门闸及南、上、北三灰坝。卢沟桥以下二百馀里，改河筑堤，缓其溜势。别浚大清河、滹沱河、北运河、减河，以资宣泄，自是水患稍纾。

五年，命题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主，赏加太子太傅衔。六年，巴西通商，以全权大臣定约。八年，丁母忧，谕俟百日后以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鸿章累辞，始开缺，仍驻天津督练各军，并署通商大臣。朝鲜内乱，鸿章时在籍，趣赴天津，代督张树声饬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定其乱，鸿章策定朝鲜善后事宜。九年，复命署总督，累乞终制，不允。

十年，法越构兵，云贵总督岑毓英督师援越。法乃自请讲解，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议订条款，既竣，而法人伺隙陷越谅山，薄镇南关，兵舰驰入南洋，分扰闽、浙、台湾，边事大棘。北洋口岸，南始烟台，北迄山海关，延袤几三千里，而旅顺口实为首冲。乃檄提督宋庆、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首尾联络，海疆屹然。十一年，法大败於谅山。计穷，复寻成。授全权大臣，与法使巴德纳增减前约。事平，下部议叙。是年朝鲜乱党入王宫，戕执政大臣六人。提督吴兆有以兵入护，诛乱党，伤及日本兵。日人要索议统将罪，鸿章严拒之，而允以撤兵寢其事。九月，命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

十二年，以全权大臣定《法国通商滇粤边界章程》。十三年，会订《葡萄牙通商约》。十四年，海军成船二十八，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涛，练

阵技，岁率为常。十五年，太后归政，赏用紫缰。十七年，平热河教匪，议叙。十九年正月，鸿章年七十，两宫赐“寿”。二十年，赏戴三眼花翎，而日朝变起。

初，鸿章筹海防十馀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於牙山，继败於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於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七月，回京，入阁办事。

十二月，俄皇加冕，充专使致贺，兼聘德、法、英、美诸国。二十二年正月，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侍行。外人夙仰鸿章威望，所至礼遇逾等，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与俄议新约，由俄使经总署订定，世传“中俄密约”。七阅月，回京复命。两宫召见，慰劳有加，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二十三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

十月，出督两广。二十六年，赏用方龙补服。拳匪肇乱，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诏鸿章入朝，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督直隶，有“此行为安危存亡所系，勉为其难”之语。鸿章闻警兼程进，先以兵剿畿甸匪，子身入京，左右前后皆敌军，日与其使臣将帅争盟约，卒定和约十二款。二十七年七月，讲成，相率退军。

大乱之后，公私荡然。鸿章奏陈善后诸务，开市肆，通有无，施粥散米，中外帖然。并奉诏行新政，设政务处，充督办大臣，旋署总理外务部事。积劳呕血薨，年七十有九。事闻，两宫震悼，赐祭葬，赠太傅，晋封一等侯，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祠以祀，并命於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

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凜然。外国与共事者，皆一时伟人。及八国定盟，其使臣大将多后进，视鸿章皆丈人行也，故兵虽胜，未敢轻中国。闻其薨，咸集吊唁，曰：“公所定约不敢渝。”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於国实有不能愬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居恒好整以暇，案上置宋搨《兰亭》，日临摹百字，饮食起居皆有恒晷。长於奏牍，时以曾、李并称云。鸿章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赏四品京堂，袭侯爵；经迈，侍郎。

论曰：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卷四百十二

列传一百九十九

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父观澜，廪生，有学行。宗棠，道光十二年举人，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究心舆地、兵法。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年且四十，顾谓所亲曰：“非梦卜夔求，殆无幸矣！”

咸丰初，广西盗起，张亮基巡抚湖南，礼辟不就。林翼敦劝之，乃出。叙守长沙功。由知县擢同知直隶州。亮基移抚山东，宗棠归隐梓木洞。骆秉章至湖南，复以计劫之出佐军幕，倚之如左右手。僚属白事，辄问：“季高先生云何？”由是忌者日众，谤议四起，而名日闻。同里郭嵩焘官编修，一日，文宗召问：“若识举人左宗棠乎？何久不出也？年岁何矣？过此精力已衰，汝可为书谕吾意，当及时出为吾办贼。”林翼闻而喜曰：“梦卜夔求时至矣！”

六年，曾国藩克武昌，奏陈宗棠济师、济饷功，诏以兵部郎中用，俄加四品卿衔。会秉章劾罢总兵樊燮，燮构於总督官文，为蜚语上闻，召宗棠对簿武昌，秉章疏争之不得。林翼、国藩皆言宗棠无罪，且荐其才可大用。詹事潘祖荫亦诵言总督惑於浮辞，故得不逮。俄而朝旨下，命以四品京堂从国藩治军。初，国藩创立湘军，诸军遵其营制，独王鑫不用。宗棠募五千人，参用鑫法，号曰“楚军”。十年八月，宗棠既成军而东，伪翼王石达开窜四川，诏移师讨蜀。国藩、林翼以江、皖事急，合疏留之。时国藩进兵皖南，驻祁门，伪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纠众数十万围祁门。宗棠率楚军道江西，转战而前，遂克德兴、婺源。贼趋浮梁景德镇，断祁门饷道。宗棠还师击之，大战於乐平、鄱阳，僵尸十馀万，世贤易服逃，而徽州贼亦遁浙江。自是江、皖军势始振。

十一年，诏授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乃率楚军八千人东援浙。朝命国藩节制浙江，国藩荐宗棠足任浙事。宗棠部将名者，刘典、王开来、王文瑞、王沐，数军单薄，不足资战守；乃奏调蒋益澧於广西，刘培元、魏喻义於湖南，皆未至，而宗棠以数千人策应七百馀里，指挥若定，国藩服其整暇。已而杭州陷，复疏荐之，遂授浙江巡抚。

时浙地唯湖、衢二州未陷贼，国藩与宗棠计，以保徽州，固饶、广为根本。奏以三府属县赋供其军，设婺源、景德、河口三税局裨之，三府防军悉隶宗棠。贼大举犯婺源，亲督军败之。同治元年正月，诏促自衢规浙。宗棠奏言：“行军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臣军入衢，则徽、婺疏虞，又成粮尽援绝之势。今由婺源攻开化，分军扼华埠，收遂安，使饶、广

相庇以安，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制。”二月，克遂安。世贤自金华犯衢州，连击败之。而皖南贼复陷宁国，遣文瑞往援，克绩溪。十一月，喻义克严州。二年正月，益澧及高连升、熊建益、王德榜、余佩玉等克金华、绍兴，浙东诸郡县皆定。

杭州贼震怖，悉众拒富阳。时诸军争议乘胜取杭城，宗棠不喜攻坚，谓皖南贼势犹盛，治寇以殄灭为期，勿贪近功。乃自金华进军严州，令刘典将八千人会文瑞防徽州，以培元、德榜驻淳安、开化，而益澧攻富阳。劾罢道府及失守将吏十七人，举浙士吴观礼等赈荒招垦，足裕军食。四月，授浙闽总督，兼巡抚事。刘典军既至皖南，遂留屯。益澧攻富阳，军仅万余人，皆病疫，宗棠亦患疟困惫，富阳围久不下，乃简练旧浙军，兼募外国军助之攻。七月，李鸿章江苏军入浙攻嘉善，嘉兴寇北援，於是水陆大举攻富阳，克之。益澧等长驱捣杭州，魏喻义、康国器攻余杭。宗棠以杭贼恃余杭为犄角，非先下余杭，收海宁，不能断嘉、湖援济，躬至余杭视师。是时皖贼古隆贤反正，官军连下建平、高淳诸邑。金陵贼呼秀成入谋他窜，独世贤踞溧阳，与广德贼比，中梗官军。鸿章既克嘉善，上言当益军攻嘉兴。会浙师取常州，而广德贼已由宁国窜浙。宗棠虑贼分扰江西、福建，乃檄张运兰率所部趋福建，召刘典防江西。海宁贼蔡元隆以城降，更名元吉，后遂为骁将。三年二月，元吉会江苏军克嘉兴。杭州贼陈炳文势蹙约降，犹虑计中变，乘雨急攻之，夜启门遁，杭州复，余杭贼汪海洋亦东走。捷闻，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

移驻省城，申军禁，招商开市，停杭关税，减杭、嘉、湖

税三之一。益澧为布政使，亦轻财致士，一时翕然称之。群贼聚湖州，乃移军合围，先攻菱湖。三月，江苏军克常州，贼败窜徽、婺，趋江西。世贤踞崇仁，海洋踞东乡，宗棠以贼入江西为腹心患，奏请杨岳斌督江西、皖南军，以刘典副，从之。六月，曾国荃克江宁，洪秀全子福瑱奔湖州，俄复溃走，磔於南昌。七月，克湖州，尽定浙地。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馀贼散走徽、宁、江西、广东，折入汀州，福建大震。乃奏请之总督任，以益澧护巡抚，增调德榜军至闽。四年三月，江苏军郭松林来会师，贼弃漳州出大埔。五月，进攻永定。世贤、海洋既屡败，伤精锐过半，归诚者三万。宗棠进屯漳州，蹙贼武平。於是贼窜广东之镇平，而福建亦定。

乃檄康国器、关镇平两军入粤，王开琳一军入赣防江西，刘典军趋南安防湖南，留高连升、黄少春军武平，伺贼进退。六月，贼大举犯武平，力战却之。世贤投海洋，为所戕，贼党益猜贰。诏以宗棠节制三省诸军。十月，贼陷嘉应，宗棠移屯和平琯溪。德榜虑帅屯孤悬，自请当中路。刘典闻德榜军趋前，亦引军疾进。猝遇贼，败，贼追典，掠德榜屯而过，枪环击之，辄反走。是夜降者逾四万，言海洋中炮死矣，士气愈奋。时鲍超军亦至，贼出拒，又大败之。合闽、浙、江、粤军围嘉应。十二月，贼开城遁，扼诸屯不得走，跪乞免者六万馀，俘斩贼将七百三十四，首级可计数者万六千，诏赐双眼花翎。

五年正月，凯旋。宗棠以粤寇既平，首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又以海禁开，非制备船械不能图自强，乃创船厂马尾山下，荐起沈葆楨主其事。会王师征西陲回乱久无功，诏

宗棠移督陕、甘。十月，简所部三千人西发，令刘典别募三千人期会汉口，中途以西捻张总愚窜陕西，命先入秦剿贼。

陕、甘回众数至百万，与捻合。宗棠行次武昌，上奏曰：“臣维东南战事利在舟，西北战事利在马。捻、回马队驰骋平原，官军以步队当之，必无幸矣。以马力言，西产不若北产之健。捻马多北产，故捻之战悍於回。臣军止六千，今拟购口北良马习练马队，兼制双轮炮车。由襄、邓出紫荆关，径商州以赴陕西。经营屯田，为久远之规。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馈运常通，师行无阻。至於进止久速，随机赴势，伏乞假臣便宜，宽其岁月，俾得从容规画，以要其成。”

六年春，提兵万二千以西。议以炮车制贼马，而以马队当步贼。捻倏见炮车，皆不战狂奔。时陕西巡抚刘蓉已解任，总督杨岳斌请归益急。诏宁夏将军穆图善署总督，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军务。分军三道入关，而皖南镇总兵刘松山率老湘军九千人援陕，山西按察使陈湜主河防，其军皆属焉。松山既屡败捻，又合蜀军将黄鼎、皖军将郭宝昌，大破之富平。捻掠三原，沿渭北东趋，回则分党西犯，麇集北山。宗棠以捻强於回，当先制捻。檄诸军凭河结营，期蹙而歼之泾、洛间。捻乘军未集，又折而西渡泾、渭，窥豫、鄂。已而大军进逼，势不复能南，乃趋白水。乘大风雨，铤走入北山。宗棠防捻、回合势，且北山荒瘠，师行粮不继，因急扼耀州。十月，捻败走宜川，别党果窜耀州，合回匪攻同官。留防军不能御，典、连升军驰救，大破之。诸军将虽屡败捻，终牵於回，师行滞；

而捻大众在宜川者益北扰延长，掠绥德，趋葭州，回亦自延安出陷绥德。宗棠自以延、绥迭失，上书请罪，部议革职。时北山及扶、岐、汧、陇、邠、凤诸回，所在响应。捻自南而北，千有馀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馀里。陕西主客军能战者不及五万，然回当之辄败。松山等克绥德，回走米脂，捻复分道南窜。於是刘厚基出东北追回，松山等循西岸要捻。师抵宜川，回大出遮官军，留战一日，破之；而捻遂取间道逾山至壶口，乘冰桥渡河。宗棠奉朝旨，山右毗连畿辅，令自率五千人赴援，以刘典代督陕甘军。

是年十二月，捻自垣曲入河南，益北趋定州，游骑犯保定，京师戒严。诏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宗棠至保定，松山等连破贼深、祁、饶、晋。当是时，捻驰鹜数百里间，由直隶窜河南、山东，已复渡运越吴桥，犯天津。鸿章议筑长围制贼；宗棠谓当且防且剿，西岸固守，必东路有追剿之师，乃可制其狂奔之势：上两从其议。於是勤王师大集，宗棠驻军吴桥，捻徘徊陵邑、济阳，合淮、豫军迭败之，总愚走河滨以死，西捻平。入觐，天语褒嘉，且询西陲师期。宗棠对以五年，后卒如其言焉。

七年十月，率师还陕，抵西安。时东北土寇董福祥等众十馀万，扰延安、绥德，西南陕回白彦虎等号二十万，踞甘肃董志原。松山至，破土寇，降福祥；而回益四出剿掠，其西南窜出者，并力扰秦川，黄鼎破之。宗棠进军乾州，谍报回巢将徙金积堡，分军击之，遂下董志原，连复镇原、庆阳，回死者至三万。督丁壮耕作，教以区田、代田法。择岭荒地，

发帑金巨万，悉取所收饥民及降众十七万居焉。遂以八年五月进驻泾州。

甘回最著者，西曰马朵三，踞西宁；南曰马占鳌，踞河州；北曰马化隆，踞宁夏、灵州。化隆以金积堡为老巢，堡当秦、汉两渠间，扼黄河之险，擅盐、马、茶大利。环堡五百馀寨，党众啸聚，掠取汉民产业子女。陕回时时与通市，相为首尾。化隆以新教煽回民，购马造军械，而阳输诚给穆图善。董志原既平，陕回窜灵州，化隆上书为陕回乞抚。宗棠察其诈，备三月粮，先攻金积堡，以为收功全陇之基。及松山追陕回至灵州，扼永灵洞。化隆惧，仍代陕回乞抚，谋缓兵，穆图善信之，日言抚，绶远城将军至劾松山滥杀激变。然化隆实无意降也，密召诸回并出劫军饷。十一月，宗棠进驻平凉。九年，松山阵歿，以其兄子锦棠代之，战屡捷，而中路、南路军亦所向有功，陕回受抚者数千人。及夺秦坝关，化隆益窘，诣军门乞降，诛之，夷其城堡。迁甘回固原、平凉，陕回化平，而编管钤束之，宁、灵悉定。奏言进规河湟，而是时有伊犁之变，诏宗棠分兵屯肃州，乃遣徐占彪将六千人往。

十年七月，自率大军由平凉移驻静宁。八月，至安定。寇聚河州，其东出，必绕洮河三甲集，集西太子寺，再西大东乡，皆险要。诸将分击，悉破平之。时回酋朵三已死，占鳌见官军深入，西宁回已归顺，去路绝，遂亦受抚。河州平。

十一年七月，移驻兰州。占彪前以伊犁之变率师而西也，於时肃州阻乱，回酋马文禄先已就抚，闻关外兵事急，复据城叛。及占彪军至，乃婴城固守，而乞援西宁。陕回白彦虎、

禹得彦亦潜应文禄。会锦棠率军至，西宁土回及陕回俱变，推马本源为元帅。西宁东北阻湟水，两山对峙，古所称湟中也。贼据险而屯，俄败走，遗弃马骡满山谷，窜巴燕戎格。大通都司马寿复噉向阳堡回杀汉民以叛。十二年正月，锦棠攻向阳堡，夺门入，斩马寿，遂破大通，捣巴燕戎格，诛本源，河东、西诸回堡皆降。文禄踞肃州，诡词求抚，益招致边外回助城守，连攻未能下。八月，宗棠来视师，文禄登城见帅旗，夺气。请出关讨贼自效，不许。金顺、锦棠军大集，文禄穷蹙出降，磔之。白彦虎窜遁关外，肃州平。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一等轻车都尉。奏请甘肃分闱乡式，设学政。十三年，晋东阁大学士，留治所。自咸丰初，天下大乱，粤盗最剧，次者捻逆，次者回。宗棠既手戡定之，至是陕、甘悉靖，而塞外平回，朝廷尤矜宠焉。

塞外回酋曰帕夏，本安集延部之和硕伯克也。安集延故属敖罕，敖罕为俄罗斯所灭，安集延独存。帕夏畏俄逼，阑入边。据喀什噶尔，稍蚕食南八城，又攻败乌鲁木齐所踞回妥明。妥明者，西宁回也，初以新教游关外。同治初，乘陕甘汉、回构变倡乱，据乌城。帕夏既攻败妥明降之，遂并有北路伊犁诸城，收其赋入。妥明旋被逐，走死，而白彦虎窜处乌城，仍隶帕夏。帕夏能属役回众，通使结援英、俄，购兵械自备。英人阴助之，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当是时，俄以回数扰其边境，遽引兵逐回，取伊犁，且言将代取乌鲁木齐。

光绪元年，宗棠既平关陇，将出关，而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岁糜数百万，此漏卮也。今至竭天下力

贍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宜徇英人议，许帕夏自立为国称藩，罢西征，专力海防。鸿章言之尤力。宗棠曰：“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帕夏不能有，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灭，糜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军机大臣文祥独善宗棠议，遂决策出塞，不罢兵。授宗棠钦差大臣，督军事，金顺副之。

二年三月，次肃州。五月，锦棠北逾天山，会金顺军先攻乌鲁木齐，克之。白彦虎遁走托克逊。九月，克玛纳斯南城，北路平，乃规南路。令曰：“回部为安酋驱迫，厌乱久矣。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三年三月，锦棠攻克达坂城，悉释所擒缠回，纵之归。南路恟惧，翼日，收托克逊城，而占彪及孙金彪两军亦连破诸城隘，合罗长祜等军收吐鲁番，降缠回万馀。帕夏饮药死，其子伯克胡里戕其弟，走喀什噶尔。

白彦虎走开都河，宗棠欲遂擒之，奏未上，适库伦大臣上言西事宜画定疆界，而廷臣亦谓西征费巨，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休兵。宗棠叹曰：“今时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乎？”抗疏争之，上以为然。时俄方与土耳其战，金顺请乘虚袭伊犁。宗棠曰：“不可。师不以正，彼有辞矣。”八月，锦棠会师曲会，遂由大道向开都河为正兵，余虎恩等奇兵出库尔。白彦虎走库牟，趋阿克苏，锦棠遮击之，转遁喀什噶尔。大军还定乌什，遂收南疆东四城，何步云以喀什汉城降。伯克胡里既纳白彦虎，乃并力攻汉城。大军至，复遁走俄。西四城相继下，宗棠露布以闻，诏晋二等侯。布鲁特十四部争

内附。

四年正月，条上新疆建行省事宜，并请与俄议还伊犁、交叛人二事。诏遣全权大臣崇厚使俄。俄以通商、分界、偿款三端相要。崇厚遽定约，为朝士所纠，议久不决。宗棠奏曰：“自俄踞伊犁，蚕食不已，新疆乃有日蹙百里之势。俄视伊犁为外府，及我索地，则索偿卢布五百万元。是俄还伊犁，于俄无损，我得伊犁，仅一荒郊。今崇厚又议畀俄噶尔果斯河及帖克斯河，是划伊犁西南之地归俄也。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加，遽捐要地，此界务之不可许者也。俄商志在贸易，其政府即广设领事，欲藉通商深入腹地，此商务之不可许者也。臣维俄人包藏祸心，妄忖吾国或厌用兵，遂以全权之使臣牵制疆臣。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慵无似，敢不勉旃。”上壮其言，嘉许之。崇厚得罪去，命曾纪泽使俄，更前约。于是宗棠乃自请出屯哈密，规复伊犁。以金顺出精河为东路，张曜沿特克斯河为中路，锦棠经布鲁特游牧为西路；而分遣谭上连等分屯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为后路声援：合马步卒四万余人。

六年四月，宗棠舆榱发肃州，五月，抵哈密。俄闻王师大出，增兵守伊犁、纳林河，别以兵船翔海上，用震撼京师，同时天津、奉天、山东皆警。七月，诏宗棠入都备顾问，以锦棠代之。而俄亦慑我兵威，恐事遂决裂。明年正月，和议成，交还伊犁，防海军皆罢。

宗棠用兵善审机，不常其方略。筹西事，尤以节兵裕饷为本谋。始西征，虑各行省协助饷不时至，请一借贷外国。沈

葆楨尼其议，诏曰：“宗棠以西事自任，国家何惜千万金。为拨款五百万，敕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出塞凡二十月，而新疆南北城尽复者，馈运饶给之力也。初议西事，主兴屯田，闻者迂之；及观宗棠奏论关内外旧屯之弊，以谓挂名兵籍，不得更事农，宜画兵农为二，简精壮为兵，散愿弱使屯垦，然后人服其老谋。既入觐，赐紫禁城骑马，使内侍二人扶掖上殿，授军机大臣，兼值译署。国家承平久，武备弛不振，而海外诸国争言富强，虽中国屡平大难，彼犹私议以为脆弱也。及宗棠平帕夏，外国乃稍稍传说之。其初入京师，内城有教堂高楼，俯瞰宫殿，民间欢言左侯至，楼即毁矣，为示谕晓，乃止。其威望在人如此。然值军机、译署，同列颇厌苦之。宗棠亦自不乐居内，引疾乞退。九月，出为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尝出巡吴淞，过上海，西人为建龙旗，声炮，迎导之维谨。

九年，法人攻越南，自请赴滇督师。檄故吏王德榜募军永州，号“恪靖定边军”，法旋议和，止其行。十年，滇、越边军溃，召入都，再直军机。法大举内犯，诏宗棠视师福建，檄王鑫子诗正潜军渡台湾，号“恪靖援台军”。诗正至台南，为法兵所阻，而德榜会诸军大捷于谅山。和议成，再引疾乞退。七月，卒于福州，年七十三，赠太傅，谥文襄。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于湖南及立功诸省。

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穆宗尝戒其褊衷。始未出，与国藩、林翼交，气陵二人出其上。中兴诸将帅，大率国藩所荐起，虽贵，皆尊事国藩。宗棠独与抗行，不少屈，趣舍时合时不合。国藩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

和节；宗棠锋颖凛凛向敌矣，士论以此益附之。然好自矜伐，故出其门者，成德达材不及国藩之盛云。子四人：孝威，举人，以荫为主事，先卒，旌表孝行；孝宽，郎中；孝勋，兵部主事；孝同，江苏提法使。孙念谦，袭侯爵，通政司副使。

论曰：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宗棠初出治军，胡林翼为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贍其私。”曾国藩见其所居幕狭小，为别制二幕贍之，其廉俭若此。初与国藩论事不合，及闻其薨，乃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志益远矣。

卷四百十三

列传二百

曾国荃弟贞干 沈葆楨 刘坤一

曾国荃，字沅甫，湖南湘乡人，大学士国藩之弟也。少负奇气，从国藩受学京师。咸丰二年，举优贡。六年，粤匪石达开犯江西，国藩兵不利。国荃欲赴兄急，与新授吉安知府黄冕议，请于湖南巡抚骆秉章，使募勇三千人，别以周凤山一军，合六千人，同援江西。十一月，克安福，连破贼于大汾河、千金坡，进攻吉安，下旁数县。

七年春，丁父忧回籍。夏，贼麇聚吉安，周凤山军败溃。

时王鑫、刘腾鸿皆丧亡，士气衰沮。江西巡抚耆龄奏起国荃统吉安诸军，军复振。冬，败石达开于三曲滩，吉安围始合。八年春，克吉水、万安。八月，督水师毁白鹭洲贼船，破城外坚垒，遂克吉安，擒贼首李雅凤。以功累擢知府，撤军还长沙。九年，复赴江西，率朱品隆等军五千余人援剿景德镇。时诸军与贼相持数月，莫肯先进。国荃至，乃合力败援贼于浮梁南。三战皆捷，火镇市，追歼贼及半，克浮梁，擢道员。江西肃清。

国藩出九江，至黄州，与胡林翼议分路图皖。国荃留军巴河，自还湖南增募为万人。多隆阿、鲍超等既大破贼于太湖、潜山，十年闰三月，国荃乃进军集贤关，规攻安庆。陈玉成来援，击走之。十一年，陈玉成复纠捻众至于菱湖，两岸筑坚垒，与城贼更番来犯。国荃调水师入湖，令弟贞干筑垒湖东以御之。会陈玉成在桐城为多隆阿所败，还趋集贤关，迎击破之。玉成由马踏石遁也，仍留党踞赤冈岭，与菱湖贼垒犄角。国荃困以长壕，鲍超来，合攻，悉破其垒，擒斩万余。进破安庆城外贼营，毁东门月城。惟北门三石垒坚不可下，令降将程学启选死士缘炮穴入，拔之。陈玉成屡为多隆阿所创，收馀众，纠合捻匪，复屯集贤关，袭官军后路，城贼叶芸来亦倾巢出扑。国荃凭壕而战，屡击却，仍复进，增筑新垒，遣贞干合水师扼菱湖，绝贼粮路。八月，以地雷轰城，克之，歼贼万余，俘数千。捷闻，以按察使记名，加布政使衔，赐黄马褂。寻以追殄馀贼，赐号伟勇巴图鲁。于是国藩进驻安庆，国荃率师东下规江宁，克无为州，破运漕镇，拔东关，加头品顶戴。分兵守诸隘，自回湖南增募勇营。

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诏以军务紧要，毋庸与兄国藩回避同省。三月，率新募六千人至军，自循江北岸，令弟贞干循南岸，彭玉麐等率水师同进，拔铜城闸、雍家镇诸隘，复巢县、含山、和州，克裕溪口、西梁山。渡江会攻金柱关，乘间袭太平，克之。回克金柱关，贞干亦克芜湖。令彭毓橘截败贼于薛镇渡口，大破之。五月，连夺秣陵关、大胜关要隘。水师进扼江宁护城河口，陆师迳抵城南雨花台驻屯，贼来争，皆击却之。国藩犹以孤军深入为虑，国荃谓：“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会秋疫大作，士卒病者半。贼酋李秀成自苏州纠众数十万来援，结二百餘垒。国荃于要隘增垒，辅以水师，先固粮道。贼环攻六昼夜，彭毓橘等乘其乏出击，破贼营四。贼悉向东路，填壕而进，前仆后继。国荃督军抵御，炮伤颊，裹创力战，贼始退。李世贤又自浙江率十万众至，与秀成合攻，屡掘地道来袭，毁营墙，百计攻袭，皆未得逞。芜湖守将王可升率援师至，国荃简精锐分出，焚贼数垒，馀弃垒走，进攻，大破之。先后歼贼数万，围乃解。秀成、世贤引去。是役以病馀之卒，苦战四十馀日，卒保危局，诏嘉奖，颁珍赉。

议者欲令乘胜退保芜湖，国荃以贼虽众，乌合不足畏，不肯退。二年春，国藩亲至视师，见围屯坚定，始决止退军之议。诏擢浙江巡抚，仍统前敌之军规取江宁。四月，攻雨花台及聚宝门外石垒，克之。九洲为江宁犄角，贼聚守最坚。国荃偕彭玉麐、杨岳斌往觐形势，合水陆军血战，克之，江面遂清。连克上方桥、江东桥，近城之中和桥、双桥门、七瓮桥，稍远之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秣陵关、博望

镇诸贼垒，以次并下。国荃初至，合各路兵仅二万，至是募围师至五万人。十月，分军扼孝陵卫。李鸿章克苏州，李秀成率败众分布丹阳、句容，自入江宁，劝洪秀全同走，不听，遂留同城守。

三年春，克钟山天保城，城围始合。贼粮匮，城中种麦济饥。国荃迭令掘地道数十处，贼筑月围以拒，士卒多伤亡。会诏李鸿章移师会攻，诸将以城计日可破，耻借力于人，攻益力。鸿章亦不至。国荃虑师老生变，督李臣典等当贼炮密处开地道。既成，悬重赏募死士，李臣典、朱洪章、伍维寿、武明良、谭国泰、刘连捷、沈鸿宾、张诗日、罗雨春誓先登者九人。六月十六日，日加午，地道火发，城崩二十余丈，李臣典、朱洪章等蚁附争登。贼倾火药轰烧，彭毓橘、萧孚泗手刃退卒数人，遂拥入。朱洪章、沈鸿宾、罗雨春攻中路，向伪王府；刘连捷、张诗日、谭国泰攻右路，趋神策门，朱南桂等梯城入，合取仪凤门；其左路彭毓橘由内城至通济门，萧孚泗等夺朝阳、洪武门，罗逢元等从聚宝门入，李金洲从通济门入，陈湜、易良虎从旱西、水西门入；于是江宁九门皆破。守婢贼诛杀殆尽，犹保子城。夜半，自纵火焚伪王府，突围走。要截斩数百人，追及湖、熟，俘斩亦数百。洪秀全已前一月死，获其尸于伪宫。其子洪福瑱年十五六，讹言已自焚死，余党挟之走广德。国荃令闭城救火，搜杀余贼。获秀全兄洪仁达及李秀成，伏诛。凡伪王主将大小酋目三千余，皆死乱兵，毙贼十余万，拔难民数十万。捷闻，诏嘉国荃坚忍成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锡名威毅，赐双眼花翎。

国荃功高多谤，初奏洪福瑱已毙，既而奔窜浙江、江西，

仍为诸贼所拥，言者以为口实，遂引疾求退，遣撤部下诸军，温诏慰留；再疏，始允开缺回籍。四年，起授山西巡抚，辞不就。调湖北巡抚，命帮办军务，调旧部剿捻匪。

五年，抵任，汰湖北冗军，增湘军六千，以彭毓橘、郭松林分统之。时捻匪往来鄂、豫之交，国荃檄鲍超由枣阳趋淅川、内乡防西路，郭松林由桐柏、唐县出东路，刘维楨向新野为声援。贼折而北窜，诏郭松林越境会剿。是年冬，败贼于仰阳、孝感。贼窜云梦、应城、德安，郭松林击走之，克应城、云梦，又败之皂河、杨泽。松林追贼臼口，中伏受重伤，其弟芳钲战死。彭毓橘破贼于沙口，又败之安陆。国荃以贼多骑，难与追逐，欲困之山地。毓橘偕刘维楨屡战不能大创，贼窜去。总督官文与不协，国荃疏劾其贪庸骄蹇，诏解官文总督任。六年春，贼复犯德安，为刘铭传、鲍超所败，遁入河南境，寻复回窜。彭毓橘恃勇轻进，遇贼蕲州，战歿于六神港。五月，捻匪长驱经河南扰及山东。诏斥诸疆吏防剿日久无功，国荃摘顶，下部议处，寻以病请开缺，允之。

光绪元年，起授陕西巡抚，迁河东河道总督。二年，复调山西巡抚。比年大旱，灾连数省。国荃力行賑恤，官帑之外，告贷诸行省，劝捐协济，分别灾情轻重、賑期久暂，先后賑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活饥民六百万。善后蠲徭役，岁省民钱巨万。同时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民德之，为立生祠。六年，以疾乞罢，慰留，寻召来京。七年，授陕甘总督，命赴山海关治防，复乞病归。八年，署两广总督。

九年，内召。十年，署礼部尚书，调署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寻实授。时法兰西兵犯沿海，中朝和战两议相持。国

荃修江海防务，知上海关系诸国商务，法兵不能骤至，馭以镇静。诏遣文臣分赴海疆会办，福建疆吏遂不能主兵。国荃言权不可分，朝廷亦以其老于军事，专倚之。命遣兵轮援台湾，原议五，实遣其三。坐下部议，革职留任。兵轮终不得达，其二折至浙洋，助战镇海有功，和议寻定。十一年，京察，以国荃夙著勋勤，开复处分。十五年，皇太后归政，推恩加太子太保。

国荃治两江凡六年，总揽宏纲，不苛细故，军民相安。十六年，卒于官，赠太傅，赐金治丧，命江宁将军致祭，特谥忠襄，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建专祠。孙广汉袭伯爵，官至左副都御史。

国荃弟贞干，原名国葆。诸生。从兄国藩剿平常德、宁乡土匪。时杨岳斌为把总，彭玉麐为诸生，贞干亟称于国藩，谓二人英毅非常，同辟领水师。初败于岳州，贞干自引咎，言诸将无罪。国藩东征，贞干家居未从。及其兄国华战歿三河，贞干誓杀贼复仇。胡林翼使领千人，自黄州转战潜山、太湖。从国荃攻安庆，设计招降贼将程学启，克城之功，学启为多。同治元年，与国荃分路沿江进师，破鲁港，克繁昌、南陵、芜湖，会军雨花台。寻染疫，将假归，援贼至，被围，强起任战守，围解而病剧，卒于军。初以功叙训导，加国子监学正衔，赐号迅勇巴图鲁。既破援贼，擢知府，命下而贞干已歿。事闻，赠按察使。李鸿章为陈战绩，诏依二品议恤，赐内阁学士，予骑都尉世职，建专祠，谥靖毅。

沈葆楨，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

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数上疏论兵事，为文宗所知。咸丰五年，出为江西九江知府。九江已陷贼，从曾国藩管营务。六年，署广信府。贼酋杨辅清连陷贵溪、弋阳，将逼广信。葆桢方赴河口筹饷，闻警驰回郡，官吏军民多避走。妻林，先刺血书乞援于浙军总兵饶廷选。会大雨，贼滞兴安。廷选先入城，贼至，七战皆捷，解围去。曾国藩上其城守状，诏嘉奖，以道员用。七年，擢广饶九南道，留管广信防务。数假客军击走窜贼，平弋阳土匪，诛安仁抗粮奸民，加按察使銜。以伉直忤大吏，乞养亲去官。

十年，起授吉赣南道。以亲老辞，未出，命留原籍治团练。曾国藩屡荐其才，十一年，诏赴安庆大营委用。未几，超擢江西巡抚，谕曰：“朕久闻沈葆桢德望冠时，才堪应变。以其家有老亲，择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使其迎养；且为曾经仕宦之区，将来树建殊勋，光荣门户，足承亲欢。如此体恤，如此委任，谅不再以养亲渎请。”葆桢奉诏，感泣赴官。时浙江沦陷，左宗棠由江西进军规复。贼酋杨辅清、李世贤合扰江西，翼断皖、浙运道。同治元年，葆桢亲赴广信筹防，令士民筑堡自卫，坚壁清野。倚用湘将王德榜、段起及席宝田、江忠义诸人，客军并听指挥，贼至辄击退。二年，破黄文金于小路口，又破之于祁门。会浙军克黟县，贼由太平、石埭、建德扰江西，督军进击走之。是年秋，因病请假。

初，曾国藩军饷多倚江西。葆桢以本省军事方殷，奏留自给。江宁前敌需饷亟，而江西协解不至，国藩疏争。御史华祝三亦疏言两人龃龉，虑误大局，诏两解之，命各分其半，别以江海关拨款济江南军。三年，大军围江宁急。贼聚扰江

西，图牵后路。诏杨岳斌移师督剿，命葆桢会商机宜。既而江宁、杭州相继复，黄文金拥洪福瑱由浙、皖窜江西，为入粤计。葆桢令席宝田追剿，至石城，大破之。阵擒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等，搜获洪福瑱于荒谷中，皆伏诛。以擒首逆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头品顶戴。葆桢推功诸将，疏辞，诏嘉其开诚布公，将士用命，且江西吏治民风，日有起色，宜膺殊赏，不允所请。寻乞归养，温诏慰留。四年，以亲病请假省视，因防务急，未行，丁母忧，命治丧百日，假满仍回任。坚请终制，乃允之。

六年，命为总理船政大臣。初，左宗棠创议于福州马尾山麓濒江设船厂，未及兴工，宗棠调陕甘，疏言非葆桢莫能任。葆桢释服，始出任事。造船坞及机器诸厂，聘洋员日意格、德克碑为监督。月由海关拨经费五万两，期以五年告成。附设艺童学堂，预募水勇习练驾驶。事皆创立，船材来自外国，煤炭亦购诸南洋，采办尤易侵渔。葆桢坚明约束，一无瞻徇。布政使周开锡为提调，延平知府李庆霖佐局事，皆为总督所不喜，齟齬欲去之，葆桢疏争得留，藩署吏玩抗，以军法斩之，众咸惊服。

九年，丁父忧，仍请终制，暂解事，服阕始出。当其居忧，内阁学士宋晋疏请暂停船工，诏下酌议。葆桢上疏，略谓：“自强之道，与好大喜功不同，不可以浮言摇动。且洋员合同不能废，机厂经营不可弃。不特不能即时裁撤，五年期满，亦不可停。”推论利害切至，诏嘉纳之。十一年，再莅事。先后造成兵舰二十艘，分布各海口。寻以匠徒艺成，议酌改船式，督令自造，不用洋员监督。疏陈善后事宜，并如议行。

十三年，日本因商船避风泊台湾，又为生番所戕，藉词调兵，觊觎番社地。诏葆楨巡视，兼办各国通商事务。日兵已登岸结营，葆楨据理诘之。晓谕番族遵约束，修城筑垒为战备。提督唐定奎亦率淮军至，日人如约撤兵。乃议善后事宜，疏陈福建巡抚宜移驻台湾，吏治军政方能整顿，诏如所请。甫内渡，狮头社番戕官滋事，光绪元年，复往，督唐定奎等伐山开道，攻破内外狮头等社，毁其巢，胁从者次第就抚。中路、北路亦分军深入，诸番皆听约束。先于琅玕增设恒春县，至是奏设台北府，淡水、新竹、宜兰三县隶之；噶玛兰通判移驻鸡笼山；台湾府同知移驻卑南；鹿港同知移驻水沙。连疏陈营伍积弊，请归巡抚节制。购机器，开台北煤矿，为明遗臣郑成功请予谥建祠，以作台民忠义之气，并报可。遂撤军内渡，事竣，擢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

江南自军事定后，已逾十年。疆吏习为宽大，葆楨精核吏事，治尚严肃。属吏懍懍奉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不稍假借。尤严治盗，莅任三月，诛戮近百人，莠民屏迹。皖南教案，华教士诬良民重罪，亲讯，得其受枉状，反坐教士，立诛之，然后奏闻，洋人亦屈伏。淮南引地以次归复，浚河、积谷、捕蝗、禁种罌粟诸政，并实力施行。数以病乞退，五年，入觐，皇太后温谕勉以共济时艰，毋萌退志，自此遂不言病。是年十一月，卒于位，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立功各省建专祠，谥文肃。子玮庆，赐举人，袭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瑜庆，恩荫主事，官至贵州巡抚。

刘坤一，字岷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咸丰五年，领团

练从官军克茶陵、郴州、桂阳、宜章，叙功以教谕即选。六年，骆秉章遣刘长佑率师援江西，坤一为长佑族叔而年少，师事之，从军中自领一营。长佑既克萍乡，令进战芦溪、宣风镇，连破贼，逼袁州，招降贼目李能通。于是降者相继，守城贼何益发夜启西门，坤一先入，复袁州。累擢直隶州知州，赐花翎。

七年，克临江，擢知府。八年，长佑以病归，坤一代将其军。偕萧启江渡赣江规抚州，克崇仁。启江在上顿渡为贼所困，往援，大破贼，遂复抚州，连克建昌，擢道员。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坤一回援，解永州、新宁之围，加盐运使銜。贼窜广西，从刘长佑追疆，复柳州。长佑擢抚广西，令坤一驻柳州清馀匪，悉平之，加布政使銜。进攻浔州，十一年七月，拔其城，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回趋川、楚，坤一扼之融县，掩击败之，贼溃走入黔，授广东按察使。

同治元年，迁广西布政使。刘长佑赴两广总督任，命坤一接统其军，赴浔州进剿。贵县匪首黄鼎凤，在诸匪中最强悍，屡议剿抚，不能下。二年，坤一破之于登龙桥，遂驻守之。鼎凤老巢曰平天寨，倚山险树重栅，守以巨炮，覃墟相距十馀里，为犄角。坤一阳议抚，撤军回贵县，潜师夜袭覃墟，遂围平天寨，复横州，鼎凤势蹙。三年四月，擒鼎凤及其党诛之。浔州平，赐号硕勇巴图鲁。四年，剿平思恩、南宁土匪，复永淳，擢江西巡抚。令席宝田、黄少春会剿粤匪馀党于闽边，五年，聚歼于广东嘉应州，加头品顶戴。军事既定，坤一治尚安静，因整顿丁漕，不便于绅户。十一年，左都御史胡家玉疏劾之，坤一奏家玉积欠漕粮，又屡贻书干预

地方事。诏两斥之，家玉获谴，坤一亦坐先不上闻，部议降三级调用，加恩改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寻复之，命署两江总督。

光绪元年，擢两广总督。广东号为富穰，库储实空，出入不能相抵。议者请加盐厘及洋药税，坤一以加盐厘则官引愈滞，但严缉私贩，以畅销路；又援成案，筹款收买馀盐，发商交运，官民交便。药厘抽收，各地轻重不同，改归一律，无加税之名，岁增巨万。吏治重在久任，令实缺各归本任，不轻更调。禁赌以绝盗源，水陆缉捕各营，分定地段以专责成，盗发辄获。

二年，调授两江总督。六年，俄罗斯以交还伊犁，藉端要挟。诏筹防务，坤一上疏，略谓：“东三省无久经战阵之宿将劲旅，急宜绸缪。西北既戒严，东南不可复生波折。日本、琉球之事宜早结束，勿使与俄人合以谋我。英、德诸国与俄猜忌日深，应如何结为声援，以伺俄人之后。凡此皆赖庙谟广运，神而明之。”九年，法越构衅，边事戒严。坤一疏：“请由广东、广西遴派明干大员统劲旅出关，驻扎凉山等处，以助剿土匪为名，密与越南共筹防御。并令越南招太原、宣光黑旗贼众，免为法人诱用。云南据险设奇，以资犄角。法人知我有备，其谋自沮。云南方拟加重越南货税，决不可行。重税能施之越人，不能施之法人。越人倘因此转噉法人入滇通商，得以依托假冒，如沿海奸商故智，不可不虑。越南如果与法别立新约，中国纵不能禁，亦应使其慎重；或即指示机宜，免致再误。越南积弱，若不早为扶持，覆亡立待。滇、粤藩篱尽失，逼处堪虞。与其补救于后，曷若慎防于先。此

不可不明目张胆以提挈者也。”疏入，多被采纳。

十二年，丁继母忧。十六年，仍授两江总督。十七年，命帮办海军事务。二十年，皇太后万寿，赐双眼花翎。日本犯辽东，九连城、凤凰城、金州、旅顺悉陷，北洋海陆军皆失利。召坤一至京，命为钦差大臣，督关内外防剿诸军。坤一谓兵未集，械未备，不能轻试，诏促之出关。时已遣使议和，坤一以两宫意见未洽为忧，濒行，语师傅翁同龢曰：“公调和之责，比余军事为重也。”二十一年春，前敌宋庆、吴大澄等复屡败，新募诸军实不能任战，日本议和要挟弥甚，下坤一与直隶总督王文韶决和战之策。坤一以身任军事，仍主战而不坚执。未几和议成，回任。坤一素多病，卧治江南，事持大体。言者论其左右用事，诏诫其不可偏信，振刷精神，以任艰巨。坤一屡疏陈情乞退，不许。

二十五年，立溥儒为穆宗嗣子，朝野汹汹，谓将有废立事，坤一致书大学士荣禄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二十六年，值德宗万寿，加太子太保。拳匪乱起，坤一偕李鸿章、张之洞创议，会东南疆吏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为保护，人心始定。车驾西幸，议者或请迁都西安，坤一复偕各督抚力陈其不可，吁请回銮。二十七年，偕张之洞会议请变法，以兴学为首务，中法之应整顿变通者十二事，西法之应兼采并用者十一事，联衔分三疏上之。诏下政务处议行，是为实行变法之始。洎回銮，施恩疆吏，加太子太保。

二十八年，卒，优诏赐恤。嘉其秉性公忠，才猷宏远，保障东南，厥功尤著，追封一等男爵，赠太傅，赐金治丧，命

江宁将军致祭，特谥忠诚。祀贤良祠，原籍、立功省建专祠。赐其子能纪四品京堂，诸孙并予官。张之洞疏陈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世以所言为允。

论曰：曾国荃当苏、浙未复，孤军直捣金陵，在兵事为危机，其成功由于坚忍。铲其本根，则枝蔓自绝，信不世之勋也。屡退复起，朝廷倚为保障，以功名终。沈葆楨清望冠时，力任艰巨，兵略、吏治并卓然。其手创船政，精果一时无偶。后来不能充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刘坤一起家军旅，谋国独见其大，晚年勋望，几轶同侪，房、杜谋断之功，不与褒、鄂并论矣。

卷四百十四

列传二百零一

李臣典 萧孚泗 朱洪章 刘连捷

彭毓橘 张诗日 伍维寿 朱南桂

罗逢元 李祥和 萧庆衍 吴宗国

李臣典，字祥云，湖南邵阳人。年十八从军，初隶王鑫部下，后从曾国荃援江西，隶吉字营。咸丰八年，战吉安南门外，国荃受重创，臣典大呼挺矛进，追杀至永丰、新淦。国荃奇其勇，超擢宝庆营守备。克景德镇，复浮梁，皆为军锋。

十年，从战小池驿，晋都司，赐花翎。进规安庆，战菱湖，逼贼屯，扼其北，国荃伤股坠马，臣典驰救以归。偕张胜禄、张诗日战枞阳，破援贼，水师得以进屯。十一年，攻安庆西门贼垒，陈玉成纠杨辅清数万人围官军数重，战至日中未决，驰告诸将曰：“事急矣，成败在此举！”臣典横槊前驱，与诸营合力决荡，贼大奔，斩首数千级，遂拔安庆，擢参将，赐号刚勇巴图鲁。

同治元年，从国荃乘胜下沿江各城隘，进军江宁，臣典会取丹阳镇，夺秣陵关，以总兵记名。军中疫作，李秀成大举来援，逼垒鏖战，国荃督阵，炮伤颊，臣典与副将倪桂节力卫之，桂节阵亡。贼方攻西路急，臣典曰：“此虚声也，请备东路。”既而贼果萃东路，参将刘玉春死之。炮弹穿壁墙如雨注，臣典死守，卒不能入。围解，加提督衔。二年，偕赵三元夜袭雨花台石城，束草填壕，缘梯将上，贼惊觉，燃炮轰击，军少却。臣典搴旗大呼跃而上，诸军继之，掷火弹毁敌楼，城立拔，以提督记名。寻授河南归德镇总兵。偕萧孚泗、张诗日等攻夺紫金山，又败诸校场，连克近城诸垒。三年，克天保城，江宁之围始合。五月，克地保城。

六月，诸军番休进攻，贼死拒，杀伤相当。臣典侦知贼粮未尽，诸军苦战力渐疲，谓国荃曰：“师老矣！不急克，日久且生变。请于龙膊子重掘地道，愿独任之。”遂率副将吴宗国等日夜穴城，十五日地道成，臣典与九将同列誓状。翼日，地雷发，臣典等蚁附入城，诸军毕入。下令见长发者、新剃发者皆杀，于是杀贼十馀万人。臣典遽病，恃壮不休息，未几，卒于军，年二十七。

捷上，列臣典功第一，锡封一等子爵，赐黄马褂、双眼花翎。命未至而臣典已歿，诏加赠太子少保，谥忠壮，吉安、安庆、江宁各建专祠。

萧孚泗，湖南湘乡人。咸丰三年，入湘潭，从罗泽南转战江西、湖北，洊擢守备。六年，从曾国荃援江西，克安福、吉水、万安诸县。七年，克峡江，擢游击，赐花翎。八年，从攻吉安，贼出扑孚泗营，开壁奋击，毙悍贼多名。旋克吉安，擢参将。九年，江西肃清，擢副将。会攻太湖，十年春，大战小池驿，复太湖，孚泗功多，赐号勦勇巴图鲁。进攻安庆，战菱湖，孚泗于东路横壕倚水筑新营，会击屡破贼。分道攻安庆城外诸垒，贼援迭至，与城贼相应，更番扑官军营垒，孚泗等且战且筑垒，贼不得逞；又偕水师副将蔡国祥截获贼粮。八月，以地雷坏城，复安庆，以总兵记名。加提督衔，授河南归德镇总兵。

同治元年，国荃循江东下，孚泗为前锋，攻拔西梁山。会水师克太平、芜湖，破金柱关、东梁山，进克秣陵关、江心洲，乘胜逼江宁，以提督记名。李秀成来援，分党趋江心洲截运道，孚泗等逆击败之。贼攻孚泗后营炮台，相持十馀日，贼以地雷毁营墙，孚泗以火药数十桶掷轰，贼不得入。伺贼疲，孚泗与彭毓橘突出夹击，踏平贼垒数十，赐黄马褂。二年，偕总兵李臣典袭克雨花台石城，追至上方桥，斩馘数千，又破秣陵关贼卡。夜袭上方桥，结筏渡河，扼双桥门，连破贼隘。偕彭毓橘纵火焚其桥，袭贼屯，擢福建陆军提督。三年，既克天保城，孚泗出钟山北，于太平门筑三垒守之，绝

贼粮道。

六月，进占龙膊子山石城，孚泗与李臣典筑炮台山上，距城仅十馀丈，积沙草高与城齐，作伪攻状，潜于其下凿地道。贼宵攻毁炮台，副将陈万胜战死，明日，会师逼城下，总兵郭鹏程、王绍羲复中炮死。及地道成，火发城圯，将士争登，贼掷火药抵拒，死仆相继。孚泗手刃退者数人，士气乃奋，尽从缺口入。李秀成匿民舍，孚泗索获之，并擒洪仁达。论功，赐封一等男爵，赐双眼花翎。寻丁父忧归。光绪十年，卒于家，优恤，谥壮肃。

朱洪章，字焕文，贵州黎平人。咸丰初，应募为乡勇，从黎平知府胡林翼剿新宁窜匪，又剿黄平榔匪，擒匪首刘瞎麼，以功奖外委。四年，从林翼援湖北，会克岳州。从塔齐布攻武昌，破贼洪山，遂隶塔齐布军。战大冶、半壁山、田家镇、孔垅、小池口，攻九江，无役不从，以勇名。塔齐布卒，从周凤山。凤山败，隶毕金科。六年，克饶州，擢千总。金科战歿，代领其军。江西不给饷，张芾倚蔽皖南，资之，军始不散。又以会攻四十里街，他将败绩，被劾，降把总。九年，从曾国荃复景德镇，复官，以守备补用。遂从曾国荃部下，战绩始著。

十年，从攻太湖，解小池驿之围，晋都司。进攻安庆，争壕夺垒，斩刈甚多。十一年，克安庆，超擢参将，赐号勤勇巴图鲁。从国荃由皖东下，连夺沿江要隘，擢副将。进屯雨花台，江宁城贼出扑，屡击破之。及援贼至，大营被围，迭以地雷毁营墙，悍贼拥入，口衔利刃，匍匐而进。洪章督队

发枪炮，掷火焚烧，毙贼无算，伤亡士卒甚多，久之始解。洪章先以迭克城隘，以总兵记名，至是加提督衔。

同治三年，攻江宁久不拔，及开地道于龙膊子山麓告成，议推前锋。国荃召诸将署名具军令状，洪章署第一，武明良第二，刘连捷第三，其他以次署毕，共得九人。发火城崩，洪章率所部长、胜、焕字三营千五百人，从倒口首先冲入，贼仓猝从城头掷火药倾盆下，士卒死四百余人。洪章入城后，结圜阵与贼排击。诸将毕入，乃分军为三，洪章趋中路，直攻天王府之北，短兵巷战一日夜，搜斩逆酋尤众，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无论提镇缺出，尽先题奏。初叙入城功，李臣典以决策居第一，洪章列第三，众为不平。洪章曰：“吾一介武夫，由行伍擢至总镇。今幸东南底定，百战馀生，荷天宠锡，已叨非分，又何求焉？”

四年，授湖南永州镇总兵。光绪二年，调云南鹤丽镇，署昭通、临安、腾越诸镇。鹤丽地卑下，水潦常没民田，有新河泄水，通塞无常。洪章在镇，躬率士卒开浚数次，水患为纾，民感之。十四年，因病乞开缺，病痊，曾国荃调留两江，洪章凭吊龙膊子山，祭死士瘞所，国荃为树碑纪事。十五年，署狼山镇总兵。二十年，张之洞檄募十营防金沙卫。二十一年，卒终军。之洞疏陈战绩，称其收复江宁，功实第一。诏宣付史馆，从优议恤，谥武慎，附祀曾国藩、国荃、胡林翼专祠。

刘连捷，字南云，湖南湘乡人。以外委隶同族刘腾鸿湘后营，转战湖北。罗泽南荐诸巡抚胡林翼，檄领副后营，擢

千总。咸丰六年，从腾鸿援江西，战瑞州，腾鸿中炮殒，连捷率所部攻城，拔之。为曾国藩所重，荐改文职，以知县留江西补用。从曾国荃克吉安，擢同知，赴安徽助剿，十年，大捷于小池驿，擢知府。由集贤关攻安庆，破援贼。十一年，复破援贼于集贤关，克安庆，擢道员，赐号果勇巴图鲁。

同治元年，攻巢县东关，贼立石墙于罗星山，连捷率死士夜渡河纵火烧贼营，进克西梁山、濡须口，渡江克太平府、金柱关、芜湖，乘胜进军江宁。连捷军屯颜行，李秀成、李世贤纠大众来攻，以炸炮破营壁，连捷筑横墙拒之，常乘贼懈夜出破贼垒。及贼退，以按察使记名，加布政使衔。大营恃无为州通饷道，连捷率三千人往守，营城外石涧阜。二年，李秀成困以长围，军粮垂尽，彭玉麟劝突围出，连捷誓死守。彭毓橘来援，合击贼，走之，再复巢县、含山、和州，赐黄马褂。偕水师进攻九洑洲、下关。

三年，龙膊子山地道成，偕诸军冲入城。江宁平，以布政使记名，加头品顶戴，予骑都尉世职。湘军凯撤，曾国藩留连捷军三千人驻守舒城、桐城防捻匪。会霆营叛卒扰江西，连捷督军追剿，驻防吉安、赣州，会剿粤匪余党于广东嘉应州，尽歼之。连捷以伤病归，家居十载。光绪中，曾国荃抚山西，奏起连捷练军包头，从国荃移屯山海关，又从至江南治江防。十三年，卒，赐恤，赠内阁学士，建专祠，谥勇介。

彭毓橘，字杏南，湖南湘乡人。从曾国荃援江西，积功叙县丞。及进安徽，小池驿、菱湖诸战皆有功，又屡破援贼，累功擢知府。会诸军下沿江诸要隘，渡江克太平府、金柱关、

芜湖，擢道员，赐号毅勇巴图鲁。

大军逼江宁，毓橘与诸将分路取丹阳镇、秣陵关诸要隘，夷贼垒数十，进攻雨花台石城，贼死拒未下。李秀成率众来援，大营被围。毓橘方染疫，力疾御战，伺懈出击，破贼垒。解围后，毓橘与刘连捷援江北，合水师连复江浦、和州、含山、巢县四城，江北大定。削平江宁附近诸贼垒，毓橘功为多。龙膊子地道火发，督军冲入，手刃退者。论功最，以布政使记名，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寻授福建汀漳龙兵备道，未之任，曾国荃疏调毓橘统湘军赴湖北，捻匪窜扰黄州、安陆，毓橘进剿，战比有功。同治六年，师次蕲水，毓橘率小队数百，周览地势，至麒麟凹，贼大至，被围，搏战，死伤略尽。毓橘马陷泥淖，被执，骂贼被害。事闻，诏视布政使阵亡例议恤，建专祠，赠内阁学士，谥忠壮，加骑都尉世职，并为三等男爵。

张诗日，湖南湘乡人。咸丰五年，以外委随罗泽南战江西，克义宁。六年，改隶曾国荃军，克安福，战吉安。八年，复万安、吉水，超擢守备。九年，以克吉安及景德镇、浮梁，累擢游击。十年，援小池驿，复太湖、潜山，晋参将。

从攻安庆，率三营破援贼于枞阳。十一年，克安庆，擢副将，加总兵衔，赐号干勇巴图鲁。同治元年，从克沿江要隘。及抵江宁，力守大营，破援贼。累擢，以提督记名。二年，屡破江宁城外贼垒，赐黄马褂。

三年，克天保、地保两城。方开掘龙膊子地道，李秀成夜自太平门突出来犯，又诈为官军，别从朝阳门东隅出，逼

营纵火，诗日偕诸将力战却之。地道火发，城崩，诗日率士卒登龙广山，夺太平门；复循神策门转战至狮子山，夺仪凤门。论功最，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四年，授直隶宣化镇总兵。五年，从曾国藩剿捻，破张总愚、牛洛红于西平，又败之万金寨，进攻双庙贼巢。贼以马队袭官军后，诗日分军回击，追败之洪河，又败之鄆城、召陵。因伤发回籍，六年，卒。曾国藩疏陈诗日克复江宁，当西北一路，论功在李臣典、刘连捷、萧孚泗之次，优恤，谥勤武。

伍维寿，湖南长沙人。从曾国荃援江西，攻安庆，克沿江要隘，擢副将。夺雨花台、聚宝门外石垒，累擢记名总兵，赐号毅勇巴图鲁。偕朱南桂破神策门，入城，率马队追逸贼至湖熟镇，擒斩贼酋李万材等，以提督记名，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六年，授陕西汉中镇总兵，调甘肃宁夏镇，光绪元年，卒。

朱南桂，湖南长沙人。罗泽南旧部，转战两湖，积功至副将，刚号勳勇巴图鲁。同治元年，解金柱关围。二年，克薛镇、博望镇，以总兵记名。及克江宁，南桂先破神策门月城，梯而入，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寻授河南归德镇总兵。五年卒，赐恤，谥勤勇。

罗逢元，湖南湘潭人。由武生入伍，从剿广西。曾国藩治水师，充营官，转战湖北、江西，累擢副将。继从曾国荃克安庆，以总兵记名，赐号展勇巴图鲁。进克沿江要隘，抵江宁，还守太平，屯金柱关。贼酋陈坤书大举来犯，逢元坚守，屡战，以少击众，擒斩逾万，以提督记名。及克江宁，由

南门旧陷口梯登，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以伤发假归，光绪四年，卒，赐恤。

李祥和，湖南湘乡人。初从罗泽南，积功至游击。嗣从曾国荃，克吉安，复安庆，累擢副将，赐号著勇巴图鲁。同治元年，从大军进江宁，力守大营，破援贼，以提督记名。三年，攻克地保城，先登，筑炮台俯击城中，地道始成。论功，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四年，授安徽寿春镇总兵，从刘松山赴陕西剿捻匪。六年，战洛川大贤村，中炮阵亡，赐恤，谥武壮。

萧庆衍，湖南湘乡人。应募入湘军右营，转战江西、湖北，积功至副将。克太湖、潜山，以总兵记名，赐号刚勇巴图鲁。同治二年，援江浦，复含山、巢县、和州，加头品顶戴。三年，渡江会攻江宁，克上方桥，进钟山，筑三垒太平门外。城破，于缺口冲入，夺朝阳、洪武二门，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

吴宗国，湖南长沙人。以勇目从剿湖北，累擢守备。同治元年，从曾国荃沿江东下，迭克要隘，功多，累擢参将，赐号资勇巴图鲁。二年，破聚宝门外上方桥、江东桥各贼垒，会水师破九袱洲、印子山贼巢，擢副将。从李臣典重开地道，城贼防益严，炮弹雨下。宗国手簾牌，持长绳，冒炮弹，狙行而前，抵城下测丈而返，始兴工开掘。大功克成，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五年，偕提督郭松林剿捻德安，战罗家集，中伏，殁于阵，依提督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

论曰：洪秀全踞江宁十有馀年，曾国荃于苏、浙未定之

先，孤军直捣，城大援众，事势綦难。及援贼既破，困兽之斗，人人致死，历两年之久，竟蒞大功。固由指挥素定，而在事诸将，同心戮力，奋不顾身，其勇毅之烈，纪太常而光紫阁，无愧色焉。掇其尤者著于篇。

卷四百十五

列传二百零二

黄翼升 丁义方 王吉 吴家榜 李成谋
李朝斌 江福山 刘培元

黄翼升，字昌岐，湖南长沙人。少孤，育于邓氏，冒其姓，入长沙协标充队长。咸丰初，从征广西，曾国藩创水师，调为哨长。四年，从杨岳斌下岳州，叙千总。战于城陵矶，贼以十馀舟来诱，翼升知其诈，追至擂鼓台、荆河脑，伏贼突出，翼升驾舢板奋击，后队继之，贼大败转战至金口，值贼下游被围，力战却之。积功擢守备。克武汉后，进攻蕲州，翼升自蒜花寮出战败贼，焚其舟，擢都司。复蕲州，拔充营官。

攻湖口，毁贼船十馀艘。冲入内湖，贼塞隘口不得退，泊姑塘，迭战于都昌县河、鸡公湖，焚贼舟。时水师在内湖者无大船，既与外江阻绝，曾国藩令添造，并拨江西长龙、快蟹诸船，以翼升及萧捷三分领之，各为一军。五年，屡会诸军攻湖口，未克，萧捷三战死，翼升大愤，冲入贼卡，尽毁下钟岩贼船。夜出奇兵数惊贼，贼不出，仍驻军姑塘。

六年，贼犯抚州，南昌戒严，翼升奉檄泊吴城镇，卫省

城。湖口之贼尾至，结土匪窥吴城，翼升分兵由前河包抄，自赴后河击陆路之贼，走之。会彭玉麐至军，令翼升专攻陆路，败贼于涂家埠，毁浮桥二、船百馀。贼复冒民船来犯，翼升合军围击，败之。追至德河口，遂会攻南康，直薄城下，火贼船，城贼遁走。

七年，授直隶提标左营游击，杨岳斌师至九江，彭玉麐与约夹攻湖口，军分六队，翼升率内湖右营当其冲，转斗而前。炮丸冒船过，他营失利，贼逐之，翼升待其还，纵击，斩杀过当。贼复乘夜劫营，灭炬待之，歼贼无算，尽毁梅家州贼船。东岸诸军亦断湖口铁锁，遂克湖口，内外水师复合。越日，进夺彭泽贼舟，破小孤山，擢副将。

九年，池州守城贼韦志俊投诚，彭玉麐令翼升往受降，贼酋古隆贤、杨辅清等来争，击却之。旋有奸人内应，池州复陷。

十年，曾国藩规江南，奏设淮阳水师，荐翼升领之，即授淮阳镇总兵。十一年，破贼于黄盆镇，又败之方村。进攻铜陵，决城东北堤，从决口入据之。又进攻无为州，毁泥汉口、神塘河贼垒，无为、铜陵同复，赐号刚勇巴图鲁。偕王明山循沿江郡县，克池州，铜陵亦失而复得。运漕镇滨江通湖，贼踞之以通接济。翼升进击，诸军乘之，焚贼舟，贼遁铜城闸。又偕陈湜攻东关，克之，加提督衔。

同治元年，追贼入巢湖，贼聚湖口以遏归路，翼升掘堤岸引船出，反拊贼背夹击，大败之，城贼遁。进克含山、和州。四月，会攻金柱关，李朝斌临上游，翼升等遏下游，贼牵于水师，不暇内顾。曾国荃袭克太平，并趋金柱关合攻。翼

升夜督队逾壕，纵火焚西门，贼突出，挥士卒登岸短兵接，立克金柱关。袭东梁山，一鼓下之。移师攻芜湖，贼弃城走。又击贼清水河，俘馘千计，以提督记名。

五月，克秣陵关、江心洲诸隘，血战夺九洲洲，军声大振。时李鸿章至上海，规苏、常，翼升移师会剿，诏署江南水师提督，松江、上海诸水军悉归节制。翼升所部十营，分二营驻浦口，四管驻扬州，亲率四营，六月，抵松江，就上海增造舢板、飞划诸船，移守青浦。贼酋谭绍光合嘉、湖、苏、昆诸略图犯上海，屡扑青浦，翼升与陆军合击走之。贼绕犯北新泾大营，又走吴淞，翼升驶往，相持至夜，毁贼营七。贼犯嘉定及青浦、张堰，分队往援，且战且进，至白鹤江，毁桥而还。翼升兵少，调扬州驻营来会剿。鸿章约合攻黄渡，翼升由赵屯桥截击，追至三江口，尽平沿岸桥、垒。

十月，破贼芦墟、万家庄、汾湖、三官塘，进距苏州三十里。常熟守贼骆国忠以城降，谭绍光来争，陷福山，翼升赴援，进攻河西、白茅、徐六泾诸口。二年正月，翼升会常胜军克福山，骆国忠见西山火起，突围出，围乃解。杨舍汛为沿江冲要，贼守之以蔽江阴，翼升沿江兜剿，迭破援贼，克之。乃会攻江阴，迭破蠡口、陈市。贼酋陈坤书来援，翼升扼江干诱贼出战，与郭松林、刘铭传合击，大破之。克江阴，赐黄马褂。九月，由无锡进攻苏州，诏翼升赴临淮会剿苗沛霖，鸿章疏留勿遣。诸军合围苏州，薄城下，当齐门、阊门之间，截贼窜路，城贼乞降，予云骑尉世职。是年冬，再克无锡，率五营赴临淮，苗沛霖寻走死，余党瓦解，翼升仍回江苏。

三年，陈坤书犯常熟，偕郭松林等合击，贼败走。遣部将王东华等助攻常州，克之，被优叙，诏授江南水师提督。曾国藩奏：“江南额设提督一员，兼辖水陆。翼升所授，当是新设，请敕部铸颁新印。”从之。会杨岳斌督师江西，翼升接统外江水师。江宁复，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四年，诏翼升赴清江浦防捻匪，至则贼已败窜山东，进驻邳、宿之间。会僧格林沁战歿，捻氛益炽，犯雒河，翼升驰援，贼又走。五年，回驻江宁。六年，调守清江，东捻赖文光败窜淮安，翼升督诸军追击，文光为道员吴毓兰所擒。东捻平，论功，被珍赉。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诸军为长围困之，鸿章调翼升率师船入运河设防。六月，乘伏汛入张秋口，至德州。张总愚奔至，冒官军唤渡，翼升部将徐道奎察其伪，轰击之，大军环集，总愚溺水死。西捻平，加云骑尉世职，合并为三等男爵。

长江水师营制定，仍以翼升为提督。彭玉麟终制回籍，长江事宜悉付翼升主之。十一年，诏起玉麟巡阅，劾不职将弁百余人。翼升以伤病请代奏乞退，诏斥驭军不严，滥收候补将矣二百余人之多，念前功，从宽免议，许其开缺回籍养病。光绪十五年，皇太后归政，以翼升旧勋，予议叙，绘像紫光阁。十八年，复授长江水师提督，入觐，赐紫禁城骑马。二十年，皇太后万寿庆典，加尚书衔。日本兵事起，翼升由岳州赴江宁筹江防，卒于军，赐恤，谥武靖，立功德建专祠。子宗炎，袭男爵，官广西桂平梧盐法道。

丁义方，湖南益阳人。入水师，隶彭玉麟部下，积功至守备。咸丰八年，克九江，擢都司。十年，克建德，赐花翎。

寻建德复陷，贼数万上犯湖口，势其张。义方收建德溃兵，简精壮五百人，分布守御，自率水师驻西北门。贼乘锐攻城，义方登陴躬自搏战，会副将成发翔来援，贼引去。曾国藩疏言义方胆识过人，部署迅速，诏超擢参将，加副将衔。十一年，驻防小池口，贼自兴国来犯，击却之。驰援都昌，解其围。同治元年，从彭玉麐迭克沿江诸隘，擢副将。二年，要击都昌败贼，毁其舟，寻解青阳围，以总兵记名，赐号壮勇巴图鲁。七年，授湖口镇总兵。光绪十九年，卒官。

王吉，湖南衡阳人。由马兵累擢守备。咸丰九年，入水师，隶彭玉麐部下。从屯黄石矶，击芜湖贼，战螺矶、殷家汇、枞阳，皆有功，擢都司。十一年，从克孝感，战最力，擢游击，赐号猛勇巴图鲁。克德安、黄州，累擢副将。同治元年，金柱关之战，吉率队蛇行而进，跃上堤埂，破贼垒，以总兵记名。寻贼复由太平来犯，多方窥伺，吉驾飞划入湖迎击，又登岸驰逐。经月馀，贼踪始净。援无为州，率水勇登陆，会诸军夹击败贼。破铜城闸水卡，结小划船为桥以济陆师。复破陶家嘴、大甲村、岷山冈贼垒。二年，曾国藩、彭玉麐合疏荐吉勇敢诚朴，堪胜总兵之任，授狼山镇总兵。从克江浦、浦口，夺下关、草鞋峡、燕子矶诸隘，进拔九洲洲，以提督记名。八年，水师凯撤，乞假修墓，乃赴狼山镇任。光绪七年，卒，赐恤。

吴家榜，湖南益阳人。入水师，初隶杨岳斌营。咸丰十年，从黄翼升破贼殷家汇、枞阳，遂归其部下。菱湖、铜陵、泥汉口、运漕镇、东关诸战，皆有功，累擢守备。同治元年，从攻金柱关、东梁山、芜湖，擢都司。从黄翼升援上海，迭

破贼北新泾、四江口，败援贼于江阴，赐号敢勇巴图鲁。领淮阳水师前营，克无锡，擢副将。三年，江宁复，录功，以总兵记名。四年，追叙克宜兴、荆溪、溧阳功，以提督记名。七年，从黄翼升赴直隶防运河。擒匪平，晋号讷恩登额巴图鲁，授瓜洲镇总兵。光绪二年，兼署长江水师提督。十八年，卒，附祀彭玉麟祠。

李成谋，字与吾，湖南芷江人。咸丰四年，投效水师充哨长。从杨岳斌克湘潭、岳州，叙千总。转战湖北，败贼于倒口，拔沿江木栅，毁盐关贼船。克武汉，擢守备。从克田家镇，成谋追贼，上至武穴，下至龙坪，往来击贼，歼毙甚众，擢都司。五年，从战塘角，焚贼舟二百余，乘风夜抵武昌城下，炮击贼船，擢游击。攻金口，循北岸进拔贼垒。又连破贼于坛角、鲇鱼套，擢参将，赐号锐勇巴图鲁。

成谋身長八尺，力能一手竖大桅，素为胡林翼所器重。至是荐其每战冲锋，廉明爱士，堪胜水陆方镇之任，诏记名，俟军事稍闲，送部引见。

六年，扼沙口，断贼粮道，破贼小河口、青山，燔其辎重。转战蕪州、黄州、广济、武穴，下至九江，毁贼舟数百，获粮械以资军用。武汉复，擢副将。七年，会攻九江，追贼至湖口，前队锐进失利，成谋突入阵中，夺回所失四艘。寻授江苏太湖协副将。既克湖口，从杨岳斌顺流而下，登陆克望江、东流，疾趋安庆，复铜陵，会江南水师于峡口。红单船方攻泥汊贼垒不能下，岳斌令成谋急棹薄垒，掷火焚其火药库，贼遁走，获其粮械船舰。胡林翼奏“肃清江面，成谋

之功为最，平日事亲孝”，特给二品封典。八年，擢福建漳州镇总兵。

十年，进攻池州，拔殷家汇，毁城外贼垒，破枞阳伪城，加提督衔。十一年，陈玉成围枞阳，击却之。同治元年，会陆师拔巢县、雍家镇，薄西梁山，断横江铁锁，夺回要隘，以提督记名。破贼于鲁港、采石矶，克金柱关、芜湖，赐黄马褂。三年，援湖北，破捻匪於罗田。五年，署福建水师提督，寻实授。

时军事渐定，整顿营制，会奏裁金门镇总兵，改为水师副将。裁左营游击，移右营驻湄州，归提标统辖。徙前营游击驻浯口，后营游击驻辋门。变通巡哨章程。十一年，彭玉麟整顿长江水师，罢提督黄翼升，荐成谋朴诚堪膺重任，即以代之。光绪二年，丁母忧，夺情留任。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请江南兵轮悉归成谋统辖。十六年，万寿推恩，加太子少保。十八年，以病乞归，寻卒。诏嘉其在任十馀年，驭军有法，江面又安。赐恤，建专祠，谥勇恪。

李朝斌，字质堂，湖南善化人。由行伍隶长沙协标。咸丰四年，曾国藩调充水师中营哨官，从杨岳斌克武昌、田家镇各城隘，累功擢至参将。六年，会内湖水师攻克湖口及梅家洲，从杨岳斌乘胜循下游，埽荡江面，擢副将。八年，会攻九江，朝斌以水师登陆助战，克之。复从杨岳斌进攻安庆，拔枞阳、铜陵贼垒，赐号固勇巴图鲁。十年冬，间道援南陵，回军攻克东流。十一年，下茯苓洲、白茅嘴贼垒，会陆军克无为州，以总兵记名。再复铜陵，迭克泥汊、神塘河、运漕

镇、东关，加提督衔，授湖北竹山协副将。同治元年，擢浙江处州镇总兵。

彭玉麐督水师会陆军进规沿江要隘，令朝斌率所部游奕上下游，兜剿环攻，连克金柱关、芜湖、东梁山，以提督记名。曾国藩奏设太湖水师，以朝斌将，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年，成军东下，会诸军克江浦、浦口，连破草鞋峡、燕子矶贼屯，战九洑洲，功最，赐黄马褂。

朝斌一师，原为规复江、浙而设，九洑洲既克，会黄翼升淮扬水师同援上海，由长江直下，与总兵程学启会师夹浦，督水师百艘攻沿湖贼垒，下之，进破澹台湖贼垒；直逼苏州，破盘门外贼垒。贼酋李秀成率众七八万夺宝带桥，朝斌会陆师合击，血战挫之，贼始退。破援贼于叶泽湖，截窜贼于觅渡桥。会克五龙桥贼垒，分攻葑门、阊门，昼夜轰击，李秀成先逸，余党以城降。李鸿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战，谋勇兼优，予云骑尉世职。

是年冬，会陆师剿贼江、浙之交，克平望镇，又破贼九里桥，署江南提督。三年，偕程学启会攻嘉兴，朝斌水师由官塘进，破其七垒。湖州援贼图窜盛泽以牵围师，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兴，实授江南提督。进规湖州，由夹浦逼长兴，贼众数万，依山筑垒，杨鼎勋、刘士奇等与之相持，朝斌督水师登陆袭贼后，夹击之，尽毁西北沿水贼垒。乘胜克长兴，复湖州，被珍赆。

五年，移驻苏州。军事甫平，江、浙湖荡盗多出没，捕著匪卜小二诛之，辖境晏然。八年，请设经制水师，著为成例，移驻松江。光绪四年，两江总督沈葆楨疏请以外洋兵轮

统归朝斌节制，允之。十二年，以病乞归。二十年，卒于家，赐恤，建专祠。

朝斌本姓王氏，父正儒，生子四，朝斌最幼，襁褓育于李氏。朝斌官江南提督时，牒请归宗，曾国藩引《金史》张诗事，谓：“朝斌所处相同，定例出嗣之子，亦视所继父母有无子嗣为断。今若准归宗，王氏不过于三子外又增一子，李氏竟至斩焉不祀。参考古礼今律，朝斌应于李氏别立一宗，于王氏不通婚姻。一以报顾复之恩，一以别族属之义。王氏本生父母由朝斌奉养残年，庶为两全之道。”诏如议行。

江福山，湖南清泉人。咸丰五年，应募入水师，积功叙把总。十一年，克赤冈岭、菱湖贼垒。安庆复，累擢游击。同治元年，改隶太湖水师，从李朝斌回籍造船，领前营。浦口、下关、草鞋峡、燕子矶、九洲洲诸战皆有功，擢参将。从援上海，破贼于枫泾、乌泾塘。苏州复，擢副将，赐号强勇巴图鲁。三年，从攻嘉兴，炮穿左臂，裹创而进，克郡城，擒贼酋，以总兵记名。攻太湖夹浦镇，炮断左手指，奋击破之。进攻湖州久不下，郡东晟舍贼垒最坚，请以偏师往攻，使贼互救，然后大军乘之。福山首先跃壕而入，诸军继进，悉毁贼垒。援贼大至，福山摧锋直前，中炮洞腹，殁于阵。事闻，诏视提督例赐恤，死事地建专祠，入祀京师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烈。

刘培元，湖南长沙人。咸丰初，以武生入水师，从克湘潭、岳州，叙千总。战金口，沉贼船，登岸纵击，斩贼酋一人。克嘉鱼、蒲圻，擢守备。战田家镇，培元率十舟穷追四

十余里，毁贼船，擢都司。会攻湖口，斧断锁筏，毁湖口贼船。五年，回援武汉，击贼鲇鱼套，又会鲍超攻小河口，毁贼舟二百有奇。

六年，改陆军，领长字营，从刘长佑援江西。由浏阳攻万载，破贼荆树铺、栗树坳，驻大桥。贼潜来袭，培元出奇兵击之，斩级八百。又破援贼于高城，竹埠。克万载，营西门外，贼数路来争，多于官军数倍。培元开壁大战，斩级千计，擢游击。进攻袁州，破南门岭上贼垒，会萧启江破吉安临江援贼，城贼遁走。克袁州，以参将留湖南补用。七年，会攻吉安，偕曾国荃迎击援贼于三曲滩，追至朱山槽，贼援复集，夹击破之，擢副将。八年，水陆合攻吉安，贼结大筏冲官军浮桥，培元督师船截击，炮伤胸，裹创血战，尽毁其筏。寻克吉安，以总兵记名。是年冬，军中大疫，培元病，回籍。

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培元率千人扼桂阳，众寡不敌，桂阳遂陷。寻率师船溯资水进援宝庆，会诸军扼河而战，数破贼，宝庆围解，授浙江处州镇总兵，仍留湖南领水师。

十一年，左宗棠进规浙江，立衢州水师，疏荐培元熟谙水陆军事，请以署衢州镇，募勇三千赴浙。同治元年，培元率安武水陆全军驻常山，控衢州北路，进江山，破大洲贼营。贼窜龙游，会攻之，贼酋李侍贤大股来援，培元与诸军合击，贼败走。二年，克汤溪、龙游，毙贼酋陈廷秀，加提督衔，赐号锐勇巴图鲁。迭克桐庐、富阳，会攻杭州，破贼于万松岭，攻清泰门外观音堂，平其垒。城贼出战，败之。舁舳板入西湖，炮击杭城。左宗棠以衢州后路要冲，令培元返镇，其所部水师留攻杭州。三年，杭州复。培元丁母忧归，遂不出。光

绪十七年，卒。湖南巡抚陈宝箴疏陈培元战绩，赐恤。

论曰：自湘军水师兴，而后得平寇要领。后又设淮扬、太湖两水师，平吴及浙西赖其力。黄翼升、李朝斌当其任。其后设长江水师为经制，翼升与李成谋迭相更代，为东南重镇。平浙东专在陆师，故水师仅有衢州一军。刘培元亦彭、杨旧部，战绩可称，用并列之。

卷四百十六

列传二百零三

程学启 何安泰 郑国魁 刘铭传 张树珊
弟树屏 周盛波 周盛传 潘鼎新 吴长庆

程学启，字方忠，安徽桐城人。初陷贼中，陈玉成奇其勇，使佐叶芸来守安庆。咸丰十一年，率三百人自拔来归。曾国荃使领一营，战辄请先。安庆北门石垒三最坚，学启力攻拔之，绝贼粮道。未几，遂克安庆，学启功最，擢游击，赐花翎。从国荃克无为、铜陵诸城，擢参将。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规江苏，请于曾国藩，以学启隶麾下。濒行，国藩勉之曰：“江南人誉张国梁不去口，汝好为之，亦一国梁也！”三月，抵上海，立开字营，凡千人，最为劲旅。屯虹桥，贼猝至，败之。次日又至，击退，追至七里堡，大破之，会诸军克南镇桥。五月，从鸿章援松江，军于泗泾，贼酋陈炳文纠悍党突营，分股绕攻上海，学启营被

围，力御，毙贼无算，仍不退。学启开壁冲突，贼披靡，与诸军夹攻，乃大溃。松江围解，擢副将，赐号勃勇巴图鲁。进破贼于青浦东北，复其城。八月，贼酋谭绍光由苏州来犯，败之七宝镇，进战北新泾，平其垒数十，以总兵记名。

九月，绍光复大举窥上海，围水陆各营于四江口，学启会诸军进击，贼扼桥布阵。学启陷阵，截断贼队，胸受炮伤，裹创疾斗，贼却走，未渡河者悉歼之。三路围击，歼毙落水者数万，尽毁贼营，以总兵记名加提督衔，授江西南赣镇总兵。自虹桥、泗泾、四江口三捷，皆以少击众，于是增军至三千人。

二年，进规苏州，偕鸿章弟鹤章及英将戈登克太仓，贼酋蔡元隆诈降，击歼之。鸿章令学启总统诸军，学启曰：“昆山三面阻水，一面陆路达苏州，先断其陆，乃可克。”偕郭松林破苏州援贼于正仪镇，遂克昆山，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连拔花泾、同里，克吴江。贼凭太湖结寨，学启扼飞虹桥，歼其酋徐尚友，乘胜破湖贼，悉平洞庭东山诸垒。

七月，直抵苏州娄门外永定桥驻军。苏州城大，四面阻水，宝带桥为太湖锁钥，贼死力争拒，合水陆军大破之，平其垒，新督军扼守。李秀成自江宁率众来援，大战竟日，击走之。城贼数万复来争，亦击退。进破五龙桥贼垒，留营驻守，分兵破嘉、湖援贼于百龙桥、八坼，逐北至平望。

十月，李秀成纠李侍贤同踞无锡以为援，为刘铭传、李鹤章所缀，学启督战益急，连破贼于蠡口、黄埭，攻破浒墅关及十里亭、虎丘贼垒，于是苏州之围遂合。贼自盘门至娄门连垒十馀里，号曰“长城”，亦悉破。秀成知不可为，又江

宁被围急，遂以城守付其党谭绍光，自出走。

贼酋郜云官与副将郑国魁旧识，密介通款，学启与国魁及戈登单舸见云官于洋澄湖，令斩绍光为信。秀成行三日，绍光会诸酋议事，云官即座上杀之，开齐门降。明日，学启入城，贼酋列名者八人，云官外，曰伍贵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皆歃血为誓，然未剃发，乞总兵副将官职，署其众为二十营，划半城为屯。学启佯许，密请李鸿章诛之。鸿章谓杀降不祥，且坚他贼死拒心，未决。学启曰：“今贼众尚不下二十万，多吾军数倍，徒以战败畏死乞降，心故未服。分城而处，变在肘腋，何以善其后？”鸿章乃许之。次日，诸酋出城谒鸿章，留宴军中。酒半，健卒百馀挺矛入，刺八人皆死。学启严陈入城，以云官等首示众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贼党惊扰，杀其悍者数百人，馀不问，分别遣留，皆贴服，苏州平。乘胜偕李朝斌水师克平望，复嘉善。

三年春，进规嘉兴，薄城下，破西门、北门贼垒七，分兵克秋泾、吴泾、合欢桥诸贼垒，逼贼筑炮台。贼自盛泽、新塍来援，皆击走之，围攻币月，毁贼炮台二十馀。发地雷，裂城百丈，挥军肉薄而登，忽中枪贯腊，踣而复起，部将刘士奇继之，遂克嘉兴。捷闻，诏嘉其身受重伤，攻拔坚城，命安心医治，颁赏珍品。寻以创重卒于军。李鸿章疏陈其两年之间，复江、浙名城十数，克苏州为东南第一战功。优诏赐恤，称其谋勇兼优，赠太子太保，特遣员赐祭一坛，安庆、苏州、嘉兴建专祠，谥忠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又加恩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为三等男爵。初学启投诚时，妻子

皆为贼杀，以弟子建勋嗣，袭爵。

何安泰，安徽舒城人。少为佣，陷贼，从学启来归，转战，无役不从。积功至记名总兵，加提督衔。从攻嘉兴，履冰薄城，跃登中枪，死之，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世职。嘉兴人哀之，为祠以祀。

郑国魁，安徽合肥人。咸丰十年，两江总督何桂清令募勇屯无锡高桥，桂清弃军走，国魁从提督曾秉忠于上海。初李鸿章督师江苏，檄领亲兵水师后营，四江口、昆山、宝带桥诸战，功皆最，累擢至副将。苏州既合围，郜云官与谭绍光不协，国魁遣人说之降，从程学启会云官，许云官等二品武职，折箭誓不杀降，云官如约献城。国魁先往宣谕，次日，大军始入。既而云官等骈诛，国魁涕泣不食，自谓负约，辞不居功，仍以总兵记名，赐号勃勇巴图鲁。从克嘉兴，江阴、常州，予一品封典。同治五年，从剿东捻，驻防山东峄县。捻平，以提督记名。光绪中，署天津镇总兵。卒，附祀学启专祠，苏州士民思其功，建祠祀之。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少有大志。咸丰四年，粤匪陷庐州，乡团筑堡自卫。其父惠世为他堡豪者所辱，铭传年十八，追数里杀之，自是为诸团所推重。从官军克六安，援寿州，奖叙千总。

同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铭传率练勇从至上海，号铭字营。招抚南汇降贼吴建瀛、刘玉林众四千人，简精锐隶其军。贼由川沙来犯，击败之，连克奉贤、金山卫，累功擢参将，赐号骠勇巴图鲁。又破贼野鸡墩、四江口，擢副将。

常熟守贼以城降，被围。二年春，铭传会诸军克福山，大破贼，解常熟围，以总兵记名。进规江阴，杨库为沿江要冲，悍贼坚守，铭传会黄翼升水师进攻，贼由无锡、江阴两路来援，迭受创退。李秀成纠众十馀万分水陆复来援，铭传力战败之。七月，乘胜攻江阴，擒斩二万，克其城，以提督记名。寻复无锡，加头品顶戴。是年冬，进攻常州，败贼于奔牛镇。贼目邵小双降，令扼丹阳。援贼以轮舟至，犯奔牛，以制围城之师，奋击，破三十馀垒，毁其舟。三年春，合围，破闸而入，擒斩贼首陈坤书，克常州，赐黄马褂。进屯句容，江宁寻下，馀党拥洪福瑱踞广德，会诸军击走之。

四年，曾国藩督师剿捻匪，主用淮军。淮军自程学启歿后，铭传为诸将冠。调驻济宁，寻分重兵为四镇。铭传移驻周家口，迭破贼瓦店、南顿、扶沟，改为移击之师，擢直隶提督。援湖北，克黄陂，追贼至颍州，大败之。铭传建议平原追贼不能制其死命，乃筑长堤，自河南至山东运河，驱贼沙河以南蹙之。工甫竣，豫军防地为贼所破，乃分军追剿，破之于巨野。捻酋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留山东，自此分为东西。

李鸿章代国藩督师，铭传专剿东捻，东至郾城，西至京山，大小数十战。六年春，贼走尹隆河，与鲍超约期会击。铭传先期至，战失利，部将唐殿魁死之。休屯信阳，整军复进，追贼至山东。复议自运河至胶、莱，长围困贼，杜其西趋。时兵、贼俱疲，朝命督战益急，鸿章专倚铭传。八月，解沭阳围。战赣榆，购降贼内应，枪毙任柱于阵，贼大溃。邀击潍县、寿光，薄之洋河、弥河之间，歼贼几尽。赖文光走扬州

就擒，东捻遂平。国藩、鸿章奏捷，论铭传为首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以积劳致疾，乞假去军。

七年春，张总愚突犯畿辅，急起铭传赴援，以迟缓被谴责。及至东昌，会诸军进剿盐山、沧州、德平，仍用长围策，蹙之运河东，纵横合击，歼贼殆尽，总愚走茌平，陷水死。西捻平，锡封一等男爵。诏屯张秋，九月，命督办陕西军务，率唐定奎、滕学义、黄桂兰等搜剿北山回匪，疏陈大势，引病乞罢，归里。

光绪六年，俄罗斯议还伊犁，有违言，急备边。召铭传至京，疏陈兵事，略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其机括则在铁路。铁路之利，不可殫述，于用兵尤为急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防不胜防，铁路一开，南北东西呼吸相通，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从此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兵可得十兵之用。权操自上，不为疆臣所牵制，立自强之基础，杜外人之凯觎，胥在于此。”疏上，虽格未行，中国铁路之兴，实自铭传发之。

十一年，法兰西兵扰粤、闽，诏起铭传，加巡抚衔，督台湾军务。条上海防武备十事，多被采行。抵台湾未一月，法兵至，毁基隆炮台，铭传以无兵舰不能海战，伺登陆，战于山后，歼敌百余人，毙其三酋，复基隆，而终不能守。扼沪尾，调江南兵舰，阻不得达。敌三犯沪尾，又犯月眉山，皆击退，歼敌千馀，相持八阅月。十一年，和议成，法兵始退。初授福建巡抚，寻改台湾为行省，改台湾巡抚。增改郡、厅、州、县，改澎湖协为镇，檄将吏入山剿抚南、中、北三路，前后山生番，剃发归化。丈田清赋，溢旧额三十六万两有奇，增

茶、盐、金、煤、林木诸税。始至，岁入九十馀万，后增至三百万。筑炮台，兴造铁路、电线，防务差具。加太子少保。十六年，加兵部尚书衔，命帮办海军事务，屡因病陈请乞罢，久始允之。

二十一年，朝鲜兵事起，屡召，以病未出。寻卒，诏念前功，赠太子太保，赐恤，建专祠，谥壮肃。

张树珊，字海柯，安徽合肥人。咸丰三年，粤匪入安徽，树珊与兄树声练乡兵自卫，淮军之兴，自张氏始。五年，击贼巢湖，率壮士数十人败贼，擒斩贼目五人，进破巢县贼营，叙外委。六年，复来安，随官军克无为州，擢千总。又克潜山，至太湖，遇贼数万，树珊仅五百人，军粮火药皆尽。贼屯堤上，树珊选死士缘堤下蛇行入贼中，大呼击杀，贼惊溃。七年，败捻首张洛行于官亭。粤匪方与捻相勾结，皖北几无完区，独合肥西乡以团练筑堡差安，时出境从剿贼。九年，克霍山。十年，两解六安围。十一年，赴援寿州，克三河，擢都司，赐花翎。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赴上海，名其军曰树字营。李秀成犯上海，会诸军夹击走之。七月，会克青浦。贼围北新泾，树珊偕程学启力战旬馀，贼始遁，擢游击。进克嘉定，贼大举围四江口，树珊逼贼而营，会诸军奋击，连破二十馀垒，遂解围，擢参将，赐号悍勇巴图鲁。是年冬，常熟及福山贼以城降，而福山贼复叛，围常熟。二年正月，树珊率军航海抵福山西洋港，风潮作，飘舟近贼巢，潮退不得行。树珊曰：“兵法危地则战。”登岸结垒未就，贼大至，树珊疾捣中坚，枪

伤左肘不少却，拔出诸营之被围者，进解常熟之围，擢副将。会诸军进攻江阴，树珊扼南门，断贼去路，城复，贼无得脱者，以总兵记名。进攻无锡，悍酋陈坤书、李世贤方以十万众围大桥角，树珊助剿，火贼轮船二、炮船十，歼毙甚众，解其围。李秀成复率众数万至，连营数十里，树珊与诸军夹击，贼大溃。会苏州已下，秀成率死党入太湖，结常州贼，水陆分进，援无锡；时铭传专击外援贼，树珊与诸军合围，十一月，拔之，以提督记名。偕兄树声及刘铭传进攻常州，三年四月，克之，予一品封典，授广西右江镇总兵。

四年，曾国藩督师剿捻，驻徐州，以树珊所部为亲军，令援山东，破贼于鱼台。议设四镇，陈州之周家口为最要，初以刘铭传驻之，既改铭传为游击之师，乃令树珊移驻。五年三月，击贼沙河，贼窜扑周家口，回军夹击败之。五月，又败贼于沙河东，树珊以贼骑飘忽靡常，耻株守，请改为游击之师。九月，驰解许州之围。十月，逐贼山东境，连败之丰南、定陶、曹县。十一月，回军周家口。贼窜湖北，偕总兵周盛波追剿。会郭松林败绩于臼口，贼焰愈炽，树珊自黄冈追至枣阳，贼窜黄州、德安，树珊驰援。诸将皆言贼悍且众，宜持重，树珊率亲军二百人穷追，抵亲家闸。贼横走抄官军后，树珊力战陷阵，至夜半，马立积尸中不能行，下马斗而死。后队据乡庄发枪炮拒贼，贼亦寻退，全军未败。事闻，诏惜其忠勇，从优议恤，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勇烈。七年，捻平，加赠太子少保。

弟树屏，从诸兄治团练，积劳至千总。从树珊至江苏，转战松江、苏州、常州，屡有功，累擢副将。从剿捻匪，迭破

贼于丰县、沛县、鱼台。及树珊战歿德安，树屏分领树字三营驻周家口。东捻平，论功以提督记名，赐号额腾额巴图鲁。

同治六年，山西巡抚李宗羲奏调，令募新军六营分驻大宁、吉州、壶口防回匪。十二年，兼统水陆驻河津，分防归化、包头。光绪二年，甘肃流贼犯河套后山，督军追击，连败之，擒其渠曹洪照。事平，加头品顶戴。四年，授太原镇总兵，值旱灾，树屏捐运赈粮，出军食之馀平糴济饥民。六年，移防包头。九年，调大同镇。十三年，因伤病乞罢，十七年，卒，以前劳赐恤。

周盛波，字海舲，安徽合肥人。咸丰三年，粤匪陷安庆，皖北土匪纷起，盛波兄弟六人，团练乡勇保卫乡里，屡出杀贼。兄盛华及弟三人皆死事，惟存盛波与弟盛传，以勇名。陈玉成、陈得才等屡扰境，盛波等以练丁二千随方迎敌，相持数年，遂越境出剿近县，饷械皆所自备，累奖守备。

同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令盛波就所部选募成军，曰盛字营。从至上海，破贼于北新泾，擢游击。又大破贼于四江口，赐号卓勇巴图鲁。二年，克太仓，进昆山，扼双凤桥，复县城。破麦市桥贼垒，擢副将。进攻江阴，击败援贼。会克县城，以总兵记名。会攻无锡，毁贼船百馀，破惠山石卡，擒贼酋黄子隆，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三年，合围常州，盛波田小南门攻入。贼首就擒，以总兵尽先题奏。时江宁已复，馀党黄文英走踞广德，盛波追之至横山，文英遁走。城贼拒战，败之，复广德，进至宁国境而还，赐黄马褂。

四年，从曾国藩剿捻匪。张总愚围雒河集，盛波赴援，循涡河岸破贼。英翰军突围夹击，围始解。授甘肃凉州镇总兵，败捻匪于宁陵。五年，拔菏泽游庄寨、方埠贼巢。被珍赉。牛洛红窜亳州，截击于白龙王庙，大破之。是年冬，追贼云梦，连败之于两河口、沙河、胡家店。六年，蹙追任柱至信阳，与弟盛传分路蹙之台子畝山中，贼舍骑四窜，追及谈家河，擒贼目汪老魁等。赖文光来援，复击败之。九月，破沭阳程寨贼，又败之于石榴寨、高家寨，追至海州阿胡镇，歼悍党赵天福，东捻寻平。

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盛波追至陵县土桥，马步合击，贼溃走。五月，盛波驻毛家庄，贼由吴桥来犯，设伏痛击，斩级数千。袭贼于杨丁庄，阵斩总愚之侄张三彪。六月，会击于茌平，总愚走死。西捻平，晋号福龄阿巴图鲁。

军事定，以母老陈请回籍终养，寻以前年所部攻破河南唐县民寨，惨毙多命，为巡抚李鹤年所劾，褫职，交李鸿章按治，以盛波身在前敌，免其科罪。九年，鸿章疏陈盛波功多，复原官。光绪十年，命在淮北选募精壮十营赴天津备防，责司训练。丁母忧，奏，许弟盛传回籍治丧，盛波仍留营。盛传寻卒，所遗湖南提督即以盛波代署，疏辞，不允。服阕，实授。十四年，卒。

李鸿章疏陈战绩，谓其治军严而不苛，人乐为用。善察地势，审贼情，部曲经其指授，辄有家法。防海以来，所部为淮军最大之军，诸军勋望无出其右。诏优恤，建专祠，谥刚敏。

周盛传，字薪如，盛波之弟。盛传偕诸兄集丁壮团练。咸丰三年，粤匪扰合肥，率百余人击败之，擒贼目马千禄。五年，兄盛华阵亡，盛传与盛波分领团众，防战数有功，奖叙把总。十一年，赴援寿州，擢千总。

同治元年，盛波从李鸿章援江苏，盛传充亲兵营哨官，从克嘉定及战四江口，累擢游击。二年，回籍增募勇丁，会攻大仓，贼酋蔡元隆诈降，设伏狙击官军，盛传独严备，不为所挫。越数日，偕诸军一鼓克之，驻军双凤镇，为贼所围，连战三昼夜，破之，克昆山，赐号勋勇巴图鲁。攻江阴，毁东门贼营，城复，擢参将。迭战东亭镇、兴隆桥、鸭城桥、西仓，遂克无锡，功尤多，超擢以总兵记名。进攻常州，三年，进逼郡城南门，贼突出拒，盛传且战且筑营，贼屡抄后路，皆击退。登石桥督战，桥断堕水，又受炮伤，绝而复苏。越数日，裹创会攻，攀城先登。克常州，诏以总兵遇缺先行题奏，加提督衔。以抚标亲兵三营改为传字营，盛传始独领一军，移防溧阳。寻会铭军克广德州。

四年，调剿捻匪，偕兄盛波援雒河集，自睢宁、宿州转战而前。将至，捻酋任柱以马队突犯，盛传坚阵不动，出奇兵抄贼后，贼始却，会诸军夹击，贼溃走，以提督记名。移防归德。五年春，迭败贼于考城、巨野、城武、菏泽，诏嘉盛传兄弟苦战，同被珍赉。五月，偕盛波破牛洛红于亳州，洛红被创夜遁，道死。追贼扶沟、鄢陵、许州，扼防周家口。时以长围困贼，盛传筑贾鲁河长墙，檄调为游击之师，解柘城、罗山围。六年，授广西右江镇总兵，偕盛波蹙贼信阳谭家河，斩馘逾万。追贼入山东，至江北海州，捻匪大衰。是年冬，任

柱、赖文光均就歼。

七年春，偕盛波渡河会剿张总愚，败贼于山东、直隶之间，守运河长墙。盛传伏炸炮于吴桥毛家庄，合马步逼贼入伏，炮发，贼尸蔽野。既而往平合围，总愚走死，赐黄马褂。盛波乞假养亲，盛传代统全军，从李鸿章移师湖北。

九年，从鸿章赴陕西剿回匪，贼踞宜川山中，督军进剿，破之于河儿川、孔岩寨，分兵于宜、洛、郾、延之间，以远势兜围，先后擒贼酋马志龙、戴得胜，北山悉平。是年秋，鸿章移督直隶，疏调盛传率所部屯卫畿辅。十年，移屯青县马厂。十二年，兴修大沽北塘炮台，筑内外土城各一，大炮台三，环置小炮七十有一。兵房、药库、仓廩、义塾及城外沟、河、桥、闸悉备，以所部任其役，捐盛军欠饷以济工费。十三年九月，工竣，诏遇提督缺出先行简放。

时鸿章奏敕兴复京畿水利，盛传任津沽屯田事，履勘天津东南纵横百馀里，沮洳芜废，议疏濬、浚河渠，引淡涤咸，以变斥卤。光绪二年，调天津镇，移屯兴工，开南运减河，自靳官屯抵大沽海口，减河两岸各开支河一、横河六，沟洫河渠悉加法。建桥闸五十馀处，备蓄泄，使淡水咸水不相渗混，成稻田六万馀亩。滨河斥卤地沾水利，可垦以亿计。至六年工竣。

八年，擢湖南提督，仍留镇训练士卒，悉用西法，著《操枪章程》十二篇，军中以为法式。

十年，丁母忧，命改署理，予假回籍治丧。盛传事亲孝，未几，以哀毁伤发卒，诏优恤，谥武壮，建专祠。

潘鼎新，字琴轩，安徽庐江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议叙知县。咸丰七年，投效安徽军营，从克霍山，擢同知。十一年，父璞领乡团助剿，被执不屈死。鼎新誓杀贼复仇，请分兵攻三河镇，克之，负父骸归。曾国藩闻而壮之，时方创淮军，令募勇立鼎字营。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上海，连克奉贤、川沙、南汇，以知府用。克金山，又破贼虹桥，擢道员。二年，攻福山镇，鼎新以开花炮炸贼垒，克之，解常熟围，授江苏常镇通海道，以父丧未除，改署任。连破贼于枫泾及嘉善、西塘，加按察使銜。克平湖、乍浦、海盐，获贼银三十馀万两充饷。破贼于珞城、沈荡、新丰。三年，会克嘉兴，战吴淞、南浔，会攻湖州，贼拒守晟舍，攻两昼夜，伤胁，破升山九垒，夺三里桥，直抵城下，克湖州，加布政使銜，赐号敢勇巴图鲁。苏、浙既定，赐黄马褂，驻屯松江。

四年，僧格林沁战歿，捻匪益炽，畿辅震动，诏征劲旅入卫，李鸿章遣鼎新率炮队航海赴天津。寻命所部十一营移驻济宁，擢山东按察使。击败捻首赖文光于丰县陈家庄，又追败之于沛县、鱼台、定陶。五年，败贼于巨野，解郛城围。筑运河沿岸长墙，开黑风口淤河，引泗水灌之。贼屡败于四华、太康，窜至油坊冈，鼎新夹击，殄其酋。又追贼郛城、菏泽、曹县、东明，窜入河南境，追击于杞县柿园、嘉祥卧龙山。六年，迁山东布政使。筑新河、潍河长墙，会诸军守之。贼由东军汛地偷渡潍河，冲出南窜，都司董金胜率马队尾追，败之营州、沐阳。鼎新追至海州石榴桥，据山下击，时贼尚五六万，连战于马陵山、卧龙寨，贼张两翼来犯，鼎新为圆

陈，贼不能撼，伺懈突击，斩馘甚众。追败之剡城柴户店、海州上庄，斩级千馀，殪贼目杨天燕、陈天福，其酋李宗世等乞降，加头品顶戴。捻首任柱、赖文光先后就歼擒。

七年，驰援畿辅，鼎新至饶阳，贼趋保定，绕其前迎击，败之。寻破贼于沧州郭桥、柳桥，殪其酋罗六。又战高唐、吴桥，于捷地开减河，筑长墙，抵东昌。迭蹙贼于德平、阳信、商河，与诸军合击。西捻平，予云骑尉世职，晋一等轻车都尉。

寻命从左宗棠剿回匪，鼎新请开缺省亲。九年，丁母忧。服阕，李鸿章奏留办天津海防。十三年，授云南布政使。光绪二年，就擢巡抚，与总督刘长佑不合，三年，命来京另候简用，乞假归。五年，召天津随办防务，七年，回籍。

十年，法越兵事起，起署湖南巡抚，调授广西巡抚。时徐延旭出关兵挫，故以鼎新代之，命按治提督黄桂兰等失律罪，谏拟轻纵，严旨斥责。命督军进谅山，扼屯梅谷、松坚牢诸隘，鼎新奏请诸军归云贵总督岑毓英节制，自为之副，不允。又私谓终归和局，以节饷为主，不得士心。初战船头、纸作社，奏捷。十二月，法兵大举来犯，谅山陷，师退，自请治罪，诏带罪立功。十一年正月，镇南关失守，总兵杨玉科战死，丧提督刘恩河以次十馀员。鼎新伤肘坠马，仓皇失措，退至龙州，诏夺职。法兵由芄封窥龙州，赖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诸军力战，大破之，复镇南关，追蹙连捷，克谅山。和议旋成，鼎新乃解任回籍。十四年，卒于家。李鸿章疏陈前功，乞恩复原官。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父廷香，在籍治团练，咸丰四年，殉寇难，恤，予云骑尉世职，见《忠义传》。长庆袭世职，继父领乡团，先后从官军克庐江、舒城，擢守备。十一年，会攻克三河。淮军始创，领五百人，曰庆字营。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至上海，破贼于虹桥，克奉贤、南汇、川沙，又破宝山窜贼，超擢游击。二年，回籍募勇，会李秀成纠众围庐江，长庆登陴固守，出击贼，走之。事定，率新募五营赴上海，进攻枫泾、西塘，克之，毁千窯贼巢，擢副将。规嘉善，破张泾汇贼垒。三年，会攻嘉兴，左臂中枪，督士卒缘城上，克之，以总兵记名，赐号力勇巴图鲁。自是分兵援浙、闽，迭克郡县。五年，追叙以提督总兵尽先题奏。

七年，从李鸿章剿捻匪，转战河南内黄、滑、浚，山东临邑、德州，直隶宁津。捻平，赐黄马褂，晋号瑚敦巴图鲁。调防江北，驻军徐州。八年，鼎军哗变，长庆扼截，斩其倡乱者，众惧服，分别资遣数千人，旬日而定。事闻，予议叙。九年，移驻扬州，丁母忧，予百日假，仍留军浚盐河，兴水利。寻复移屯江浦、江阴。十三年，增募四营筑江阴、江宁炮台。光绪元年，授直隶正定镇总兵，仍留防江南。六合乡民因漕重聚众哗署，长庆驰至谕散，为请奏减漕额。宁国教民白会清不法，激变，毁教堂，构讼。建平人何渚被枉，长庆往按得实，为白于总督沈葆楨，平反之。率士卒浚江浦黑水河、四泉河、玉带河，两年始毕工。六年，擢浙江提督。寻调广东水师提督，未之任，会法越军事起，命帮办山东军务，四镇皆归节制，率所部屯登州。

八年，朝鲜内乱，禁军犯王宫，杀大臣，王妃失踪，燔

日本使馆，日本且发兵。命长庆率兵舰三往按治，先日兵至。廉知事由朝鲜王父大院君李昞应所主，至则昞庆尚踞王宫，来谒，留语及暮，遣队拥赴海口，命兵舰致之天津，次日击散乱党，迎复王妃。日本初欲籍故多所要挟，见事已定，气为之沮。诏嘉其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遂留镇汉城。长庆在朝鲜两年，修治道涂，救灾恤民，示以恩信，国人感之。

十年，命移防金州，寻卒。诏优恤，建专祠，谥武壮，予其次子保初主事。保初后官刑部，上书言时政，辞职归。

长庆好读书，爱士，时称儒将。保初亦文雅，有父风。

论曰：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材蔚起，程学启实为之魁，功成身殒，开军遂微。铭军最称劲旅，树军、盛军、鼎军亦各骖靳。粤寇平而捻匪炽，曾国藩欲全湘军末路，主专用淮军，平捻多赖其力。其后北洋筹防，全倚淮军，而以盛军为之中坚。刘铭传才气无双，不居人下，故易退难进。守台治台，自有建树。二张、二周，治军皆有家法。潘鼎新防边失律，不保令名。吴长庆战绩虽亚诸人，朝鲜定乱，能弭大变。及甲午边衅起，宿将雕零，卫汝贵、叶志超等庸才僨事，为全军之玷。后起仅一聂士成，庚子于难，淮军遂燬。四十年中，盛衰得失，于此见焉。

卷四百十七

列传二百零四

都兴阿 弟西凌阿 福兴 富明阿
舒保 伊兴额 滕家胜 关保

都兴阿，字直夫，郭贝尔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阿那保孙。父博多欢，正黄旗蒙古都统。都兴阿由荫生授三等侍卫，晋二等。咸丰三年，从僧格林沁赴天津剿粤匪，破之于杜家嘴，擢头等侍卫。四年，克独流，追贼卓城，破运河滨贼垒。五年，克连镇，贼首林凤祥就擒，加副都统衔、乾清门行走。寻授京口副都统。

弟西凌阿督师湖北，都兴阿率马队往助剿，复德安，从总督官文进规武汉。时官文军北岸，趋汉阳，巡抚胡林翼军南岸，攻武昌。都兴阿率骑兵护水师，败贼沙口，薄汉阳西门。六年，贼由金铺山上窜，都兴阿挥步队迎击，分马队抄其后，斩馘甚众，焚团风镇屯粮，斩其酋。林翼燔汉阳城外贼艇，贼登岸遁，都兴阿以马队遮歼之，擢江宁将军。裹樊土匪方炽，都兴阿驰援襄阳，解其围。进围武昌，贼粮尽援绝，弃城遁，复武昌、汉阳，乘胜克黄州、兴国、大冶、蕲水、蕲州、广济、黄梅诸城，赐号霍钦巴图鲁。

大军进规九江，南路李续宾主之，北路都兴阿主之。七年，贼由太湖窜窥黄梅，都兴阿空城诱之，尽歼骑贼千馀，其由独山镇来袭者，马步合击，擒斩数千。进攻小池口，令多

隆阿等破段寨、枫树坳、独山镇贼巢。陈玉成大举麇至，都兴阿令多隆阿出黄海，鲍超屯孔垅，自督马步攻渡河桥，平二十馀垒，俘斩数千。会合杨岳斌、李续宾水陆军攻童司牌，尽平贼垒。进克黄蜡山，先后歼贼万馀，玉成遁走。诏都兴阿帮办官文军务。攻小池口，燔其城，遂会克湖口，破贼彭泽，下望江、东流。八年，会克九江，被优叙。复黄安、麻城，分军破贼弥陀镇、南阳河，复太湖，偕李续宾军会攻石牌，克之，授荆州将军。会水师进规安庆，夺集贤关，薄安庆北门，破贼垒环攻。而李续宾战歿三河，桐城、舒城再失，都兴阿率军退保宿松。多隆阿偕鲍超大破贼于花凉亭，楚师复振。

九年，曾国藩奏请于安徽上游北岸添马步三万人，以都兴阿领其军，会病足，荐多隆阿自代，诏赴荆州本任。十年，江南大营溃，上命都兴阿帅马步援江北，而以曾国藩总督两江。时英法联军犯京师，都兴阿备北援，驰抵寿州。和议成，命赴扬州督办江北军务。十一年，令总兵吴全美率师船攻和州江下关，毁贼垒，破内江口贼船。

都兴阿乐用楚军，胡林翼分其军以畀国藩，扬州兵单，留徐州镇总兵詹启纶从剿，令提督黄开榜焚三河贼船。贼由仪征犯扬州，都兴阿遣总兵王万清防湖西，自率三百骑出覘贼，贼众万馀，列阵待。都兴阿令骑皆下，自席地坐，贼疑有伏，不敢逼，后军至，奋击破之。贼又纠苏州、句容悍党分犯瓜洲、镇江，都兴阿乘其垒未成，令营总杜嘎尔率马步军冲击，自督队继之，贼大溃。詹启纶乘势踏毁甘泉山贼垒，镇江围解。

调江宁将军，仍驻扬州督江北军，文武悉听调度。令副都统海全等破后石桥贼营，贼由常州窥镇江，总兵黄彬统水师击败之。都兴阿驰抵天长城下，平其垒卡，贼酋龚长春遁走，沿途截杀殆尽。黄彬等破贼船小河口、太平港，平瓜埠贼巢，寻会江南提督李世忠收降六合、天长二城。同治元年，江浦、浦口复陷，贼进犯扬州，北营甘泉山，南亘朴树湾。都兴阿亲督诸军连击，败走之。

时上游诸军连克沿江要隘，进薄江宁，都兴阿令总兵李起高驶至浦口，袭攻观音门、燕子矶为声援，曾国荃大营为援贼所围，遣副将杨心纯率二千五百人赴援，入壕助守，又令黄彬率水师援九洲洲。二年，贼谋入里下河，都兴阿遏之不得逞，别遣副将梁正源会江南军焚中关、下关贼舟，李起高会收江阴。

三年，江宁合围，江北无警，而陕、甘回乱益炽，诏都兴阿赴绥远城督防。时甘肃宁夏汉城陷于贼，满城待援，召都兴阿入觐，调西安将军，督办甘肃军务，署陕甘总督。江宁克复，论功，予骑都尉世职。

六月，都兴阿至定边，奏言回酋马化隆起灵州金积堡，占据城堡，蔓延千里。定边距离尚远，宜进兵花马池，三路合攻，方期得力。令杜嘎尔等由草地绕石嘴山渡河，攻克姜家村、红柳沟贼巢，追至宝丰，贼三路出扑，击败之，复宝丰，解平罗围。军进渠公堡，都兴阿虑深入无继，奏调荆州将军穆图善会剿。贼首马叱吽踞通成堡，突出战，为杜嘎尔等所败，退踞清水堡。都兴阿移营进逼，绝其粮道，攻克之。进金贵堡、王格庄，去宁夏城二十里，败西路援贼。城贼抄官

军后，都兴阿督诸军迎击，贼大溃。四年，列阵城东诱贼出，击败之，拔南路贼圩。盐池、固原窜匪踞安化元城镇，窥宁条梁粮路，都兴阿遣军分防花马池、定边、宁条梁，而靖远南山贼焚堡据坝修堰，将决渠困官军，乃移屯城东南。贼又踞堤筑垒断水道，并击退，不得逞。都兴阿亲督队败贼于金贵堡，分军屯定边、花马池，贼由固原趋平罗、宝丰，截击于金贵堡，败之。杜嘎尔击贼于磴口，毙其酋马生颜，花马池、定边两路同捷，馘贼首孙义和。宁夏贼势渐蹙，诡辞乞抚，计缓兵，而潜决西河水灌官军。都兴阿拒其降，益修战备，进解满城围，克城东贼圩，败之西门桥，分军击走大水坑、吴中堡踞贼，斩回酋马有富，军威颇振。

会奉天马贼猖獗，调都兴阿盛京将军移剿，而以穆图善代之。穆图善主抚，宁夏贼寻降，纳炮械缚渠以献。五年，穆图善劾都兴阿受降入城，仍戮回酋章保立，部下杀掠。诏斥都兴阿剿抚无定见，下议褫职，改留任。都兴阿至奉天，马贼渐平，奏定缉捕章程，搜剿余匪，寻定。

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李鸿章、左宗棠率兵入卫，贼流窜直隶、河南、山东，数月未定。诏召都兴阿入京，管理神机营，授钦差大臣，以副都统春寿，提督张曜、宋庆，侍卫陈国瑞四军隶之，列名在鸿章、宗棠上。视师天津，捻匪寻荡平，仍回本任。光绪元年，卒于官，赐恤，赠太子太保，谥清惠。奉天士民请与大学士文祥、将军崇实合建三贤祠，扬州亦请与将军富明阿合祠。

西凌河，都兴阿弟。由拜唐阿授侍卫。道光中，从扬威将军奕经援浙江，迭晋头等侍卫，累擢察哈尔都统。咸丰三

年，率黑龙江骑兵从琦善防浦口，因不能阻粤匪北窜，褫职留营，责令追贼。偕将军托明阿等驰解开封围，又败之汜水。贼渡河围怀庆，援军会集，西凌阿战最力，围解，复原官。追贼，迭战王屋、邵原、平阳、洪洞，由山西入直隶，命帮办胜保军务。至静海，贼踪始定，会军围攻。四年春，贼走阜城，西凌阿追至后康庄，破之。从僧格林沁连破城外贼屯，贼走踞东光、连镇，攻战数月，西凌阿常为军锋，五年正月，克之，擒贼首林凤祥，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赐号伊精阿巴图鲁。又从僧格林沁克冯官屯，俘李开芳，锡封三等男爵，授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初至随州，战不利，命其兄都兴阿往助，寻褫职，以官文代督师。从复德安府城，复原官，留驻以固北防。

六年，僧格林沁荐之，率马队赴河南剿捻匪。七年，复以屡挫，褫职留任，破张洛行白龙王庙老巢，复之。八年，命驻防山海关。十年，授镶蓝旗蒙古都统，从僧格林沁赴山东剿捻匪，寻命帮办军务。十一年，战菏泽失利，下部严议。破贼于东昌，焚贼巢，克七级镇，进克张秋。又破曹州红川口匪圩，进败贼于刘家桥、大张寺。同治元年，以腿疾回京，授镶蓝旗汉军都统。五年，卒，赐恤，谥勇毅。

福兴，穆尔察氏，满洲正白旗人，都统穆克登布曾孙。以一品荫生授三等侍卫，出为直隶怀安路都司，累擢督标中军副将。咸丰元年，擢广东高州镇总兵。二年，平罗镜匪凌十八及郁林、博白土匪，赐号刚安巴图鲁，擢广西提督。命援湖南，偕向荣分路追贼湖北，以迂延，夺职留营。三年，从援江宁，屯朝阳门外，屡击贼，予三品顶戴，充翼长。偕提

督邓绍良破贼东坝，复高淳，会克太平，回军江宁，迭击贼于高桥门、上方桥、通济门、雨花台，晋二品顶戴，署江宁将军。母忧，夺情留军。

六年，授西安将军，帮办向荣军务。偕张国梁援镇江，败贼丁卯桥。江宁大营溃，向荣退保丹阳，上切责诸将，福兴革职留任。荣病卒，命偕张国梁同任防剿。上闻福兴与国梁不和，谕怡良察之，遂命福兴赴江西会办军务。七年，复乐平，攻东乡、金溪。石达开自安庆窜浮梁、乐平，围贵溪。八年正月，福兴至弋阳，贼来犯，福兴兵少，多为疑兵，贼不敢逼，击走之，窜浙江，福兴进屯衢州东关，贼迭来扑，皆击退。回驻玉山，防贼复窜广信。寻又赴衢州，攻东关贼营。福兴右腿受伤，寻以伤重乞假，召回京。十一年，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同治四年，从尚书文祥会剿奉天马贼，战大淩河、北井子，擒斩甚众。进援吉林，迭破贼于张登、望城冈，署盛京将军。五年，擒贼首马傻子于黄旗堡，诛之。事平，凯旋，授察哈尔都统，调绥远城将军。六年，以旧伤发乞休，光绪四年，卒，赐恤，谥庄愍。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冤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洊升参领。

咸丰三年，从钦差大臣琦善军扬州，战于洞清铺，受枪伤，裹创奋斗，斩馘数十，擢协领，特赐玉麒麟。四年，破贼

瓜洲，赐花翎，管带宁古塔兵。五年，战虹桥，戒所部距贼二十步始发矢，射毙贼酋，分两翼搜伏贼，贼溃走，加副都统衔。六年，署宁古塔副都统，迭败贼于徐家集、砚台山。攻瓜洲，又率队及六合练勇攻江浦，败贼于十里桥，赐号车齐博巴图鲁。又败贼于朴树湾、土桥、五新桥。七年，会攻瓜洲，连败贼富家井、白庙，以副都统记名。是年冬，克瓜洲，诏以副都统尽先题奏。充江北军翼长，进攻江浦。八年春，迭破援贼，复其城。进屯六合，攻滁州，克来安，加头品顶戴。八月，德兴阿兵败浦口，富明阿驰援失利，伤亡几半。退仪征，收集散卒，复成军，扼万福桥，破贼于运河东，授宁古塔副都统。偕张国梁克扬州、仪征，又破贼于冶铺桥。

九年，德兴阿以失律罢黜，江北军不置统帅，命归和春节制，别选谋勇可当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荐，诏帮办和春军务。时六合、浦口皆未复，富明阿督军进攻，迭战百龙庙、李家营及六合城外。既而贼数万扑营，分股绕袭后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创，诏许开缺回旗医治，伤已成残，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十一年，召至京，命训练京营。

同治元年，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管理神机营。寻命赴扬州帮办都兴阿军务。江北里下河十馀县未被贼扰，盐场之利如故，偕都兴阿疏请运盐济饷，军用得给。长江下游南北岸要口四十馀处，排桩驻船，分拨水师扼要驻防，疏陈部署情形，诏特嘉其谙悉地势。贼屡纠捻匪窥伺江北，迭击走之。分军渡江助冯子材守镇江。是年秋，亲率精锐援临淮，会僧格林沁剿苗沛霖，诏帮办军务，令部将詹启纶、克蒙额会陈国瑞等进攻，连破贼，沛霖伏诛。伤发，请假就医清淮，疏陈

皖北圩练之弊，诏下僧格林沁、曾国藩议加整顿。

三年春，都兴阿赴陕、甘剿回，诏促富明阿回扬州坐镇，署江宁将军，寻实授。遣詹启纶率兵渡江助剿，克丹阳，赐黄马褂。江宁克复，予骑都尉世职，仍督所部水陆诸军留防江北。于是裁撤红单船，由提督吴全美率回广东，酌裁陆军数千。疏言：“江宁驻防，乱后仅存男妇六百余人，现设官二十七员，兵二百五十八名，稍存营制。京口驻防，尚存四千余人，官兵挑补足额，俸饷不能全支，房屋均已焚毁。请饬拨饷修盖房屋，使有依归。”从之。

四年，因腿伤未痊，请开缺，予假赴京医治，许坐肩舆，至京，仍命管理神机营。伤病久不愈，诏允回旗。五年，起授吉林将军，督剿马贼。力疾进搜山险，遣将分捕，数月肃清。招抚金匪，开辟闲田至数万顷。不及十年，遂开建郡县焉。在任四年，复以伤病陈情乞罢，允之，仍在家食全俸。光绪八年，卒，优恤，谥威勤。吉林、扬州请建祠。

子寿山，官至黑龙江将军，光绪中，俄罗斯犯边，殉难；永山，官三等侍卫，亦于凤皇城拒日本，力战死事；皆自有传。

舒保，字辅廷，舒穆鲁氏，满洲正黄旗人。由护军累擢护军参领。咸丰四年，从僧格林沁巢粤匪，攻围连镇，贼乘大风出窜，舒保截歼之。五年，窜踞冯官屯，引水灌之，功最，贼渠俘获，加副都统衔。荆州将军绵洵奏调赴湖北，率马队破贼德安。六年，迭破黄州李先集、团风贼垒。胡林翼之围武昌也，官文令舒保率马队三百渡江助战。城贼、援贼

分八路来犯，舒保以劲骑驰突，贼大奔。平鲁家港贼垒，又败之沙子岭、小龟山、双凤山。旬日之间，大小二十八战，胡林翼奏称舒保马队之力特多，赐号倭什洪额巴图鲁。偕知府唐训方合剿襄阳土匪，迭败之黄龙桥、余山店，解襄阳围。克樊城、老河口贼巢，复光化、房、竹山三城。雪夜擒匪首高二张家集，诛之，襄阳平。馀匪遁入河南境，陷内乡，七年，舒保蹶至，会豫军歼之。

八年，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舒保方驻防商城，而贼由六安进犯湖北，陷麻城，急回军趋黄州。南勇败于望天畷，为贼追逼，舒保迎击，战一昼夜，贼始退。又偕李续宜破诸蕲水。

时钦差大臣胜保援固始，兵未利，而商城又告警。胜保严檄舒保助剿，胡林翼疏言：“舒保朴讷忠勇，在楚有年，洪山之战，襄阳之役，蕲、黄之捷，实能为人所难为，从无就易避难之意。今以特简二品大员，胜保乃严札驱迫，加以苛辞。师克在和，古有明训。束缚驰骤，必误戎机。挟权任术，驭不肖之将，或可取快一时，若忠良之士，不烦督率而自奋也。巨谓舒保一军，应审楚、豫各路贼势，相机进剿，毋庸强归邻省节制调遣。”上命舒保仍回罗田、麻城剿贼。

固始围解，陈玉成复犯湖北，舒保偕续宜破之麻城。李续宾既克九江，会师攻黄安，下之。既而续宾战歿三河，楚边大震，舒保以所部四百骑自武昌东下。林翼次黄州，增舒保军千人，以新补西丹游牧蕲水、上巴河，而令率旧部赴太湖，为多隆阿声援。会别贼又陷德安、黄州、孝感诸府县，将军都兴阿檄调舒保未至，奏劾其观望，下部议。十一年，偕

道员金国琛会攻德安，先克孝感，复会水陆军围攻德安，克之，加都统銜。

同治元年，授护军统领。粤、捻诸匪分两路窜湖北，总兵穆正春击其西路，舒保击其东路，连败之于黄陂、广济、应山，贼窜回豫境，赐黄马褂。贼复回应山，扑孝感城，舒保启南门奋击，贼已却，突别贼数千潜由北城入，副都统德克登额、署知县韩体震等死之。舒保还战城中，贼复败逸，追杀三十馀里。二年，贼由应城图袭汉口，为官军所却。转扑孝感，舒保迭战李家湾、仓子埠，阵斩老捻千馀，遂引去，被珍赆。三年，击捻匪于德安西，追抵寿山，日暮，层冈深涧，不利骑战，贼来益众，舒保陷重围中，越坎落马，力竭阵亡，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入祀昭忠祠，湖北建专祠，谥贞恪。

伊兴额，原名伊清阿，字松坪，何图哩氏，蒙古正白旗人，吉林驻防。从征喀什噶尔，除骁骑校，选授侍卫。入京召对，宣宗以原名不合清语，命改名伊兴额。道光十九年，擢三等待卫，改隶满洲。

咸丰三年，自请从军，发扬州大营。琦善令援江浦，初至，示弱不战，斫贼营，大败之柳树坝，破九洲洲，累擢头等侍卫。贼围和州急，伊兴额不待令，督军进击，解其围。驻江浦三年。六年，剿捻匪夏白、任仲勉于浍河北岸，歼贼二千馀，仲勉毙于阵。夏白纠雉河贼党围宿州，伊兴额率千骑往援，四战皆捷，解其围。分军防徐州、宿州，张洛行来犯，偕总兵傅振邦击走之。时颍、亳、蒙、宿诸捻蜂起，徐、宿

百里内宴然，耕获不辍。贼首王广爱、梁振贵众数万聚张七家楼，图北窜。伊兴额选精锐数百，疾驰掩入贼垒，擒王、梁二贼，贼党来援，击走之，以副都统记名，赐花翎。

七年，招降王家墟捻党陈保元五千人，斩其渠李月，赐号额图浑巴图鲁。因病回徐州，胜保劾其不遵调度，报捷不实，褫翎顶。寻率马队攻乔家庙，擒斩捻首梁思住，夜进攻酆家墟，诛贼渠刘大渊，偕总兵史荣椿破贼赵家屯。涡河两岸肃清，复翎顶。八年，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破捻匪于纪家庄，解蒙城围。攻薛家湖贼巢，炮伤股，裹创力战，毁其墟，加头品顶戴。寻捻首刘添祥由六安北窜，众号数万，伊兴额以孤军无援，退屯萧县。贼陷丰县，坐夺职。

九年春，起佐傅振邦剿捻，接统袁甲三所部兵，诏复职，督办河南军事。伊兴额率骑千三百赴援，蹙贼商水老湖坡。贼众数倍，列车阵拒战，潜分兵绕贼后夹击之，贼溃走，穷追三昼夜，历沈丘、项城至太和孙家圩，先后毙贼二万馀，被旨嘉奖。时总兵邱联恩战歿舞阳，舞阳去商水二百里，及战胜，舞阳贼闻风遁。

胜保复奏劾：“伊兴额性情乖僻，商水之役，仅击退别股，并未迎剿。舞阳贼众仅六千，而疏报辄称二万三千。”诏夺头品顶戴，交胜保差遣。所请奖老湖坡战胜员弁，下署漕督袁甲三察奏。伊兴额遂谢病回徐州，距复起仅三月。寻诏飭赴甲三营剿贼，称疾不赴。萧县民郑立本等以伊兴额去，贼复炽，叩阍请还镇。德楞额复代奏：“徐州绅民以伊兴额在徐养病，请飭就近治军。”先后谕询伊兴额病状，伊兴额固以笃疾辞，上怒，褫职，勒令回旗。都察院奏上安徽监生张鸿文呈，

言伊兴额前功，恳令总办讨贼事宜，不报。

十年，僧格林沁疏荐，予六品顶戴，寻加三品，敕办徐、宿团练。伊兴额再起，其旧部多不隶麾下，所将五百骑未及训练，以贼窜曹州，僧格林沁趣援。十一年春，偕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率骑二千驰往，击贼于东平、汶上，累捷。追至卧虎冈，风霾忽作，急退杨柳集。伏起，家胜马蹶，殁于阵。伊兴额挥百馀骑冲入贼中，索之不得，突围出，从骑仅随者十馀人，贼围之数币，力竭死之。诏复原官，予骑都尉世职，谥壮愍，建祠徐州、汶上、宿州、永城。

滕家胜，湖南乾州厅人。由行伍从江忠源剿贼湖北，累擢游击。继从袁甲三剿捻于皖、豫之间，擢参将，赐号伊博格巴图鲁。胜保荐其少年勇敢，超授四川川北镇总兵，调徐州镇，帮办徐、宿军务。家胜旧隶伊兴额部下，至是同战殁，赠提督，予骑都尉并云骑尉世职，谥武列。

关保，乌扎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吉林驻防。道光初，从征喀什噶尔有功，洊升三姓佐领。咸丰三年，随侍郎恩华剿粤匪，解怀庆围，追败之平阳，屯正定。胜保檄充营总，剿贼于深州、静海，攻独流镇，擢协领。四年，从僧格林沁战阜城三里庄，枪伤额，奋击破贼，赐号年昌阿巴图鲁。从胜保援临清，追贼至丰县，歼之，以总管升用。五年，从僧格林沁克冯官屯，从西凌阿赴湖北，寻调河南，又调安徽，从和春克庐州，加二品衔。六年，偕副都统麟瑞破贼五河，毙黄衣贼目二人，歼贼千馀，败邳州援贼，解寿州围。击贼颍上，五战皆捷，所部马队，各省争欲得之助剿。寻隶河南巡

抚英桂军，败贼马村桥，进亳州双沟，遇贼姬桥，歼之。又连败贼三丈口、旧县集，安徽巡抚福济疏调赴蒙城，英桂仍请留河南，诏令和衷商榷，先赴所急。其冬，率军趋怀远，越境败捻匪于徐州。漕运总督邵灿疏请留徐州，报允。

七年，偕总兵史荣椿攻永城岳家集，捻首李月先遁，焚其巢，寻以病归。八年，命率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兵千八百赴袁甲三徐州营。九年，会攻浍北捻首曹金斗，破其圩，乘胜击捻首张宝全，破之。张洛行陷泗州，踞草沟民寨，关保率民团夺圩外炮台，毁其寨，贼分窜，自相践踏。馀贼窜五河双渡口，夺船争渡，追殪过半，擒贼目张起等，以副都统记名。命帮办傅振邦三省剿匪事，斩捻首张添福，进捣任乾毕圩，圩民内应斩乾，馀党尽歼。接统伊兴额军，命督办河南防务，佐振邦剿匪三省如故。

授黑龙江副都统。破亳州窜匪，捻首孙葵心聚党永城，图分窜，诏勿令拦入山东边境。飭关保截贼西路，逼之归巢。已而贼众二万分扰商丘、柘城，围睢州，开封戒严，上命由鹿邑赴援。贼趋兰仪，分扰通许、尉氏，关保驰抵陈留，合诸军夹击，贼南走。驰援许州，遣副将王凤翔率骑兵败贼洪河北岸，又败之临颍城下，阵擒葵心亲属孙套。夜，简精骑劫贼营，斩馘无算，拔难民千馀，贼东奔。侦别贼窜扶沟、太康，要击之王隆集。沿途搜捕，豫境肃清。十年，命胜保督办河南军务，关保仍副之。贼扰虞、夏邑、鹿邑，遣将击走之，俄又大至，逼近省垣，诏诘责。寻转战汝宁、确山皆捷，分兵破贼鹿邑刘集，解丘集围。贼复纠党来攻，击走之。伤发，予假调理。同治元年，赴黑龙江任，八年卒。

论曰：都兴阿雅量宽阔，知兵容众，胡林翼称其有丰、镐故家遗风，当时满洲诸名将，半出部下。舒保亦以朴勇为林翼所倚重，及林翼歿，无人善用，仓卒殒寇，世咸惜之。富明阿始终江北军事，其勋劳出托明阿、德兴阿之上，晚膺边寄，亦称贤帅。伊兴额剿捻尽瘁，最得民心，为骄帅齟齬，未竟其用。关保善将骑，群帅争相引重，其遭际为独幸焉。

卷四百十八

列传二百零五

袁甲三子保恒 毛昶熙

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三十年，迁御史、给事中，疏劾广西巡抚郑祖琛慈柔酿乱，又劾江西巡抚陈阡贿赂交通，皆罢之。户部复捐例，疏请收回成命。咸丰元年，粤匪起，南河丰北决口，上疏极论时事，皆切中利弊。二年，粤匪窜湖南，疏言：“总督程裔采为守土之臣，责无旁贷。若复令赛尚阿持节移军，诚恐诿过争功，互相掣肘。请命赛尚阿回京，专责程裔采便宜行事，如有疏虞，按律定罪。”并言：“湖北巡抚龚裕闻贼入境，托疾乞休，尤宜严惩，以昭炯戒。”又列款奏劾定郡王载铨卖弄横势，擅作威福，及刑部侍郎书元贪鄙险诈，谄事载铨状，诏诘载铨所收门生实据，疏请飭呈出所绘《息肩图》，事皆得实。载铨坐罚王俸，夺领侍卫大臣兼官，

书元及尚书恒春降调，题图者降谪罚俸有差。于是直声震中外。

三年，命赴安徽佐侍郎吕贤基军务。粤匪陷凤阳府，踞明淮关，煽动土匪，连陷蒙城、怀远。甲三至军，疏言：“贼势未遽北犯，请饬诸臣勿涉张皇，急图制贼。”命权庐凤道。汉、回相哄，围颍州，遣兵解散，诛首乱，事即定。会漕运总督周天爵卒于亳州，命代领其军。时土匪合五十八捻为一，势甚张。甲三至王市集，收散勇，整民团，击贼高公庙，破之，加三品卿衔。命署布政使，疏辞不赴，请专治兵事，允之；命专剿捻匪，破贼标里铺，擒其渠邓大俊。乡团先后擒献者二千馀，悉置之法。

十月，粤匪由安庆窜踞桐城，寻陷舒城，吕贤基死之。上命移军桐城，甲三疏言：“捻首张茂踞怀、蒙间，窥庐郡，请先赴蒙、亳为诸郡声援。”时捻匪麇聚雒河集，甲三令县丞徐晓峰击破之，擒贼渠孙重伦。分兵击败临湖铺窜匪，擒贼渠宫步云、马九，并其目数十人。令游击钱朝举、知县米镇攻怀远，大破之，张茂负伤遁。十二月，贼陷庐州，巡抚江忠源战歿。甲三劾陕甘总督舒兴阿拥兵坐视，褫其职；并请拨兵防寿州、六安以杜旁扰。

四年二月，粤匪陷六安，窜蒙城，甲三进捣蒙城。贼走永城，甲三恐其趋宿、徐，阻粮道，急蹙之，贼已济河，不及而还。贼寻复南窜，连败之颍州、正阳关，馀贼退六安。还军蒙、亳剿捻匪，捣临湖铺，进逼雒河集。贼空巢诱官军，甲三侦知，尽泊船南岸，令知州张家驹阵河干，参将朱连泰、李成虎败贼马家楼，迫之涡河，歼贼殆尽，遂破义门集，捻首

张捷三遁去。

甲三移屯临淮，地数被兵，比户凋敝。既至，讨军实，抚残黎，众皆乐为之用，超擢左副都御史。疏言：“皖军以克复庐州为急，宜出偏师赴南路断贼接济。”寻以贼陷和州，窥江浦，将北窜。分遣将扼关山，赴滁河鸠团练为声援。十月，北路捻匪复炽，令张家驹、朱连泰率军破之于寺觉集。粤匪踞乌江，令庐凤道张吉第击败之。贼夜结五垒于驻马河，乘其初至薄之，歼擒甚众。令参将刘玉豹、举人臧纆青规桐城，连夺大小关，击走庐江援贼。纆青战甚锐，进攻桐城西门，贼由安庆、潜山来援，城贼出应之，纆青战死，玉豹收馀众退保六安。

五年，疏陈军事，略曰：“北路以临淮为要，正阳次之。臣驻临淮，牛鉴扼正阳，以防贼北渡。庐州为中路，和春、福济师老力疲，久攻不下。西路蕲、黄无处非贼，兵力过单。东路沿江铍鱼嘴、西梁山，贼船贼垒，来去无常。张光第等分军进攻，然无水师夹击，终难收效。目下悍贼力争江路，群聚上游，庐州有机可乘，请益厚兵力，分扼庐城东南，或增兵并剿舒、巢，俾其应接不暇，庶可一鼓而下。”

时淮北官吏，甲三欲有更调，和春、福济意不合，甲三专奏，诏仍饬会衔。于是和春、福济疏劾甲三坚执己见，并劾其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裁饷银，冒销肥己。召回京，部议褫职。甲三呈诉被诬，下两江总督按治，事得白。甲三在淮北得军民心，其去也，军民泣留者塞道。未几，捻首张洛行勾结皖、豫诸捻，势益炽。怀远民胡文忠鬻子女，徒步京师，控都察院求以甲三回镇，格不达，怀状自缢。言官孙观、

曹登庸、宗稷辰先后疏请起用；疆臣怡良、吉尔杭阿、何桂清亦交章论荐。

六年二月，命随同英桂剿捻河南。甲三赴归德，招集旧部，三战三捷，进解亳州之围，毁白龙王庙寨，破燕家小楼贼数万，直捣雒河集，擒苏天福，洛行仅身免，特诏嘉奖，命以三品京堂候补。洛行寻复纠党犯颍州，击走之，又踞雒河集。七年，平王、邓、宋、姚诸圩，诛捻渠李寅等百余人，授太仆寺卿，赐花翎。胜保督师攻张洛行于正阳关，久不下，奏请甲三合剿，令部将朱连泰、史荣椿攻韩圩，克之。八年，偕胜保解固始之围，复六安。史荣椿破捻匪于铜山，斩其渠孙大旺。移军宿州，袭贼王家圩，诛贼首王绍堂等，乘胜复七圩。七月，命代胜保督办三省剿匪事宜。张洛行方踞陈家庄，击走之，分兵复丰县。未几，蒙、亳诸捻入归德，窥周家口，甲三令子保恒偕总兵傅振邦驰援。贼遽趋西北，逼开封，振邦追贼，及之太和、李兴集。保恒集团勇扼桥口，马步合击，大破之，歼毙数千，逐贼出河南境，赐号伊勒图巴图鲁。疏言：“兵分则势孤，合则势盛。捻匪踞地千馀里，臣兵不过数千，不能制贼死命。请敕各督抚合力大举，为扫穴擒渠之计。”

九年正月，击张洛行于草沟，破其巢，追至沱河，多溺水死，复击之双渡口，洛行溺水免。胜保与甲三意不合，屡疏诋之，诏斥“甲三督剿半载，但防徐、宿，不捣贼巢，日久无效。”召回京，入觐，面陈军事。四月，命署漕运总督。寻胜保以母忧归，命署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实授漕运总督。进攻临淮关，军南岸，断其粮道，降捻内应，斩关而入，生擒贼首顾大陇等，遂克之。

十年，进规凤阳，屡战皆捷。邓正明以府城乞降，张元隆犹据县城，诱出诛之，并诛悍贼三百余人。未匝月，拔两城，诏嘉调度有方，赐黄马褂，命其子保恒赴军差遣。

擒匪陷清江浦，窥淮安，令道员张学醇击走之，乘胜复全椒。粤匪陈玉成来援，分扰滁州，令李世忠夹击走之。是时江北无统帅，扬州叛将薛成良拥众剽掠，亟发舟师扼高、宝诸湖。成良走依李世忠，甲三责以大义，即缚献成良，斩之以徇。令保恒合总兵张得胜、副都统花尚阿各军围定远，陈玉成纠众来援，会合擒匪扑凤阳，据九华诸山，连营数十里。城中食且尽，甲三令参将黄国瑞潜率锐卒四百夜薄九华山，跃入垒，城上发炮应之，贼大乱，弃营走，围乃解。

是年秋，英法联军入京师，车驾幸热河，甲三请率兵入卫，诏以临淮为南北管钥，止勿行。和议定，条上四事，曰：慎采纳，节糜费，精训练，选将才，下所司议行。复疏请还京，泰西诸国欲助兵讨贼，甲三力陈非策，皆报闻。十一年，张洛行屯聚涡河北，令李世忠击走之。

练总苗沛霖者，凤台诸生，健猾为闾里雄。以团练功累擢川北道，加布政使衔，然不冠服，令其下称“先生”。所平贼圩辄置长，收其田租。缘道设关隘，垄断公私。涡河、浍、颍之间，跋扈自恣。甲三屡羁縻之，用以牵制捻匪。胜保尤集用沛霖，沛霖亦深与结纳，内怀反侧，惮威不敢猝发。至是藉口其练勇被害，据怀远，围寿州，巡抚翁同书为所劫持，杀寿州团练徐立壮；囚孙家泰，亦自尽，而寿州之围仍不撤；遣其党苟憬开犯河南，受粤匪封职，令练众蓄发，四发扰掠。于是诏褫沛霖职，命甲三会诸军进剿，同书罢去，贾臻代署

巡抚，复于颍州被围。会张洛行大举渡淮，甲三移军击之，洛行败走。甲三屯长淮卫，解散沛霖属圩二百馀处。十一月，保恒偕总兵张得胜等克定远，粤匪遁走，进拔六合、天长。

同治元年，会克江浦、浦口，移军会多隆阿军攻庐州，克之。陈玉成走寿州投苗沛霖，执送胜保军，诛之。于是胜保为沛霖乞恩免罪，责剿捻自效，佯奉命而倔僵如故。甲三策沛霖终为患，疏陈大势，先剿群捻，次沛霖。荐李续宜抚皖，而自移师会僧格林沁军击捻匪，上报可。寻以病剧乞罢，允之。前因寿州失陷，部议革职，特诏宽免。

既受代，行至归德，疏陈四事，请崇圣学；议政亲臣专心国事；用人宜审；听言宜断：上嘉纳之。复奏苗练终难就抚。二年春，沛霖复叛，围蒙城，群捻助之，诏甲三在籍会筹防剿。临淮军苦饥乏，甲三奉命急筹接济，乃倡捐募敢死士出间道，运至蒙城。捻匪两犯陈州，甲三病已亟，榻前授将吏方略，击走之。寻卒，优诏赐恤，谥端敏。擢其子保恒侍讲学士，保龄内阁中书。陈州、临淮、淮安并建专祠。后淮安请祀名宦，河南请祀乡贤。

子保恒，字小午，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从父军中，咸丰五年，诏允留军差遣。七年，从解亳州围，拔白龙王庙、寺儿集、雉河集贼垒，进攻三圩，战最力。胜保以闻，加侍讲衔，赐花翎。八年，会攻怀远捻首李大喜，夺其輜重，又大破孙葵心、刘狗于太和，赐号伊勒图巴图鲁。九年，甲三罢军事，保恒回京供职。十年，复命保恒赴甲三军，破贼定远，帮办军务穆腾阿上其功，甲三力辞，上谕甲三不必引嫌。十一年，破苗沛霖党张士端于怀远，会克定远。同

治元年，连擢侍讲、侍读、庶子。甲三以病解职，命保恒仍留军。寻丁继母忧，归。二年，从甲三督治陈州团防。甲三寻卒，恤典推恩，命保恒以侍讲学士即补。

淮北初平，保恒疏陈善后八策，请以逆产、绝产募民屯垦，整顿两淮盐务，以济屯田经费；又密陈李世忠骄恣难制，请加裁抑。三年，保恒以屯田议未即行，请诣京与廷臣面议。诏斥不谙体制，下部议降一级，以鸿胪寺少卿候补。服阕赴京，廷臣交荐其才。七年，捻匪犯畿辅，保恒自请效力戎行，命赴李鸿章军委用。捻平，加三品衔，授侍讲学士。从陕甘总督左宗棠赴陕西，八年，命管西征粮台，许专摺奏事。十一年，迁詹事。肃州克复，加头品顶戴。十三年，连擢内阁学士、户部侍郎。保恒督饷凡五载，诸军欠饷纠葛，腾挪无缺。及大军出关，诏襄办左宗棠转饷事，进驻肃州。保恒请入觐，未许。光绪元年，召回京，兼署吏部侍郎。二年，调刑部侍郎。

保恒久历兵间，审于世变，屡上疏论时事，请辨人材，厉士气，收人心，言甚切直。又言：“历观各国情形，惟俄为最强最狡，往往不动声色，布局于十数年以前，肆毒于十数年以后。履霜有象，桑土宜先。伏愿特简久经战阵熟习韬略之治兵重臣，专办东三省练兵事务。凡属兵马饷糈边防之事，悉以属之。重以事权，宽以岁月，无事则可消觊觎之萌，有事则可为撻伐之助。用以拱卫神京，慑服他族。根本至计，未可委之一二不相统辖之武臣，谓可威强邻而弥外患也。福建之台湾，僻处海澨，物产丰饶，民、番逼处。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孚以威信，举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实力

整顿，未易为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岁半载驻台，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路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具文。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湾，而以总督办福建全省事，各专责成”疏入，下部议行。

三年，河南大旱，命保恒襄办赈务。既至，疏陈沿途流民状，先令州县停征。四年，奏请截留江南漕粮九万石，不许；请借直隶平糶余米三万石，许之。又请借用江苏义仓积谷及台湾捐修铁路洋银五十万圆，下部议，令筹归还之法。保恒请缓禁川盐行楚，加抽盐厘，备抵赈需，为两全之计。疏入，仍下部议。保恒查赈所至，屏绝供张，服食粗粝，刊《赈章》二十二则颁行，就孔道设粥厂，就食省城者凡十馀万人，栖息得所。时亲视察，感疫病卒，优诏赐恤，谥文诚。河南省城建专祠，附祀陈州、临淮甲三祠。

毛昶熙，字旭初，河南武陟人。父树棠，官至户部侍郎。昶熙，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咸丰五年，迁御史，转给事中。屡上疏论军事吏治，劾步军统领联顺徇私废法，罢之，甚负清望。八年，授顺天府丞，胡林翼密疏荐之。十年，加左副都御史衔，命督办河南团练，至则规画全局，定条规十二事：筑堡垒，扼要隘，择首事，选团丁，筹公费，互救援，定约束，申号令，公赏罚，诘奸宄，旌忠义，而终之以实力奉行；并疏陈调练民勇苦累之弊，亟宜改办乡团，以纾民力。寻命督办剿匪事宜，驻军归德。亳州捻匪犯鹿邑，督练勇击走之，分路驰剿，九战皆捷。

十一年，疏言：“捻骑逾万，官军马队过单，皖、豫交界

之区，皆平原旷野，步队无以制贼死命。今豫境修筑寨堡，已有成效，应责令寨长各选壮丁一名、马一匹，投效来营。归、陈两属，约可得马队三四百名。”上命推广其法行之。擒匪逼省城，围通许，昶熙檄军援之，围立解。因疏言：“军令不一，将士无所适从，宜会合抚臣以一事权。”上命巡抚严树森督办河南剿匪事宜，昶熙副之，仍兼办团练。三月，克唐县。擒匪赵国良犯光州，陈大喜犯汝阳，并击走之。寻以误用逃犯李占标，降三级调用，暂免开缺。大河以南府、厅、州、县团练皆成立，屡败贼，诏开复处分。连擢顺天府尹、太仆寺卿、内阁学士，仍留军。

穆宗即位，昶熙请谒文宗梓宫，面陈机要，未许，命以军事密疏入告。疏上制擒要策，略曰：“年来剿擒未得要领，其误有二：一在专言防堵。颍、徐、归、陈，平原千里，无险可扼，擒数路同发，分而愈多。官军分堵则兵单，合堵则力疏，犹之院无墙垣，徒守门户，不能遏盗也。一在无成算而轻战。贼众数倍于我，马则十倍过之。我无必胜之术，侥幸一战，一旦败溃，贼焰愈张。至会师捣老巢，实为平贼要策。皖擒虽以张洛行为主，而陈、宋、颍、寿、淮、徐方数百里，无处非贼巢，即无处无贼首。官军即能次第扫除，势难刻期净尽。若绕过小擒，径捣大擒老巢，舍近攻远，而近贼袭我于后，我必不支，此会捣老巢之难遽奏效也。然擒匪与粤匪不同，粤匪蜂屯蚁聚，其势合；擒匪散处各圩，其势分。其出窜也，必须装旗纠合各圩贼目，约期会举，常十馀日始得出。其窜山东者，每会于保安山、龙山；窜汴梁者，会于小柰集、大寺集；窜陈州者，会于南十字河、张信溜；地

皆逼近亳州，亳州者，贼之吭也。计莫若择重臣素有威望者，统步队数万、马队数千，屯军于此。用伍员多方误楚之法，分所部为数起，此归彼出，此出彼归，循环驰突于各捻贼圩之间，使大捻无从勾结，小捻声息不通，惴惴焉日防官兵之至，自不能装旗出窜，四出打粮。俟其饥困，然后以重兵次第围剿。贼无外援，则小股胆落，大股易平，招抚兼施，立可解散，不必尽烦兵力矣。夫防贼于既出之后，何如遏贼于未出之先？剿贼于既聚之余，何如蹙贼以难聚之势？而又无劳师袭远之危、轻进损威之失，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是也。今日大计，以卫畿辅固根本为先。豫东者，畿辅之门户也。亳州者，豫东之贼源也。亳州之贼不除，则豫东之匪难绝，即畿辅之地不安。重兵驻豫，不能兼顾东省，驻东亦不能兼顾豫防。惟亳为诸捻汇处之区，拔本塞源，实在于此。且蒙、亳百姓，祇以逼处贼巢，呼诉无门，不得不苟全性命，非尽甘心为逆也。若官军声势一振，随抚随剿，不但忠义良民同心杀贼，即附贼之堡寨，亦相率就抚，辅助官兵。彼久经兵革之地，人习战争，附贼则为悍贼，反正则为劲兵，夺贼焰而益军威，计无便于此者。前胜保、袁甲三累获大胜，皆由屯驻亳州，扼其要害，并赖关保、德楞额马队之力，是以所向有功。前事不远，可为券证。”奏入，上韪之。

时粤、捻合扰颍州，命昶熙出境会剿。昶熙兵仅五千，且无马队，疏请调总兵李续焘等募精壮六千来豫，以厚兵力，如所请行。上复敕西安将军托明阿选西安马队一千赴豫。

同治元年春，亳捻刘大渊纠党趋河南，昶熙在省闻警，驰至杞县，贼已围城，会僧格林沁军自山东进至，败贼许冈，昶

熙会所部合击之，克复所占民圩，斩馘逾万，馀贼引去。檄诸路团勇截杀之，还驻归德，扼贼归路。四月，会同僧军合击金楼教匪杨玉骢，尽歼其众，授礼部侍郎，仍命督团剿贼，归僧格林沁节制。赴汝宁督兵团剿陈大喜诸匪，克正阳，收寨、圩多处。二年，诛贼首张凤林、张福林，克邢集、尚店贼巢，陈大喜窜湖北，汝宁、陈州所属踞贼，歼除殆尽。调吏部。毫擒犯陈州，为官军所扼击，四窜。昶熙屯鹿邑，尽平毫北贼寨。

是年冬，苗沛霖伏诛，淮北肃清。诏：“昶熙部勇原助兵力所不足，今兵力足敷应用，饬散遣归农。”命昶熙回京供职。会陈大喜勾结苗练馀党趋汝南，陷正阳、信阳、新蔡、息县各民寨，乃暂留剿贼。三年，进屯息县，擒诛擒首赵国良、徐文田十馀名，尽复诸寨。十一月，僧格林沁败陈大喜、张总愚于光山，贼西窜，逼南阳。昶熙调张曜回屯唐县，知府汤聘珍扼宛南。四年，僧格林沁战歿曹州，诸军并被遣，坐革职留任，诏回京。六年，调户部。七年，擢左都御史，兼署工部尚书。

时擒匪戡定，疏陈军务渐平，宜益思寅畏，略曰：“功成而喜者，常人之同情；功成而惧者，圣人之远虑。今日巨寇甫平，兵戈未息，滇、黔、秦、陇，烽火惊心；皖、豫、直、东，疮痍满目。戡乱安民，一一尚烦宸虑，敬肆之机，间不容发。万一大捷之馀，偶忘乾惕，则患机之萌，恐有伏于无形者。今之所急：一在勤圣学。皇上春秋鼎盛，典学日新。但恐亲师讲学，为时无多，还宫之后，左右近习，或以功业日盛，间进谀词，意气渐盈，懋修或懈。昔宋庄献皇后临朝，仁

宗听内侍之言，欲观宝玩，庄献太后为言祖宗创业之艰。臣亦伏愿皇太后于皇上还宫之余，殷殷以时事艰难，勤加启迪。至于近侍，尤宜择老成有识之人，服事起居，将见养正之功，日臻坚定矣。一在崇节俭。今寇乱虽平，而流离之民，未尽归农，荒芜之田，尚多未垦。非力加撙节，不足以广积储而备缓急。臣前管三库事务，见内务府借拨部库银两，逐岁加增。窃恐中原底定，踵事增华，财源未开，财流不节，度支告匱，为患匪轻。伏愿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为天下先。一切不急之务，可罢则罢之，可缓则缓之，庶国用可充，而风俗亦渐归质厚矣。一在饬吏治。发、捻之祸，实由不肖州县所激而成。正供之外，百计诛求；私派私罚，自营囊橐，以致民气不伸，酿成巨患。用兵以来，此风尤甚。即如厘金一项，奉行不善，百弊丛生。病商病民，莫此为甚。今日之封疆大吏，以地方多事，喜用精明强干之员，而不求恺悌循良之吏。斯民元气，剥削愈甚，其祸遂不可胜言。今东南初定，畿甸甫清，兵燹遗黎，不堪再扰。应令各省督抚慎选良吏，与民休息，以复富庶之旧。一在固根本。陕西回逆、土匪，麇聚北山，现闻大军乘胜西征，恐至穷而思窜。其或由晋省扑河，或由草地北扰宣、大，畿辅兵单地广，在在须防。直隶提督刘铭传谋勇兼优，应令迅回本任，并带所部万人，留直屯守，以壮声威。并将绿营兵丁，练成劲旅，庶诸贼不敢萌心北扰，而诸将亦得专意西征矣。”疏入，上嘉其言剴切，优诏答之。

八年，授工部尚书，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九年，天津民、教构衅，命偕直隶总督曾国藩按治，暂署三口通商

大臣。事定回京，请裁归总督兼理，从之。十一年，调吏部。十二年，上谒东陵，命留京办事。十三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光绪四年，丁母忧，服阕，命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八年，授兵部尚书。寻卒，优诏赐恤，赠太子少保，谥文达。

昶熙屡掌文衡，两典会试，凡朝、殿考试，阅卷历二十馀次，士论归之。

论曰：“袁甲三、毛昶熙并以謇谔著声，出膺军寄。甲三孤军支柱淮壖，与捻事相终始，骄帅倾排，狡寇反覆，卒能保障岩疆，其坚毅不可及也。昶熙事权未专，同时疆吏非办贼才，补苴之功，亦不可没。所陈平捻方略，具得要领。贼平之后，勤勤以寅畏纳谏，老成谋国，于斯见之。保恒济美戎行，立朝侃侃，家英国干，郁有风规已。

卷四百十九

列传二百零六

刘长佑 刘岳昭 岑毓英弟毓宝

刘长佑，字印渠，湖南新宁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贡。与同县江忠源友。咸丰二年，忠源率乡勇赴广西助剿，长佑从。粤匪自桂林走湖南，忠源破之于蓑衣渡，长佑有赞画功，奖叙教谕。又从破浏阳征义堂会匪，擢知县。三年，平衡山土匪，擢同知直隶州。忠源援湖北，遇贼崇、通间，长佑自长

沙驰援，战于通城，大破之，自是独领一军。忠源守南昌，长佑偕罗泽南赴援，解吉安围，分兵克泰和，擢知府。忠源殉庐州，长佑偕忠源弟忠浚率千人驰援弗及，大愤，誓灭贼。

五年，江忠淑剿东安贼不利，骆秉章以长佑兼统其众，所部始盛。克东安，追破之新宁。六年，复郴州，擢道员。江西贼方炽，秉章奏以长佑率萧启江等诸军赴援，克萍乡，加按察使衔。遣启江复万载，进围袁州，屡击败援贼。十一月，降贼李能通为内应，克袁州。七年二月，进屯太平墟。贼由吉安大举来袭，列阵二十馀里，以骁骑冲突，将士多死亡，全军败溃。长佑下马引佩刀欲自裁，营务处刘坤一拥之上马，退保分宜。近县士民争运粮械济之，溃卒皆来归，军势复振。

进规临江，八月，石达开自抚州率二十万众来援，总兵普承尧战峡江不利，贼薄太平墟。长佑乘其营垒未定，约萧启江、田兴恕合战，江忠义、李明惠先陷阵，卢秀峰绕其后，纵击，大破之，遂围郡城。捷闻，诏嘉其奋勇，赐号齐普图巴图鲁。十二月，克临江，歼贼酋张发纪，加布政使衔。八年，长佑病归，以刘坤一代统其众，萧启江自为一军，合克新淦、崇仁，进克抚州。是年夏，长佑复至军，屯建昌，迭败贼于新城、金溪，贼入福建界。江西边境肃清，记名遇江西道员缺简放。

九年，回军湖南剿郴、桂贼，解永州围，记名以按察使题奏。石达开围宝庆，长佑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贼败走，长佑追破之九巩桥、白杨埔、大临桥、芦洪司，遂窜广西，陷兴安、灵州，直扑桂林。长佑倍道赴援，贼不虞其骤至，走庆远，追击之，所向皆捷，授广西按察使，逾月，擢布政使。

攻柳州，拔之。

十年，擢广西巡抚。四月，克庆远，破达开于思恩，又破之兴安，乃遁窜。时广西土匪犹蔓延，大者踞郡县，小者千百为群，倏兵倏贼。长佑莅任，整饬吏治，兴练水师，匪氛渐戢。商货流通，税厘增倍。军事饬事差能自固，不尽仰资邻省。十一年，遣刘坤一剿柳州土匪，斩其渠伍声扬，馀党就抚。调水陆军剿浔州艇匪，克府城，斩其渠陈开。贵州匪首黄金义投诚复叛，擒斩之。同治元年，长佑亲赴浔州督防，分军进剿，迭克要隘。寻擢两广总督，以所部楚军付刘坤一接统，留剿广西诸匪。

未几，调直隶总督。时降捻张锡珠、宋景诗先后叛，畿辅骚动。二年春，长佑航海至天津，即赴衡水督师。三月，破贼束鹿，歼张锡珠。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剿匪事宜。宋景诗踞刘贯寨、甘官屯，合山东军攻之，以迟延降级留任。九月，破贼张秋镇，歼贼目杨殿一，景诗逸走，乃罢军。

四年，僧格林沁战歿曹州，捻匪益炽，畿南戒严，长佑遣兵自开州至张秋扼河防。奉天马贼入喜峰口，坐疏防议处。八月，捻匪窜山东濮、范南岸，长佑驰赴大名，击走之。疏请直隶分练六军，议定营制，加练二军，下部议行。

六年，沧州梟匪张六等劫庆云、盐山、宁津、南皮四县盐场，山东教匪应之，保定、天津、河间三府属皆骚动。长佑檄前藩司唐训方屯齐河，臬司张树声屯张秋，防捻。自率兵剿捕盐梟，贼乘虚北走，过滹沱河，众增至千馀，窜扰涿州、固安、水清、霸州，逼近京师，诏褫长佑职，以大学士

官文代之。命下数日而梟匪平，予三品顶戴，率所部回籍。寻东捻平，诏念前劳，晋二品顶戴。

十年，起授广东巡抚，寻调广西。初，奸民出关劫掠越南，官兵不能制。悍酋吴终伏诛，而苏国汉复起。九年，广西提督冯子材进军龙州，国汉旋乞抚于两广总督瑞麟，仍招纳亡命，匪首邓建新、曾亚日，分路肆扰。至是总兵刘玉成擒亚日于上林社，诛之。复会广东军攻克旧街，乘胜抵海宁，匪多散亡，国汉奔东兴，亦就擒。长佑奏言：“论越南大局，则宜直捣河阳，一劳永逸。然河阳距关二千馀里，穷兵劳费，讨捕为难。今拟芟荡海阳、太原，即回师列戍，以固藩篱。庶可分助越之众，协剿黔苗；抽出关之兵，先清土莽。”十月，副将陈得贵、游击李扬才克越南从化府，遂会刘玉成克通化、白通，破琼山、北山匪巢。十一年正月，复败匪于三星山，擒其酋何三等，馀党悉平。长佑檄刘玉成暂屯镇抚，咨越南国王遣兵换防，久之不至；又以营弁滋事，暴兵非计，七月，乃撤入关内，搜捕沿边伏匪。

时匪酋黄崇英犹踞越南河阳，结白苗攻保乐，扰我镇安边。十二年春，长佑檄关内外军击走之，密奏：“越南贫弱，版章日蹙，法国蚕食于滨海，黎裔虎视于横山，桶冈则白苗跳梁，峒奔则黄酋雄踞。近闻其国君臣输款法人，黄崇英受职黎裔，虽系道德之言，亦系意中之事。臣窃谓黎裔为患，越南受之；法国为患，不仅越南受之。今欲拯敝扶衰，必须大举深入。若合两粤之力，宽以数年之期，步步设防，节节进剿，庶交夷可期复振，而他族不至生心。否则惟有慎固边防，严杜勾结而已。”是时防越诸军尚八千人，长佑檄刘玉成引军

北还，以六营屯关外诸隘，四营屯归顺、龙州，令覃远璘八营分驻关内。

十月，法人攻陷河内，黄崇英等乘机袭太原，潜与之通。山西奸民响应，北宁戒严。越南乞援，乃令刘玉成统十营进太原为左军，道员赵沃统十营分部镇安为右军。法人寻与越南议和，黄崇英为越将刘永福所败，潜伏河阳，遣党陈亚水攻保乐。十三年十月，长佑阅兵南宁，令赵沃、刘玉成进军。光绪元年二月，赵沃右军由龙阌渡河克同文，白苗弃巢遁，沃抚之为助，遂攻底定、襄安，皆克之。刘玉成左军败贼白通，阵斩邓志雄。崇英闻师至，噤周建新拒左军，陈亚水守猛法，自当右军，凭险拒守。五月，沃军克淦台，直薄河阳，崇英败走。右军复败陆之平援众，进攻猛法。陈亚水惶惧，乞为内应，河阳、安边同日降。崇英遁走，捕获诛之。刘玉成左军亦克通化、白通，斩周建新，合攻者岩，克之。陆之平遁，宣光、金沙江上下肃清。凯撤入关。

擢云贵总督，二年，抵任。先是，滇边野番杀英人马加理，为交涉巨案，及议定，允于云南设埠通商。诏下其议，长佑疏言：“云南山川深阻，种人犷悍成性，剽掠行旅。本地绅练，恃众横行，挟制官长。上下猜忌，法令不行。万一防护不及，致有同于前案，或更甚于前案，其有害于云南一隅犹小，其有挠于中夏全局甚大。且洋人知前案难办，有免其既往之议；知后患难防，有保其将来之议。臣恐滇省官民，于已往者不以为幸免，而以为得计；将来者不引为前鉴，或敢于效尤。洋人通商，意在图利，亦断无不思远害之理。应俟三五年内外官民稍稍安定，遣员商办。”长佑以滇事渐定，屡

疏引病乞罢，优诏慰留。

四年，腾越徼外土目耿荣高等攻陷耿马，长佑遣将讨之，荣高降；又剿平临安、开化、广南土匪。初，腾越苏关先之乱，其党刘宝玉逃之野山。野山在滇、缅之交，其夷自为君长，不隶羁属。刘宝玉纠野贯十三种及盍达傣夷伏罗坤山，时出劫掠。会缅甸遣官诣腾越，持图说约由野山通道列戍。长佑檄熊昭镜赴腾越，召诸土司、野贯申禁约，诱诛宝玉于千崖，诸野夷皆解散。

七年，法兵窥越南东京，诏滇、粤备边。长佑疏言：“法人自据嘉定以来，越南四境皆有商埠、教堂，胁其君臣，渔其财力。取越与否，非有甚异。其所以处心积虑，乃在通商云南。与其既失越境，为守边之计，不若乘其始动，为弭衅之谋。滇、粤三省，与越接壤，东西几二千里，要害与共，劳费殊甚。若自三江口以至海阳，东西仅数百里，以中国兵力为之御敌，兵聚而力省。以视防守滇、粤边境，劳逸悬殊。请以广西兵二万为中路，广东、云南各以万人相犄角。广东之兵自钦、连而入，云南之兵出洮江而东。别以轮船守广东顺化港口，断其首尾，法人必无自全之理。”又力言刘永福可御敌，请密谕越王给其兵食。疏入，诏下廷议。

八年，法兵陷东京，越匪纷起，广西援兵至太原，长佑檄道员沈寿榕率军出关，与为声援。长佑屡以病乞罢，慰留未许。八月，入觐，予假两月，九年，乃许开缺回籍。寻坐云南报销失察，降三级。十三年，卒于家。诏念前功，嘉其端谨老成，开复处分，仍依总督例议恤，谥武慎。广西、云南、湖南并立专祠。

刘岳昭，字荅臣，湖南湘乡人。以文童投效湘军。咸丰六年，从萧启江援江西，转战积功，累擢以知县用。启江器其才，使领果后营。七年，破贼高安莺哥岭，连拔彭家村贼巢。进攻临江，击败援贼于太平墟。寻克临江府城，擢同知。八年，从剿抚州贼，大捷于何家村、香溪诸处。崇仁贼踞白陂墟，又破之。由上顿渡进逼抚州，贼开东门逸，复其城，擢知府，赐花翎。九年，援南康，克新城墟，进捣池江。前军溃，岳昭殿后，毙贼甚众，克南安，援信丰，解其围，加道员衔。石达开由江西拥众犯湖南，岳昭移军茶陵备之，而贼已趋宝庆，奉檄驰援。至柳家桥，遏东路，贼六万馀扑营，岳昭偕副将余星元、杨恒升等鏖战三日，毙贼数千，援军大集，贼解围而遁。是役岳昭战最力，名始显。

十年，屯江华，贼酋陈金刚踞广西贺县，阻山为固，岳昭招降其党。进拔莲塘县，破河东街贼屯，合蒋益澧军克县城，以道员记名，加按察使衔。是年冬，连破窜匪于道州、宜章，湘境肃清，赐号鼓勇巴图鲁。

十一年，骆秉章赴四川督师，疏请岳昭率所部从行。中途闻粤匪陈玉成犯湖北，陷随州，秉章令岳昭回军赴援，会诸军克之，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由龙山犯宣恩，窥伺施南，岳昭迎击走之。而黔匪陷来凤，同治元年春，岳昭进军克其城，分军截剿，迭捷于散毛河、白兰坝两河口，抵黑洞，斩馘尤多。石达开窜四川，围涪州，岳昭会知府唐炯、副将唐有耕破之仰天窝。渡江重庆截击，解涪州围。贼败踞长宁，攻克之，复追败之先市寨、得用坝、丁子场。贼寻踞叙州双龙

场，约降贼郭集益内应，破其营，殪贼近二万。贵州巡抚张亮基疏荐其才，请擢用，二年，授云南按察使；三年，迁布政使：皆未之任，留四川治军。

骆秉章奏遣援黔，九月，克仁怀，连败马蹄滩踞匪。四年，克正安，追贼至清溪河，斩其渠。五年，擢云南巡抚，进规绥阳。天台山最为城北险隘，列阵缀其前，从山后攻入，平其垒，投诚者三百馀寨。绥阳城贼吴元彪乞降，黔西北路始通。由温水进剿，平茱竹山老巢，收降铁匠坪、九仓坝及被胁岩洞二十馀处。六年，破沙窝踞贼，解大定围。拔大屯朵坝贼垒，会滇军平猪拱箐苗，又拔平远牛场屯苗巢。黔西肃清。

七年，疏陈云南军事，命赴本任。寻擢云贵总督，驻军曲靖。进攻寻甸，破七星桥木城，扼文笔山、法鼓山要冲，铲平附近村庄贼垒。收复果马，叠捷于塘子、张徐湾等处。援贼大至，围攻果马，各营皆陷，革职留任。八年，解马龙围，进逼寻甸，贼首马天顺、李芳园乞抚，遂复其城。

云南捻乱已久，各军惟布政使岑毓英所部最强，而毓英素尚意气，岳昭开诚专任，调发进止悉听之。毓英寻擢巡抚，和衷无牵制，军事日有起色。九年，克丽江，复威远、姚州，复永北、鹤庆、镇南、邓州、浪穹，拔凤羽白米庄贼巢，平弥勒县竹园踞匪。十年，平永善蛮匪，拔宾州贼巢，平香炉山杠匪，连克河西之大东沟、小东沟及临安之五山夷寨。十一年，复贵州兴义新城，先后克永平、云南及赵州、蒙化厅各城。攻大理上下两关，复大理府城，诛大酋杜文秀，诏复原职。十二年，滇省肃清，赐黄马褂，疏请陞见。

光绪元年，以入覲迁延，御史李延箫劾其规避，下部议褫职。九年，卒。署湖南巡抚庞际云疏陈：“岳昭统兵十馀年，建功之地，黔属为多；任事之艰，云南为最：请复原官。”诏允之。

岳昭之规寻甸也，杜文秀遣党万馀，战不利。从弟岳峻请岳昭速还曲靖，以固根本。贼果分党往袭，以有备不得逞。岳峻守马龙，贼围之，伺懈出击，走之。固守数月，练兵得三千人，会攻寻甸，破七星桥要隘，贼蹙乞降，犹怀反侧，岳峻率三十人入城，示以坦白，人心始定。次日，毓英兵亦至，服其胆略。岳峻先以积功擢至道员，岳昭至滇后，专任毓英滇军，其旧部多遣去云。

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诸生。治乡团，击土匪，以功叙县丞。咸丰六年，率勇赴云南迤西助剿回匪。九年，克宜良，权县事。十年，克路南，署州事，擢同知直隶州。进攻澂江，兼署知府。十一年，克澂江贼垒，破昆阳海口贼，迤西回匪连陷楚雄、广通、禄丰，省城戒严。毓英赴援，同治元年，破贼大树营。时总督张亮基引疾去，巡抚徐之铭主抚，回酋马如龙通款，毓英往谕顺逆，如龙献所踞新兴等八城，之铭奏以毓英摄布政使。寻以安抚功，加按察使衔，赐花翎。二年，回弁马荣叛，戕总督潘铎，毓英率所部粤勇一千，与弟毓宝等守藩署。之铭微服诣毓英，司道皆集，分兵守东、南门，密召马如龙入援。如龙至，诛乱党，马荣跳走南宁，合马联升踞曲靖八属。诏嘉毓英守城功，擢道员。

率师西剿，复富民、安宁、罗次、高明、禄丰、武定、禄

劝、广通、陆凉、南安诸城，及黑、元、永三盐井，进捣楚雄。会东路有警，之铭檄回省，分兵克霑益、平彝。赴楚雄督攻，克其城。进复大姚、云南、赵州、宾川、邓川、浪穹、鹤庆，分道进规大理上下关。三年，克定远，围攻镇南，大破援贼于普棚。马联升复陷霑益，犯马龙，回军破之于天生关。进攻曲靖，复马龙、霑益。进克寻甸，擒马荣、马兴才，克曲靖，擒马联升，并诛之。尚书赵光疏呈滇绅公启，言毓英所向有功，特诏嘉勉，下总督劳崇光据实保奏。四年，肃清迤东，加布政使衔，赐号勉勇巴图鲁。

西路自毓英军移去，所克诸城多复陷，仅存楚雄未失。毓英驻军曲靖，护省城运道。五年，命署布政使，劳崇光至是始至滇受事，奏以提督马如龙专办西路，令毓英督剿猪拱箐苗。猪拱箐隶贵州威宁州，与海马姑相犄角，山溪阻深，苗酋陶新春、陶三春分据之。纠聚苗、教诸匪及粤匪石达开馀党，凡十数万人，迭扰滇之镇雄、彝良、大关、昭通，黔之大定、黔西、威宁、毕节，且及川疆，三省会剿久无功。毓英上书骆秉章，谓权不一则军不用命，愿率滇军独任，期百二十日覆其巢，授迤西道，署布政使如故。

六年，擢布政使。二月，师抵猪拱箐，令张保和、林守怀领二千人，由大溜口出二龙关后，掩袭吴家屯，自督三千人攻关。贼倾巢出战，关后炮发，贼回救，毓英挥军夹击，三隘皆下，遂夺吴家屯，擒斩数千。贼自海马姑来援，截击之，斩其酋，馀贼反奔。令蔡标、刘重庆分军围剿海马姑，克红岩、尖山，贼援乃断，遂逼猪拱箐老巢。贼以巨石自山颠坠下，驱牛马突营，将士多伤亡，毓英督军搏战，斩悍酋，贼

始却。于营前掘深坎，贼所发石尽陷坎内，诱降僇人，得贼虚实，选敢死士二千，填壕以进，连破木城二，直捣其巢，纵火焚之，斩馘二万，擒陶新春及其死党，磔之，拔出男妇四万余人。乘胜合攻海马姑，伏兵山前后，进毁贼垒三十余，以喷筒环烧，擒陶三春及悍酋二百余人，皆斩之，贼悉平。计自进兵至是，仅逾期四日，加头品顶戴。

马如龙剿迤西屡失利，劳崇光病歿，杜文秀大举东犯，连陷二十余城，省垣告急。是年冬，毓英自猪拱箐凯旋曲靖，先遣弟毓宝助省防。七年春，扬言师出陆凉，而取道宜凉、七甸，连破大小石坝、小板桥、古庭庵、金马寺贼垒，进屯大树营。马如龙来会，人心始定。昆阳匪首杨震鹏夜渡昆明池袭省城，毓宝击败之，震鹏负创遁。进攻杨林，毓英鼻受枪伤，回军省城，连破石虎关贼垒，擒贼渠李洪勋，擢授巡抚。附省贼垒犹繁，与之相持。总督刘岳昭初至滇，由马龙进剿寻甸，失利，贼势复炽。

毓英疏陈军事、饷事，略曰：“杜文秀窃踞迤西十有三载，根深蒂固。今拟三路进兵，一出迤南牵贼势，一出三姚、永北断贼援，大军由楚雄、镇南直捣中坚，使贼面面受敌，不能兼顾。臣选精锐六万，更番战守，既无停兵之时，亦免师老之患。兵勇无须外募，以本省兵剿本省贼，既习地利，复熟贼情。现在滇省兵勇乡团已调集八万有奇，拟俟附省逆垒肃清，认真裁汰，选定精锐，以资得力。滇省绿营额设马步兵三万七千数百名，承平日久，训练多疏，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仓卒有事，则募勇以代兵；饷需支绌，不能不后兵而先勇。于是兵丁愈困，营务益弛。通省营兵所存不及十一，臣

拟即此六万人中，择补营额，目前仍令随征，事竣再饬归伍。既有常业，自有恒心，责以成功，收效必速。滇省近年用兵，多藉乡勇之力，拟按州县之大小，定征调之多寡，共编乡勇四十营，分两班随营征讨，饷银仍由各地筹捐。两年之内，迤西肃清，即可裁撤归农。滇省兵勇，向于饷银之外，每名月支米三斗。现拟用兵六万，每年共需米二十馀万石，为数甚巨。历年皆按成熟田亩酌抽厘谷，约十分取其一二，资助军食，与川之津贴，黔之义谷，名异实同。今请照旧抽收，并将近年可征地丁抽粮，全数改征粮米，如不敷用，再行筹价采买接济，一俟军事肃清，分别裁止。滇省绿营官兵俸饷，有闰之年，需银七十万两有奇，无闰需银六十四万数千两。现既易勇为兵，则饷银较勇粮稍厚。倘因筹饷维艰，每月先给半饷，加以赏需军火各费，约共需银八万两。盐课、地丁、厘税之外，每月所短不过三四万两，应由外省协拨，较之向例协饷，有减无增。若发全饷，则每月应由外省拨银六万，较常例所增亦属无几。现在部臣指拨各省协滇军饷，如浙江、广东、江西，距滇较远，筹拨起解，往返经年，缓难济急。请饬改作京饷，另由川、楚等省应解京饷，改拨济滇，两无窒碍。至于选任镇将，宜不拘资格，不惜情面，凡有能将三千兵以上，才当一面者，虽其名位尚卑，亦宜委署要职。其谋勇平常，仅止熟习营务，纵系实缺，另予差遣，勿使幸位。”疏入，下部如所议行。

八年春，贼酋杨荣率众数万踞杨林长坡，分党踞小偏桥、十里铺、羊芳凹、牛街、兴福寺，省城大震。毓英督诸军分剿，夺回小偏桥诸处，复连败之于萧家山、鹦鹉山，擒斩逾

万，划除省东贼垒百馀。西北两方贼仍负隅拒守，毓英令副将杨玉科、总兵李维述等规迤西，与腾越义兵约期并进。于是副将张保和等克富民、昆阳，总兵马忠等克呈贡、晋宁、易门、澂江、禄丰，玉科等克武定、禄劝、元谋、罗次、定远、大姚，维述等克广通、楚雄、南安及黑琅、元水诸井。凡悍酋剧匪，擒斩殆尽，省城解严，被诏嘉奖。

九年，澂江回复叛，踞府城，毓英率军往剿，围其郭，十年二月，克之。并拔竹园、江那诸贼巢，迤西军亦克丽江、剑川、永北、鹤庆、宾川、姚州、镇南诸城。疏言：“滇省前事之误，东南未定，遽议西征，屡致丧师失地。今通筹全局，必先扫荡东南两迤，然后全军西上，方无后顾之忧。”

十一年，迤东、迤西两路悉平，西军亦先后克复永昌、邓川、浪穹、赵州、云南、永平、蒙化及上下两关，而大理贼犹坚守，恃腾越、顺宁互为应援。十一月，毓英亲往督战，先断贼援，直薄城下，掘隧道，陷城垣数十丈，夺东南两门入。贼守内城，昼夜环攻，守陴贼多死。杜文秀穷蹙服毒，其党舁之出城诈降，斩首传示，勒缴军械，贼党犹请缓期。毓英令杨玉科率壮士二百入城受降，布重兵城外突击之，斩酋目三百馀名，生擒杨荣、蔡廷栋、马仲山，磔于市。大理肃清，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十二年，顺宁、云州、腾越皆下，全滇底定，加太子少保，晋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十三年，兼署云贵总督。光绪二年，丁继母忧。五年，服阕，授贵州巡抚，加兵部尚书衔。七年，调福建督办台湾防务，开山抚番，浚大甲溪，筑台北城。八年，署云贵总督，九年，实授。

法越兵事起，自请出关赴前敌，屯兴化。十年，命节制关外粤、楚各军。会广西军溃于北宁、太原，毓英全师退屯保胜，以未奉命，降二级留任。七月，命进军决战，连复越南馆司、镇安、清波、夏和诸县，屯馆司关，规取河内诸省。命丁槐、何秀林攻宣光，以地雷毁其城，擒斩甚众。十一年，京察，开复降级处方，令覃修纲攻克緬旺、清水、清山。法兵援宣光，掘地营延袤十馀里扼之。破法兵于临洮府，夺梅枝关。连克不拔、广威、永祥，进捣山西、河内，广西军亦收复谅山。越南兴安、宁平、南定、兴化、太原各省闻风响应。会和议成，诏班师。五月，回驻边关。十二年，会勘边界，兼署巡抚。十三年，剿顺宁倮黑夷匪张登发，平之。十四年，京察，议叙。十五年，皇太后归攻，晋太子太保。寻卒，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云南、贵州建专祠，谥襄勤。子春煊，官至四川总督。

弟毓宝，从毓英转战云南，功最著，累擢道员，赐号额图琿巴图鲁。光绪十年，出关援剿宣光、临洮，旋克广威府、不拔县、梅枝关，赐黄马褂。十四年，授福建盐法道，擢云南按察使，权布政使，护巡抚，兼护总督。二十一年，调贵州布政使，未行，复调云南。毓宝勇于战阵，不谙文法，御史溥松劾其护总督时，任用私人，政刑失当，坐夺职，卒于家。云贵总督崧蕃疏陈毓宝战功，诏复原官。

论曰：刘长佑朴诚廉毅，老于军事，时病其失之慈柔。自言：“于是非邪正，不自欺以欺人。”非饰辞也。滇、粤筹边，尤有远见。刘岳昭治滇，能屈己以听岑毓英。毓英与滇事相

终始，跋扈霸才，竟成戡定伟绩，信乎识时之杰，能自树立者已。

卷四百二十

列传二百零七

韩超 田兴恕 曾璧光 席宝田

韩超，字南溪，直隶昌黎人。道光十四年，副贡。二十二年，天津治海防，超诣军门献策，事平，奖叙州判。寻以府经历拣发贵州，历署三角屯州同、独山知州。独山多盗，号难治。超募勇训练，用土民为向导，擒其渠。胡林翼守黎平，深倚重之，言之巡抚蒋霁远，超由是知名。

咸丰元年，乌沙苗倡乱，超从林翼进剿，驰风雪中，先后斩获数百人，馀党悉平。论功，以知县用。二年，署清江通判。知黔将乱，捐俸募勇士八十人，练成劲卒。四年，独山土匪结粤匪内犯，超率兵练迎击，分军出贼后，攻其不备，擒贼首杨元保，复深入广西南丹州境，击诸匪平之，加同知衔，赐花翎。桐梓匪杨凤窜永宁，合黔西匪王三扎巴连陷数城，围遵义，超驰至，败贼南关，阵斩王三扎巴，立解城围。复追败诸葛章司河，擒杨凤斩之，馀党尽歼，擢知府。五年，苗乱蔓延，超驰援台拱，解黄平、平越围；转战至施秉、镇远，贼堑山断道，以阻官军。超以孤军驰突其间，大小数十战，补石阡知府。

超性刚直，有胆略，每与上官争执是非，上官责以剿贼

而靳其饷，饥师转战，往往求协助于邻省。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交章论荐，侍郎王茂荫亦疏荐之，诏下巡抚问状，以道员记名。九年，授贵州粮储道。时苗、教各匪连陷诸郡县，驻军屯水汛，扼其中，使苗、教不得合，且遏其下窜湖南之路。贼出全力扑之，超约楚军夹击，贼大溃。剿思州响鼓坪，施秉土地坪，镇远金鼎屯、锋严屯、唐家营屯诸贼巢，擒贼目张东山、欧光义等，镇远所属皆平。

民团旧以十户养一壮丁，超因其意稍变通之，官募士而民输粮；又籍叛产分授降众、流人，以田代饷：行之二年，得兵三千人。自军兴，协饷不至，地方官吏争抽取厘金以为补助。超建议厘金统一，一抽之后，不复再抽，商无滞累，饷用差给。十年，命帮办贵州剿匪事。十一年，署按察使。提督田兴恕疏陈超前后战功，加布政使衔，赐号武勇巴图鲁。诏予二品顶戴，署贵州巡抚。田兴恕方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超久在行间，亦以肃清全黔为己任。

同治元年，田兴恕罢，乃命超办理防剿事宜。时尚大坪、玉华山两处为贼巢，遵义、安顺、思南、大定、铜仁、石阡诸府所有皆贼，五月，回匪陷兴义，云南叛回溃勇扰境，粤匪亦由川窜至正阳、庙堂并桐梓、松坎诸地。超令总兵吴安康进剿，用内应夜纵火攻破贼巢，擒匪首倪老帽斩之，出难民二千余人。六月，闵家场踞贼纠集苗、教诸党逼江口，天柱匪首亦纠合土匪攻陷县城，分股窜湖南晃州厅、高寨，陷邛水、青溪两城，谋截楚军粮道。超令总兵罗孝连、道员赵国澍进攻安顺仲匪，夷其垒，擒斩贼酋韦登凤等。尚大坪贼复约苗、教分掠江内，超令孝连断其归路，国澍等驰军迎击，

复令副将赵德元出冷水河、梯子岩进袭尚大坪，立破之，叩水汛城同时克复。进平玉华山贼巢，攻拔瓦寨，复天柱县城，特诏嘉奖。道员邓尔巽、总兵李有恒，破王家苗寨、夹马洞诸贼巢，获其酋李玉荣等。黄、白号，教匪窜遵义，知府李德莪击破之于三台山，夺五里坎诸隘口。副将周宏顺进攻石阡，毁老王屯贼巢，诸屯就抚。

石阡、铜仁苗匪攻毁镇远营垒，叩水戍军亦溃，遂南掠松桃，北攻天柱。湖南援师至，贼始引去。诏斥超专恃援军，有负疆寄。云南方议抚回，巡抚徐之铭咨会停剿，而回匪益恣，窜陷安南、兴义，分扰郎岱、永宁、归化，诏原其误信抚义，免议处。石达开自川回窜，分三路，一走遵义，一走黔西，一走桐梓。遣沈宏富、李有恒、余祖凯击之。田兴恕以教案获谴去官，黔军益单。二年，乞病回籍。光绪四年，卒于家，年七十有九。诏念前功，赐恤，谥果靖。贵州请建专祠，并附祀胡林翼祠。

田兴恕，字忠普，湖南镇筴人。年十六，充行伍，隶镇筴镇标。咸丰二年，从守长沙。贼屯湘江西岸，军中募敢死士夜惊贼营，兴恕请行，夜浮小舟往，潜燔贼营，贼骑数百追之，溺水免。巡抚骆秉章奇之，委充哨官。五年，从克郴州。六年，领五百人号虎威营。从萧启江援江西，克万载、袁州。七年，战上高英冈岭，深入被围，左手受创，亡马，步战，他将驰救，得免。是役以少击众，毙贼千数。进攻临江，掘地道轰城，先登，再被创，贼死拒未下。授贼大至，启江议暂退，兴恕不可，曰：“兵在精不在多，愿为前锋。”率所

部直贯贼陈，贼张左右翼围之，后军望见兴恕旗指东麾西，贼皆披靡，夹击，贼大败窜走，遂复临江。八年，克崇仁、乐安、宜黄、南丰，积功至副将，加总兵衔，赐号尚勇、摯勇两巴图鲁。

贵州苗、教匪炽，黎平府被围久。兴恕奉檄赴援，至即攻破贼营，连战三日而围解，进克古州、永从，署古州镇总兵。九年，石达开围宝庆，兴恕率四千五百人赴援，扼九巩桥，无日不战，历月馀，粮药将罄，选死士欲以一战决胜负，会李续宜援军至，内外夹击，毁附城营三，连日攻下，势如破竹。达开窜广西，遂移军靖州防黔边，命署贵州提督，督办贵州军务，增军盈二万。十年，道铜仁，取印江，分军略思南、石阡，进克猫猫山贼巢。

石达开由广西入贵州，连陷数县，省城大震。巡抚刘源瀚趣赴援，兴恕奏言：“黔省上游道路分歧，贼若以一军扰黔，一军入蜀，道远兵单，断难兼顾。已檄韩超防镇远，沈宏富守湄潭，刘义方进松桃，臣驻石阡，居中调度。贼如上窜，则亲会川军以攻之；窥楚，即驰还靖州。”时兴恕已实授提督，诏授钦差大臣，命援省城。师至，部署省防，督军赴定番迎剿，贼弃城而走。

十一年，兼署巡抚。时回、仲、苗、教诸匪分扰，上下游几无完土。兴恕分兵援剿，战屡捷。招抚匪首唐天佑、贾福保、陈大六、柳天成等，克复归化、荔波、定番、广顺、独山诸城，疏通驿路，军威渐振。兴恕年甫二十有四，骤膺疆寄，恃功而骄，又不谙文法，左右用事，屡被论劾，乃罢兼职，以韩超代之。

同治元年，罢钦差大臣。会法国教士文乃尔传教入黔，因事龃龉，兴怨恶其倔强，杀之，坐褫职，赴四川听候查办。经遵义汪超，值云贵总督劳崇光为贼所困。兴怨骤马冲入，大呼：“田某在此！”贼惊溃，翼崇光出。寻论罪遣戍新疆，行至甘肃，总督左宗棠奏请留防秦州。十二年，释归。光绪三年，卒于家。

曾璧光，字枢垣，四川洪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记名御史。入直上书房，授恭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读。咸丰九年，出为贵州镇远知府。同治元年，署贵东道。二年，剿平铜仁踞贼萧文魁，赐花翎。云贵总督劳崇光荐其才，迭署粮道、按察使、布政使。

六年，予二品顶戴，署贵州巡抚。七年，实授。贵州地瘠乱久，北境接四川，东境接湖南，军事悉倚邻援，本省饷既艰窘，将多骄蹇。总兵林自清劾罢后，戕兴义县令，率所部万人扰川境。八年，璧光密遣提督陈希祥擒斩之，令吴宗兰剿青山馀匪，克普安、安南。时席宝田军已由东路进规台拱，省城附近诸匪糅杂，出没无常。九年，周达武调任贵州提督，率川军至贵阳，渐次勘定。自军兴乡试久停，至是年始补行，人心益定。与达武议增兵扼要驻守，令道员蹇闾破遵义贼，擒其酋吴三；令提督刘士奇克都匀，殄其酋吴章。

十年，令提督钟有思等进剿上游，克永宁、威宁，下游诸军擒悍贼潘得洪，收复八寨等城。又收复上江、下江、三脚各城，平上游镇宁、归化贼巢，殄永城踞贼侯大五，斩郎岱金家硐踞贼金大七，盘江北岸肃清。又破毕节、威宁诸匪，

清八寨，三角馀贼，毁其巢。令总兵何世华击斩安南贼酋潘么，进克贞丰，西路悉平。十一年，周达武率所部会楚军定苗疆，诏嘉调度有方，予优叙。

十二年，会滇军克新城老巢，全省肃清，加太子少保、头品顶戴，予云骑尉世职。寻新城防军索饷哗变，匪首何玉亭攻新城，遣其党黎正关攻兴义，分军驰剿，捕诛其渠，事旋定。光绪元年，卒于官，追赠太子太保，依总督例赐恤，谥文诚。四川、贵州请建专祠。

席宝田，字研芎，湖南东安人。诸生。咸丰二年，率乡团杀贼，复县城，奖叙训导。六年，刘长佑援江西，招参军事，遂从转战，积功累擢同知直隶州。九年，石达开由广西犯湖南，宝田从解宝庆围，擢知府。十年，骆秉章令募千人号精毅营，防湖南边。广东贼犯郴州、桂阳，击走之。同治元年，石达开复由广西入境，连败之于黔阳，克来凤，以道员记名，加按察使衔。

二年，粤匪黄文金大举犯江西，命提督江忠义赴援，宝田副之，战饶州桃溪渡，大破之；又迭破之于湖口、洋塘、石门、青山桥，贼引去，趋池州，围青阳。宝田袭石岭，破贼卡，分军遮其前，合水陆夹击，文金遁走，遂解青阳围，累功赐号业铿额巴图鲁，加布政使衔。江忠义卒于军，宝田代领其众，留防江西。三年，李世贤、黄文金复合犯江西，将以遥掣江宁之师，宝田逆击白沙关，夺枳桥要隘，钞击于大济关、泥岭关，贼窜山谷，复金溪，以按察使记名，授云南按察使。

时杨岳斌初至江西督办军务，檄宝田援南丰，坐迁延被劾，降知府，留军。会大军克江宁，群贼拥洪秀全子福瑱逸出，由开化犯玉山，走泸溪，宝田邀击于新城，进至石城杨家牌，擒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等。福瑱匿山谷中，捕得之，槛送南昌，伏诛。诏复宝田原官，予云骑尉世职，赐黄马褂，授贵州按察使。时余贼汪海洋等走广东，四年，宝田自平远邀击，降万余人，又扼铁石岭，降者二万，诸军合击于嘉应州，全数荡平。论功，江西军以宝田为第一，诏以布政使记名，遇缺题奏。军事既定，请回籍终养，允之。

贵州苗、教诸匪构乱十有馀年，东路素倚湖南援军，自粤匪平后，议大举剿平。先是授兆琛为贵州布政使，偕总兵周洪印率师往，积岁无功。李元度围荆竹园，亦久不下。巡抚李瀚章、刘崑先后劾罢兆琛、洪印，元度亦镌级，荐起宝田招集旧部万人入贵州，总统东路诸军。

六年冬，进军石阡，荆竹园为教匪老巢，宝田审视地势高峻，匪寨环列，惟北面平夷可掩入。七年元旦，进攻，部将黄元果先登，诸将肉薄垒下，一日平十八寨，克荆竹园，擒斩匪首萧桂盛、何瑞堂，其旁三十六寨相继攻下。捷闻，被珍赉。夏，进规寨头。寨头为苗疆门户，诸苗帑贿资粮所萃，连拔东西三屯，阵斩苗酋桂金保，破援贼张臭迷，攻下台笠、丁耙塘诸寨，遂克寨头。分军克天柱，斩其酋陈大六。

会丁继母忧，回籍治丧，提督荣维善暂领其众，寻诏夺情趣赴军，进攻台拱。台拱苗最强，踞清江、镇远二城为犄角。宝田请增兵万人，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领之出晃州为北路，宝田自当南路，令荣维善用雕剿法，转战山谷间，

破诸苗寨，渐近镇远。润昌、子垣由思州进攻镇远府城，克之。八年二月，维善连破董敖、公鹅两隘，遂克清江厅城。两军合趋黄瓢，山地狭峻，人行顶趾相接，遇伏。维善军疾行先出险，润昌军误以为陷伏中，争道相挤，为贼所乘，润昌、子垣皆战歿。维善闻变，率二百人驰救，被围，为苗所擒，遇害。于是苗氛复炽。

张秀眉犯巴冶，宝田亲督军击走之，进克稿米，令龚继昌、苏元春破苗寨，击走张臭迷等，分军守镇远、施秉。时以宝田军苦战年馀，尚未深入，议罢其军，刘崐仍主专任，复增兵万人，分三路进。九年，会攻施洞，克之。苗走九股河，白洗苗来援，击败之。进攻台拱，破革夷诸寨，薄台拱城下，苗弃城走，克之，加头品顶戴。进军九股河，分别剿抚，凡平黑苗寨二百馀所。鸡讲、丹江苗皆请归化。十年，进攻凯里，一鼓而下。苗溃走雷公山，麋众六七万人，黄茅岭、雷口坪、九眼塘、燕子窝诸寨皆绝险，宝田督诸军冒暑入山，合击张臭迷，斩馘三万，燔其庐舍，剿洗一空。驻军施洞口，宝田遽病风痹，乞假医疗，命部将龚继昌、苏元春、唐本有、谢兰阶分统其军。军事进止机宜，仍禀命于宝田。

十一年，三路进兵，凯北以北悉定。合攻乌邪坡，诸酋皆在，以长围困之。迭战，斩九大白、岩大五于阵，先后降者数万。四月，擒张秀眉、杨大六、金大五等，槛送长沙，伏诛。张臭迷先逸，捕得戮之。诸酋或降或斩，无脱者。苗疆平，诏晋宝田骑都尉世职，家居养痾。光绪十二年，诏以宝田前擒洪福瑱功，命曾国荃绘其像以进。十五年，卒，赠太子少保，优恤。原籍及江西、贵州建专祠。

论曰：贵州之匪，总名有六：曰苗匪、教匪，曰黄号、白号，其小者曰杠匪、仲匪，其他滥练、游勇、逆回、悍夷，揭竿踵起，不可悉数。始于咸丰四年，无兵无饷，不能制也。韩超有办贼之才，久屈下僚，事权不属。田兴恕入黔，兵威始振，超亦骤起，未久相继去。张亮基治黔数年，亦仅补苴。中原大定，曾国藩乃议以湖南兵力、饷力为平黔根本，而骆秉章亦令刘岳昭剿黔北以保川边。后专倚席宝田，戡定苗疆。自周达武以川兵、川饷济黔之不及，曾璧光赖之以竟全功。盖阅二十年而后大定。古云：“蛮夷之人，先叛后服。”盖以地势使然。然使若韩超者早膺疆寄，其延祸或不致如是之甚。弭乱之道，在得其人，用人之道，必尽其才，固古今不爽者尔。

卷四百二十一

列传二百零八

沈兆霖 曹毓瑛 许乃普 子彭寿
赵光 朱崧 李菡 张祥河
罗惇衍 郑郭谨 庞钟璐

沈兆霖，字朗亭，浙江钱塘人。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九年，大考二等。二十五年，迁司业。二十六年，迁侍讲，入直上书房，授惇郡王读。二十九年，迁侍讲学士，直南书房。历詹事、内阁学士。咸丰二年，擢吏

部侍郎，督江西学政。

三年，粤匪自武昌下九江，兆霖请速援南昌。上谕以军事，兆霖奏言：“江西会城虽暂可无虑，贼扰外府，省兵不能兼顾。外府各有团练，如肯齐心协力，何藉分兵？即如抚州乡团不下数万，皆留保本村，官兵祇三百，已调赴会城。如团练不能合力，贼至何以御之？其故皆因坚壁清野，旧议祇守本村，并不出战，不知事与嘉庆间川、楚教匪不同。川、楚教匪劫掠村庄，自以坚守山寨为是，今贼专攻省会、郡县城池，城既破，乡勇亦相与解散矣。抚州如此，各省各府亦必皆然。乞饬直省当于练勇中精选十之二三，联为乡兵，统以练达有位望之人。遇本县有警，互相救援。其外府、外县仍不得调往，以免扰累。”得旨允行。寻以病乞罢。

五年，病痊，署吏部侍郎，仍直南书房。兆霖疏言：“安徽各郡，江北安、庐、和，江南池、太，皆为贼踞。巡抚驻庐州，东北徽、宁、广三属，几为巡抚号令所不及。事急则向浙江请饷，事平则泄沓如前，不加整饬，旋收旋失，糜饷殃民。臣察徽、宁二府，山川险固，地皆可守，民亦健奋，歙、休宁二县，尤多富民。宜于皖南设大员，专辖四府、一州，庶以饬吏治，固民心。度险设防，皖抚得专心于江北，浙抚亦不至牵制于皖南。”疏下廷议，改池太道为皖南道，得专摺奏事，如福建台湾道例，从之。寻兼署工、兵二部。

六年，授吏部侍郎，调工部，复调户部。八年，命往通州察核通济库，奏请如户部三库例，以仓场侍郎兼管，佩印钥，著为令。九年，擢左都御史。十年，署户部尚书。七月，英吉利、法兰西兵内犯，兆霖疏请专讲守御，勿汲汲言抚。九

月，授兵部尚书。抚议既定，上犹驻热河，兆霖与诸大臣奏请回銮，上命待明年。兆霖复奏请明年春融，即启跸还京。寻调户部。

十一年，穆宗回銮即位，命充军机大臣。甘肃西宁撤回为乱，总督乐斌遣提督成瑞率兵讨之，逗挠不进。乐斌用西宁办事大臣多慧议招抚，乱久未定。上命兆霖偕尚书麟魁往按，尽发乐斌等瞻徇贻误状，乐斌戍新疆，成瑞、多慧逮京治罪。同治元年，命兆霖署陕甘总督，亲督兵自碾伯进击撤回，屡败之，撤回乞降。七月，师还，次平番二道岭沟，雨雹，山水骤发，兆霖及从行兵役并没。水退，得兆霖尸，犹端坐舆中。布政使恩麟以闻，上深惜之，赐恤，赠太子太保，谥文忠。

曹毓瑛，字琢如，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七年拔贡，授兵部七品小京官，迁主事，充军机章京。二十三年，举顺天乡试，再迁郎中。咸丰十年，擢鸿胪寺少卿。时江南大营溃，总督何桂清弃常州，苏、常相继陷。毓瑛疏陈军事，略曰：“拯溺救焚，其事宜急而不宜缓。捣虚批亢，其事宜合而不宜分。臣前读都兴阿奏，拟自英山由豫境绕赴徐、宿，以达江北，而曾国藩通筹方略，拟分三路进剿，俟八月大举。窃谓都兴阿由豫境以达江北，程途纡远，非两月不能到。浙江自萧翰庆阵亡，江长贵自平望退守，锐气尽消。以屡溃之孱兵，御剽悍之勍贼，待至八月，松、太、杭、嘉、湖诸郡势将瓦解，蔓延愈广，规复愈难。为今计者，都兴阿宜自英、霍取道临、凤以抵江北，不过旬日，即由通、泰渡江，直抵江阴，进攻常

州、无锡为一路，而以周沐润所募沙勇副之；镇江现有兵万馀，巴栋阿、冯子材、向奎进规丹阳为一路；薛焕在上海增募勇丁万人，由嘉定、太仓、昆山进攻苏州为一路，而命张玉良出嘉兴、平望以副之；曾国藩率楚师由宁国取道广德，进抵嘉、湖为一路，策应诸军，而令米兴朝攻宜兴、溧阳，周天受攻高淳、东坝，曾秉忠督长龙船入太湖以副之。攻贼之所必救，据贼之所必争。俟曾国藩新募勇至，然后分路进剿，庶于事有济。”

英、法两国合兵犯京师，上幸热河，军书旁午，枢臣未全从，上命择章京资深才优者佐诸大臣办事。毓琨在直久，诸大臣欲举以应，固辞，遂越次用焦祐瀛。十一年，穆宗即位，诸大臣皆谴罢，乃命毓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迁顺天府丞。同治元年，迁大理寺卿，授军机大臣。二年，擢工部侍郎，调兵部。三年，江南平，加头品顶戴，赐花翎，署兵部尚书。四年，擢左都御史，寻授兵部尚书。五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愍。

方端华、肃顺擅政，毓琨独不附。及佐枢政，廉慎勿懈，每谓：“军旅大事，患在信任不专，事权不一。古来良将，率以掣肘不能成功。”时以为名言云。

许乃普，字溱生，浙江钱塘人。拔贡，考授七品小京官，充军机章京。嘉庆二十五年，成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道光三年，直南书房。四年，大考二等，擢洗马。五年，督贵州学政，任满回京，仍直南书房，累迁侍读。十三年，复以大考二等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三迁内阁学士。十八年，

擢刑部侍郎，罢直南书房，专治部事。调吏部，又调户部。二十一年，擢兵部尚书。二十五年，坐事镌五级，补太常寺少卿，迁光禄寺卿。

三十年，文宗御极，命仍直南书房。诏求言，乃普疏言：“方今先务，莫急于正君心，培圣德。请敕馆臣合列朝圣训，依类分门，排日进呈，庶政奉以为宗。恩诏各省保举孝廉方正，请敕下各直省学政考核学官，学官得人，所举庶几可恃。刑部于致死胞伯叔及胞兄之案，以事关服制，往往夹签声明，并非有心干犯，巧为开脱。请敕下刑部斟情酌理，俾无枉纵。各省绿营弁兵平时宜加意训练，武职到京，兵部验看时，当令兼演火器。”疏上，得旨：“下所司议奏。”复申谕刑部及各督抚，服制案罪名务得实情。咸丰二年，授内阁学士。乃普疏论军营奏报欺饰，得旨，令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督抚力除积习，严为稽察，其朦混掩饰者，据实严参。擢兵部侍郎。三年，粤匪陷九江，扰皖北，觊觎北向，而庐、凤守御单弱，乃普疏请调黑龙江兵，道山东、江南，径赴安徽，远可张苏、浙之声援，近可固庐、凤之门户。调刑部，寻擢工部尚书，调刑部。

国子监司业崇福奏请豫征山西咸丰四年钱粮，军机大臣等会议，推及陕西、四川两省，乃普偕侍郎何彤云奏言：“各省情形不一，应由各督抚体察情形。山西被贼各州县及陕西之延安、榆林、绥德、兴安，四川之宁远各府，地瘠民贫，均请免其借征。至畸零小户，有田数亩或数十亩，仅足糊口，仍令昭常例完纳，庶民力不至重困。”又奏言：“时值严寒，用兵尤宜抚恤。闻通永镇兵四百名，去贼最近，而强半尚衣秋

衣；重以行营所在，百物昂贵，无钱者往往须取于民，以致负贩裹足，兵士转不免于饥寒。请飭统兵大臣悉心筹度。”从之。又言：“江南大营老师糜饷，皆由琦善等意见不和，舒兴阿自陕赴皖，所在稽留，沿途需索。今命与江忠源会剿，不独难以和衷，且恐因之掣肘。又方今饷需艰难，军务一日未蒔，即度支一日不敷，惟在大帅刻日奏功，以纾天下之困。请皇上严加督责，信赏必罚，以振暮气。”疏上，嘉纳之。

四年，刑部主事王式言坐承审命案，听授请托，失入绞罪。事闻，上命裕诚等按治，乃普以式言本门生，奏请回避，弗许。既而裕诚等讞式言仆受赇，上责乃普回护，降补内阁学士，罢直南书房。寻迁礼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六年，迁工部尚书。八年，命督五城团防。九年，调吏部。十年，文宗三旬庆辰，加太子太保。九月，以病乞罢。同治五年，卒，谥文恪。

子彭寿，字仁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少詹事。咸丰十一年，文宗崩，命议郊配礼，彭寿偕大理寺少卿潘祖荫奏言：“臣读大行皇帝圣制《甲寅孟夏斋宫即事》诗，末句‘以后无须再变更’，注云：‘天坛配享，三祖、五宗为定，永不增配位。恐后代无知故违，则仪文太繁。’臣等仰瞻圣藻，躬悬斋宫，言法行则，非博谦让虚名。弓剑未寒，不忍顿生异议。”礼遂定。

时肃顺等获罪，彭寿请察治党援，旨令指实。奏言侍郎成琦，太仆寺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侍郎刘崐、黄宗汉。得旨：“纠弹诸事，朕早有闻，特惩一儆百，力挽颓靡。此后不咎既往，诸臣亦毋以党援陈奏，致启讐陷。”于是陈孚

恩等譴黜有差。彭寿又以载垣等随事刻深，户部五字官钱案请再清厘，从之。同治初，再迁内阁学士，署礼部左侍郎。五年，卒。

赵光，字蓉舫，云南昆明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转光禄寺少卿，五迁内阁学士。擢兵部侍郎，调户部。

文宗即位，奏陈时务，略言：“安民先察吏，州县为亲民之官，秩卑责重。捐例屡开，仕涂益杂。幕友招摇，书役播弄，贿嘱情托，靡所不至。正供则挪移侵亏，讼案则株连搁压，偶或参劾，辄筹抵制。大吏虑其噬脐，曲予宽容，同僚相率效尤，成为习惯。应请飭令督、抚、司、道，严行举措，以肃官方。国家糜饷养兵，冀收实用，近日营伍将弁，虚文操演，厮役士卒，养尊处优。空名渔利，器械不修，枪炮无准，而水师尤为窳敝。往往居岸自适，风沙水线，都未研习，洋面不靖，盗劫频闻。前者海疆有事，船远距而弹施，敌近前而药罄，束手无策，慄体先逃。凡诸军备，转为寇赍。甚至轨律尽隳，沿途坐索，长官乞哀，乃始进行。军威不肃，一至于此。夫练兵必先练将，材艺迈众，忠勇无前，如昔时杨遇春辈，渺不可得，缓急何恃？应请飭令将军、督、抚、提、镇，整齐营伍，鼓励人才，以修武备。诘奸除暴，莫如保甲，近来直隶、山东盗贼日众，至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咽匪，广东之土匪，贵州之苗匪，云南之回匪，肆意强横，目无法纪，邪教充斥，名目纷繁。煽诱既众，蹂躏弥多。地方文武，恐滋事端，惟务姑息。胥差既蒙贼纵容，兵弁复得规徇隐。干

吏严拘，则声息潜通，夺犯戕官，酿成巨患。其愚懦者，但期文过，讳盗为窃，避重就轻，以至匪徒益无忌惮，祸不胜数。应请飭令各直省督抚，认真整顿，奉行保甲，缉捕勤能，据实奖励；疲玩者撤参重处，以戢盗风。直省仓库钱粮，各有定额，州县官如果尽数征解，交代清晰，何至亏空盈千累万？其致此之由，厥有数端：或纨绔而登仕版，习尚奢华；或庸碌而昵亲随，开销浮滥；或负累已深，官项偿其私债；或交游太广，正款供其应酬。寅支卯粮，东挪西掩，有漕者藉口于帮丁之需索，解库者归咎于粮价之增昂。道府察知，往往碍于情面，曲意弥缝，后任虑招重怨而不敢发，上司恐兴大狱而不敢参，即使查抄，终归无著。是以州县交代，有历数任而未算结者，有合数十州县而未盘查者。前者钦差大臣会同各督抚清查整理，严定章程，亏短各案，业已分别摊赔。第恐旧亏未完，新亏已续，应请敕令各直省督抚督同司道各官详细查核，交代未清者，停其委署升补，亏那者严参，以清积弊。”疏入，优诏嘉纳。

三年，擢工部尚书，调刑部。八年，命偕尚书周祖培等督五城团防军宜，历兼署工部、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四年，卒，谥文恪。

朱崧，字致堂，云南通海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御史。道光十二年，畿辅灾，广东副贡生潘仕成捐资助赈，赐举人。有援案以请者，崧疏言：“仕成本副贡，去举人一间，赐以举人，于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厥后叶元埜、黄立诚次第援请，若因此遂成定例，生富人侥

幸，阻寒士进修，于事不便。应请旨饬各督抚，水旱偏灾，捐输应奖，不得援引前案。”上嘉纳之。五迁至内阁学士。十七年，擢兵部侍郎，迭兼署吏、户二部，坐事镌五秩。二十六年，补内阁侍读学士。

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画一，上命各省督抚议奏。崧疏言：“泉布之宝，国专其利，故定赋以粟，而平货以钱。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于上。今出纳以银，钱几置诸无用。虽国宝流通，然流于下而不转于上。于是富商市侩，得乘其乏、操其赢，而任意以为轻重。若使官为定价，且必格而不行。要在因其便使人易从，通其变使人不怨，行其权使人不疑。方今盐务疲敝，皆以银贵钱贱为词，以盐卖钱而不卖银也。卖钱即解钱，人必乐从，长芦盐价可解京充饷。请于东西城建库藏钱，以户、工左右侍郎掌之，按时价搭放各旗，就近赴库请领，以免其转运，并严禁克扣、短陌、搀杂诸弊。两淮盐价，解备河工岁修。淮上全工，水路皆通，挽运较易，工次雇夫购料，俱系用钱，此两便之道也。农民以钱输赋，天下十居七八。地方官收钱解银，每致赔累。江西抚臣吴文熔前奏：‘本省坐支之项，收钱放钱；解部候拨之款，征银解银；兵饷役食，请照时价改折。’其言不为无见。惟全行收钱，往返搬运，倍增劳费。通省绝无银币，亦未免偏枯。拟请州县征收，向来征银解银者置无论，但照现在收钱者，量钱粮多少，视附近地方兵役众寡，酌减应解银数，以纾其困。除易银解司之外，即以钱抵银，每银一两，折钱若干，酌定数目，按照时价，支放兵饷役食。应

有耗羨平餘，仍行提出解司，而本管同城之官俸，本州縣之書工、役食、祭祀、驛站，本地分汛之兵餉，俱准坐支。餘則視道路之遠近，解存道、府、藩各庫，以放兵餉。時價則視省垣為準，以開征前十日為定，由藩司通飭遵照，半年一更。餉銀每兩折錢多不過千七百，少不過千二百，取為定則，不得再減。至文武官廉俸無可坐支者，兵丁屯駐之區，附近州縣無收錢者，皆發銀如故。官局錢搭放向有成例者亦如故。如是，則雖變而實因，不至糾紛窒礙。至如百姓出粟米麻絲易錢輸賦，久已習為故常，向收若干，今折若干，凡自封投櫃者，不遽改折，是于民無擾也。兵丁領銀，仍須易錢然後適用。每至兵領餉時，不准鋪戶抑價，今照定價放給滿錢，此于兵無虧也。先時銀多，則官以收錢漁利；今時錢賤，則官以易錢賠累。多用錢則少解銀，即累亦因而減，迨銀價平時，又復可獲羨餘，此于官有益也。或謂錢收于上，則廛市一空，恐致錢荒。不知兵役領錢，仍行于市，地方官除存庫外，尚有大半必須易銀解司，則其錢亦行于市。且今日之弊，不在錢荒而在錢濫，欲救其弊，莫利于收錢，尤莫利于停鑄。當此錢賤之時，暫停鼓鑄，以工本之銀，發出易錢，實收上庫。薄小者汰之，則私鑄難行，而官錢日多，錢價可平，而制錢一千准銀一兩之例，可得而行矣。是知停鑄者用錢之轉關，平價者絕私之微權也。將欲平價，非使銀錢相埒不可，為平價而暫停鑄，迨價平而復開爐，所謂欲贏先縮，一張一弛之道也。夫損上必期益下，今錢值日賤，物價日貴，泉府費兩錢而成一錢，官兵領一錢則僅當半錢。無益于民，有損于國，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總之可用錢則用錢，必須用銀則仍

用银。附近则用钱，致远则用银。子母相权，赢缩有制，补偏救弊，无逾于此。惟各省情形不一，因地制宜，随时变通。当责各督抚体察酌议尽善。”疏入，上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行。

历通政副使、内阁学士。二十九年，授仓场侍郎。咸丰四年，病，乞罢。五年，病痊，复授户部侍郎。六年，擢左都御史。迭署兵、礼二部尚书。十一年，又以病乞罢。同治元年，卒，谥文端。

李菡，字丰垣，顺天宝坻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再迁侍讲，大考二等，擢侍讲学士。二十一年，迁少詹事，督安徽学政，累迁通政使。二十五年，擢左副都御史。

咸丰元年，署礼部侍郎，应诏上疏：“请戒饬诸臣：一曰振因循。积习相仍，中外一辙。用兵无可退之理，乃引疾归田，抽身保位，则因循在军旅矣。治水为难缓之功，乃自冬徂夏，漫口未合，则因循在河防矣。雍沙番案，琦善以总督大员，犹复语多狡饰，以至往返鞫讯，则因循在刑法矣。顺天武清县逃犯，竟敢窝藏匪徒，浙江奉化县刁民并敢迫胁官长，则因循又在郡县矣。伏愿皇上乾纲独振，力挽颓风，闻嘉谏则立见施行，睹弊政则悉除支蔓。情者责之，勇者奖之，勤者进之，昏者黜之，庶奋庸熙载，百废俱修矣。一曰除欺饰。粤西逆匪，萌蘖在十数年之前，使抚臣早为奏闻，何难根株立绝？乃养痍成患，讳莫如深。比及有人指陈，势已不可扑灭。年来劳师糜饷，迄无成功，祸首罪魁，实由欺始。夫

献可替否，宰相之责也；拾遗补阙，谏官之职也。伏望皇上开诚布公，虚怀善纳，导之使言，言之使尽，执两用中，归于至当。至科道职司言责，尤朝廷耳目之官，风闻偶误，小过可容，庶冀直得效其愚，萑菲莫行其罔，而宸聪四达矣。一曰屏偏私。人之气质，不能无偏，意见少有参差，议论遂多齟齬。相持不下，教令纷更，属员既无所适从，宵小遂从而谗构。嫌隙日深，乖气致戾。刑部越狱一事，非其明验乎？夫师克在和不在众，两粤会剿，湖南防堵，将师不应有诿罪争功之见，督抚不可存此疆尔界之私，同德同心，群策群力。苟无隙之可乘，定肤功之克奏。河、漕本属一体，未有河不治而漕治者。从前督臣、漕臣，曾因参劾厅员，各执己见，现在漫口不能合龙，漕船何由利济？亿万姓饥民待赈，数百万帑项虚糜，正大臣忧患与共之时。此即屏除嫌怨，共秉公忠，犹恐难以济时屯而纾民患；倘仍芥蒂未化，筹画分歧，不和政庞，咎将谁执？伏读仁宗御制《和同论》，谆谆以臣下偏私为戒。愿皇上一德交孚，与百僚共襄上理焉。一曰防玩法。现今军务、河工，貽误诸臣，厥咎匪细。仰蒙宽典，仅予薄惩，恕其既往之愆，责其将来之报。而且失伍之将弁，准其带罪立功，溃防之河员，许其留工效力，恢宏大度，格外矜全，天下皆晓然于圣人不得已之苦心，与夫通变权宜之计，该大臣等久蒙倚任，渥荷优容，自无不激励图功，竭忠矢志。第恐奔走御侮，难得贤员，幸泽恃恩，复萌故智。始犹惧罪之不可逭，一旦获宥，遂谓罪有可原矣；初犹虑法之不能逃，幸而苟免，遂谓法止于是矣。伏愿皇上奋天锡之勇，播神武之风，宽大之诏，能发而即能收，希冀之恩，可一而不可再。则

德威惟畏，玩纵之萌，不戢自止矣。以上四条，皆臣道之防，实切时之弊，而其本由于得人。进英锐，则因循者退矣；取诚笃，则欺饰者鲜矣。惟在皇上任贤勿疑，用材器使，俾朝无幸位，莫不图易思艰，庶可挽天灾民变之穷，而上副引咎纳言之至意。”疏入，上嘉纳之。

三年，授兵部侍郎，署仓场侍郎。廉得奸人把持仓务，置于法。十年，调工部，复调吏部。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二年，卒，谥文恪。

张祥河，字诗舲，江苏娄县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户部主事，累转郎中。道光十一年，出为山东督粮道。十七年，擢河南按察使，以父忧去官。服除，仍授河南按察使，署布政使。二十二年，祥符决口合龙，赐花翎，诏以河南迭被水灾，始终克勤其事，予优叙。二十四年，迁广西布政使，擢陕西巡抚。西安、同州有刀匪扰乱闾阎，祥河饬严捕百余人置诸法，诏嘉之。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请述祖德，守成法，励官方，蠲民欠。疏入，报闻。祥河优于文事，治尚安静，不扰民，言者劾其性耽诗酒。

咸丰二年，东南军事日棘，祥河奏言：“陕西兴安等地毗连楚境，应举行团练，择要防堵。惟乡勇良莠不齐，易聚难散，不如力行保甲，为缉奸良法。”三年，召还京。四年，授内阁学士，寻迁吏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六年，以病罢。病痊，仍授吏部侍郎。八年，擢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十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以病乞罢。同治元年，卒，谥温和。

罗惇衍，字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督四川学政，召对，上以惇衍年少，语多土音，留不遣。二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转通政副使、太仆寺卿。二十六年，督安徽学政，迁通政使。

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言：“古帝王治天下，根源祇在一心，要在览载籍，勤省察，居敬穷理，以检摄此心。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于存养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伦性命，皆有程途阶级，其论君道，尤极详备。惟在皇上讲习讨论，身体力行。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于臣工奏摺，指示得失，明见万里。皇上几暇，日阅一二事，凡督抚陈奏，如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即予以褒答；若有饰诈怀私，亦为之指示，庶大吏皆知警戒。他若《御纂资政要览》、《庭训格言》诸书，皆本心出治，一以贯之。伏愿皇上法祖以修己，推而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又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敕直省督抚、提镇、学政皆得犯颜直谏，指陈利病，无所忌讳，藩臬亦许密封由督抚代为呈奏。疏入，上嘉纳之。咸丰元年，疏陈风俗侈靡，民生日困，请崇俭禁奢，以蓄物力。二年，署吏部侍郎，授左副都御史。

三年，擢刑部侍郎，仍兼权吏部。时军需孔亟，户部令京师商民以赁舍金一月纳公家，惇衍以为非政体，疏乞明定限制。又疏荐广东在籍给事中苏廷魁等任筹军饷。江宁既陷，寇氛复溯江上犯，惇衍疏请敕曾国藩练楚勇，自湖南移驻武

昌，杜贼窥伺荆襄；苏廷魁募粤勇援江西；袁甲三回河南防捻匪，并会同已革两广总督徐广缙募新兵堵御凤、颍，遏贼北窜诸路：多被采纳。命随同惠亲王巡防京师，调户部。五年，以父忧归。

七年，英吉利兵攻陷广州，八年正月，命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十年，款议定。十一年，召来京，擢左都御史。

同治元年，两广总督劳崇光被劾任用非人，调度乖方，命惇衍偕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按治，崇光坐罢。迁户部尚书，疏言：“吏治日坏，当奖廉惩贪。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严树森、山西布政使郑敦谨、山东按察使吴廷栋，清操较著，请奖之，以励其餘。”又疏言：“皇上求贤若渴，应诏者寥寥，即有登诸荐牍者，或由他省督抚保举，必待本省给咨，始能赴部，非所以示虚怀延揽之道。且但令封疆大吏保举，而未及京卿，恐驯致外重内轻，不可不防其渐。内阁、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素所亲信，必俾其各举所知，众正盈廷，然后可反危为安，转乱为治。请不必限以时日，拘以人数，但有操守廉洁，才猷卓越者，即许随时疏荐。倘所举之人，将来或犯贪污，罪其举主。”二年，兼署左都御史。

四年，兼管三库，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御史陈廷经先后论劾“陕西布政使林寿图沉湎于酒，巡抚刘蓉未谙公事，举劾悉听寿图”，及“蓉疏奏失体，漏泄密保”。命偕协办大学士瑞常赴陕西按治。惇衍等为疏辨，仅以微过议处，吏议寿图迁调，蓉革职留任。寻蓉复以他事罢，陕民为蓉、寿图讼冤，总督杨岳斌以闻。惇衍等已回京复命覆

奏，遂合疏言：“刘蓉秉性朴直，办理甘肃溃勇，不动声色，悉臻妥善。甘肃乱回窜扰，遣兵分布要隘，陕民以安。林寿图身任劳怨，勤奋有为，惟参劾属员，间有轻重失当，致谤毁纷兴，而其廉洁之操，究不能稍加訾议。”诏蓉仍署巡抚，寿图来京候简用。六年，兼署工部。八年，以母忧归。十三年，卒，谥文恪。

惇衍学宗宋儒，立朝正色，抗论时事，章凡数十上，无所顾避。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庸言》、《孔子集语》等书。

郑敦谨，字小山，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山东登州知府，擢河南南汝光道。咸丰元年，泌阳土匪乔建德踞角子山，敦谨与南阳镇总兵图塔布督兵捕获之，被议叙，署布政使。二年，授广东布政使，仍留署任。

粤匪入湖北，命赴信阳，会南阳镇总兵柏山扼要设防。三年，命河南巡抚陆应谷统兵驻南阳，会城及信阳有事，许敦谨专摺驰奏。钦差大臣琦善督师援安徽，檄敦谨总理信阳粮台。及师屯江北，粮台移设徐州，仍令敦谨往任其事。寻调授河南布政使，留管粮台如故。四年，光州、陈州捻匪起，巡抚英桂出驻汝阳，诏敦谨赴本任。省城戒严，敦谨督率官绅倡捐经费，兴团练。皖捻犯永城、夏邑，增调兵勇防黄河各渡口，断寇北窜。寻命暂署巡抚。

五年，坐欠解甘肃两年协饷，降调。召还京，以四品京堂候补，授太常寺少卿。八年，督山东学政，累迁大理寺卿。

同治元年，署户部侍郎，复出为山西布政使，调署陕西布政使，调授直隶布政使，擢河东河道总督。四年，授湖北巡抚，寻召授户部侍郎。五年，调刑部。

六年，擢左都御史。捻匪渡河入山西境，巡抚赵长龄、按察使陈湜疏防被劾，诏敦谨往按，长龄、湜并坐罢，即命敦谨署山西巡抚。七年，出省治防，移军驻泽州栏车镇，为各路策应。授工部尚书，仍留署巡抚。回匪入河套，近边震动。敦谨移驻宁武督防，别遣兵守榆林、保德下游各隘。增募炮勇，补葺河曲边墙。回匪窥包头镇，沿河堵御，会绥远城将军定安遣队迎剿，总兵张曜自河曲截击，破走之。八年，调兵部尚书，回京。

九年，调刑部。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获凶犯张汶祥，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谏，言汶祥为洪秀全余党，其戕新贻，别无主谋者。命敦谨往会鞫，仍以初谏上，论极刑。十年春，敦谨还京，至清江浦，上疏以病乞罢。光绪十一年，卒，谥恪慎。

庞钟璐，字宝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一等，擢庶子，迁侍讲学士，署祭酒。明年，授光禄寺卿。八年，擢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以父忧归。十年，江南大营溃，苏、常沦陷，督团勇防御。上命钟璐陈奏军事，钟璐疏言：“常、昭三面皆贼，惟恃民团抵御。器械不精，纪律不明，若大兵不速至，恐裹胁愈多，愈难措手。请飭督臣曾国藩迅由祁门统师南下，常、昭库款无存，惟赖捐输充饷，军需浩穰，捐户搜括无遗。并请

饬督臣于就近完善之区，筹资接济。”又奏：“江北惟通州最完善，与常、昭有唇齿之依。在籍布政使徐宗干廉能素著，请饬令督办通、泰一路捐输，并会筹常、昭防剿。”从之。

寻命督办江南团练。贼由江阴东窜，逼常熟，钟璐率团勇数战，亡其精锐，奏请江北诸军速援。上以水陆各军势难兼顾，温诏慰勉。八月，贼陷常熟，钟璐奏自劾，并请饬荆州将军都兴阿统楚师兼程进驻通州防北窜，上责令规复。钟璐自崇明赴上海，设局劝捐，集团守御。荐上海知县刘郇膏循声卓著，为江南州县之冠，报闻。又以军需饷急，奏请令失守地方官罚鍰免治罪，谕有“捐输巨款、募勇杀贼、随官兵克复城池者，得据实声明请旨”。寻奏言：“贼所胁之众数百万人，何一非皇上赤子？若非设法解散，穷无所归，必铤而走险。请明降谕旨，予以自新，释兵归降者勿杀，剃发投顺者勿杀。又陷贼州县，多设立伪官，迫索钱米，以减轻田赋，摇动人心。历来被兵州县，钱粮均奉恩旨蠲免。此次苏省被贼，户口散亡，收复之后，无从征收，不如施恩于未复之先，使愚民不为所惑。”诏如所请。

十一年春，贼自平湖、乍浦窥金山，钟璐督团勇进击，斩馘甚众。新埭贼扰大泖港，枫泾贼窥角钩湾，复会官兵破之。是年冬，以苏、常沦陷，吴民待援，有逾饥渴，复疏请敕曾国藩分兵急取苏、常。与江苏诸士绅贻书国藩，言：“上海饷源重地，请以奇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国藩乃遣李鸿章率师浮江而东。俄、法两国请助兵讨寇，钟璐奏言：“中国平内乱，原无待藉手外人，而值贼势蔓延，兵力单薄，不能不为从权之计。惟外人助攻，为通商而

起，必先自有把握，方裨大局。”谕江苏巡抚薛焕妥筹酌行。

寻裁各省团练大臣，召还京，再授内阁学士。同治元年，迁礼部侍郎，迭署工、吏诸部，督顺天学政。四年，呈所纂《文庙祀典考》。六年夏，畿辅亢旱，疏陈荒政十事，下部议行。命偕大学士贾桢等督五城团防，历户、兵、吏诸部。九年，擢左都御史，署工部尚书。十年，授刑部尚书。丁母忧，归。光绪二年，卒，谥文恪。

子鸿文，光绪二年进士；鸿书，光绪六年进士：同官翰林院编修。鸿文至通政司副使，鸿书至贵州巡抚。

论曰：同治初政，沈兆霖、曹毓瑛入赞枢府，兆霖暂领陕督，督师定西宁，以死勤事；毓瑛慎密练达，克副简拔。许乃普等皆以清谨负时望，郑敦谨尤扬历有名绩。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覆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于衷欤？

卷四百二十二

列传二百零九

王茂荫 宋晋 袁希祖 文瑞毓祿
徐继畲 王发桂 廉兆纶
雷以诚 陶梁 吴存义 殷兆镛

王茂荫，字椿年，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咸丰元年，迁御史。疏请振奖人才，乡

会试务核实，殿试、朝考重文义，造就宗室、八旗人才，以有裨实用为贵。户部议开捐纳举人、生员例，茂荫疏争，且言：“筹饷之法，不徒在开源，而在于善用。委诸盗贼之手，靡诸老弱之兵，销诸不肖之员弁，虽日言推广捐输，何济？”又极论：“银票亏商，银号亏国。经国谋猷，下同商贾，体至褻而利实至微。初时亏不能见，及亏折已甚，虽重治其罪，亦复奚补！”其言皆验。

二年，粤匪自长沙趋岳州，茂荫疏言：“安徽防务，以宿松为要冲，小孤山为锁钥。设险非难，得人为难。请起前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帮办防堵，扼要驻守陆路，令府县劝谕绅民团练守助，用明金声御流贼保乡里之法，最为简易。”武昌既陷，茂荫又疏言：“贼势猖獗，宜急收人心，筹储积，讲训练，求人才。”三年，户部奏试行钞法，上命左都御史花沙纳与茂荫会议，奏行简要章程，并绘钞式以进。疏言：“皖北蒙、亳，捻匪蜂起，万一粤贼勾结，更为心腹巨患。夫欲平盗贼，尤在守令得人。庐、凤、颍诸郡，守令贪鄙者，实繁有徒。请严飭大吏从严劾汰，以治贼之源。”又曰：“两湖、江、皖处处言防，而处处不守。请严飭各督抚专主剿办，一处贼平，则他处之贼不敢复起；邻省贼灭，则本省之贼无自而来。是不言防而防自固也。”三月，扬州陷，茂荫疏言：“寇氛将逼山东，巡抚以剿贼出省，藩臬漫无布置，城内团丁不满七百。乞特简重臣防守，以固畿南屏蔽。”又言：“陕西设防，兵为民害，请谕飭按治。”茂荫屡上疏，言事侃侃，文宗颇向用。擢太常寺卿，迁太仆寺卿。

粤匪犯畿辅，参赞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驻师涿州，诸

军咸观望不肯前。茂荫疏言：“贼既渡滹沱而北，回翔于深、晋之郊，而不遽北犯者，惧吾兵出也。吾兵出而迁延不进，贼有以知我之勇怯矣。臣窃谓贼自桂林北窜，诸帅丧师左次，皆为一守字所误。贼屯一日，可资休息；我屯一日，锐气日隳。贼所过劫掠，行不裹粮；我军坐食县官，日需巨饷。相持数月，饷绝兵匮，不待交绥而胜负已判。请密飭王大臣等明发号令，按兵拒守，而阴选健将率死士数千，潜师出彼不意，麾兵急击，一鼓可歼。如此，则大河以南，诸贼心怵胆落，不敢复图北犯矣。”

寻命会办京城团防保甲，擢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户部奏铸当十、当五十大钱，王大臣又请增铸当百、当千，谓之四项大钱。当千者，以二两为率，余递减。茂荫上疏争之曰：“大钱之铸，意在节省，由汉讫明，行之屡矣。不久即废，未能有经久者。今行大钱，颇见便利，盖喜新厌故，人情一概。及不旋踵，弃如敝屣。稽诸往事，莫非如是。钱法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必速，此人事物理之自然。论者谓国家此制，当十则十，当千则千，孰敢有违？不知官能定钱直而不能定物直，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直百，民不难以为千。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腾踊。宋沈畸之言曰：‘当十钱铸，召祸导奸，游手之徒，争先私铸。无故而为数倍之息，虽日斩之，势不可遏。’张方平之议曰：‘奸人盗铸，大钱之用日轻。比年以来，虚高物估，增直于下，取偿于上，有折当之虚名，罹亏损之实害。’大观钱铸自蔡京，而其子绦作《国史补叙》：‘始之得息流通，继之盗铸多弊，终之改当折阅。’事皆目睹，尤为详尽。古所不能行，而谓可通

行于今乎？信者国之宝。大钱钞票，皆属权宜之计，全在持之以信，庶可冀数年之利。今大钱轻重程式，甫经颁行，未及数月，忽尽更变。商民惶恐，群疑朝廷为不可信，此非细故也。或虑铜短停铸，故须及时变通，顾变通欲其能行，不行则亦与不铸等。逆贼一平，不患无铜，若贼不能平，铜不能运，虽尽现有之铜，悉铸当千，恐亦无济，可虑者不仅停铸而已。”上命王大臣及户部秉公定议，王大臣终执原议。

四年，户部会奏推广大钱办法，茂荫复疏争曰：“臣疏陈大钱利弊，未奉谕旨，臣职司钱法，夙夜思维，实觉难行。当百以上大钱，与原行当五十者无甚分别，此何以贵，彼何以贱，难一；以易市物，则难分折，以易制钱，莫与兑换，难二；大钱虽准交官项，然准交五成者，已有宝钞官票，大钱何能并搭？难三。此犹其小者耳，最大之患，莫如私铸。奸人以铜四两铸大钱两枚，即抵交官银一两，是病国也。盖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熔之可得六十两，以铸当十钱可得三十千。设奸人日销制钱以铸大钱，民间将无制钱可用，是病民也。宝钞官票，其省远过大钱，果能推行尽利，裨益亦非浅鲜，大钱之行，似可已也。”疏入，仍不报。其后大钱终废，如茂荫言。

又疏论钞法利病，略曰：“上年初用银钞，虽未畅行，亦未滋累。及腊月行钱钞，至今已发百数十万，为累颇多。向来钞法，唐、宋之飞钱、交子、会子，皆有实以运之。元废银钱不用而专用钞，上下通行，为能以虚运实。明专以虚责民，以实归上，势遂不行。臣元年所奏，皆以实运虚之法。今时势所迫，前法不行，议者虽专于收钞时设法，然京师放多

收少，军营有放无收，直省州县有收无放，非有商人运于其间，则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能行。”因拟上四事，务在通商情，利转运。奏入，上斥其为商人指使，不关心于国是，命恭视王奕訢、定郡王载铨核议。议上，谓茂荫所论，窒碍难行，严旨切责。寻调兵部。

粤匪踞池州、太平，皖南隔绝，茂荫奏请以徽州暂归浙江统辖，上命浙江巡抚黄宗汉体察酌行。初，茂荫疏言：“贼胁良民，驱为前锋。请特降谕旨，自拔来归，均从宽宥。杀贼来献，均加爵赏。”京师久不雨，上命清厘庶狱，减免情节可矜者，茂荫又疏言：“可矜者莫如贼中逃出之难民，各处捕获难民，指为形迹可疑，严讯楚毒。此辈于法不为无罪，于情实有可矜，请敕暂缓定拟。皇上御极以来，屡诏求言，言或开当，奉旨明斥；斥其无当，非禁使不言也，然言者即因以见少。即如诸路债军失地之将帅，未败之始，其措置乖方，人言藉藉；而无敢为皇上言者，或虑无实据也，或虽有实据而虑查办时化为子虚也，或虑不用而徒招怨也，或谓圣心自有权衡也，是以皆不敢言。至用人进退之际，臣子每不敢尽言，浅者惧干圣怒而见斥，深者惧激上意而难回。皇上披览奏章，纤悉必邀批示，勤亦至矣。臣以为精神贵于不纷，愿务其远者大者，舍其近者小者。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今天下人才不足，此诚可忧。虽然，非无才也。如罗泽南，人无知为将材矣，初不过一贡生耳。湖南一省，既有江忠源兄弟，又有罗泽南诸人，则他省可知。惟贤知贤，惟才爱才，是在圣心之诚求耳。方今武昌未下，江西又复危急，两省之民，向也与贼为仇，今乃竟有从逆者。此中转移之故，宜深

思也。列圣仁渐德被，人心断不能忘。然此时不亟维系，使贼得徐出假仁假义以为市，恐民心将为所摇而难挽矣。”奏入，上嘉纳之。

八年，病免。十一年，穆宗即位，以茂荫忠直，命俟病痊听候简用。同治元年，上疏陈时政，言：“天象示警，宜廛修省。议政王责任重大，宜专心机务，馀事综其大纲。言官宜加优容。顺天府事繁，府尹石赞清不宜兼部。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司员甫及一年，即得优保，恐各衙门人员皆以营求保送为得计，宜防其渐。”署左副都御史，命偕兵部尚书爱仁往山西按事。授工部侍郎。二年，调吏部。丁继母忧，归。四年，卒于家。

宋晋，字锡蕃，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二十九年，典河南乡试，因命题错误议处，谕不得更与考试差。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迁光禄寺卿。三年，命会办京城团防保甲，署礼部侍郎。四年正月，疏言：“去冬圜丘大祭，适值圣体违和，礼臣以登降繁缛，于亲诣坛位及奠帛后诸仪节，更加酌定，奏请允行，旋以遣亲王恭代而止。惟详稽典礼，祀天巨典，尤为慎重。偶遇服色不宜，兴居未适，有遣代，无议减。现值祈年大祀，伏愿皇上飭停新议，仍遵成宪。”五年，迁宗人府丞。

六年，疏言：“自江宁失陷，上自九江，下及镇江、瓜洲，寇势水陆相援。现闻向荣兵力不支，情形危急，今即分路赴援，仍恐缓不济事。请飭江督、浙抚，雇用轮船载兵，由圖

山关入江，焚攻金、焦贼船。再由仪征溯浦口，与六合诸军相为犄角，则江宁、镇江对岸之贼，节节防我，必不敢离巢东窜。是不特解江南之急，即江北亦愈宁谧。又闻广东新至红单船二十馀艘，请飭德兴阿、向荣将红单船并归一处，力扼芜湖江面。如能克复芜湖，则拊贼之背，宁国不攻自下。”荐道员缪梓、杨裕深、金安清通达治体，洞悉夷情，请以雇船筹费诸事责成办理。疏上，谕两江总督怡良与向荣、德兴阿酌行。

《宣宗实录》告成，叙劳，擢内阁学士，迭署户、工二部侍郎。八年，授工部侍郎。文宗频岁抱病，未能亲行祀典，十年，晋疏言：“近年郊坛大祀，圣躬以步履失常，偶缓亲行，而于遣恭代外，仍先期躬诣皇乾殿拈香，仰见寅畏深衷。惟每届大祀，皇上于前一日辰巳间躬诣拈香，即在斋宫祇宿。今则先期即如临事，请于前一日寅卯间先行诣殿拈香，然后还宫办事。臣尤愿慎摄圣躬，养元气。节峻伐之味，复健行之常，于下届郊祀大典照常亲行。”上嘉纳之。

十一年，疏言：“江宁失陷已将十载，总督曾国藩经营防剿，与官文、胡林翼会合攻复安庆，惟所部不足二万人。若合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岁入，养兵勇十三万人，以七万分驻防剿，六万大举东征，饷足兵增，庶可一举集事。”又言：“江西首当贼冲，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善皆失人望，请以太常寺卿左宗棠简署巡抚，而于督粮道李桓、前广饶道沈葆楨、浙江道员史致谔三人中简择擢授藩司。”又请以曾国藩总统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督办东征军务。上以所筹不为未见，下官文、国藩等议奏。又疏言：

“慕陵规制，俭约朴实，万世可法。定陵工程请仿行勿改。”格于部议，不行。

同治元年，调仓场侍郎。南漕初改海运，岁额三百万石，自天津运京仓，偷漏飞洒，岁损米綦巨。迨军兴，江、浙郡邑沦陷，南漕起运才二十馀万石，而偷漏飞洒如故。十年以来，侍郎及监督官凡数易。晋受事，深悉其弊，因循未奏举。六年，事发，左迁内阁学士，偿米二万石。十二年，迁户部侍郎。十三年。卒。

袁希祖，字荀陔，湖北汉阳人，原籍浙江上虞。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讲。三迁侍讲学士。八年，超擢内阁学士。迭署礼、工、刑诸部侍郎。九年，疏言：“咸丰初以道梗铜少，改铸大钱，未几，当百、当五皆不行，惟当十行之。始直制钱三五，近则以十当一。银直增贵，百物腾踊，民间重困。旗饷月三两，改折钱十五千，致无以自活。向日制钱重一线二分，大钱重四钱八分，以之当十，赢五钱四分。今以十当一，是反以四钱八分铜作一钱二分用也。民间私熔改铸，百弊丛生。今天下皆用制钱，独京师一隅用大钱，事不画一。请悉复旧规，俾小民易于得食，盗源亦以稍弭。”

十年，疏言军事，略谓：“数年以来，地方军事所谓失守，无所为守也，但听其失。即坐以罪，仅革职留营而已。所谓收复，不见其收，自然而复。俟贼自去，即虚报克捷，上状列保，以树植私人。似此用兵，安有成功之一日？臣愚以为今虽败裂，机尚可转。贼窥苏、常久，一旦得之，子女玉帛，

其意已贻，不特金陵老贼全股争趋，即天长、六合之贼，亦涎其利。宜乘彼势方散缓，请特选重臣驻清、淮要地，统筹全局。顷谕旨令曾国藩赴两江署任，规复苏、常，自宁国进兵，前后受敌，非万全之计。莫如令胡林翼自江北进攻，牵制安庆；令杨载福以水师直下大江，互相策应；令李若珠力攻天长、六合，以出江浦，遥立声援。密饬国藩潜引锐兵，倍道以取金陵，方为上策。今日劳师糜饷，势无穷已，兼各路统帅散而无纪，其贤者往往深入援绝，血战殒身；其不肖者坐拥厚兵，遇敌辄避；必得重臣领兵统驭，积弊既除，精神乃奋，此转移之机也。”寻署户部侍郎。

时各直省行团练，分遣大臣督办，希祖疏言：“团者一时可集，练非经久不能。即云团练，非五六千人不可。计口授食，费已不貲。即使练成，而此五六千人制敌不足，骚动有馀，坐食贻误，终虞哗溃。且遴往大臣，万一与有司齟齬，必至互为水火，转贻大局之忧。请颁明谕，使知团练乃以自卫乡闾，并不以此科敛，亦不必日给口粮，坐守困耗。否则用多费溢，正供无可挹注，不得不取诸民。轻则聚众，重则返戈，大可虑也。”

英、法、俄、美四国合军内犯，天津不守，希祖请暂就和议，迁延旬日，俾部署得以周祥。僧格林沁获英官巴夏里，希祖疏请杀之。未几，敌军深入，上巡幸热河。希祖屡疏谏，不报，屡北望痛哭，遂得疾。已而和议成，兼署兵部侍郎。寻卒。

文瑞，字叔安，乌苏氏，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二十一年

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讲，五迁至左副都御史。文宗即位求言，文瑞疏陈四事，请选贤才，明赏罚，广听纳，谨调摄，并录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家淦《三习一弊疏》以进，上嘉之。咸丰三年，粤匪陷武昌东下，疏请于上海、镇江雇用广东红单船，择员统带，以防江面；并密察京师流言，以消逆萌、靖畿辅。上命诸大臣集议增兵筹饷，文瑞疏言：“兵饷为国家大政，遵旨会议，乃大学士等绝无一语及公，言笑晏晏，不知内阁何地，不询会议何事。臣胪举揶揄之策，尚书孙瑞珍竟闲辞支吾，自述家私，形同市井。大臣如此，深堪悼叹。”又言：“二月朔为领俸定期，户部款绌，早应筹画。乃于是日清晨请旨，冀以停俸上谕朝廷。又议行钞法，并征铺税，商民惊惧。请发帑三十万支放春俸，暂可流通，俾商民安业，钞法铺税，暂从缓议。”从之。又疏言：“钞法之弊，放多收少，半为废纸。放少收多，民间钞无从得。若收放必均，是与之甲而取之乙，徒扰无益，非易银钞为钱票不可。拟就道光年间所设官号钱铺五处，分储户、工两局卯钱。京师俸饷，照公费发票之案，按数支給，以钱代银。”并具条目六事。疏入，议行。

寻兼署大理寺卿，以天变奏请修省，上嘉纳之。刑部罪人刘秋贵死于狱，文瑞奏：“秋贵无病，一夕而死。刑部后四日入奏，改易日期，涂饰操纵，请严飭根究。”山西崞县民妇王刘氏拒奸死，罪人从轻比，刑部题驳，文瑞复奏：“原拟知州失出，请飭山西巡抚严劾。”上并从之。

粤匪入山西境，陷平阳等处，文瑞奏请飭督兵大臣严防入直隶要路。寻自临洺关窜逼天津，命文瑞率兵驻通州。奏

言：“通州城垣楼櫓损坏，请集款建复。”谕：“此守土之责，统兵大臣不必兼辖。”擢刑部右侍郎。四年，以病乞罢。

先是文瑞偕克勤郡王庆惠请捐铜铸四项大钱济兵饷，上从其请。及还京，病痊，命仍与庆惠董其事，设局开炉。上命尚书阿灵阿、御史范承典往铜厂查验，文瑞奏劾阿灵阿等擅用炉房，恐有偷漏，上斥其负气任性，降二级调用。同治元年，卒。

毓祿，字晓山，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升郎中，迁御史。军兴，安徽、江苏、山东诸省皆暂停秋审。毓祿奏言：“寇踪所至，每先释狱囚，脱其死而置之生，自必愿为贼用。虽有投首减罪之例，而愚顽类多不知大义。闻直隶近因贼扰，将秋审诸囚，酌核情罪，其谋、故、凶、盗、拒捕、杀人重囚，立即正法。其情有可矜及例应缓决诸囚，即予减等发配，诚为权宜变通之道。现有军务省分，应令一体遵办。”

京师行用大钱，当百、当五十二种壅滞不行，毓祿疏请商民应纳旗租、地丁、关税，于例定收钞五成数内专收当百、当五十大钱二成，部收捐项应交钱票，亦一律纳大钱。七年，擢工科给事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内阁学士。同治三年，擢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五年，奏言：“宝源局铸当十钱，向系滇省解铜，以铜七铅三配铸。近因滇铜久未解局，市铜低杂，致钱文轻小，例定每钱应重三钱二分。请每届收钱，以三钱为率，不及者即饬改铸。”上斥宝泉、宝源二局不职之两侍郎监督，并下吏议。

徐继畲，字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疏劾忻州知州史梦蛟、保德知州林树云营求升迁，登州知府英文诿灾催征，荣河知县武履中藉事科敛。又疏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

又疏陈政体宜崇简要，略谓：“皇上广开言路，诸臣条奏苟有可取，无不通行训谕，惟是积习疲玩已久，煌煌圣谕，漠不经意，轻褻甚矣。臣以为诸臣条奏，或非大体所关，或非时务所急，原不必悉见明文。若事关切要，圣虑折中，期于必行者，即降谕旨，宜重考成。度其事之难易，限年兴革。如仍前玩视，于本案外重治以违旨之罪。此教令之宜简也。六部则例日增，律不足，求之例；例不足，求之案：陈陈相因，焚乱如丝。论者谓六部之权，全归书吏。非书吏之有权，条例之烦多使然也。臣以为当就现行事例，精审详定，取切于事理者，事省十之五，文省十之七，名曰《简明事例》，使当事各官得以知其梗概，庶不至听命于书吏。此则例之宜简也。考功、职方，议功议过，使百僚知劝惩也。现行之条，苦于太繁太密，不得大体。尝见各直省州县有莅任不及一年，而罚俸至数年十数年者，左牵右掣，动辄得咎。且议处愈增愈密，规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诡，非所以清治道也。臣以为各官处分，凡关于国计民生，官箴品行，不妨从重从严；其事涉细微，无关治体，与夫苛责太深，情势所难者，当准情酌理，大加删削。此处分之宜简也。”疏入，上嘉纳。旋召入对，论时事至为流涕。

十六年，出为广西浔州知府，擢福建延邵道，调署汀漳龙道。海疆事起，敌舰聚厦门，与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数惊。

继畲处以镇定，民赖以安。二十二年，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二十三年，迁福建布政使。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官，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畲暂兼署总督。福州初通商，英吉利人僦居会城乌石山神光寺，士民大哗，言路以入告，上命韵珂、继畲令其迁徙，久之乃移居道山观。士民以继畲初不力拒，终不嫌，言者屡论劾。继畲初入觐，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退遂编次为书曰《瀛寰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抨击及之。

咸丰元年，文宗召继畲还京，召对，称其朴实，寻授太仆寺少卿。诏求言，继畲上疏，略谓：“国家崇尚俭朴，大内宫殿，一仍明旧。惟圆明园为三时听政之地，避暑山庄为秋猕驻蹕之地，两处规模，至乾隆间而备。宣宗皇帝暂停秋猕，热河工程一切报罢，惟自正月至十月恒驻圆明园。然三十年中，未尝增一堵一椽，游观不及诸坐落，或报应修，辄令撤去，以故内帑发出外库前后凡千数百万。数年以来，园亭久旷，或谓先朝堂构，不应坐听雕残。方今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亦料无暇及此。将来两事告蒧，内库稍充，保无以营缮之说尝试者，伏望皇上坚持，苟非万不得已之工程，一切停罢。至于装修陈设，珍奇玩好，可省则省，无取铺张，此土木之渐宜防也。孔子删《诗》，以《关雎》为首，义取摯而有别。匡衡之说有曰：‘情欲之感，无介于容仪；宴安之私，不形于动静。’其言有别，可谓深切著明。第以事涉宫闱，绝于听睹，非臣子之所敢言。虽有折槛之忠，牵裾之直，止能言得失于殿廷，岂能争是非于宫壶？故圣帝明王，即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皇上至刚无欲，迺者释服礼成，将备《周官》九

御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窃以为圣德日新，肇基于此，此宴安之渐宜防也。自古壅蔽之患，由于言路不通，然亦有言路既通，而壅蔽转生于不觉者。皇上御极之初，即以开言路为务。自倭仁一疏，手诏褒嘉，言事者纷纷而起。迺因天旱求言，又复谆谆奖诱，举空言塞责、受人指挥、激直沽名三弊为戒。臣庶大半中材，臣以为空言塞责，事出庸愚，一览擲之，无关轻重。激直沽名，由于器小，皇上予以优容，适足以见圣度。至受人指挥，事涉营私，果其确有可凭，必当明正其罪。总之群言淆乱，衷诸圣人，亦在皇上权衡酌量而已。臣窃计在京言事者，约分三等：以章奏陈者，曰九卿、科道；以章奏陈兼得面陈者，曰部院大臣；不以章奏陈而时得面陈者，曰内廷王公。此三者各有所优，亦各有所蔽。九卿、科道，爵秩未崇，少回翔之意，闻见较广，多采访之途，以风节相磨，以弹劾为职，此其所优也；其所蔽则前之三弊是也。部院大臣，人在朝列，受恩效忠，明习时事，此其所优也；然阶级既崇，天颜日接，顾忌矜慎，胸臆所存，莫能倾吐其十一，此则其所蔽也。内廷王公，国家肺腑，外无私交党援之患，内无希幸爵赏之心，此其所优也；然法制綦严，例不与外人交接，廷评舆论，所不尽闻，此则其所蔽也。皇上明目达聪，幽隐毕照，而臣乃鳃鳃过虑者，诚恐言事者限于才识，未能仰副渊衷，致皇上察纳虚怀，不免怅然而思返，此壅蔽之渐宜防也。昔唐臣魏征有十渐之疏，太宗嘉纳，千古以为美谈。夫渐者，已然之词也。正之于已然，何如防之於未然。臣谨师其意，衍为三防之说，极知迂陋，无补高深，伏冀几馀采纳。”上优诏报之。

咸丰二年，吏部追论继畲在巡抚任逮送罪人迟误，请议处，乃罢归。寻丁母忧。粤匪北犯，攻怀庆，山西巡抚哈芬檄太原总兵乌勒欣泰率兵防泽州，迁延未即赴。贼渡河陷垣曲，哈芬出驻阳城，布政使郭梦龄疏乞援，继畲亦具疏借布政使印驰奏，上为罢哈芬巡抚，以王庆云代之。继畲条举防守诸事以告，寻奏请令继畲督办防堵。事定，居数年，回、捻交乱，又命督率官绅总办各府州团防。继畲驻潞安年馀，亲历辽州、上党、阳城诸要隘，措置详备，署巡抚沈桂芬甚重之。同治二年，召诣京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寻授太仆寺卿，加二品顶戴。五年，以老疾乞归。

继畲父润第，治陆王之学。继畲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务持重，以恩信约束。在官廉谨。罢归，主平遥书院以自给。寻卒。

王发桂，字笑山，直隶清苑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咸丰三年，上疏言军事，被嘉纳。寻迁御史。

洪秀全既踞江宁，分兵北犯，发桂疏言：“顺德、正定地当冲要，请屯兵扼隘。”并条列六事，曰：谨侦察，严催攒，慎查勘，明晓谕，广抚恤，筹协济。又疏荐贵州道员胡林翼知兵能胜重任，请超擢，俾任军旅，上命林翼留湖北襄军事。迭疏请令各省汰旧伍，练新兵，设乡团，值有事则新军进战，乡团设防，以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训练将士。贼渡河逼近畿辅，疏请搜简军实，选精锐为后备，并蠲贫民房税，抚流亡以安人心，下所司议行。疏言：“军兴以来，大

臣获罪，多以从军自效，位崇性骄，不可任使，坐耗粮糈，无裨军政。且主将曲庇，辄请起用，有罪几同无罪，图功适以冒功。顷副都统达洪阿退缩失律，致知县谢子澄、副都统佟鉴同时死寇。钦差大臣胜保赐以神雀刀，原令便宜行事，乃自入直境，未戮一人；而于获戾大臣，多所论荐，以私废公，抑阻士气。请按治达洪阿以下，行军法。纪律既严，军威自振。”并被采纳。累迁给事中、鸿胪寺卿。

八年，复疏论时事，言：“宜上廉耻，重训练，以求将帅之才。李续宾、唐训方起自末僚，能自张一军，转战千里。敦朴廉洁，勇往任事之人，随地而有，请飭督抚采访奏闻。物力艰窘，莫甚于湖南；军饷糜费，莫甚于江苏。自湖南得左宗棠，江苏得王有龄，而饷源日裕。夫兴利莫如去蠹，今司计者日言捐饷，而盐、漕、粮税，凡国家自然之利，一任废弛。请下所司议整饬。两广总督黄宗汉赴粤，迁延六月，迟不之官。城沦于敌，巡抚柏贵莫知为计。城东居民杀敌数百，柏贵辄为悬赏缉杀人者。贵州巡抚蒋霁远当叛苗、教匪日久鸱张，未闻有所措施。此皆才力不逮，遂使一方涂炭。圣主恩威并用，尤所仰望。”

历太仆寺卿、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同治二年，署工部侍郎。疏荐户部郎中王正谊守洁才优，以忤肃顺得罪，请复其官，报可。授礼部侍郎，调刑部，又调工部。五年，以疾乞免。九年，卒。

廉兆纶，初名师敏，字葆醇，顺天宁河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宣宗知其贤，将擢用，以父忧归，

遗命诸臣可大用者，兆纶与焉。咸丰元年，服除。二年，大考二等。三年，直南书房。四年，授右赞善，超擢翰林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转侍读学士，再擢内阁学士。五年，授工部侍郎。

时粤匪石达开扰江西，侍郎曾国藩率师御之，寇张甚，陷州县五十馀，逼会城。上命兆纶帮办广信、饶州防剿，兆纶奏言：“江西通省募勇计一万五六千人，各不相统属。地方有警，胜则互讦以竞功，败则争溃而不相救。甚且扰民冒饷，乘便营私，其弊不胜枚举。今贼势日张，瑞州、临江相继失守，设有仓卒，以此散而无纪者当之，何恃不恐？惟有将所募之勇，裁去一切名号，并为三四军。每军得四五千，统以监司方面素有威望者，庶可责成功。”

六年三月，兆纶按试广信，贼陷吉安、抚州，进据安仁，兆纶上疏请援，并以练勇千守贵溪。贼窜德兴，陷建昌，广信势益孤，兆纶督诸生集乡团，与广信知府沈葆楨、上饶知县杨升筹防御。遣上饶诸生郭守谦率乡勇三百夜袭金谿，诸生曾守诚奋勇先入城，贼不虞兵至，夺西南门逸，克其城。乘胜会攻建昌，而饶州又陷，官军败绩，广信益危。兆纶与国藩等合疏请截留闽兵一千六百专攻建昌，分檄守谦与在籍道员石景芬防剿。六月，国藩遣都司毕金科复饶州，兆纶饬景芬、守谦等驰攻抚州。会贼连陷广昌、南丰、新城、泸溪四县，八月，守谦军抚州张家桥，三接皆捷，穷追遇伏，力战死。时兆纶方赴铅山，道梗，咨衢州镇总兵饶廷选乞援。廷选率兵二千一百至，兆纶冒雨穿敌垒，复入广信，共谋守御，寇屡攻不下。凡七战，捕斩其渠六，斩六千馀级。廷选与游

击穆隆阿、都司赖高翔等又屡击破之。贼走玉山，广信始解严。兆纶防守危城，尽出俸银饷军，贫困至不能自给，寻以病告归。

七年，病痊，仍直南书房，署工部侍郎。八年，授户部侍郎，调仓场侍郎。时军事方急，兆纶疏请责成督抚办贼，略曰：“今于督抚外另设统兵大员，其本省督抚虽有会剿之名，其实专为筹饷之事。统兵者往往以呼应不灵，饷糈不给，渐至迁延；而督抚又往往以事权不一，供亿不贍，各生意见。及至城池失守，统兵者无地方之责，或邀宽大之恩，而并未带兵之督抚，转受其咎。名实不符，事多掣肘，贼氛之炽，职此之由。臣惟督抚大吏，类皆朝廷简拔之人，设其人未尽知兵，不妨择统兵大员，畀以督抚之任，使之各清各省，而责其成功。方今川、黔、闽、广，并未另派统兵大员，而本境渐就肃清。湖南北之专任督抚讨贼者，转有馀力助剿邻境。至于江苏一省，统兵者不一而足，而溃败糜烂至今。平心而论，统兵大员中，岂乏公忠体国之臣？所以然者，抑其所处之地不同，用情亦异，此其故不可不深长思也。清、淮一带，实为南北要冲，漕运总督不兼管地方，宜此时权设江北巡抚，抑或将漕运总督权改斯缺，所有江北各路军务，悉归统制，庶可控扼江、淮，声援汝、颍。不惟江南群逆绝其觊觎之心，即豫东会、捻各匪出没之区，亦可断其一臂矣。”疏上，不报。

九年，英吉利兵北犯，疏请以战为和。十年，英兵掠丰益仓，兆纶疏自劾，上宽之。又疏言：“军兴以来，各省兵不足，因招募乡勇。比来兵日少，勇日增，不可不预为之计。此后勇丁如有技艺精娴，战阵得力者，请令统兵督抚大臣，即

于存营缺额挑选充补。军事既定，愿归农者遣散，愿效力者分隶各标，序补额兵。”上韪之。兆纶以交河粮商囤积谷秕，遣勇目捕治，粮商诉勇目索诈，辞连兆纶，事上闻，命刑部逮问。同治元年，京察休致。二年，谕责兆纶在任用人不当，夺职銜。

兆纶感知遇，遇事敢言，以是多龃龉。罢官归，让产诸弟，主问津书院，以修脯自给。六年，卒。

雷以诚，字鹤皋，湖北咸宁人。道光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洊升郎中。迁御史、给事中，擢内阁侍读学士，三迁奉天府府丞。咸丰元年，应诏陈言，请任贤能，核名实。二年，复授太常寺少卿，屡上疏陈军事。三年，迁左副都御史，命会同河道总督杨以增巡视黄河口岸，迭疏请抚恤茌平、东平、东阿、汶上饥民，撤山东防河兵，省各渡口冗费，皆报可。

粤匪陷扬州，以诚自请讨贼，募勇屯万福桥，扼扬州东南。贼窥里下河，以诚屡击走之，通、泰十馀城赖以保全。授刑部侍郎，帮办军务。与琦善、陈金绶会攻扬州，以诚分兵驻守要隘，焚浦口贼舟。屡会诸军击贼，而扬州久攻不能下，诸将以总兵瞿腾龙最勇敢足恃，诏命援安徽。以诚疏言：“临阵易将，兵家所忌。”琦善亦以为言，乃留勿遣。其冬，贼陷仪征，逼运河西岸，官军屡击走之。以诚与浙闽总督慧成合驻军湾头六闸，未几，贼援至，乡勇溃散，琦善奏劾，夺官留军自效。嗣琦善请移湾头大营，以诚与慧成力争，琦善复劾以诚讳饰。上责琦善诿过，飭以诚仍守湾头及万福桥诸隘。

贼既自扬州退瓜洲，时来攻，以诚与陈金绶合击败之，加三品顶戴。寻授江苏布政使，屡督炮船渡江会剿，攻北固山，破其土城，乘胜逐至金山，败之。

六年，托明阿兵溃瓜洲，扬州复陷，诏责以诚等拥兵不援。又疏辨冒功，为德兴阿所劾，褫职戍新疆。以诚在戍所，呈请将军扎拉芬代奏，言江北军事。寻赦还，赐四品顶戴，授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入为光禄寺卿。同治元年，京察，休致。光绪五年，以重宴鹿鸣还原衔。八年，又以重宴恩荣，加头品顶戴。十年，卒，年七十九。

以诚在江北，用幕客钱江策，创收厘捐。钱江者，浙江长兴诸生，尝以策干扬威将军奕经，不能用。林则徐戍伊犁，从之出关，以是知名。谒以诚于邵伯，留佐幕，饷绌，江献策，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率，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并征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江与同幕五人赴下河督劝，不从者胁以兵，民间目为“五虎”。江自以为功，累保奖至道员，气矜益盛，以诚不能堪。会饮，江使酒骂坐，以诚执而杀之，以跋扈狂肆、谋不轨闻。后各省皆仿其例以济军需，为岁入大宗焉。

陶梁，字鳧蓼，江苏长洲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纂修《皇清文颖》。十九年，林清之变，逆党阑入禁城，梁方在馆修书，其仆骆升闻警，匿梁于书橱，自当户立，贼刃之，仆，越日事定，梁出，救之苏。仁宗回銮闻之，召梁问状，曰：“义仆也！”赐之金。

二十一年，以知府发直隶，补水平，调正定。道光四年，

擢清河道，署按察使。新城县失过境饷鞘，归罪外委白勤，逮讯，死于刑。上遣尚书松筠、侍郎白熔按治，察其枉，梁坐降四级，捐复知府，留直隶。十二年，补大名知府。十八年，迁湖北荆宜施道，万城堤决，梁复坐降调，捐复。二十二年，补湖南粮储道，调湖北汉黄德道。二十八年，迁甘肃按察使，调山西。二十九年，迁江西布政使。入觐，授太常寺卿。

文宗即位，梁疏言：“宣宗成皇帝天锡智勇，嘉庆十九年八月之变，当时但传发枪毙贼，不知首逆林清姓名地址，亦由宫中讯得，立时遣捕，故渠魁不致远扬，馀孽不致滋蔓。请敕载入实录，以扬圣武。”上从之。咸丰二年，擢内阁学士。四年，迁礼部侍郎。六年，以病乞罢。七年，卒，年八十六。

梁早有文名，曾从侍郎王昶助其纂述。历官所至，提倡风雅，宾接才俊，辑《畿辅诗传》行世。晚登朝右，时值军兴，耆旧凋落，其犹见乾、嘉文物之盛者，惟大学士祁雋藻与梁二人，为士林所归仰云。

吴存义，字和甫，江苏泰兴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二年，督云南学政。边徼士风敦朴，存义力为提倡，文风改观。回民煽乱，存义按试永昌竟，出郭数里，城中火起，待学使去而始发也。二十八年，丁母忧归。会江北大水洧饥，存义议赈，躬诣富室劝捐，多感其诚，出资购米谷。存义棹小舟散给饥民，全活甚众。服阕，直南书房，擢侍讲。咸丰五年，典试云南，复留督学政，士益亲之。回乱益棘，围会城，城中兵哄，掠官署民居，独未入学政廨，民间妇孺匿考院避难者千人。存义在云南久，习知民情，比

复命奏对，陈变乱始末甚详。累迁侍读学士，署顺天府丞。

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师，上幸执河，京朝官多挈家出走，存义属疾，语家人毋随人妄动。事定，叙城守劳，将入存义名，存义闻之，力疾起，署牒曰：“府丞吴存义抱病家居，干掇诘奸皆无与。今病未愈，不敢冒受赏。”

未几，擢太仆寺卿，迁通政使，署礼部侍郎。存义以文庙从祀位次多舛，奏请审定，绘图颁行。又以诸儒增祀既繁，渐失世用其书、垂诸国胄之义，奏饬中外臣工不得滥请。署刑部侍郎。

同治二年，署工部侍郎，迭署礼、户二部。出督浙江学政，军事甫定，人士离散初归，存义宽大拊循，岁考既周，秀良者始奋于学，乃导以经、史、小学，文风复兴。三年，调吏部，留学政任。六年，任满，以病乞归。七年，卒。

殷兆镛，字谱经，江苏吴江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四年，迁侍讲，直上书房，授惠亲王子奕详等读。擢侍讲学士，命授孚郡王奕诒读，累迁大理寺少卿。八年，英吉利兵犯天津，兆镛力主战，疏请黜邪谋，决不计，诋斥主和诸臣甚力，擢詹事。九年，署兵部侍郎。诏江苏诸省治团练，兆镛疏言其弊，举四害，言甚切。上海欲借英、法人助战，兆镛亦以为不可。

十一年，丁本生母忧，同治元年，服除，仍直上书房。疏言：“江、皖军威既震，大局渐有转机。臣来自灾区，敢就见闻真切关系重大者为皇上陈之；一，宜饬戎行。上海兵勇号称四万，皆不堪用，何以今年经英、法人管带，便成劲旅？华

尔亲兵六百，尽中国人，战无不胜。无他，挑选慎，约束严，器械精，赏罚信耳。请敕将帅讲求武备，渐事安攘。提镇中如曾秉忠水师通贼焚掠；马德昭掠苏州、上海；李定泰掠湖州、嘉兴；向奎每战辄败，败辄行劫；冯日坤部兵掠妇女。李桓嵩兵不行劫，已共推良将。窃谓行师首禁焚掠，克城先谋戍守，否则旋得旋失，民间无子遗矣。一，宜澄吏治。上海诸官吏，惟刘郇膏得民心，已蒙特简。薛焕统驭无能；吴煦精心计，在上海设银号，缴捐者非所出银票不收；新授粮储道杨坊，由洋行担水夫致巨富，为洋人所鄙；浙江布政使林福祥，杭州破后降贼，送王有龄、张锡庚柩至上海。臣意此等悖员，宜分别惩创，稍申宪典。一，宜清厘饷款。上海左近官卡、贼卡、枪船卡林立，卡税之外，厘捐、月捐、船捐、亩捐、房捐日增月益，臣闻官吏绅商皆云日可收银二万，月得六十万。兵勇四万人，日饷三钱，月止三十六万，而当局犹入不敷出。请敕曾国藩、李鸿章严密清厘。苏、松、嘉、湖赋额甲天下，近三十年，年年蠲缓，官民交欠，赋成虚额。现经大乱，田荒户绝，可否俟军务大定，敕督抚核计，酌留商税，核减农赋，以羨补不足，勿逾定则。一，宜抚恤遗民。江浙交界莠民设枪船，所至焚掠，此辈视官兵盛衰以为向背，克复时必为内应。请敕督抚从宜处置，或令归农，或籍为兵，勿貽后患。至失守郡县，陷贼士民商贾，苟非出自甘心，仅止偷生畏死，可否援胁从罔治之义，乞恩原宥。一，宜防维外人。上海孤城克保，不得谓非外人之力。自经助剿，所向无前，或云实出义举，或云欲通商贩，或云日后恃功索偿，臣俱不敢逆亿。各处通商，尊奉外人太过。犹幸我国新政清明，

未萌觊觎。日久相习，利权尽归，人情益附，而谓狼子必无野心，实难深信。抚御得体，尤在博知外情。请敕各口通商衙门，译述各国新闻有关时事者，书记大则奏闻，藉资豫备。”上以所陈不为未见，下国藩、鸿章等筹画，并将福祥等察劾按治。寻授詹事，迁内阁学士，迭署兵、礼诸部侍郎。

四年，编修蔡寿祺疏劾恭亲王，命大学士倭仁等察奏。兆镛与左都御史潘祖荫疏言：“恭亲王辅政以来，功过久蒙睿照，重臣进退，关系安危。尚祈持平用中，熟思审处，察其悔过，予以转圜。庶无紊黜陟大纲，滋天下后世之惑。”上纳其言。六年，督安徽学政。七年，授礼部侍郎，任满，仍直上书房，迭署兵、工二部侍郎。寻授吏部侍郎，调户部，再调礼部。光绪七年，以病乞罢。九年，卒。

论曰：咸丰中四方多故，文宗悒悒，恒抱疾。京师用不足，大钱钞票，法立弊滋。王茂荫屡进说言，均中利害，清直为一时之最，宋晋亦其次也。袁希祖、文瑞皆有所论列，而徐继畲直箴君德，所举三防，陈义尤高，发桂言军事亦有识。廉兆纶助守江西，雷以诚分防江北，并著事功。陶梁为文学老宿，吴存义、殷兆镛并侍从清望，存义视学滇、浙，能得士心，兆镛慷慨论事，于乡邦疾苦冀有补苴，何言之深也！

卷四百二十三

列传二百一十

宗稷辰 尹耕云 王拯 穆缉香阿
游百川 沈淮

宗稷辰，字涤甫，浙江会稽人。道光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起居注主事，再迁户部员外郎。咸丰元年，迁御史。疏请饬各省实行保甲，略言：“州县宜久任，时日宜宽假，填写门牌当详细核对，董事胥役毋派费累民，酌用丞簿以为襄助，先编巨族以为联属，并可申明读法之典，兼收团练、社仓之益。”诏下直省督抚，各就地体察参酌行之。又疏言通筹出入，宜崇实去伪，举清查、报效、生息三端；又疏请酌改经征处，分令州县戴罪严催；并下户部核议。五年，闻上将谒陵，未有旨戒行，稷辰疏言：“畿南州县被水，连岁用兵，民气甫行休息，吁请展缓一年。”上谕曰：“每岁谒陵，事同典礼，如果畿辅民力未逮，亦必权衡时势，暂缓举行。今兹并未降旨何日谒陵，宗稷辰揣度陈奏，徒博敢谏之名而无其实。此风不可长！”下部议处。

寻又奏言：“自粤匪窜据长江，数年以来，文臣武将，能战者稀。如乌兰泰、塔齐布、江忠源皆难得之将，而多不尽其用，且以死殉。如胜保、张亮基、袁甲三皆勇于任事，而亦未尽其用，以罪罢去。近日支持两湖，赖有一二书生，如胡林翼、罗泽南，能以练胆为士卒先。此二人者，实曾国藩

有以闻之。此时若开文武兼资一科，诚足济当时之急，而臣工多不敢荐举者，一恐其才疏而得过，一恐其遇蹇而罔功。处愁眉焚顶之时，守蹈常习故之辙，见有败衄，动以饷匱为辞。饷固不可不筹，试思用兵乏人，虽敛金百万，弃如土苴，终归无用。臣闻见隘陋，非能尽识天下之才，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林翼、泽南。其屡经论荐，难进易退，肝胆经术，实可取材者，有若湖州之姚承舆。其策议深沉，才识过人者，有若常州之周腾虎、管晏，桂林之唐启华，皆关心时务，今尚郁郁伏处田间。诚能破格招贤，连茹并进，则得一人可以平数州，得敌人可以清一路。长江虽阻，当不难分道建功，克日平定。伏乞皇上命内外臣工各举所知，无论已仕未仕，果能文武兼资，皆许征起，必可网罗而尽得之。”疏入，下各督抚，命以宗棠等加考送部引见。宗棠自此膺简拔，论者谓其知人。

迁给事中。时京师行大钱，商民苦之。稷辰上疏请复用制钱，号曰“祖钱”，而大钱改纯用铁铸，兼行并用。下部议，格不行。又以畿辅水患，疏请急赈，从之。寻授山东运河道，捻匪入境，于济宁牛头河滨筑战墙，北岸六千三百丈，南岸八千六百丈，赖以守御。以功加盐运使衔。同治六年，引疾归，寻卒。

稷辰父霈正，官湖南零陵知县，廉无馀资。稷辰事母孝。为学宗王守仁、刘宗周。罢官后，主馀姚龙山书院、山阴蕺山书院。官京朝，请祀总兵葛云飞本籍；官山东，请修方孝孺祠，并刻《正学集》：其振励风教多类此。

尹耕云，字杏农，江苏桃源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五年，粤匪犯畿辅，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僧格林沁参赞军务，辟耕云佐幕府，上书论防务，为文宗所知。八年，授湖广道监察御史，署户科给事中。时方多事，封章月数上。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坐贻误封疆罢，复起。耕云疏言：“讷尔经额之罪，天下共闻共见，未喻其复行起用之故。方今江、淮、楚、豫军务未靖，秉钺之臣，星罗棋布，所以奋不顾身，必欲灭此朝食者，固由笃于忠义，亦以国家信赏必罚，有以畏服其心。万一效尤解体，患何可言？昔宣宗起用琦善，以陈庆镛之言而罢。伏愿绍述心传，收回成命。”

时粤匪复窥武汉，耕云疏言：“武汉地踞上游，北窥关陕，南胁湖湘，东撼吴越，西制巴蜀，自古南北用兵，皆出死力争之。今贼窥伺楚北，分扰广济、黄冈，逼近省城，抚臣胡林翼兵勇数千，众寡悬绝，江路绵远，首尾不能兼顾。侍郎曾国藩忠勇朴诚，应请授为钦差大臣，率其所部援湖北，较诸他臣事半功倍。”

粤匪陷定远，耕云疏言：“定远失守，粤、捻新合，必谋北窜，恃山东为之屏蔽。抚臣崇恩幸其不戕官据城，于贼退后虚报胜仗，内则巧为弥缝，掩一人耳目；外则恣其腴削，竭万姓脂膏。惟愚俯念藩篱重地，立予罢斥，简大员往代。于洪湖多募水师，兼饬傅振邦全军移驻固镇、灵璧，冀收皖北，以固山东。”及庐州失守，又疏言：“昔人建省安庆，与九江、江宁为犄角，控扼长江。上年徙治庐州，已失形胜，兹并庐州亦不能守。胡林翼等自武汉进逼九江，而安徽之贼，或自英、霍走湖北，牵我上游，或自徽、歙扰浙西，窥我腹地。我

军分道救援，罢于奔命。贼有四达之路，我无三面之围，虽日克一城，何益？抚臣福济屡挫损威，候补京堂袁甲三素得民心，如以为巡抚，必奋身图报。”

及国藩进师，疏言：“军兴以来，征调半天下，糜饷数十万，卒未能扫穴擒渠，则以屡后时而数失机也。今曾国藩蓄养精锐，所向克捷。陈玉成、张洛行率悍贼数十万，齐向潜山、太湖抗拒，众寡之数，十倍于我，一有疏虞，关系甚重。此时庐、凤、六合贼势必单，请饬袁甲三、张国梁刻期捣其巢穴，逼令反顾，或令间道为楚师声援，亦足褫其狂魄。”别疏劾河道总督庚长，请以甲三兼摄；又论云南回匪不宜专意主抚；又陈京师本计，平糶、采买、赈恤、蓄积诸事宜并举；又言钱法积弊：请疏多见采纳。

英、法合军犯天津，耕云专疏者七，会疏者二，力主决战，上命王大臣集议。与郑亲王端华等议不合，耕云抗辩痛哭而罢。耕云初在礼部，肃顺颇重之，及是为所憎。九年，科场狱起，以科道失纠下吏议，而耕云以充内监试谴独重，镌二级调用。十年，京师戒严，上将幸热河，耕云代团防大臣草疏谏阻，复自以书抵肃顺，卒不听。侍郎文祥提督九门，遇耕云东城，相持哭，因为规画留守诸事。

胡林翼疏荐耕云胸有权略，请起用。会副都御史毛昶熙治河南团练，疏调从军。同治元年，率部卒五千，从僧格林沁平金楼寨教匪，又偕提督张曜克张冈捻巢，以道员记名，赐花翎。三年，署河陕汝道。西征军购粮陕州，市斛小，责属县偿其不足，凡数百万斤，耕云悉请罢之。客军有不法者，暂以徇。境多刀匪，请得节制河、陕兵，馈饷以时，兵咸用命。

四年，张总愚犯畿辅，耕云从巡抚李鹤年进军磁州，建策筑长围断贼归路。两署粮储盐法道，佐治善后事，浚惠济河，塞河决，叙劳加布政使銜。十三年，补河陕汝道。河、陕徭役重，亚于常赋，耕云立定制，严稽核，民困稍苏。光绪三年，大旱，条上救荒七事，未及行，卒于官。

耕云在言路著直声，出任监司，巡抚张之万、李鹤年皆倚重之，军事多所赞画。卒后，巡抚李庆翱以灾荒被劾，牵及冒领兵饷事，辞连耕云，后终得白云。

王拯，初名锡振，字定甫，广西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大学士赛尚阿视师广西，以拯从，拯感时多难。慷慨思有所建白。咸丰间，自郎中累迁大理寺少卿。同治二年，降捻宋景诗由陕西还扰直隶、山东，拯奏言：“景诗冈屯砖圩，俨然嵎固，自陕逸回，其党不过数百。崇厚等一再养痍，裹胁逾万。近复于昌邑、莘、聊城、临清四州县，令村庄将所获麦与佃户平分，运送冈屯，是其名为降伏，心迹转益凶悖。请密敕直隶督臣刘长佑计调来营，暴其罪而诛之。若抗违不至，直隶官军犹能越境进剿。景诗既除，如杨蓬岭、程顺书等首恶，皆可骈诛，以除巨憝，以安畿辅。”疏入，未行。其后景诗卒以叛诛。

军事未定，曾国藩议于广东筹饷，劳崇光创办厘金，诸弊丛起。拯疏言：“两粤为肇乱之区，岑溪、容县，数载皆为贼踞。信宜陈金缸尤为巨憝，群贼相为一气，滋蔓难图。劳崇光举办厘金，率令绅商包充垫缴，燃眉剜肉，事何可常？及崇光去任，征收减少。近乃有厘务委员，或为众所殴伤，或

为民间枷号，虽民情顽犷，而官吏恶劣亦可概见。以积年久乱之地，有负嵎圜视之贼，当一切利孔、百方搜剔之时，臣窃恐利未十而害已百。万一两粤复糜烂，更不知何所措手足，岂惟厘金不能办而已？”因荐广东道员唐启荫、两淮运使郭嵩焘、浙江运使成孙诒。旋用嵩焘督广东厘金，自拯疏发之也。

三年，迁太常寺卿，署左副都御史。疏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侍郎崇纶、恒祺、董恂、薛焕委琐龌龊，通国皆知，窃恐外邦轻侮，以为中朝卿贰之班，大都不过如若曹等，未免为中朝耻辱。就令人材难得，或于总理衙门位置为宜，上应量为裁抑，或处以散职，或畀以虚衔，庶外邦服我旌别之严。四方闻之，亦释然于朝廷宥纳群伦、羁縻彼族之意。”

寻迁通政使，仍署左副都御史。疏言：“近日苏、杭迭克，直、东肃清。臣观从来将兴之业，垂成之功，未有不矢以小心，而始能底定者。金陵贼窟虽计于三四月间可拔，而丹阳与常州犄角，百战悍贼如李秀成等，麇集死守。杭、嘉既克，餘党归并湖州。其自皖南窜越江西之贼，蔓延玉山、铅山、金溪、建昌二三百里，众号八九万，并有阑入福建境者。又闻李世贤自率巨股由淳安、遂安接踵而至，曾国藩、左宗棠等用兵日久，前此屡陈不亟求功旦夕，同一老谋深计，独于皖、浙毗境豫作防维之策，则国藩意在徽、宁各饬所部分防，宗棠以为不若并力取广德扼贼窜路。两议未及定，贼已由皖窜赣。贼又草窃已久，人数太众，势多不能聚歼而弗使一贼他遁。臣则以此贼人多势剧，一意奔突，前股未痛剿，后股又踵接。万一深入江西腹地，烬餘复炽，又至燎原。且由赣逾闽，可以直走汀、潮，为数年来窜匪熟路。黄文金由此而来，

石达开由此而去，前事可为深警。叠蒙谕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及闽、粤各督抚谆谆戒备。当此大功将竟，惟当并力一心，互筹战守，务将分窜诸贼，前截后追，必使所至创夷，日就衰残零落，不得喙息，以成巨患。臣尤有请者，皖、浙诸军与贼相持不为不久，所需饷项，国藩、宗棠等各于江、楚等省自为筹画。国藩奏于江省设立总台，以一省捐厘之数，为皖军十万养命之源。浙军固不能分拨，即国藩所部月饷，传闻亦祇放数成，不得已而筹及广东厘捐，乃又不能遽办。夫民之不能见远而各为其私者，情也。广东有之，江西岂独不然？日前沈葆楨奏请将江西茶税、牙厘等款归本省任收，旋用部议允留其半，在国藩等断不至缺望。惟军前将卒，当枕戈喋血切望成功之时，忽闻军饷来源将减，众心或生疑惧，何以得饱腾而资鼓舞？拟请饬赣、皖、楚、粤各疆臣，值此事机至紧，无论如何变通为难，总当殚竭血诚，同心共济。甘肃回氛未戢，中州馀捻尚存，汝南陈大喜等窜逸湖北，自随、枣逼襄、樊；张总愚自南台山中山窜内、浙，时虞合并；汉中之贼，全窜宁、陕、商州一路，闻将会齐襄、樊回援金陵，诚亦未可轻忽。目前陕省军务，政出多门，李云麟追贼商于，忽卷旆而西，其在兴安，未能遏贼窜逸，其在汉阴，遇贼避匿，纵勇淫掠，宜量加裁抑。刘蓉素尝学问，怀负非常，汉中之贼，本所专办，而窜扰四出，尤当誓志荡除，方为不负。多隆阿声望最优，众口争传为第一名将，乃近日声望渐损，宜申圣谕训饬。雷正綰所向克捷，谅足当一面之寄，顾全甘官吏，未有一二正人支持其间。现闻兰州与庆阳隔绝，恩麟权督印，不过使令便辟之材，识见陋劣；熙

麟坐守庆阳、宁夏一区，又为庆昫种种纰缪所误。臣愚以为亟宜遴简公正有为之大臣，镇抚整饬。今之天下，何易遽言率土奠安，而南北军务渐定，西事再能就绪，亦即为大致之澄清。朝廷者天下之本，宫府清明严肃，与疆场奋迅振拔之气，相感而自通。天下大势日转，而亦正多艰巨之事，或遽以为时局清明，事机畅遂，若已治已安者然。人情大抵喜新狃常，畏难而务获，独有当几至诚君子，为能深察而切戒之。昔诸葛亮为三代下一人，史独称之以谨慎。朱子进戒宋孝宗曰：‘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而日长；将卧薪尝胆之志，日远而日忘。’臣不胜私忧过计，冒昧沥陈。”疏入，报闻。寻告归，卒。

穆缉香阿，字居南，满州镶红旗人。由工部主迁再迁郎中。同治四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疏请慎择宦寺，略言：“皇上冲龄御极，圣学日新，知识日开，左右侍从之辈，宜豫加慎选，勿使将来蛊惑圣聪。溯自汉末及前明，朝政之失，半由宦寺。盖宦寺出身之始，每以小忠小信，便捷逢迎，无非售其固宠邀恩之计。及党与已成，则骄肆专横，而箝制其上，虽英明之主，竟有百计不能除之者。当时臣民，切齿痛恨，终归无可如何。我朝列圣相承，远迈前代，不但不准此辈干预政事，虽应对进退间亦不假以辞色，使无由谗谄面谀，浸润肤受。是以二百余年，从不为患。虽然如此严防，尚有防不胜防之虑。嘉庆癸酉之变，犹有通贼者，是此辈反覆已有明征也。今皇太后垂帘听政，洞悉其弊，杜渐防微，有鉴于前，不使宵小蒙蔽。所以知人善任，朝政肃清。即数年后皇上亲

政，亦断不致宠任此辈，贻误事机，何待臣下颺颺过虑？然献曝之忱，有不能已者。当此之时，正圣学扩充之际，虽臣工皆能尽心辅佐，而宦寺尤宜加意斟酌。臣以为宦寺之设，无非效奔走、供指使而已，万不可使年轻敏捷之人，常侍左右。请皇太后选忠正老成者为我皇上朝夕侍从，庶将来亲政，必不致受其欺蒙蛊惑，而无疆之圣德，基于此矣！”

五年，疏论大学士曾国藩督师讨捻，日久无功，请量加谴责。上以国藩迭疏引咎，特命回任专办饷糈，虽未藏全功，非贻误军情者可比，斥所奏过当，置不议。出为山西蒲州知府，寻卒。

穆缉香阿通知国故，家藏邸报，自国初以来几备。

游百川，字汇东，山东滨州人。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六年，迁御史，巡西城。宗室宽和等所行多不法，奏劾惩治，一时贵近敛迹。七年，捻匪自山东窜直隶，百川奏请饬统兵大臣迅速剿办，又请严禁各省栽种罂粟，上皆采纳。疏论内外官署胥吏积弊，诏通饬严禁。复言：“除吏弊在肃官方，尤在扬士气。请饬部院堂官于每司中择贤隽数员，付以事权，专其责任。察有胥吏舞弊，据实上陈，仍以勤惰定功过。赏罚既明，人才自奋。至外省地方官，本有惩治胥吏之权，严饬各督抚为地择人，毋以人试地。举贤劾不肖，再简廉正大员，以时巡察，遇有贪官蠹吏，列状奏闻。”

黄河北徙，山东郡邑屡被水。百川疏请賑恤，河督文彬、巡抚丁宝楨请仍挽复淮、徐故道，命廷臣集议。百川疏言：“黄水宜南宜北，必将折衷一是。如议挽复故道，论工程，论

经费，引黄济运，有未可遽定者三端：如即以大清河为黄水经流，旧道断不能容，河面必须加宽，民间田庐如何移徙，如何安置，则度地宜审地；且即河面加宽，仍恐万难容纳，别开支河，势不容已，徒骇、马颊、钩盘、鬲津犹可指名，可否开行，有无贻害，则分水宜权也；黄水北行，其事为创，万一不善料理，人情骚动，物议沸腾，则相机宜慎也。请特派大臣履行上下游详勘，然后定策。”

十二年，上亲政，命葺治圆明园，奉皇太后驻蹕。御史沈淮疏请暂缓修理，上特谕宣示孝养两宫之意，专修安佑宫供奉列圣御容，暨皇太后驻蹕之所，治事之地，量从节俭，不事华靡，此外均不必兴修。百川继疏申谏，上召入诘责，百川侃侃正言无所挠，上为动容，一时敢谏之名动朝野。寻以忧归，服除补官，迁给事中。

光绪五年，出为湖南衡永郴桂道，迁四川按察使，擢顺天府尹，迁仓场侍郎。九年，山东河决，被灾者数十州县，命百川往会巡抚陈士杰治工赈。百川轻骑周历河南北岸、上下游，先散急赈。会奏请筑两岸遥堤，复于其内筑缕堤，使黄水不致泛滥；又奏请浚小清河，分黄水入海；如议行。还京，以仓廩被火，罢归。居数年，卒。

淮，字东川，浙江鄞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咸丰十年，文宗狩热河，淮不及从，恸哭欲投井，家人守之不得死。迁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授陕西道监察御史。疏劾户部主事杨鸿典揽权纳贿，下刑部逮治，仅以小过议镌级，及阎敬铭为尚书，始奏劾谴黜。园工兴，淮疏首上，当时与百川齐名。光绪元年，充顺天乡试监试，力

疾从事，出闾，旋卒。家固中人产，官京师，斥卖殆尽，人尤服其清节。

论曰：用兵之际，事机千变，京朝官以传闻有所论列，往往不能切中。宗稷辰归重得人，尹耕云论诸将帅罪，王拯请调和疆吏，一意办贼，为能见其大。拯所言尤详尽，盖直枢廷，见军报，较得诸传闻者异矣。穆缉香阿请慎选宦寺，游百川等阻修圆明园，謇謇负直谏名，良不虚也。

卷四百二十四

列传二百十一

吴振械 张亮基 毛鸿宾 张凯嵩

吴振械，字仲云，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出为云南大理知府，历山东登州、沂州、济南，安徽凤阳知府；山东登莱青道；贵州粮储道；贵州按察使；山西、四川布政使。咸丰二年，擢云南巡抚。寻甸、东川回匪蠢动，粤匪由广西阑入开化、广南境，偕总督吴文镕先后遣将击平之。四年，调陕西巡抚，未行，署云贵总督。贵州兴义、普安匪起，檄安义镇总兵金刚保等剿之。遵义亦被匪围，合滇、黔兵力，迭战获胜，擒匪首杨凤先于石阡葛庄司。五年秋，始抵陕西任。匪首陈通明受粤匪指挥，于潼关纠众谋响应，以计擒之，并获其党张顺、罗吉祥等置诸法，被诏嘉奖。盐课摊归地丁，数倍于昔，奏请改行招贩，先

课后盐，民便之。未几，擢四川总督。

七年，调云贵总督。云南汉、回积仇，自中原兵事亟，协饷不至，回乱愈恣。团练跋扈，动相杀掠，省城戒严。前任总督桓春不能制，夫妇同缢，巡抚舒兴阿亦以病求去，惟布政使桑春荣困守危城。文宗知振械熟悉滇省情形，故以代之。命选川兵三千，携饷五万驰往，调前山东巡抚张亮基帮办军务以副之。振械至，先驻宣威，进次曲靖。疏言：“先剿后抚，势顺而易，不待智者而知。兵盛饷足，必应如是。前督臣林则徐剿永昌回匪，兵、练万馀，本省有饷可筹；弥渡获胜，匪旋受抚，其地祇迤西一隅中之一隅。此次匪遍三迤，情形迥不相同，非数千之兵、十数万之饷所能蒞事。如率意径行，徒损国威，于事无补。臣初到滇，于汉、回两无嫌怨，惟凭藉兵威，结以恩信，有所申诉，处以公平。省城为根本重地，省回解散，此外渐次筹办，其负隅抗拒者，仍当力剿。匪势渐孤，较易得手。否则不自量度而急乘之，更无转圜地步，祸更烈矣。现在兵无可调，饷无可筹，宵旰焦劳，事非一省。臣为云南一省计，并当为天下全局计，岂容再有贻误，致令征调无休？故未言剿先言抚，有万不得已之苦衷，虽成败利钝难以逆料，舍此亦别无良策也。”

又奏：“在籍侍郎黄琮、御史窦墉、总兵周凤岐奉命团练，设总局于省城。周凤岐意见不合，引嫌不肯与闻。黄琮、窦墉联衔出示，专主痛剿，民间纷纷集练，回众疑忌日深。地方官苦心解散，汉民往往哄堂塞署，逼官杀回。故团练在他省为要务，在滇省竟为大患。黄琮等每言省团可得六十万人，无虞寇警。回匪初至城外，不及千人，团丁招之不来，来即

奔溃。近日省练一万余人，月需饷数万，经费不敷。练头自行管带，不尽官派。回众有求抚之意，梗议者忽用练往剿，妄杀邀功，致可抚者终不能抚。黄琮、窦墉系特派人员，非臣力所能制，请旨定夺。臣已咨桑春荣严核守城之练，裁汰冗滥，以节糜费。练归官统，如不奉调派，自行出队，即按军法从事，庶一事权而免掣肘。”疏入，诏褫黄琮、窦墉职，许回民悔悟自新，其负固不服者，痛加剿办。汉民借团练为名肆行杀掠者，以军法从事。于是振械遣汉、回委员赴省城晓谕汉、回，解释猜嫌，分画所居街道，拨抵难民遗产，议定章程，遣散归业。先后剿平霫益回匪，歼咸宁土匪李广沅。八年四月，抚局粗定，入驻省城，偕张亮基筹办迤西剿抚事宜。临安回匪攻府城，遣兵击走之，又败之于阿迷州，解河西县之围。

是年冬，以病乞罢，因子春杰官雁平道，就养山西。同治元年，命会同巡抚英桂防河，寻命赴陕西会办军务。十年，卒，诏依例赐恤。

张亮基，字石卿，江苏铜山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入馆为内阁中书。从大学士王鼎赴河南治河，督筑西坝。工竣，赐花翎，擢侍读。二十六年，出为云南临安知府，总督林则徐曾与共事河工，知其才，密荐可大用，调署永昌。边夷滋扰，亮基用土弁左大雄擒匪首，事乃定。超擢云南按察使，就迁布政使。三十年，擢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粤匪渐炽，尝密疏论军事，文宗黻之。

咸丰二年，调湖南巡抚，在途闻贼围长沙，疏请驻守常

德。诏趣进解省城之围，至则梯城而入，屡出队与城外援军夹击，贼解围去。破岳州，入湖北，汉阳、武昌相继陷，湖广总督徐广缙以罪罢，命亮基代之，规进剿。亮基疏言宜防贼回窜，意在专顾湖南，诏趣速进。三年春，贼弃武汉东下，亮基抵湖北筹办收复抚恤事宜。通城、崇阳、嘉鱼、广济土匪起，平之。贼自下游分窜江西，亮基督师扼道士袱、黄石港，分兵赴援。秋，贼之分窜河南者，由罗山入湖北黄安、麻城境，水陆夹击，歼之。

调山东巡抚，未行，江西贼由九江来犯，令道员徐丰玉御之于田家镇，战失利，丰玉阵亡，亮基坐降四级留任。时粤匪李开芳等犯畿辅，踞静海。亮基至山东，奉命扼德州，防其南逸。南路贼欲由淮、徐窥伺北犯为应援，令按察使厉恩官率兵驻宿迁之北以防之。四年，贼入山东境，亮基驰扼济宁，杜其北窜。寻陷郛城，扰范县、寿张、东平，绕出贼前截击，败之于临清黑家庄。既奏捷，帮办军务大臣胜保劾其取巧冒功，诏斥亮基欺罔，并追论初赴湖南不急趋长沙，及去湖北时但求自全，居心狡诈，褫职，遣戍军台。逾年，给事中毛鸿宾言临清之役，胜保妄劾，御史宗稷辰亦言亮基能任事，未尽其用，乃释回，发东河差遣，寻命往安徽随办军务。

七年，予五品顶戴，命赴云南帮办剿匪事宜。云南回匪方炽，团练横行省会，总督吴振械初至，驻曲靖，裁抑练勇，招抚回众。霫益回最悍，集众犯宣威，亮基督按察使徐之铭等率兵击走之。八年春，又败之于袁家屯，歼贼甚众，餘党就抚，诏嘉之，授云南巡抚。既而振械乞罢，擢云贵总督，亮

基荐徐之铭代为巡抚。临安回匪攻城，扰及阿迷，剿平之。九年，省回就抚后，踞碧鸡关，劫夺近郊，分剿乃散。又剿平彝、安宁、缅宁、楚雄诸匪，武定、罗次、富民、禄丰、禄劝诸州县先后克复。然回、练互相猜忌，乱机时起。

徐之铭既为巡抚，贪纵险狠，与亮基阴不相能，时构煽其间。十年秋，回人掌教马德新、徐元吉，武生马现，率各属回民来省乞抚，住城外江右馆，亮基约之铭同诣抚谕。之铭阴嗾已散练丁拥至督署阻挠，谕之不可，杀通海知县雷焱于门，遂逼杀招抚委员绅士马椿龄、孙钧。亮基为所胁持，不敢入告，以病乞罢，命刘源灏代之。源灏久不至，亮基遂去。十一年，至湖北，乃疏陈滇事，劾之铭不法。会布政使邓尔恒升任陕西巡抚，去滇，之铭嗾匪戕于路。于是罢源灏，以潘铎署总督，命亮基赴滇查办，督师剿匪。亮基疏请发部照募捐充饷，募勇千人然后行，与潘铎先后至四川，欲资其饷力、兵力。四川兵事未定，无以济之。林自清者，亮基之旧部，方署云南提督，与之铭及马如龙等皆不协，回人仇之。闻亮基在四川，擅率所部号万人入川求效用，阻之不听。诏亮基抚谕解散，而之铭嗾马如龙等声言拒亮基不使入境、相持久之。同治元年，潘铎先抵任，请暂留之铭以毕抚局，遂改命亮基以总督衔署贵州巡抚。未几，之铭复阴嗾回众为变，铎被戕，而云南之乱愈亟矣。

二年，亮基至贵州，黄号、白号、苗、教诸匪并炽，上下游遍地皆贼。亮基令总兵沈宏富等攻遵义螺蛳堰，破之，歼馀匪于上稽场。令总兵刘义方等剿思南教匪，复普安、安南，又连破苗匪于桐梓鼎城及水城厅马龙腾，擒匪首何润科等于

黔西，降万人。三年，尚大坪匪犯省城，督沈宏富等战于郊，歼贼千计，复修文。总兵林自清、赵德昌克龙里，又复兴义，解清镇之围，收复定番、广顺、长寨诸城，破龙泉、湄潭黄、白号匪老巢，克滇西卫城。四年，克黔西石阡、永宁、荔波，贵州地瘠财匮，饥军索饷，时虞哗噪。亮基抚驭防剿，仅得粗安，而所部诸将多骄蹇，舆论不协，为侍读学士景其浚论劾。亮基乃劾总兵林自清、刘有勋，副将池有连等劫掠扣饷，不听调度，请严治。诏布政使严树森察奏，亮基复具疏自陈，言树森规避贵州，安坐邻省不亲至，于是亮基、树森并褫职。

十年，卒。湖南巡抚王文韶、贵州巡抚曾璧光先后请复原衔，各建专祠。光绪三十四年，湖南、贵州京官合词牃陈功德在民，追谥惠肃。

毛鸿宾，字翊云，山东历城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数上封事论军务。咸丰三年，以尚书孙瑞珍荐，命回籍治团练。四年，劾帮办军务大臣胜保罪状，请严旨查办。五年，授湖北荆宜施道，调安襄郢荆道，历安徽按察使、江苏布政使。

十一年，署湖南巡抚，寻实授。疏言：“湖南地居僻远，向非富强，自前抚臣张亮基、骆秉章等于吏治民风实力讲求，用能削平寇盗，屹为上游重镇，用人之效，有明征矣。臣以为名将不过收战阵之功，得贤督抚，斯能造封疆之福。如左宗棠识略过人，其才力不在曾国藩、胡林翼之下，今但使之带勇，殊不足以尽其长，倘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兼顾大局。前任云贵总督张亮基，果决有为，云南壤接边陲，饷

精不给，汉、回仇衅相寻，即令经营尽善，亦仅有益一隅，似不若任以要地，俾展所长。但使东南日有转机，则云、贵游氛无难迅扫，此轻重之机宜审者也。”时湘军所至有功，各省多往召募，鸿宾疏陈招勇流弊，请慎选将领以收实效，并被嘉纳。

石达开窜湖南，鸿宾遣知府席宝田、副将周达武、总兵赵福元分路进击，解会同、黔阳之围。同治元年，进复来凤，贵州提督田兴恕兼署巡抚，军报不实，信用左右，鸿宾疏劾之。遣兵越境剿贵州窜匪，复天柱县城。又剿铜仁张家寨，匪首萧文魁率众降，克大小青两堡。江蓝厅同知椿龄指团绅为土匪，鸿宾廉知椿龄有酷刑逼借事，劾罢之。椿龄京控，讐鸿宾借贷不遂，鸿宾自请查办，下总督官文鞠讯，得白。

擢两广总督，英德土匪起，令按察使张运兰剿平之。偕巡抚郭嵩焘奏定变通缉捕章程，获大盗者予优擢，允之。

三年，江南既复，浙、赣餘氛未靖。鸿宾疏言：“江西南路之防犹有未备，闽、粤交界均无防兵，虑贼上窜，以粤东为尾间。江西当四冲之地，宜合数省兵力，乘大胜餘威，聚而歼之。已咨曾国藩调拨劲旅，绕越宁郡、石城一带，扼贼南窜之路，臣派一军于闽、粤交界会同进剿。并请敕曾国藩严守南赣，俾毋窜越。”

四年，坐前在湖南，道员胡镛请咨引见，缴回咨文，委署道缺，降一级调用，回籍。七年，卒。宣统初，山东巡抚袁树勋疏陈鸿宾功绩，复原官，祀乡贤祠。

张凯嵩，字云卿。湖北江夏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广

西即用知县，历宣化、怀集、临桂知县。李星沅、劳崇光并荐其能，咸丰五年，擢庆远知府。剿平土匪王得胜等，擢左江道，调署右江道。庆远失守，革职留任。八年，偕按察使蒋益澧破贼，克庆远，复原官，署按察使，寻实授，迁布政使。同治元年，巡抚刘长佑赴浔州筹剿抚，留凯嵩经画后路。荔浦张皋友陷阳朔，遣兵败贼于鹧鸪岩，复其城，就擢巡抚。诸匪中黄鼎凤、张皋友最猖獗，分陷贵县、阳朔，麇集大鹿滩、马濂，檄总兵李明惠、提督江忠义先剿马濂，进规贵县，破之于桂岭，歼擒贼首张皋友、陈土养。二年，檄布政使刘坤一攻黄鼎凤于登龙桥。贼走覃塘，进围之。信都贼陈金刚等来援，道员蒋泽春逆击败之，进克容县，坤一克覃塘。三年，克天平寨，擒黄鼎凤。贵县平，加头品顶戴。

疏陈左右江积匪未清，议三路进兵，以刘坤一统七营留防浔州，易元泰统十一营由宾州、迁江达思恩，李士恩统水陆八营由横州达南宁，节节进剿。四年，坤一攻克大庙、江口、平榔，斩贼首梁安邦，南宁河道始通。元泰剿上林，平之。坤一擢江西巡抚去，以同知刘培一领其军，将亲赴南宁督战，会伪康王汪海洋窜粤，将入广西，诏凯嵩驻防浔州。五年，凯嵩至南宁，进攻山泽，督诸军穴地轰城，夺山入，擒伪平章苏仲熙等。孙仁广单骑走旺陇，追斩之。山泽为贼所踞十馀年，至此悉平。

六年，擢云贵总督。自潘铎被戕，滇事益纷。行至巴东，称病，三疏请罢，坐规避，褫职。光绪六年，以五品京堂起用，授通政使参议，迁内阁侍读学士，署顺天府尹，授贵州巡抚。十年，调云南。请于省城设开采五金总局，以兴矿利，

偕内阁学士周德润勘越南界务。十二年，卒于官。广西巡抚李秉衡疏陈凯嵩政绩，请建专祠，广西京官论其不当，罢之。子仲炘，光绪三年进士，由翰林御史官至通政司参议，敢言有声。

论曰：云南地居边远，回、汉积仇，中原多故之秋，几为王灵所不及。吴振械兼筹剿抚，实体中朝措置之难。张亮基才足有为，误用徐之铭，受其排挤，遂至不可收拾。自潘铎被戕之后，无人敢任其艰危。毛鸿宾疏言内地寇平，边方自靖，诚为确论。张凯嵩因规避黜，后仍以旧劳起用，朝廷固鉴其情已。

卷四百二十五

列传二百十二

李德 吴棠 英翰 刘蓉 乔松年
钱鼎铭 吴元炳

李德，字惠人，陕西华阴人。道光二年进士，直隶即用知县，补抚宁，调青县。举卓异，历沧州、深州，擢大名知府。调保定，擢大顺广道，迁按察使。二十一年，擢顺天府尹。二十三年，南河决，命偕侍郎成刚驰往督工。二十六年，出为江苏布政使，以病归。三十年，起授甘肃布政使。咸丰元年，擢河南巡抚。长芦盐政疲敝，言官请变通悬崖，德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议改直、豫悬崖，分别官办、商贩。二年，

调山东。粤匪由武昌东下趋江宁，德遣精兵二千驰援，亲赴充、沂、曹诸府察形势，分兵扼隘防守。履行河堤，令黄河渡船悉归曹县刘家口、单县董家口，断他口私渡。檄候补道庆凯等驻兵要隘，搜捕捻匪。

三年，江宁陷，徐州捻、泉诸匪蜂起，德再赴充、沂、曹诸府督防。未几，扬州陷，德令防军分三路：游击王凤祥等驻郯县红花埠为东南路，总兵百胜等驻峄县韩庄闸及阴平为中路，总兵三星保巡刘家、董家二口，遏贼北窜，为西南路。德驻宿迁迤北，与百胜等犄角。四月，贼自浦口北窜安徽，陷滁州，逼凤阳临淮关。德进驻宿迁，虑徐州守兵弱，请移山西、陕西、绥远诸路援兵策应。五月，贼自亳州经米家集窜河南，陷归德，扰刘家口。德命防军进击，民团继之，毁北岸船，贼不得渡。有由曹河驶入者，乘半渡击沉之，贼败退。寻自河南汜水北渡温县，西路告警，德自曹州分兵驰援，督师继之。比贼围怀庆，德会诸军力战，解其围。捻匪扰归德境，毗连曹、单，德留陕、甘兵九百会剿，自引师回防东路。

自粤匪起，所至各行省皆瓦解，疆吏能御贼不使入境且出境剿贼者，惟德一人。文宗深嘉之，屡欲擢任总督，以山东为畿辅屏蔽，倚德为重，故未果。寻卒于官，优诏悼惜，赠总督、太子少保，谥恭毅。子启诏，署湖南桂阳州，殉难，赠道衔。

吴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南河，补桃源。调清河，署邳州。山东捻匪入境，率团勇击走之，还清河。咸丰三年，粤匪陷扬州，时图北窜，棠

招集乡勇，分设七十二局，合数万人，联络邻近十馀县，合力防御，有声江、淮间。丁母忧，士民攀留，河道总督杨以增疏请令治丧百日后，仍署清河。太常寺少卿王茂荫疏荐，诏询以增，亦以治绩上，特命以同知直隶州即补，赐花翎。六年，丁父忧，仍留江苏，以剿匪功，累擢以道员即补。十年，补淮徐道，命帮办江北团练。皖北捻匪出入，以徐、宿为孔道，山东土匪时相勾结，一岁数扰，棠督军屡击走之。

十一年，擢江宁布政使，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辖江北镇、道以下，令总兵龚耀伦等破贼于阜宁、山阳，解安东围。漕督旧驻淮安府城，棠以清江浦地当冲要，筑土城驻之。捻匪大举来扑，督军力战击退，贼踞众兴集相持，令骁将陈国瑞进攻，战十日，大破之，贼遁泗州。督属县筑圩寨，坚壁清野，收抚海州、赣榆土匪，先后遣将击捻匪，擒李麻子于曹八集，斩何申元于洞里庄，歼卜里于半截楼，又破山东幅匪于郯城徐家圩、镒阳集、长城等处。

同治二年，实授漕运总督。令陈国瑞进剿沂州，迭歼渠魁，国瑞遂隶僧格林沁军。苗沛霖叛陷寿州，棠令总兵姚庆武、黄开榜水陆赴援。疏言：“欲拯临淮之急，必须一军由宿、蒙直捣怀远，使苗逆急于回顾，临淮始可保全。削平之策，尤须数道进兵，方能制其死命。”又密陈：“皖北隐患，淮北盐务疲敝，悉由李世忠盘剥把持，其勇队在怀、寿一方盘踞六年，焚掠甚于盗贼。苗平而淮北粗安，李存而淮南仍困，请早为之计。”诏下僧格林沁等筹办。

三年，加头品顶戴，署江苏巡抚。四年，调署两广总督。棠疏陈：“江境尚未全平，请收回成命，专办清淮防剿。”诏

嘉其不避难就易，仍留漕督任。军事初定，即筹复河运。署两江总督，未几，回任。五年，调闽浙总督。

六年，调四川总督。时蜀中军事久定，养兵尚多，而协济秦、陇、滇、黔，岁饷不贲。棠令道员唐炯剿贵州龙井苗匪，复麻哈州。道员张文玉等克黄平州，疏请遣周达武一军入黔助剿，即调达武贵州提督，饷仍由四川任之。平苗之役，赖其力焉。

八年，云贵总督刘岳昭劾棠赴川时仆从需索属员馈送，言官亦劾道员钟峻等包揽招摇，命湖广总督李鸿章往按。鸿章覆奏：“川省习尚钻营，棠遇事整顿，猾吏造言腾谤。”诏责棠力加整饬，勿稍瞻顾，斥岳昭率奏失实，惟坐失察钟峻等薄谴。十年，署成都将军，奏拨捐输银二十万两赈饥民。十三年，云南、贵州军事先后肃清，以协饷功被优叙。灌县山匪作乱，令提督李有恒剿平之，斩其渠余其隆。疏言：“部章新班遇缺先人员补官较易，服官川省者，报捐不惜重利借贷，其中即有可用之才。夙累既重，心有所分，官债虽清，民生必困。请敕部另议变通，俾试用甄别年满、历练较久诸员，得有叙补之期，实于吏治有益。”

光绪元年，剿叙永厅匪及雷波叛蛮，平之。以病乞罢。二年，卒，诏优恤，谥勤惠。

英翰，字西林，萨尔图氏，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四年，拣发安徽，以知县用。九年，署合肥。粤匪扰皖北，督乡团击败之。又破贼华子冈、小河湾，擢同知。十一年，署宿州。同治元年，捻匪来犯，英翰偕总兵田在田

克高黄山寨，进破湖沟，擢知府，赐花翎。二年，擒首张洛行为僧格林沁大军所败，回老巢，英翰击败之于青幢。会攻克雒河集，英翰授策降人，擒洛行送僧格林沁大营诛之，授颍州知府。巡抚唐训方及袁甲三交章荐英翰沉勇有谋，剿浍北匪圩功多。苗沛霖复叛，攻蒙城、寿州，英翰督兵攻克蒙城附近贼圩，又击败沛霖所遣攻寿州兵。会总兵姚广武破韩村贼寨，攻狼山，贼弃垒遁，蒙城粮道始通。署庐凤道，擢按察使。复督兵援蒙城，攻蔡家圩，断贼粮道，遣参将程文炳等四出截击，夷贼垒数十。僧格林沁、富明阿诸军先后至，大破贼，沛霖就歼，附沛霖诸圩尽克，赐号格洪额巴图鲁。

三年，粤匪合捻匪由陕南窜湖北，将遥为江宁声援，其锋甚锐。僧格林沁调英翰赴援，贼方围麻城，袭破柏子塔贼屯，贼渠陈得才等自白杲走阎家河，英翰督军迎战，破之。寻以请奖冒滥，夺勇号，降五级留任。贼自松子关窜皖境，巡抚乔松年奏调英翰回援，克金家寨。贼窜六安、青山，会诸军击走之。群贼麇聚英山、霍山，连破之于乐儿岭、土门、黑石渡。时江宁已下，僧格林沁大军进逼，贼皆携贰，陈得才仰药死。马融和有众数万，英翰令郭宝昌招致之。贼首蓝成春亦降，馀小头目纷纷求抚。僧格林沁以成春乃粤中老贼，斩之以徇。未至者遂散走，而张总愚、牛洛红、任柱、赖文光等勾结复炽。论功，英翰复赐号铿僧额巴图鲁，擢安徽布政使。

四年，捻匪自河南窜山东，僧格林沁战歿，遂大举犯安徽，凯复踞蒙、宿旧巢，英翰屯雒河集，为贼所围。道员史念祖佐英翰且战且守，凡四十五日，援军至，突围夹击，大

破之，贼乃解围引去，晋号达春巴图鲁。五年，就擢巡抚。前抚乔松年调陕西，剿西捻张总愚，以皖军郭宝昌从行，其饷仍由英翰筹供。东捻由固始犯皖境，皖军扼之，复窜麻城，英翰率军防六安。六年，贼复由楚、豫入山东，方议就运河筑长围圈贼，英翰分拨皖军，令黄秉钧扼宿迁，张得胜扼猫儿窝滩，程文炳以骑兵备游击，余承先率水师由洪湖入运河，捻势渐蹙。英翰丁父忧，予假一月治丧，改署任。是年冬，捻首任柱为淮军所歼，余党散扑运河，皖军截击，收降数千人，赖文光走扬州就擒。东捻平，论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再疏请终制，报可，而西捻渡河北犯。七年春，畿辅戒严，英翰率军驰援，命驻河南。英翰奏以所部交河南巡抚李鹤年调遣，请回旗守制，诏慰留之。遂会诸军围贼于运河东，捻众聚歼，加太子少保，辞，不许。八年，回旗营葬，请留京，予假两月，期满仍回任。十年，于亳州捕叛捻宋景诗，诛之。

十三年，擢两广总督。粤匪悍酋杨辅清败逸后，犹潜匿福建晋江，令降将马融和等往捕，至是始就擒，奏请诛之。光绪元年，入觐，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广东闹姓捐奉旨严禁，英翰奏请弛禁助饷，又因随员招摇，为广州将军长善等所劾，召还京，被议，褫职。未几，命还世职，以二品顶戴署乌鲁木齐都统。二年，实授。寻卒，赠太子太保，复勇号，赐恤，谥果敏。安徽省城及凤阳、寿州、宿州、阜阳、蒙城、涡阳并立专祠，赐其母银二千两，人参六两。无嗣，弟英寿袭世职。

刘蓉，字霞仙，湖南湘乡人。诸生。少有志节，与曾国藩、罗泽南讲学。军事起，佐泽南治团练。咸丰四年，从国藩军中，既克武昌，转战江西。五年，泽南由江西回援湖北，蓉从之，领左营。弟蕃，战歿于蒲圻，蓉送其丧归，遂辞军事。寻丁父忧，胡林翼奏征之，不出。十一年，骆秉章督师四川，聘参军事，疏荐其才，诏以知府加三品顶戴，署四川布政使，寻实授。秉章于军事吏治，悉倚蓉赞助，亦时出视师，蓝、李诸匪以次削平。事详《秉章传》。

同治元年，石达开由滇、黔边境入四川。预调诸军罗布以待，秉章令蓉赴前敌督战，达开不得逞，徘徊于土司地，穷蹙就擒。蓉亲往受俘，槛送成都诛之，被旨嘉奖。时粤、捻诸匪蓝成春、陈得才等窜扰陕南，踞汉中、城固等城，川匪徐肇亦入陕蔓延，势方炽。多隆阿督师关中，注重北路回匪，于南路未能兼顾。官文疏荐蓉堪当一面，于是命蓉督办陕南军务，擢陕西巡抚。秉章分兵四千授蓉，总兵萧庆高、何胜必两军先赴援，亦录之。又遣将赴湖南增募万人，蓉于十月进屯广元。三年春，汉中粤、捻诸匪因江宁被围急，促其回援，遂自退，趋湖北。蓉入汉中部署屯防，清徐匪。

多隆阿围整屋久未下，闻蓉将至，督攻益急，克之，而多隆阿受重伤。三月，蓉抵省城，多隆阿寻卒于军，其所部雷正綰、陶茂林诸军剿西路回匪，入甘肃；穆图善一军议令赴援湖北。五月，川匪合粤、捻由镇安、孝义突犯省城，蓉集诸军击之于郾，整屋之间，寻偕穆图善会击于郾县，贼西走略阳，入甘肃，陷阶州，令何胜必等会川军周达武攻之。四年，克阶州，川匪徐肇悉平。雷正綰军哗变，其部将胡士贵

率叛兵回扰泾州，蓉遣军扼隘，散其胁从，诛士贵。

会编修蔡寿祺疏劾恭亲王奕訢，牵及蓉，指为夤缘，诏诘蓉令自陈。蓉奏辨，自言荐举本末，并讦寿祺前在四川招摇，擅募兵勇，为蓉所阻，挟嫌构陷。复为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所劾，命大学士瑞常、尚书罗惇衍按究，坐漏泄密摺，降调革任。陕甘总督杨岳斌疏言陕西士民为诉枉乞留，诏蓉仍署巡抚。

五年，奏荐贤能牧令龚衡龄等，请予升阶，下部议驳。蓉疏言：“近来登进之途，多出从军，而究心民瘼者，仍潦倒于下吏。陕西疮痍未起，急应旌举贤能以为之劝。”上特允之。先是，蓉任凤邵道黄辅辰经理回民叛产，设法垦治，岁获谷数百万斛，成效甚著，因奏：“陕西兵后荒芜，以招徕开垦为急务。应视兵灾轻重，荒地多少，以招垦成数为州官吏劝惩。”报可。寻以病乞开缺，上允其请，以乔松年代之，仍留陕西治军。捻匪张总愚入陕，逼省城，蓉与松年议不合，所部楚军三十营，统将无专主，士无战心，屯灞桥，为贼所乘，大溃。诏斥蓉贻误，夺职回籍。十二年，卒。湖南巡抚王文韶疏闻，命复官，陕西请祀名宦祠。

乔松年，字鹤侪，山西徐沟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三年，以知府发江苏，除松江，调苏州。会匪刘丽川据上海，省城潮勇潜与通，松年侦知之，白上官诛其为首者。丁父忧，总督怡良奏留，从克上海，擢道员，赐花翎，授常镇通海道。六年，从怡良驻常州，署两淮盐运使。八年，丁本生父忧，总督何桂清复奏留。

九年，授两淮盐运使，兼办江北粮台。十年，奏劾南河河道总督庚长擅提淮北存盐变价充饷，又截留山西解江北粮台饷银；复劾庚长在清江闻警犹演剧设宴，迨寇急，仓皇退守。命侍郎文俊往按得实，庚长褫职逮问。又疏论用勇不如用兵，请发京师护军营暨北五省绿营赴江北防剿。英吉利、法兰西兵入犯，京师戒严，松年请赴畿辅督兵御敌，谕止之。十一年，设江南北两粮台，仍命松年办理。叙劳，以按察使记名。

同治二年，擢江宁布政使，仍留办粮台，擢安徽巡抚。三年，抵任，驻防临淮。时苗匪已平，李世忠亦解兵柄，捻匪窜河南、湖北。松年增募勇千人，就颍、宿间设防，奏请雒河集地处交冲，当建县设官，从之。又奏苗沛霖余党自非积恶，请予宽贷；李世忠散遣勇丁，恐流为盗，饬州县整顿捕务。粤、捻诸匪自湖北麻城、罗田东窜入皖境，松年移军寿州，急调英翰自湖北回援，令朱淮森屯正阳关，蒋凝学迎击于英山，克金家寨。英翰等败贼于陶家河、黑石渡，僧格林沁大军追至合击，诸贼穷蹙，纷纷乞降，先后凡十数万。贼首陈得才后至，为蒋凝学击败，服毒死，获其尸。上饬英翰等移军进剿，松年请留英翰防皖境，郭宝昌援河南，蒋凝学赴湖北。

四年，僧格林沁战歿，上命曾国藩督师山东。松年奏：“国藩久治军务，气体较逊于前。李鸿章才识亚于国藩，而年力正强，如以代国藩督师山东，必能迅奏荡平。”疏上，报闻。时捻匪大举犯皖北，围英翰于雒河集，国藩遣援军至，乃击走之。

五年，调陕西巡抚，前任巡抚刘蓉奉命留陕办理军务。时捻匪张总愚窜入陕境，松年初至，与蓉意见不合，奏劾蓉军政隳坏，留陕无益，蓉亦劾松年掣肘，贪利徇私。十二月，贼逼省城，蓉军溃于灞桥。六年正月，提督刘松山援军至，破贼雨花寨，连战皆捷，省城始安。迭奏请师，鲍超军援陕迄不至，皖军郭宝昌应调来援，偕刘松山转战泾、渭之间，屡捷。总愚窥同州，欲渡河，未得逞，趋陕北。六月，总督左宗棠至陕，军事始有统辖。松山、宝昌等连破贼于北路，至冬，总愚由垣曲渡河，循太行东趋，松山、宝昌尾追。七年春，宗棠率师入卫畿辅，陕西自捻匪出境，西路回氛仍未靖，松年以病乞假归。九年，病痊，授仓场侍郎。

十年，授河东河道总督。奏言：“今日言治河，不外两策：一则堵铜瓦厢决口，复归清江浦故道；一则就黄水现到处筑堤束之，俾不至横流，至利津入海。权衡轻重，以就东境筑堤束黄为顺水之性，事半功倍。前数年大溜全趋张秋，后又决胡堰、洪川口、霍家桥、新兴屯诸地，黄流穿运，节节梗阻。惟有尽堵旁泄之路，自张秋西南，沙河迤北，就旧堤修补，为黄河北堤；又自张志门起，至沈家口、马山头，筑新堤一百八十馀里，为黄河南堤：俾仍全趋张秋，借以济运。”下廷臣议行。十三年，奏请裁东河总督，以巡抚兼领河工，下部议，格不行。光绪元年，卒，谥勤恪。

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人。父宝琛，湖北巡抚。鼎铭，道光二十六年举人，从宝琛治团练。会匪刘丽川据上海，青浦周立春起应之，陷嘉定，鼎铭与嘉定举人吴林募勇从官

军复其城，授赣榆训导。入赘为户部主事，丁父忧归。江南大营再溃，诸郡县沦陷，巡抚薛焕退保上海一隅。曾国藩既克安庆，团练大臣庞钟璐等议乞援，道路梗阻。鼎铭奋然请行，乘洋商轮船溯江上，至安庆谒国藩，陈吴中百姓阽危，上海中外互市，榷税所入，足运兵数万，不宜弃之资贼。策画数千言，继以痛哭，国藩遂决策济师。时薛焕遣将至湖南募勇万二千，国藩知所募皆各军汰遗，不可用，令鼎铭往解散。遇诸汉口，鼎铭简留精壮九百人，馀悉罢归，无哗者。还上海，筹饷十八万，租船五，复率赴安庆迎师。于是国藩奏令延建邵道李鸿章率淮勇五千人赴之。同治元年三月，至上海，鸿章寻署江苏巡抚，奏请以鼎铭参军事，多所赞画。积功，擢道员，赐花翎，加布政使銜。

五年，鸿章代国藩督师剿捻匪，令鼎铭驻清江浦，主转运粮饷军仗，迄捻匪灭，始终无纒误。鸿章与漕运总督张之万累疏荐。国藩移督直隶，奏调以从。八年，授大顺广道，就迁按察使，又迁布政使。十年，擢河南巡抚。十一年，捻匪馀孽蠢动，鼎铭令总兵崔廷桂剿平之。用直隶练军制，就河南三镇额兵，简其精壮，抽练马步各三营，重某额饷，择驻冲要地训练，期年成军。修水利，凿贾鲁河故道，南自周家口，北至朱仙镇，又西北至郑州京水寨，疏积沙，补残堤，俾上游无水涝，下游通舟楫。复浚勺金河、丈八沟、馀济河、永丰渠以资灌溉。令诸州县劝民按亩出谷，就乡分仓，择公正绅耆董其事，毋假手胥吏，通省积谷九十馀万石。提督张曜一军出关剿回，全军饷由河南供给无缺。光绪元年，卒，赐恤，谥敏肃。

吴元炳，字子建，河南固始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从团练大臣毛昶熙回籍治团练，从解固始围，击退息县窜匪，擒捻首陈得一。十一年，汝宁捻首陈大喜窜居霍庄寨，元炳偕道员张曜攻克之。同治元年，巡抚严树森奏：“元炳骁捷善战，所向有功，军中最得力，请散馆后仍令回河南。”命免散馆授检讨，仍留河南委用。大喜负固平舆，其党踞李旗屯，元炳偕张曜先平伊庄、陈庄、刘楼贼垒，乘胜下李旗屯，进攻杨楼，破之。旋克平舆，歼捻首张凤林。二年，克张冈贼巢，汝南肃清，擢侍讲。寻攻息县鲍家寨，克之。三年，拔谭家圩，附近贼寨，次第削平。

丁母忧，回籍，巡抚张之万奏起赴军。四年，以汝、光诸地稍定，请终制，允之。六年，补原官。九年，超擢侍讲学士。十年，命署湖南布政使。十二年，擢湖北巡抚，调安徽，再调江苏。光绪二年，疏陈：“银捐新例，新班遇缺先及遇缺两项，得缺最速，流弊亦多，于政体大有关系，不可不严防其弊。请明定章程，变通办理。”下部议行。山东、安徽比岁饥民流及淮、扬，元炳截漕抚恤，并疏高宝河、盐运河，以工代赈。署两江总督者三，兼署江苏学政者一。七年，丁本生母忧，去官。十年，入覲，命察山东河工、海防，授漕运总督。十一年，调安徽巡抚。十二年，卒，赐恤。河南巡抚倪文蔚疏陈元炳战功，遗爱在民，请于汝宁建专祠。

论曰：李德守山东，吴棠保江淮，当时皆负时望。英翰剿捻，战绩最多，及任皖疆，甚得民心。刘蓉抱负非常，佐

骆秉章平蜀，优于谋略而短于专将，治陕不竟其功。乔松年在皖倚用英翰而奏绩，在陕不能与刘蓉和衷，徒促债事。钱鼎铭慷慨气师，为平吴之引导，治豫亦有声。吴元炳以词林事军旅，其际遇特异焉。

卷四百二十六

列传二百十三

王庆云 谭延襄 马新贻 李宗羲
徐宗幹 王凯泰 郭柏荫

王庆云，字雁汀，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迁通政副使。庆云通知时事，尤究心财政，穷其利病，稽其出入。文宗即位求言，庆云疏请通言路，省例案，宽民力，重国计。其言重国计，略谓：“今岁入四千四五百万，岁出在四千万以下，田赋实征近止二千八百万。夫旱潦事出偶然，而岁岁轮流请缓；盐课岁额七百四十馀万，实征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增，而销盐日绌。南河经费，嘉庆时止百馀万，迩来递增至三百五六十万。入少出多，置之不问，思为一切苟且之计，何如取自有之财，详细讲求：地丁何以岁岁请缓？盐课何以处处绌销？河工何以年年报险？必得弊之所在而革除之。”奏入，上深韪焉。

时命中外大臣保荐人材，礼部侍郎曾国藩举庆云以应，诏擢詹事，署顺天府尹。咸丰元年，授户部侍郎，仍署府尹。内

务府议令庄头增租，佃户不应，则勒限退地。庆云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援乾隆间停设庄头，嘉庆间奏禁增租夺佃两案，奏请敕内务府不得任意加租。户部请改河东盐政章程，并清查山西州县亏空，命庆云偕浙江布政使联英往按。

寻奏定清查亏空章程，并会山西巡抚那苏图奏言：“晋商赔累，一在盐本巨，一在浮费多，一在运脚重。官盐既贵，私贩遂乘间蔓延。从前盐价每石三五十两，自坐商囤积居奇，畦地锭票，租典靡常，一业数主，人人牟利。一石之盐，贵百三四十两，运商安得不困？河东盐行三省，酬应繁多，总商分派者号为厅摊，散商自送者岁有常例，统计二十六万馀两，几达岁课之半。加以石盐脚费多至百两，因其定价难增，遂至相率为伪，搀沙短秤，民食愈艰。臣等公同商酌，轻盐本必先定池价，革浮费必先行票法，减运脚必先分口岸，将缉私之法并寓其中。盖盐有专商，票无定贩，大要在留商招贩，先课后盐，而后引目不致虚悬，课额无虞短绌。向来坐商昂价，总以缺产为词。臣览池面宽广，卤气浓厚，即雨肠不齐，裒多益寡，足敷五千六百馀石之额。盐贵不在缺产，而在售私。拟定白盐一石贵止六十两，青盐递减，坐商工本外有赢馀。令各商立法互稽，但使盐不旁流，商盐自富，锭票销价，亦复删芟。畦地租典，先尽运商，总期减轻成本，禁卫课官吏浮费，别筹公用。每票征银七分有奇，随课收发，此外需索，坐赃科罪。其领票、招贩、掣盐、截角诸事，悉仿两淮成例，微为变通，以归简易。河东盐行河南引地，自嘉庆二十四年改为商运民销，以会兴镇为发盐口岸，商民称便。拟将陕西、山西、会兴镇分为三路，不许搀越，盐到发贩随销，

亦听商人自运，兼防夹私，力杜作伪。统计河东全纲，比较昔价，裁浮改岸，年省七十馀万。得人守法，商力不疲。即间有歇业，或运商归并，或坐商承充，永绝举商、保商诸弊。”下部议行。

庆云既明习计政，主部事，先后奏请清厘江宁、苏州、安徽三布政司例应入拨、延未造报各款，自道光三年至咸丰元年，凡千五十九款，九百三十六万两。又奏言：“江南贼甲他省，额征五百二十九万，道光十六年，豁欠五百六十馀万，计十年蠲一年之额；二十六年，豁欠一千馀万，计十年蠲两年。及咸丰二年，豁欠一千三百馀万，十年几蠲三年。请飭江苏督抚，熟田未完，不得混入次年缓征。”又奏覆闽浙总督季芝昌等以闽鹺疲累，请展缓匀代额课，言：“闽鹺所以疲累，病在私盐充斥，浮费繁重。芝昌等议停匀代课六万馀，派认续例课二万馀，五年之后，匀代起征，例课仍纳。朝三暮四，恐无此办法。”又言：“芝昌等但陈料理之难，未筹补救之法，或就场征课，或按包抽税。应令择一可行之策，另议具奏。”又奏覆江西巡抚张芾请拨粤盐济销，言：“江西借拨粤盐，前明总制陈南金、巡抚王守仁尝行之，所谓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其法至善。应令速筹遵办。”又奏：“滇、黔解运铜铅，道远阻兵。应令于提镇驻扎重兵之处，筹铸制钱，并于附近水次兼铸大钱，运四川、两湖易银，并派民间交纳地丁税课。”又奏：“新疆南、北两路驻兵四万，岁需经费一百三四十万，垂及百年，为数万万。请停陕省官兵换防喀什噶尔等八城，即由伊犁、乌鲁木齐满、绿营飭拨，五年更换，可岁省数十万。”又奏请裁东河河督南河河库道并两河厅员修防

经费，南河不得过百万，东河不得过七八十万，并裁漕督，归南河总督兼管。各疏多加所议行。寻授陕西巡抚。

四年，粤匪扰河南，庆云赴潼关，与提督丰绅、将军扎拉芬筹防御。又自潼关赴商南，遍历各隘。上命丰绅率兵驻襄阳。粤匪陷武昌，庆云请以湖北会城暂移襄阳，山西、四川协筹军饷，保全大局。寻调山西巡抚。

五年，奏言：“潞盐行銷山西、陕西、河南三省，陕患盐多，晋苦值贵。拟将陕引匀销晋省三百七十石。晋引则就地远近，公平定价。惟河南官运已觉畅行，拟兼行民运，以广招徕。禁止吉兰泰、花马池盐侵权。”又言：“陕省课归地丁，输纳不前，请仿河南招贩民运，于河东、河西择地设局稽查。”又奏言：“军兴以来，各军营用银出纳，易钱买粮，岁丰银裕，何便如之！今用兵之地，赋税不全，仰给邻省，完善之区，正供不足，佐以捐输。当此谷贵钱荒，以银易钱，以钱易粮，耗折大半。往时兵饥，得银可饱，恐此后以银亦不可饱，况银且不可常继。拟令州县碾动仓谷，解饷兼用制钱，舟楫可通，宜无不便。”均如所请。

又奏：“山西前明逼近三边郡县，率民筑堡自卫。一县十馀堡至百数十堡，星罗棋布。今惟云中、代、朔，堡寨相连，省南各属，则多残缺，当令缮完。定社规，立义学，化导少壮惰游，合祭赛以联其情，相守望以齐其力。有事则聚守，无事则散居，于无形中寓坚壁清野之法。”又以河南南阳诸地旱蝗，请饬发仓筹赈，俾灾民不为土匪勾胁，以救灾即以弭患。捻匪扰南阳，庆云密陈省南分三路，遣兵巡防。

擢四川总督，贵州思南教匪为乱，庆云遣兵防酉阳秀山，

请飭总兵蒋玉龙自镇远规复思南。寻奏四川旧有咽匪，盗案多于他省，飭各属行保甲，立限捕盗。又奏于酉阳设屯田，分设屯兵驻防城乡要隘。又奏：“川省差役捕盗，传证起赃，辄纠多人，持械搜掠，名曰‘扫通’者，此与强盗无异。请照强盗律，不分首从皆斩，兵丁有犯同之。”均下部议行。

寻以黔匪焚掠，渐近綦南，遣兵出境攻层峦山、飞梯岩诸隘，又破故家坪贼巢。九年，兼署成都将军，调两广总督。行次汉阳，以病乞罢，许之。旋召诣京师，病未即行。十一年，穆宗即位，授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同治元年三月，庆云将力疾赴召，前一日剧病，卒，谥文勤。孙仁堪，《循吏》有传。

谭廷襄，字竹厓，浙江山阴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直隶永平知府，调保定，迁顺天府尹，擢刑部侍郎。咸丰六年，出为陕西巡抚。直省采米运京仓，廷襄疏言：“陕西产米少，转输不便。请改折解款，由部召余，费节而事集。”七年，置直隶总督。

是时英、法、俄、美四国合军陷广东省城，廷襄疏请封货闭关，恩威并用，上以海运在途，激之生变，虚声无实益，不允。八年四月，英兵北犯，占大沽炮台，窥内河。大沽口外积沙，海舟不能直入。敌舟至，数以小汽船探测。时方议款，不为备，不虞其骤发。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劾廷襄，夺官戍军台。九年，以三品顶戴署陕西巡抚。上命直省禁习天主教，廷襄疏言：“天主教流行中国二百余年，到处穷搜，转滋骇愕。惟有密飭官吏稽查保甲，列册密记，乘机启导。”时款

议未定，或请西巡，偕总督乐斌疏陈三便三难，议乃寝。

十一年，授山东巡抚。频岁军兴，山东诸郡县群盗蜂起，皖捻入境，勾结土匪，滋扰几遍。僧格林沁大军驻山东督剿，廷襄率兵出省协助，并督各郡县团练防剿兼施，具详《僧格林沁传》。同治元年，兼署河东河道总督。三年，入为刑部侍郎，调工部，又调户部。

五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疏劾总督官文贪庸骄蹇，并以公使钱馈四川考官胡家玉、张晋裕等，上命尚书绵森及廷襄往按，并诘家玉。家玉言自四川还京，道湖北，官文等馈赆，以道梗改水程，无州县支应，乃受以充费。廷襄等至湖北，疏言：“丁、漕、盐、厘、关税、捐输，实用实支，并无浮滥。惟汉阳竹木捐零星不请奖叙者，凡因公动用，例不报销之项，由此动支，官文馈家玉等是实。”上为罢官文。即令廷襄署总督，家玉等并下吏议。

御史佛尔国春劾国荃，言国荃亦以竹木税治公廨，严责廷襄蒙蔽。廷襄等复疏陈国荃上官未久，无以竹木税治公廨事，因言：“湖北三次陷贼，百端草创，不循例案，诸废具举，随事设施。今以动用官款，加以处分，亦足示警。若更罪及所受之人，路远给资，亲丧承赙，皆挂吏议。王道本人情，琐屑烦苛，似非政体。”于是诸受馈者皆置不问。六年，上用前事夺官文总督，是冬，国荃亦以病乞罢。

廷襄还京，署吏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再迁刑部尚书，兼署吏部。九年，卒，赠太子少保，谥端恪。

马新貽，字谷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

徽即用知县，除建平，署合肥。以勤明称。咸丰三年，粤匪扰安徽，淮南北群盗并起，新貽常在兵间。五年，从攻庐州巢湖，新貽击败援贼，迭破贼盛家桥、三河镇、柘皋诸贼屯，寻克庐州。积功累擢知府，赐花翎，补庐州。七年，擒匪、粤匪合陷桃镇，分扰上下派河，新貽破贼舒城，记名以道员用。八年，署按察使。贼犯庐州，新貽率练勇出城迎击，贼间道入城，新貽军溃失印，下吏议，革职留任。九年，丁母忧，巡抚翁同书奏请留署。十年，钦差大臣袁甲三为奏请复官。十一年，同书复奏荐，命以道员候补。丁父优，甲三复奏请留军。同治元年，从克庐州，败贼寿州吴山庙，加按察使衔，署布政使。苗沛霖叛，从署巡抚唐训方守蒙城，屡破贼。二年，授按察使，寻迁布政使。

三年，擢浙江巡抚。浙江新定，民困未苏，新貽至，奏蠲逋赋。四年，复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上从之，命勒石永禁。筑海宁石塘、绍兴东塘，浚三江口。岐海为盗贼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于待士，会城诸书院皆兴复，士群至肄业，新貽皆视若子弟，优以资用奖励之。严州、绍兴被水，蠲赈核实，灾不为害。台州民悍，辄群聚械斗，新貽奏：“地方官惮吏议，瞻顾消弭。请嗣后有讳匿不报者参处；仅止失察，皆宽贷，仍责令捕治。”下部议行。象山、宁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数百里，环海土寇邱财青等处窟其中，遣兵捕得财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黄岩总兵刚安泰出海捕盗，为所戕，檄副将张其光等击杀盗五十馀。上以新貽未能豫防，下史议。嘉兴、湖州北与苏州界，皆水乡，方乱时，民自卫置枪于船，谓之

“枪船”，久之聚博行劫为民害。新貽会江苏巡抚郭柏荫督兵擒斩其渠，及悍党数十，枪船害始除。擢闽浙总督。

七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奏言：“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合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编为五营。令总兵刘启发督率缉捕，盗为衰止。宿迁设水、旱两关，淮关于蒋坝设分关，并为商民扰累。新貽奏：“蒋坝为安徽凤阳关辖境，淮关远隔洪泽湖，不应设为子口。当令淮关监督申明旧例，严禁需索。宿迁旱关非旧例，征数微，请裁撤，专收水关。”从之。幅匪高归等在山东、江苏交界占民圩，行劫，新貽捕诛其渠。

九年七月，新貽赴署西偏箭道阅射，事毕步还署。甫及门，有张汶祥者突出，伪若陈状，抽刀击新貽，伤胁，次日卒。将军魁玉以闻，上震悼，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端愍。命魁玉署总督，严鞫汶祥，词反覆屡变。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根究主使，命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讯。之万等以狱辞上，略言：“汶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貽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妻为人所略。新貽阅兵至宁波，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请以大逆定罪。”复命刑部尚书郑敦谨驰往，会总督曾国藩覆讯，仍如原讞，汶祥极刑，并戮其子，上从之。

新貽官安徽、浙江皆得民心，治两江继曾国藩后，长于综核，镇定不扰。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并建专祠。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徽即用知县，历英山、婺源、太平。咸丰三年，粤匪陷安庆，

宗羲奉檄诣庐州军督粮械，积功累擢知府。八年，曾国藩进规安徽，调充营务处。九年，署安庆知府，以疾去官。同治元年，河南巡抚严树森疏荐，命送部引见，树森旋抚湖北，又疏调从军。三年，曾国藩督两江，调赴两江管江北厘金总局，裁定沿江厘捐科则。江宁克复，以道员归两江补用。四年，署两淮盐运使。自军兴，淮南盐艘改道泰兴，宗羲于瓜洲东别浚新河，避长江风涛之险，商民便之。迁安徽按察使，再迁江宁布政使。五年，清水潭决，被灾者七州县，宗羲工赈并行，活民甚众。定招垦荒田酌缓升科限制章程，及江宁七属民卫丁漕折征等次，民皆称便。

八年，擢山西巡抚，劾布政使胡大任废弛因循，罢之。令按察使李庆翱等率兵分地驻防，陕回乘河冰来犯，三战皆捷；屡自延川、韩城东窜，并击走之。丁母忧去官。

十二年，服阕，擢两江总督。日本方构衅，宗羲治江防，增筑沿江乌龙山、江阴都天庙、象山、焦山、下关炮台。又于吴淞口及江阴北岸浏闻沙、乌龙山北岸沙洲圩次第添筑，使江、海相犄角。时诏修圆明园，宗羲疏言：“外侮内患，天时人事，皆有可虑。请省营缮，减服御。”十三年，又疏言：“星变屡见，外患方炽。上年御史沈淮奏请停止园工，臣亦冒贡愚忱。兹复有不能已于言者，时局艰难，度支短绌，特一端耳。今外人入处肘腋，圆明园距京城数十里，既无坚城管钥之固，复少大枝护卫之兵。频年以来，每遇民、教争斗，外人动挟兵船要求。天津朝警，则海淀夕惊。皇上奉皇太后于此，此臣所万分不安者也。如蒙皇上乾纲立断，速谕停工，天下臣民，知皇上有卧薪尝胆之思，必共振敌忾同仇之气。人

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苟无敬畏之念，则骄肆之心生；苟无忠谏之臣，则谗谄之人至。近日大学士文祥引疾，侍郎桂清外调，道路颇有惜词。臣窃谓老成忧国者，宜留之左右，以辅成圣德；忠直敢谏者，宜诱之使言，以恢张圣德。”疏入，上嘉纳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议海防六事，下各督抚详议，宗羲上疏曰：“万事根本，以用人为主，而就海防言，尤以求将才为主。宋臣杨万里有言：‘相不厌旧，将不厌新。’盖言用兵忌暮气，宜年壮气锐，素有远志，未建大功之人。至宿将勋臣，帝心简在，固无俟臣下之论列也。古有海防无海战，今练兵仍以水陆兼练为主。水师战舰不及轮船，轮船又不及铁甲，而船之得力与否，仍视乎驾驭之人。今战舰即不能一时尽易，应就弁兵中挑赴轮船学习，仍归水师提督节制。更招集沿海熟习沙线，能耐劳苦之人，参用西法，加以训练。然沿海地广，势不能遍设轮船，若敌乘无备，舍舟登陆，则我船炮皆无所用，故不可不急练陆兵。同治十年，曾国藩议沿海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练陆兵九万，沿江安徽、江西、湖北三省练陆兵三万，合成十二万。以陆兵为御敌之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海道虽极辽远，血脉皆可贯通。今诚踵其议而力行之，各省分定数目，各专责成，贵精不贵多，宜聚不宜散。从前缺额之兵，不必再补，现在已募之勇，更加精练，是在平时之实力讲求矣。西洋火器，日新月异，叠出不穷。今日所谓巧，即后日所谓拙。论中国自强之策，决非专恃火器所能制胜。然风会所趋，有不能不相随转移者。各国新出之炮，现在上海机器局已能如式制造。

惟火器不难于用而难于不用。有事试演，尚可经久，无事搁置，立形锈坏。以后购造枪炮，应于操演之后，时时磨洗，不许锈坏，违者罪之，是珍惜巨帑之要义。臣闻自古觐国势者，在人材之盛衰，不在财用之赢绌；在政事之得失，不在兵力之强弱：未闻以器械为重轻也。且西人之所以强者，其心志和而齐，其法制简而严，其取人必课实用，其任事者无欺诳侵渔之习，其选兵甚精，故临阵勇敢而不畏死。不察其所以强，而徒效其器械，岂足恃哉？自福建创设机器局，上海继之，江宁、天津又继之，皆由枪炮而推及轮船。臣愚以为大沽、吴淞、直、东、闽、广等口，如能各得铁甲一二，蚊子船三四，佐以兵轮，安配重大击远之炮，与炮台相辅，亦足屹成重镇，稍戢戎心。惟泰西各国轮船以百数十计，铁甲船以数十计，大炮以千计，小炮以数千计，即使中国岁筹巨款，多方制造，亦必不能如彼之多且精也。臣谓船炮当量力徐图，而仍以修政事、造人材为本，使各国向风慕义，或外侮可以稍纾。近年劝捐、收厘、津贴，无法不备，民力竭矣。煤、铁乃中国自然之利，若一一开采，不独造船造炮取之裕如，且可以致富强。现在磁州业已奏明试办，而湖南、福建、江西、山西等省已成之煤、铁厂，扩而行之，果能有效，何必舍近求远，取给外国？为目前权宜计，将各口洋税通提六成，专供海防之用，五年为限，当可集事。若夫节流之法，更非难行。节之必自朝廷始，诚能罢土木之工，省传办之费，减宫中之用，则一岁所省，何啻百万？各省督抚，尽裁不急之费，钱漕税厘，实力稽察，勿使乾没，则一岁所增，何啻百万？请敕下户部，统筹全局，分别出入，于综核各项之外，指定筹

防专款，应用若干，俾中外上下晓然于经费之有限，财用之有制，力求撙节，不必言利，而度支可裕矣。以上皆就原奏四事推广言之，要必得人而后可以言持久。臣周谘博采，事之可行者，尚有三端。沿海各岛，大都土瘠产薄，惟台湾形势雄胜，与厦门相犄角。东南俯瞰噶嚟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实为中国第一门户。其地产有山木，可采以成舟航；有煤铁，可开以资制造。其客民多漳、泉、湖、嘉刚猛耐苦之人，足备水师之选。如得干略大员，假以便宜，俾之辑和民、番，兼用西人机器，以取煤铁山木之利，数年后可开制造局；练海师，为沿海各省声援，绝东西各国窥伺。此中国防海之要略，事之可行者一也。海外新嘉坡、槟榔屿、旧金山、新金山各埠，均有闽、广人在彼贸易，每处不下数万人。其为首领者，必有干济之才，足以提倡全埠。如派领事出洋，物色人才，不论官阶文武大小，有能任此事者，给以虚衔，令前往各埠结纳首领，婉转劝导，由各省督抚奏给职官，派为练首，令其团练壮丁，随时操演。约计经费有限，而获益无穷，事之可行者二也。现在通商各口，外人星罗棋布，中国情事，无一不周知，而彼都情形，中国则皆未深悉。自斌椿、志刚、孙家谷出使后，至今无续往之人。窃谓宜选有才略而明大体者，随时遣使，设有交涉，可辩论者与之辩论，可豫防者密为设防。且于彼国有用之人才，新造之精器，均可随时采访，以为招致购买之地，事之可行者三也。”寻乞病罢归。

光绪四年，东乡民乱，命宗羲按谕。宗羲以知县孙定扬浮收激变，冒昧请兵，提督李有恒妄杀平民千馀，据实入告，

狱获平反。六年，召诣京师，以病未愈，疏请乞缓行。十年，卒，赐祭葬。

子方本，举人，兵部郎中。有干济。总督鹿传霖、锡良先后令董商务、学务。川东旱灾，治赈，被疾，卒，赠太仆寺卿。

徐宗干，字树人，江苏通州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山东即用知县，除武城，调泰安。在任十年，有政声，迁高唐知州。道光十七年，潍县教匪马刚等作乱，从巡抚经额布剿擒之，议解省下狱候命。宗干请于巡抚，即其地诛之，众心以定。迁济宁直隶州。金乡民浚彭河，下游诸屯民聚众沮之，殴官伤胥役，势汹汹，宗干驰往谕使解散。屯民出自首，大吏欲置重典，宗干以为民畏水患，非与官敌，聚众本沮工，殴官非本意，力争戍为首者七人。署兖州知府，修滋阳河堤。

二十二年，擢四川保宁知府，兼署川北道。擢福建汀漳龙道，属县有械斗，案久不结。宗干率壮勇数十人直入其村，集两造剖其曲直，令同酒食以解之，令献犯惩治，事遂解，一时梟悍皆敛迹。总督刘韵珂密荐。二十五年，丁母忧去官，服阕，起授福建台湾道。咸丰三年，台湾匪洪恭等陷台湾、凤山两县，复扰噶玛兰厅，宗干督兵平之。四年，擢按察使，为巡抚王懿德所劾，解任。旋召来京，命赴河南帮办剿匪。六年，复命赴安徽。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布政使，以短解甘饷降调。十年，江苏团练大臣庞钟璐请以宗干办理通、泰诸州县团练。

同治元年，擢福建巡抚。三年，粤匪李世贤、汪海洋等

由广东入闽境，逼漳州，龙岩、云霄、武平、永定、南靖、平和相继陷，宗干偕闽浙总督左宗棠以次剿平。五年，卒。宗棠偕将军英桂奏：“宗干循良著闻，居官廉惠得民，所至有声。”优诏褒恤，谥清惠，祀福建名宦。

王凯泰，初名敦敏，字补帆，江苏宝应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十年，以母丧归。粤匪分犯江北，上命大理寺卿晏端书治江北团练，大学士彭蕴章荐凯泰使佐理。叙劳，累加四品卿衔。同治二年，从巡抚李鸿章军幕。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荐调，命以道员发浙江，署粮道。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交章荐举，五年，擢浙江按察使。绍兴三江闸泄山阴、会稽、萧山三县水入江，岁久沙积，三县民请浚治。凯泰履勘浚治，复旧利。六年，迁广东布政使，裁陋规，省差徭，核厘捐，丈沙田，浚城中六脉渠，增建应元书院。七年，擢福建巡抚，课吏兴学，禁械斗、火葬、溺女、淫祀旧俗，奏请拨厘金余米二十万石实常平仓。充乡试监临，奏请整饬科场积弊。台湾狱讼淹滞，奏请勒限清厘。

十二年，应诏陈言，略谓：“宜变通者六事：一，停捐例。自捐俸减折，百馀金得佐杂，千馀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过三四千金。家非素丰，人思躁进，以本求利，其弊何可胜言？今日应以停捐为急务，以江西、湖南北、四川、广东、福建六省厘捐年提数万，又于海关、洋税关拨数万，似可弥京铜局捐项。至外省筹捐虽难周知，而福建自十年至今，收银不过数万，他省可以类推。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得不偿失，请下部核议。一，汰冗员。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部

寺额外司员，少者数十，多则数百，补缺无期，徒耗旅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按例，各省试用佐贰杂职，视各项缺数多寡，酌留十之二。请援照大挑知县名次在后，暂令回籍候咨之例办理。一，限保举。军兴后保案层叠，名器极滥，捷径良多。请下部核议，此后保举只准得应升之阶及应升之衔，其余班次概予删除。至一品封典，二、三品加衔，皆不得滥请。一，复康俸。自咸丰间军用浩繁，京外俸廉，分别减成，京员困苦，知县疲累，早荷圣明鉴及。今欲砥砺廉隅，似廉俸复额，亦其一端。福建文职廉额年支十三四万两，计现年征起钱粮羨耗支抵尚属有赢，道府以下各员，似可照额全支。请中外廉俸改复旧额，或加成支放。一，重学额。近年鼓励捐输，有加广中额学额之制。中额三年一试，无虑滥竽。至一州一县，士风本有不齐，乃以文理浅陋者滥厕其间，甫得一衿，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流弊不堪指数。请嗣后各省捐输，只加中额，不加学额，并敕各省学臣酌核。如有不能足额，奏明立案，俟文风日上，再行如额取进。一，立练营。营兵皆招自本籍，月饷不足贍八口，势必另习手艺，兼营负贩。每逢操演，不过奉行故事。设有征调，兼旬累月，始克成行。兵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亦不相识，人各一心，安能制胜？近年削平祸乱，全赖湘、淮各勇。国家养兵，糜帑岁数千百万，竟不得其用，其弊实由于此。往年江宁克复，臣函商曾国藩，备言江宁绿营应稍变通，以现存得胜之勇，改充额兵，设营分部，一洗旧习。国藩未及议行，旋调直隶，即设练军，盖亦采用臣说。左宗棠在闽浙任内，奏准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洵为救时良策。请敕下各省督抚照减兵加饷之说，

而以所减之饷加于战兵。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择地分扎，随时互调，俾卒伍皆离原籍，不致散处市廛。饷不另增，兵有实用，庶化兵为勇，而武备可恃。”疏入，命下部议。

十三年，入觐，行至苏州，疾作，乞罢，予假治疾。日本窥台湾，命凯泰力疾回任。光绪元年，移驻台湾，病剧，还福州。卒，赠太子少保，谥文勤。

郭柏荫，字远堂，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山为甘肃甘凉道。二十三年，户部银库亏帑事发，柏荫为御史稽察，未纠发，夺官分偿，旋授主事。咸丰三年，会办本省团练，以克厦门、防延平功，擢郎中。同治元年，引见，交钦差大臣曾国藩差委。二年，授江苏粮道，擢按察使，迁布政使，护理巡抚。六年，擢广西巡抚，调湖北，仍留署江苏巡抚。方乱时，江、浙交界枪船群聚为匪，柏荫与浙江会捕，获其首卜小二置之法。禁枪船，设牌甲，稽查约束。

是年，赴湖北任，署湖广总督。各省遣散营勇，会匪萧朝翥约党分布黄梅、武穴、龙坪各水次，阻截散勇，逼令从为乱。柏荫遣兵往捕，其党杀朝翥以降。诸县教匪，京山吴世英、蕲水冯和义、沔阳刘维义次第擒诛。七年，奏言：“汉口镇华、洋杂处，散勇游匪厕其间。每遇撤营，散布谣言，勾结入会。叠经惩办，在武汉、襄樊地方分设遣勇局，凡有在鄂散勇，均令赴局报名，雇船押送回籍，酌给川资，庶无业之徒，可归乡里，不至流而为匪。”又奏言：“淮南盐引，楚

岸为大宗。自长江被扰，运道梗阻，改用淮北票私，暂济民食，淮南销路遂滞。请复淮南引地，禁淮北票私，停北盐抽课。襄、郧、德三府前此兼销潞盐，亦一律禁止。”八年，多雨大水，柏荫遣吏分道治赈。九年，再署湖广总督。十年，湖南会匪陷益阳、龙阳，柏荫分兵防守进剿，获其渠。十二年，以病乞罢。光绪十年，卒。

子式昌，举人。从军积功，以知府发浙江。巡抚蒋益澧调赴广东，署肇庆。益澧罢，式昌还浙江，补台州。剧盗黄金满以官吏贪酷，煽乱。式昌扼要隘，令民自守，以严法绳蠹吏，蠲斥苛敛。金满乃诣彭玉麟请降。光绪二十六年，衢州民杀教士，戕西安知县吴德沛。擢式昌金衢严道，谕士民安堵，得乱首诛之。三十一年，署按察使。卒。

式昌子曾炘，官至礼部侍郎。

论曰：王庆云、谭廷襄并扬历中外，庆云综核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马新贻、李宗羲皆以循吏赞画军事，擢任大藩，治绩卓著。宗羲谏园工，筹海防，建言远大。徐宗干、王凯泰清节惠政，皆有时望。郭柏荫久任疆圉，泽施于后焉。

卷四百二十七

列传二百十四

王懿德 曾望颜 觉罗耆龄
福济 翁同书 严树森

王懿德，字绍甫，河南祥符人。道光三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湖北襄阳知府，擢山东兗沂曹济道。历山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调山东。三十年，擢陕西布政使。咸丰元年，护巡抚，奏请豁免积年民欠常平仓粮八万馀石，擢福建巡抚。

二年，奏言：“汉患钱乏，造币贍国；宋有交引、钱引、交钞；元、明制钞法，或直千文、五百不等。我朝准岁入为出，因民利而利，帑项夙充，奚庸过虑？自海防多事，销费渐增，粤西军务，河工拨款，不下千数百万，目前已艰，善后何术？捐输虽殷，仅同勺水。督催稍迫，且碍闾阎。与其筹画多银，不若改行钞引。历考畿辅、山左以及关东，多用钱票，即福建各属，银钱番票参互行使，便于携取，视同现金，商民亦操纸币信用。况天下之主，国库之重，飭造宝钞，尤易流转。惟钞式宜简，一两为率，颁发藩库，通喻四民，准完丁粮关税，自无窒滞。或疑库银溢出，悉成钞引，银日以少，钞日以贱。岂知朝廷不蓄为宝，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能收能发，自能左右逢源也。”疏入，谕军机大臣同户部议行。兼署闽浙总督。三年，奏福建匪徒纠结滋扰，请宽地方官失

察处分，俾获盗自赎，允之。

时会匪四起，突入海澄县劫狱戕官，又掠同安、安溪，遣兵会剿。漳州猝为匪陷，镇、道皆遇害。游击饶廷选方率兵他出，闻警回援。近城乡民及城中绅士密约，启廷选入，擒匪首谢厚等，歼匪数百，复其城。延平亦被匪攻，副将李寿春击走之。大田、德化有匪阑入，绅士率乡团杀贼数百。永春为匪所踞，游击恩需等会勇破贼，擒其渠，馀党遁走，被诏嘉奖。台湾南路亦有匪扰，懿德奏陈防剿情形，谕曰：“福建绅练素谙大义。前同安县义民杀贼，泉州在籍副将吕大升等自愿募勇渡台，是其明验。务当激扬士气，灭此群丑。”寻以海澄、同安、厦门、安溪、仙游相继陷，疏请治罪，下吏议。令参将李煌、都司顾飞熊破贼，尤溪县城失而旋复。水师提督施得高、金门镇总兵孙鼎鼐击贼于金门，破之。厦门、仙游皆复。四年，上游以次定，贼首林俊尚焚毙，实授闽浙总督。

户部议限制行钞，奏言：“钞之能行，不在于发而在于收。内自部库以及各关税务，外则丁耗钱粮、盐典契纸各税，果能悉收钞票，不限成数，且示以非钞不用，则百姓争相买钞。有银之家，以钞轻而易藏；纳课之氓，以率定而无捐；贸迁之商，以利运而省费。部臣见未及此，惟恐解钞而不解银，故限以成数。夫以为无用，则钞、银均非可食可衣；以为有用，则钞、银不能畸轻畸重。今于领钞之时，区以一省，由部知照，方能行用。己不自信，人岂可强？徒开藉端渔利之门。请饬部臣及各省督抚，以此发即以此收，无论各项度支，示天下非钞不用。新收买钞银两，积于部库、藩库，以为母金。行

钞不分畛域，则银日丰而本源厚。”疏入，下部议，格不行。

五年，因病请改京职，不许。七年，粤匪自江西窜入境，陷光泽、汀州，寻先后克复。遣总兵饶廷选进援浙江、江西。八年，京察，诏以懿德攘外安内，布置咸宜，予议叙。粤匪复自江西窜陷浦城、松溪、政和等县，邵武、光泽、连城亦被贼扰。周天培军赴援，贼复回窜江西，诸城皆复。十年，以病乞罢。十一年，卒，谥靖毅。

曾望颜，字瞻孔，广东香山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十五年，条奏整饬科场凡十四事，皆如所请行。迁给事中，再迁光禄寺少卿。上以望颜遇事敢言，褒勉之，转太常寺少卿。十六年，擢顺天府尹。二十年，出为福建布政使。二十三年，户部银库亏帑事发，望颜尝以御史察库，未纠发，坐夺官分偿。旋授主事。咸丰三年，命以五品京堂候补，补通政司参议。六年，复授顺天府尹，擢陕西巡抚。七年，粤匪自湖北竹山扰陕西平利，望颜遣游击常有等会湖北军克竹山。贼窜均州武当山，又遣总兵龙泽厚会湖北军进剿，歼贼殆尽。八年，粤匪入鸡头关，侵商南，遣兵击走之。

九年，署四川总督。粤匪入四川，攻叙州，寻引去。滇匪蓝朝柱、李永和倡乱，与叙州土匪勾结肆扰。望颜遣兵进攻，斩贼目李祖资等。十年，遣提督孔广顺等攻大岩尖山贼寨，获其渠王带周。滇匪攻犍为，自箭板场窜至河口，将缚筏以渡，提督阜升督兵水陆夹击，走之。望颜又虑贼渡河犯嘉定，遣总兵占泰等截击。贼据观音场，师自黄阁寺进攻，战

于罗城铺，败之。贼窜踞贡井、天池寺诸地，为垒数十，饬占泰等剿之。黔匪李志高等据长阡坝诸寨，遣兵攻毁长阡坝。总兵虎嵩林自程家场进攻贡井，又遣兵攻濯水贼，获其渠贺世愚等。诸路虽有斩获，而滇匪势日炽，蓝朝柱扰青神、邛州，李永和攻嘉定，省城戒严。诏斥望颜不能制贼，下吏议。

给事中李培祐疏劾任性妄为，滥保浮销，纵子干预。命陕甘总督乐斌偕署巡抚谭廷襄按治。覆奏望颜尚无赃私，惟举劾属吏多粗率谬误，不能约束子弟仆隶。部议褫职，命暂留署任。复为知府翁祖烈所讦，下将军崇实按治，辞复连子捷魁及其仆，乃命解任，仍留四川。十一年，命回籍。同治元年，召诣京师，以四品京堂候补。五年，补内阁侍读学士。九年，卒。

觉罗耆龄，字九峰，正黄旗人。初授工部笔帖式，中式道光十七年举人，升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江西广信知府，调南安。历署建昌、抚州、吉安、袁州诸府。咸丰三年，调赴省城管官团局。粤匪攻南昌，耆龄佐守御，赐花翎。寻补赣州知府。五年，擢吉南赣宁道。贼窜义宁，耆龄率兵赴援。六年，擢布政使，命驻防饶州，偕毕金科等分屯扼守。贼三路来犯，金科乘胜追贼，而赣军营垒被袭，城遂陷。旋即合攻破贼，复之。奉檄移军南昌。侍郎曾国藩奏：“耆龄在饶州联络乡团，屏障东北。今九江重兵已尽赴省城，耆龄宜仍驻饶州，毋庸移调。”时江西司道多统军，曾国藩及学政廉兆纶皆以耆龄为善，而訾议巡抚文俊。七年，诏罢文俊，擢耆龄为巡抚。

江西郡县半沦于贼，存者惟南昌、广信、饶州、赣州数郡，战事多倚湘军。未几，曾国藩偕弟国荃以奔丧归湖南。围吉安久不下，国荃去后，军无所统，益疲。耆龄奏起国荃仍督吉安军，乃复振。七月，刘腾鸿克瑞州。十二月，刘长佑克临江。八年四月，李续宾克九江，萧启江、刘坤一克抚州。八月，曾国荃克吉安。诏起曾国藩督师规浙江，于九月至南昌。国藩前于五年初至江西，兵饷俱困，地方官吏狎侮掣肘，事多艰阻。至是，耆龄奉令惟谨，主客大和，军事日有起色。九年三月，克南安。六月，克景德镇。江西全境暂告肃清。九月，调广东巡抚。粤匪翟明开自南雄攻江西安远，耆龄遣兵越境解围。十一年，贼自安远败窜平远，入福建，陷武平，耆龄分兵收复。

同治元年，命督军入福建援浙江，擢闽浙总督。粤匪陷处州，耆龄遣总兵秦如虎等分道进攻，直逼城下。贼窜缙云，遂克处州，进攻缙云，再进复奉化。二年，复进克汤溪、永康、武义、龙游、兰溪诸县，及金华府城，浙东略定。调福州将军。寻卒，赐恤，谥恪慎。

福济，字元修，必禄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讲，四迁少詹事，大考二等，复三迁兵部侍郎，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调工部，复调吏部，兼右翼总兵。二十八年，命偕右庶子骆秉章往河南、江苏、山东按事。归德知府胡希周贪劣，鞫实，论如律。河南贾鲁河工糜费虚报，工竣河复淤，巡抚鄂顺安以下皆坐谴。苏州知府钟殿选等滥刑讳盗，鞫实，论如律。又

按山东盐运使韦德成许巡抚崇恩，勒令开缺，请交刑部逮治。复调户部。二十九年，授正白旗护军统领。命偕刑部侍郎陈孚恩按山西巡抚王兆琛赃污，兆琛坐谴。三十年，转左翼总兵。医士薛执中坐妖言得罪，事牵福济，夺官。寻予四品顶戴，署山西按察使，授山东按察使。咸丰二年，授奉天府尹，擢南河河道总督。三年，调漕运总督，命暂行督办淮北盐务。

时粤匪踞江宁，扰江北，福济会琦善败贼扬州，授安徽巡抚。福济调漕河标兵六百自临淮关赴庐州，疏请饬琦善拨精兵二千扼关山、涧溪，防贼北窜；又请仍兼督淮北盐课，藉济安徽军饷：皆允之。四年，至庐州，土匪陷六安，下部议处。福济奏言：“抵庐后，统计调兵约二万馀，月饷不下十五六万。请饬浙、鲁、秦、晋各抚臣协济。”复请以前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安徽学政孙铭恩会办徽州、宁国、广德三府州防剿，俱从之。提督和春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福济与会师克六安，收英山、霍山。五年十月，克庐州，加太子少保、头品顶戴。于是庐江、巢县、无为相继克复，被优叙，赐御用棉袍、翎管、搬指、荷包。十一月，移军桐城。

七年，无为、庐州附近各县复为贼陷，桐城被围，屡击却之。二月，贼大至，福济率兵溃围出，还驻庐州。诏斥调度无方，下部议处。未几，六安复陷，福济因病请开巡抚缺，专办军务，不许。时安徽本省无兵，军务实主于和春。贼踞安庆，皖南数郡悬隔，遥辖于浙江。淮北捻匪蔓延，袁甲三任之，巡抚号令所及，仅十馀县。兵后荒芜，赋税无出，饷绌兵哗，遗失巡抚关防，自请严议，上原之，薄谴而已。会江南大营溃，和春移赴督师，惟总兵秦定三、郑魁士两军仍

留，倚以战守。粤匪大股由湖北入皖，捻匪纵横于皖、豫之交，省争调定三、魁士二人。奏上，皆报可，福济依违无可否。定三久攻桐城未下，魁士亦奉命而至，两军争饷生嫌，贼乘隙扑营，遂致大溃。八年，滁州、来安、凤阳、怀远相继失陷。福济以病乞假，诏斥日久无功，褫宫衔、头品顶戴，命来京。寻授内阁学士，予副都统衔，充西宁办事大臣。九年，以安插投诚野番功，还头品顶戴。十年，授工部侍郎，署陕甘总督，兼正黄旗汉军都统。十一年，授成都将军，调云贵总督。文宗崩，福济奏请谒梓宫，不许，诏斥规避滇、黔军务，褫职，予四品顶戴，仍赴云南，交署总督潘铎差遣。

同治元年，予副都统衔赴西藏查办事件，道梗未往。四年，还京。六年，授科布多帮办大臣，调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八年，授乌里雅苏台将军。九年，回匪陷乌里雅苏台，褫职。十二年，捐银助赈。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陈在安徽前劳，还原衔。光绪元年，卒，依巡抚例赐恤。

翁同书，字药房，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子。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屡列二等，擢中允。咸丰元年，应诏陈四事：请抚恤失业良民；察举洁己爱民守令；兴修江、浙、湖广水利；训练岭海水师。三年，命赴江南佐钦差大臣琦善军事。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迁少詹事。六年，自军中奏言：“安民先足兵，足兵先理财。云南运铜道梗，请于滇中设局鼓铸，运钱至荆州充军需及河工之用。沿江戒严，淮南盐引不行，请以浙盐行江西，而以苏、常、镇、太四府州改食淮盐。江、浙漕米改由海运，数不及全漕之半，请

分米雇民船仍由运河行转搬之法。马政废弛，请令营马量减数成，牧马除借营用，令变价解库。各省营兵应调赴战，请饬将伤病撤回。空粮缺伍，实力整顿。军兴各省州县仓谷或遭蹂躏，或备供亿，实存綦少，请令地方官劝富民纳粟入仓，量予奖励。”又疏陈江防五事，曰：扼要津，联陆路，断岸奸，议火攻，增小船，并下部议行。琦善卒，托明阿为钦差大臣，同书仍留佐军事。粤匪再陷扬州，托明阿坐罢，德兴阿代之，诏同书帮办军务。德兴阿连复扬州、浦口，进规瓜洲、镇江，军事日有起色，多出同书赞画。克瓜洲，命以侍郎候补，赐黄马褂。

八年六月，授安徽巡抚。时庐州再陷，粤匪、捻匪相勾结，淮南北蹂躏殆遍。上命同书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安徽境各军均归节制。同书移军定远，贼自天长犯三河集，击破之，复天长。捻匪扰定远，粤匪亦来犯，同书督兵击却之。九年，捻匪大举陷六安，攻定远，同书与胜保夹击，大破之，复六安。捻匪复合粤匪数万人来犯，定远陷，同书移军寿州，下吏议，革职留任。同书奏：“近来可用之兵，莫如楚师。谍闻楚师顺江而下，已破石牌。倘别遣劲旅间道急趋英、霍，徐图怀、定，此上策也。如楚师转战未能深入，用苗沛霖辅以官军，先拔怀远，此中策也。若二者皆不能行，则以胜保攻明光，李世忠逾清流关以保东路，臣守寿州，与傅振邦、关保相应援，制孙葵心、刘添福二巨捻以保西路，此下策也。”葵心攻颍州，同书遣兵击之，败走，复霍山。十年，遣兵攻炉桥，焚贼垒，进击舒城援贼，破王家海、贼圩。胜保议招葵心，上咨同书，同书言师方攻程家圩贼巢，不必曲意招抚。俄

拔程家圩。

英法联军犯京师，胜保请召苗沛霖练勇入援，命同书传旨；同书亦自请开巡抚缺，率之同行：寻并谕止之。粤匪陈玉成攻寿州，同书力御，寻退。苗沛霖本怀反侧，见时方多故，益猖恣，因与寿州团练徐立壮、孙家泰等有嫌，会其所部数人为立壮所杀，遂围攻寿州。同书密疏陈沛霖跋扈，诏饬会袁甲三查办。沛霖抗不听命，围攻益急，纵兵四扰。立壮所部多旧捻，素骚扰为民怨，十一年，坐其通捻，杀之。又下孙家泰于狱，家泰自杀。以蒙时中付沛霖，沛霖仍不息兵。召同书还京，以贾臻代署巡抚。同书令署布政使张学鹏劝谕沛霖，始撤围。奏言：“沛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俾袁甲三、贾臻筹办善后事宜。”

同治元年，曾国藩奏劾同书于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有仇杀之事。迨寿州城陷，奏报情形前后矛盾，命褫职逮问。王大臣会鞠，拟大辟。父心存病笃，暂释侍汤药。心存卒，复命持服百日仍入狱。二年，改戍新疆。三年，都兴阿请留甘肃军营效力，以花马池战捷，获贼渠孙义保，赐四品顶戴。寻卒，复原官，赠右都御史，谥文勤。

严树森，初名澍森，字渭春，四川新繁人，原籍陕西渭南。道光二十年举人，入资为内阁中书。改知县，铨授湖北东湖，捐升同知。以防剿功，晋秩知府，署武昌府。巡抚胡林翼荐之，八年，擢荆宜施道，迁按察使。十年，迁布政使，擢河南巡抚。

时皖捻纵横于河南境内，又有汝宁土匪陈大喜、金楼教

匪郃永清皆猖獗。十一年正月，擒匪姜台凌自归德犯省城，援军集，遂南趋陷唐县，攻南阳府城，围邓州、裕州，三月，始回巢。孙葵心犯光州、陈州，亦至三月始出境。苗沛霖党勾结陈大喜等扰陈州、汝宁边境。五月，雷彦等围鹿邑，经月始回巢。七月，刘狗大股分黑、白、花三旗扰归德，结金楼教匪攻马牧寨。树森出驻陈州督剿。八月，刘狗窜朱仙镇，犯省城。树森率兵回援，贼窜汜水、巩县，掠黑石关，回窜郑州，仍由归德回巢。姜台凌亦犯沈丘、裕州，越樊城，复入荆子关，扰南、汝两郡，由柘城、鹿邑回巢。十月，刘狗复大举援金楼寨，为官军所阻，未得逞。时苗沛霖复叛，结张洛行，与汝宁、正阳、息县诸匪连络，将犯河南。树森偕团练大臣毛昶熙合疏请调宜昌镇总兵李续焘及鲍超部将陈由立，各募楚勇三千赴豫，又调吉林马队一千，以资防剿，请增兵之后，山西、陕西月协银各二万两，允之。树森老于吏事，在湖北从胡林翼治兵久，坚愎自是，与毛昶熙不合，事相掣肘。治河南年馀，御贼虽有擒斩，军事不得要领，迄无起色，调湖北巡抚。

同治元年，粤匪陈得才自南阳趋陕边，擒匪窜永宁，延及雒南。树森疏言：“当今贼势，不患其并力南趋，特虑其潜窥陕境。西、同、凤三府为全陕菁华所萃，宜急驱出关，会合夹击，以保完善之区。”五月，贼犯郧西，令总兵何绍彩败之何家店。会道员金国琛赴郧策应，令周凤山分兵剿正阳、罗山，破贼巢，克刑家集、龙井、陡沟、明港。粤、捻诸匪合陷随州，陈大喜陷京山，马融和陷德安，令舒保击败德安贼，穆正春复京山、应城，襄北稍定。因星变，奏劾钦差大臣胜

保。又奏言：“藩、臬任重，不得以军功擅请记名。标兵缺额，请以战勇充补。阵亡恤赏欠发，许作子孙捐项，叙给官阶职衔贡监。京官五品以下，官俸实发不折。”下部分别议行。

二年，擒匪窜麻城，树森赴黄州视师，督舒保、穆正春等击走之。三年，粤、捻诸匪由陕南合趋湖北，诏总督官文出省督师，树森留防省城。官文奏劾树森把持兵柄，旧营悉改隶抚标。上斥其任意妄为，降道员。四年，授广西按察使，贵州巡抚张亮基被劾玩兵侵饷、纵暴殃民诸款，命树森驰往查奏。五年，授贵州布政使。树森逗遛不进，未至，即奏覆参案。六年，疏请开缺，诏斥其规避取巧，褫职，发往云南差遣委用。十一年，予四品顶戴，署广西按察使。光绪元年，迁布政使，就擢巡抚。二年，卒，赐恤。

论曰：王懿德治闽，悍寇未深入。镇辑萑苻，尚能保境。曾望颜在言路有声，治兵无术，蜀乱遂成。耆龄辑睦湘军，因人成事。安徽兵饷俱绌，四郊多垒，福济固一筹莫展。翁同书亦据蒺终凶。严树森恃才器小，效胡林翼而适得其反者也。

卷四百二十八

列传二百十五

秦定三 郝光甲 郑魁士 傅振邦
邱联恩 黄开榜 陈国瑞 郭宝昌

秦定三，字竹坡，湖北兴国人。道光六年武进士，授二

等侍卫。出为广西桂林营游击，洊擢贵州镇远镇总兵。三十年，平湖南李沅发之乱，赐号恁勇巴图鲁。咸丰元年，率贵州、云南兵赴广西剿匪，克武宣三里墟贼营。进剿象州，以贼窜逸，坐褫花翎，降三级留任。寻连破贼马鞍山、竹园村，复之。偕副都统乌兰泰破贼新墟，又夺双髻山、猪仔峡要隘，被嘉奖。又击贼于永安州，力战受伤。二年，破水窦贼垒，贼弃永安溃围走，擒贼首洪大泉。贼趋桂林，定三偕乌兰泰追之。急不暇结营而战，定三止之，勿听，乌兰泰以伤歿。定三代将其军，克花砦。桂林寻解围，以保守省城被优叙。追贼入湖南，破贼于道州桃花井、五里亭、龙安桥，进援长沙。总兵和春营妙高峰，为贼所围，定三分兵袭贼营，得解。寻贼窜岳州，定三坐不能遏贼，革职留任。进援武昌，战于洪山。三年，贼浮江东下，向荣率大军由陆路追之，令和春及定三为前锋。甫至九江，而江宁已陷。逾月大军始至，迭战城下，贼坚壁以拒。

四年，贼分党陷庐州，和春疏调定三及郑魁士率所部往助剿。时庐州久为贼踞，旁县并陷，定三连战破贼，复六安，屯三角井。会江宁贼分党入安徽，图北犯，以援畿南窜匪，道经舒城；贼首罗大纲、石达开、胡以晄、秦日昌等合众数万，四路来扑。定三所部仅二千，坚守十馀日，阵斩罗大纲，贼始挫，引去。定三集团勇攻舒城，悉破城外贼垒，又伺贼出截击，连破之。围之数月，六年，贼营火药自焚，乘其乱，薄城奋攻，梯而登，遂复舒城，歼贼四千馀，予骑都尉世职。进屯军铺，贼自庐江、桐城分路来犯，定三往来驰击，大破之，复五河、庐江二县。进规桐城，夺小关、下关、白河岭诸隘，

屯陈家铺。是年冬，贼由安庆来援，定三血战十八日，贼乃退。又破贼于桐城北门外，毁其城楼。

捻匪扰河南，诏定三赴蒙城、亳州会剿，以郑魁士代任桐城军事。巡抚福济疏言定三围攻方得手，留之。改以魁士援北路，而魁士军已至。定三初与魁士同列，及和春赴江南督师，魁士会办安徽军务，权位出定三上，又因争饷，定三心不平，上疏劾之。福济所恃惟两军，难左右袒，军饥且涣。七年春，贼又陷庐江，进犯桐城。官军为所围，不战而溃，坐褫翎顶。文宗知定三频年苦战，败非其罪，原之，故薄谴，命赴江南大营，隶和春军，屯句容。大军方攻镇江，令移驻溧水以遏援贼。寻卒于军，诏念前劳，依例赐恤，谥恭武。

郝光甲，直隶任丘人。道光十八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出为山东抚标中军参将，巡抚李德荐之，超擢陕安镇总兵。咸丰三年，率陕、甘兵援山东，从解怀庆围。追贼至山西，破之于平阳。贼入畿辅，光甲从胜保追剿，陕甘总督舒兴阿剿贼河南，互相争调，光甲以擅自移营褫职。寻随舒兴阿援安徽，其军改隶秦定三。战舒城，迭破贼，诏予三品顶戴，署陕安镇总兵。从克庐州，复舒城，复总兵顶戴，赐花翎。寻调赴河南剿捻，误往徐州，被劾，革职留营。击颍州捻匪于江集，擒捻首王凤林。复以调赴蒙城迟延，降二级。七年，援桐城，兵败，殁于阵。诏复原官，依总兵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谥武节。

郑魁士，直隶万全人。由行伍洊擢湖南提标守备。道光三十年，平李沅发之乱，擢镇草镇标都司。从提督向荣赴广

西剿匪，屡捷，赐花翎。擢湖南九溪营游击，以参将升用。咸丰二年，守桂林，援长沙，擢副将，赐号沙拉玛巴图鲁。援武昌，遂从向荣追贼沿江东下。以违军令被劾，褫职留营。寻战江宁有功，给都司翎顶。四年，提督和春调率所部赴庐州，进攻屡捷，复其职。寻署安徽寿春镇总兵。庐州数县皆陷，府城贼众粮足，殊死守。和春一军倚魁士及秦定三二人，定三分兵攻舒城；而庐州军事专恃魁士。围攻历年余，安庆、江宁援贼屡来援，皆击走。至五年冬，攻愈急，魁士潜至城下以云梯登城克之。被优叙，加提督衔。六年春，追贼至三河，焚其巢，而擒匪日炽。魁士率兵赴宿州击破之，乃分路窜入河南境。巡抚英桂疏请魁士赴援永城，和春方倚办皖贼，疏留，令往来策应。于是迭击擒匪于怀远茅塘集、河溜等处，擒其酋褚淀等四十余人。又破之于蒙城，焚其积聚。驻守怀远贼分队来犯，魁士被围，力战，身被二十余创，卒破贼，解围去，诏嘉其勇，赐黄马褂。又督团练败贼于太和。会和春督师江南，诏安徽军务以魁士继任，会同巡抚福济督办，实授寿春镇总兵。迭克舒城、庐江、无为，下部优叙，颁赐御用衣服及珍物。又以魁士躬冒锋镝，被创甚剧，特诏嘉奖，赐药调治。先后分兵复和州、潜山。

先是秦定三攻桐城，贼坚守不下，魁士往会剿，迭战，并击退援贼。时悍贼石达开往来桐城、安庆，势甚张；又勾通擒匪，蔓延皖、豫之间。诏秦定三移兵蒙城剿擒，寻又留攻桐城，以魁士代之，会同河南巡抚英桂节制三省剿擒之兵；而桐城兵事方棘，福济复疏留不遣。值岁荒饷匱，定三军原取给地方捐给，魁士兵至，悉取转供。定三疏争，福济一无措

置，两军遂成水火。诏促魁士速赴蒙城，亦迄未行。

七年春，庐江、潜山连陷，贼由安庆大举来犯，城贼突出，官军饥疲不相顾，不战溃围而走。于是诏褫魁士翎顶，罢其剿捻会办，归福济节制。退保庐州，粤、捻各匪会合来犯，魁士迎击挫之，复翎顶。寻克桃镇、派河，进扼全椒、滁州以杜北窜。八年，调赴江南大营，授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九年，克湾沚，进剿贵池、南陵。寻命驻防高淳、东坝。

十年，以伤病乞假，诏斥屡次退却，以总兵降补。从漕运总督袁甲三剿贼，授甘肃宁夏镇总兵。十一年，以病罢。寻召来京候简。同治五年，捻匪北犯，命赴直隶东路协剿。六年，署直隶提督。八年，乞病归。十二年，卒。大学士李鸿章疏陈魁士久于军事，坚苦刚毅，叠受重伤，诏依例赐恤，谥忠烈。

傅振邦，山东昌邑人。道光十六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二十三年，出为湖南长沙协中军都司，署镇筴游击。三十年，从平新宁土匪李沅发，受枪伤，赐花翎，实授游击。咸丰二年，赴援桂林。三年，从向荣追贼抵江南，擢湖南抚标中军参将。以围攻江宁功，赐号绰克托巴图鲁。四年，擢贵州定广协副将，署江苏徐州镇总兵。贼由芜湖犯东坝，陷高淳。向荣令迎击败之，复其城。又偕邓绍良克太平府，逼秣陵关，破贼于采石矶。六年，莅徐州署任。捻酋张洛行、夏白、任乾围宿州，振邦败之夹沟、符离，解城围。再败张洛行于瓦子口，毁其巢。击退蒙城贼于滩口。又偕伊兴额破捻酋纪学中、王得六于永城铁佛寺，毁柳集、临涣集贼巢，擒纪学中，实

授徐州镇总兵。

会江南大营失利，命振邦驰援。偕总兵明安泰、秦如虎破贼东坝，进攻溧水。七年，克之。又破贼湖墅，追至龙都，偕张国梁克句容，加提督衔。八年，援宁国，拔湾沚、黄池，郡城解严。四月，回军徐州，命帮办袁甲三军务。时捻匪蜂起，振邦驰逐江北、皖、豫之间，擒石得珍于山套；覆李大喜于符离；蹙孙葵心于茨河，归德、陈州均肃清，以提督记名。九年，命代袁甲三督办三省剿匪事，副都统伊兴额副之。寻复命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仍留督办三省剿匪事。

浍北捻渠刘添福纠众三万围团练苗沛霖营，振邦驰救，毁贼垒二十四。乘胜攻浍南，阵斩贼酋任乾，夷其圩，授云南提督。蒙城王家圩诸圩闻任乾死，俱乞降，独淝南板桥集贼陆连科负隅久抗。振邦设计招降黄家圩，李华东为内应，擒陆连科诛之，淝南北六十余圩悉就抚。六月，贼陷定远，振邦驰援，破贼于宿州。贼窜固镇，破之于方家坎渡口。孙葵心窜唐家寨，窥济宁，截击之，贼退走。

十年，诏袁甲三代胜保为钦差大臣，振邦专任徐、宿剿匪事。捻匪屡窥徐、宿，其老巢袁、徐两圩跨浍南、河北，振邦进剿，连破其冲要临涣、韩村、赵家海、张圩，余多自拔就抚。遂渡浍河攻袁圩。捻酋刘添福自豫回窜，击败之，再破之褚庄、邱家圩、檀城，五战皆捷，歼贼六千有奇，擒其酋任护、任大牛。东路捻匪扰宿迁、睢宁，振邦战于苗村，大破之。闰三月，偕田在田克阎圩，擒任虎、邓三摩等诛之。复破援贼，擒李大喜。四月，连克浍南解沟、五沟、任圩贼巢，斩贼目李四喜、任友得三十余名，收抚董亭、藕池四十二圩。

五月，会攻袁圩。捻酋刘添祥等高举来援，分军击之；而永城捻万馀直趋董亭，窥孙疃大营，振邦令副将龚耀伦击败其众，擒捻首赵学焕等。七月，拔蒙城西洋集贼圩十四。颍、亳捻首姜台凌等北窜浍南，扼险截击，擒贼目百馀。寻因伤发，请假回籍医治，允之。十一年，命督练民团防堵登、莱、青三府，振邦病未已，疏辞防堵，请专任团练，报可。是年冬，命来京候简。

同治元年，胜保奏调振邦帮办皖、豫军，为山东所留，不果行。二年，僧格林沁调统前军，从攻淄川、白莲池，援蒙城。三年，从破捻酋张总愚于湖北随州。四年，以疾告归，未几疾愈，留督军青、莱，移扼张秋河防。六年，会剿直隶梟匪，贼降复叛，褫翎顶。寻破贼夏津，复之。五年，西捻平，补直隶提督。光绪六年，调湖北。九年，以伤发回籍，未几，卒于家，赐恤，谥刚勇。

邱联恩，字伟堂，福建同安人，浙江提督良功子。袭男爵，授乾清门侍卫。道光二十三年，出为直隶通州协副将，调河间协。咸丰四年，从胜保剿粤匪于静海李家庄，击败之，又破梁头、孙家庄贼营，擢南阳镇总兵。剿光州捻匪，擒其渠丁心田，赐花翎。五年，捻首李世林败死，其党易添富纠汝阳、息县诸匪，戕乌龙集州判，陷息县，据光山。联恩督兵围攻，贼宵遁，追击，大破之，毙贼千馀，擒斩王党、黄五雷等。

六年，皖捻首张洛行、龚瞎子等扰归德，联恩间道赴援，甫至，贼三路来扑，击走之。寻以进剿迟延，革职留营。连

破贼于谷熟集、界沟集，歼毙甚众。进剿亳州五马沟，大破之，歼贼千馀，擒贼目三十馀人，复原官。其冬，襄樊土匪起，入河南，陷邓州、内乡，联恩驰击，复其城，歼贼渠朱中立等，辖境得安。七年春，张洛行拥众掠光州、固始，分据洪河南北。胜保大军扼北岸，联恩率兵千馀击南岸，进攻方家集贼巢。五月，诸军合击，联恩直捣贼垒，破圩而入，乘胜追杀，焚洪河桥，两岸贼皆溃，歼毙三千馀。是役功最，赐号图萨兰巴图鲁。九月，剿角子山捻匪，都统德楞阿败贼确山，联恩乘胜蹙击。贼窜沁阳、嵩县诸山中，搜捕数月，贼氛始清。八年，回军援固始，围寻解。粤匪犯湖北，陷麻城。联恩扼沙窝坊、虎头关，防光山、商城一路。十月，擒首孙葵心窜周家口，联恩破之槐店。

九年春，张洛行、龚瞎子复扰归德，联恩驰援，连破之。追至五沟营，贼分为二，其东窜者分兵击溃于商水南，而自蹙其西，孤军独进。巡抚恒福劾其追贼迟延，革职留营。贼犯西华，进击解其围。追至舞阳北舞渡，日已暮，人马皆未食，遇贼奋战，进至杀虎桥，贼骑四面兜围。联恩身被重创，马仆，步战。手杀十馀贼，力竭，死之。诏复原官，依提督阵亡例优恤，予骑都尉并一云骑尉世职，谥武烈。南阳、同安并建专祠。无子，以族子嗣，炳忠袭男爵，炳义袭世职。

黄开榜，湖北施南人。初入湘军，从塔齐布战武、汉、蕲、黄间，累擢至都司。咸丰七年，从胜保剿捻匪，克正阳关，擢游击。八年，偕副都统穆腾阿战马头，开榜失利，褫翎顶。复六安，加副将衔。九年正月，会豫军毁颍上南照集贼巢，率

水师攻蚌埠、长淮卫，战七昼夜，获贼船百馀，毙贼千馀，又焚贼舟粮，破怀远水路诸卡，毁文昌阁贼垒，杀贼甚众，赐号勤勇巴图鲁。合诸军击退援贼，直抵怀远城下，先登，复怀远，擢副将。十年，袁甲三围凤阳，开榜会攻炉桥，擒首张洛行来援，会诸军夹击破之。贼酋邓正明潜乞降，觐府城虚实，开榜请聚师城外，示以兵威。总兵张得胜诱擒贼首张隆，令缚献贼酋悍党十四人，磔于市。开榜梟张隆首示城贼，贼众缚献其酋乞降，诛悍者三百馀人，馀遣散归业。功最，以总兵记名。偕总兵田在田等破贼王家营，复清江浦，遂驻防。江宁大营溃，降贼薛成良叛入邵伯湖，开榜偕副将刘成元等毁贼船三百馀，歼贼殆尽，成良赴水死。加提督衔，授江西九江镇总兵。十一年，攻天长，叠平贼垒。

同治元年，擒匪窜宝应，开榜督炮船击走之。又败贼于山阳、汴河。偕道员张富年破贼宿州观音寺、仁和集，擒贼酋王春玉于邳州，拔猫儿窝贼栅。僧格林沁劾开榜饬词冒功，下漕运总督吴棠按究，得白，荐统徐、宿军、兼节制水师。二年，攻长成贼堡，克之，收抚附近诸墟。破郜家花园、孙疃贼巢，以提督记名。

粤匪渡江北犯，开榜扼高邮，贼掠船渡湖犯天长，开榜往援，焚贼筏，军于堤上。贼列阵以拒，开榜令副将龚云福由陆路迎击，参将陈淩家率炮划潜出小河口，转战而前，与长城兵夹击，破贼于三汴河，天长围解。提督杨岳斌复江浦、浦口，开榜破七里洲贼垒，焚船六十馀艘。助攻九洲洲，拔之。开榜奉调赴临淮，偕总兵普承尧平七里河岸贼垒。三年，率所部师船防通州，江宁平。四年，赴九江镇任。十年，卒，

谥刚愎。

陈国瑞，字庆云，湖北应城人。年十馀岁陷贼中，出投总兵黄开榜，收为义子，冒姓黄氏。在军每战冲锋。咸丰九年，从攻怀远，率七人夜渡河攀堞先登，掷火燔谯楼，斩悍贼十余人，师毕登，遂克怀远，自是以勇闻。钦差大臣袁甲三进围定远，擒首李光等来援，国瑞陷阵，胁中枪，裹创力战，贼辟易，乘胜破二圩，赐号技勇巴图鲁。奉檄援寿州，中途闻贼犯凤阳，回军夜往，连破贼垒，立解围，超擢游击。十一年，江、皖贼合众窥扬州，国瑞驰剿湖西，屡破贼，加副将衔。

同治元年春，擒匪犯淮安，国瑞率五百人绕出贼后，与总兵龚耀伦夹击，贼惊溃，马贼悉遁，步贼万馀回拒，国瑞偕总兵王万清合战破之。再破贼党李城于版闸。贼由众兴集扑清江浦，击走之。以炮船三十遏运河，夜袭桃源北岸，破贼圩四，直取众兴，拔十馀垒，擢副将。三月，率步卒八百败贼于泾河，转战至新河，贼逼提而阵。国瑞麾队猛进，手燃炮殪执旗贼目，斩级千馀，以总兵记名。进剿泗州擒首韩老万，败之。四月，战于邳州新村，擒众亘三十里，国瑞分三路迎击，斩贼渠王春玉，掷其首贼阵中，贼骇乱，夜冒雨袭破其三营。别贼趋救，昏暗不辨，自相杀，乘势蹙之，歼数千。擒势遂衰。

时山东棍、幅各匪麇集郯城，漕运总督吴棠檄国瑞进剿，连克数圩，毙悍酋孙化祥，馀党多就抚。五月，会攻兖州凤凰山，约副将郭宝昌、参将康锦文分路设伏，躬率小队抵白

莲池，诱贼山，伏发，截贼队为二，擒悍匪刘双印。缘崖先登，诸军继之，克凤凰山，戮逆首宋维鹏等，赐黄马褂、头品顶戴。国瑞呈请归宗，复陈姓。

会苗沛霖叛，僧格林沁移剿，檄国瑞先发，漕运总督吴棠奏请国瑞帮办军务。国瑞至蒙城，先袭破红里贼圩以通粮道，继克王圩，越重壕进逼贼巢。皖军总兵宋庆会攻，国瑞以贼垒连属不易下，密令郭宝昌自全家集鳧水支浮桥，宋庆守之，亲引军渡河焚贼粮屯，连破数垒。沛霖夜遁，为人所杀。淮甸平，以提督记名。三年，授浙江处州镇总兵，屯正阳关。

僧格林沁剿捻湖北不利，檄国瑞赴援，坐迁延，降三级调用，夺所部隶郭宝昌。国瑞觖望，人言其将反。八月，国瑞率千余人谒僧格林沁于光山，请为前锋，偕翼长成保等剿柳林大小诸寨。深入失利，国瑞力战两昼夜，始突围出。追贼蕲水、蕲州、罗田、广济，屡捷。贼窜英山、霍山，合诸军战于土漠河，歼毙数千，生擒数百。时群贼因江宁已克，降散过半。叙功，复原官。四年正月，翼长恒龄追贼至鲁山，遇伏，与副都统舒伦保等同日阵亡，国瑞力扼桥口，余众得还。

贼犯襄城，国瑞乘夜大雪，出贼不意，火其垒，贼溃走。时贼被剿急，来往飘忽，僧格林沁率骑军穷追，国瑞步队从其后。三月，遇贼于确山，与诸军合击，大破之。贼仅余马队，由遂平、西平直走睢州，过旧黄河，入山东境。僧格林沁以国瑞与郭宝昌战最力，奏赏所部军士各银五千两，又请奖宝昌遇提督简放。诏谓国瑞确山之战最出力，命酌量保奏。贼从台庄渡运河，遂趋江北，国瑞蹙之，屯沭阳。

四月，贼复折入山东，僧格林沁战于曹州，兵挫遇害。诏罪诸将不能救护，国瑞以受伤免议。素恃功桀骜，自僧格林沁外，罕听节制。曾国藩奉命督师，谕戒甚切，饬赴援归德。至济宁，与刘铭传交恶，发兵争斗，杀伤甚多，踞长沟相持不下，诏严斥之，亦未加之罪。国藩疏论：“曹州之役，国瑞与郭宝昌分统左右两翼，宝昌革职拿问，国瑞不应幸免。”遂撤去帮办军务，褫黄马褂，暂留处州镇戴罪立功。寻养病淮安，益纵恣不法，欲杀义子振邦。漕运总督吴棠劾其病癫，褫职，押送回籍，收其盐本、田产充公；存银二万五千两储湖北官库，分年付资生计，毋令失所，俟其病痊奏闻。既而病痊，疆吏张之万、谭廷襄等交章论荐，召至京，子头等侍卫。

六年春，捻匪张总愚猝犯畿南，命率师迎击。国瑞两昼夜驰抵保定，诏嘉之。数败贼，追至河南境。行军辄自由，不听节制，所部尤无纪律，屡被弹劾。击贼于济阳、德平，皆捷。洎捻平，悉复原职、黄马褂、勇号，予云骑尉世职。以伤发，乞假居扬州。

李世忠与有嫌，相哄，世忠缚诸舟，将毙之。曾国藩劾世忠，革职，国瑞降都司，勒令回籍。国瑞复潜至扬州，因总兵詹启纶殴毙胡士礼狱，牵连论罪，戍黑龙江。逾数年，朝廷犹念旧功，以询大学士李鸿章，鸿章谓其情性未改，精力已衰，遂不复用。光绪八年，殁于戍所。给事中邓承修、山东巡抚福润、安徽巡抚沈秉成、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疏陈战绩，诏允复官，并于立功诸省建专祠。

郭宝昌，安徽凤阳人。投效临淮军中，从战数有功。寻

改隶陈国瑞楚胜军。咸丰十一年，国瑞击捻匪于高邮、宝应，宝昌率骁健十八人为前锋，陷阵得捷，又率兵三百破贼于天长龙岗，擢守备，赐花翎。同治元年正月，捻酋李成、任柱等犯清江浦，楚胜军御之，战车桥镇。贼分众劫淮关，宝昌追截，夺还所劫税银数万两。贼奔还众兴集，宝昌潜师夜袭，连破二十馀垒，贼引去，擢游击，赐号卓勇巴图鲁。捻党刘添福等纠馀匪扰泗州，山东棍匪亦响应，宝昌连破之汴河、沙浦庄，匪势渐衰。二年，匪首孙化祥就擒。积功洊擢副将，楚胜军名益著。

僧格林沁调令助剿白莲池、凤凰山，从陈国瑞迭出奇兵力战，生擒贼首刘双印，斩其党刘金春等于阵。任柱纠棍匪、教匪诸党来援，并击走之。白莲池平，论功，以总兵记名。移军剿苗沛霖。宝昌偕陈国瑞先至，攻破王家圩，渡河筑三垒，与贼对峙，断其馈运。贼悉锐来争，击却之，贼气夺。大军至，诸圩以次下，沛霖走死，加提督衔。

三年，调援湖北，与陈国瑞分军，名曰卓胜营，始独当一面。八月，粤、捻诸匪由湖北入安徽，至英山东北，宝昌合诸军败之黑石渡。贼首马融和拥众十万，议投诚，未决。宝昌单骑入其营，晓譬祸福，融和即日降。事闻，赐黄马褂。四年，从僧格林沁转战楚、豫之交，功多，特奏保提督记名。寻以曹州之败，诏斥不能救护主将，革职遣戍新疆。五年，曾国藩、乔松年奏请免发遣，留营效力。六年，从乔松年赴陕西，偕提督刘松山剿回匪于临平，克之。

捻魁张总愚率众万馀犯富平，宝昌纵间伺隙出奇袭之。令部将宋朝儒等设伏村墟，自率亲军挑战，伏起夹击，斩馘数

千，又败贼于大荔大濠，复原官、勇号。进复绥德州，授安徽寿春镇总兵。七年春，擒匪由山西、河南直犯畿辅，宝昌驰援，日行百馀里，抄出贼前抵保定。贼至，见官军盛，引去，晋号法凌阿巴图鲁。蹶贼入河南，败之封丘、黄河套。张总愚匿村舍中，宝昌单骑独出，突遇贼，受伤堕马，部将宋朝儒翼之出。事闻，予假两月调理，赐尚方珍药。未几，擒匪平，复黄马褂，以提督简放，予骑都尉世职。命从左宗棠赴陕西剿回匪。

八年，伤愈，西行，破贼于宜川，平绥德州叛卒。回匪东趋，命赴山西防河。九年，河西土匪起，宝昌渡河击破其众。奉檄搜捕北山土匪，悉平。十年，赴寿春镇任。十一年，霍丘蔡家集土匪李六倡乱，率轻骑百人往剿，诛渠魁而还。事定，加头品顶戴。光绪二年，平永城、涡阳土匪，被优叙。宝昌剿擒功最多，镇寿春先后三十年，淮北恃为保障。调广东南韶镇，未任，寻还故官。俄罗斯、法兰西、日本三次开兵衅，调防南北，事定仍回本任。二十六年，卒于官，赐恤。

论曰：秦定三、郑魁士并向荣得力之将，和春克庐州，悉赖二人，遂与皖事终始。桐城之溃，由于争饷不和，亦疆臣无调度之方以致之。傅振邦老于军事，持重无失。邱联恩名将之子，在豫军中最号忠勇。陈国瑞勇足冠军，剽悍不受绳尺，不能以功名终。郭宝昌战绩亦与并称，材武不及，而器量差胜焉。

卷四百二十九

列传二百十六

江忠义 周宽世 石清吉 余际昌
林文察 赵德光 张文德

江忠义，字味根，湖南新宁人，忠源从弟。咸丰二年，忠源率楚勇援长沙，忠义年十八，从军，转战湖北、江西。忠源殉难庐州，遂分将其军。五年，从提督和春复庐州，擢知县。七年，刘长佑援江西，攻临江不利，时忠义在籍，巡抚骆秉章檄率新练勇千人往助之，至则破石达开于平墟。临江既克，擢知府，赏花翎。八年，克崇仁，进攻新城，五战皆捷，加道衔。江西肃清，凯归。

九年，石达开犯永州，忠义赴援，连战破之，擢道员。又败贼新宁摩诃岭，扼武冈。贼围宝庆，忠义进援，会诸军迭战解围，赐号额尔德木巴图鲁。十年，驻守绥靖，母病归。贼遂陷绥宁、城步，围武冈，忠义闻警，分军守新宁，自援武冈，破其众。新宁之贼走踞东安，一战克之，加按察使衔。又破贼于宁远四广桥。十一年春，连破贼于全州白芒营、宜章栗源堡，还军屯新宁，遣参将江忠朝扼全州，贼目余成义斩其酋以降。加二品顶戴，特擢署贵州巡抚。石达开复自粤窜楚，众号十万，忠义以三千人扼会同，大破之。贼纠湖北来凤贼党肆扰，击走之，遂克来凤。达开走入四川。十二月，丁母忧，请终制，诏允开署缺，仍在湖南剿贼。

同治元年，移师援黔，克天柱，改授贵州提督。调援广西，克修仁，殄贼渠张高友。皖南贼炽，曾国藩疏调援皖，广西巡抚刘长佑请留不遣，命署广西提督。二年，江西、广东皆调援，先后报可，忠义以广东兵有馀粮，他将足办贼；江西饷绌兵单，贼数十万，万一不支，东南全局瓦解，乃奏请力援江西。檄道员席宝田率前部先发，会剿陶家渡，自将攻湖口，逼贼营，屡出奇兵抄击，断文桥，攻太平关，贼酋黄文金受重创遁去，赐黄马褂。进援青阳，分三路进战，破贼垒，围解，太平、石埭、宁国诸城贼次第出降，诏嘉奖，予优叙。会疾作，返就医南昌，未至，卒于吴城，年甫三十。优诏悼惜，依总督例赐恤，赠尚书衔，谥诚恪，立功地建专祠。光绪十一年，加赠太子少保。

从弟忠珀，记名提督。同治八年，剿贵州苗，攻克镇远、府卫二城，中炮亡，谥武愍。

周宽世，字厚斋，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湘军，隶李续宾部下。战城陵矶、花园、半壁山，皆有功，擢千总。从援江西，攻广信，战乌石山，宽世出左路突阵，为诸军先，复其城，擢守备。破贼义宁，擢都司。回援武汉，战通城，宽世驰斩马贼三，生擒七，以游击补用。从攻武昌，六年，李续宾夜出侦贼，遇之双凤山，突战，宽世潜绕山趾横击之，贼败奔；又战鹰嘴，受炮伤，假归。累功擢参将，赐花翎。

既而罗泽南卒于军，续宾代将，召宽世回营。迭破贼于双凤山、鲁家港、小龟山，克武汉，复大冶、兴国，擢副将。七年，从攻九江，破援贼于童司簪，毁其垒，赐号义勇巴图

鲁。破小池口贼屯，会克湖口，复彭泽。贼由临江犯兴国，宽世率千六百人击走之。八年，回援湖北，战麻城西南斗坡山。贼设伏，以马队诱战，宽世待其近，突击之，遂破其伏军，进克黄安，而麻城亦下。大军克九江，论功，以总兵记名。

从李续宾进军安徽，战枫香铺、小池驿，克太湖、潜山，捣舒城，宽世皆为军锋。十月，进攻三河，续宾战没，宽世敛馀众守二日，弹丸俱尽，夜率亲卒突围，受重伤。是年冬，授湖南永州镇总兵。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巡抚骆秉章令宽世募新军二千援祁阳。破贼长庆桥，又败之长叶岭。进援宝庆，屯城东，连败贼长冲口、五里牌。李续宜援师至，会诸军内外夹击，贼解围走。回剿永州土匪，平之。十一年，擢湖南提督。

同治元年，赴安徽助剿，驻守桐城。二年，擒匪马融和犯桐城，击走之，移防六安。皖北渐定，调守安庆。三年，赴援江西，克东乡。四年，破霍军叛勇，追贼入广东，会诸军歼贼于嘉应。五年，回湖南提督任。伤发，乞休。光绪十三年，卒。

石清吉，字祥瑞，直隶沙河人。道光二十一年武进士，官三等侍卫。咸丰初，出为湖北郧阳镇守备，从剿黄陂、崇阳、应城，累擢参将。克安陆、京山皆有功，以勇称，所统曰飞虎军。寻隶将军都兴阿军，常从多隆阿转战。七年，援蕲州，拔太湖，攻安庆。八年，由安庆退保宿松，大战破贼。九年，攻太湖。十年，大战小池，克太湖，功皆最。十一年，安庆既下，会诸军克桐城。

同治元年，从攻庐州，清吉屯城西北，破贼垒，擒斩数千。进毁贼栅，树云梯攻城，贼方死拒，而陈玉成兵败遽去，遂由西门攻入，克庐州。清吉累以战功赐号干勇巴图鲁，擢总兵，加提督衔。多隆阿督师赴陕西，以清吉统五千人留守庐州。二年，苗沛霖复叛，庐、寿、开土蜂匪起，清吉悉剿平之。粤、捻诸匪合扰豫、楚之交，清吉赴援湖北，屯孝感、黄冈，拔难民近万。

三年九月，匪酋陈得才、马融和合犯蕲水，围副都统富森保于关口。清吉率军驰援，会大雾，贼马步数万麇集。清吉进至药山，贼渡河抄后路，围数重，截其四营为二。自辰至午，血战，被九创，殁于阵。从战死者，副将江星南、谷明发，游击曾占彪、段会元。事闻，诏视提督阵亡例赐恤，入祀京师昭忠祠，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毅，建专祠。

余际昌，湖北谷城人。咸丰初入伍，剿匪积功至守备，署抚标右营游击，为巡抚胡林翼所识拔。七年，从战黄梅、广济。八年，陈玉成自太湖窜蕲州，际昌奉檄防皖、楚之交，败贼南阳河，毁贼垒三十馀，擒贼目。贼走英山，追蹙之，复其城，擢游击。又破贼弥陀寺，晋参将。李续宾军覆三河，潜山、太湖复陷，际昌屯英山，遏潜、太之冲。九年，进拔天堂。贼大举来争，际昌败诸王婆坳，追至鸡冠岭而还。再败贼槎水畈，斩馘千馀。时大军围太湖急，陈玉成纠党十馀万相持小池驿。十年正月，际昌偕金国琛由间道出高横岭，与诸军夹击，大破之，遂复太湖，乘胜会攻克潜山，擢副将，署湖北督标中军副将。陈玉成自六安回援安庆，霍山复陷。际

昌偕总兵成大吉击破之，得霍山，加总兵衔。十一年，陈玉成入霍山，自黑石渡扑乐儿岭。际昌军溃，贼上窜黄州，革职留营。寻从克黄州，率新募昌胜五营援河南。

同治元年，屯陈留。擒匪麋集杞县，际昌驰击，大破之，进拔焦、赵二寨，复原官，赐号伟勇巴图鲁。十月，攻捻于汝宁，破平舆寨，生擒贼酋陈文，诏以总兵记名。僧格林沁嘉其勇，令充翼长，从剿涡河，斩贼渠杨兴太等。二年春，追破陈大喜于阜阳吴老庄。擒首张总愚窜侯集，际昌会张曜夜袭之，擒其党独角虎、周马，授河北镇总兵。夏，逐贼楚、豫间，败之麻城，蹙至方家寨，中伏力战，受三十馀创，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毅。

林文察，字子明，福建台湾人。咸丰八年，从剿台湾淡水土匪，捐饷助军，以游击留福建补用。十年，九垄山匪郭万淙掠建宁、邵武间，汀州、龙严匪胡熊扰宁洋、永安。文察随军进剿，擒其党百余人。郭万淙遁据邵武上山坊，文察合军蹙之，降其众，复破胡熊于东板土寨，擒之，擢参将，赐号固勇巴图鲁。十一年，援浙，克江山，晋副将，晋号乌讷思齐巴图鲁。汀州、连城相继陷，文察回援，破贼金鸡岭，设伏，败之江防，遂拔连城，乘胜克汀州，以总兵记名。冬，杭州既陷，调援浙，文察领台勇二千人驻衢州。同治元年，破处州贼屯，而遂昌陷，文察进军逼之。李世贤自江山来援，文察设伏大柘、大庙及石练山之前后，贼至，击走之。夜，贼来劫营，复为伏兵所败，复遂昌，进克松阳。会总兵秦如虎攻处州，贼弃城遁，并克缙云，授福宁镇总兵。寻擢福建提

督。

二年，台湾不靖，总督左宗棠令渡台号召旧部，统领诸军。文察分军攻彰化及斗六，克之。谕降诸庄，贼渠戴万生、林懋晟遁走。三年，破樵溪口贼庄，斩其酋林传，毁张厝庄、四块厝贼巢，戴万生、林懋晟并伏诛。

粤匪李世贤、汪海洋合陷漳州，文察仓猝率二百人内渡，遇贼万松关，殁于阵，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世职，谥刚愍。本籍及漳州建专祠。

子朝栋，光绪中，法兵犯台湾，陷基隆，朝栋率家兵助战有功，捐巨资，赐四品京堂，有声于时。

赵德光，原姓张，贵州郎岱人。从副将赵德昌转战云南，德昌弟畜之，故冒姓赵氏。拔补千总，擢都司。咸丰十年，自领一军，战独山，屡败贼，擢游击。十一年，贼窥省城，德光击走之。又败之羊场平寨，设伏于主戎山麓，殄贼无算，擢参将，赐号豪勇巴图鲁。教匪踞玉华、尚大坪，以王卡为屏蔽。德光率所部攻破杨义司、郭家庄、马笼口贼营，断其援，又破腰萝溪、新寨岩要隘，进逼王卡。德光先登，贼大溃，救出男妇数千人，擢副将。

同治二年，坝芒匪首潘明杰由龙里窥伺省城。德光迎击三江桥，贼败走。进攻甲秀阁贼巢，遂克龙里旧县，补都匀协副将，以总兵记名。三年，尚大坪匪扑省城，德光与布政使龚自闾等固守，贼寻退，加提督衔，署古州镇总兵。旋解清镇围，克龙里、广顺、定番、长寨，以提督记名。四年，匪首何二久踞开州、尚大坪，扰近省州县，无宁岁。德光选精

锐过清水江剿之。贼纠集苗匪、教匪沿江以拒，乘间过江攻开州。德光固守十馀日，杀贼八九百人，乘胜追击，克沿江狮子垞、镇江垞、三龙营贼屯。进克滨江贼巢，斩馘二千馀，何二弃尚大坪而遁，被优叙，署安义镇总兵。

五年，署贵州提督。攻克永宁，解安顺围。六年，援定番，乘雷雨破贼，斩贼首许八十等，平花山贼屯，拔底季贼巢，晋号博奇巴图鲁。寻剿贼安平芦荻哨，深入贼伏，中枪阵亡。诏依提督阵亡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刚节，建专祠。遗腹生子秉钧，袭世职，复姓张氏。

张文德，湖南凤凰厅人。幼育于文氏，从姓文，名龙德。入行伍，隶镇筴营。咸丰初，从剿江宁、庐州，叙把总。六年，从提督和春攻三河贼垒不下，文德请独身持檄谕贼降，投诚者相继至，遂克三河。七年，从复镇江，擢都司。八年，从援福建，下浦城、松溪、政和、崇安，赐花翎。九年，叙援浙江功，晋游击。十年，从张国梁解镇江围，援贼复至，文德扼水栅七昼夜，贼引去，擢副将。自是从将军巴栋阿、提督冯子材守镇江。十一年，补广东罗定协副将。

同治元年，贼屡攻镇江，皆击退。冯子材奏言：“文德力挫贼锋，重围叠解，实为特出之材。”授贵州镇远镇总兵，赐号翼勇巴图鲁。文德以生父年七十无子，养父文氏有二子，陈请复姓，更名文德。二年，连破贼牧马口、薛村，克柏林村贼垒，加提督衔。贼由东路来犯，文德御诸骇溪、谏壁，腹中炮，肠出，裹创而战，援军至，贼乃退；又破之博洛村，攻

丹阳，毁贼垒，擒贼目。三年，克白垅镇及宝堰，贼党纷纷来降。会鲍超攻丹阳，招贼酋蒋鉴为内应，克其城，斩贼酋陈时永，擒赖桂芳，以提督记名。江南平，予一品封典，命赴镇远镇本任。

四年，总督劳崇光令募楚勇规荔波、独山。丁父忧，解职。六年，署贵州提督。七年，克开州，破鼎照山贼寨，克龙里、贵定，斩贼酋潘名桀，馀贼多降，被珍赆。进攻平越，擒金大五，连克麻哈、都匀，赐黄马褂，晋号达桑阿巴图鲁。请假归葬亲，文德既去，贼复炽。八年，回贵州，以粮匮军溃，都匀复陷。诏原之，免议，署古州镇。十年，授威宁镇总兵，督军剿古州苗。由九甲、五台山、扁担山及古州、丹江分路雕剿，年馀，苗渠先后伏诛。十三年，全黔肃清，予云骑尉世职。光绪元年，加头品顶带，擢贵州提督，剿平黎平侗匪。七年，卒，赐恤，贵阳建专祠。

论曰：江忠源诸弟并从治军，忠义最为杰出，将大用而早没，时论惜之。周宽世为李续宾所倚，无役不从，及自将亦未著奇绩。石清吉、余际昌、陈大富、林文察、赵德光等，皆久历行间，以死勤事。张文德佐冯子材守镇江，功最著，底定黔疆，与有劳焉。

卷四百三十

列传二百十七

雷正綰 陶茂林 曹克忠 胡中和
何胜必 萧庆高 杨复东 周达武
李辉武 唐友耕

雷正綰，字伟堂，四川中江人。由把总从军湖北，积功至游击，赐号直勇巴图鲁。咸丰八年，从多隆阿援安徽石牌、潜山、太湖、桐城，诸战皆功最，累擢副将，以总兵记名。十一年，败黄文金于蒋家山、项家河、江家河、麻子岭，一月五捷，授陕安镇总兵。同治元年，克庐州，以提督记名。

从多隆阿援陕西，诏正綰先赴本任，未至，擢陕西提督，帮办军务，驻西安。二年，多隆阿既克东路，令正綰规三原，屡破贼。会解凤翔围，进援甘肃，连战灵台、镇原，皆捷。三年，破贼崇仁、新城，进逼平原。会多隆阿卒于军，都兴阿继督师甘肃，正綰仍奉命为副。克平凉，斩贼首铁西、羽轻林，赐黄马褂。于是固原踞贼悉窜龙山镇，追击败之。贼回窜，又陷固原。正綰疾趋莲花城，欲袭其巢穴，遇伏，受矛伤，部下亡千余人，裹创攻莲花城，克之，诏嘉其勇。四年春，克固原，进攻黑城子，斩贼首黑虎。克官桥、李旺二堡，擒贼首木棍等。乘胜薄预望城，破下马关、半角城贼垒，进规灵州，分兵解安定围。

七月，偕曹克忠攻金积堡，军饷不继，为贼所围，饥溃。

正绾自劾，褫勇号、黄马褂，黜帮办，归总督杨岳斌节制。正绾弟总兵雷恒及副将李高启等以主将失职，煽乱，犯泾州，正绾不能制止，愤欲自裁。诏念前功，不加罪，责令整军剿贼图自赎。命巡抚赵长龄会杨岳斌按讯，正绾缚送雷恒等置之法。当事变初起，谣诼纷淆，诏斥刘蓉张皇妄奏，许正绾专摺奏事以慰之。所部招集增募仅三千人。

五年，兰州兵变，回匪窥伺，正绾支拄于平凉、固原之间，破贼于横河川，克平凉，复黄马褂、勇号。六年，左宗棠入陕督师，正绾率军助剿，援庆阳。七年，两破贼于长武，克黄家堡。八年，会攻董志原，克之，晋号达春巴图鲁。又破白彦虎于李旺堡。会攻金积堡，当西路，屡克要隘，合围。及马化隆伏诛，被优叙。

光绪十年，法越兵事起，命率甘军驻凤凰城，固边防，事定回任。两遇万寿庆典，加太子少保、尚书衔。二十一年，循化撤回倡乱，督剿无功，革职留任。二十三年，罢，卒于家，仍以前劳赐恤。

陶茂林，湖南长沙人。以武童入湘军，转战湖北、江西，积功至游击。咸丰八年，胡林翼调为楚军营官，扼黄州，破贼霍山、舒城，克建德，擢参将。十年，从多隆阿破贼于桐城挂车河，擢副将。十一年，破贼施家山，擒其渠，及克安庆，赐号钟勇巴图鲁。同治元年，克庐州，先登，以总兵记名。

遂从多隆阿西征，破贼于武关。从剿回匪，解同州围。克羌白镇、王阁村贼巢，功皆最，授汉中镇总兵。凤翔被围久，

茂林率三千人往援，连战解围，擢甘肃提督。粤匪出宝鸡山口，扰郿县、盩厔，茂林要击雨门镇、二岭关，迭败之。进克汧阳、陇州。遂会雷正綰分道规平凉，阵斩贼首木仲沅讷三等，克之，赐黄马褂。进拔张家川贼巢，破龙山镇、莲花城援贼，解安定围。克金县，破贼惠城，擒其渠黑牙古。四年，克黑城贼巢，解靖远围。进攻会宁，所部索饷哗溃五营，贼乘之，六营皆陷。茂林调后路四营来援，突围出，退驻安定。巡抚刘蓉疏陈甘军积弊，论茂林不职，茂林亦以兵溃自劾。诏斥废法营私，以致兵溃而叛，遂罢职，归。

十年，贵州巡抚曾璧光调茂林赴黔协剿。复新城，克安顺贼巢，平古州、丹江苗，复原官。光绪二年，收复下江、永从各城，破六峒贼巢，加头品顶戴，晋号爱星阿巴图鲁。十六年，署古州镇总兵，卒于官。

曹克忠，直隶天津人。初投效湘军，嗣从多隆阿，积功至都司。咸丰十年，令募五百人为忠字营，大破援贼于潜山、太湖，洊擢参将，赐号悍勇巴图鲁。挂车河之捷，擢副将。克桐城、宿松诸城，以总兵记名。同治元年，克庐州。

后从多隆阿西征，武关、同州诸战皆从。二年，攻羌白镇，克忠单骑往谕贼，贼请降，察其诈，潜师会攻，下之，乘胜夺王阁村，予一品封典。寻率乌拉马队及楚勇七营屯长安、鄠县之间。光泰庙为入省要冲，贼踞之以扼粮路，克忠击走之。分队清西路余匪，省城始安。以提督记名，授河州镇总兵。渡渭连破贼于白起营、马家埠、白吉原，邠州平，陕回西趋。三年，平麟游诸匪。会援甘肃，连破贼于西河口、黑

水峪，赴河州本任。克秦安，解秦州围，赐黄马褂。

四年，攻萧何城及马定嘴，将台、隆德诸堡，悉平。克海城，回匪并窜李旺堡、同心城，攻下之。偕雷正綰规取金积堡，屯强家沙窝，数有斩获。轻进，为贼所包抄，正綰军先溃，克忠亦退。因前功免罪，授甘肃提督。时陶茂林、雷正綰军相继哗变，回氛益炽，自杨岳斌楚军外，仅克忠一军与之相持。克忠援巩昌，贼败走，又毁董家堡贼巢。五年，援洮州，次李岐山，回目马芳乞降，诛其酋丁重选等而还。

兰州标兵变，杨岳斌令克忠移军镇慑。克忠至，人心稍定，然粮饷俱竭，乞病回籍。十年，诏起赴陕接统淮军，专防肃州。十一年，所部有结会匪者，甘军马世俊骑兵亦变，降捻多叛应，克忠遣兵平之。复乞病解军事。十一年，署甘肃提督，寻解职归。

光绪九年，命募六营防山海关。十年，授广东水师提督。十一年，病罢，食全俸。二十年，命治天津团练，统津胜军。二十二年，卒，赐恤。

胡中和，字元廷，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湘军剿粤匪，积功擢把总。六年，从萧启江援江西，复袁州，超擢都司，赐花翎。七年，从克临安，中炮伤，以游击留湖南补用。八年，破贼上屯渡，乘胜复抚州，擢参将。九年，复南安，擢副将。石达开由宝庆窜广西，陷兴安，遣党攻桂林，自率悍贼屯大溶江。中和从萧启江往援，大破贼于大溶江，贼窜贵州境，加总兵衔，赐号伊德克勒巴图鲁。十年，萧启江率军援四川，中和从之。启江卒于军，中和偕何胜必、萧庆高等分领其众。

剿滇匪李永和于井研，连战皆捷，贼解围遁，以总兵记名。寻授四川建昌镇总兵。十一年，永和率富顺牛腹渡，两岸筑坚垒，背水而阵。中和选锐卒沿河设伏，自率羸师诱之，贼大出，伏发，截其归路，俘斩无算，贼垒尽夷，进解大邑之围，予二品封典。

骆秉章督师莅蜀，檄中和偕绪军援绵州。滇匪蓝朝柱在诸贼中最狡悍，围绵州日久。军至，连破之，围始解，又败之西山观。朝柱率丹棱，与李永和合攻眉州。中和驰援，贼分路来扑，中和突阵，矛伤腮，血殷衣，不顾，奋击破之，解眉州围。进攻丹棱，朝柱遁走，复其城，以提督记名。同治元年，擢云南提督。李永和自眉州败后，率青神，诸军进剿，数败之，永和遁犍为龙乳场，负嵎死抗。中和围之，垒石墙，编木栅，外浚深壕，密布梅花桩。贼知必死，突攻萧庆高营，中和截击，败退，连战七日。贼伏不出，乃使降贼谭仁曲持书约降，期会于猪市坡，预伏兵贼巢旁。永和与其党卯得兴数十骑来会，伏起分攻，焚其巢。永和、得兴骇奔，追擒之，降其众五千。诏嘉中和运筹决胜，生擒渠魁，赐黄马褂。

石达开扰蜀边，中和偕萧庆高、何胜必合击于横江，走之。二年春，达开复分路犯蜀，自率大队数万由米粮坝渡金沙江。中和督军扼化林坪、泸定桥，击破之，贼走邛部土司山中，达开旋就擒。调四川提督。三年，破滇匪于叙永厅。初，李永和既诛，余党窜陕西，至是入甘肃，陷阶州。四年，中和偕总兵周达武往剿，毁龙王庙、三官殿贼垒，逼阶州城下，掘地道轰城，克之，斩贼酋蔡昌龄，尽歼其党。阶州平，被

珍赉。

冬，剿苗匪于建武，腰中弹伤，力战败之。五年，剿屏山贼，解马边厅围，诛贼酋宋任杰等，余匪悉平。十三年，调云南提督。光绪二年，抵任。三年，平腾越夷匪。七年，丁母忧归里。九年，卒，赐恤。

何胜必，湖南湘乡人。咸丰中，胜必应募入湘军，从萧启江转战江西、广西，积功至副将。从入蜀，分统湘果右军，破李永和于井研，又破之于资州，阵斩贼酋王二官，赐号御勇巴图鲁。十一年，会破滇匪蓝朝柱于西山观，又败诸青衣坝，解眉州围，追至青神，擒斩甚众，授甘肃肃州镇总兵。同治元年，会诸军克青神，追贼宜宾，擒贼目周廷光。偕胡中和诱擒李永和于犍为龙窝场，二年，偕萧庆高援汉中，战油坊街，不利，汉中、城固相继陷，革职留军。三年，会攻法慈院贼垒，再败之牟家坝，乘胜薄汉中城下，擒渠陈得才遁走，克汉中，复原官。又破陈得才于上元观，克城固，进规阶州。四年，卒于军，赐恤，谥威愬。

萧庆高，湖南湘乡人。隶楚军，积功至副将。萧启江援蜀，调从军，以井研之捷，赐号果勇巴图鲁。破李永和于资州，以总兵记名。会剿蓝朝柱，解绵州围。同治二年，偕何胜必援汉中。油坊街之战，胜必先败，庆高赴援不及，同革职留军。三年，克汉中，同复官。追贼至城固，梯城而入，贼溃走。四年，进攻洋县，遣死士入城为内应，克之。贼酋曹灿章走踞八里坪，夹攻破之，灿章就擒，授汉中镇总兵。五年，卒，谥武毅。

杨复东，湖南浏阳人。咸丰十年，从胡中和援蜀。十一

年，战富顺牛腹渡，解大邑围，擢守备。败蓝朝柱于绵州，擢都司。又破朝柱于崇庆，毁石羊场，焚贼巢，擢游击。同治元年，复凡棱，擢参将。克青神，平铁山贼垒，擒李永和。擢副将。五年，总督骆秉章疏陈复东历年防剿滇、黔诸贼功多，以总兵记名。七年，授四川川北镇总兵。光绪二年，调云南开化镇。六年，卒。

周达武，字梦熊，湖南宁乡人。咸丰四年，应募入李续宾营，从克岳州、武昌，累功擢守备。战湖口，晋都司。达武每战陷阵，手大旗荡决，续宾异之，使领百人曰信字营，常为军锋。八年，克黄安，擢游击，赐花翎。从续宾攻舒城，达武率死士先登，左耳受枪伤，克城后，留守。俄续宾覆军三河，舒城守军亦溃，达武以创重回湖南。九年，石达开围宝庆，巡抚骆秉章令达武募五百人号曰章武军，从知府刘岳昭援宝庆，守东关，屡拒战破贼。围解，擢参将。十年，援广西，克富川平古城、连塘贼垒，复贺县，擢副将，加总兵衔。石达开分党犯永明、柘牌，连战破之，擢总兵。十一年，会诸军克会同，贼走湖北，陷来凤。同治元年春，从刘岳昭攻克之，予二品封典。

骆秉章督师四川，调达武从剿。抵涪州，会贼酋周绍勇由大宁窜陕西，达武扼之窄子口，地当两山间，令部将李辉武逾险而入，贼溃走，追至大竹安吉场，擒绍勇及其党吴崇礼等，槛送成都斩之，赐号质勇巴图鲁。又破郭刀刀于仪陇大仪寨，阵斩其弟占彪及悍党马玉音，追奔至巴州鼎山铺，擒刀刀，馀党皆降。绍勇与刀刀并为蜀中剧贼，至是悉平，授

四川建昌镇总兵，加提督衔。二年，护理提督。

粤匪陈得才围汉中，众号十万，石达开亦由高县走宁远，全蜀大震。达武增募军四千人，往来游击。三年，得才之党梁福成合川匪蔡昌龄由汉中窜甘肃阶州，达武议以剿为防，率师越境，攻克江东水、严家湾贼垒。进攻阶州，自将台山穴地达城根，地雷发，城崩，选锋四百人先入，大军继之，遂克阶州，斩福成、昌龄。以提督记名，并颁珍赆。寻平松潘叛番，授贵州提督，仍留防重庆，备滇边。五年，剿平马边厅教匪，斩匪首宋仕杰、熊文才。

六年，擒匪窜陕西，左宗棠咨调会剿，令部将李辉武率三千赴陕。七年，破越嵩倮夷于普雄，进克西昌交脚夷巢，斩级数千，诸夷悉降，赐黄马褂，晋号博奇巴图鲁。九年，诏赴贵州提督任，率所部六千人行，沿途平苗寨。先是贵州剿寇仰客军，出省城百里即莫能制驭。达武与巡抚议增募至三万人，分任战守，由龙里进凯渡，截上下游贼为二，复都匀，分军破贼永宁、威宁。十年，遣钟开兰攻克麻哈州之高水塘等地数十寨；遣何世华破粤贼李文彩、苗酋李高脚于都匀、独山，收复八寨、三脚诸城，并克镇宁、归化及吴秀河、斑竹园诸苗寨，复清平、黄平二城。始与楚军席宝田合。十一年，会席军败苗酋张臭迷之党于茶牛坡，斩馘甚众，降者数万。追至冷水沟，生擒贼酋，余党李高脚、李文彩窜荆蓬坎，分三路追击，尽殄之。旋破群苗于清平香炉山，宝田擒张臭迷。苗疆平，予骑都尉世职。

光绪元年，乞病归。三年，授甘肃提督。十年，肃州妖民王林倡乱高台，讨平之，斩王林。十九年，万寿庆典，加

尚书衔。二十年，卒官，赐恤，建专祠。

弟康祿，从达武剿贼广西、湖南，历保知县。同治元年，从赴蜀，破周绍勇，擢知州。四年，从克阶州，擢知府。从至贵州，总理营务。十一年，下游肃清，擢道员。驻军普安新城，招抚流亡。十二年，会匪煽乱，康祿督亲军百人往讨，众寡不敌，死之。赠内阁学士，予骑都尉世职，谥壮节。

李辉武，湖南衡山人。周达武部将。咸丰中，从剿粤匪，洊擢游击。十一年，从入四川，剿涪川鹤游坪踞贼，擒贼酋周绍勇、郭刀刀。辉武功为多，擢副将，赐号武勇巴图鲁。同治三年，从援阶州，辉武由伍家坪进军，扼州城外北山条竹垭。四年，攻坡桥头里贼垒，又破贼于孟家庄，歼城外贼殆尽。穴地破城，辉武先登，擒贼目蔡四。巡部，以总兵记名。从讨松潘叛番，拔其巢。寻攻黑河番，焚芝麻第五寨，馀寨皆降。乘胜连破大松树及竹自三寨，以提督记名。

六年，捻匪窜陕西，辉武率步队五营赴援，剿破汧阳、陇州、宝鸡诸贼，西路肃清。八年，剿董志原窜匪，毙贼目王明章，晋号福凌阿巴图鲁，授汉中镇总兵。九年，偕提督刘端冕分击北山回匪，破翟三、禹得彦于县头镇、陈村。十一年，擢甘肃提督，仍留防汉中。光绪四年，卒，赐恤。

辉武在汉中久，军民相安。疏浚府城东河道达汉川，旁引沟渠以资灌溉，民食其利；又修复褒斜栈道，商旅便焉。没后，士民吁请建祠，从之。

唐友耕，云南大关厅人。咸丰中，滇匪起，陷贼，至四

川叙州，自拔来归。从战有功，授千总，署通江营守备。贼扰盐井，屡从战击走之，擢守备。十年，战峨眉索桥，受伤，破贼双福场，进平天全茅山贼垒，擢都司，赐号额勒莫克依巴图鲁。十一年，援潼川，破贼解围，擢副将。骆秉章督师至蜀，檄友耕会诸军援绵州，令自石桥铺进攻，友耕观望不前，被劾，褫职留营。既而会援眉州，友耕军先至，战比有功，围解，复原官。战青神，阵斩贼目张兴，身被二伤，裹创力战，贼大败。

同治元年，破石达开党赖裕新于邛州。三月，达开围涪州，友耕驰援，解其围，授四川重庆镇总兵。会诸军复长宁，贼引去。是年冬，达开屯叙州双龙场，分党屯横江，友耕攻破江岸贼垒。二年春，贼由横江窜新滩溪，与屏山隔一水，友耕虑贼乘间偷渡，乃济江设伏，诱贼深入，败之。六月，达开谋渡金沙江，官军扼之不得进，改趋天全土司地，友耕击沉贼筏；达开奔老鸦漩，复为土兵所遏，遂就擒。友耕擢云南提督，留屯川南。四年，丁母忧，诏改署提督，友耕请终制，许之。七年服阕，署四川总督崇实奏缓陛见，令募勇防川北。八年，调赴云南，招降回寇李本忠等，赐黄马褂。光绪六年，署四川提督，八年，卒。

论曰：雷正綰、陶茂林、曹克忠皆多隆阿部下战将。多隆阿歿后，甘肃军事实倚三人，以饷匱兵变，遂难成功。克忠较有谋略，其军独全，终以病引退，后犹称为宿将。胡中和、周达武等皆以楚军平蜀寇。唐友耕以蜀军颉颃其间，并跻专阃。达武晚任贵州军事，与席宝田同定苗疆，建树较闳

达焉。

卷四百三十一

列传二百十八

郭松林 李长乐 杨鼎勋 唐殿魁
唐定奎 滕嗣武 骆国忠

郭松林，字子美，湖南湘潭人。咸丰六年，隶曾国荃军，从援江西，克安福，从剿永新、太和、万安、莲花厅、龙泉，叙奖把总。进围吉安府城，七年，石达开率悍党来援，邀击于吉水三曲滩，松林首陷阵，多斩获，收复新喻、峡江、吉水。八年，随克吉安，擢守备。九年，克景德、浮梁，赐花翎。十年，围安庆，会剿陈玉成于小池驿，进壁集贤关，每战皆捷。十一年，克安庆，擢游击，赐号奋勇巴图鲁。克庐江、无为、运漕镇，下沿江要隘，擢参将。

同治元年，李鸿章章淮军八千赴上海，松林从，与伪忠王李秀成伪慕王谭绍光大战沪西，破贼众十万。会攻太仓，炮击城隍，士卒争进，浮桥断，贼乘之，死数百人，松林力御，始得收军。二年，克太仓，松林败贼茜泾、支塘、会克昆山、新阳，以总兵用。李秀成合水陆数十万援江阴，犯常熟，刘铭传谋乘贼未定击之。贼北自北涇，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筑垒凭河，势大炽。铭传进北涇攻其左，松林进南涇攻其右，周盛波等进麦市桥为中路，黄翼升以水师助之。松林败贼陈市，越南涇趋张泾，挥刀荡决，

血染衣尽赤，贼大溃走。铭传、盛波等同破贼，自顾山以西皆尽，以总兵记名。寻克江阴，以提督记名。又破贼缙山、梅村、麻塘桥，松林受矛伤，既而苏州、无锡皆复，加头品顶戴。

三年，克宜兴、荆溪，败贼张渚，毁贼垒，收溧阳，解常熟围，授福山镇总兵。大破三河口贼营，贼争道，六浮桥尽断，尸塞河，水为不流。克常州，进剿浙西，克长兴，复湖州，功皆最。贼走广德、徽州，合江宁、杭州贼自江西窜闽。四年，李鸿章檄松林率五千人航海赴援，克漳州、漳浦、云霄、诏安，贼窜广东嘉应，遂破灭。

五年，曾国荃调松林率新募湘军剿捻匪于德安，克应城、云梦，复败之皂河、杨泽。追至臼口，中伏，松林伤足，卧地不能起。将卒不见松林，复闯入阵，负而出之。弟芳铨战死。松林以创重假归。六年，创愈，李鸿章令统万人号武毅军。时东捻任柱已毙，徐党走寿光，松林要击，破之杞城。贼沿海南走，阻淤河，捻酋牛喜子麾白旗贼犯刘铭传军；赖文光麾蓝旗贼犯松林军。两军纵击，贼大溃，寿光民圩皆出助杀，贼赴淤河死，浮尸二万馀，俘万馀人，夺获骡马二万匹。贼酋徐昌先、范汝增、任定皆伏诛。赖文光凫水南奔，松林疾驰六百里，追至清江。文光死奔，至扬州瓦窑铺，为吴毓兰所擒。东捻平。

七年春，西捻犯畿辅，松林败之安平，再破之茌平。自临邑筑长围至马颊河，松林偕潘鼎新、王心安守之，败贼于海丰，追至德州，历十六昼夜，斩捕过半。六月，松林会潘鼎新大破之沙河，俘斩四千。捻走黄、运、徒骇河间，松林

与铭传纵横要击，张总愚赴水死。西捻平，赐黄马褂，予轻车都尉世职。授湖北提督，调直隶。光绪六年，卒于官，优恤，建专祠，盗武壮。

李长乐，字汉春，安徽盱眙人。同治元年，以外委从郭松林隶淮军，充营官。克柘林、奉贤、南汇、川沙、金山，解松江围，复青浦，擢千总。战四江口，松林军方泰镇，长乐率所部深入，近贼垒。夜半，趣军士起，曰：“今陷贼中，旦明贼觉，无得脱者。盍出奇计劫之！”遂投火贼幕，鼓角乘之，贼惊扰，长乐奋呼进，大破之。又设伏黄渡，击之半济，又败之吴淞江南。四江口围解，擢都司，赐花翎。

二年，进屯常熟王庄，援贼踞陈市，阻官军进路。从松林自南润攻贼右，连破贼营，直趋长泾。长乐陷阵伤脛，裹创力战败贼，擢参将，赐号侃勇巴图鲁。寻克江阴，规无锡，出新塘桥。贼凭垒鸣炮俯击，长乐濡絮裹身越沟进，败之；逐奔至亭子桥，刺贼酋黄子隆中肩，又设伏兵败援贼。李秀成围大桥角营，从松林往援，夺其舟，贼退走，尽平梅村诸垒。会诸军围攻无锡，率轻骑掩至，梯城入，黄子隆就擒，长乐获其子德懋。寻坐失察部勇，褫职留军。进规常州，援总兵唐殿魁于奔牛，解其围。三年，败贼上湖桥，克宜兴，复官。移军溧阳、金坛，战皆捷。回援常熟，解其围，连破贼于杨舍、华墅、周庄、三河口，会攻常州。四月，合围，长乐先登，贼酋陈坤书、黄和锦就擒，复常州，擢副将，赐号尚勇巴图鲁。

从松林进克浙江长兴，以总兵记名。进湖州，破吕山贼。

攻贼酋黄文金于尹隆桥，官军不利，长乐率三营别屯李家港，保粮道。贼倾巢来争，长乐偕易用刚夹击之，斩贼酋黄十四，破尹隆桥，遂复湖州。四年春，从松林援福建，战于海澄赤岭。松林分兵为八队，长乐居中当贼首李世贤，破走之，窜漳州。长乐进屯古田，据山东形胜，贼悉锐力争，击却之，复漳浦、云霄。南趋诏安，破之梅村，复其城，加提督衔。福建平，旋师江苏，屯镇江。

曾国藩督师剿捻匪，松林已归，长乐代将其众以从，兼统忠朴三营，为游击之师，转战河南、山东间。六年，李鸿章代曾国藩督师，松林复至军，增松林军至二十馀营，号武毅军，长乐所部曰武毅军前军。破任柱于赣榆，要赖文光于潍县，长乐等并力奋击，贼帛水东走，蹶至余家寨，贼受创甚巨，复要之寿光南北洋河、巨济河间，擒斩三万，文光窜扬州被擒，赐黄马褂。

七年，从剿西捻，战安平，马军失利，长乐等以步卒驰援，贼大溃；追至饶阳杨家村，又要之深州李家村，破其马队，斩获无算。三月，败贼大坯山。援提督陈振邦于大河村，解其围，追挫之茌平、沧州，援副都统春寿于海丰郝家寨。六月，追至乐陵，擒总愚子正江、弟得华，战商河，枪伤总愚。西捻平，以提督总兵遇缺题奏，晋博奇巴图鲁。十年，署湖北提督，寻实援。光绪五年，调湖南。六年，调直隶。近畿海防重要，奏令长乐驻芦台，扼大沽、北塘门户。十五年，卒官，优恤，谥勤勇。

杨鼎勋，字少铭，四川华阳人。咸丰二年，应募从军，初

隶湖北按察使李孟群，克汉阳，擢把总。七年，隶提督鲍超军。八年，战湖口，擢千总。十年，鲍超与陈玉成大战小池驿，鼎勋见玉成立阵中指挥，独从壮士十数人突前击之，玉成骇走，复太湖、潜山两城。叙功，赐花翎。李秀成踞黟县，鼎勋击贼城下，夺门入，大军继之，复其城。十一年，复建德，擢都司。破安庆赤冈岭贼垒，擢游击。初，小池驿之战，鲍超嘉其功，令将五百人，所向有功。诸将嫉之，谮于超。

同治元年，李鸿章督师上海，遂去超从淮军。虹桥、四江口诸战有功，累擢副将。募淮勇千人，号勋字军，屯金山张堰，扼平湖乍浦要冲，习西洋枪队，每战辄为军锋。二年，破新昌贼垒，连克枫泾，斩贼四千，生擒五百；再战西塘，裹创奋击，大败之，擢总兵，赐号锋勇巴图鲁。从程学启规苏州，鼎勋攻下城外坚垒，苏州复，加提督衔。三年，会克宜兴、荆溪、溧阳，解常熟、无锡围。攻常州，贼因苏州之杀降，惟死守。鼎勋以蜀人将淮勇，惧诸将轻己，每战辄先，昼夜环攻，尽毁城外贼垒，血战三日。造浮桥，率死士先登城，炮弹洞胸达背，左右扶之，绝而复苏，遂克常州，以提督记名简放。创愈，进克浦口，复长兴，招降湖州贼党，会克其城。追贼至皖境，克广德。四年，偕郭松林援福建，攻乌头门贼垒，复漳州，授江苏苏松镇总兵。

五年，调赴河南剿捻匪，败贼朱仙镇，蹙击至定陶、睢宁。六年，破贼于黄陂、孝感，擢浙江提督，调湖南。十月，破贼于山东潍县，追至夏湾，贼酋陈怀忠乞降，分军出周家寨袭贼，大破之。追击于诸城、胶州。东捻平，论功，予骑都尉世职。七年，驰援畿辅，破捻匪于安平，追至杨家村，降

贼酋张志清。偕郭松林击贼浚县大邳山，又败之卫辉，阵斩贼酋王建瀛、熊八，擒悍贼何士喜、周久于龙王庙。贼窜山东，自德州趋天津，鼎勋守运河，修墙浚壕，贼来犯，辄击走之。会旧伤发，遽卒，数日而西捻平。李鸿章疏闻，赠太子少保，谥忠勤，建专祠。

唐殿魁，字荃臣，安徽合肥人。咸丰十年，巡抚翁同书檄率乡团援寿州，力解城围。又从克合肥三河汛，解六安围，叙千总。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援上海，殿魁从，隶刘铭传，克南汇、川沙、奉贤、金山卫、柘林五城，积功累擢都司，赐花翎。二年，克江阴杨舍汛城，擢游击，赐号振勇巴图鲁。复江阴县城，擢参将。寻克无锡，以总兵记名。

从刘铭传攻常州，铭传受重伤，令殿魁偕副将黄桂兰督兵进。甫至奔牛镇，而常州、丹阳两路贼麇至，围之。殿魁据石营依河岸，壁垒悉为贼轰毁，坚守二十馀日。铭传裹创往救，殿魁从内夹击，苦战数日，围始解。三年，克常州，生擒贼首陈坤书，以提督记名。四年，增募所部至三千人。从刘铭传渡淮剿捻匪，破张寨贼垒。五年，授浙江衢州镇总兵。追贼至湖北，克黄陂。捻匪自山东回窜，铭传督兵追至乌官屯，殿魁继进，杀贼五百馀。六年，调广西右江镇。

捻首张总愚窜安陆。铭传与鲍超约会战于永漈河，铭传欲先出，殿魁请少待，不从。超未至，铭军先遇贼，部将田履安、李锡增战没。殿魁战小挫，受重伤。及闻霆军大捷，复裹创力战，遂殁于阵。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壮，建专祠。

唐定奎，字俊侯，殿魁弟。偕兄转战江苏。从刘铭传剿捻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积功累擢副将，赐花翎。同治六年，殿魁战歿永漈河，定奎方省母回里，奔赴军，誓杀贼复仇，遂代领兄旧部，转战河南、山东。六年，殄任柱于赣榆，破赖文光于寿光，所部杀贼最多。东捻平，以提督记名。七年，从剿西捻于直隶、山东，赐号呼敦巴图鲁。铭军凯旋，告归终养。九年，丁母忧。刘铭传赴陕西剿回匪，调定奎接统铭武军，定奎请终制，命俟陕西军事平，回籍终制。十年，定奎回防徐州。

十三年，日本扰台湾，生番滋事。船政大臣沈葆楨奏请援师，李鸿章荐定奎率所部往。七月，至台湾，驻凤山，择险分屯。龟纹番社引日兵与刺桐脚庄民寻仇相哄，定奎示以兵威，日人引去。时疫流行，士卒先后死千余人，定奎拊循周至，兵气不衰，赐黄马褂。

枫港、狮头诸社番屡出戕害良民，光绪元年，游击王开俊进剿，中伏死。内外番社结党劫杀，各社就抚，皆怀观望。定奎分遣七营屯东港南势湖，自率四营当其冲，葆楨檄诸军并听节制。定奎上书陈兵事，略曰：“逆番昼伏莽中，夜燎山顶，精于标枪，伺间辄发。专恃深林密箐，狙击我师，我进彼隐，我退彼见。今欲扫其巢穴，必先剪其荆棘。宜增募土勇，导引兵丁，随山刊木，务绝根株，然后分道进兵，草薶擒獮。其有奸民接济盐米火药者，按军法，庶几一举可以成功。”葆楨据以入告。于是开山进兵，攻克萃山、竹坑、本武诸社。狮头社犹负险抗拒，定奎令诸将得险即守，自剿狮头

两社，别遣师扼断外援，遂攻下之。移营驻守，被胁十馀社皆归命，给衣履酒食，译示朝廷威德，咸受约束。设招抚局，示约七条，曰：遵剃发，编户口，献凶逆，禁仇杀，立总目，垦番地，设番塾。以龟纹番酋充诸社总目，赦其胁从。台南大定，诏褒奖，命内渡休养士卒。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寻擢福建陆路提督。

沈葆楨调两江总督，奏统所部驻防江阴。九年，伤发乞休，不允。法越用兵事起，海防戒严，诏促力疾赴防。十一年，和议定，病请开缺，允之。十三年，卒，优恤，谥果介。

滕嗣武，湖南麻阳人。咸丰初，从军湖北。十年，小池驿之战，功多，超擢都司。从攻安庆，嗣武率所部扼要筑炮垒，垒未成，贼突出万馀来争，嗣武力击破之。十一年，克安庆，叙功擢参将。同治元年，改隶淮军，从李鸿章至上海，解松江围，赐号伟勇巴图鲁。屯北簪山扼贼冲，贼犯宝山，与诸军夹击破之，进拔南汇，以总兵记名。

二年，偕程学启规苏州，败贼于正义镇。地当要冲，以嗣武守之，辅以水师，分军伏桥口伺贼。昆山贼势蹙，启西门遁。伏起，水师以巨炮环击，贼大溃，立复其城。移军会攻江阴。贼自无锡来援，连营数十，栅垒棋布。军分三路进，嗣武率八营当中路，攻麦市桥，以轻兵伏河堤，燃炮毁贼垒，贼溃走，追及之三巴桥，歼获殆尽。进次无锡城下，贼首李世贤以全军拒战。嗣武身先士卒，怒马突阵，败之谢家桥，又败之荡口。贼退据朱王桥坚守，嗣武出奇兵袭击，擒斩千馀，加提督衔。既而克无锡，以提督记名。

三年，会攻常州，破援贼于奔牛镇，攻下宜兴、荆溪，嗣武伤右股。四月，会围常州，嗣武当南门，炮毁城垣，克之。七年，从李鸿章剿捻。畿辅事平。八年，授湖北鄖阳镇总兵。十一年，卒，赐恤，谥武慎。

骆国忠，安徽凤阳人。初陷于粤匪，授伪职，知贼必败，阴谋反正。常熟久为贼踞，福山与狼山夹江对峙，贼设屯以扼后路，国忠任城守。同治元年，李鸿章莅江苏，兵威日振，国忠因水师游击周兴隆举城剃发降。鸿章令兴隆、国忠选骁健万人，分守水陆要冲，以防苏州窜贼。福山守贼胡经元、江胜海原约俱降，国忠遣人召之，比至福山，不得入。国忠夜率兵往，令其弟国孝攻其南，自与兴隆攻其北，断贼登舟之路，枪殪贼将侯得龙，贼舟师遁走。经元、胜海杀贼渠数人，率所部出，与国忠合。国孝越重壕毁贼垒；兴隆等分兵尽拔许浦、白茅、徐泾诸垒，贼将钱寿仁亦自太仓率所部二千诣鸿章降。总兵鞠耀乾率师船泊徐泾，千总袁光政入城助守。

十二月，李秀成等以众数万自苏州来攻，连营十馀里。国忠乞济师，常熟军五百人自海道往援，而贼由江阴再陷福山，声援隔绝。鸿章令潘鼎新、刘铭传、张树珊以三千人趋福山，与黄翼升水师并进。福山城小而坚，攻之不下。常熟被围愈亟，国忠敛兵入城，兴隆屯城西虞山相犄角，为死守计。二年，贼以炮坏城东垣，国忠力拒不得入，树云梯缘城，亦击却之。贼增垒掘隧，数道并进，城危甚。会鼎新、铭传诸军急攻福山，贼分兵赴援，留者仅数千，国忠乃开城出战，毁贼垒，擒其渠朱衣点。福山既克，诸军来会，城围始解。捷

闻，优诏嘉奖，擢授国忠副将，加总兵衔，编降众为忠字八营。会攻江阴，战甚力，既克，赐号劲勇巴图鲁。署京口水师副将，留守江阴。三年，破丹阳援贼，以总兵记名。寻克常州，以积劳伤发，乞假归。

五年，从刘铭传剿捻匪，转战湖北、河南、山东、所向有功。六年，东捻平，以提督记名，赐黄马褂。九年，铭传督办陕西军务，调国忠从行。十二年，卒于乾州军中，赐恤，谥勇肃。

论曰：郭松林、李长乐、杨鼎勋、滕嗣武皆由湘、楚旧部改隶淮军，平吴、平捻，卓著声绩。唐殿魁淮军骁将，惜未竟功。定奎席兄馥光，名位转出其上，固有幸有不幸哉。骆国忠智勇坚毅，识时为杰，当时名满江南，成绩可纪也。

卷四百三十二

列传二百十九

萧启江 张运兰 唐训方 蒋凝学
陈湜 李元度

萧启江，字浚川，湖南湘乡人。少贾于蜀，后始折节读书。咸丰三年，入塔齐布军。四年，从平岳州，克武昌、汉阳、兴国、大冶、蕲州，叙县丞，晋秩州同。五年，广东贼犯湖南，湘抚骆秉章檄启江募兵协剿，曰果字营，自是独将一军。攻茶陵踞匪，率壮士数十人薄南门，贼自民廛跃出，攒

矛环刺，启江手擒数贼，贼莫敢逼。寻会克其城，贼走江西，陷弋阳、兴安。启江偕罗泽南复两城，进收广信，赐花翎，擢同知。

六年，刘长佑援江西，总统诸军，启江属焉，驻师浏阳。贼陷万载，启江大破之楮树潭、大桥、竹阜，遂复万载；而崇通贼复犯浏阳，援贼大至，扑营，启江鏖战败之，蹙至八角亭，毁其垒。会曾国华驰至，偕由洪塘、新昌、上高捣瑞州。前军至登龙桥，击退袁州贼，进攻新昌、上高，拔之，擢知府。进攻袁州，启江与长佑分地扼贼。长佑攻西南，启江攻东北，尽平城外贼屯。城贼惶惧，启江策临吉贼必来援，设伏败之，尽夺其輜重。寻破贼合山，克分宜，加道衔。进攻临江，七年正月，大捷阴冈岭，斩其酋。贼势以孤，乃潜约抚、建、新淦援贼趋太平墟，犯长佑营。长佑战失利，营陷，贼乘势回犯阴冈岭。部将田兴恕、杨恒升突阵，斩悍酋数人，师从之，贼崩溃，夷其垒四十七。城贼穷蹙乞降，而贼首仍负隅死拒，乃诱其出战，启江挥军疾进，薄城而登，遂克之，擢道员，加按察使衔。长佑寻以病归，刘坤一代之。启江与进攻抚州，连下宜黄、崇仁。抚州贼屯樟树镇，将伺官军渡赣袭临江，启江与坤一回击，大破之。进次上顿，距抚州十五里，筑垒甫毕，贼至，迎击败之。进攻高桥，贼弃城遁，追斩千七百有奇。抚州复，加布政使衔。

九年，贼陷南安，纠众数万犯赣州，踞新城墟及池江诸地。时曾国藩督援浙军，启江率所部从，檄援赣州。启江遣田勇三千诱贼，贼争出赴利，启江摧锋直进，斩级数千。田勇者，江西募农夫防贼，贪卤获，倚湘军无所畏，集者四万。

启江曰：“众而不整必败。”禁之不可，遇伏果溃。湘军为少却，部将胡中和力战断后，复进败之，平新城墟、池江、小溪、凤凰城诸贼垒，贼退入南安。南安故有二城夹水，贼分屯相犄角，军至皆弃而走。启江进屯城外青陇、黄陇，结垒自固，令曰：“入城者斩。”有顷，贼果还南城，攻之，败走。启江曰：“贼狡而弱，吾直驱之耳！”攀堞以登，贼夺西门走，追杀数十里，赐号额埒斯图巴图鲁。进信丰，会总兵遮克敦布攻吴家岭，启江率中营进。贼万馀来扑，击败之，破先溪桥贼垒，城兵出而夹击，立解其围。时江西郡县皆复。

石达开由崇义窜湖南，郴、桂所属皆告警，启江驰防。贼已由永州围宝庆，启江自临、蓝趋永州，扼东安，屯白牙市。刘长佑、李续宜解宝庆围，追至白牙，启江会军夹击，擒其酋杨家延、马继昌于阵。贼窜入广西，陷兴安，尽集悍党大溶江遏追师，遣别贼直犯桂林。启江由全州趋兴安，复其城；攻大溶江，大捷，解桂林围，以按察使记名。移军回湖南。

四川军事急，命启江率师往援。十年春，甫至，以疾卒于军。诏赠巡抚，从优赐恤，谥壮果，湖南、江西并建专祠。其所部留四川，骆秉章用以平贼焉。

张运兰，字凯章，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王鑫转战衡、永、郴、桂，积功擢同知。六年，战通城，运兰设三伏，营前斩贼酋张庸忠，擒鲁三元，克通城，又大破贼于崇阳白皖桥，赐花翎。七年，从王鑫援江西，迭捷于临江、吉安、乐安、新城、广昌，功皆最。王鑫卒于军，运兰与王开化分领

其众。吉安贼窥永丰，运兰屡败之，擢知府。又破贼于峡江桥阜滩、狮子山。移军吉水，扼贼三曲滩，相持数日，血战十数次，斩贼渠黄锡昆。渡赣江，破石达开于朱山桥，达开焚屯而遁，遂解永丰围，擢道员。八年，略定乐安、宜黄，逼建昌，败贼于厚坪。破水南贼巢，分剿南源、里塔墟、刘家坑，直捣谢坑，毁贼垒，斩其酋廖雄篙等，复南丰。建昌之围始合，五月，克之，加按察使銜。贼复犯南丰，击走之，追及新城杭山，降贼众数千。

时诏起曾国藩督师规浙江，国藩行次江西，贼已入闽，疏调运兰及萧启江率所部从。会贼陷安仁，别将失利，运兰进击，大破之，歼贼数千，克安仁，赐号克图格尔依巴图鲁。由杉关进剿破贼顺昌，回援景德镇，战于李村，斩馘二千馀，解散千计。九年，援饶州，败贼于栗树山，克浮梁，加布政使銜。

是年秋，粤匪犯湖南宝庆，运兰回援，叠破贼于宜章、星子、市禾洞，追至广东连州，破九陂、石塘、白虎墟贼巢，殄贼逾万，授开归陈许道。十年，曾国藩军祁门，运兰偕鲍超破贼黟、歙。十一年，克休宁，擢福建按察使。再复黟县，尽夷贼垒。时运兰统五千人防徽州，寻移防宁国，值大疫，悍贼麇集，与霆军力拒之。同治元年，拔旌德。二年，命援广东，捣阳山石茛贼巢，降其众三千，擒巨酋李复猷于连州。

三年，赴福建按察使任。时江、浙逸贼众犹十馀万，由江西入闽，蹂汀、漳二郡。运兰率五百人趋武平，遇贼，众寡不敌，总兵贺世桢、王明高，副将雷照雄皆战歿；运兰被执，骂贼，支解之。事闻，赠巡抚，予骑都尉世职，谥忠毅。

武平及湖南、广东建专祠。

唐训方，字义渠，湖南常宁人。道光二十年举人，大挑教谕。咸丰三年，曾国藩创水师，训方领副右营，嗣改入陆军。从罗泽南克蒲圻，复武昌，又从攻兴国金牛堡。国藩命募常宁勇五百人统之，曰训字营。从克田家镇、蕲州、广济，拔黄梅，进军濯港，败悍酋罗大纲。是夕，贼谋袭大营，训方巡营惊觉，贼退走。明日，攻孔垅街口，训方率壮士踏肩陟高墉，诸军乘之，遂破孔垅。

五年，从泽南援江西，克弋阳、兴安、广信、德兴、浮梁。援义宁贼屯城外鸡鸣、凤凰二山，与城犄角。训方逼鸡鸣山下，督队先登，贼惊溃，乘胜拔其城。从泽南援武汉，克蒲圻，进攻武昌。累擢知府，赐花翎。六年正月，率三百人夜由鲇鱼套至藕塘，夺二垒，又破援贼于豹子海。会襄阳土匪高二倡乱，围府城，巡抚胡林翼令训方偕舒保马队往剿。破贼于峪山，援贼至，又败之。进克樊城，追至吕堰驿，斩女贼宋氏。援宜昌，破贼于南漳，权襄阳知府。七年二月，川匪刘尚义犯宜城，扬言趋荆门，而使南漳贼袭府城，训方备之，急扼武安堰，贼奔据武安城，进攻之。会都统巴扬阿来招降，训方进剿高二于壕湾，乘雪夜进攻，擒之；而巴扬阿所抚贼复叛，掠郢、房、保山、竹山、竹溪、保康、兴山。训方会陕西军连破之武当山金顶，斩其渠，馀贼降。襄郡悉定。先以克武汉论功以道员记名，至是加按察使衔，授湖北督粮道。

陈玉成合捻匪犯蕲、黄，训方自襄阳赴援，连战败贼，进

屯张家塆。胡林翼令于蕲州境内建碉卡，训方以二千人守之，贼迭来攻，皆击退，赐号奇齐叶勒特依巴图鲁。调援临淮。寻以李续宾军覆三河，回防湖北，屯陈德园。九年，会攻太湖，贼围鲍超于小池驿，多隆阿不能救，令训方移军近鲍营为接应。甫至，筑垒未就，为贼所乘，乃退屯新仓。十年，解军事，赴粮道任。未几，连擢湖北布政使。十一年，胡林翼驻军英山，病甚。贼上犯黄州，抵淠口，武昌震动，讹言繁兴。训方处以镇静，诛乱民数人，人心始定。淠口贼亦击退。

同治元年，安徽巡抚李续宜因母丧夺情，请假回籍，举训方自代，命暂行署理。苗沛霖反侧久，遂叛，安徽诸军皆不能制。二年，僧格林沁大军至，始平之。抚循降圩，收其兵械，奏移凤台，治下蔡雒河集，增立涡阳县。都统富明阿奏劾训方，降调。三年，署湖北按察使，寻署巡抚，授直隶布政使，兼统练军出省防剿。七年，西捻平。请开缺省墓。光绪三年，卒于家。湖北请祀名宦祠。

蒋凝学，字之纯，湖南湘乡人。咸丰初，在籍治乡团。五年，从罗泽南克武昌，奖国子监典簿。六年，率湘左两营从巡抚胡林翼攻武昌。屯赛湖堤，引江水入湖，合长围，进薄城下，平贼垒十馀。武昌复，论功擢知县。从克黄州、大冶、兴国，逼九江。七年，分统三营屯北岸陆家嘴，攻小池口，屡战皆捷。都兴阿檄攻童司簪。童司簪背江据湖，通黄梅要隘，贼五六万踞之。至则贼数搏战，凝学坚持不退。寻陈玉成来援，众议退兵，凝学曰：“童司簪不克，水师往来失所据，九江之师亦掣肘，势所必争。”请增兵千人，宵济合水师，连日

鏖战，破之，平贼垒数十，进克黄梅，擢同知。八年，会攻九江府城。凝学穴地道迤东而南，地雷发，坏城垣百馀丈，从缺口入，歼贼甚众，擢知府，赐花翎。连复麻城、黄安，擢道员。

十月，李续宾三河军覆，官文檄凝学间道遏剿。会多隆河、鲍超击贼于宿松花亭子，破之。贼退太湖、潜山，凝学驻防荆桥。九年，移屯黄州罗田，会攻太湖。十二月，陈玉成大举来援，凝学移军龙家凉亭，与鲍超小池驿之军为犄角，留四营遏太湖东门，城贼出，击退之。十年正月，鲍营被围急，凝学进援，甫拔营，贼大队来抄，凝学挥军截击，多隆阿率马队应之，战竟日，擒斩二千馀。乘胜攻罗山，冲贼垒，诸军合击，贼大溃，加盐运使銜。十一年，陈玉成复犯湖北，凝学回援武昌县，败贼赤壁山下，复其城。会总兵成大吉等攻黄州数月不下，招降贼目刘维桢，复蕲州，选出众五百人为忠义营，使维桢诈称援军，诱城贼出，击之，遂克黄州，以道员记名，加布政使銜。

苗沛霖叛，陷寿州，凝学进屯六安，克霍丘，增募水陆军。苗党姚有志、潘垵等乞降，各圩多反正，授甘肃安肃道。同治元年，移屯颍州。二年，粤匪李世贤北窜，凝学移军舒城，击败之，又追败之六安，贼引去。苗沛霖复围寿州，凝学回援，破贼于牛尾冈。寿州寻陷，凝学坐救援不力，褫布政使銜，仍驻防颍州。会僧格林沁督师剿沛霖，凝学克霍丘各圩，水师分驻三河尖、临淮关，进破黄梁集，克颖上，收附近城各圩，斩贼党苗呆和、苗呆花，复怀远。沛霖势日蹙，遂走死。

三年，粤匪陈得才等纠众三十万自陕西回窜，图救江宁。凝学屯英山，遏贼金家铺，败之。贼复自麻城犯霍山，凝学退石家嘴，与按察使英翰相犄角，伺贼过狙击，殪千余人，拔出难民数千。英山解严，复布政使衔。进援湖北，收复罗田、蕲水、麻城三县，解蔡家河围。贼复窜安徽，凝学蹑追，沿途袭击，绕出贼前，遏之霍山长岭庵。路险，贼不虞兵猝至，多坠涧死，降者三四万，贼首陈得才仰药死。简降众为步队五营、马队三营，余悉遣散。

是年冬，陕甘总督杨岳斌奏调凝学赴甘肃，行次樊城，会霆军哗变。凝学所部亦以欠饷不靖，请于巡抚郑敦谨，借款资遣湘左八营，留忠义营于湖北，自请回籍养病。命两月假满仍赴甘肃。五年，募湘勇二千，号安字营。至西安，巡抚刘蓉奏请凝学屯泾州，兼顾关陇。六月，败回匪于华亭，与提督雷正綰、总兵张在山等约夹击，深入被围，士卒死伤七百余人，总兵周太和、周清贵，副将黄德太等均歿于阵。凝学溃围出，屯平凉，转战而前，至省城，署兰州道。六年八月，回匪犯兰州，守城兵仅凝学所部千余人，登陴固守，屡出奇兵焚贼垒，贼寻退，以按察使记名。八年，署按察使。九年，复署兰州道，擢山西按察使。光绪元年，迁陕西布政使。四年，以病解官，未行而卒。赐恤，赠内阁学士。

陈湜，字舫仙，湖南湘乡人。咸丰六年，曾国荃赴援江西，招湜襄军事，从克安福、万安。七年，进围吉安。国荃奔丧去军，湜代领其众。寻以父忧归。八年，从蒋益澧援广西，克平乐。贼趋桂林，湜率四营遏之于大湾车埠，败之，乘

胜划苏桥垒。从攻柳州，克浔州。九年，石达开围宝庆，湜募千人出祁阳赴援，与李续宜夹击破之。十年，曾国荃围安庆，使湜总军事。湜规地形，请竭枞阳口蓄水阻援贼，力扼集贤关，从之。贼酋陈玉成来援，阻水，趋集贤关，击破之。十一年，克安庆，自是独领一军。循江而东，会克诸城隘，累擢至道员。

同治元年，从国荃攻江宁，建议先并力九洑洲，断江北接济，先后会诸军击走李秀成、李世贤援众。二年，城围合，湜当西路，克江东桥、七瓮桥、紫金山诸隘，赐号著勇巴图鲁。三年六月，克江宁，湜入旱西门，遇李秀成率死党出走，逆击反奔，寻为他军所擒，以按察使记名。

四年，授陕西按察使，调山西。擒匪方炽，陈筹防五策，建水师于龙门、砥柱间。五年，擒酋张总愚谋渡渭，湜令水师焚三河口浮桥，督民团备渭北，贼不得逞。六年，命湜驻汾州，节制文武。冬，总愚乘河冰合，窜入山西，七年春，犯畿辅。湜以疏防褫职，遣戍新疆，巡抚郑敦谨疏请留防。冬，陕回将乘隙渡河，屡击走之，诏免发遣。

左宗棠西征，檄湜率五营出固原，断汉伯堡贼南趋河州之道，歼余彦禄餘党于罗家峪。九年，金积堡平，复原官。十年，进规河州，宗棠令湜尽护诸将渡洮进攻。连克陈家山、杨家山、董家山诸回堡，逼攻太子寺老巢，破其外壕。十一年，提督傅先宗等战歿，贼乘胜来攻。湜阳置酒高会，密令总兵沈玉遂急捣之，马占鳌穷蹙乞降，缚悍酋狗齿牙子等以献。河州平。十二年，叛酋马桂源、马本源踞巴燕戎格，湜率军进讨，二酋败遁。湜善视其孥，遂因占鳌来降，数其罪诛之，并

斩马五麻诸悍目，赐号奇车伯巴图鲁。四月，逾河收循化。循化撒拉回素犷悍，恃险扰边。湟深入其阻，群回缚悍目马十八、沈五十七等二十余人献军前，缴械受约束。湟规地势，修城设官，分营扼驻，与西宁、碾伯、河州声息相通焉。寻谢军事回籍。

光绪八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调统水陆诸军，兼治海防，驻军吴淞。以私行游宴被劾归。十二年，复出统南洋兵轮，总湘、淮诸军营务，授江苏按察使。二十年，辽东兵事起，诏集旧部防山海关，移屯关外鞍山站。二十一年春，进驻大高岭，遣将援辽阳。和议成，擢江西布政使。命剿甘肃叛回，未行，复驻山海关。二十二年，卒，赠太子少保。

湟从曾国荃最久，后屡蹶，仕久不进。世称为宿将，光绪中。命绘中兴功臣于紫光阁，征集诸将之像，湟与焉。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官黔阳教谕。曾国藩在籍治团练，元度上书数千言言兵事，国藩壮之，招入幕。咸丰五年，国藩移军江西，令元度募勇三千屯湖口。六年，移屯抚州，偕江军林源恩合防。与贼相持久之，饷绌，分军克宜黄、崇仁；而贼自景德来援，抚州贼出攻江军营，林源恩死之。元度突围出，移屯贵溪，防广信。七年，贼二万来袭玉山，守卒仅七百人，元度迎战，断贼浮梁，贼以步队缀军，骑贼趋上游泚水渡。乃回城拒守，被攻两昼夜，元度立埤堦间，弹中左颊。贼忽罢攻，钲铙杂作，知其穴地道，乃掘壕以防，伺其穿隧及壕殪之。贼技穷引去，伏兵邀击，安仁、弋阳、广信皆平。元度先已累擢知府，以道员记名，至

是加按察使銜，赐号色尔固楞巴图鲁。八年，率所部平江军援浙江，败贼玉山子午口。会克常山、江山，援浙江温处道。

十年，曾国藩督师皖南，调元度安徽宁池太道，防徽州。至甫三日，贼由旌德纠合土匪散军入绩溪丛山关。遣同知童梅华、都司单绥福率千人往援，败挫。贼趋郡城，元度退走。国藩奏劾，褫职逮治。会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调援浙，元度不待命，回籍募勇八千，号安越军。将行，粤匪犯湖南，巡抚文格留其军守浏阳，偕诸军破贼，诏赏还按察使銜，并加布政使銜。

会杭州陷，王有龄死，诏左宗棠代之。元度率军入浙，与李定太守衢州，授浙江盐运使，署布政使。国藩以元度罪未定，不听勘遽回籍，复劾革职，交左宗棠差遣。言官再论劾，命国藩、宗棠按治。国藩奏：“徽州之失，元度甫至，情有可原。”宗棠疏言：“杭州失陷，非因其逗留所致。惟落职后求去索饷，不顾大局。”论遣戍。沈葆楨、李鸿章、彭玉麟、鲍超等交章荐其才，代缴台费，免罪归。同治初，贵州巡抚张亮基奏起剿教匪，以功复原官，擢云南按察使。光绪八年，丁母忧。服阕，补贵州按察使，迁布政使。十三年，卒于官。

元度擅文章，好言兵，然自将屡债事。所著《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集》，并行世。

论曰：萧启江、张运兰功在江西，在湘军中资劳最深，中道而殒，故恤典特隆。唐训方、蒋凝学转战功多，旧部散亡，再出遂不竟。陈湜、李元度皆蹶而复起。元度文学之士，所行不逮其言，军中犹以宿望推之尔。

卷四百三十三

列传二百二十

金国琛 黄淳熙 吴坤修 康国器

李鹤章弟昭庆 吴毓兰

金国琛，字逸亭，江苏江阴人。咸丰中，以诸生谒罗泽南于江西，使参军事。每出战，部伍严整，仓猝犯之，屹然不乱。转战弋阳、广信、武昌、黄州，累功擢知县。七年，李续宾代泽南，使总理营务。率师会袭湖口，克之。进复彭泽、小姑洲、泰坪关，击退援贼，晋秩同知直隶州。八年，从克九江，窥安徽，下太湖、潜山、桐城。续宾战歿三河，国琛与其弟续宣招集散亡，劳徕抚慰，重申纪律，军势复振。

九年秋，石达开犯湖南，围宝庆。国琛从续宜赴援，毁田家渡贼垒，又败贼贺家坳，斩悍贼胡德孝，贼走广西，擢知府。其冬，胡林翼、曾国藩规皖，精兵猛将萃于潜山、太湖。陈玉成纠众数十万，结捻匪龚瞎子围鲍超于小池驿，救兵迭失利。先是林翼以国琛行军善规地势，令率十四营冒雪趋天堂备援。至事急，乃出高横岭，屯仰天庵，俯视贼营，皆在目中。贼骤见旗帜，大惊。十年正月，贼乘雾登山来犯，国琛挥军突起躡之，合山下军奋击，斩馘逾万，乘胜克潜山、太湖。林翼疏陈：“非鲍军之坚忍，不能久持；非国琛之出奇制胜，不能转危为安。”论功，擢道员。

十一年，粤匪复犯湖北，国琛驰援武昌，连复孝感、云

梦，进攻德安。贼酋马融和死斗，卒以长围克之，加布政使衔。寻授湖北安襄郢荆道，仍兼治军。樊城地冲要，商贾所集，督军士筑土城，不烦民力，赖为保障。时捻匪西扰关中，命国琛率师赴援，以郢西戒严，留未行。

同治元年，马融和以众六万围南阳，国琛越境往援，力战解城围，拔出难民数万。巡抚严树森忌之，劾其不遵调度，以同知降补。二年，曾国藩调统义从营。击贼徽州，屡捷于豹岭、佛岭、黄陂口、小溪。皖南肃清，复原官，补甘肃巩秦阶道。以母老假归。光绪元年，起复广东督粮道，擢按察使。五年，卒于官。

国琛以儒生治军十馀年，坚苦踔厉，号为名将。居官亦有政声。

黄淳熙，字子春，江西鄱阳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湖南即用知县，历署绥宁、会同。刚直为时所忌，引疾闲居。咸丰三年，巡抚骆秉章廉知其贤，使强起之。七年，署湘乡，有异政。寻丁父忧。鄱阳方陷贼，移家于湘乡。曾国藩方起督浙江军，辟参国事，不就。九年，石达开犯湖南，秉章檄淳熙募勇千六百人防省城，时出剿贼。达开由宝庆窜踞岭东，分党犯江华，淳熙破之于挂勾岭，遂夜袭岭东贼营，蹙至江、蓝，歼殄甚众。进剿贼党赖裕新，乘雾败之，破杉木根，黄马寨而还。十年，达开党众四出，淳熙转战于水、道、绥、靖诸州，复宜章、桂阳。前后三十馀战，皆捷，累擢知府，以道员记名。所部曰果毅营，增至三千人。

骆秉章奉命赴四川督师，湘军名将劲兵多从曾国藩、胡

林翼，刘蓉荐淳熙兵精善战，秉章遂以淳熙与刘岳昭从行。至荆州，岳昭复留，独淳熙以所部当军锋。分道溯峡上，次万县，闻顺庆被围，率师赴援。五月，至，贼走定远，追之，距定远二十里，望贼屯城西南，连十馀里，城东北江水环绕，贼方造浮桥渡水。淳熙分三路进，遇贼即前搏之，掷火焚其屯，贼大乱争走，二十馀垒悉溃，擒斩数千。歼首贼何国梁，解散胁从万余人。贼党彭绍福率众千馀屯东岸，收集溃贼，窜二郎场，淳熙锐进，欲一战平之。二郎场在山中，羊肠曲迳，通遂宁两路，均为涪江阻。别贼朱甲众数千由青冈坝至，四路设伏。淳熙遣侦不见贼，五鼓师行，遇贼燕子窠，击走之，逼二郎场。贼分两路绕山麓上，淳熙知有伏，令诸营左右搜捕，自率中军策应。兵分，伏贼起，遍布山冈。官军走田塍，泥深辄陷。淳熙率亲卒拒战，被围，策马突阵，陷淖中，弃马，手刃十馀贼，中矛仆，拥至场，支解燔之。贼慑其军勇猛，不复追，馀部整队还，贼亦遁走。淳熙虽战歿，湘军之威因之顿振。诏赠布政使，赐恤，加赠内阁学士，谥忠壮。

吴坤修，字竹庄，江西新建人。捐纳从九，分发湖南。道光二十九年，赈湘阴水灾，勤于事。从剿李沅发，以府经历、县丞补用。咸丰二年，粤匪犯长沙，以守城功擢知县。曾国藩创立水师，坤修司军械。四年，水师攻九江，入鄱阳湖，为贼所阻不得出，令坤修单骑往南康，导往吴城、南昌。五年，率舟师防瑞丰。以父忧归。既而武昌复陷，坤修从罗泽南援湖北，复咸宁、蒲圻、崇阳、通城，累擢同知，赐花翎。进规武昌。

六年，江西军事不利，胡林翼令坤修领新募军曰彪字营，会湘军援江西。复新昌、上高。由新昌取道罗坊攻奉新，梯城而登，贼死守不能拔，乃先下安义、靖安，后萃军奉新。时江西饷绌，坤修倾家资，并劝族里富人出银米饷军；又筹银四万两解省垣，收集平江溃勇。七年春，克奉新，累擢道员。寻授广东南韶连道，仍留军，克瑞州。是年冬，东乡师溃，被劾褫职。九年，驻师抚州。江西巡抚耆龄檄督办抚、建、宁三属团练，始立团防营，驻贵溪。移德兴，出援徽州。十年，克建德。秋，徽防军溃，坤修方假归，其弟修改摄军事，守岭外郭村。调回江西，曾国藩令守湖口，而巡抚毓科檄援建昌。贼由金溪窜东乡，坤修自抚州迎击于邓家埠，大破之。贼复出贵溪窜安仁，遏之不得渡河，乃窜德兴、万年，将扰景德镇。坤修由饶州驰援景德，以固祁门大军后路。会贼由建德上犯，国藩令援湖口。坤修且战且进，先贼至，城恃以完，加盐运使銜。

同治元年，李秀成自苏州援江宁，分犯芜湖，会军击却之，又会克金保圩、高淳、溧水及溧阳、东坝各要隘，遣散降众数万。三年，加布政使銜。江宁克复，以按察使记名。四年，署徽宁池太广道，授安徽按察使。五年，署布政使。六年，巡抚英翰驻颍州，出境剿捻，坤修转输饷运，未尝迟乏。七年，署巡抚，实授布政使。东捻平，请假回籍补终父母丧。九年，回任。十一年，卒。巡抚英翰疏陈其战功政绩，赐恤，赠内阁学士。

康国器，初名以泰，字交修，广东南海人。少为吏员。道

光末，从军，以劳授江西赣县桂源司巡检。咸丰初，粤匪犯江西，土寇蜂起，国器募死士三百，赣南道周玉衡檄击贼乌兜、良口、克万安。造船三十艘，习水战。六年，从克饶州，累擢知县，署南城。石达开陷瑞、抚、临、吉四郡，国器从克樟树镇，连战瑞州、临江、铅山、安仁，擢同知。十一年，广东巡抚耆龄檄剿阳山贼。贼踞蓝山，地阻绝，负隅十馀年。国器缘崖历涧出贼后，破石栅九，夺炮台，毁其老巢。遣子熊飞单骑说降剧贼练四虎，其魁梁柱走猪头寨，穴山攻获之。进军赫岩，擒贼渠周裕等。蓝山平，擢知府。同治元年，援浙，从蒋益澧围汤溪，明年春，克之，擢道员。三年，克余杭，功最多，授福建延建邵道，始专统一军。

粤匪汪海洋犯闽，陷武平、永平，李世贤踞漳州、龙岩与之合，旁郡县多没于贼。左宗棠议三路进兵，国器自请当龙岩。进军雁石，令熊飞壁铁石洋，三战薄城下，破其众数万，并败古田援贼。四年正月，遂克龙岩。贼走永定，分踞苦竹、奎洋，势犹炽。国器进击苦竹，乘夜大雾，火贼营，破二十馀垒。海洋以悍党来援，败之于东坑，又败之大溪，乃窜广东大浦境。未几，海洋复犯永定，国器驰毁罗滩桥；贼分七路来扑，海洋自阵狮龙岭，所部皆死党，旗帜遍岩谷。国器曰：“贼精锐尽萃于此，若摧之，馀众必奔。”乃坚壁深沟，伺怠出击。先破其伏，分道猛进，斩馘数千，尽获其军实，海洋跳而免。时漳州亦下，李世贤西遁，遇国器于塔下，纵兵击之，降其众二万人。海洋走广东，踞镇平。国器进壁镇平东南高思塘，分军扼程官埠，贼数来犯，却之。国器知海洋将袭高思而虚攻程官埠，乃戒程官军勿为动，设伏两山间。海

洋果率悍党来扑，诱入，伏突起，枪毙其梟汪大力、黄十四，海洋伤腕，阵毙及堕岩涧死者无数。胡瞎子攻程官，亦败走。寻克镇平。十二月，会诸军击贼嘉应，海洋伏诛，馀孽悉平。

五年，擢按察使。七年，迁广西布政使。十年，护理巡抚。十一年，内召，以疾归。光绪十年，卒。左宗棠疏陈战绩，请恤，格于吏议，特诏允之。

国器治军能以少击众，常伤足而跛，军中号康拐子，悍贼皆畏之。子熊飞，积功至浙江候补道，勇而有谋，常为军锋。国器数获奇捷，实资其力云。

李鹤章，字季荃，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鸿章弟。诸生。从父兄治本籍团练，屡出战有功，以州同用。咸丰十一年，从克菱湖贼垒，复安庆，擢知县，赐花翎。同治元年，从鸿章援江苏，常率亲兵佐督战。北新泾、四江口诸役，功皆最。又攻枝福山、许浦海口贼垒，招降常熟踞贼钱森仁。鸿章引嫌，奏捷不叙其劳，特旨询问，命一体议叙，以知州用，加四品衔。二年，会克太仓，规苏州。分诸军为两路，其进昆山一路，以程学启为总统；由常熟进江阴者，鹤章督之。迭战于常熟之王庄，江阴之南润、北润、顾山，毁贼垒，破援贼，会克江阴，擢知府。进攻无锡，踞贼黄子隆死守，李秀成屡来援；及苏州既克，溃贼亦麇聚，鹤章督水陆诸军力战克之，以道员记名简放。诏嘉鹤章：“能与兄同心戮力，为国宣勤。此次未行破格之奖，为鸿章功不自私，俾得报劳将士，鼓舞众心。指日常州、金陵次第奏捷，克成全功，更当与郭松林、刘铭传等同膺懋赏。”鹤章进趋常州，与刘铭传会攻，破援贼，

解奔牛之围。三年四月，克常州，赐黄马褂，授甘肃甘凉道。是年冬，曾国藩调其军赴湖北。

四年，以甘肃回乱棘，命赴本任，鹤章以伤发未行。寻疾甚，国藩为奏请开缺，留襄营务。未久，乞病归，遂不出。以捐助山西赈金，加二品衔。光绪六年，卒于家。曾国荃疏陈：“李鸿章平江苏，鹤章与程学启各分统一路。请将战绩宣付史馆，于立功地建专祠。”允之。子经羲，官至云贵总督。

弟昭庆，初从曾国藩军，淮军既立，国藩留五营，令昭庆领之，驻防无为、庐江。同治元年，从鸿章至上海，解常熟围，克嘉兴、常州，皆在事有功。四年，国藩督师剿捻匪，昭庆总理营务，统武毅、忠朴等军。及鸿章代国藩，令赴前敌击贼，驰逐鄂、皖、东、豫之间，累擢至记名盐运使。捻匪平，留防江、淮。十二年，卒，赠太常寺卿。

吴毓兰，安徽合肥人。咸丰十年，粤、捻合扰皖北，毓兰以从九品偕兄毓芬集团练助剿凤、颍间，从解寿州围，擢县丞。同治元年，李鸿章率师援上海，毓兰从军东下，克柘林、奉贤、南汇、川沙、青浦、金山，皆与有功，擢知县。二年，克嘉定，解北新泾、四江口之围，加同知衔，领华字副营。击贼吴江八斥、牛尾墩、同里等处，进克平望、黎里，调守嘉善。三年，率所部从总兵程学启攻嘉兴，战于合欢桥。毓兰率枪船冒险渡河，先破贼卡，绕出贼营后，立拔之。进抵城下，贼以巨炮拒河口，学启被伤，毓兰率先锋攻益厉，掘河口架桥济师，昼夜环攻，轰陷城垣百馀丈。贼死抗不下，贼酋黄文金自湖州来援，力击走之，遂克嘉兴。毓兰缘梯先登，

擢直隶州知州，赐花翎。

调守溧阳，降贼屯城中，势岌岌，突有金坛贼至，毓兰与兄毓芬议乘贼初至破之，设伏以诱。贼败走乌鸦岭，毓兰与毓芬两路夹击，擒斩无算。穷追至建平境，阵斩贼目林得英、黄有才，擒黄金龙。溧阳既定，调守长兴。时大军已破湖州，毓兰侦贼将窜泗安镇，与毓芬夜率健卒八百冒雨疾走，潜渡观音桥，贼不意兵至，弃粮械而走。追至泗安，降者数千，叙功擢知府。四年，调守扬州，移庐州。五年，回屯扬州。追论平浙西功，以道员选用。

六年，擒匪赖文光败窜至扬州，为毓兰所获，以道员记名简放。七年，寻加布政使銜。十年，李鸿章调充海防营务处，管天津机器局。光绪六年，授天津河间兵备道。滨海多盗，毓兰按名捕置诸法。修南运河、子牙河堤，及千里堤湾，静海、军粮城河道，兴水利。八年，卒，优恤，附祀曾国藩天津专祠，扬州建专祠。

论曰：金国琛为罗、李旧部。黄淳熙后起，独立一帜，虽非楚籍，并为湘军名将。淳熙战胜殒身，国琛遭忌铄羽，皆未尽其才。吴坤修、康国器起于令尉，功施烂然。李鹤章才绩出众，堪膺大用，后竟不出。吴毓兰以擒获巨憝显名。功名之际，遭际固难测哉！

卷四百三十四

列传二百二十一

沈棣辉 邓仁堃 余炳焄 栗耀

朱孙貽 史致谔 刘郇膏

朱善张子之榛 黄辅辰子彭年

沈棣辉，字奏簏，浙江归安人。少游淮上，为河督麟庆司章奏。道光中，纳资为广东通判，补广州永宁通判。擢黄冈同知，以功晋知府，补韶州。咸丰二年，调署廉州。时岭峽群盗并起，李士奎、颜品瑶、黄春晚等分踞钦州之那彭，灵山之林墟，众数十万。棣辉至，出贼不意，率兵二千掩入那彭，歼之。急分千人趋林墟，贼空壁出关，棣辉已由间道入其巢，遂连克旁近诸贼垒。博白贼刘八伺隙袭廉州，驰还，遇贼五里亭，令列阵以待。贼疑有伏，稍引去，呼噪乘之，贼大溃。休兵十日而进，又歼贼灵山早禾涌，追至广西横州，斩刘八。廉州平。

总督徐广缙驻梧州，剿艇匪，檄棣辉出郁林，援浔州。贼舟数百围城，攻甚急。遣卒梯而入，约期会战，伏兵两岸，纵火焚贼舟，与城兵夹击，大破之。督诸军穷追，梧州水师邀击，沉贼舟无脱者。论功，加按察使銜。时广西贼窜湖南，徐广缙督师移剿，棣辉随参军事。广缙罢，叶名琛督两广，调棣辉回广东治军需。先已授广西左江道，至是调肇罗道。四年，署广东盐运使。

陈开者，广州匪首，倡乱踞佛山。群贼何子海、豆皮春、李文茂等应之，踞石门金官窑为犄角。连陷数十州县，环省皆贼垒。贼渠陈光龙屯河南岸，何博奋海艇千馀踞省河，道路梗塞，外援皆绝。名琛悉以军事付棣辉。选精锐四千人，以二千驻流桥、西山庙，为两翼；以千人伏城中，出小西门分布要害，多张旗帜为疑兵。贼四面薄城，城内发炮中贼，阵乱，纵兵击之，斩级千，贼自是不敢近城。至十一月，围未解。棣辉谋于众曰：“今外无援兵，内无积储。闻贼中因争食内携，急击不可失！”乃自将千人出攻小港桥贼垒。日晡未下，忽见贼营火起，大呼曰：“贼破矣！”士卒皆奋，克之。乘胜进攻佛山，值大雾，贼不虞其至，连战皆捷，遂复佛山。

闻东莞水贼由石门犯省城，还军救之。至黄竹岐，贼船数千，官军仅数百艘，又居下风，势甚危。棣辉祷于南海神，俄而反风，令裨将何高汉驾艨艟冲入贼陈，碎其乘舟，大破之，杀贼万馀，俘数千，溺死者无算。危城获全，又分兵歼贼酋黄福于潭州。五年，复顺德、清远、英德。贼围韶州城已年馀，至是闻援兵至，遁。南北路悉平，擢按察使。六年，擢贵州布政使，未之任，卒。赐恤，赠内阁学士。

棣辉以文吏治军，明赏罚，均甘苦，尤能知人。剿刘八时，招抚冯子材，后立大功为名将。何高汉乃贼何博奋之弟，推诚驭之，赖以成省河之功。廉州、浔州、广州三战，皆履险犯难，卒得大捷，尤为时称云。

邓仁堃，字厚甫，湖南武冈人。道光五年拔贡，以知县用，发四川，历署梁山、江油、洪雅。补綦江，调富顺。荐

卓异，以忧归。服闋，入资为知府，补江西南安，调署广信。所至皆有政声。署督粮道。咸丰二年，粤匪趋湖南，仁堃请修省城，筹守御。三年春，贼由武汉蔽江下，九江不守。巡抚出防，民争迁徙，仁堃谕令安堵。上守江议，请增兵扼湖口，又条上城守事宜。实授督粮道。五月，贼犯江西，会江忠源师抵九江，仁堃请巡抚疏调，且遣使迎其师。忠源至，入任城守，与仁堃语合。巡抚张芾倾心倚任，曰：“战问江君，守问邓君！”地雷屡发坏城，皆以力战获完。仁堃欲出奇计焚贼舟，以鄱阳知县沈衍庆忠果有谋，令率所部千人备草船藏火药，约期袭贼，议阻未果。仁堃改粮船数十艘为炮艇，募卒扼守进贤门以保饷道。自夏徂秋乃引去。仁堃曰：“贼未受大创去，祸未已也！”亟请大修城以备，乃督工建炮城、炮台，城上官房、营棚、军器库、硝磺库、瞭台、望楼皆备，浚环城壕深广各三丈，筑临壕炮台，甃石为堤闸，用银十四万有奇，守御之具可恃。

五年，贼自湖北犯义宁，仁堃令道勇五百人往援。会赣州知府率勇二千至，仁堃请令驻义宁；巡抚陈其迈令防饶州，仁堃曰：“义宁扼三省要冲，官民频年固守。团防为江省最，若弃不救，后将不能责官以守城，责民以团练。”力请改援，不许，仅以二百五十人往助守。中道遇贼，溃，义宁寻陷。未几，罗泽南师至，仁堃固请往攻义宁，为措饷十万济之，泽南寻克其城。

十月，贼陷瑞州、临江，围吉安，下游贼复萃九江、湖口，南昌大震。仁堃添募捍卫、保卫军，城备益严。曾国藩令副将周凤山率三千五百人规临江、瑞州，战胜樟树镇。时

按察使周玉衡孤军守吉安，仁堃请檄凤山乘胜援吉安。众议倚凤山蔽省城，仁堃争曰：“贼知城高池深难卒攻，必为翦枝及本之计，先扰郡县，使会城孤立，然后大举而攻之。若悬赏二万金，周军必贾勇以解吉安围，瑞、临皆可复。吉安失，则抚、建必相继不保，驯至全省糜烂，会垣且坐困矣。”终不听。六年正月，吉安陷，周玉衡死之，凤山军溃于樟树镇，抚州、建昌亦陷，南昌属县并为贼躡。仁堃兼署按察使、布政使。

子辅纶，偕同知林源恩同率平江勇三千余人，益以宝勇、志同军进规抚州，复进贤。国藩亦檄李元度率勇四千自湖口移师会之，复东乡，两军合破贼河东湾。攻抚州久不下，援贼骤至，营陷，林源恩死之。学政廉兆纶劾辅纶臬司子，不应与兵事，并劾仁堃办城工不实，事下国藩及巡抚文俊按治，坐修城时未先请勘估，降五级调用。国藩疏言：“仁堃所承修为南数省第一名城。七郡并陷，省垣终保，不为无功。”仁堃既归，输谷三千石助军。十年，协守武冈，以功议叙。同治五年，卒。

余炳燾，字吟香，浙江会稽人。道光元年举人，充景山官学教习。期满，以知县用，分发陕西。补清涧，调整屋，又调渭南。回人马得全等谋不轨，亲入其巢捕之，置诸法，擢河南怀庆知府。咸丰三年，粤匪北犯窥开封，遂渡河围怀庆。时郡城兵仅三百，炳燾选团勇三千人登陴固守，募敢死士缒城下砍贼营，又潜毒城外汲道使自毙。贼以地雷隳城者三，皆击退。一日，雷雨中炮火猬集，危甚，天忽反风，贼燔死者

众，势顿沮。贼于近城树木栅，以断内外，为久困计。山东巡抚李德先赴援，既而援军四集，诏大学士讷尔经额督师。围久，城中粮渐不支，炳焘素得民心，激以忠义，括粮节食，人心不涣。屡诏促战，都统胜保、将军托明阿等迭败贼，贼始入山西窜，凡被围五十八日乃解。特诏褒奖，赐花翎，以道员用，擢陕西凤邠道。寻改授河南南汝光道。未几，就迁按察使。

大河南北以防匪倡联庄会，遇警相救；及贼去，聚而不散，莠民恃众抗官。四年，禹州、郑州、密县叠肇变，围城、焚署、纵囚、掠绅民。巡抚英桂出防信阳，咸请两司奏闻待命。炳焘曰：“贼虽众，皆乌合，志在剽掠，无纪律。速临以兵，必惊溃，解散其党，不久魁渠可缚也。若请朝命，迟将蔓延！”遂亲率兵七百、勇五百驰往，剿抚兼施，事即定。寻署布政使。

捻首张洛行扰归德，命炳焘往剿，攻雒河集，解亳州围，又潜入永城，击走之。既而归德又有警，炳焘驰救，而他军遽退，贼遂东逸。炳焘染病，特旨予假治理，不开缺。七年，卒。怀庆请祀名宦祠。

栗耀，字仲然，山西浑源人，东河总督毓美子。道光十五年举人，以父恤荫，特赐进士。咸丰三年，授湖北汉阳知府，至则汉阳再陷，行省未复，督抚皆寄治军中，委耀综理营务。四年，从大军复武汉，未几，贼大至，城复陷，六年，始复。叙功，晋秩道员。耀以廉干为巡抚胡林翼所器，令管厘税粮台。八年，署荆宜施道。寻加按察使衔，授武昌道，仍

留署任，兼督钞关。军饷皆仰资盐榷，燿综核严密，税入羡馀，悉籍入公。修战舰，增军屯，水陆战守皆有备。

十一年，贼逼施南，燿请重兵，复集民团，守山险。贼合川匪分掠宣、咸诸县，施南协副将御之，遇伏，一军尽没。会刘岳昭军至，与郡兵夹击，贼大创，窜归。松滋人马钲者，挟左道惑人，众至数千，密通贼，官军擒斩之。燿料贼不知钲死，必复至，集水陆军密为备。贼果趣夔州，遇官军辄败，及知马钲已诛，遂大溃。水陆合击，俘斩万馀，自是川匪无敢犯楚境。会大雨，荆江暴涨，啮攻万城堤。燿督兵民备畚揭，储土石，立泥淖间躬视板筑，信宿堤上，事定乃还。

在荆州四年，政教大行。署按察使，兼摄布政使，甫逾月，授湖北按察使。燿以其父毓美曾任是职，乃颜其党曰诵芬。同治元年，擢布政使，未任，卒。

朱孙贻，字石翹，江西清江人。入资为刑部主事。改知县，发湖南，历署宁乡、长沙，皆有声。道光三十年，署湘乡。漕务积弊，屡酿巨狱，孙贻莅任，乡民方麇集环噪。孙贻令曰：“新漕限迫，骤改章，弗及。来年当为若剔腴削弊，敢煽动浮言者罪之。会匪切近灾也，亟缚献！”众唯唯散。叠捕盗魁陈胜祥、刘福田等置之法。稔知邑士之贤者，举罗泽南孝廉方正；县试拔刘蓉冠其曹；延王鑫襄幕；于康景晖、李续宾、续宜皆奖励之。广西匪炽，孙贻集众曰：“贼势未易殄，北窜，湖南当其冲，欲卫閭里，非团练乡兵不可。”王鑫等曰：“谨奉令！”总督程鑫采防衡州，孙贻以策干之，不省。会匪

骤起，偕刘蓉、康景晖往捕。孙貽中弹，裹创战于湖洞，擒贼目王祥二、熊聪一，王鑫复捕贼百馀，槛致总督行营，前后七百馀人。

咸丰二年，洪秀全连陷道州、江华、永明、桂阳、郴州。孙貽集团丁分三营，以罗泽南领中营，易良干副之；王鑫领左营，扬虎臣、王开化、张运兰隶焉；康景晖领右营。罗信南综粮糈，谢邦翰治兵械。推古人阵法，制为起伏分合，湘军纪律自此始。长沙围未解，王鑫、康景晖、赵焕联分驻要隘；罗泽南、易良干防县城，伏莽蠢动，即时扑灭，县境肃然。三年，巡抚张亮基闻湘乡团丁名，调防省城，孙貽令王鑫、罗泽南、罗信南、刘蓉率之往。四年，孙貽率团破安化蓝田贼，擢郴州直隶州。

江忠源奉帮办军务之命，与曾国藩议援江西，令孙貽率湘军赴之。罗泽南领中营，易良干领前营，谢邦翰领右营，康景晖领左营，扬虎臣领后营，罗信南领亲兵营，共三千人，至南昌，战永定门外，大破贼。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穷追被戕，孙貽哭之恸，以李续宾代领右营，罗信南兼领前营。吉安土匪邹恩隆应贼，孙貽扼樟树镇，分军令泽南、续宾及刘长佑剿平之。南昌围解，凯旋，加知府衔，擢宝庆知府。谏才俊，严保甲，惩积匪，一如治湘乡时。捐寺观资产制旗械军火，募战士千人，发义仓、常平储谷充饷，亲历各乡训练，捕新宁山门团匪诛之。五年，粤匪陷东安，率千人偕副将联需驰扼五峰铺，贼不敢犯。衡阳土匪起，出境平之。

六年，骆秉章疏荐人才，记名以湖南道员简放。寻以治防功被优叙。八年，劳崇光调赴广西，假满未出，降一级调

用，仍治湘、宝团防。十年，会刘长佑克广西柳州，开复处分，赐花翎，加按察使衔。骆秉章赴四川督师，奏调孙贻总理营务。同治元年，擢授浙江盐运使。秉章奏治川省团练，孙贻与秉章左右议不合，引疾请罢。命力疾赴陕西佐理多隆阿营务，以病辞，终不复出。光绪五年，卒。

史致谔，字士良，顺天宛平人，原籍江苏溧阳。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末，出为江西广信知府。咸丰元年、署南昌。三年，粤匪犯江南，九江戒严。南昌讹言四起，城门昼闭，致谔请开城以安人心。寻回广信任。贼陷饶州，致谔募勇号信新军，因险设防，与浙军为犄角。四年，调南昌。江西诸郡行淮盐，惟广信行浙盐。军兴，淮盐不至，致谔议借销浙引，以馀息充饷，名曰“饷盐”，从之，即以致谔襄其事。年馀，销引逾常额，江、楚及浙皆利之。贼陷武宁，致谔率信新军赴剿，迭挫贼于紫鹿岭、巾口、火炉坪、箬田，复武宁。是年冬，南昌戒严，援师大集，主客军不相下。致谔协和将吏，客军二卒持刀扰质库，立斩以徇。五年，兼署盐法道。寻以母忧去官，留襄军事。九年，服闋，命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

同治元年，署宁绍台道。宁波自前岁陷于贼，资洋兵之力复城，方谋画曹娥江而守。寻以法总兵马筹思所部与广勇互斗，广勇溃，贼乘间窜慈溪、奉化。致谔至，慈溪已陷，激励民团登陴固守。与英总兵咭乐克、税务司法人日意格推诚相结；以美兵官华尔忠勇可用，介以相见，令攻慈溪，以驻馀姚之洋兵及同知谢采璋团勇应之。慈溪贼分扰鄞县境，及

半浦，而嵊县、新昌贼复大举犯陈公岭。华尔克慈溪，中炮殁于军。陈公岭不守，奉化复陷，郡城又警。致谔乞饷于上海，令都司杨应龙募忠勇军，绅士李谔招大岚山义勇，又以广勇溃散，虑为贼用，招之回，令洋将布兴有、布良带，守备张其光分统之。部署甫定，贼由间道犯郡城，天雨阴霾，勒兵以待，伺贼懈出击之，分兵兜剿，连捷于横溪、石桥。进薄奉化，杨应龙率死士以梯登城，下之。时致谔已实授宁绍台道。奉化窜贼复勾结上虞贼分道犯慈溪、余姚。致谔以贼众兵寡，分援则力弱，议直捣上虞，贼必还救，因出师渐远，郡城饷事不能兼顾，乃请巡抚疏免前署道张景渠罪，责其专任兵事。连复上虞、嵊县、新昌，增军万人，进规绍兴。二年，复之。进克萧山，与大军会于钱塘江，浙东以平。巡抚左宗棠奏减杭、嘉、湖三府漕赋，致谔上书言：“蠲赋惠政，减正额尤当革浮收，各县情形各异。当择大者奏咨，余并著为省例，以尽通变之宜。”三年，以筹饷功，加按察使衔，赐花翎。先以衰老乞归，未允，至是原品休致，卒于家。

刘郇膏，字松岩，河南太康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江苏即用知县。咸丰元年，署娄县，有政声。三年，粤匪陷江宁，扬州、镇江相继失守。会匪刘丽川倡乱踞上海，附近川沙、南汇、嘉定、宝山、青浦诸厅县并陷。巡抚吉尔杭阿檄郇膏随营剿贼，郇膏率漕勇三百复嘉定，权知县事，选丁壮严守望，稽保甲，籍游民，民心大定。叙功，加同知衔，赐花翎。补青浦。

八年，调上海。租界华洋杂处，数构衅，郇膏争执是非，

不为挠屈。有招工诱逼出洋者，新登舟搜获，并追回已去者，民感之，洋人亦帖服。苏、杭既陷，上海孤悬贼中，郇膏练民兵，四乡设二十局，以资保卫。贼首李秀成陷松江，进犯上海。登陴坚守十馀日，贼不得逞而去。时大吏萃居上海，或议他徙。郇膏曰：“沪城据海口，为饷源所自出，异日规复全省，必自此始。奈何舍而去之？”十一年冬，贼复陷浦东诸厅县，大吏檄郇膏往援，郇膏曰：“贼势张甚，宜守不宜战。”弗听，率练勇、乡团出战，果败，乃专议守。治行上闻，加道衔，以知府用。擢海防同知，超署按察使。寻实授，命署布政使，异数也！

李鸿章督师至，命总理营务，馈运无缺，兼协济江宁大营，两军月饷二十万，悉取给于上海。浚吴淞江以通运道。招集流亡，通商惠工，善后诸事，次第举行。寻命护理巡抚，丁母忧。同治五年，卒。赠右都御史，上海建专祠，祀苏州名宦。

朱善张，字子弓，浙江平湖人。诸生。授桃南通判，升里河同知。咸丰九年，擢淮徐扬海道。粤匪、捻匪时扰江北，奸民乘时蜂起。善张常在行间，剿幅匪于海州、沭阳，歼其渠，赐花翎，加盐运使衔。捻首张隆据浮山，令水师伏临淮焚其舟，又却之小溪。粤匪陷天长，扑蒋坝，善张驰援，殄其酋，赐号库木勒济特依巴图鲁。善张方驻扬州，陈玉成来犯，攻城，发巨炮击之，贼结坚垒为久困计。援师集，败之七里店，追越仪征以西，扬州获安。寻贼复麇至，连营至司徒庙。善张昼夜守陴，时出杀贼，贼卒不得逞，引去。十年，

捻匪陷清江浦，率师克之，筑圩寨为善后计。

同治元年，调徐州道，兼管粮台，用坚壁清野法防捻匪。从僧格林沁攻孙疃老巢，破之枣沟。二年，苗沛霖叛，陷寿州，围蒙城。善张知蒙城饷绝，输粟助之。苗沛霖伏诛，湖团之乱起。湖团者，始议招流民开微山湖，自沛县至鱼台，户数万，争利亡命，迁迹其中。三年，新团畲匪杀掠沛县刘民寨圩，善张会兵剿之，未竟，疽发背卒。赠右都御史，赐恤。

子之榛，以荫授官，补苏州府总捕同知。历以海运叙劳，晋秩道员。官江苏凡四十年，管厘务最久。精于综核，以剔除中饱为职志，地方利病，无不洞悉。署督粮道。历署按察使十二次、布政使二次，大吏倚之。忌者众，屡被弹劾，按治皆得白。光绪二十五年，清厘田赋，岁增漕粮十五万石、丁银二十万两。二十六年，海防戒严，省城狱囚谋变，之榛方署臬篆，出情实者骈诛之，事乃定。宣统元年，授淮扬道，未任，卒。

黄辅辰，字琴坞，贵州贵筑人，原籍湖南醴陵。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遇事侃侃持正论，屡忤上官，不少屈，时称“硬黄”。咸丰初，以知府分山西。会贵州乱作，遽归倡团练，修碉堡，积谷省城二万馀石，抚清水江诸苗，平巴香乱，以功晋道员。寻赴山西，署冀宁道。饷绌，议加厘捐，辅辰谓晋人皆贾于外，山多地瘠，非他行省比，不宜病民。争之不得，则请蠲苛细，取大宗，及不切民生日用者。户部设宝泉分局于平定州，就铸铁钱。滞不行，则令分销诸郡县，岁收息银三万解部。辅辰谓：“京师用铁钱以

济铜币之乏，山西勿便也。今行各县，议令交纳铁粮，以三万之微利，妨数百万之正供，利一而害百。即专行平定一州，日积日滞，其患滋大。”议上，遂罢之。九年，调赴直隶军营，察海口形势，请以重兵扼北塘，当事迂其言，不用。寻乞假去。至四川，依总督骆秉章。

陕西自回乱，地多荒芜，巡抚刘蓉议兴营田。辅辰书陈方略，采官私书为《营田辑要》三卷，大旨在用民而不用兵，与民兴利，不与民牟利，蓉疏荐之。五年，授陕西凤邠盐法道，任以西安、同州、凤翔、延安、乾州、邠州、鄜州七属营田事。辅辰建议谓：“关中土旷人少，非招徕客民，事未由济。然耕牛、籽种、农具、棚舍，官不能给，民不乐趋也。莫若即以地畀之，薄收其租，亩二斗为差，六年后给券，使世其业。虑田无限制，赋无定则，吏得以意高下为民患，当先正经界，略如古井田法，量地百亩为区，编列次第，书赋额于券，视土肥瘠别等则上下授之。凡领垦者以先后为次，十区为甲，十甲为里，置长焉。里长总十甲租课，岁输之官，凡移徙更替事皆责之。别授田六亩，俾食其入，为庶人在官者之禄，而官总其成。”令下，民皆便之。复定考课举劾法，策奉行不力者。期年，凡垦田十八万馀亩。时军事急，赖所入租麦以饷之。又拨产给书院、义学、养济院、育婴堂、种痘局及灞岸堤工、渠工，诸废皆举。寻卒，祀名宦。

子彭年，字子寿。举道光二十五年会试，逾两年，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初，随父在籍治团练，后入骆秉章四川戎幕，数有赞画功，不受保荐。同治初，刘蓉延主关中书院。久之，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兼主莲池书院。当光绪中，

法、俄边事迭起，侍从近臣多慷慨建言，彭年虽不在朝，负时望，中外大臣密荐之。八年，擢授湖北襄郢荆道，迁按察使。屏馈遗，禁胥吏需索，年馀，结京控案四十馀起，平反大狱十数。调陕西，署布政使。

十一年，迁江苏布政使。连岁水旱，米踊贵，属县请加漕折，巡抚欲许之，彭年谓：“定例漕粮一石，随征水脚钱一千，所费仅数百，独不可以有馀补不足耶？今增漕折，民间多出二十万缗，与国计无关，尽归中饱。”持不可。十五年，护理巡抚，请以振馀三十万缗浚吴淞江、白茆河、蕴藻浜，工未及举，十六年，调湖北布政使，总督张之洞尤倚重之。然守正不阿，遇库款出入，断断以争，虽忤其意，勿顾也。未几，卒。

彭年廉明刚毅，博学多通。所至，以陶成士类为国储才为己任。主讲莲池及在吴时设学古堂，成就尤众。著有《陶楼诗文集》、《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存》、《铜运考略》。子国瑾，光绪二年进士，官编修。嗜学能文，甚有时誉。父丧，以毁卒。

论曰：军兴以来，监司贤者，保障一方，其功与疆吏等。军政财政，各行省多有专任之人。沈棣辉平广匪，余炳燾守怀庆，其最著也。邓仁堃殫心筹防，不尽见用。朱孙贻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刘郁膏主守上海以待援军。皆以一县令有裨大局。吏致调用外兵定宁波，朱善张保障淮、扬，功皆可纪。栗耀管湖北税厘，黄辅辰兴陕西营田，并为兵食根本。黄彭年名父之子，久负时望，晚达未尽其用，时

论惜之。

卷四百三十五

列传二百二十二

华尔勒伯勒东 法尔第福 戈登

日意格德克碑 赫德帛黎

华尔，美国纽约人。尝为其国将弁，以罪废来上海，国人欲执之。会粤匪陷苏州，上海筹防，谋练精兵。苏松太道吴煦识其才，言于美领事，获免，以是德之，愿效力，俾领印度兵。既撤，自陈愿隶中国。咸丰十年，粤匪陷松江，煦令募西兵数十为前驱；华人数百，半西服、半常装，从其后。华尔诫曰：“有进无止，止者斩！”贼迎战，枪炮雨下，令伏，无一伤者。俄突起轰击之，百二十抢齐发，凡三发，毙贼数百。贼败入城，蹶之同入，巷战，斩黄衣贼数人。贼遁走，遂复松江，华尔亦被创。

先是煦与华尔约，城克，罄贼所有以予。至是入贼馆，空无所得，以五千金酬之。令守松江，又募练洋枪队五百，服装器械步伐皆效西人。同治元年，贼又犯松江富林、塘桥，众数万，直逼城下。华尔以五百人御之，被围，乃分其众为数圆阵，阵五重，人四向，最内者平立，以次递俯，枪皆外指。华尔居中吹角，一响众应，三发，死贼数百。逐北辰山，再被创，力疾与战，贼始退。遂会诸军捣敌营，杀守门者，争先入毁之。是役也，以寡敌众，称奇捷。时浦东贼据高桥，逼

上海，华尔约英、法兵守海滨，而自率所部进击，贼大败，加四品翎顶。

会李鸿章帅师至沪，乃隶麾下，令立常胜军，益募兵三千俾教练，参将李恒嵩副之，饷倍发。贼据王家寺，与英提督何伯等合攻。华尔贾勇先入，大斩虏首，进逼南翔，贼亦悉众轰拒，何伯负伤。华尔冒烟直进，立毁其营，生获八百余人，遂复嘉定。规取青浦，华尔略东门，城溃；英、法兵自西入，华尔为承。贼奔，争赴水死。攻奉贤，法提督卜罗德遇害，诏赏貂皮彩绒，恤其家。时恒嵩扼赵屯港、四江口，屡失利，嘉、青复危。华尔方议直捣金山卫，闻败，还守青浦。而富林、泗泾又相继失，乃弃青浦，简壮士五百袭天马山，破之。入城拏守军出，并力守松江，登陴轰击两昼夜不绝，贼宵遁，围解。官军图青浦，华尔攻南门，驾轮船入濠，毁城十馀丈，麾众登堞，贼斗且走，追败之白鹤江黄渡，复其城，晋副将衔，降敕褒赏。俄伪慕王谭绍光复来犯，薄西门，与总兵黄翼升各军击之，贼溃，奔北岸，华尔毁其七营。逾月，会西兵再复嘉定。

其秋，贼十万复犯上海，华尔自松江倍道应赴，与诸军击却之。时宁波戒严，巡道史致谔乞援，鸿章遣华尔偕往。值广艇与法兵构衅，引贼寇新城，从姚北紆道犯滋溪。华尔约西兵驾轮船三，一泊灌浦，一泊赭山，一自丈亭驶入太平桥、馀姚四门镇，而自率军数百至半浦。平日薄城，方以远镜瞭敌，忽枪丸洞胸，遽踣地，舁回舟。馀众悉力奋攻，贼启北门走。华尔至郡城，犹能叱其下恤军事，越二日始卒。以中国章服敛，从其志也。鸿章请于朝，优恤之，予宁波、松江

建祠。初，丧归，煦检其篋，得《金陵城图》，贼所居处及城垣丈尺方位纤悉毕具，论者颇称其机密云。

勒伯勒东德加理厄阿尔伯依都额尔，法国加尔禄多人。初为本国水师参将。咸丰十一年，来上海。时寇据宁波，西人恶之，益兵戍守，遣勒伯勒东乘轮泊三江口。同治元年，从官军克府城，募壮丁千五百为洋枪队，自陈愿隶。明年，权授浙江总兵，受巡抚、宁波道节度。时上虞贼犯泗门、马渚，勒伯勒东军馀姚以待。寻与同知衔谢采嶂直捣贼屯，贼赴水死者千馀，乘锐毁其卡，薄城先登，击杀守陴悍贼，馀宵遁，城克。赴蛭浦，略绍兴，以贼遗土炮往，巡道张景渠止之，不听，未几，炮果裂，负伤而死，赐优恤。以法参将法尔第福为江苏副将，领其军，退过百官。

法尔第福，又名买忒勒，颇读华书。后攻绍兴，焚西郭门。次日复战，溃十馀丈，麾众登城，贼殊死斗，别有黑种人数十助之，遂遇害。优恤之。

戈登，英国人。同治二年，李鸿章檄领常胜军二千攻常州、福山营。别遣吕宋兵乘小舟薄贼垒，支木桥，伏死士城墙下。日中，港东西贼营皆破，缘墙入，痛歼之，遂夺福山石城。围解，权授江苏总兵。进攻太仓，毁南门贼卡，戈登轰溃二石垒，官军继进，克之。规取崑山，与总兵程学启度地势，以环崑多水，惟西南通进义，策先断其归路。遂与驾轮船以偏师绕而西，贼不虞其至也，即时败奔，夺其四垒。谭绍光构悍贼来争，与诸军大破之，薄崑城，偕李恒嵩夹击，贼酋伪朝将先期逸去。逾月，学启攻东城，戈登自果浦河奄至，

扼守西路，分道疾攻。贼夺西门走，阻水，歼焉。遂留驻崑城，策应各路。移师攻花泾港，知贼必不诚，率众击北门，毁城外贼垒。次日，贼降，收吴江、震泽而还。

以事谒鸿章于上海。先是白齐文闭松城索饷，既撤，潜通贼，领二百人入苏州。戈登调知之，亟返崑山为备。旋攻苏城，率军三千，与学启俱力争要害，稍剪城外贼垒。伪忠王李秀成闻警赴援，屡败；而绍光所部每战犹致死，自伪纳王郅云官以下，皆萌贰志，诣营乞降。乃与学启乘单舸会云官等于洋澄湖，令斩秀成、绍光以献，学启与誓，戈登证之。未几，秀成遁，云官杀绍光，开齐门迎降，赏头等功牌、银币，并犒其军。助攻宜兴、溧阳，并击退杨舍贼。进规常州，轰破南门，合诸军掘壕筑墙以败之。叙功，赏黄马褂、花翎，赐提督品级章服。

初，戈登与学启为昆弟交，每战必偕。及诛降酋，颇不直其所为，捧云官首而哭，誓不与见。嗣闻学启卒，悲不自胜，乞其战时大旗二，携归国为遗念。戈登归后，埃及乱，督师讨之，遇害。朝廷遣使往吊焉。戈登尝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可转弱为强。”又曰：“中国海军利于守，船炮之利，大不如小。”当时称其将略云。

日意格，法国人。尝为其国参将，驻防上海。同治元年，改调税务司。徙宁波，复郡城，与有功。官军攻慈溪，遣法兵驰往策应。会余姚四门镇陷，遂与前护提督陈世章勒兵往讨，逾月，直捣上虞。贼缘道筑卡树栅，悉夺毁之，薄城，并力轰击，贼殊死战，贾勇直前，被创，众军继进，斩级千，贼

始渡曹娥江去。进攻奉化，与诸军克之。攻安吉思溪、双福桥，驾小轮船赴荻港，毁袁家汇贼垒，浙江平。左宗棠令与德克碑讨测西邦制造，仿造小轮船试行。五年，宗棠创福州船政局，充正监督，度地募工，殚心所事；复筹设绘事院、小铁厂。七年，加提督衔，赏花翎。十三年，以船政教导劳赏银币。光绪年，卒。

德克碑，法参将。初，助攻奉化有功。旋奉其公使檄，将受代归，谒左宗棠，宗棠抚谕之。德克碑感服，愿易服色受节度。令驻守萧山。蒋益澧攻杭城，檄助战，游击何文秀攻鸡笼山，德克碑从宝塔岭登岸，攻倚城贼垒。会天大雾，贼构嘉兴援贼自万松岭逼都司张志公营，势张甚。德克碑率众助击，败之。益澧督水陆军并进，连破九垒，令总兵高连升据其五，德克碑据其二，屯馒头山。轰溃城数丈，毁凤山门，官军为承，城遂复。贼溃，奔湖州。攻安吉思溪，德克碑率所部助之，轰击双福桥，不克，驾小舟泊河汊，火八角亭，支木桥以济。贼阻兵中流不得进，德克碑贾勇逼岸，所部遇伏却走，改趋荻港，越壕入，克三垒。事宁，撤兵还上海。五年，充船政局副监督。七年，马尾设船厂，督役兴工，赏花翎。九年，宗棠平回乱，檄调甘肃，隶麾下。十三年，录经始船政劳，膺奖赏。后卒。

赫德，字鹭宾，英国倍尔发司人。咸丰四年，来中国，充宁波领事署翻译官，调广州。又充香港督署书记官。九年，改任粤海关副税务司。十一年，总税务司李泰国奉令购战舰，以赫德权代之，赴长江新开各口岸置新关。同治二年，李泰国

去职，赫德实授，徙驻上海。三年，置台湾南北新关。还驻京，加按察使衔。八年，晋布政使衔，赴缘海各地度置镫楼塔表。光绪二年，佐定《烟台条约》。十年，赴金陵与法使议越南案。会巡船置镫楼台湾洋，为法虏，乃遣驻英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申理，乘机与议停战草约，还。未几，其国授为清、韩驻使，不就。逾年，赏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

十二年，赴香港、澳门，条议洋药税厘并征，并置关九龙、拱北。十三年，葡使来华，与订《澳门草约》。十五年，藏兵寇哲孟雄，英兵乘势阑入，赫德遣其弟税务司赫政驰往，与驻藏大臣会筹划界诸事。十九年，赏三代一品封典。二十五年，与德使筹置胶海新关。明年，各国联军入京，赞襄和议，晋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召入觐，赐“福”字。三十一年，与德使更议胶关章程，改行无税区地法。寻与日使筹置大连湾新关，征榷一如胶海。三十三年，东三省度地置关。逾年，谢病归，诏许之，加尚书衔。

赫德官中国垂五十年，颇与士大夫往还。尝教其子习制艺文，拟应试，未许。总署尝拟请授总海防司，道员薛福成以其阴鹜专利，常内西人而外中国，上书鸿章力争之，议始寝。辛亥后，病卒，赐优恤。

帛黎，法国人。同治八年，来中国，充福州船政学校教员。十二年，赏五品衔，予双龙奖牌。明年，调充江海关税务帮办，历镇江、北海、瓠海、临海、粤海诸关。光绪十九年，晋三品衔，调北京，迁税务司。二十二年，朝议行邮政，以赫德兼领其事，帛黎实参治之。凡都会、省城、通商口岸，渐次置局，命曰“大清邮政”。寻徙拱北。二十六年，还京，

明年，迁邮政总办，晋二品衔。置代办局于芜湖。二十九年，河南、山东、山西、贵州复置副总局，自是内地城乡村镇，街邮遍设。时尚未入万国邮政公会，即已与日本及英属印度、香港联运试行。三十年，赏双龙三等第一宝星。与法、德及英属那达商定联邮章程。先后成邮政六百餘局，代办四千二百餘所。宣统三年，改隶邮传部，设总局，尚书盛宣怀疏荐之，遂被命为总办，邮局置官自此始。越二年，乞病归。未几，卒。

论曰：华尔、戈登先后领赏胜军，立功江、浙，世称“洋将”，时传其战略。日意格初亦参防战，继以船政著劳。赫德久总税务，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所事。兹敌人者，受官职，易冠服，或愿隶国籍。食其禄者忠其事，实有足多，故并著于篇。

卷四百三十六

列传二百二十三

沈桂芬 李鸿藻 翁同龢 孙毓汶

沈桂芬，字经笙，顺天宛平人，本籍江苏吴江。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一等，擢庶子。累迁内阁学士。先后典浙江、广东乡试，督陕甘学政，充会试副总裁。八年，丁父忧。服阕，补原官。晋礼部左侍郎。同治二年，出署山西巡抚，明年，实授。连上移屯、练兵诸疏，并称旨。桂芬以山西民食不敷，自洋药弛禁，栽种

饘粟，粮价踊增。於是刊发条约，饬属严禁。疏陈现办情形，上韪之，颁行各省，著为令。旋丁母忧。六年，起礼部右侍郎，充经筵讲官，命为军机大臣。历户部、吏部，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迁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光绪元年，以本官协办大学士。京畿旱，编修何金寿援汉代天灾策免三公为言，请责斥枢臣，谕交部议。桂芬坐革职，特旨改为革职留任。旋复原官，充翰林院掌院学士，晋太子太保。

桂芬遇事持重，自文祥逝后，以谙究外情称。日本之灭琉球也，廷论多主战，桂芬独言劳师海上，易捐国威，力持不可。及与俄人议还伊犁，崇厚擅订约，朝议纷然；桂芬委曲斡旋，易使往议，改约始定，而言者犹激论不已。桂芬久卧病，六年，卒，年六十有四，赠太子太傅，谥文定。

桂芬躬行谨饬，为军机大臣十馀年，自奉若寒素，所处极湫隘，而未尝以清节自矜，人以为难云。

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十年，上择儒臣为皇子师，大学士彭蕴章以鸿藻应。召来京，明年，特诏授大阿哥读。穆宗登极，皇太后懿旨命直弘德殿。同治元年，擢侍讲。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四年，命直军机。五年，授礼部右侍郎。遭母忧，皇太后懿旨，援雍正、乾隆年大臣孙嘉淦等故事，命鸿藻开缺守孝，百日后仍授读，兼参机务。并谕：“移孝作忠，勿以守礼固辞。”鸿藻恳终制，不允。倭仁等亦代为陈请，仍命恭亲王传谕慰勉。鸿藻连疏称

疾，遂得赐告，卒终制始出。

七年，捻扰畿疆，鸿藻方里居，以各路统兵大员事权不一，疏请特派亲王为大将军，坐镇京师，以固北路；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分扎保定、河间东西两路，各率所部兵勇相机剿办；陈国瑞为帮办军务，专统一军为游击之师；直隶总督官文专顾省城，筹备诸军饷需，以资接济；丁宝楨驻扎直、东交界，防贼东窜；李鹤年驻扎直、豫交界，防贼南窜；直、晋交界，由左宗棠等分拨劲旅扼要驻扎；并请敕下各该大臣和衷商办，迅奏肤功。奏入，上遂命各路统兵大臣均归恭亲王节制。旋起礼部左侍郎，仍直弘德殿及军机如故。

十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时有修葺圆明园之旨，朝臣同起力争。鸿藻亦言：“粤、捻初平，回氛方炽，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帑，为此不急之务。”乃止。十三年，上有疾，命代批答章奏；旋崩，自劾辅导无状，罢弘德殿行走。

光绪二年，命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寻丁本生母忧，服阕，起故官，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吏部。时崇厚与俄擅定伊犁约，鸿藻坚持不可，争於延。卒治崇厚罪，议改约。及法越启衅，言路愈奋发，劾罢枢臣。鸿藻谪迁内阁学士。后复累迁礼部尚书。

十三年，河决郑州，上命鸿藻驰往督办。先是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议於西坝兴工，鸿藻至，仍之。又续兴东坝工。叠遇奇险，皆力为固守。会伏秋汛至，西坝失事，请暂停工。上以鸿藻督率无方，革职留任；并夺李鹤年河道总督，命鸿藻暂行署理。寻回京，复以礼部具奏典礼漏

缮签改日期，再议革职，上特宽免。大婚礼成，复原官。

二十年，日韩事棘，命鸿藻商办军务，再授军机大臣。与翁同龢皆主战，并争和约，卒不能阻。旋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吏部。历蒙颁赏书画及诸上方珍物。充乡试、会试、殿试等阅卷大臣。二十三年，以病乞假，疾笃，赏给药饵，命御医往视。卒，年七十有八。遗疏入，上震悼，予谥文正，赠太子太傅。子焜瀛、煜瀛，均赏给郎中。

鸿藻性至孝，为学守程朱，务实践，持躬俭约。傅穆宗十余年，尽心启沃。一日，穆宗学书，故为戏笔。鸿藻立前捧上手曰：“皇上心不静，请少息。”穆宗改容谢之。其在枢府，独守正持大体。御史王鹏运谏止修颐和园，几获重谴，鸿藻力解之，得免。德宗间日一往颐和园侍起居，时留驻蹕。言官有言其不便者，太后大怒，欲黜之，鸿藻谓如此必失天下臣民之望，乃止。所荐引多端士。朝列有清望者，率倚以为重，然亦不免被劫持云。

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子。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八年，典试陕甘，旋授陕西学政，乞病回京。同治元年，擢赞善。典山西试。父忧归，服闋，转中允。命在弘德殿行走，五日一进讲，於帘前说《治平宝鉴》，两宫皇太后嘉之。累迁内阁学士。母忧服闋，起故官。同龢居讲席，每以忧勤惕厉，启沃圣心。当八年武英殿之灾也，恭录康熙、嘉庆两次遇灾修省圣训进御，疏言：“变不虚生，遇灾而惧。宜停不急之工，惜无名之费。开直臣忠谏之路，杜小人幸进之门。”上览奏动容。又圆明园方兴工，商人

李光昭矇报木价，为李鸿章所劾论罪。廷臣多执此入谏，恭亲王等尤力争，上不悻。同龢面陈江南舆论，中外人心惶惑，请圣意先定，待时兴修。乃议定停园工，并有停工程、罢浮费、求直言之谕。

光绪元年，署刑部右侍郎。明年四月，上典学毓庆宫，命授读，再辞，不允。旋迁户部，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工部。六年，廷臣争俄约久不决，懿旨派惇亲王、醇亲王及同龢与潘祖荫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报，拟片进呈取进止，至俄约改定始止。八年，命充军机大臣。十年，法越事起，同龢主一面进兵，一面与议，庶有所备。又言刘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关不可。旋与军机王大臣同罢，仍直毓庆宫。前后充会试总裁、顺天乡试考官，两蒙赐“寿”，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尝请假修墓，传旨海上风险，命驰驿回京，恩眷甚笃。

二十年，再授军机大臣。懿旨命撤讲，上请如故。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时日韩起衅，同龢与李鸿藻主战，孙毓汶、徐用仪主和。会海陆军皆败，懿旨命赴天津传谕李鸿章诘责之，同龢并言太后意决不即和。归荐唐仁廉忠赤可用，请设巡防处筹办团防。於是命恭亲王督办军务，同龢、鸿藻等会商办理。上尝问诸臣：“时事至此，和战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及和议起，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并陈：“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上曰：“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皆引咎。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

颜憔悴。同龢以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请展期换约，以待转圜。与毓汶等执争，终不可挽，和约遂定。明年，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十三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二十四年，上初召用主事康有为，议行新政。四月，朱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八月，政变作，太后复训政。十月，又奉朱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道。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三十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宣统元年，诏复原官。后追谥文恭。

同龢久侍讲帷，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著有《瓶庐诗稿》八卷、《文稿》二十卷。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云。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州人，尚书瑞珍子。咸丰六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八年，丁父忧。十年，以在籍办团抗捐被劾，革职遣戍。恭亲王以毓汶世受国恩，首抗捐饷，深恶之。同治元年，以输饷复原官。五年，大考一等一名，擢侍讲学士。先后典四川乡试，督福建学政。光绪元年，

丁母忧。服阕，起故官。寻迁詹事，视学安徽。擢内阁学士，授工部左侍郎。十年，命赴江南等省按事。时法越事起，毓汶以习於醇亲王，渐与闻机要。适奉朱谕尽罢军机王大臣，毓汶还，遂命入直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当国益厌言路纷嚣，出张佩纶等会办南北洋、闽海军务，馀亦因事先后去之，风气为之一变。十五年，擢刑部尚书，寻调兵部，加太子少保。历典会试、顺天乡试，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缰。二十年，中日媾和，李鸿章遣人赍约至。廷臣章奏凡百上，皆斥和非计。翁同龢、李鸿藻主缓，俄、法、德三国亦请毋遽换约。毓汶素与鸿章相结纳，力言战不可恃，亟请署，上为流涕书之，和约遂成。明年，称疾乞休。二十五年，卒，予谥文恪。

毓汶权奇饶智略，直军机逾十年。初，醇亲王以尊亲参机密，不常入直，疏牒日送邸阅，谓之“过府”。谕旨陈奏，皆毓汶为传达。同列或不得预闻，故其权特重云。

论曰：光绪初元，复逢训政，励精图治，宰辅多贤，颇有振兴之象。首辅文祥既逝，沈桂芬等承其遗风，以忠恳结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虽无老成，尚有典型。及甲申法越、甲午日韩，外患内忧，国家多故。慈圣倦勤，经营园囿，稍事游幸，而政纪亦渐弛矣。鸿藻久参枢密，眷遇独隆。桂芬以持重见赏，同龢以专断致嫌。毓汶奔走其间，勤劳亦著，大体弥缝，赖以无事。然以政见异同，门户之争，牵及朝局，至数十年而未已。贤者之责，亦不能免焉。

卷四百三十七

列传二百二十四

荣禄 王文韶 张之洞 瞿鸿禨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祖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父总兵长寿，均见《忠义传》。

荣禄以荫生赏主事，隶工部，晋员外郎。出为直隶候补道。同治初，设神机营，赏五品京堂，充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用大学士文祥荐，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宗崩，德宗嗣统。荣禄言於恭亲王，乃请颁诏，俟嗣皇帝有子，承继穆宗。其后始定以绍统者为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慈禧皇太后尝欲自选宫监，荣禄奏非祖制，忤旨。会学士宝廷奏言满大臣兼差多，乃解尚书及内务府差。又以被劾纳贿，降二级，旋开复，出为西安将军。二十年，祝嘏留京，再授步军统领。日本构衅，恭亲王、庆亲王督办军务，荣禄参其事。和议成，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曰“新建陆军”。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请益练新军，而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卫京师。

二十四年，晋大学士，命为直隶总督。是时上擢用主事康有为及知府谭嗣同等参预新政，议变法，斥旧臣。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入觐，超授侍郎，统练兵。荣禄不自安。御史杨崇伊奏请太后再垂帘，於是太后复临朝训政，召荣禄为军

机大臣，以世凯代之。命查拿康有为，斩谭嗣同等六人於市。以上有疾，诏征医。复命荣禄管兵部，仍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禄乃奏设武卫军，以聂士成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驻蓟州为后军，宋庆驻山海关为左军，世凯驻小站为右军，而自募万人为中军，驻南苑。时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儀为穆宗嗣，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载漪等称其术，太后信之，欲倚以排外人。福祥率甘军攻使馆，月馀不下。荣禄不能阻，载漪等益横，京师大乱，骈戮忠谏大臣。荣禄踉跄入言，太后厉色斥之。联军入京，两宫西幸，驻蹕太原。荣禄请赴行在，不许，命为留京办事大臣。已而诏诣西安，既至，宠礼有加，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二十九年，卒，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

王文韶，字夔石，浙江仁和人。咸丰二年进士，铨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湖北安襄郢荆道。左宗棠、李鸿章皆荐其才。擢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同治十年，署巡抚。黔苗乱炽，桂东沦寇域。文韶条上援黔、防境机宜，以兵事属按察使席宝田，督其部将苏元春、龚继昌等进剿，斩首逆张秀眉乌鸦坡，黔境平。文韶绘《苗疆要塞图》，上之朝。十一年，除真。宁远莠民倡乱，耒阳朱鸿英复妄称明裔构众，先后檄道员陈宝箴讨平之。光绪元年，遣总兵谢晋钧平新化、衡、

永土寇。抚湘六年，内治称静谧焉。入权兵部侍郎，直军机。会岁旱，各省吁灾，中旨罪己。文韶亦自陈无状，诏革职留任。旋除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八年，御史洪良品、邓承修劾云南军需案，文韶坐失察，夺二级。乞养归，终母丧，还前除。

十五年，授云贵总督。武定会匪陷富民、禄劝，人心恟惧。文韶斩获叛将，三日而定。无何，镇边夷乱起，檄迤南道刘春霖分道进攻，拓地三百里。徙建厅城於猛朗，募勇屯垦。改临安猛丁归流，移府经历驻其地。其馀寇乱及土族叛服不常，皆随时殄灭。

初，英、法并緬、越后，西南缘边防务益棘。文韶绥靖各路土司，令自为守。会日韩启衅，诏入都询方略。既至，奉帮办北洋之命。鸿章赴日议和，文韶权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议成，实授。时关内外主客军四百馀营，酌留湘、淮、豫三十营，馀悉散遣，士卒帖然。建议筹修旅大炮台，谓：“旅顺旧台密於防前，疏於防后，敌自大连湾入，遂失所苾；大连旧台，专顾防海，未及防陆，敌自金州登岸，遂不能支。今重整海防，必弥其罅隙。”又请加意水师、武备各学堂，以储将才，嫻武干，俟财力稍足，徐图扩充。又陈河运漕粮积弊，请苏漕统归海运，他若勘吉林三姓金矿、磁州煤矿，踵鸿章后次第成之，而京汉铁路亦兴筑於是时矣。又奏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造就甚众。

二十四年，入赞军机，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拳匪仇教，文韶力言外衅不可启，不见纳。宫车既出，三日，始追及怀来。自联军犯京，事急，两宫召军机，惟文韶

一人入见，谕必侍行。至是立召对，泣慰之，遂随扈，自晋入秦，晋体仁阁大学士。明年，改外务部会办大臣，旋赏黄马褂。署全权大臣，命先还京，佐办中俄条约。交还东三省及关外铁路，事宁，赏双眼花翎。充政务处大臣，督办路矿总局。转文渊阁，晋武英殿。三十一年，免直军机。明年，称疾乞休。

文韶历官中外，详练吏职，究识大体，然更事久，明於趋避，亦往往被口语。三十四年，乡举重逢，赐太子太保。其冬，卒，年七十九，晋赠太保，谥文勤。

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同治二年，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用一甲三名授编修。六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督湖北学政。十二年，典试四川，就授学政。所取士多隗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涂径。光绪初，擢司业，再迁洗马。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俄人议归伊犁，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疏上，乃褫崇厚职治罪，以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议改约。六年，授侍讲，再迁庶子。复论纪泽定约执成见，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并附陈设防、练兵之策。疏凡七八上。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七年，由侍讲学士擢阁学。俄授山西巡抚。当大寇后，首劾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等黷货，举廉明吏五人，条上治晋要务，未及行，移督两广。

八年，法越事起，建议当速遣师赴援，示以战意，乃可居间调解。因荐唐炯、徐延旭、张曜材任将帅。十年春，入觐。四月，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遂以之洞代。当是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皆出督师，尚书彭玉麟治兵广东。越将刘永福者，故中国人，素骁勇，与法抗。法攻越未能下，复分兵攻台湾，其后遂据基隆。朝议和战久不决，之洞至，言战事气自倍，以玉麟夙著威望，虚己听从之。奏请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关，与永福相犄角。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景崧五品卿衔，炯、延旭亦皆已至巡抚，当前敌，被劾得罪去，并坐举者。之洞独以筹饷械劳，免议。广西军既败於越，朝旨免鼎新，以提督苏元春统其军，而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於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会法提督孤拔攻闽、浙，炮毁其坐船，孤拔殪，而我军不知，法愿停战，廷议许焉。授李鸿章全权大臣，定约，以北圻为界。叙克谅山功，赏花翎。

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十二年，兼署巡抚。於两粤边防控制之宜，辄多更置。著《沿海险要图说》上之。在粤六年，调补两湖。

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台谏争陈铁路之害，请停办。翁同龢等请试修边地，便用兵；徐会沅请改修德州济宁路，利漕运。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此干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则三

晋之轍接於井陘，关陇之驂交於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数端：内处腹地，无虑引敌，利一；原野广漠，坟庐易避，利二；厂盛站多，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足裕饷源，利四；近畿有事，淮、楚精兵崇朝可集，利五；太原旺煤铁，运行便则开采必多，利六；海上用兵，漕运无梗，利七。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北路责之直隶总督，南路责之湖广总督，副以河南巡抚。”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炼铁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

二十一年，中东事棘，代刘坤一督两江，至则巡阅江防，购新出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领之。募德人教练，名曰“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寻还任湖北。时国威新挫，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之洞言：“废时文，非废《五经》、《四书》也，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必致不读经文，背道忘本，非细故也。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二场试时务，三场以经义终焉。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庶少流弊。”又言：“武科宜罢骑射、刀石，专试火器。欲挽重文轻武之习，必使兵皆识字，励行伍以科举。”二十四年，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二十六年，京师拳乱，时坤一督两江，鸿章督两广，袁世凯抚山东，要请之洞，同与外国领事定保护东南之约。及联军内犯，两宫西幸，而东南幸无事。明年，和议成，两宫回銮。论功，加太子少保。以兵事粗定，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於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

二十八年，充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立劾罢之。考盐法利弊，设兵轮缉私，岁有赢课。明年，入觐，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厘定大学堂章程，毕，仍命还任。陛辞奏对，请化除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萌，上为动容。旋裁巡抚，以之洞兼之。三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未几，内召，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三十四年，督办粤汉铁路。

德宗暨慈禧皇太后相继崩，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逾年，亲贵浸用事，通私谒。议立海军，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争之不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赠太保，谥文襄。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瞿鸿禨，字子玖，湖南善化人。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元年，大考一等，擢侍讲学士。久乃迁詹事，晋内阁学

士。先后典福建、广西乡试，督河南、浙江、四川学政。所行皆本功令，律下尤严。

朝鲜战事起，我师出平壤。鸿机上四路进兵之策，请兼募沿海渔人蜑户编为舟师，使敌备多力分，庶可制胜。及和议成，鸿机方自蜀还，复奏言秦中地形险要，请豫建陪都。日本增兵辽东，鸿机以敌情叵测，请敕刘坤一、王文韶简练劲旅，不可专任淮军。适坤一奏劾山西将贺星明侵饷，革职，鸿机言：“刑赏治天下之大柄，军纪废弛已久，宜严惩以儆其余。”又：“叶志超、龚照屿等败军辱国，罪当死。和约既定，势不能与勾，宜籍其财产，或令巨款捐赎，然后贷其一死。”皆不报。旋迁礼部侍郎，出督江苏学政。请罢武科。

两宫西狩，鸿机差竣诣行在，道授左都御使，晋工部尚书，仍以西安陪都为言。既至，命直军机，兼充政务处大臣。请以策论试士，开经济特科，汰书吏，悉允行。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六部上，以鸿机为尚书。时方与各国议和，鸿机治事明敏，谳究外交，承旨拟谕，语中核要，颇当上意焉。扈蹕回銮，赏黄马褂，加太子太保。

自新政议起，兴学、通商、劝工诸政，有司多借端巧取。鸿机请降旨禁革苛派，任民间自办。又请旨以户部正杂诸款供地方正用，宫中岁费，遵先朝定例，量入为出，不便自户部增拨。裁汰内务府冗员，用节糜费。充中日议约全权大臣。是时中外咸以立宪为请，朝廷下诏豫备宪政始基，勗天下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用鸿机言也。三十二年，协办大学士。特旨派议改官制大臣，鸿机以枢廷事冗辞。旋命与大学士孙家鼐复核，颇有裁正焉。

鸿祺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於任事。素善岑春煊，春煊入朝，留长邮传部。密疏劾庆亲王奕劻，奕劻恶春煊，遂及鸿祺。会鸿祺因直言忤太后旨，待讲学士恽毓鼎劾以揽权恣纵，遂罢斥归里。辛亥，湘变起，流寓上海，旋卒。后追谥文慎。

论曰：德宗亲政，愤於外侮，思变法自强。乃以辅导无人，戊戌党祸，庚子匪乱，遂相继而作。太后再出垂帘，初坚复旧，继勉图新。宣统改元，议行宪政。政体既变，国本遂摇，而大势不可问矣。荣禄屡参大变，文韶久达世务。鸿祺后起，参议立宪，终以失宠太后，不免放斥。唯之洞一时称贤，而监国摄政，亲贵用事，欲挽救而未能，遂以忧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尚何言哉？

卷四百三十八

列传二百二十五

阎敬铭 张之万 鹿传霖 林绍年

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咸丰九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调赴鄂，总司粮台营务。累迁郎中，擢四品京堂。林翼请病，复疏荐敬铭才，授湖北按察使。同治元年，严树森继为巡抚，亦推敬铭湖北贤能第一，署布政使。以丁本生父忧归，命治丧毕赴军，未行，诏署山东盐运使，擢署巡抚，疏乞终制，不

许。时山东教匪入新泰，捻、幅各匪犯邹、曲阜，降众窜阳谷、聊城。敬铭既受任，檄总兵保德等进剿，而自督军规淄川，克之。已革参将宋景诗引降众屯东昌，复叛，饬按察使丁宝楨讨之。景诗窜莘，敬铭檄军防运河，令之曰：“使一匪潜渡者，杀无赦！”而自移军博平。已而保德、宝楨连败贼唐邑马桥，克王家海，别军克甘官屯，贼遁开州。事平，再请终制，仍不许。三年，服除，实授。

奏言抽调绿营兵练骑队，朝旨允行，令即遣散募勇。敬铭言：“东省变故频仍，乱甫定，降众未必革心。绿营废弛已久，骤裁勇易启戎心。臣不敢为节啬帑项浮词遗后患。”又言：“兵之能强，端恃将领。将领之材，亦资汲引。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倡率乡里，楚将之名遂著。前者僧格林沁奏称不宜专用南勇，启轻视朝廷之渐。老成谋国，瞻言百里。自古名将，北人为多。臣北人也，耻不知兵。以在军久，见诸军之成败利钝，必求其所以然之故。深知不求将而言兵，有兵与无兵等。今北方虽所在募勇，皆乌合耳。为将者贪婪欺饰，不知尊君亲上为何事，使握兵符，民变兵哗，后患滋大。故欲强兵必先储将。北人之智勇兼备者，推多隆阿。请饬多隆阿募北方将士，教之战阵，择其忠勇者，补授提、镇、参、游，俾绿营均成劲旅，何必更募勇丁？”时捻患炽，台臣议行团练。敬铭言：“敛乡里之财以为饷，集耕种之民以为兵，於事有害无益，不如力行坚壁清野之法。”事遂寝。

四年，僧格林沁战歿曹州，贼势张，益趋张秋南，将犯省城。敬铭督师东昌，还军御之，增设炮划防河，贼折而东。移军兗州，贼窜丰、沛。乃檄总兵杨飞熊间道趋滕，防贼还

窜。贼果入湖滨，以飞熊扼运河，不得逞，窜徐州。明年，贼入巨野，游击王心安失利。敬铭方卧疾，强起视师东平。充沂曹济道文彬督团勇击贼，贼引去。敬铭赴济宁，会曾国藩商定分扼黄、运之议。贼复大股趋巨野、金乡，分扰运西。遣知府王成谦等要击，而自督军巡河，露宿四昼夜，贼连败，始西遁。有张积中者，结寨肥城黄崖，集众自保，以不受抚，夷之。六年，移疾归，居久之，以工部侍郎召，不起。

光绪三年，山西大饥，奉命察视赈务。奏劾侵帑知州段鼎耀，置之法。请裁减山、陕诸省差徭，并追弹尚书恩承、童华前奉使四川过境扰累状，均下吏议。八年，起户部尚书，甫视事，以广东布政使姚觐元、荆宜施道董儒汉贿结前任司员骖法，咸劾罢之。兼署兵部。疏陈兴办新疆屯田。明年，充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晋协办大学士。十一年，授东阁大学士，仍管户部，赐黄马褂。自陈衰老，辞军机大臣。时上意将修圆明园，而敬铭论治以节用为本，会廷议钱法，失太后旨，因革职留任。十三年，复职，遂乞休，章四上，乃得请。十八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文介。

敬铭质朴，以洁廉自矫厉，虽贵，望之若老儒。善理财，在鄂治军需，足食足兵，佐平大难。及长户部，精校财赋，立科条，令出期必行。初直枢廷，太后颇信仗之，终以戆直早退云。

张之万，字子青，直隶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以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咸丰二年，出督河南学政。粤贼破归德，近逼开封，之万条上防剿事宜，多允行。俄，召还，授钟郡王

读。由侍读累迁内阁学士。同治元年，擢礼部侍郎，兼署工部。尝被诏偕太常寺卿许彭寿等汇辑前代帝王及垂帘事迹可法戒者上之，锡名《治平宝鉴》。会河南州县以苛派擅杀为御史刘毓楠奏劾，命之万往按，得实，巡抚郑元善以下降黜有差，即以之万署巡抚事。疏陈军兴财匱，请仿湖北变通漕折，言：“汴漕一石旧折银四两，今请令州县留办公费七钱，实解司库三两三钱，以二两购米实仓，馀一两充汴饷，其三钱为通省公费。”允行。

捻酋陈大喜犯南阳，之万亲赴汝州督师。大喜窜阜阳，勾结皖捻，一由岳城趋杨庄逼雷堰，一入张冈，总兵张曜驰击破之。团练大臣毛昶熙诸军相继至，连战皆捷，斩逆酋张凤舞，汝南肃清。之万驻军许州，既分遣诸将设防，自引军还省；而亳捻乘虚袭许，陷两寨，坐降二级留任。西捻张总愚窜邓州，蓝大顺走西坪，谋与合。张曜既败总愚重阳店，乘胜袭西坪，大顺亦败走。之万复进汝州。三年，移屯南阳，贼犯开封，还军击走之。四年，迁河道总督。僧格林沁战歿曹州，督兵大臣皆获咎。之万亦革职留任，以助防省城功，给二品顶戴。五年，移督漕运。捻入徐州，之万以里下河为财赋所出，严防清、淮及六塘河诸要地。六年，淮军获赖文光於扬州，东捻平。捷闻，赐之万花翎、头品顶戴。七年，会剿西捻，总愚溺死，东南大定。之万疏陈江北善后事宜。九年，调江苏巡抚。迁浙闽总督，以母老乞养归。

光绪八年，起兵部尚书，调刑部。十年，入军机，兼署吏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协办大学士。十五年，授体仁阁大学士，转东阁。赐双眼花翎、紫缰。二十年，免直军机。

之万入直凡十年，领枢密者为礼亲王世铎，治尚安静，故得无事。及日韩事棘，之万乃先罢退。又二年，以病致仕。卒，年八十七，赠太傅，谥文达。

鹿传霖，字滋轩，直隶定兴人。父王宗，官都匀知府，死寇难，谥壮节，传霖其第五子也。当丕宗守都匀时，叛苗麇聚城下，传霖方率健卒迎饷，闻警，驰还助城守，相持十阅月，援绝城陷。传霖投总督告父死状，大兵攻复都匀，奉父母遗骸归葬，时年甫二十，由是知名。以举人从钦差大臣胜保征捻，授同知。同治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广西知县。以督剿柳、雒土匪功，赐孔雀翎，擢桂林知府。光绪四年，调廉州。时李扬才将叛扰越南，急捕之，立散其党。旋升惠潮嘉道。擢福建按察使，调四川，迁布政使。九年，授河南巡抚，清厘州县纳粮积弊，岁增三十馀万。十一年，调陕西，引疾归。十五年，再出抚陕。值黄河西啮，将与洛通。传霖增筑石坝三十馀座，得无患。中日构衅，遣兵入卫，命兼摄西安将军。二十一年，擢四川总督。蜀故多盗，特立一军捕治之。夔、万大饥，发上游积谷，又采湖北粮米平糶。

是时英、俄交窥西藏，藏番恃俄援，梗英画界。英噉廓尔喀与藏构兵，而瞻对土民苦藏官苛虐，思内附。传霖以瞻对为蜀门户，瞻不化服，无以威藏番；藏番不听命，则界无时定。而英之忌俄者益急图藏，藏亡瞻必随亡，行且及於蜀。会朱窝、章谷土司争袭事起，传霖檄知府罗以礼、知县穆秉文往谕，以提督周万顺统防边各军进驻打箭炉。瞻酋仔仲则忠札霸以兵侵章谷，抗我军。传霖乘机进发，迭克诸要害。各

土司慑服，率兵听调。渡雅龙江抵瞻巢，斩馘过当，尽收三瞻地，乃请归流改汉，条陈善后之策，疏十数上。会成都将军恭寿、驻藏办事大臣文海交章言其不便，达赖复疏诉於朝，廷议中变，传霖解职去。

二十四年，召授广东巡抚，旋移江苏，摄两江总督。二十六年，拳匪乱作，传霖募三营入卫，奔及乘輿於大同。至太原，授两广总督。旋命入直军机，从幸长安。擢左都御史，迁礼部尚书，兼署工部。明年，回蹕，兼督办政务大臣。凡疏陈加赋括财、损民以益上者，传霖率摈勿用；而各汰冗费，去中饱，并奏罢不急之工：均报可。有诏自后宫内供需皆取给内务府，户部专掌军国大计，实传霖发之也。三十年，转吏部。三十二年，新官制成，乃退直，专治部事。寻仍入直，解部务，以尚书协办大学士。命查办归化城垦务大臣贻谷，论遣戍，参劾不职者数十人。

宣统嗣立，与摄政醇亲王同受遗诏，加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历拜体仁阁、东阁大学士，兼经筵讲官。二年春，疾作，章四上，皆温谕慰留。七月，卒，年七十五，赠太保，谥文端。

传霖起外吏，知民疾苦。所至廉约率下，尤恶贪吏，虽贵势不稍赏。其在军机，凡事不苟同，喜扶持善类。晚病重听，屡乞休不获，居恒郁郁云。

林绍年，字赞虞，福建闽县人。同治十三年进士，以编修历充乡会试同考官。光绪十四年，改御史。时议修颐和园，先是疆吏筹设海军经费，输存北洋，及园工兴，阴移其费以

助工，号为“进献”。绍年极陈：“生民疲敝，当以俭化天下，使督抚爱养百姓。若诛求进献，未足以言忠。请即下诏停输，还所进奉。”得旨严飭。会以忧去，服除，补山西监察御史。疏严门禁，杜宦寺交通之渐。十九年，陕西考官丁维禔夤缘内监得试差，复疏论之。

俄，授云南昭通府知府。边瘠难治，土目禄尔泰横暴，睚眦杀人，莫敢诉，猝捕戮之，众慑而定。期年劾罢文武吏不职者五人。调摄云南府，甫受事，安宁州盗劫货戕人於涂，州牧以总督崧蕃怒缉捕不力，妄系平民二十馀。绍年覆按，疑其枉，谒总督廷争，卒获正犯，出二十馀人者於死。崧蕃愧谢，密疏荐绍年可大用。擢迤南道，未之任，擢贵州按察使。二十六年，迁云南布政使，就擢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广西游匪侵滇边，遣将击却之。招抚八达河村民之陷匪者，以断贼接济，益大出兵合剿。滇境既清，乃以全力赴援广西，而蒙自土匪乘间复发，连陷临安、石屏。绍年会商总督丁振铎，檄按察使刘春霖扼通海，广南军蹙其后，不两月事平。疏言督抚同城任事非便，自请裁缺，从之。移抚贵州，而湖北、广东两巡抚旋亦议裁。印江团首吕志礼、杨鑫不相能，积十馀载，相残杀。绍年至，以兵胁之降，仍拥众不散，遂案诛之。

绍年默察大势，非立宪不足以救亡，请预定政体以系人心，不报。三十一年，移广西。明年，内召，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时黑龙江新设行省，骤擢道员段芝贵为巡抚。绍年言芝贵望轻，不称边帅任。御史赵启霖劾芝贵，因及庆亲王奕劻子载振纳贿渔色事，命大臣按验所劾，称无左证，褫启霖职，而芝贵亦由是罢。绍年

言御史风闻言事，启霖无罪，争之不得，遂称疾。

出为河南巡抚。以州县吏罄资远宦，人地不习，无益於杜弊。请援汉、唐故事，回避本籍。部议自县丞以下，如所请行。益饬吏治，得朝贵请托书辄焚之。两疏纠弹百余人。调仓场侍郎。

宣统元年，徙民政部侍郎。时奕劻握政柄，陕西巡抚恩寿与有连，总督升允劾其赃私，不报。俄，解升允职。绍年召对论其事，以为赏罚不当，则是非不明。退复具疏言之，不省。二年，充经筵讲官，署学部侍郎，改弼德院顾问大臣。以病请告。卒，年六十八，谥文直。

论曰：同、光以后，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耳。次者仅乃得参机务。光、宣之际，政既失驭，权乃益纷，虽当国无以为治焉。敬铭质朴，之万练达，传霖廉约，绍年劲直，其任封疆、治军旅多有绩，而立朝不复有所建树。敬铭初欲得君专国政，为势所限，终不能行其志，世尤惜之。

卷四百三十九

列传二百二十六

景廉 额勒和布 许庚身 钱应溥

廖寿恒 荣庆 那桐 戴鸿慈

景廉，字秋坪，颜札氏，隶满洲正黄旗。父彦德，官绥远城将军。景廉，咸丰二年进士，由编修五迁至内阁学士。典

福建乡试，擢工部侍郎，赐奠朝鲜。八年，授伊犁参赞大臣。故事，哈萨克贸易讫即行。后以货滞鬻，许二三人守以度岁，渐成聚落，周二里许。景廉谓祸伏肘腋，毁之便，将军惮不敢发。会将军卒，景廉摄任，疏陈利害，请以便宜从事，卒毁之。诏下，如所请。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先后以贪暴被劾，皆命景廉往鞫，得实，降革有差。

十一年，调叶尔羌参赞大臣，其城为南路八城之首，汉、回杂处。安集延常扰边，俄人复於西南徼往来窥伺，哈萨克各部落多贰於俄。景廉筹饷练兵，持以镇静，八城以安。严禁绿营兵以重利侵夺回民资产，人心大悦。同治二年，坐事落职，男妇数千哭於札尔玛。札尔玛者，回部栖神之所，意欲祷神阻其行也。景廉既去官，遣往宁夏军营效力，将军都兴阿檄参戎幕。适安徽巡抚翁同书卒於军，复檄景廉代领其众，防剿后路。

五年，授头等侍卫，充哈密帮办大臣。募勇千馀，骑不满百，粮乏，冰雪中僵仆相属。景廉勉以忠义，夜支单帐，燃马矢，席地坐，时出抚循，以是兵心固结。肃州贼沿南山西窜，景廉遣总兵张玉春败之黄花营。贼扰安西州，又大败之。景廉以安西玉门为新疆门户，巴里坤虽天险可守，然力单不足恃，疏请驻安西，布置防务挽运，得旨报可。贼扑敦煌，景廉阳令副将蒋富山邀击南乾沟，而伏劲旅桥湾三水梁。贼果取道三水梁南戈壁，伏起，追击败之。捷闻，得旨嘉奖。贼复扑安西，景廉戒守将坚壁毋浪战，伺其懈击之，而设伏要其归路，贼大创，遁。景廉谓敦煌重镇，当守以重兵，因移

镇敦煌，留兵安西、玉门相犄角。建坚壁清野之计，完城浚壕，择要区筑空心墩台，守具毕备。复以商团民练辅翼官兵，隐寓保甲之法，贼掳掠之计遂沮。招徕土著三千六百馀户，劝募杂粮二万馀石，立转运局马莲井，官民咸称便焉。

时乌鲁木齐回酋妥得璘勾结汉、回、缠头万八千馀东犯，潜约哈密回子郡王为内应。王素驍，其母福晋迈哩巴纽贤明有才略，以逆书呈官军，誓众力守。景廉遣使奖慰，复令富山率兵会办事大臣文麟、裨将孔才击贼，连战六昼夜，大败之。论功，升擢有差。旋授乌鲁木齐都统。时古牧地伪元帅马明屡诈言降，复假贸易分布逆党於济木萨、木垒河。景廉侦知，密檄孔才、金永清等一夕歼之。俄人挟蒙古、哈萨克入境求通商，景廉言地方未靖，不任保护，以兵卫之出。自是终景廉任，俄人不言通商事。

穆宗亲政，景廉以为政治在乎始基，上崇正学、开言路、慎牧令、简军实、重农桑、弭异端六事。移军古城，疏请以副都统吉尔洪额、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任军事。陕回白彦虎纠西宁回万馀，将奔乌鲁木齐，贼势泉悍，破哈密回城，游骑越天山，扰巴里坤，两城告急。会妥得璘死，安集延酋帕夏合乌鲁木齐、古牧地等汉、回扑沙山子，遥应白彦虎。景廉急檄孔才严备济木萨各要隘，黑龙江营总依勒和布援沙山子，吉尔洪额等援喀密，而景廉坐镇古城，饮酒习射，若无事然。依勒和布与游击徐学功率骑五百败贼沙枣园，擒斩无算。帕夏遁归吐鲁番，遂解沙山子之围。吉尔洪额等抵巴里坤，连战皆捷，遂度天山，败贼哈密泥基头。城中闻援军至，大呼突出，贼败，巴里坤肃清。是役也，论者谓新疆治乱一

大关键也。白彦虎窜唐朝渠，将入玛纳斯，学功侦得贼口号，选精骑四百，伪为玛纳斯人，迎之龚家泷，握手慰劳，贼不之疑，益前进，前临大河。官军从后起，贼大惊，白彦虎引四十馀骑逸去，馀尽歼焉。学功者，乌鲁木齐农家子，沉勇多智略。军兴，集乡勇自卫。或离合於妥得璘、帕夏之间，为以贼攻贼之计。景廉招之来，推诚待之，遂愿效死，至是果得其力。奏请破格录用，报可。

景廉以忧勤致疾，再乞解职，温旨慰留。十三年，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於是景廉奏请通筹全局，命伊犁将军金顺取道古牧地，提督张曜由天山南取吐鲁番，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锡纶由沙山子取玛纳斯，三路齐举，使贼不相顾。奇台、古城为哈密、巴里坤屏蔽，命副都统额尔庆额、孝顺、福珠哩驻西湖，防贼逸入北路。乌鲁木齐之南俗呼搭板城者，实通吐鲁番要路，贼以重兵守之，宜潜师攻扰以扼其吭。并请饬陕甘总督左宗棠总司后路粮台。移甘肃民千户实奇台、古城屯田，购蒙古驼数千只，借拨部款六十万两。疏上，悉蒙嘉纳，而忌者尼之，未竟所施。改正白旗汉军都统。俄召回京，迁左都御史。

光绪二年，命入军机，兼总理各国大臣。授工部尚书，调户部。坐事降二级，仍留军机。补内阁学士，再迁兵部尚书。时言路尚激烈，或不平，景廉曰：“政府如射之有的，言者期其中耳，於我辈何憾？且诋政府者率无罪，未必非大臣之福也。”人服其量。新疆勘定，将军金顺上言景廉前劳，请奖励。景廉谓边帅推功枢臣，恐开迎合之渐，请勿许，时论与之。十年，朱谕景廉循分供职，经济非所长，降二级调用。明年，补

内阁学士。八月，卒於官，年六十二。子治麟，国子监司业，见《孝友传》。

额勒和布，字筱山，觉尔察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二年翻译进士，改庶吉士，用户部主事。累迁理藩院侍郎。同治三年，热河土默特贝勒旗老头滋事，额勒和布奉命查办得实，请将贝勒议处，其佐领、章京等降革有差，事遂定。由蒙古副都统调补满洲。旋授盛京户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师防剿热河及奉天马贼，额勒和布筹给军食。贼酋周荣纠党回窜，扰及昌图，所在告警。额勒和布遣将率马队迎击开原，而以步队扼其后，贼遂溃散。六年，请酌抽盐厘充练兵经费，增设海防同知驻营口，均议行。於赈务尤尽力捐募。署盛京将军，调察哈尔都统。新疆用兵，额勒和布经纪粮运，并调八旗官兵助剿，擢乌里雅苏台将军，屡却悍贼。

光绪三年，因病乞休。六年，起镶白旗汉军都统，调蒙古。历热河都统、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十年，命直军机，协办大学士。奏请允开滇、越边界矿务，又奏光绪四年以前直省钱漕积欠者，请予蠲免。司业潘衍桐建言特开艺学科，以额勒和布持不可，寝其议。十一年，授体仁阁大学士，转武英殿。历充阅卷大臣等差。二十年，免直军机。二十二年，致仕。逾四年，卒於家，谥文恭。

额勒和布木讷寡言，时同列渐揽权纳贿，独廉洁自守，时颇称之。

许庚身，字星叔，浙江仁和人。咸丰初，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尝代同官夜直，一夕，票二百签，署名牒背。文宗阅本，心识之，以询侍郎许乃普，乃普为其诸父行也，遂命充军机章京。故事，大臣子弟不得入直，是命盖异数云。十年，车驾狩木兰，召赴行在。是时肃顺方怙权势，数侵军机事，高坐直庐，有所撰拟，辄趣章京往属草。庚身以非制，不许，使者十数至，卒弗应。肃顺惭且怒，欲中以危法，未得间。穆宗缙业，特赐金以旌其风节，命随大臣入直。

同治元年，成进士，自请就本官，补侍读。累迁鸿胪寺少卿。母忧归，服竟，迁内阁侍读学士，入直如故。进《春秋属辞》，被嘉奖。补光禄寺卿。典试贵州，督江西学政，颇以天算、舆地诸学试士。光绪四年，授太常寺卿。擢礼部侍郎，调户部、刑部。十年，法越事起，充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晋头品服。时枢府孙毓汶最被眷遇，庚身以应对敏练，太后亦信仗之。十四年，晋兵部尚书。十九年，卒，谥恭慎。

庚身自郎曹至尚侍，直枢垣垂三十年，与兵事相终始，为最久云。

钱应溥，字子密，浙江嘉兴人。拔贡生，朝考一等，用七品小京官，分吏部，直军机。咸丰十年，粤寇连陷浙东西郡县，应溥父海宁州学训导泰吉，质行朴学，老儒也，时已罢官，州人留主讲书院。应溥闻警，亟请归奉亲，转徙经年，须发为白。

曾国藩治兵安庆，招入幕，工为文檄，敏捷如夙构。国

藩屡欲特荐，皆力辞。同治三年，奏加五品卿衔。大军征捻，驻周家口。捻宵至，守卒仅千人，众骇惧，应溥镇静若无事然。於是国藩坚卧不起，捻卒不敢犯。晋四品卿衔，国藩深倚重之，其督两江，有大兴革，上奏辞皆嘱应溥具草。

光绪初，养亲事毕，乃入都，重直军机，擢员外郎。恭忠亲王、醇贤亲王相继秉政，皆嘉其谄练。每承旨缮诏，顷刻千言，曲当上意。累迁礼部侍郎。偕尚书昆冈按事河南，自巡抚裕宽以下降黜有差。朝鲜事起，廷议主战，应溥造膝敷陈，多人所不敢言。旋任军机大臣，再迁工部尚书。谢病归。二十八年，卒，谥恭勤。子骏祥，翰林院侍读。

廖寿恒，字仲山，江苏嘉定人。同治二年进士，授编修。出督湖南学政。光绪二年，再擢侍讲。近畿旱灾，寿恒应诏陈言，以为：“吏治坏则民情郁，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而灾祲生，应天以实不以文。愿皇上审敬怠，明是非，核功罪，信赏罚，勿徒视为具文。”语甚切至。寻以内务府开支失实，请严饬，以为浮滥者戒。再督河南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仍留视学。坐疏察生员欠考，下部议处。

九年，法人侵据越南安定，寿恒疏言：“法以传教为事，今乃思辟商务，取径越南。越固我藩属，万无弃而不顾之理。臣愚以谓今日有必战之势，而后有可和之局。李鸿章威望最隆，北洋劲旅，非他人所能统御。宜饬鸿章仍回北洋大臣本任，坐镇天津，以卫畿辅，而饬署督张树声还督两广。树声忠勇宿将，必能相机进讨，以伸保护属国之义。两督臣各还本任，事属寻常，可不启外人之疑；而进战退守，能发能收。

彼若悔祸，自可转圆。若必并吞越南，则是兵端自彼而开，不得谓为不修邻好。”

法越和议成，寿恒复上疏言：“风闻法使至天津，称越南既议款，因以分界撤兵事要约李鸿章，鸿章拒不允，拟即来都磋商译署。论者谓当虚与委蛇。不知法据越南，去我之属国；逐黑旗，撤我之藩篱；通红江，夺我滇江之大利。先机已失，不可不图挽回。为今之计，直宜以欺陵小弱之罪，布告列邦，折以公法，令改削所立条约。河内、安定，一律让还，然后缓议法越通商之约。现闻津海防务，已饬备严整，军容改观。臣谓仍当选派知兵大员，率兵轮驶赴越都，以观动静。又飞檄广西防军援助刘永福，增兵制械，迅拔河内，以扼敌冲。河内既下，北圻乃安。盖我不与法构兵，永福不能不为越守土，故迩来阴助黑旗，屡战皆捷。法人不得已，乃托言保护。永福忿懣填胸，苟奉诏书，无不一以当百。如此，则滇、粤之边患稍纾，越、法之兵端可戢。”寿恒又以：“根本之计，责在宸躬。跬步不离正人，乃可薰陶德性。拟请皇太后、皇上，御前太监务取厚重朴实之人，其有年纪太轻、性情浮动者，屏勿使近。并请懿旨时加训饬，凡一切浅俗委琐之言，勿许达于宸听。庶几深宫居息，无往非崇德之端，或可补毓庆宫课程所不及。至於宫廷土木之工，内府传办之件，事属寻常，最易导引侈念。伏愿皇太后崇俭黜奢，时以民生为念，俾皇上知稼穡之艰难，目染耳濡，圣功自懋。如是，则慈闱教育，更胜於典乐命夔。”疏入，上为之动容。

十年，行走总理衙门。迁兵部侍郎，调礼部、户部、吏部侍郎，屡典试事。偕都御史裕德查办四川盐务，劾罢盐茶

道蔡逢年，遣戍。二十三年，迁左都御史，入军机。明年，调礼部尚书。太后训政，命出军机。以疾乞休。二十九年，卒。

荣庆，字华卿，鄂卓尔氏，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九年，会试中式。十二年，成进士，以编修充镶蓝旗管学官。累迁至侍读学士、蒙古学士。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命也，欺君可乎？”居三年，擢鸿胪卿，转通政副使。简山东学政，丁母忧。二十七年，擢大理卿，署仓场侍郎。以剥船盗米，改由火车迳运，并仓廩，增经费，杜领米弊端，裁稽查仓务御史，皆如所请行。和议成，奉命会办善后事宜，兼政务处提调。二十八年，授刑部尚书。大学堂之创立也，命荣庆副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寻充会试副考官、经济特科阅卷大臣。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

荣庆既入政地，尤汲汲於厉人才，厚风俗。尝疏陈：“国家取才，满、汉并重。请饬下阁部，将所属满员严加考试，设馆课之：一、掌故之学，二、吏治之学，三、时务之学。尤以《御制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性理精义》、《上谕八旗》诸书，为居官立身之大本。均令分门学习，札记大纲，以覘其才识。”疏入，报闻。

三十一年，协办大学士。是冬，改学部尚书。明年，充修订官制大臣。寻罢军机，专理部务。德宗上宾，充恭办丧礼大臣。宣统元年，以疾乞休，温旨慰留。调礼部尚书。孝钦后奉安，充随入地宫大臣，恭点神牌，晋太子少保。三年，裁礼部，改为弼德院副院长。旋充顾问大臣、德宗实录馆总

裁。国变后，避居天津。卒，年五十八，谥文恪。

荣庆持躬谨慎。故事，军机大臣无公费，率取给馈赈。荣庆始入直，深以为病，语同列合辞上请，乃得支养廉银二千，而御前诸臣亦援例增给有差。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一年举人，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迁内阁学士。二十六年，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晋理藩院侍郎。

拳匪肇衅，各国联兵来犯，令赴丰台御之。外兵入京，误以东坝为匪窟，欲屠之，力解乃免。两宫西巡，命充留京办事大臣，随李鸿章议和。约成，专使日本谢罪，又派赴日观博览会。二十九年，擢户部尚书，调外务部，兼步军统领，管工巡局事，创警务，缮路政。平反王维勤冤狱，商民颂之。三十一年，晋大学士，仍充外务部会办大臣。历兼厘订官制、参预政务、变通旗制，署民政部尚书。

宣统元年，命为军机大臣。丁母忧，请终制，不许。出署直隶总督，请拨部款修凤河。寻还直。三年，改官制，授内阁协理大臣，旋辞，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国变后，久卧病。卒，年六十有九。

戴鸿慈，字少怀，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编修督学山东。父忧归，服除，督学云南。后复充云南乡试正考官。二十年，大考一等，擢庶子。日韩启衅，我军屡挫。鸿慈连疏劾李鸿章调遣乖方，迁延贻误，始终倚任

丁汝昌，请予严惩；并责令速解汝昌到部治罪，以肃军纪；均不报。和议成，鸿慈奏善后十二策：一，审敌情以固邦交；二，增陪都以资拱卫；三，设军屯以实边储；四，筑铁道以省漕运；五，开煤铁以收利权；六，税烟酒以佐度支；七，行抽练以简军实；八，广铸造以精器械；九，简使才以备折冲；十，重牧令以资治理；十一，召对群僚以励交修；十二，变通考试以求实用。迁侍讲学士。督学福建，再迁内阁学士。学政报满，假归省墓。擢刑部侍郎。

赴西安行在，上陈治本疏；又请建两都，分六镇，以总督兼经略大臣，得辟幕僚，巡抚以下咸受节制。是年冬，随扈还京，转户部侍郎。时各省教案滋多，鸿慈请设宣谕化导使，以学政兼充。编辑外交成案，颁发宣讲。又请就翰林院创立报局，各省遵设官报，议格不行。时设会议政务处，有奉旨交议事件，三品京堂以上与议。鸿慈请推行阁部、九卿、翰林、科道皆得各抒所见，属官则呈堂代递，可以收群策、励人才。下政务处采择。

三十一年，命五大臣出使各国考求政治，鸿慈与焉。将发，党人挟炸药登车狙击，从者或被创，人情惶惧。鸿慈从容诣宫门取进止，两宫慰谕，至泣下，遂行。历十五邦，凡八阅月，归国。与载泽、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哀辑《列国政要》百三十三卷、《欧美政治要义》十八章，会同进呈。并奏言：“各国治理大略，以为观其政体：美为合众，而专重民权；德本联邦，而实为君主；奥、匈同盟，仍各用其制度；法、义同族，不免偏於集权；唯英人循秩序而不好激进，具宪法出於自然之发达，行之百年而无弊。反乎此者，有宪法

不联合之国，如瑞典、挪威则分离矣；有宪法不完全之国，如土耳其、埃及则衰弱矣；有宪法不平允之国，如俄罗斯则扰乱无已时矣。种因既殊，结果亦异。故有虽革改而适以召乱者，此政体之不同也。覘其国力，陆军之强莫如德，海军之强莫如英，国民之富莫如美，此国力之不同也。窥其政略，则俄、法同盟，英、日同盟，德、奥、义同盟，既互相倚助以求国势之稳固；德、法摩洛哥之会议，英、俄东亚之协商，其对于中国者，德、美海军之扩张。美、法屯军之增额，又各审利害以为商业之竞争。盖列强对峙之中，无有一国孤立可以图存者，势使然也。况人民生殖日繁，智识日开，内力亦愈以澎湃。故各国政策，或因殖民而造西伯利亚之铁路，或因商务而开巴拿马之运河，或因国富而投资本於世界，均有深意存焉。此政略之不同也。验其民气，俄民志伟大而少秩序，其国失之无教；法民好美术而流晏逸，其国失之过奢；德民性倔强而尚武勇，其国失之太骄；美民喜自由而多放任，其国失之复杂；义民尚功利而近贪诈，其国失之困贫；惟英人富於自治自营之精神，有独立不羁之气象，人格之高，风俗之厚，为各国所不及。此民气之不同也。臣等观於各国之大势既如此，又参综比较，穷其得失之源，实不外君臣一心，上下相维，然后可收举国一致之益。否则，名实相悬，有可以断其无效者，约有三端：一曰，无开诚之心者国必危。西班牙苛待殖民，致有斐律宾、古巴之败。英鉴於养民反抗，而於澳洲、坎拿大两域予人民以自治之权，致有今日之强盛，开诚故也。俄灭波兰而用严法以禁其语言，今揭竿而起要求权利者，即波兰人也。又於兴学练兵，皆以专制为目的，今满

洲之役，不战先溃。莫斯科、圣彼得堡之暴动，即出於军人与学生也。防之愈密，而祸即伏於所防之中，患更发於所防之外，不开诚故也。二曰，无虑远之识者国必弱。俄以交通之不便，而用中央集权，故其地方之自治，日以不整。美以疆域之大，而用地方分权，故其中央与地方之机关，同时进步。治大国与治小国固不侔也。德以日尔曼法系趋於地方分权，虽为君主之国，而人民有参与政治之资格。法以罗马法系趋於中央集权，虽为民主之国，而政务操之官吏之手，人民反无自治之能力。两相比较，法弱於德，有由来矣。三曰，无同化之力者国必扰。美以共和政体，重视人民权利，虽人种复杂，而同化力甚强，故能上下相安於无事。土耳其一国之中，分十数种族，语言宗教各不相同，又无统一之机关，致有今日之衰弱。俄则种族尤杂，不下百数，语言亦分四十餘种，其政府又多歧视之意见，致有今日之纷乱。奥、匈两国虽同戴一君主，而两族之容貌、习尚、语言、性情迥殊，故时起事端，将来恐不免分离之患。盖法制不一，畛域不化，显然标其名为两种族之国，未有能享和平、臻富强者矣。此考察各国所得之实在情形也。窃惟学问以相摩而益善，国势以相竞而益强。中国地处亚东，又为数千年文化之古国，不免挟尊己卑人之见，未尝取世界列国之变迁而比较之。甲午以前，南北洋海陆军制造各厂同时而兴，声势一振。例之各省，差占优胜矣。然未尝取列国之情状而比较之也。故比较對於内，则满盈自阻之心日长；比较對於外，则争存进取之志益坚。然则谋国者亦善用其比较而已。”

又奏：“臣等旷观世界大势，深察中国近情，非定国是，

无以安大计。国是之要，约有六事：一曰举国臣民立於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二曰国是采决於公论；三曰集中外之所长，以谋国家与人民之安全发达；四曰明官府之体制；五曰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六曰公布国用及诸政务。以上六事，拟请明降谕旨，宣示天下以定国是，约於十五年或二十年颁布宪法，召集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又奏：“实行立宪，既请明定期限，则此十数年间，苟不先筹预备，转瞬届期，必至茫无所措。今欲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先从官制入手。拟请参酌中外，统筹大局，改定全国官制，为立宪之预备。”均奉俞旨采纳，遂定立宪之议。

先是鸿慈奉使在途，已擢礼部尚书；及还，充厘定官制大臣，转法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参预政务大臣。时法部初设，与大理院画分权责，往复争议，又改并部中职掌。於是京外各级审判厅次第设矣。又采英、美制创立京师模范监狱。三十四年，疾作，乞解职，温旨慰留。两宫升遐，力疾视事。

宣统元年，赏一等第三宝星，充报聘俄国专使大臣。礼成返国，奏言：“道经东三省，目击日、俄二国之经营殖民地不遗余力。非急筹抵制，无以固边圉；非振兴实业扩其自然之利，无以图富强。请速办垦殖、森林二端。俟财力稍裕，再筹兴学、路矿、兵屯各事，以资捍卫。”牒陈办法。得旨，下所司议行。是年八月，命入军机，晋协办大学士。二年，卒，加太子少保，谥文诚。

论曰：枢臣入对，序次有定，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晚近领以尊亲，势尤禁隔，旅进旅退而已。景廉多战绩，额勒

和布有清操，庚身、应溥通达谳练，寿恒有责难之言，鸿慈负知新之誉，荣庆谨慎持躬，那桐和敏解事，皆庶几大臣之选者欤？

卷四百四十

列传二百二十七

英桂 宗室载龄 恩承
宗室福锟 崇礼 裕德

英桂，字香岩，赫舍哩氏，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元年举人，以中书充军机章京，晋侍读。授山东青州知府，迁登莱青道。擢山西按察使，调山东，署布政使。咸丰三年，擢河南巡抚。粤匪扰湖北，英桂抵南阳筹防，匪踞安徽六安州，驰防汝宁。捻首张洛行窜踞雒河集，命英桂督三省军务，叠败贼於三河尖、颍上，捕获教匪陈太安、王庭贞。迁山西巡抚。同治元年，钦差胜保被逮，多隆阿代领其军，多所裁撤，部将宋景诗复叛。英桂奏言：“胜保旧部虽多乌合降众，久经战阵。多隆阿到营旬日，遣归七起，未免操之过急，穷无所归，乘机走险。应遵前谕，如能随同立功，仍准一体保奏，以安众心。”报闻。迁福州将军。

七年，署闽浙总督，奏言：“前督左宗棠议减兵者，为增饷也；议增饷者，为练兵也。应就地势情形，以定经久之制。浙省依山阻海，马步水陆额兵三万七千五十九名，而驻於杭、嘉、湖、宁、温、绍、台海滨七府者三万馀名，分驻湖、金、

衢、严、处五府者七千馀名。海疆偏重，形势了然。加饷为人情所愿，减兵又为人情所难。各属形势不同，参以变通，庶臻妥善。今拟分别减兵增饷，以本省应裁之饷，加本省应存之兵。至练兵拟照楚、湘兵制，整器械，精技艺，庶兵气可扬。水师战船，宽筹经费，期复旧模。”又言：“轮船之设，利於巨洋。驾驶之法，迥异长江。”并拟定外海炮艇章程十二条，上均嘉纳。召为内大臣。

十一年，授兵部尚书，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调吏部，兼步军统领。光绪元年，协办大学士。三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四年，以病乞休。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勤。

宗室载龄，字鹤峰，隶镶蓝旗，诚隐郡王允祉五世孙。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迁洗马，累至内阁学士。以题定郡王载铨《息肩图》称门生违例，镌三级。除光禄寺卿。咸丰三年，擢都察院副都御史，授工部左侍郎。粤匪北窜，踞河间、阜城，命载龄督防固安，匪南窜，撤防。会川督裕瑞被劾，命载龄往勘。因疏陈山西、陕西、四川捐输款项侵蚀、滥销诸弊，请敕各督抚严查参办，并条上章程五则，议行。时黔匪逼近蜀境，诏载龄严饬地方劝谕乡困助声势。寻署陕西巡抚。调刑部侍郎，仍留陕。五年，疏言：“前抚臣王庆云请准遣戍新疆官犯捐输，改发内地。捐数无多，何裨国计？此端一开，行险侥幸之徒，将肆意妄为，绝无忌惮。所得小而所失大，请停止以儆官邪。”上韪之。

寻诏回京，授泰宁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以病乞休。病痊，署礼部侍郎，授刑部，调吏部。同治元年，擢都

察院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九年，丁父忧，袭辅国公。光绪三年，调吏部，协办大学士。明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六年，因病屡疏乞休，允之。九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恪。

恩承，字露圃，叶赫那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以笔帖式历礼部郎中。随僧格林沁剿贼，赏四品京堂。授侍读学士，仍留营充翼长。解山东滕县围，克沙沟营、临城驿，破贼曹州，又败之临朐县南。晋三品京堂，授太常寺卿。同治二年，捻首张洛行伏诛，赏黄马褂，擢内阁学士，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以僧格林沁遇害，坐革职。旋以剿奉天马贼，复原官。授理藩院侍郎。七年，捻匪张总愚北窜，恩承总统神机营马步兵往雄、霸扼防。捻平，还京。历调工部、礼部、刑部、吏部。

光绪元年，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正蓝旗汉军都统，迁礼部尚书。命与侍郎童华往四川查办总督丁宝桢等被劾案，覆奏宝桢交部议。恩承言：“从古言利之臣，咸以不加赋而财用足，为动人听闻之具。溯自军兴以来，川省厘、捐两项，协拨饷需，以千百万计。苟非国家深仁厚泽，何以人乐输将？方今军务肃清，民气未复，乃川省设立官运局，所征正款，已暗寓加厘；所收杂款，更巧为摊派。下与小民争利，而司、道两库悬欠百万有奇。正款反形支绌，似於国计民生两无裨益。”疏入，敕部核覆。复命赴云南查办事件，以侍郎阎敬铭劾恩承入川时失察家人需索，部议革职留任。

回京，授步军统领。十年，迁刑部尚书，调吏部，协办

大学士。明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十三年，命赴广西、湖南、河南按事。十五年，转东阁。十八年，卒，谥文恪。

宗室福锬，字箴庭，隶镶蓝旗，理密亲王允弼六世孙。咸丰九年进士，授吏部主事，晋员外郎。光绪四年，授右庶子，迁侍读学士，擢太仆寺卿。六年，赏副都统，充西宁办事大臣。八年，召授兵部侍郎，历调刑部，户部。十年，擢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管内务府大臣。调户部，协办大学士。以部驳机器鼓铸，福锬议革职，改留任，旋复官。十五年，加太子太保。詹事府右庶子。崇文疏劾大学士张之万交纳外官，命福锬偕尚书潘祖荫勘之，奏言：“之万住居湫隘，门无杂宾。枢臣接见外僚，藉以考核人才。不得以因公谒见，谓为接纳营私。惟僧静洲以方外浮屠往来仕宦之家，易招物议，请驱逐回籍。”报可。十七年，授体仁阁大学士。二十年，皇太后万寿，赏双眼花翎。时京师盗风甚炽，福锬初禁步军讯盗用严刑，盗益肆。至是奏请变通缉捕章程，允之。二十一年，疏请乞休。卒，谥文慎。

崇礼，字受之，姜氏，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咸丰七年，以拜唐阿为清漪园苑丞。文宗巡幸，尝询以事，奏对称旨，嘉奖之。由员外郎历内务府卿，加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授山海关副都统，乞病归。五年，历迁内阁学士，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补礼部右侍郎。坐事，议革职，改降三级。九年，授光禄寺卿。历理藩院侍郎，转兵部、户部。二十年，加太子少保，赏黄马褂。旋擢理藩院尚书。出为热河都统，再

乞病。二十四年，授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

崇礼勤於职事，太后念先帝识拔，颇推恩遇。及政变起，太后复训政，参预新政。杨锐等获罪，崇礼以案情重大，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始命军机会刑部、都察院严审。已，又传旨即行正法。二十六年，调户部，协办大学士。二十九年，授东阁大学士，转文渊阁。三十一年，以病乞罢。又二年，卒，谥文恪。

裕德，字寿田，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子。光绪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八年，充咸安宫总裁，偕詹事府少詹事宝昌等疏请整顿咸安宫官学凡六事，下部议行。五转至内阁学士，督山东学政。十六年，擢工部侍郎，调刑部。二十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命偕侍郎廖寿恒赴四川按事。二十四年，迁理藩院尚书，调兵部。二十八年，赴哲里木盟查办事件，因条上领荒招垦事宜，如所议行。二十九年，协办大学士，授体仁阁大学士。三十年，充会试总裁。明年，改东阁。卒，谥文慎。

裕德持躬谦谨，礼贤下士，有一得之长，誉之不容口，时皆称之。

论曰：大学士满、汉并重，非有资望，不轻予大拜。内阁不兼军机者，不参机务，相业无闻焉。英桂诸人或起军功，或承世荫，或娴文学，或优政事，虽未能显有名绩，而旧德老成，雍容台鼎，亦不愧宰相之器者欤！

卷四百四十一

列传二百二十八

潘祖荫 李文田 孙诒经 夏同善
张家骥 张英麟 张仁黼 张亨嘉

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大学士世恩孙。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侍读，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除大理寺少卿。左宗棠被劾，召对簿，罪不测，祖荫上疏营救，且密荐其能，狱解，乃起独领一军。十一年，诏求直言，祖荫念车驾还都，首斥奸佞，纲纪一新，为上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四事。并请免赋以苏民困，汰厘以纾民力，严军律以拯民生，广中额以收民心。绵绵数千言，称旨。迁光禄寺卿。与修《治平宝鉴》，书成，被常赉。先后纠弹官吏不职状，书凡数上，文若钦差胜保、直隶总督文煜、陕西巡抚英瑄、布政使毛震寿、甘肃布政使恩麟、道员田在田诸人；武若提督孔广顺、总兵阎丕叙、副将张维义诸人。繇是直声震朝端。

同治三年，授左副都御史。坐会议何桂清罪未列衔，絀吏议。明年，恭亲王奕訢获谴，下群臣议。祖荫念重臣进退，关系安危，疏请持平用中，酌予转圜，祛世人惑。补工部侍郎。七年，调户部，充经筵讲官。坐失部印，褫职留任。典顺天乡试，再坐中式举人徐景春文理荒谬，镌二级。十三年，特旨赏编修，仍入直。录输饷功，释处分。

光绪改元，授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数迁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五年，主事吴可读以死请为穆宗立嗣，祖荫被命集议，与徐桐等请申不建储，彝训疏存毓庆宫。明年，偕惇亲王奕谿等办中俄交涉。约既成，筹善后，条列练兵、简器、开矿、备饷四事进。命入直军机，父忧归。服阕，起权兵部尚书，调补工部，兼管顺天府尹事。大婚礼成，晋太子太保。十六年，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勤。空坻士绅感其救灾勤劳，吁建专祠，报可。

祖荫嗜学，通经史，好收藏，储金石甚富。先后数掌文衡，典会试二、乡试三，所得多真士。时与翁同龢并称翁潘云。

李文田，字芍农，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同治五年，大考，晋中允。九年，督江西学政。累迁侍读学士。秩满，其母年已七十有七矣，将乞终养，会闻朝廷议修园御，遂入都覆命。既至，谒军机大臣宝鋆，告以东南事可危，李光昭奸猥无行，责其不能匡救。宝鋆曰：“居南斋亦可言，奚必责枢府？”文田曰：“正为是来耳！”疏上，不报。逾岁，上停止园工封事，略言：“巴夏礼等焚毁圆明园，其人尚存。昔既焚之而不惧，安能禁其后之不复为？常人之家偶被盗窃，犹必固其门墙，慎其管钥，未闻有挥金夸富於盗前者。今彗星见，天象谴告，而犹忍而出此，此必内府诸臣及左右怙人导皇上以朘削穷民之举。使朘削而果无他患，则唐至元、明将至今存，大清何以有天下乎？皇上亦思圆明园之所以兴乎？其时高宗西北拓地

数千里，东西诸国慑惮天威，府库充盈，物力丰盛，园工取之内帑而民不知，故皆乐园之成。今皆反是，圣明在上，此不待思而决者矣。”疏入，上为动容。俄乞假归。光绪八年，遭母忧。服竟，起故官，入直如故。数迁至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领阁事。二十年，疏请起用恭亲王奕訢及前布政使游智开，依行。明年，卒，恤如制，谥文诚。

文田学识淹通，述作有体，尤谙究西北舆地。屡典试事，类能识拔绩学，士皆称之。

孙诒经，字子授，浙江钱塘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闻杭州城陷，乞假归，奉亲辟居定海。参宁绍台道张景渠军，平浙东有功，还授检讨。以倭仁荐，入直南书房。同治四年，擢司业。上言：“弭灾在恤刑，治狱先平法。本律盗案不分首从，圣祖、世宗加以区别。自顷盗风充斥，概用重典，行十馀年，案不减少。则知弭盗之术，不在用法之严。请敕刑部改成例，复祖制。”议行。会上将侍太后幸惇亲王府，既，与夏同善谏罢。未几，复将诣恭亲王府祀神，诒经再上疏，言：“圣学方新，宸修宜懋。经帷屡旷，则神志难专；法驾时勤，则见闻易惑。一日行幸，一日已荒念典之功；今日行礼，异日或启游观之渐。”士论归之。遭父忧去，服除，仍原官，入直如故。十年，迁侍讲。五月朔，日食。诒经以天道感应，本诸人事，於是有遇灾修省之请。十三年夏，彗星见，越数日，太白经天，人心惶骇。诒经复有广开言路及罢圆明园工程之请。迁侍读学士。德宗缵业，大考一等，擢詹事。召对，命直抒所见，连上澄吏治、慎海防机宜甚悉。

光绪六年，俄衅启，东西海陆边防亟。诒经言：“能战然后能和，兵力专顾海口，北塘覆辙可鉴。”请调劲旅守东路，并津、永举办民团。再迁刑部侍郎，明年，调户部。会左宗棠请修畿辅水利，乃疏荐张之洞、张佩纶资治理，并以山东河患，河员专治河堤，不讲修导，建议购泰西机船及时修浚。十一年，入直毓庆宫。山东河工领部银百万，诒经廉得书吏史恩涛苛索状，严责缴还，将惩治，章未上，而御史王赓荣等辄劾以轻纵。上令明白回奏，覆奏入，卒陷吏议，并罢直。有劝引退者，诒经曰：“吾被恩遇久，遑敢佚吾身邪？”於是专治部事，佐度支凡十年。时议设银行，造铁路，虑利权外溢，断断持异议。

诒经持躬清正，思以儒术救时敝。不阿权要，为同列所忌，卒不得行其志。先后数司文柄，深恶末学骛骛积习，摈之惟恐不遑，所得多知名士。生平论学不分汉、宋，谓经学即理学。又曰：“学所以厉行也，博学而薄行，学奚足尚？”一时为学者所宗。十六年，卒，优诏赐恤，谥文愬。

夏同善，字子松，浙江仁和人。咸丰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年，粤寇陷江南，诸军无所统，请属之曾国藩；又以北塘之役，僧格林沁军退顿通州，桂良再就议款，同善建言敌情叵测，宜专任僧格林沁备战守；敕并依行。父忧归，服阕，起故官。同治六年，迁少詹事。其时传言车驾将幸惇亲王府，召集梨园，同善闻之，与孙诒经合疏谏止。略言：“皇上冲龄，敬天未至南郊，游幸先临府第，未安者一。圣学端资养正，耳目玩好偶

有所娱，恐疏而不密，未安者二。近顷军事未宁，游观之事传播四方，曷以慰臣民望？未安者三。英、俄人士杂处京畿，稍示以懈，何能帖伏？未安者四。夫孝以礼为归，礼以时为大，非时不举，古有明箴。乞罢止以彰圣德。”出督江苏学政，遭继母丧去职。起詹事。十年，迁兵部右侍郎。秋，患霖雨，奉其状以上，乞申虔祷，实行敦节俭、广赈济、开言路、清庶狱诸政，语至剴切。十三年，偕尚书广寿诣四川按事，奏请撤永川等兵差局、绵竹等伏马局。

光绪元年，命直毓庆宫授读，固辞不获，益屏家事勿问，退唯默坐观书，思所以为献纳地。先后累言盗案刑例宜复旧制，分首从；畿辅旱，请凿井灌田苏之；晋、豫饥，请移海防关税经费恤之。四年，复命视学江苏，陛辞日，力陈捐纳有碍民生，无裨国用，称旨。明年，被命巡视山东黄河，条上治下游三事：曰浚海口，曰直河湾，曰通支河，请移机器局经费治之。其秋，阅缘江炮台，又历陈三不可恃，请合数省力助守江口，已筑者毋废，未筑者毋增，上然其言。尝割俸浚江阴城河，植松五万馀於君山，民德之。六年，卒，德宗闻之遽泣，其忠诚荷主知如此。遗疏入，赐恤如例，谥文敬。子庚复，主事；敦复，御史。

张家骥，字子腾，浙江鄞县人。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山东学政，调山西。遭父忧解职，服除，起故官。迁侍讲，入直南书房。光绪元年，转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年，命直毓庆宫，迁侍讲学士。明年，刘铭传奉召入都，疏请筹造清江浦铁路，下李鸿章等议。家骥念典学

方新，讲求上理，万一言利之臣随声附和，一言僨事，关系匪轻，乃力陈三弊阻止之。疏入，仍令鸿章核覆，鸿章力主铭传策。然自是御史洪良品陈五害，侍讲张楷陈九不利，并随家骧而上谏书矣，事竟寢。数迁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九年，授工部右侍郎，调吏部。

家骧纯谨好学，一谢时趋。莅官端慎。授帝读，朝夕纳诲，颇能尽心所职。十年，卒，上悼惜，赐祭葬如制，谥文庄。

张英麟，字振卿，山东历城人。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三年，命偕检讨王庆祺在弘德殿行走。英麟甫入直，即乞假归省。未几，穆宗崩，庆祺以有罪褫职。众皆称其志节。历典福建、云南乡试，累迁祭酒，充经筵讲官。光绪十七年，以詹事授奉天府丞，兼学政。奉省士民朴素，随轺所至，力加奖劝，学风兴起。晋内阁学士，简顺天学政，擢吏部侍郎。二十六年，通州试竣回京，两宫西狩，官吏迁避。英麟独守学政关防待交替。明年，召赴行在，应诏上疏，请力崇节俭。乘舆回銮，议变法，英麟言祖宗法制，可整饬不可遽更张。二十九年，充会试副总裁，借闱河南，改试策论、经义。英麟严衡校，多取绩学。会改官制，英麟以侍郎迁副都统，汉员授旗官自此始。旋晋都统。三十四年，授都御史。时议行宪政，许士民上书，英麟必详审为代达。御史江春霖直劾亲贵，斥回原衙门，英麟率全台合疏留之。

宣统改元，摄政监国，复举轮讲之典。英麟撰《资治通鉴》讲章以进，皆发明精义，比附近情，冀以诚意相感动，章

上，但循故事留览而已。三年，武昌变起，内阁改制，饬都察院及凡有言责者皆停奏事，英麟叹息以为奇变。逊位诏下，遂乞罢归。德宗永远奉安，犹奔赴崇陵谒送。重宴琼林，加太子太保。乙丑冬，卒，年八十有八。

张仁黼，字劭予，河南固始人。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出督湖北学政，以朱子《小学》、《近思录》训士。累迁洗马，充日讲起居注官，补侍讲。二十年，日本衅起，枢臣被劾。乃与李文田等请起用恭亲王奕訢，称旨。迁鸿胪寺卿，典试四川。除奉天府府丞，父忧，未之官。

二十六年，拳乱作，奉命在籍治团练。服阕，赴行在。时财匱，议加丁口税。仁黼谓：“今日国势极危，而人心未去者，良由世祖除明季三饷；圣祖诏丁口以五十年为率，嗣后滋生永不加赋；深仁厚泽，民不能忘。今议加丁税，违祖制，拂民情，必不可。”事遂寝。还京，擢顺天府府尹。再迁兵部侍郎，典试江西，历学部、法部。

三十三年，补大理院正卿，奏请敕部院大臣会订法律，略言：“法律主要在乎组织立法机关，而所以成之者有三，曰：定法律宗旨，辨法律性质，编法律成典。中国数千年来，礼陶乐淑，人人皆知尊君亲上。此乃国粹所在，必宜保存，用各国之法以补其不足。尤须造就法律人才，治法治人，相因为用，然后可收实效。”又言：“立法之要，规模不可不闳，推行必宜有渐。否则未当於人心而贸然以试，诚恐外国属人主义势力日益扩张，而吾国属地主义处理愈形桎梏。有司奉行

不善，反使外人得以藉口，为患甚大。”疏入，多议行。俄授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三十四年，丁母忧。未几，卒。

仁黼内行修，不自标异。尝被命治河，却例馈节省金，同官惧，谓将兴大狱。仁黼忽索取金，众始安，然颇怪其失操。已而河南巡抚上言绅士助学校金，不受奖叙，数与之同。朝士益服其清不绝物云。

张亨嘉，字燮钧，福建侯官人。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四年，视学湖南，念儒官为士模范，不激浊扬清，曷以励风教？疏荐文行交修者数人，士习为一变。二十三年，入直南书房。越二年，除司业，频转太常寺少卿。一岁五迁，殊数也。

二十六年夏，亲贵大臣信拳民有神术能攘外，饰词入告，上疑之，命亨嘉察视。亨嘉知其不可恃，条上弭衅机宜甚悉，疏甫入而乱作。西狩还，独先赐用，徙大理寺卿。明年，出督浙江学政，颇采西国政教命题试士，多得通材。尚书张百熙、荣庆既为学务大臣，别置大学总监督，亨嘉遂被命任校事，仍不离内廷职。大学中更寇乱，肄业生不盈百，乃辟学舍，广集高材生。类别学科，礼聘儒宿及东西邦学人专门教授。书籍仪器，粲然具备。兼摄进士馆监督，进士习法政自此始。历光禄寺卿、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逾岁，疏辞校职，转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

亨嘉为人敦实，嗜古精鉴赏。事母孝，母黄氏，寿百岁，同列奏麻瑞。中兴后命妇享高耄者，与詹事袁葆恒祖母郭氏二人而已。上闻之叹异，加恩赐予。三十四年，遭丧去，终

服，仍入直。宣统二年，卒，赐祭葬，谥文厚。

论曰：同、光典学内直诸臣，每兼授读，体制较隆；而文学侍从，亦多选绩学，时备顾问，称荣幸焉。祖荫好贤勤事，文田学识淹雅，同以通博称。诒经重实学，同善崇圣德，家骥尽心诲纳，英麟早励风节，并无愧师儒。仁黼、亨嘉尤惓惓於明法修学，后先相望，其风采皆隐然可见焉。

卷四百四十二

列传二百二十九

徐树铭 薛允升 宗室延煦子会章 汪鸣銮
长麟 周家楣 周德润 胡燏棻 张荫桓

徐树铭，字寿蘅，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四川乡试。咸丰二年，迁中允，简山东学政。累迁内阁学士，授兵部右侍郎。督学福建，按试兴、泉。适莆田、同安吕、黄二氏械斗，势汹汹，树铭喻以大义，手书劝谕文付二氏，躬祭斗死者而哀之，二氏愧悔；复为立型仁、讲让二塾，训其子弟，二氏愈益和。秩满，乞归养。同治五年，起署礼部左侍郎。明年，督学浙江，以荐举人才中列已罢编修俞樾，严旨付吏议，谪迁太常寺少卿。

光绪初，除鸿胪寺卿，遭父忧，终丧，起授通政司副使。十年，晋太常寺卿。永定河决，诏树铭往勘，既至，奏罢河工酌用民力及折价交土章程，民德之。法越事急，念海道梗

阻，乃疏请漕粮改归河运，敕直隶总督治南运全河。十二年，补左副都御史。时议废当十钱，复制钱，民心惶惑。树铭言於户部尚书阎敬铭，请发仓廩，俾民以当十钱购粟，崇平而钱不废，民乃安。十五年，授工部右侍郎。历充顺天、浙江乡试正副考官，会试总裁。二十年，中东构衅，树铭数上封事，皆不报。旋迁左都御史，充经筵讲官。疏请行蚕政，敕督抚令有司营办，以从违为举劾，上嘉纳，下其疏各省。二十五年，拜工部尚书。旋病卒，予优恤。

树铭幼颖异，问学於何桂珍、曾国藩、倭仁、唐鉴诸人。生平无私蓄，惟嗜钟鼎书画，藏书数十万卷，虽耄犹勤学不倦云。

薛允升，字云阶，陕西长安人。咸丰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出知江西饶州府。光绪三年，授四川成绵龙茂道，调署建昌。明年，迁山西按察使。值大祲，治赈，综核出入，民获苏。又明年，晋山东布政使，权漕运总督。淮上患剧盗久未获，允升诃得其巢，遣吏士往捕。岁除夕，盗方饮酒，未戒备，悉就执。六年，召为刑部侍郎，历礼、兵、工三部，而佐兵部为久。念国家养兵勇糜饷精，因条列练兵裁勇机宜，上嘉纳。十九年，授刑部尚书。

初，允升观政刑曹，以刑名关民命，穷年讨测律例，遇滞义笔诸册，久之有所得。或以律书求解，辄为开导，而其用壹归廉平。凡所定讞，案法随科，人莫能增损一字。长官信仗之，有大狱辄以相嘱。其鞫囚如与家人语，务使隐情毕达，枉则为之平反。始以治王宏罄狱显名。盖民有堕水死

者，团防局勇已不胜榜掠，承矣；允升覆讯，事白。厥后江宁民周五杀朱彪，遁；参将胡金传欲邀功，捕僧绍棕、曲学加论死。侍读学士陈宝琛纠弹之，上命允升往按，廉得实，承审官皆惩办如律。

二十二年，太监李荏材、张受山构众击杀捕者，严旨付部议。允升拟援光棍例治之，而总管太监李莲英为乞恩，太后以例有“伤人致死、按律问拟”一语，敕再议。允升言：“李荏材等一案，既非谋故斗杀，不得援此语为符合。且我朝家法严，宦寺倍治罪。此次从严惩治，不能仰体哀矜之意，已愧於心；倘复迁就定讞，并置初奉谕旨於不顾，则负疚益深。夫立法本以惩恶，而法外亦可施仁。皇上果欲肃清辇毂，裁抑阉宦，则仍依原奏办理。若以为过严，或诛首而宥从，自在皇上权衡至当，非臣等所敢定拟也。”疏上，仍敕部议罪。其时莲英遍嘱要人求末减，允升不为动。复奏请处斩张受山，至李荏材伤人未死，量减为斩监候，从之。二十三年，其从子济关说通贿，御史张仲炘、给事中蒋式芬先后论劾，允升坐不远嫌，镌三级，贬授宗人府府丞。次年，谢病归。

二十六年，拳祸作，两宫幸西安。允升赴行在，复起用刑部侍郎，寻授尚书。以老辞，不允。二十七年，回銮，从驾至河南。病卒，恤如制。著有《汉律辑存》六卷、《汉律决事比》四卷、《唐明律合编》四十卷、《服制备考》四卷、《读例存疑》五十四卷。子浚，光绪六年进士，官礼部郎中。

宗室延煦，字树南，隶正蓝旗，直隶总督庆祺子。以任子官礼部主事。咸丰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

三年，车驾北狩，录城防功，擢四品京堂。明年，授赞善。累迁内阁学士，除盛京兵部侍郎。同治六年，调户部，数勘办展边垦地。十一年，移督仓场。与汉侍郎毕道远疏请漕粮起运本色济兵食，议行。光绪二年，出为热河都统，以围场旷莽，易丛奸宄，请增置营汛资守御。有土寇王致冈者，构众扰平泉、赤峰、建昌诸处，积为民患，官军莫能捕，至是遣守备松恩剿平之。寻移疾去。

九年，授左都御史。念《会典事例》自嘉庆间续修，中更六十余年，典章制度，视昔弥剧。及今不修，恐文献无征，难免舛漏。疏请敕廷臣集议开馆，限年修明宪典，得旨报可。十年，晋理藩院尚书，调礼部。万寿圣节，大学士左宗棠未随班叩祝，延煦上疏论劾。略谓：“左宗棠职居首列，鸿胪引班时，竟步出乾清门，不胜贻诮！国家优礼大臣，宗棠被恩尤重。纵捐顶踵，未报万一，乃躬履尊严之地，绝无诚敬之心。如曰遽疾，曷弗请假？而必故乱班联，害礼负恩，莫或斯等！”疏上，下宗棠吏议，以延煦语过当，诏革职留任。

会山东民捻决口，言者劾巡抚陈士杰误工状，命延煦偕祁世长往按，白其诬而言其失计。又以遵旨巡察海防，具图说以上，谓：“烟台、旅顺对峙，海面至此一束，两岸同心扼守要隘，津、沽得有锁钥。防守之法，应如何测浅深，审沙线，备船炮，设水师；募谙海战之人，必有制胜之策。”上韪其议，特宣示。还京，再移疾，不允。十二年，两宫只谒东陵，诸孝贞显皇后陵寝，慈禧皇太后不欲行拜跪礼，延煦持不可，面诤数四。方是时，太后怒甚，礼部长官咸失色，延煦从容无少变。太后卒无以难，不得已跪拜如仪。延煦起家

贵介，以文词受主知，而立朝大节侃侃无所挠，士论伟之。明年，卒。

子会章，光绪二年进士，历官理藩院侍郎。戊戌政变，汉京朝官罹法网者众。会章独奏论刑狱贵持其平，不当以满、汉分畛域，言人所不敢言，论者谓其伉直有父风。

汪鸣銮，字柳门，浙江钱塘人。少劬学。同治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司业，益覃研经学，谓：“圣道垂诸六经，经学非训诂不明，训诂非文字不著。”治经当从许书入手，尝疏请以许慎从祀文庙。历督陕甘、江西、山东、广东学政，典河南、江西、山东乡试，颀重实学，号得士。光绪三年，父忧归，服阕，起故官。历迁内阁学士，晋工部侍郎，兼管户部三库。十六年，赴吉林按事，与尚书敬信俱。

二十年，主礼部试。时日韩衅起，朝议纷呶。诏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五域团防大臣。调吏部右侍郎，兼贰刑部。逾年，和议成，日人坚索台湾，鸣銮力陈不可，称上意。时上久亲政，数召见朝臣，鸣銮奏对尤切直。忌者达之太后，故抑扬其语，太后信之，上不自安。其冬，遂下诏曰：“朕侍奉皇太后，仰蒙慈训，大而军国机宜，小而起居服御，体恤朕躬，无微不至。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於召对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见，信口妄言，迹近离间。本欲即行治罪，因军务方棘，隐忍未发。今特晓谕诸臣，知所儆惕。汪鸣銮、长麟并革职，永不叙用。嗣后内外大小臣工有敢巧言尝试者，朕必治以重罪。”既罢归，主讲杭州诂经精舍、敷文书院。三十二年，卒。

长麟，满洲镶蓝旗人。光绪六年翻译进士，授编修。累至户部右侍郎。

周家楣，字小棠，江苏宜兴人。咸丰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其时教祸棘，四川总督骆秉章夙持正，外人以将军崇实易与，遇事辄就决之，数兴大狱，至杀平民二百人，勿之问。家楣上书执政，极言其害，请教案归总督裁决，卒如所言。各国相继换约，交涉益剧，枋事者多依违。家楣苦心经画，凡议觐礼、遣使臣、护侨民，皆委曲历久而后定。洎日本窥台湾，海防亟，乃为策先谋足以制日者。於是大学士文祥举立海军、造船舰、筑炮台、制枪械、采煤铁、招侨商，及用人、筹饷诸端，折衷众说，属草议上之。累迁郎中，擢五品京堂。

光绪改元，除太仆寺少卿，典四川乡试。越二载，迁顺天府府尹，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遭忧去。服阕，署左副都御史，直总署如故。八年，再授顺天府府尹。时吏治日弛，家楣自初莅即奏增经费，劾污吏，练捕盗营，亲决狱讼，设通州、良乡官车局、近畿教养义塾、善堂、留养局，增贡院号舍，扩金台书院，制孔庙祭品、乐器。及再任，益有兴革，郡中一切皆治办。

九年，霪雨河溢，州邑吁菑，亟疏请帑，复募集银百馀万。会关东大熟，劝募杂粮，亦获数万石，恤饥困。明年春，大举工赈，浚京南凤河，京东北运河，武清、宝坻两减河、宛平庞谷庄百二十村沟洫。通州、涿州、霸州、保定堤坝决口，分助直、鲁工赈皆巨万。金谓哀畿救荒之政，为百年所未有

云。

家楣方负时望，累兼署礼、户、兵三部侍郎，上意骤向用。既而恭亲王奕訢罢政，朝局一变。法越事起，朝士激昂多主战。家楣以法强盛，不可轻敌，乃自具疏，略谓：“法人肆扰海疆，台湾亟於战御，饷械阻绝。敌以兵船十数游弋海口，伺隙抵衅，各国且潜济之。台湾虽胜，与内地隔。越南得手，得一地留一师，亦恐分兵致弱。今调停之说，发之自彼，权之在我，不得不别具深谋，欲擒先纵。至中国实能自强，转无战之可言。此大局之枢纽也。”疏上，自知其言不协时，曰：“吾终不以附和误国。”给事中孔宪穀劾张荫桓泄漏机密，语连家楣及吴廷芬等，乃罢直总署，转通政使。十三年，卒。顺天士民感其遗惠，请建通州专祠，诏允之。

周德润，字生霖，广西临桂人。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司业，历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光绪八年，除少詹事。星变陈言，上修理政刑六事。再迁内阁学士。十年，大学士左宗棠称疾请解职，德润力言：“宗棠不宜去位，请旨责其引退之非，示以致身之义。”称旨。当是时，言路发摅，德润先后劾巡抚李文敏、倪文蔚不职状，有直声。

法越构兵，倡救越议，数请力保藩封，速定战计，条列急务十端，可危者八，不可和者五，宜用兵者七。又以防务不可岁月计，复请亟筹强边积谷，以老敌师、操胜算。疏凡十馀上，上数召见，嘉其谙边情。命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两次请敕廷臣集议。未几，和议起，法人勒退兵，益索偿费。议者欲与之，德润持不可，谓：“苟伤国体，即一介不可与。

请定志毋退缩。”已，议款事棘，德润独具疏，略言：“藩封可弃，犹谓非域中也。边界可分，犹谓非腹地也。商可通，兵可撤，犹谓守约非背约也。五条外横生枝节，若犹迁就，其何能国？请严拒之。”并陈和战机宜甚悉。上以单衔入告，乖和衷谊，罢直总署。及明诏与法宣战，德润遵旨覆陈台、越战计，力驳德璀琳、盛宣怀所拟和约，条列救台复越六策，力主先战后和。复上安徽厘税、梧州关税积弊状，先后命大臣廉得实，设法整饬之，岁课赢数十万。

明年，和议将成，德润牒举八事进，曰：习勤苦；责疆吏；清内冗；募锐卒；杜中饱；会办北洋大臣宜分驻奉天海口，南北宜联一气；滇、粤宜筹善后；云南宜设机器局。上嘉纳焉。时法使浦理璽等赴越，朝命德润诣滇治界务。德润率道员叶廷眷等出关，勘都竜南丹古林箐，缘南溪河至河口保胜蛮耗。十二年，与法使狄隆等论界线，以缘边二千馀里，议分五段，执志乘与争，更正没入越地三十馀里，险要地四十里，复大赌咒河外苗塘子诸地数百里。逾岁还，除刑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十八年，卒，予优恤。

胡燏棻，字芸楣，安徽泗州人，本籍浙江萧山。同治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知广西灵川县，未上，纳贤为道员，铨直隶。总督李鸿章俾管北洋军需，补天津道。光绪十四年，鸿章将出阅海军，有巨猾觊为变，流言胥动。各国领事诘鸿章，鸿章以其事属燏棻，越三月捕治之，民乃定。海舟应徭自奉天运米豆输天津，充户长者，岁出金三万，往往破家。燏棻廉得状，上鸿章奏罢之。十六年，大水，民数

万止城上。燹棻扩北仓、西沽粥厂徙居之。鸿章用其言，募集银三百数十万，复督塞南北运河诸溢流凡八十馀处，民犹及种麦。十七年，迁广西按察使，赐头品服。逾岁到官，多所平反。两权布政使，建逊业堂教士，下临桂知县督诸囚习艺。

二十年，入觐，会中东事起，命治精台。师挫，鸿章东渡行成。诸军西入关，燹棻疏请资遣之。蒋希夷军几溃，燹棻单骑宣谕，卒解遣，无敢哗者。朝廷恫丧师，知募兵不足恃，命燹棻主练兵，成十营，顿小站，号定武军。小站练兵自此始。燹棻上疏言变法自强，条列十事：曰开铁路，自汉口至京为干路，其分支南自光山、固始出六安，自应城、京山、安陆出荆门、当阳；西自怀庆出軹关迳蒲、解达关陇；东自开封、归德过宿、泗抵清江。曰造钞币、银币，毋使各国壅市利。曰制机器，国家用枪炮船械，令民厂自造，可塞漏卮。曰开矿产，筑路需煤铁，铸币需金银铜，制机器需五金，择良吏主其事。曰折南漕，官禄军精并易以银，仍就津市米储通州，备缓急。曰减兵额，汰老弱，简精壮，化无用为有用。曰创邮政，取其资佐度支，驿站、提塘皆可废。曰练陆军，将知学问，械求画一，兵取良家，厚将领月精，严戒侵蚀。曰整海军，军置帅，总领缘海七省，隶中枢，不受疆吏节度。曰设学堂，农、商、工、矿、医有颀家，水师、陆军、女子、盲哑有教法，朝廷为定制，甄而用之。又言停武科，练旗兵，器械、营制、饷章并从西式。次第皆采用。是岁定议造铁路，自卢沟至津，命燹棻充督办。寻授顺天府府尹，疏请展京西支路，首卢沟讫门头沟，便煤运。

已，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董福祥军驻南苑，斫伤铁路西国工程师，各公使诉於朝，请罢董军。燊棻力争，始留驻近畿，然卒以此罢直总署。燊棻夙以谈洋务著称。次年，拳匪入京，指为通敌，欲杀之，逸而免。膺会办关内外铁路之命，路为联军占，岁馀始与英使订约接收，复归於我。迁刑部右侍郎，三十二年，转礼部，寻转邮传部。卒，恤如制。予天津建祠。

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性通脱。纳贐为知县，铨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楨先后器异之，数荐至道员。光绪二年，权登莱青道。时英国请辟烟台租界，议倡马头捐以敛厚贐，荫桓持不可。又义冢一区为人盗售，有司已钐契矣；复与力争，卒返其地。七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抉芜湖关痼弊，税骤进。会久霪雨，江流衍溢，州邑吁菑，出俸钱赈之。明年，迁按察使。征还，赏三品京堂，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年，除太常寺少卿。

荫桓精敏，号知外务。骤跻巍官，务揽权，为同列所忌。给事中孔宪穀摭其致苏松太道邵友濂私函为泄朝旨，劾之，诏出总署。又以语连同官，并罢周家楣等，朝列益衔之。左迁直隶大顺广道。

十一年，命充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逾岁赴美，舟抵金山，税司黑假索观国书，荫桓谓非关吏所得预，峻拒之。电诘美外部，黑假蹶蹶惭谢。至伊士顿，地近洛士丙冷，华民箠食相迎。初，华民之佣其地也，为美工燔杀，数至二百余人。前使郑藻如索偿所毁财产，久不得直，至是皆待命荫桓。

荫桓既达美都，即与其外部辩论，凡偿墨西哥银十四万七千有奇。金山华民故好械斗，尝为文讽谕之。未几，美设苛例，欲禁遏华工。荫桓曰：“与其系命它族，毋宁靳勿与通也。”於是倡自禁华工议。继乃徇众请，不果行。其它乌卢公司槐花园、澳路非奴、姑力、阿路美、的钦巴新蕾诸案，亦多所斡旋。又与日廷争论小吕宋设官事，卒如所议。是岁，除太常寺卿，转通政司副使。十三年，奏设古巴学堂，并筹建金山学堂、医院。后三年还国，仍直总署。历迁户部左侍郎。

二十年，中日议和，命偕友濂为全权大臣，东渡，日人弗纳。次年，复命与日使林董赓议商约，荫桓力争优待利益、征收税则二事，成通商行船二十九款，语具《邦交志》。二十三年，奉使贺英，上以其领度支熟知外情，命就彼国兼议加税，坚拒免厘。荫桓历英、美、法、德、俄而还，条具闻见，累疏以陈。大旨谓宜屏外援，筹固圉，为箴膏起废策。二十四年，京师设矿务铁路总局，被命主其事。数言修内政以戢民志，治团练以裕兵力，敕并依行。

先是变法议起，主事康有为与往还甚密。有为获谴，遂褫荫桓职，谪戍新疆。越二年，拳乱作，用事者矫诏僇异己，荫桓论斩戍所。二十七年，复故官。

论曰：光绪朝部院大臣多负物望，其兼直总署者，时方重交涉，权比枢廷。树铭、允升通经明律，家楣、德润议约论战，燊、棻熟时务，荫桓谙外交，皆各有建白，一时理乱，实隐系之。鸣銮以妄言罢斥，论者疑非其罪。延煦争谒陵拜跪，劾朝贺乱班，侃侃尤无愧礼臣云。

卷四百四十三

列传二百三十

孙家鼐 张百熙 唐景崇
于式枚 沈家本

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历侍读，入直上书房。光绪四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尚书翁同龢授上读。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江西学政陈宝琛疏请以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议者多以为未可，家鼐与潘祖荫、翁同龢、孙诒经等再请，始议准。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

二十年，中日事起，朝议主战，家鼐力言衅不可启。二十四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为管学大臣。时方议变法，废科举，兴学校，设报编书，皆特交核覆，家鼐一裁以正。尝疏谓：“国家广集卿士以资议政，听言固不厌求详，然执两用中，精择审处，尤赖圣知。”其所建议，类能持大体。及议废立，家鼐独持不可。旋以病乞罢。

二十六年，乘舆西狩，召赴行在，起礼部尚书。还京，拜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晋武英殿。充学务大臣，裁度规章，折衷中外，严定宗旨，一以敦行实学为主，学风为之一靖。议改官制，命与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总司核定。御史赵启霖劾奕劻及其子贝子载振受贿纳优，命醇亲王载沣与家鼐往按，启霖坐污蔑视贵褫职，而载振寻亦乞

罢兼官。资政院立，命贝子溥伦及家鼎为总裁，一持正议不阿。时诏诸臣轮班进讲，家鼎撰《尚书·四子书讲义》以进。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赏太子太傅。历蒙赐“寿”，颁赏御书及诸珍品，赐紫缰，紫禁城内坐二人暖轮，恩遇优渥。宣统元年，再疏乞病，温诏慰留。寻卒，年八十有二，赠太傅，谥文正。

家鼎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贵，与诸生钧礼。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若怯。尝督湖北学政，典山西试，再典顺天试，总裁会试，屡充阅卷大臣，独无所私。尝拔一卷厕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让不喜竞类此。器量尤广，庚子，外人请惩祸首戮大臣，编修刘廷琛谓失国体，责宰辅不能争，家鼎揖而引过。其后诏举御史，家鼎独保廷琛，谓曩以大义见责，知忠鯁必不负国，世皆称之。

张百熙，字埜秋，长沙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编修。督山东学政，典试四川。命直南书房，再迁侍读。

光绪二十年，朝鲜衅起，朝议多主战。百熙疏劾李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左宝贵、聂士成皆勇敢善战之将，以饷械不继，遂致败绩，咎在鸿章；又劾礼亲王世铎管枢务，招权纳贿，战事起，一倚鸿章，贻误兵机，皆不报。时值太后万寿，承办典礼者犹竞尚华饰，百熙奏罢之。复偕侍讲学士陆宝忠等合弹枢臣朋比误国十大罪。未几，孙毓汶引疾归，恭亲王奕訢复入军机，而百熙亦出督广东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坐滥举康有为，革职留任。二十六年，授礼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充头等专使大臣。拳匪乱定，下诏求言，百

熙抗疏陈大计，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建学堂，设报馆。明年，迁工部尚书，调刑部，充管学大臣。

京师之有大学堂也，始於中日战后。侍郎李端棻奏请立学，中旨报可，而枢府厌言新政，请缓行。迄戊戌，乃奉严旨，促拟学章，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及政变，惟大学以萌芽早得不废。许景澄继管学，坐论义和团被诛。两宫西幸，百熙诣行在，以人望被斯任，於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百熙奏加冀州知州吴汝纶五品卿衔，总教大学。汝纶辞不应，百熙具衣冠拜之，汝纶请赴日本察视学务。大学教职员皆自聘，又薪金优厚，忌嫉者众，蜚语浸闻。汝纶返国，未至京，卒；而百熙所倚以办学者，门人沈兆祉亦受谗构。大学既负时谤，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旋别设学务处，以张亨嘉为大学总监督，百熙权益分。始议分建七科大学，又选派诸生游学东西洋。荣庆意不谓可，而百熙持之坚，亲至站送诸生登车。各省之派官费生自此始。值张之洞入觐，命改定学章，及还镇，复命家鼐为管学大臣。凡三管学，百熙位第三矣。百熙拟建分科大学，以绌於资而止，惟创医学及译学馆、实业馆，遽谢学务。赏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后历礼部、户部、邮传部尚书，政务、学务、编纂官制诸大臣。卒，赠太子少保，谥文达。

唐景崇，字春卿，广西灌阳人。父懋功，举人，有学行。景崇，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由侍读四迁至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年，典试广东。明年，主会试。历兵部、礼部侍郎，权

左都御史，出督浙江学政，母忧归。拳祸起，命督办广西团练。二十九年，以工部侍郎典试浙江，督江苏学政，三十一年，诏罢科岁试，学政专司考校学务。景崇条上十事。明年，罢学政，还京供职。疏陈立宪大要四事。

时两广疆臣建议广西省会移治南宁，京朝官皆持异议。景崇奏陈：“迁省之议，以越南逼近龙州，法人时蓄狡谋，桂林距离远，声气难通，不若改建南宁之便。臣谓不然，今我兵力尚不能经营邕州，扼北海水陆冲要，徒虚张声势，招外人疑忌何为？且迁徙缔造之费，桂林善后之费，练兵设防之费，皆非巨款不办。方今俄居西陲，英窥南徼，蒙、藏、川、滇势均岌岌，非独一法人之可畏。以大局论，决不能竭尽全力事广西之一隅；以广西论，亦不能竭尽全力事南宁之一隅：明矣。故为今之计，诚能简重臣驻龙州，於对汛边地二千里，相度土宜，兴办树艺、屯垦、畜牧、开矿诸端，俟地利渐兴，人齿渐繁，再以兵法部勒。此上策也。至目前应变之方，莫如迅设龙州电线，移提督驻南宁，增募十营，暂停广西应解赔款，饬各省欠解广西协饷，分年摊解，用抵赔款。一转移间，饷足则兵强，可纾朝廷南顾之忧。若迁省之举，劳民费财，无益於治。”事得寝。

调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景崇以绩学端品受主知，屡司文柄。迨科举罢，廷试游学毕业生，皆倚景崇校阅。宣统元年，戴鸿慈卒，遗疏荐景崇堪大用。二年，擢学部尚书。明年，诏设内阁，改学务大臣。是时学说纷歧，景崇力谋沟通新旧，慎择教科书。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武昌变起，袁世凯总理内阁，仍命掌学务。引疾去。越三年，卒，谥文简。

景崇博览群书，通天文算术，尤喜治史。自为编修时，取《新唐书》为作注，大例有三：曰纠缪，曰补阙，曰疏解，甄采书逾数百种。家故贫，得秘籍精本，辄典质购之。殫精毕世，唯缺《地理志》内羁縻州及《艺文志》，余均脱稿。

于式枚，字晦若，贺县人。博闻强记，善属文。光绪六年进士，以庶吉士，散馆用兵部主事。李鸿章疏调北洋差遣，历十馀年，奏牒多出其手。性不乐为外吏，又格於例不得保升京秩，久之不迁。二十二年，鸿章贺俄皇加冕，因历聘德、法、英、美诸国，式枚充随员。俄选授礼部主事，由员外郎授御史，迁给事中。赞《辛丑和约》，赏五品京堂。充政务处帮提调、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三十一年，以鸿胪寺少卿督广东学政，改提学使，疏辞，命总理广西铁路。三十三年，擢邮传部侍郎。

当是时，政潮激烈，有诏预备立宪，举朝竞言西法，无敢持异议者。於是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充考察宪政大臣。濒行，疏言：“宪政必以本国为根据，采取他国以辅益之，在求其实，不徒震其名。我朝道监百王，科条详备，行政皆守部章，风闻亦许言事，刑赏予夺，曾不自私。有大政事、大兴革，内则集廷臣之议，外或待疆吏之章。勤求民隐，博采公论，与立宪之制无不符合。上有教诫无约誓，下有遵守无要求。至日久官吏失职，或有奉行之不善，海国开通，又有事例之所无，自可因时损益，并非变法更张。惟人心趣向各异，告以尧、舜、周、孔之道，则以为不足法；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而日本所模仿者，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考日本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后十四年，始发布开设国会

之敕諭，二十年乃頒行憲法。蓋預備詳密遲慎如此。今橫議者自謂國民，聚眾者輒云團體，數年之中，內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預之想。動以立憲為詞，紛馳電函，上厪宸慮。蓋以立憲為新奇可喜，不知吾國所自有。其關於學術者，固貽訕荒陋，以立憲為即可施行，不審東洋之近事。關於政術者，尤有害治安。惟在朝廷本一定之指歸，齊萬眾之心志，循序漸進。先設京師議院以定從違，舉辦地方自治以植根本，尤要在廣興教育，儲備人才。凡與憲政相輔而行者，均當先事綢繆者也。臣前隨李鴻章至柏林，略觀大概。今承特簡，謹當參合中、西同異，歸極於皇朝典章，庶言皆有本而事屬可行。是臣區區之至願。”

明年，調禮部侍郎。時新黨要求實行立憲，召集國會日亟。式枚上言：“臣遍考東西歷史，參校同異，大抵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則定自下而上遵守。惟日本憲法，則纂自日臣伊藤博文，雖西國之名詞，仍東洋之性質。其採取則普魯士為多，其本原則德君臣所定，名為《欽定憲法》。夫國所以立曰政，政所以行曰權，權所歸即利所在。定於一則無非分之想，散於眾則有競進之心。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法國當屢世苛虐之後，民困已深，欲以立憲救亡，而適促其亂。日本當尊王傾幕之時，本由民力，故以立憲為報，而猶緩其期。中國名義最重，政治最寬，國體尊嚴，人情安習，既無法國之怨毒，又非日本之改造。皇上俯順輿情，迭降諭旨，分定年期，自宜互相奮勉，靜待推行。豈容欲速等於取償，求治同於論價？至敢言監督朝廷，推倒政府，胥動浮言，几同亂黨。欲圖補救之策，

惟在朝廷举错一秉至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镇慑之。当十年预备之期，为大局安危所系。日皇所谓‘组织权限，为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故必正名定分，然后措正施行。臣滥膺考察，断不敢附会时趋，贻误国家，得罪名教。”章下所司。寻调吏部侍郎。

上海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请定三年内开国会，罢式枚谢天下，严旨申饬，褫景仁职。式枚复奏言：“德皇接受国书，答言宪政纷繁，虑未必合中国用，选举法尤未易行。又昔英儒斯宾塞尔亦甚言宪法流弊，谓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平民不胜其苦。盖欧人言宪法，其难其慎如此。今横议遍於国中，上则诋政府固权，下则骂国民失职，专以争竞相劝导。此正斯宾塞尔所云政党者流，与平民固无与也。伊藤博文论君臣相与，先道德而后科条。君民何独不然？果能诚信相接，则普与日本以《钦定宪法》行之至今；如其不然，则法兰西国民约宪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者数十而犹未定？臣愚以为中国立宪，应以日本仿照普鲁士之例为权衡，以毕士麦由君主用人民意见制定，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后科条之言为标准，则宪法大纲立矣。”章下所司。又以各省谘议局章程与普国地方议会制度不符，大旨谓：“改革未定之时，中央政权唯恐少统一坚强之力，而国民识政体知法意者极少。骤以此庞大政权之地方议会，横亘政府与国民之间，纵使被选者不皆营私武断，而一国政权落於最少数人之手，劫持中外大臣，后患何可胜言？”因证以普制，逐条驳议。先后译奏普鲁士宪法全文、官制位号等级，暨两议院

新书选举法。式枚以三十三年冬行，宣统元年六月返国，以疾乞假。张之洞遗疏荐式枚堪大用。转吏部侍郎，改学部侍郎，总理礼学馆事、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国变后，侨居青岛。未几，卒，年六十三，谥文和。

式枚生而隐宫，精力绝人，夜倚枕坐如枯僧。内介而外和易。论事謇谔，颇有声公卿间云。

沈家本，字子惇，浙江归安人。少读书，好深湛之思，於《周官》多创获。初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博稽掌故，多所纂述。光绪九年，成进士，仍留部。补官后，充主稿，兼秋审处。自此遂专心法律之学，为尚书潘祖荫所称赏。十九年，出知天津府，治尚宽大，奸民易之，聚众哄於市，即擒斩四人，无敢复犯者。调剧保定，甘军毁法国教堂，当路慑於外势，偿五万金，以道署旧址建新堂，侵及府署东偏。家本据《府志》力争得直。拳匪乱作，家本已擢通永道、山西按察使，未及行，两宫西幸。联军入保定，教士衙前隙，诬以助拳匪，卒无左验而解。因驰赴行在，授光禄寺卿，擢刑部侍郎。

自各国互市以来，内地许传教，而中外用律轻重悬殊，民、教日齟齬。官畏事则务抑民，民不能堪，则激而一逞，往往焚戮成巨祸。家本以谓治今日之民，当令官吏普通法律。然中律不变而欲收回领事审判权，终不可得。会变法议起，袁世凯奏设修订法律馆，命家本偕伍廷芳总其事；别设法律学堂，毕业者近千人，一时称盛。补大理寺卿，旋改法部侍郎，充修订法律大臣。宣统元年，兼资政院副总裁，仍日与馆员商订诸法草案，先后告成，未尝以事繁自解。其所著书、有

《读律校勘记》、《秋谏须知》、《刑案汇览》、《刺字集》、《律例偶笺》、《历代刑官考》、《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明大诰竣令考》、《明律目笺》，他所著非刑律者又二十余种，都二百余卷。卒，年七十四。

论曰：自变法议兴，凡新政特设大臣领之。百熙管学务，家本修法律，并邀时誉。景崇之主教育，谋沟通新旧；式枚之论宪政，务因时损益。而大势所趋，已莫能挽救。家鼐儒厚廉谨，常以资望领新政，每参大计，独持正不阿。贤哉，不愧古大臣矣！

卷四百四十四

列传二百三十一

黄体芳子绍箕 宗室宝廷 宗室盛昱
张佩纶何如璋 邓承修 徐致祥

黄体芳，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日探讨掌故，慨然有经世志。累迁侍读学士，频上书言时政得失。晋、豫饥，请筹急赈，整吏治，清庶狱，称旨。时议禁烧锅裕民食，户部核驳，体芳谓烧锅领帖，部获岁银三万，因上董恂奸邪状，坐镌级。

光绪五年三月，惠陵礼成，主事吴可读为定大统以尸谏。诏言：“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吴可读所奏，前旨即是此意。”於是下

群臣议，体芳略言：“‘即是此意’一语，止有恪遵，更有何议？乃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嚅嚅不吐，或忠或谨，皆人臣盛节，而惜其未明今日事势也。譬诸士民之家，长子次子各有孙，而自祖父母视之则无异。然袭爵职必归之长房者，嫡长与嫡次之别也。又如大宗无子，次宗止一嫡子，然小宗以嫡子继大宗，不闻有所吝者，以仍得兼承本宗故也。唯君与民微有不同。民间以嫡子继大宗，则大宗为主，本宗为兼。天潢以嫡子继帝系，则帝系为主，本宗可得而兼，亲不可得而兼。若人君以嫡子继长支，则固以继长支为主，而本宗亦不能不兼。盖人君无小宗，即称谓加以区别，亦於本宗恩义无伤。此两宫意在嗣子承统，慈爱穆宗，亦即所以慈爱皇上之说也。今非合两统为一统，以不定为豫定，就将来承继者以为承嗣，似亦无策以处之矣。试思此时即不专为穆宗计，既正名为先帝嗣子，岂有仅封一王贝勒者乎？即不专为皇上计，古来天子之嗣子，岂有以不主神器之诸皇子当之者乎？即仅为穆宗计，皇上可如民间出继之子乎？即仅为皇上计，穆宗可如前明称为皇伯考乎？夫奉祖训，禀懿旨，体圣意，非僭。先帝今上皆无不宜，非悖。明其统而非其人，非擅。论统系，辨宗法，正足见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庥，非干犯忌讳。此固无意气可逞，亦无功罪可言也。”疏入，诏存毓庆宫。自是劾尚书贺寿慈饰奏，俄使崇厚误国，洪钧译地图舛谬，美使崔国英赴赛会失体，皆人所难言，直声震中外。

七年，迁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明年，授兵部左侍郎。中法事起，建索还琉球、经画越南议。十一年，还京，劾李鸿章治兵无效，请敕曾纪泽端归练师，忤旨，左迁通政使。两

署左副都御史，奏言自强之本在内治，又历陈中外交涉得失，后卒如所言。十七年，乞休。二十五年，卒。子绍箕、绍第，并能承家学，而绍箕尤赡雅。

绍箕，字仲弢。光绪六年进士，以编修典试湖北。晋侍讲，擢庶子。京师立大学堂，充总办。究心东西邦学制，手订章条。迁侍读学士。历充编书局、译书局监督。出为湖北提学使。东渡日本，与其邦人士论孔教，辄心折。归，未几，卒。

宗室宝廷，字竹坡，隶满洲镶蓝旗，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光绪改元，疏请选师保以崇圣德，严宦寺以杜干预，核实内务府以节糜费，训练神机营以备缓急，懿旨嘉纳。大考三等，降中允，寻授司业。是时朝廷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宝廷力抉其弊，谔谔数百言，至切直。晋、豫饥，应诏陈言，请罪己，并责臣工。条上救荒四事，曰：察厘税，开粮捐，购洋米，增柴局。复以灾广赈剧，请行分贷法。畿辅旱，日色赤，市言讹诞，建议内严防范，外示镇定，以安人心。历迁侍讲学士，以六事进，曰：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称旨。五年，转侍读学士。

初，德宗继统嗣文宗，懿旨谓将来生有皇子，即继穆宗为嗣。内阁侍读学士广安请颁铁券，被诃责。至是，穆宗奉安惠陵，主事吴可读坚请为其立后，以尸谏，下廷臣议。宝廷谓：“恭绎懿旨之意，盖言穆宗未有储贰，即以皇上所生之子为嗣，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言嗣而统赅焉矣。引伸之，

盖言将来即以皇上传统之皇子继穆宗为嗣也。因皇上甫承大统，故浑涵其词，留待亲政日自下明诏，此皇太后不忍歧视之慈心，欲以孝弟仁让之休归之皇上也。广安不能喻，故生争於前；吴可读不能喻，故死争於后。窃痛可读殉死之忠，而又惜其遗摺之言不尽意也。可读未喻懿旨言外之意，而其遗摺未达之意，皇太后早鉴及之，故曰‘前降旨时即是此意’也。而可读犹以忠佞不齐为虑，诚过虑也。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废太子见深，虽因佞臣妄进邪说，究由二君有自私之心。乃者两宫懿旨悬於上，孤臣遗疏存於下，传之九州，载之国史，皇上天生圣人，必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请将前后懿旨恭呈御览，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俾天下后世咸知我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弟至仁至让，且以见穆宗至圣至明，付托得人也。如是，则纲纪正，名分定，天理顺，人情安矣。因赴内阁集议，意微不合，谨以上闻。”

又奏：“廷臣谓穆宗继统之议，已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将来神器所归，皇上自能斟酌尽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词简，不及此引伸明晰，异日皇上生有皇子，将继穆宗为嗣乎，抑不即继乎？不即继似违懿旨，即继又嫌迹近建储。就令仅言继嗣，不标继统之名，而臣民亦隐以储贰视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皇子贤也，固宗社福；如其不贤，将来仍传继统乎，抑舍而别传乎？别传之皇子，仍继穆宗为嗣乎，抑不继乎？即使仍继穆宗，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岂太平盛事乎？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不亦难乎？廷议之意，或以皇上亲政，皇子应尚未生，不难豫酌一尽善之规。然国君十五而生子，皇子诞育如在彻帘之前，又何以处之乎？与其留

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且懿旨非皇上可改，此时不引伸明晰，将来皇上虽斟酌尽善，何敢自为变通乎？此未妥者一也。廷议又谓继统与建储，文义似殊，而事体则一，似也。然列圣垂训，原言嗣统之常，今则事属创局，可读意在存穆宗之统，与无故擅请建储者有间，文义之殊，不待言矣。今廷议不分别词意，漫谓我朝家法未能深知，则日前懿旨‘即是此意’之谓何，臣民不更滋疑乎？此未妥者又一也。”疏入，诏藏毓庆宫。其他，俄使来议约，朝鲜请通商，均有所献纳。

七年，授内阁学士，出典福建乡试。既蒞事，还朝，以在途纳妾自劾罢，筑室西山，往居之。是冬，皇太后万寿祝嘏，赏三品秩。十六年，卒。

子寿富，庶吉士。庚子，拳匪乱，殉难，自有传。

宗室盛昱，字伯熙，隶满洲镶白旗，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祖敬徵，协办大学士。父恒恩，左副都御史。盛昱少慧，十岁时作诗用“特勤”字，据唐阙特勤碑证《新唐书》突厥“纯特勒”为“特勤”之误，繇是显名。光绪二年进士，既，授编修，益厉学，讨测经史、輿地及本朝掌故，皆能详其沿革。累迁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

闽浙总督何璟、巡抚刘秉璋收降台匪黄金满，盛昱劾璟等长恶养奸，请下吏严议，发金满黑龙江、新疆安置。尚书彭玉麟数辞官不受职，劾其自便身图，启功臣骄蹇之渐。浙江按察使陈宝箴陞见未行，追论官河南听狱不慎，罢免；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宝箴疏辩，盛昱言其哓哓失大臣体，请

再下吏议。朝鲜之乱也，提督吴长庆奉北洋大臣张树声檄，率师入朝，执大院君李昱应以归，时诧为奇勋。盛昱言：“出自诱劫，不足言功，徒令属国寒心，友邦腾笑。宜严予处分，俾中外知非朝廷本意。”为讲官未半载，数言事，士论推为謇谔。

十年，迁祭酒。法越构衅，徐延旭、唐炯坐失地逮问，盛昱言：“逮问疆臣而不明降谕旨，二百年来无此政体。”并劾枢臣怠职。太后怒，罢恭亲王奕訢等，而诏醇亲王奕譞入枢府。盛昱复言：“醇亲王分地褻崇，不宜婴以政务。”其夏，命廷臣会议和战大局，盛昱主速战，力陈七利，谓：“再失事机，噬脐无及。”

盛昱为祭酒，与司业治麟究心教士之法，大治学舍，加膏火，定积分日程，惩游惰，奖朴学，士习为之一变。十四年，典试山东。明年，引疾归。盛昱家居有清誉，承学之士以得接言论风采为幸。二十五年，卒。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父印塘，官安徽按察使，卒於军。佩纶，成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时外侮亟，累疏陈经国大政，请敕新疆、东三省、台湾严戒备，杜日、俄窥伺。晋、豫饥，畿辅旱，乃引祖宗成训，请上下交儆，条四目以进：曰诚祈，曰集议，曰恤民，曰省刑。恭亲王奕訢遭谗构，复请责王竭诚负重，上嘉纳之。通政使黄体芳继陈灾状，语稍激，絷吏议，佩纶力争，被宥。寻丁忧，服竟，起故官。时琉球已亡，法图越南亟，佩纶曰：“亡琉球则朝鲜可危，弃越南则缅甸必失。”因请建置南北海防，设水师四大镇；又荐道员徐延旭、唐炯知

兵堪任边事，并招致刘永福黑旗兵为己用。是时吴大澂、陈宝琛好论时政，与宝廷、邓承修辈号“清流党”，而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

光绪八年，云南报销案起，王文韶以枢臣掌户部，台谏争上其受贼状，上方意任隆密，乃援乾隆朝梁诗正还家侍父事，请令引嫌乞养，不报；又两疏劾之，遂罢文韶，而擢佩纶署左副都御史，晋侍讲学士。明年，法越构衅，佩纶章数十上，朝廷始遣兵征土寇、缀敌势，法人不使其所为，佯议和，而阴使人攻陷南定。佩纶请乘法兵未集，敕粤督遣水师护越都，而枢臣徇和局，虑佩纶梗议，令往陕西按事。已而法果袭顺化，胁越与盟，越事益坏。使归，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十年，法人声内犯，佩纶谓越难未已，黑旗犹存，万无分兵东来理，请毋罢戎启戎心，上劄之。诏就李鸿章议，遂决战，令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各管带白非计，斥之。法舰集，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炮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乡，犹饰词入告，朝旨发帑犒之，命兼船政。嗣闻马尾败，止夺卿衔，下吏议。闽人愤甚，於是编修潘炳年、给事中万培因等先后上其罪状。时已坐荐唐炯、徐延旭褫职，至是再论戍。

居边释还，鸿章再延入幕，以女妻之。甲午战事起，御

史端良劾其干预公事，命逐回籍。庚子议和，鸿章荐其诸交涉，诏以编修佐办和约。既成，擢四五品京堂，称疾不出。三十四年，卒。

何如璋，字子峨，籍广东大埔。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以侍读出使日本。归，授少詹事，出督船政。承鸿章旨，狃和议，敌至，犹严谕各舰毋妄动。及败，藉口押银出奔，所如勿纳，不得已，往就佩纶彭田乡。佩纶虑敌踪迹及之，给如璋出。士论谓闽事之坏，佩纶为罪魁，如璋次之。如璋亦遣戍。后卒於家。

邓承修，字铁香，广东归善人。举咸丰十一年乡试，入赀为郎，分刑部。转御史，遭忧归。光绪初，服阕，起故官。与张佩纶等主持清议，多弹击，号曰“铁汉”。先后疏论闹姓赌捐，大乖政体；关税侵蚀，婴害库帑；以考场积弊，陈七事纠正之；吏治积弊，陈八事肃澄之。又劾总督李瀚章失政，左副都御史崇勋无行，侍郎长叙等违制，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龚易图，盐运使周星誉诸不职状。会边警，纠弹举朝慢弛，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逾岁，彗星见，则又言宗棠莅事数月，未见设施，而因推及宝鋆、王文韶之昏眊，请罢斥，回天意。是时文韶方向用，权任转重，会云南报销案起，又严劾之，仍不允。久之，迁给事中。

时朝鲜乱平，琉球案未结，上言简知兵大臣驻烟台，厚集南北洋战舰番巡，留吴长庆军戍朝互犄角。越南乱作，法人袭顺化，复请诏百官廷议定国是，皆不报。十年，越事益坏，首劾徐延旭、唐炯失地丧师，赵沃、黄桂兰拥兵僭事，宜

肃国宪。其夏，法人愿媾和，承修联合台谏上书，极言和议难恃。旋与司业潘衍桐密上间敌五策，并劾李鸿章定和之疏，嫉刘永福敢战，言之愤绝。亡何，法果败盟，侵台湾鸡笼，枢臣议和战未决。於是承修再陈三策：“法所恃为援者西贡、东京。我若师分三路，亟攻越南，彼将自救不暇，策之上也。分兵为守，敌至则战，敌退不追，老师糜饷，利害共之，策之中也。若虑饷拙运阻，不敢言战，则其祸不胜言矣，是谓无策。”补鸿胪寺卿，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自此陈说兵事，章凡十三上，多见采纳。嗣以中允樊恭煦获谴，上疏营救，坐镌秩。明年，赴天津佐鸿章与法使巴特纳商和约，定新约十款。还，乞归省。

未出都，命赴广西与法使会勘中、越分界，至则单骑出关会法使浦理燮。浦理燮欲先勘原界，承修据约先欲改正界限，不相下，乃阳以文渊、保乐、海宁归我，而阴电其驻京使臣，诋承修违约争执，谓非先勘原界，势将罢议。朝廷不获已，许之。承修遂有三难二害之电奏，略言：“附界居民，不愿隶法，先勘原界，虑滋事变，难一。保乐牧马，游勇犷盛，道路梗阻，难二。原界碑折，十不存五，巉岗耸嶽，瘴雨炎翳，人马不前，难三。且原界既勘，彼必颺去，新界奚论？驱驴、文渊俱不可得，关门失险，战守两难，害一。文渊既失，北无寸地，关内通商，势将迫胁，越既不存，粤将焉保？害二。”疏入，不省。

十二年，法人别遣狄隆、狄塞尔来会。适法官达鲁倪思海至者兰，为越人击杀。狄使惧，又耻而讳其事，坚请按图画界，朝旨报可。於是首议江平、黄竹、白龙尾各地割隶越。

承修指图籍抗争，狄使不能屈，欲分白龙尾半之左归我而右归越。承修以其地为钦海外户，法得之则内逼防城，外断东兴、思勒，是无钦、廉也。议久之，暂与定约三条，犹未决，而狄使竟以兵力驱江平、黄竹居民内徙。朝廷虑启边衅，命先勘钦西至桂省全界，承修遂与订定清约，语详《邦交志》。十三年，具约本末以上，复官。十四年，谢病归，主讲丰湖书院，读书养母。十七年，卒於惠州。

徐致祥，字季和，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晋中允，典试山东。累迁内阁学士，督顺天学政。遭忧去，服阕，起故官。光绪十年，法越构兵，德璀琳以和议进，朝旨未决。致祥上三策，谓：决战宜速，任将宜专，军势宜联。闽事棘，言何璟、张兆栋无干济才，而荐杨岳斌、张佩纶堪重任，颇嘉纳。时议筑铁路，致祥闻而恶之，痛陈八害，并请力辟邪说，亟修河工，上责其诞妄，镌三级。越二年，铁路议再起，又再阻止之。先后封事十数上，而惓惓於抑奄寺，治河工，为时论所美。历典福建、广东乡试。十八年，授大理寺卿，连劾枢臣礼亲王世铎、山西巡抚阿克达春，而纠弹张之洞尤不遗余力。寻命视学浙江，有严名。

中日之役，我师败绩，上奕劻、李鸿章误国状，请逮叶志超、卫汝贵等置之法，而畀冯子材、刘永福以征讨名号，庶可振国威、作士气。会山东教案起，德使海靖勒罢李秉衡职。致祥曰：“昔岁罢刘秉璋，今兹罢李秉衡，是朝廷黜陟之大权操之敌人也。为请顾全国体，毋慑敌。”私念国是不振，乱未有已，乃援引圣祖笃信朱子垂为家法往事，请举行经筵以辅

圣德，皆不报。秩满，还朝，迁兵部右侍郎。二十四年，上违豫，众情惊疑，复以辅导君德之说进。

是时国家多故，圣嗣尚虚，致祥为重国本计，略言：“昔宋真宗取宗室子养之宫中，逮仁宗既生，即遗归邸；厥后仁宗、高宗、理宗皆踵行之。有子而遣养子归邸者，真宗是也。无子而即以养子传授神器者，仁宗之於英宗，高宗之於孝宗，理宗之於度宗是也。今以宗社系托之重，臣民属望之切，深维至计，取则前朝，慎选近支宗室兄弟之子数人，择亲择贤，入侍禁中，止以为子，不以为储，恪遵家法，既可默察其贤否，徐以俟皇子之生。则皇上未有子而有子，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而穆宗付托之大业，亦继承有属矣。”乃未几，果有立溥僑为大阿哥事。二十五年，卒。

论曰：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然体芳、宝廷议承大统，惓惓忠爱，非佩纶等所能及也。承修以搏击为能，致祥以诞妄受责，君子讥之。唯盛昱言不妄发，洁身早退，庶超然无负清誉欤？

卷四百四十五

列传二百三十二

吴可读潘敦俨 朱一新 屠仁守吴兆泰
何金寿 安维峻 文悌 江春霖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初以举人官伏羌训导。道

光三十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遭忧去，主讲兰山书院。会撒拉番蠢动，被命佐团练。服阙，起故官。迁吏部郎中，转御史。各国使臣请觐，议礼久未决，可读请免拜跪，时论黷之。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民为逆，击杀多人，虚饰胜状，为左宗棠所劾。可读继陈其罪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寻逮问，谏上论斩，廷臣请改监候。可读愤甚，复疏争：“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语过戆直，被诃责，镌三级。归，复掌教兰山。逾年，穆宗崩，德宗缵业，起吏部主事。

光绪五年，穆宗奉安惠陵，自请随赴襄礼。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於怀中得遗疏，则请为穆宗立嗣也。其言曰：“罪臣闻治不讳乱，安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忘，则进苦口於尧舜，为无疾呻吟，陈隐患於圣明，为不祥举动。罪臣前因言事获谴，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免臣以斩而死，以囚而死，以传讯触忌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必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而犹首背杜太后；以明大学士王直之为旧臣，而犹以黄珌请立景帝太子一疏不出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惟有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

均不得以异言进。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於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彼时罪臣即欲有言，继思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今逢我大行皇帝奉安山陵，恐积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数行懿旨，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疾呻吟、不祥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馀。罪臣言毕於斯，命毕於斯，谨以大统所系上闻。”吏部奏诸朝，诏悯其忠，予优恤。下群臣议，遂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之子，无导论。

可读临歿遗书与其子之桓，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之桓遂成其遗志，葬蓟州。都人即所居城南旧宅祠祀之。

有潘敦俨者，字清畏，籍江宁，总督铎子。以任子官工部郎中，迁御史。默念穆宗嗣统未有定义，孝哲毅皇后又仰药殉，遂疏请表扬穆后潜德，更谥号，并解醇亲王奕譞任职，诏严斥夺职。归隐於酒，阅二十馀年，卒。

朱一新，字蓉生，浙江义乌人。乡举对策语触时忌，主司李文田特拔之。入觐为内阁中书。光绪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法越事起，数上书主战，又尝画海防策，语至切要。典湖北乡试，称得士。十一年，转御史，连上封事，言论侃侃，不避贵戚。

内侍李莲英渐著声势。逾岁，醇亲王奕譞阅海军，莲英从，一新忧之。而适值山东患河，燕、晋、蜀、闽患水，遂以遇灾修省为言，略曰：“我朝家法，严驭宦寺。世祖宫中立铁牌，更亿万年，昭为法守。圣母垂帘，安得海假采办出京，立置重典。皇上登极，张得喜等情罪尤重，谪配为奴。是以纲纪肃然，罔敢恣肆。乃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骇愕，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馀之辈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况作法於凉，其弊犹贪。唐之监军，岂其本意，积渐者然也。圣朝法制修明，万无虑此。而涓涓弗塞，流弊难言，杜渐防微，亦宜垂意。从古阉宦，巧於逢迎而昧於大义，引援党类，播弄语言，使宫闱之内，疑贰渐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我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岂有跬步之地而或敢售其欺？顾事每忽於细微，情易溺於近习，侍御仆从，罔非正人，辨之宜早辨也。”疏上，太后怒，诘责疏言“苦衷”何指？一新曰：“臣所谓‘不得已苦衷’者，意以亲藩远涉，内侍随行，藉以示体恤、昭慎重也。顾在朝廷为曲体，在臣庶则为创见。风闻北洋大臣以座船迎醇亲王，王弗受，而太监随乘之，至臧人观听。一不谨慎，流弊遂已至斯，臣所为不能已於言也。”诏切责，降主事。乞终养归。

张之洞督粤，建广雅书院，延为主讲。一新博极群书，洞知两汉及宋、明诸儒家法，务通经以致用。诸生有聪颖尚新奇者，必导而返诸笃实正大，语具所著《无邪堂答问》中。卒，年四十有九。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中，转御史。时政出多门，仁守因天变请修政治，条上六事，曰：杜谗卸，开壅蔽，慎动作，抑近习，軫民瘼，重国计，而归本於大公至正、敬天勤民，疏上不省。又以海军报效，杂进无次，侥幸日多。仁守痛陈五弊：资叙不计，弊一；名器冒滥，弊二；劝惩倒置，弊三；求益得损，财计转亏，弊四；驯佞朋侵，莫可究诘，弊五。五弊既滋，乃生三患：患病民，患妨贤，患隳纪纲法度。“特以自海军衙门达之，奉懿旨行之，毋或敢贸然入告，遂使谤腾衢路，而朝廷不闻，患伏隐微，而朝廷不知，群小得志，宠赂滋张。若不停止，即承平无事，犹或召乱，况时局孔艰乎？”疏入，诏从之，权贵益侧目。

十五年，太后归政，仁守虑佞人谗构两宫，易生嫌隙，疏请依高宗训政往事：“凡部院题本、寻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慈览后施行。”并请太后居慈宁宫，节游观。诏严责，革职永不叙用。既归，主讲山西令德堂。二十六年，两宫西狩，起用五品京堂，授光禄寺少卿。寻卒。

吴兆泰，字星阶，籍麻城。与仁守友善，互相厉以道义。光绪二年进士，阅十年，以编修考授御史。时国防废弛，海军尤不振，朝廷乃移其费修颐和园。兆泰上疏力争，略谓：“畿辅奇灾，嗷鸿遍野，僵仆载涂，此正朝廷减膳彻乐之时，非土木兴作之日。乞罢园工，以慰民望，以光继列祖列宗俭德。”太后怒，罢其官。归里后，历主龙泉、经心书院讲席，

充学务公所议长。宣统二年，卒。

其先有何金寿者，字铁生，籍江夏。同治元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出督河南学政，还充日讲起居注官。光绪二年，晋饥，上储粮平糶策。越二年，畿辅旱，金寿曰：“此枢臣可尽弹也！”乃援汉代天灾策免三公为言，请罢枢臣、回天意。越日，命下，恭亲王奕訢等五人并褫职留任，直声震一时。五年，复历陈时弊，斥言中外臣工皆瞻徇，侃侃不挠。上以所奏为祛积习，特宣示。忤当轴意，出知江苏扬州府。未出都，会崇厚与俄定约，敕下廷臣议。金寿引西国上下议院例，请资众论，折强敌。逾岁到官，录筑堤功，赐三品服。八年秋，祷雨中暍，病卒，贫不能归葬。总督左宗棠等上其事於朝，谓有古循吏风云。

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初以拔贡朝考，用七品小京官。光绪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九年，转御史。未一年，先后上六十馀疏。日韩衅起，时上虽亲政，遇事必请太后意旨，和战不能独决，及战屡败，世皆归咎李鸿章主款。于是维峻上言：“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战，有言战者，动遭呵斥。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见贼即惊溃。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乃俯首听命于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岂复可容？

唯是朝廷受李鸿章呵喝，不及详审，而枢臣中或系私党，甘心左袒，或恐决裂，姑事调停。李鸿章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贼人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疏入，上谕：“军国要事，仰承懿训遵行，天下共谅。乃安维峻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之语，妄言无忌，恐开离间之端。”命革职发军台。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二十五年，释还，遂归里。三十四年，起授内阁侍读，充京师大学总教习。宣统三年，复辞归。越十有五年，卒。

维峻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辨，尤严义利之分。归后退隐柏崖，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每谈及世变，辄忧形於色，卒抑郁以终。著有《四书讲义》、《诗文集》。

文悌，字仲恭，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以笔帖式历户部郎中，出为河南知府，改御史。光绪二十四年，变法诏下，礼部主事王照应诏上言，尚书许应骙不为代奏。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联名劾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谕应骙明白回奏，覆奏称珍惜名器，物色通才，并辞连工部主事康有为，请罢斥驱逐。奏上，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礼部尚书、侍郎皆革职，赏照四品京堂。

文悌以言官为人指使，党庇报复，紊乱台谏，遂上疏言：“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阅其著作，

以变法为宗。而尤堪骇诧者，托辞孔子改制，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及聆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以师法日本为良策。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拜跪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乱；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乃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必亡！’以致士夫惶骇，庶众摇惑。设使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未知康有为又何以善其后？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疏上，斥回原衙门行走。

太后复训政，赏文悌知府，旋授河南知府。二十六年，两

宮西狩，文悌迎駕，擢貴西道。乞病歸，卒。

江春霖，字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緒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九年，轉御史，首論都御史陸寶忠干烟禁，不宜為台長，劾親貴及樞臣疆臣，章凡數十上。德宗季叶，袁世凱出督畿輔，入贊樞廷，權勢傾一時。春霖獨論列十二事，謂：“《洪範》有言：‘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爾家，凶於爾國。’《左氏傳》云：‘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今世凱所為，其心即使無他，其迹要難共諒。歷考史冊所載權臣，大者貽憂君國，小者禍及身家。窺竊神器之徒，姑置勿論，即功在社稷，如霍光、李德裕、張居正，亦以權寵太盛，傾覆相等。今不獨為國家計，宜加裁抑，即欲使世凱子孫長守富貴，亦不可無善處之法。”嗣是糾彈世凱及慶親王奕劻父子，連上八疏，皆不報，然朝貴頗嚴憚之。

宣統改元，醇親王載沣既攝政，其弟載洵、載濤分長軍諮、海軍，頗用事。春霖謂：“古者鄭寵共叔，失教旋讎，漢驕厲王，不容終病，載在史冊，為萬世戒。二王性成英敏，休戚相關，料不至蹈覆轍，而慎終於始，要宜杜漸防微。”又謂：“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冲齡踐阼，軍國重事，監國攝政王主之。治同其樂，亂同其憂，國之不保，家於何寄？”篇末又言：“監國歲未及週，物議沸騰，至於此極。臣不禁為祖宗三百年國祚效賈生痛哭流涕長太息矣！”明年，又劾江西巡撫馮汝騭謾欺狀，效宋臣包拯七上彈章，末復言：“是非不明，請將前後章奏明詔宣示，敕部平議。”語至懇直，被訶責。復劾

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非特简忠良，不足以赞大猷、挽危局。词连尚书徐世昌，侍郎杨士琦、沈云沛，总督陈夔龙、张人骏，巡抚宝棻、恩寿等十数人。朝旨再责之，令回原衙门行走。春霖遂称疾归。越八年，卒。

论曰：有清列帝，家法最严，迨至季世，创制垂帘，於是阉寺渐肆，而亲贵权要亦声势日著，虽有直言敢谏之士，无补危亡，亦尽其心焉而已。可读尸谏，幸鉴孤忠。一新、仁守、维峻先后直言，皆以语侵太后获罪。文悌言攻结党，实启党争，而春霖连劾权贵，言尤痛切，当国者终於不悟。又有太监寇连才，上书泣谏，请太后归政，废颐和园，且言：“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终以违制被刑以死。建言又何得以阉官少之？类无可归，故附见於此。

卷四百四十六

列传二百三十三

郭嵩焘弟昆焘 崇厚 曾纪泽 薛福成
黎庶昌马建忠 李凤苞 洪钧
刘瑞芬 徐寿朋 杨儒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遭忧归。会粤寇犯长沙，曾国藩奉诏治军，嵩焘力赞之出。赣事亟，江忠源乞师国藩，国藩遣之往，从忠源守

章门。是时寇艘集饶、瑞，分泊长江，因献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具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艘百馀艘。嗣以赣被围久，船非可克期造，乃先造巨筏，列炮其上，与陆师夹击，寇引去。厥后用以塞湖口者即此筏也。湘军名大显。论功，授编修。还朝，入直上书房。咸丰九年，英人犯津沽，僧格林沁撤北塘备，嵩焘力争之，议不合，辞去。

同治改元，起授苏松粮储道，迁两淮盐运使。库储竭，诸军仰铺淮漕者数十万，嵩焘躬自掣验，配置各营。提督李世忠拥重兵行私漕，亡谁何，益遣人捕治之，运政乃鬯。明年，署广东巡抚。寇逼阳山，亟使张运兰击却之。诏安陷，饶平、大埔警，与总督瑞麟遣将防边，追入诏安城，杀数千人，军稍振。是时金陵克，罢厘捐议起，嵩焘陈说利害凡千馀言，事遂寝。伪森王侯玉山避匿香港，特英为护符，官吏莫能捕。嵩焘援公法与争，执以归，论斩。而瑞麟遽张其功，以率兵往捕闻，嵩焘力止之，不可。英人大恚，数移牒诘责。

初，毛鸿宾督粤，事皆决於幕僚徐灏。瑞麟继至，灏益横。嵩焘衔之，上疏论军情数误，劾逐灏，并自请罢斥。事下左宗棠，宗棠言其迹近负气，被诃责。左、郭本姻家。宗棠先厄於官文，罪不测，嵩焘为求解肃顺，并言於同列潘祖荫，白无他，始获免，至是宗棠竟不为疏辨。嵩焘念事皆繇督抚同城所误，逾岁解职，遂上疏极论其弊，不报。

光绪元年，授福建按察使，未上，命直总署。擢兵部侍郎、出使英国大臣，兼使法。英人马加理入滇边遇害，嵩焘疏劾岑毓英，意在朝廷自罢其职，藉箝外人口也。而一时士论大哗，谓嵩焘媚外。嵩焘言既不用，英使威妥玛出都，邦

交几裂。嵩焘又欲以身任之，上言：“交涉之方，不外理、势。势者人与我共，可者与，不可者拒。理者所以自处。势足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因条列四事以进。而郎中刘锡鸿者，方谋随高焘出使，虑疏上触忌，遏之，比嵩焘觉，始补上，而事已无及。既莅英，锡鸿为副使，益事事齟齬之，嵩焘不能堪，乞病归，主讲城南书院。

未几，而俄事棘。崇厚以辱国论死，群臣多主战，征调骚然。嵩焘於是条上六事：曰收还伊犁，归甘督核议；曰遣使议还伊犁，当赴伊会办；曰直截议驳，暂听俄人驻师；曰驻英、法公使不宜遣使俄；曰议定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曰廷臣主战，止一隅见，当斟酌情理之平。上嘉其见确。已而召曾纪泽使俄，卒改约。

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朝鲜乱作，法越衅开，皆有所论列。逮马江败，恭亲王奕訢等去位，言路持政府益亟，嵩焘独忧之。尝言：“宋以来士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托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泊事任属，变故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生心害政，莫斯为甚！”是疏传於外，时议咸斥之。及庚子祸作，其言始大验，而嵩焘已於十七年卒矣。著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大学中庸质疑》三卷，《订正家礼》六卷，《周易释例》四卷，《毛诗约义》二卷，《绥边征实》二十四卷，《诗文集》若干卷。

其弟崑焘，字意城。以举人参张亮基戎幕，与宗棠俱。李开方扰湖北，自怀庆折而南，武昌夜半得报，亟调师会鹄公颈。骤遇寇，寇出不意，大扰乱，遂斩开方，歼其军。报至，亮基始知之，崑焘恒以是自喜。骆秉章抚湘，崑焘从国藩东

征，宗棠援浙，军资并倚之。由国子监助教历加四品卿。后刘崑讨黔苗，崑煮久引疾归，力起赞军事。苗将平，又辞去。光绪八年，卒。

崇厚，字地山，完颜氏，内务府镶黄旗人，河督麟庆子。道光二十九年举人。选知阶州，历迁长芦盐运使。咸丰十年，署盐政，疏请停领馀引，代销滞引，依永平低价。会僧格林沁治畿辅水田，又劝垦葛沽、盐水沽沃卤地四千二百余亩。明年，充三口通商大臣。又明年，迁大理寺卿，仍留津与英、法重修租界条约。同治改元，以兵部侍郎参直隶军事，寻署总督。时葡萄牙遣使入京乞换约，崇厚牒请总署摺勿受。法使哥士耆缓颊，始莅津，朝命崇厚承其事。次年，谕遏冀州窜匪，坐失机，被责。已而丹使踵葡例，拒如初。复命为全权大臣，订约五十五条，通商章程九款。自是而荷、而日、而比、而意、而奥，皆遣使求取，并为延款，语具《邦交志》。复建议设北洋机器局城南分局，城堞炮台与郡城遥相峙。五年，贷款垦海河北岸，首邢家沽讷卧河村，中泄为渠，辟稻田可五百顷，手订试垦章程，於是两岸为沃野。九年，津郡民、教失和，被议。事宁，朝廷遣使修好，命充出使法国大臣，是为专使一国之始，然事毕即返。历署户部、吏部侍郎。

光绪二年，署奉天将军，疏请择地设官，置宽甸、怀仁、通化三县，增边关兵备道，升昌图为府，改八家镇为县，徙经历驻康家屯，改梨树城为厅，徙照磨驻八面城；其通判、知县并加理事同知衔，兼治蒙民，议行。先后疏论吉林积弊，请办马贼，惩聚博，清积讼，核荒地，除金匪。又以私垦围场

者众，为恩宽其既往，已垦者量丈升科，未垦者择地安插，仍留隙地以讲武，称旨。

四年，俄界回寇扰边，与其外部格尔斯合力禁止。其秋，授出使俄国大臣，加内大臣衔，晋左都御史。明年，赴俄。初，左宗棠进兵伊犁，乘俄土战争，要俄人退去库尔札，俄人多所挟求。至是，崇厚抵利伐第亚谒俄皇达使命，贸然与订和约：一，自嘉峪关迤西安、汉中达汉口，俄有通商权；一，自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一，自蒙古及天山南北输入商品，不课税金；一，自西伯利亚至张家口，归俄敷设铁道；一，自陕甘至汉口，既榷常税，其杂税概免；一，嘉峪关、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库车置领事官；一，凡俄国臣民旅华，许携銃器；一，伊犁城及旁近地，凡俄所有土地及建筑物，不在还付例。约成，朝野哗然，於是修撰王仁堪、洗马张之洞等交章论劾。上大怒，下崇厚狱，定斩监候，以徇俄人请，贷死，仍羁禁。更遣曾纪泽往俄更约，争回伊犁南路七百馀里，嘉峪关诸地缓置官。

十年，崇厚输银三十万济军，释归。遇太后五旬万寿，随班祝嘏，朝旨依原官降二级，赏给职衔。十九年，卒，年六十有七。

曾纪泽，字劼刚，大学士国藩子。少负雋才。以荫补户部员外郎。父忧服除，袭侯爵。光绪四年，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六年，使俄大臣崇厚获罪去，以纪泽兼之。

先是俄乘我内乱，据伊犁，及回部平，乃举以还我，议

定界、通商。崇厚不请旨，遽署押，所定约多失权利，因诏纪泽兼使俄，议改前约。俄以崇厚罹大辟，怫甚。纪泽虑碍交涉，请贷崇厚死，上许之，论监禁。纪泽乃疏言：“伊犁一役，办法有三：曰战，守，和。言战者，谓左宗棠等席全胜之势，不难一战。臣窃谓伊犁地形岩险，俄为强敌，非西陲比。兵戎一启，后患滋长。东三省与俄毗连，根本重地，防不胜防。或欲游说欧邦，使相牵制，是特战国之陈言耳。各邦虽外和内忌，而协以谋我则同，孰肯出而相助？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若多糜巨帑以获之，是鹜荒远、溃腹心也，不如弃而勿收。不知开国以来，经营西域者至矣。圣祖、世宗不憚勤天下力以征讨之，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腹地始得安枕。今若弃之，如新疆何？说者谓姑纾吾力以俟后图。不知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则经界未明，缓急何以应变？抑任其逍遥境上，则难於转饷，锐气坐销。是今日之事，战、守皆不足恃，仍不外言和。和亦有办法三：曰分界，通商，偿款其小者也。即通商亦较分界为轻。何以言之？西国定约之例，有常守不渝者，亦有随时修改者。不渝者，分界是也。此益则彼损。是以定约之时，其难其慎。修改者，通商是也。若干年修改一次。条文之不善，商务之受损，正赖此修改之年可以换约，固非彼族所得专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俄君署押，今欲全数更换，势所不能。臣愚以为分界既属常守之局，必当坚持力争。若通商各条，惟当去其太甚，其馀从权应允，俟诸导日之修改，庶和局可终保全。不然，事机决裂，必须声罪致讨，此战之说也。庙堂胜算，固非使臣所敢议也。不然，暂置伊犁勿论，此守之说也。是边界不可稍

让，而全境转可尽捐，臣亦未敢以为是也。再不然，姑先为驳议，俟不得已时酌量允之，此和之说也。是乃市井售物尝试之术，非所以敦信义、驭远人也。盖准驳贵有一定之计，勿致后日迫於事势，复有后允之条。今臣至俄都，但言两国和好，自应遣使通诚。至辩论公事，传达语言，系使臣职分，俟接奉本国文牒，再行商议。如此立言，庶不至见拒邻邦，貽国羞辱。臣弩下，唯有懍遵圣训，不激不随，冀收得尺得寸之功，稍维大局。”

及至俄，日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十阅月而议始定。崇厚原约，仅得伊犁之半，岩险属俄如故。纪泽争回南境之乌宗岛山、帖克斯川要隘，然后伊犁拱宸诸城足以自守，且得与喀什噶尔、阿克苏诸城通行无阻。其他分界及通商条文，亦多所厘正焉。七年，迁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秩满，留任三载。

法越构衅，纪泽与法抗辩不稍屈，疏陈备御六策。十年，晋兵部侍郎。与英人议定洋药税厘，岁增银六百馀万。明年，还朝，转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户部，兼署刑部、吏部各侍郎。十六年，卒，加太子少保，谥惠敏。子广奎，左副都御史；广铨，兵部员外郎。

薛福成，字叔耘，江苏无锡人。以副贡生参曾国藩戎幕，积劳至直隶州知州。光绪初元，下诏求言，福成上治平六策，又密议海防十事。时总税务司赫德喜言事，总署议授为总海防司，福成上书力争，乃止。八年，朝鲜乱，张树声代李鸿章督畿辅，闻变，将牒总署奏请发兵。福成虑缓则蹈琉球覆

轍，請速發軍艦東渡援之。亂定，以功遷道員。

十年，授寧紹台道。法蘭西敗盟，構兵越南，詔緣海戒嚴。寧波故浙東要衢也，方是時，提督歐陽利見頓金雞山，楊岐珍頓招寶山，總兵錢玉興分守要隘。諸將故等夷，不相統攝。巡撫劉秉璋檄福成綜營務，調護諸將，筑長牆，釘叢桩，造電綫，清間諜，絕向导與窺伺。其南洋援台三艦為法人追襲，駛入鎮海口，復令其合力守御。謀甫定而寇氛逼矣，再至，再却之，卒不得逞而去。十四年，除湖南按察使。

明年，改三品京堂，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歷光祿、太常、大理寺卿，留使如故。未几，坎巨提來乞師。坎故羈縻回部，自英滅克什米尔，遂為所屬。近且筑路貫其境，坎拒之，戰弗勝，乃求援，朝旨使福成詰其故。福成晤英外部沙力斯伯里，洞知其防俄心切，遂與訂定会立坎酋，以釋嫌怨。因具選立本末以上，并陳英、俄互爭帕米尔狀，請趣俄分界，冀英隱助。已而被命集議滇緬界綫、商務。先是曾紀澤使英，謀將南掌、掸人諸土司盡為我屬，議未決而歸。至是福成繼之，始變前規，稍拓邊界，訂定條約二十款，語具《邦交志》。

福成任使事數年，恒惓惓於保商，疏請除舊禁，廣招徠。其爭設南洋各島領事官，尤持正義，英人終亦從之。又以英、法教案牽涉既廣，條列治本治標機宜甚悉。其將歸也，復撮舉見聞上疏以陳，大旨謂宜厲人才，整戎備，浚利源，重使職，為棄短集長之策。二十二年，歸，至上海病卒，優詔賜恤。卒後半載，而中英訂附款，致將福成收回各地割棄泰半，論者惜之。

福成好为古文辞，演迤平易，曲尽事理，尤长於论事纪载。著有《庸菴文编》、《笔记》，《海外文编》，《出使英法义比日记》，《浙东筹防录》。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少嗜读，从郑珍游，讲求经世学。同治初元，星变，应诏上书论时政，条举利病甚悉，上嘉之。以廩贡生授知县，交曾国藩差序。国藩素重郑氏，接庶昌延入幕，历署吴江、青浦诸邑；两管榷关，税骤进。光绪二年，郭嵩焘出使英国，调充参赞。历比、瑞、葡、奥诸邦，著书以撮所闻见，成《西洋杂志》。晋道员。

七年，命充出使日本大臣。值议琉球案及华商杂居事，其外部井上馨持甚坚，庶昌翻复辩论，卒如所议。明年，日本将袭朝鲜，庶昌电请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师至，日舰知有备，还，言归於好。中国古籍，经戎烬后多散佚，日藩族弃藏富，庶昌择其足翼经史者，刊《古逸丛书》二十六种。中法易约，条列七事进。寻遭忧归，服阕，仍故官。

十七年，除川东道。川俗故暗陋。既莅事，设学堂，倡实业，建病院，整武恤商，百废具举。中东事起，庶昌曰：“日本蓄谋久矣，朝鲜犹其外府也。战固难胜，让亦启侮。”乃倡布告列邦议，以维持属国，愿东渡排难，当事者弗纳。及战事殷，财拙，庶昌首输万金，请按职列等差，亦不报。二十一年，诏陞见。驻渝法领事闻其将去，留办教案，代者多方困之。遽疾，遂去官。未几，卒。川东民建祠为郡祀之。

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少好学，通经史。愤外患日深，乃专究西学，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历上书

言借款、造路、创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材，北洋大臣李鸿章颇称赏之，所议多采行。累保道员。光绪七年，鸿章遣建忠赴南洋与英人议鸦片专售事。建忠以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於征，不可专重税收。时英人持正议者，亦以强开烟禁责其政府，引以为耻。闻建忠言，虽未能遽许，皆称其公。

八年，朝鲜始与美国议约，鸿章奏派建忠往莅盟。约成，英、法先后遣使至，建忠介之，皆如美例成约。日本驻朝公使屡诤结约事，建忠祕不使预闻，日人滋不悦。建忠归而朝鲜乱作，庶昌以闻。时鸿章以忧去，张树声权北洋大臣，令建忠偕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兵舰东渡观变。建忠抵仁川，日本海军已先至，建忠设辞缓之，而亟请速济师代定乱。朝命提督吴长庆率三千人东援。建忠先定诱执首乱之策，偕长庆、汝昌往候大院君李昰应，减驂从，示坦率。及昰应来报谒，建忠遂执之，强纳诸舆，交长庆夜达兵轮，而汝昌护送至天津。复擒乱党，援朝鲜国王复其位。日使虽有言，而乱已定，亦无如何，皆建忠谋也。於是长庆统军留驻，其随员袁世凯始来佐营务。及建忠归，而维新党之乱又作。日军先入，交涉屡失机，其后卒致全败。建忠愤后继失人，初谋尽毁，撰《东行录》以记其事。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似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於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於经籍中求其

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别，而后施之於文，各得其当，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学，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又著有《适可斋记言》、《记行》等书。

李凤苞，字丹厓，江苏崇明人。少聪慧，究心历算之学，精测绘。丁日昌抚吴，知其才，资以贲为道员。历办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绘地球全图，并译西洋诸书。日昌为船政大臣，调充总考工。朝议遣生徒出洋，加三品卿，派为监督。光绪三年，率赴英、法两国，分置肆业。明年，赐二品顶戴，充出使德国大臣，旋兼使奥、义、荷三国，往来数千里，周旋各国间，联络邦交。时建议兴海军，并命督造战舰。

十年，法越构衅，暂署法使。法事决裂，遂奉命回国，归过澳门。澳门自明中叶久为葡萄牙人税居，及是葡人私议欲攘为己有。凤苞寓书部臣，乞请旨与葡人定约，免后患。部臣惧生事，寝其议。后一年，葡人遂据其地，论者惜之。既，覆命，有旨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令总办营务处，兼管水师学堂。未几，以在德造舰报销不实，被议革职。十三年，卒。著有《四裔编年表》、《西国政闻汇编》、《文藻斋诗文集》等。其他音韵、地理、数学，皆有论著，未成。

洪钧，字文卿，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出督湖北学政，历典陕西、山东乡试。迁侍读，视学

江西。光绪七年，历迁内阁学士。母老乞终养，嗣丁忧，服阙，起故官。出使俄德奥比四国大臣，晋兵部左侍郎。初，喀什噶尔续勘西边界约，中国图学未精，乏善本。钧莅俄，以俄人所订《中俄界图》红线均与界约符，私虑英先发，乃译成汉字备不虞。十六年，使成，携之归，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值帕米尔争界事起，大理寺少卿延茂谓钧所译地图画苏满诸卡置界外，致边事日棘，乃痛劾其贻误状，事下总署察覆。总署同列诸臣以钧所译图，本以备考核，非以为左证，且非专为中俄交涉而设，安得归咎於此图？事白，而言者犹未息。右庶子准良建议，帕地图说纷纭，宜求精确。於是钧等具疏论列，谓：“《内府舆图》、《一统志图》纪载漏略。总署历办此案，证以李鸿章译寄英图，与许景澄集成英、俄、德、法全图，无大纰缪，而核诸准良所奏，则歧异甚多。《钦定西域图志》叙霍尔干诸地，则总结之曰属喀什噶尔；叙喇楚勒、叶什勒库勒诸地，则总结之曰属喀什噶尔西境外；文义明显。原奏乃谓：‘其曰境外者，大小和卓木旧境外也。曰属者，属今喀什噶尔，为国家自辟之壤地也。’语近穿凿。喀地正北、东北毗俄七河，正西倚俄费尔干，其西南错居者帕也。后藏极西曰阿里，西北循雪山迳挪格尔、坎巨提，讫印度克什米尔，无待北涉帕地。设俄欲蹶喀，英欲逼阿里，不患无路。原奏乃谓：‘二国侵夺拔达克山、安集延而终莫得通。’斯於边情不亦暗乎！中俄分界，起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讫喀西南乌仔别里山口止，并自东北以达西南。原奏乃谓：‘当日勘界，自俄属萨马干而东，实以乌仔别里西口为界。今断

以东口，大乖情势。’案各城约无萨马干地名，惟浩罕、安集延极西有萨马尔干，《明史》作撒马儿罕，久隶俄，与我疆无涉。当日勘界，并非自西而东，亦无东西二口之说，不知原奏何以传说若此？谨绘许景澄所寄地图以进。”并陈扼守葱岭及争苏满有碍约章状。

先是坎巨提之役，彼此争甚其间，我是以有退兵撤卡之举，英乘隙而使阿富汗据苏满。至是，俄西队出与阿战，东队且駸駸逼边境。总署复具筹办西南边外本末以上。钧附言：“自译《中俄界图》，知乌仔别里以南，东西横亘，皆是帕地。《喀约》所谓中国界线，应介乎其间。今日俄人争帕，早种因喀城定约之年。刘锦棠添设苏卡，意在拓边。无加《喀约》具在，成事难说。唯依界图南北经度斜线，自乌仔别里径南，尚可得帕地少半，寻按故址，已稍廓张。俄阿交哄，揣阿必溃。俟俄退兵，可与议界，当更与疆臣合力经营，争得一分即获一分之益。”上皆嘉纳。十九年，卒，予优恤。

钧嗜学，通经史，尝撰《元史释文证补》，取材域外，时论称之。

刘瑞芬，字芝田，安徽贵池人。以诸生从李鸿章军援上海，檄主水陆军械转运。时初用西式枪炮，皆购自外洋，瑞芬考验精审，应时解济，淮军遂以善用西洋利器名。累保道员，督办松沪厘捐。光绪二年，权两淮盐运使。淮北荐饥，流民就食扬州，瑞芬筑圩城外，构棚分宿，计口授食，所全活六万余人。旋授苏松太道。租界以黄浦南北分华洋船埠，洋人时侵南岸。瑞芬丈量南北，中分为界，设水利局委员董其

事，洋人亦就范焉。擢江西按察使，迁布政使。

十一年，改三品京堂，命充出使英俄等国大臣；授太常寺卿，迁大理寺，仍留使。改驻英、法、义、比。初，俄人觊觎漠河金矿，瑞芬亟达总理衙门，创议先自开办。英既占缅甸，罢其朝贡，瑞芬执故事与争，乃如旧。英复侵西藏，瑞芬力争於其外部，追还印度入藏之师，乃别议藏印条约，事具《邦交志》。

瑞芬久事外交，有远见。朝鲜乱初起，即上书言：“朝鲜毗连东三省，关系甚重。中国能收其全土改行省，上策也。次则当约英、美诸国共议保护，庶免强邻独占，存藩属以固边陲。”总署寝其议不行，其后果如所言。十五年，召授广东巡抚。十八年，卒，恤如制。

子三。世珩，字聚卿。光绪二十年举人。累至道员。历办江南商务官报、学务工程、湖北造币等事。旋擢度支部参议，加三品卿。条议币制，中外称其精确，未及行而辛亥变起，遂归寓上海。丙寅年，卒。嗜古，富藏书，校刊古籍尤精。有《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玉海堂宋元槧本丛书》及《曲谱》、《曲品》等。

徐寿朋，字进斋，直隶清苑人，本籍浙江绍兴。以廪贡生纳赀为主事。谱习外情，佐津海关办交涉。光绪二年，以道员充美日使馆二等参赞。时华人佣於洛士丙冷者多被虐杀，寿朋佐使臣郑藻如索偿，词争义屈。未竟，会开秘鲁使馆，移充驻秘参赞，摄行公使事。秘故虐遇华工，益苛其例，寿朋与秘廷辩论，多所补救。驻外久，办理交涉，常服远人。晋

二品秩。还国，适李鸿章督畿辅，辟居幕府。疏荐其练吏治，熟邦交。召见，奏对称旨。

二十四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迁按察使。未半载，征还，命以三品京堂充韩国全权议约大臣。既至，与其外部朴齐纯议定商约十三条，语具《邦交志》。初，韩本为我属国，贡献不绝。自马关定新约，认为独立自主，遂以寿朋膺使命，是为中韩立约之始。其秋，除太仆寺卿。约成，改充出使韩国大臣。奏设汉城总领事，惠保侨民，始复自治权。二十六年，联军入京，鸿章被命议和，奏调寿朋佐议。寿朋习西国语言文字，徐起应付，卒能不失鸿章本意。逾岁，议定和约十二款。复力调回銮。迁外务部左侍郎。寻病卒，予优恤。

杨儒，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以监生纳赈为员外郎，铨兵部。举同治六年乡试。久之，出为常镇道。母忧，服阕，除温处道，调徽宁池太道。光绪十八年，改四品卿，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补太常寺少卿。与英外部葛礼山续定华工条约。历通政使副使、左副都御史，留使如故。二十二年，调使俄奥和三国。越二年，晋工部侍郎，仍驻俄。

二十六年，拳乱作，联军入津沽，电命儒递国书，乞俄调解。京师陷，车驾幸西安。俄佯议撤兵，而潜使人诣关东，掠吉林、黑龙江地，达营口北。儒至黑海行宫与婉商，俄允还地，而不允撤保路兵。将军增祺遽与订密约九款，多失权利，上责其谬妄，下严旨，仍令儒与俄议。儒与商更约，俄坚拒，儒正色曰：“既言保我自主，何兵权、利权、命官权而不予畀？既称不利土地，何以东三省不为中国版图？”俄穷於

应，始允别立正约。上闻而嘉之，授为全权大臣。

逾岁，俄交草约十二款，趣画押。东南士民甚激昂，各国亦腾口舌，朝旨命再商改。儒责其外部食言，语激切，俄人勉为改数事，而仍未平准。儒数往谒，拒不见，见则第趣画诺，语竟即起，不容儒致一词。儒愤出，及阶路，伤右足，乞假赴德、奥疗治。俄留之，且因其病笃，命驻华公使戡耳诗与李鸿章在京协定。儒复请代，不许。调户部。明年正月，卒，予优恤。

论曰：中国遣使，始於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崇厚擅定俄约，误国甚矣。纪泽继之，抗议改正。其时国势犹足自申焉。至儒争密约，竟以愤死，终不能挽救，公理尚可恃乎？福成、庶昌诸人，并娴文学，各有著述，讨论修饰，皆美使才也。马建忠定乱济变，策奇制胜，亦有足多，故并附於篇。

卷四百四十七

列传二百三十四

丁宝桢 李瀚章 杨昌濬 张树声
弟树屏 卫荣光 刘秉璋 陈士杰
陶模 李兴锐 史念祖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母丧里居，遵义杨隆喜反，斥家财募壮士八百捍乡里，战始不利，继获大胜。服阕，会苗、教蜂起，巡抚蒋蔚远奏留

军，特旨授编修，增募至四千人，复平越、独山诸城。十年，除知岳州府，始罢遣所募兵。亏饷巨万，乃陈五百金案上，语众曰：“与诸君共事久，今库馈诎，徒手归，奈何？”众泣曰：“公毁家纾难，我等敢他求乎？”遂去。越岁，调长沙。有客军数千，以无主将哗变，立请大府贷发三万，斩五人，事遂定。

同治二年，擢山东按察使。会僧格林沁治兵鲁、豫间，令击河北宋景诗。旋劾其擅议招抚，部议降三级。又明年，迁布政使。僧格林沁战歿曹州，坐法再干议，皆得恩旨留任，於是言者复摭他款弹之，事下曾国藩，国藩白其无罪。巡抚阎敬铭夙高其能，至是乞休，举以自代，遂拜巡抚之命。时捻趋海濒，李鸿章建议筑墙胶莱河，宝桢会军蹙之。六年，东捻走潍河，东军王心安筑垒方成，而堤墙未竣，捻长驱渡河，宝桢以闻。上怒，鸿章交部议，宝桢亦褫职留任。先是东军守潍河，本皖将潘鼎新汛地。皖军甫南移，而北路遽失。诏斩心安，宝桢抗辩，乃宥心安而责鸿章；宝桢复屡疏相诋，於是上益责鸿章忌刻纵寇矣。明年，西捻趋定州，近畿震动。宝桢闻警，即驰至东昌，率骑旅千、精卒三千，赍五日粮，倍道北援，捻遂南溃。是役也，朝廷遣宿卫之旅出国门备寇，统兵诸将帅皆获谴让，而上独以宝桢一军猝出寇前，转战雄、任、深、祁、高、肃间，复饶阳，功最盛，数降敕褒嘉，加太子少保。宝桢治军善乘势，不主画疆自守，以故诸军会集，东西二渠率皆就歼山东。

而其诛安得海事尤著人口。安得海者，以奄人侍慈禧太后，颇用事。八年秋，乘楼船缘运河南下，旗纒殊异，称有

密遣。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至泰安，宝楨先已入告，使骑捕而守之。安得海犹大言，谓：“汝辈自速辜耳！”传送济南，宝楨曰：“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奏上，遂正法。河决郛城侯家林，运道梗，河臣议次年兴工，宝楨谓宜及水涸时，力疾请自任。水啮堤，植立不退，费半功倍。又塞铜瓦厢决口，驻贾庄。闻日本构衅，遂密陈海防计，请筑山东烟台、威海、登州炮台，设泇口制造机器局，从之。

光绪二年，代吴棠署四川总督。至即严劾贪墨吏，澄肃官方，建机器局，修都江堰，裁夫马以恤民，革陋规以恤吏。又改盐法，官运商销，置总局泸州，其井灶分置厂局，盐岸分置岸局，岁增帑金百馀万。而猾商奸吏不便所为，争中以蜚语，於是台谏交章纠奏。宝楨已坐堤毁镌秩矣，而言者复劾停机器局，褫监工成绵龙茂道丁士彬、灌县令陆葆德职，而尤断断争盐务。上以川盐有成效，勿为动。已而成都将军恒训核覆堤工，亦摭及盐运病商民、流弊大，宝楨抗辩。上虑宝楨惑浮言，敕勿易初念。寻予实授。宝楨弥自警励，益兴积谷，严督捕。治蜀凡十年，初莅事时，郭内月有盗劫，至是诛匪几尽，声为道不拾遗。十一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文诚，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

宝楨严刚有威。其初至山东也，僧格林沁方蹙捻淄川，颇贵倨，见司道官不设坐。宝楨投谒，告材官启王，坐则见，否则罢，左右皆大惊。王服其强，为改容加礼。敬铭闻之，大称异，至之日，亲迓於郊。自是事无大小，皆咨宝楨而后行。至今言吏治者，常与沈葆楨并称，尤励清操。丧归，僚属集

赙，始克成行云。子五人，体常尤著名，官广东布政使。

李瀚章，字筱泉，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鸿章兄也。瀚章以拔贡生为知县，铨湖南，署永定，调益阳，改善化。曾国藩出治军，檄主饷运，累至江西吉南赣宁道，调广东督粮道，就迁按察使、布政使。同治四年，擢湖南巡抚。时粤逆李世贤等聚福建，分犯赣南，窥两楚，贵州苗匪、教匪又阑入楚界，而霆军溃卒复窜湖、湘，三路告警。瀚章至，则遣前江苏按察使陈士杰壁郴州防闽贼，前云南按察使赵焕联壁岳州防叛卒，闽贼旋引去。叛卒犯江西不得逞，则折入湘，犯攸县，陷安仁、兴宁、副将张义贵击走之；士杰率军会剿，遁入粤，卒就歼焉。先是瀚章遣总兵周洪印败黔匪於边界，又越境解铜仁围，因奏言：“悬军深入，兵家所忌，请敕新任贵州布政使兆琛缓赴任，专治军事，与楚军合。”从之。遂遣已革知府李元度进剿思南、石阡教匪，兆琛、洪印进剿清江、台拱苗匪，所向克捷。苗、教复蚁结，连窜晃州凤凰厅，各军蹙击，皆大破之，黔匪遂不敢窥楚境。自盗起，国藩及胡林翼治师不主画疆自守。瀚章久习楚军，既受任，即出境讨贼，亦其风类也。

六年，调抚江苏。未至，署湖广总督。七年，调浙江，再署湖广总督，旋实授。光绪元年，调四川。明年，还督湖广。瀚章性简静，更事久，习知民情伪，务与休息。其督湖广最久，前后四至，皆与弟鸿章更迭受代，其母累年不移武昌官所，人以为荣。寻遭忧去官，家居六年，再起授漕运总督。未几，移督两广。粤俗旧有闾姓捐，四成助饷，巡抚马丕瑤议

革之。会日本构衅，瀚章请循旧收缴备海防，时论大哗，遂以疾归。又数年，卒，谥勤恪。子十人，经畬，翰林院侍讲。

杨昌濬，字石泉，湖南湘乡人。粤寇乱，以诸生从罗泽南治团练，出援湖北，连复广济、黄梅，叙训导。从征赣、皖，战枫树岭，下德兴，战高沙，下婺源，频有功，迁知县。同治元年，从左宗棠入浙，规江山，与刘典、刘璈分三路攻石门，破寇卡数重。进取花园港，纵火燔其棚，会天雨，止。其秋，规龙游，昌濬御寇莲塘，破之；又败之孟塘，寇逸。李世贤闻警，遣悍党赴救，中路寇方攻刘培元营，昌濬自山下击，寇大溃，迁知衢州府。明年，师逼龙游城南，筑三垒。寇夜奔，昌濬蹙之汤溪。城拔，授粮储道。与蒋益澧合兵万三千战余杭城西北，寇益浚壕树垒拒师。昌濬攻北门，寇出战，会诸军击之，寇却，昌濬连夷五卡。次日，攻林清塘，去城北十里，汪海洋老巢也，昌濬觐寇垒阻水，虑日暮为寇乘，乃退师。又明年，规武康，复其城。进略湖州，寇窜泗安、梅溪，昌濬自箬头进桐岭扼之，北攻安吉，追寇至孝丰，遇湖州败寇，复与璈合攻之，降者七千余人，辄解散。浙西平，迁盐运使，累擢布政使。

九年，除巡抚。巡视镇海海口，条具见闻，陈大旨，谓宜师敌伎，练劲旅，修筑炮台，上嘉纳之。是时朝廷方锐意求治，诏举贤才，昌濬以粮道如山四人应，力荐甘肃知县陶模才器远大，卒如所言。坐余杭葛毕氏案褫职。光绪四年，起佐新疆军事。数迁至漕运总督。十年，法人扰海疆，朝旨以闽事亟，命宗棠为钦差大臣，主军务，昌濬与穆图善佐之，张

佩纶则会办也。闽浙总督何璟自以不谙兵事，请解职，遂命昌濬代之。昌濬未至军，而佩纶已遁，事下宗棠、昌濬。覆奏入，上责其袒护，移督陕甘，加太子太保。

昌濬性和巽，而务为姑息。督甘日，左右通回匪，莫能制，枪械反资寇，遂酿成湟中河、狄乱。昌濬檄各路募土勇助战守，电令提督雷正綰往河州镇慑，张永清往西宁策应，苏员屿往巴燕戎甘、都堂驻防，并具起事颠末以上。事闻，严旨责其庸曠，乃罢官。二十三年，卒，释处分。嗣以魏光燾请，予甘肃建祠。

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粤寇扰皖北，以廪生与其弟树珊、树屏治团杀贼。复越境出击，连下含山、六安、英山、霍山、潜山、无为；而太湖一役，以五百人陷阵，击退陈玉成众数万，功尤盛，复力行坚壁清野法。其时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辈皆相继筑堡，联为一气，皖北破碎，独合肥西乡差全。曾国藩檄守芜湖，调无为，迁知府。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上海。鸿章立淮军，与铭传等分领其众，从克江阴，晋道员。鸿章亲视娄门程学启军，遣树声援荡口，破谢家桥，逐北至齐门，又败之黄埭，学启遂逼城而军，於是娄门寇道始绝。二年，攻无锡、金匮，击寇芙蓉山，大破之，夺获战舰器械不可称计，赐号卓勇巴图鲁，予三品服。树声乘胜趋常州。逾岁，攻河干二十馀营，尽破之。城拔，进复浙江湖州，诏以按察使记名。四年，署江苏徐海道。寻授直隶按察使，赴大名督防务。

九年，调补山西。越二年，擢漕运总督，署江苏巡抚，十

三年，实授。遭继母忧，归。光绪三年，起授贵州巡抚。适广东总兵李扬才据灵山，构匪扰越南，朝旨调树声抚广西治之。事宁，擢总督，先后剿平西林苗匪、武宣积匪。八年，鸿章丧母归葬，树声摄直督任。值朝鲜乱作，日使花房义质将兵五百入王京，迫朝议约，树声飞檄吴长庆等赴之，遂成约，寻盟而还。於是长庆军宵攻乱党，悉歼其渠，乱乃定，树声奏令长庆暂戍朝，上嘉其能，加太子少保。明年，还督两广。会法越构兵，即以法人侵逼状上闻。逮北宁陷，自请解总督职专治军，报可。复坐按事不实，革职留任。未几，病卒，谥靖达，予直隶、江苏及本籍建祠。树珊自有传。

树屏，以收复江苏各州县，积勋至副将。从征捻，驻周家口，战数捷。捻平，擢提督，赐号额腾额巴图鲁。赴晋防河。光绪二年，徙守河曲、保德。会皖军赴援乌鲁木齐，甘肃流贼曹洪照窜后山，树屏适奉檄诣省，闻警，乘大雪追击之。事定，赐头品服，授太原镇总兵。移防包头，调大同。十三年，乞休。既歿，鸿章状其绩以上，予优恤，太原建祠。

卫荣光，字静澜，河南新乡人。咸丰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九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调赴军，随荆州将军多隆阿攻剿黄州各郡，转战入安徽，平贼垒百馀，克太湖、潜山。捷入，以侍讲待简。林翼督师剿贼，荣光从，常以少击众。林翼卒，乃还京供职。道经新乡，适山东窜匪入境，遂与知县丁士选集团捍卫。同治元年，入都，补翰林院侍讲。明年，擢侍讲学士，疏陈剿匪、防河事宜。是年授济东泰武临道，署山东盐运使、按察使。四年，捻首赖文光、张总愚窜

山东，巡抚阎敬铭奏委荣光督办河防。荣光以贼无现粮，利速战，坚谕各军严守困贼。贼乘夜偷渡，荣光燃炮击之，诸军继进，贼大败。六年，卸运使任，仍兼署按察使。时贼势复振，巡抚丁宝桢督师出境，省城兵单饷竭。荣光募民团助守，贼屡逼城下，卒不能犯。旋以父忧归。

十二年，起江安粮道，署按察使。光绪元年，授安徽按察使，迁浙江布政使，护理巡抚。母忧归，服阕，授山西巡抚。八年，调江苏。台湾道刘璈被重劾，诏刑部尚书锡珍往按，复命荣光赴台会鞠。荣光言：“璈总营务，开支浮冒，罪当死；然其治事疏节阔目，政颇便民，故台地番民至今有尸祝者。请从宽典。”其持法严而能恕皆此类。十二年，调浙江巡抚，再调山西。以疾乞休。十六年，卒於家。

刘秉璋，字仲良，安徽庐江人。参钦差张芾军，叙知县。咸丰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同治元年，李鸿章治兵上海，调赴营。洋将戈登所练常胜军故驻沪，滋骄。淮军初至，服陋械绌，西弁或侮笑之。秉璋语众曰：“此不足病也，顾吾曹能战否耳。”明年，从克常熟、太仓。鸿章使别募一军图嘉善分寇势，遂提兵五千赴难，克枫泾、西塘，迁侍讲。进攻张泾汇，约水师夹击，弹丸贯胯下，不少却，卒克之。规平湖，其酋陈殿选降，於是乍浦、海盐、澉浦皆反正。又明年，与程学启攻嘉兴，秉璋入东门燔药库，寇贼乱，众军乘之，城拔。进取湖州，攻吴淞、南浔，所向摧靡。浙西平，赐号振勇巴图鲁。历迁侍讲学士。

四年，授江苏按察使，从曾国藩讨捻。时捻骑飙疾，国

藩与鸿章皆主圈制策，秉璋力赞之，破捻丰、沛、宿迁南，追至仓家集，捻大溃。又败之淮南，长驱蒙城，捻西走，自此捻分东、西。国藩令秉璋军豫西，专剿东捻，与提督刘鼎勋俱。其冬，追入鄂。六年，除山西布政使。未上，捻自孝感小河溪窜河口镇，与鼎勋军追之，勋军前锋遇伏，总兵张遵道战死，势益炽，秉璋横截之，始奔豫。七年，鸿章代国藩督师，议扼运甃捻海隅。秉璋驻运西，捻扑潍河，将自沂、莒窥江淮。秉璋亟渡河诣桃源，会浙军扼清江。亡何，赖酋率残骑数千至，追破之淮城。事宁，被赏赉。父忧归。服阕，起江西布政使。

光绪元年，擢巡抚。以母老再乞终养。六年，遭丧。至九年，再起抚浙。会法越构衅，缘海戒严，秉璋躬履镇海，令缘岸筑长墙，置地雷，悉所有兵轮五艘，辅以红单师船，据险设防。十一年，法舰入蛟门，令守备吴杰轰拒之，伤其三艘。越数日，复入虎蹲山北，再败之，法将迷禄中炮死。然犹浮小舟潜窥南岸，复令总兵钱玉兴隐卒清泉岭下突击之，敌兵多赴水死。

逾岁，擢四川总督。川境穹远，外接番、夷，内丛奸宄。秉璋曰：“盗贼蛮夷，何代蔑有？以重兵临之，幸而胜，不为武；不幸而不胜，饷械转资寇，是真不可为矣。”故督蜀八年，历平万县、茂州、川北、秀山土寇，其大小凉山、拉布浪、瞻对各夷畔服靡恒，则用赵营平屯田法，数月间皆慑伏，加太子少保。御史钟德祥劾提督钱玉兴及道员叶毓荣不职状，事下湖北巡抚谭继洵，廉得实，秉璋坐滥举罪罢。

初，丁宝桢督蜀，称弊绝风清。秉璋承其后，难为继，故

世多病之。未受代而民教相鬭，重庆先有教案，秉璋初至，捕教民罗元义、乱民石汇等置之法。至是各属继起，教堂被毁者数十，教士忿，牒总署，指名夺秉璋职。朝廷不获已，许之，秉璋遂归。三十一年，卒。总督周馥及苏绅恂彦彬等先后上其功，复官，予优恤，建祠。

陈士杰，字隼丞，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铨户部，与阎敬铭同曹司，并以戇朴称。遭父忧，归。值粤寇乱，土匪窃发，集团勇得百余人，平之。俄白水奸民陷水桂，新田告急，众议拒之。士杰曰：“援新田乃所以自保也！”越境击却之。曾国藩治军衡州，辟参戎幕。鲍超时为小校，坐法当斩，力请释之。从援湖北，壁岳州城外，王鑫军次蒲圻，违国藩诫，败退，入空城死守，国藩愤甚，将士莫敢为言，士杰独请赴救，弗应，固请之，曰：“救之如何？”曰：“寇无战船，宜遣水师傍岸举炮为声援。”鑫因获免於难，厥后鲍、王并为名将。

岳州既败，寇遂略湘阴，陆走宁乡，水断靖港，进陷湘潭据之。国藩水师顿湘川，去宁乡、靖港皆数十里。或请守省城，或请绝津迳夺寇艘，议未决。士杰谓宜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国藩如其言，果大捷。论功，迁主事。寻归省，复出佐粮运。咸丰五年，永、桂土匪起，闻乱，单舸溯江归，专治团练。亡何，连州匪构岭南北奸民，众十万，陷郴州。与鑫会师击之，复其城，遂以南防属之。留州赋充饷，改团为营，号广武库。

永、郴、桂阳边地千里，广武当其冲，数挫寇锋，而以

捍石达开功为盛。达开故黠猾，麾下号百万，分七部，能检勒之使毋扰。九年春，自赣而西，至桂阳，穿城北走。时广武军军花园寨，有桥跨钟水，曰斗下渡，其南两山相崿，一迳中达，东西北皆环水。士杰遣一裨将领百人扼桥，寇夜至，大惊，不敢前。后来者欲退则隘塞，欲旁出则无路。平明，士杰率师轰击之。自相蹈藉，坠死无算。是役也，士杰以数百人败寇数十万众，达开袭省之计卒无所施，上嘉之，擢知府。嗣录援蓝山、嘉禾、宁远功，晋道员。

同治元年，三吴军事棘，以国藩荐，超授江苏按察使。士杰虑石党往来郴、永貽母忧，乞终养，以防遏上游为己任，数却寇。四年，论功，加布政使銜。时江南既定，而霆军所降寇复叛，自湖北金田入郴，数千里无与逆战者。士杰要击之，寇大溃，赐号刚勇巴图鲁。十年，母丧，服阕，除山东按察使。光绪元年，到官，多所平反。晋福建布政使。未上，会巡抚文格被劾，词连士杰，罢免。寻以台湾军务，命署福建按察使。六年，迁布政使。明年，擢抚浙江。巡海口，增筑镇海笠山港及定海乍浦炮台。八年，移山东，缘海设防。吴大澂会办北洋防务，至登州、烟台，见广武军壁垒，颇采其法而增损之，奏请颁行各海口。而忌者中以蜚语，至劾其海防草率，事下尚书延煦、左都御史祁世长，得白。海防军罢，而士杰亦病矣，数请乞休，始允。十八年，卒於家，子省城及本籍建祠。

陶模，字方之，浙江秀水人。同治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甘肃文县知县，调皋兰。左宗棠为总督，方征回，又

创建贡院，兵工诸役并作，模躬自料量，民不知扰。迁秦州直隶州。岁旱，流徙饥民数十万麇集，出积俸，并割公使银四万馀金设粥厂，不足，贷金益之。修养济院，增义田，恤嫠妇。州南藉水啮城堙，模为筑堤沼三百五十丈，植芙蕖杨柳，蓄鳞介，取其利，以时缮完。署甘州府知府，罢属县供亿。宗棠奏模治行第一，调补迪化州。编修廖寿丰荐模器识宏远，堪备阃寄。时回久乱，民户寥落，模和辑汉、回，耕者复聚。时议定赋则，模谓经画穷塞，当通《周官》一易再易之义，令民以二亩当一亩，征其六缓其四。宗棠采其议，边民始有久居志。历署兰州府、兰州道、按察使，调直隶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护巡抚。

光绪十七年，授甘肃新疆巡抚。当葱岭西，有地曰帕米尔，乾隆间为我军锋所及，高宗尝勒铭焉。葱岭东南有小部落曰坎巨提，岁纳贡於我。模未至新疆，俄侵帕米尔，谋通印度，英攻破坎巨提。中外方议战，模谓：“将士能戡土匪，未能御强敌。军资百物，运自内地，数月乃达。俄、英铁轨，瞬息可至。新疆与俄相接几五千里，增兵十倍未足固。当民穷财匮之时，不可轻言战。惟当购机炮，扩电线，飭边将严为备。羁坎巨提故酋无令北走，而抚其流民，与驻俄、英使臣合争。”议未定，俄曰防英，英曰防俄，莫可究诘。明年，二国兵益进，将吏咸愤激请战，终不许。於是奏请废黜坎巨提故酋。会英人亦立其弟买卖提艾孜木，令镇抚部民，岁纳贡如故事，坎巨提事乃定。

而俄兵在帕米尔，意叵测。模以边防无效，自请罢斥，不允。廷议将以帕米尔为三国瓯脱，英垂诺，俄犹不可，陈兵

相持。模取德意志兵法练边军，选幼童百馀，课以测算诸法，将徐推之各军。见将佐必以惜劳苦、宝枪弹为戒。初，俄人借巴尔鲁克山以处所属哈萨克，期十年。山饶水泉林木，当塔城西北，广袤数百里。至是期满，无还意。模争之，逾年乃如约。俄商及附英诸部至新疆皆不税。模曰：“是独苦吾民！”为奏请普免焉。

缠回文字语言不相通，汉民愚之，贷金辄取重息，至卖鬻妻子以偿。模为之规定章条，令读书习汉语，於是回族欣欣向化矣。罗布淖尔，古蒲昌海也，荒沙无垠，亘新疆中部。模议辟径路，自新疆之南，青海、西藏之北，噶斯、乌兰达布逊、阿耨达、托古兹尼蟒依诸大雪山之阴，迂回出入，分道测绘，得金铁煤诸矿数十百计，欲开采利民，以继於资，工不克举。乃於罗布淖尔北四百馀里筑蒲昌城，南百四十里设屯防局，回民徙居成村落。其后设置营县，实自模开之。

二十年，日本略朝鲜，朝议决战，师屡败。甘肃提督董福祥先以祝嘏在京，募兵备战，河湟回族闻乱思蠢动。二十一年春，撒拉河州、西宁、大通诸回先后反。西宁回酋刘四伏尤悍，模遣将援巴燕戎格，与总督杨昌濬合疏请命福祥帅师西援。夏，平番回亦变。河西诸府东不能通省会，则西乞援新疆。模奏陈回乱日亟，部遣诸将罗平安戍哈密，牛允诚守安西、玉门，赵有正屯肃州，而於喀密置东防营务处，以道员潘效苏护诸将。诸乱回遣其徒出关煽新疆回部。九月，绥来回发难，以有备，旋定。迪化回应之，模诃知莠民与牙役密相结，捕斩六人而乱弭。十月，回逼甘州，上罢昌濬，以模署陕甘总督，命入关剿抚。时福祥将甘军渡洮，魏光燾将

湘军临湟水。模策东路兵大集，回且西窜，乃遣兵分驻天山北迪化、镇西为中权，而缮完防御天山以南诸要隘。后路既设备，乃将马步八营驰入关，道经沙漠至吐鲁番城，回王玛木特来会，勸以大义。至哈密，校阅各军，令缠回与焉。模以有正兵寡，戒毋轻出。有正喜功，出攻察汉俄博、永安二城皆下。二十二年元夕，薄北大通营，败归。模遣凉州戍军赴援。二月，入关，群回敛聚山南，模至兰州视事，令效苏督诸将略北大通营，破所领十大庄堡，戮其酋，歼数千人，诸回气夺。会光焘亦定西宁，诸回自水峡口西窜青海。模令效苏等出塞，陈兵玉门诸山径，毋纵贼出平地。青海蒙古积弱，久怵回悍，告急。朝议令光焘、福祥二军追逐。模以师行绝域，粮刍车驮，重为民累，内地空虚，为祸滋大，奏寝其议。新疆将吏虑回更西窜，亦告急。朝议令提督邓增出青海，张俊防北路。模策贼非至玉门、敦煌掠食，不能遽犯新疆，复请罢移军议，而令增屯肃州为声援。光焘将湘军还陕西，以与福祥不相能也。贼自青海犯玉门，允诚等击却之。模令玉门军赴安西。五月，贼大至，刘四伏夺路求食，诸将力战，金兰益匹马陷阵，大败贼於牛桥，降斩各数千人，饥冻死殍中者过半。四伏以千数骑遁，中道伏发，就擒。於是徙降回塔里木河滨，计口授田。关内外悉平，论功，实授总督。

方日事之初起也，和战议不决。模言：“国强弱视人才，人才不足，和战皆不足恃，即战胜亦无益。”因言：“天下事当变通者非一，如减中额，停捐例，汰冗员，令京官升迁不出本部，司员分类治事，删弃旧案，破除旗兵积习，禁士大夫食鸦片，分设算学、艺学科目，废武科，变操法，择勋旧

子弟游学各国，培植工艺。尤愿皇上鉴天灾之屡警，念民困之莫苏，懍内政之宜修，知外患之难弭，毋始勤终怠，毋狃目前而忘远虑。”时中外诸臣条奏，多言变法祛积习。模言：“推行宜渐，根本宜急。聚鬬茸嗜利之輩以期富强，止於旧法外增一法，不得谓之变法；於积习外增一习，不得谓之祛积习。欲求富强，当先崇节俭，广教化，恤农商。”其旨意大率类此。模督陕甘数年，锐欲开矿制械，兴学广教，皆以用不足，不能尽举，累疏乞罢。

二十六年，述职入觐，道疾，留陕西。俄调补两广总督。两宫西幸，迎谒蒲州，再乞休，不允，乃力疾上官。二十七年，疏请裁减宦官，略言：“宦官干政，史不绝书，我朝家法严明，从未有内监预闻政事。然除弊如除莠，留其芽蘖，终恐发生，宜大加裁汰。内廷差使悉可改用士人，定官府一体之制，永不再选内监，非唯一时盛事，实亦千古美谈。”别疏言：“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本原在朝廷，必朝廷实能爱国爱民，乃能以爱国爱民责百官；必朝廷先无自私自利，乃能以不自私不自利望天下。转移之道，一曰除壅蔽，一曰去畛域，一曰务远大。朝廷当以身作则，克己胜私，否则虽日言变通，无由获变通之效。”

粤故多盗，模定清乡章程，信赏必罚。凡练军分屯，许所在州县节制。一岁中捕斩名盗千余人，钦、廉、肇、罗诸属盗藪，皆次第削平。模谓民贫思乱，非杀可止，令府县设劝工厂，囚不至死者令入厂教养。广东名饶富，然取诸民者已重於他行省，岁不足五百馀万，则取之赌规，仍不足，则贷之外人。模睹民力已屈，追呼不得宽，欲有所兴革，皆坐

中沮。迭疏请疾，甫受代，九月，卒於广州，赠太子少保，谥勤肃。

模自为诸生，食贫力学，与平湖优贡生顾广誉、震泽诸生陈筹熊、吴江举人沈曰富以道义相勸。既通籍，大学士阎敬铭、总督杨昌濬皆尝论荐，不以告模，模亦不谢也。俭约自将，不立崖岸，恂恂卑下，将吏争为用，而无敢以私干者。卒后，兰州、迪化皆允建专祠。

李兴锐，字勉林，湖南浏阳人。粤寇乱，以诸生治乡团。曾国藩治军东下，檄主军需，驻祁门。江南饥民就食者万计，兴锐虑为寇乘，先期结筏以济，获安全，叙知县。数荐知府。同治四年，唐义训、金国琛两军顿徽州，索饷哗变。兴锐闻之，单骑叩其壁，谕之曰：“若辈不远千里，从军讨贼，为富贵计耳，奈何自戕为？使寇知之而蹙吾后，吾无噍类矣！饷不给，咎在台。期以三日，逾期请杀我！”众曰：“唯命！”乃潜访主谋者三人，白国藩僇之，事定。金陵既克，储平馀银四十馀万。目击戎烬后僵尸蔽野，因出所馀购义冢一区，聚暴骨瘞之。

八年，调直隶，补大名府，洊升道员，乞终养。国藩再督两江，檄综营务，与彭玉麟规订水师营制。国藩卒，李宗羲代督，亦颇信仗之。时日本窥台湾，江海戒严。兴锐言於宗羲，躬履江阴、狼山、吴淞、崇明，择险设守，始倡缘海筑炮台议。光绪改元，综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博采西国新器，增建铁船炮厂，鸠工庀材，阅十稔，规模略备。遭母丧去官，服竟，命偕鸿胪寺卿邓承修往勘中越边界。

十二年，充出使日本大臣。会遘疾，未上。居三年，补天津道，旋调山东东海关道。威海为日人所据，居民惶恐，兴锐建议勘地分界，主客互守，闾市获安堵。其办交涉，独条理精整，事可许者，一诺辄立办；遇所不可，则抗辩广坐，常服远人。迁长芦盐运使，历福建按察使、布政使。二十六年，擢抚江西。拳匪衅作，顽民相率不靖，旬日间毁教堂数十，掠教民财产，积案二千馀。兴锐劾罢疏防官十余人，限三月定讞，议偿恤费八十馀万，唯节饷以弥罅漏。和议成，偿款累百万，仍以节饷资挹注；犹不足，则取之土药厘榷，绝不累民间毫末。署南赣镇申道发统军骄蹇不奉法，首劾罢之，军纪始肃。兴锐事国藩久，论治壹循轨迹，重实行。是时上方向新政，乃以十事上，曰：开特科，整学校，课官吏，设银行，铸银币，维圆法，立保险，修农政，讲武备，而归本於用人，为安内攘外之策，言至深切。旋移抚广东。

二十九年，署闽浙总督。闽自军兴，局所林立，有善后、济用、劝捐、稽核、税厘诸目，丛弊益甚。兴税受事，裁诸局所，并为财政局，事权始一。於是厘定常备军制，汰虚冗，节浮费，而闽事稍稍振矣。逾岁，调署两江。旋病卒，谥勤恪。

史念祖，字绳之，江苏江都人，刑部尚书致俨孙。念祖幼颖异，好读兵家言。逾冠，入贤为通判。从乔松年军解蒙城围，有功。僧格林沁战歿曹州，捻益炽，皖北麇沸。念祖率师复英山，克高圩。雉河集者，张洛行老巢也，英翰守之，陷重围，誓必死，念祖计出之，而自驻其地，期以二十日相

见城下。乃为均粮法，数却寇。尝坐堞上弹琵琶，教士卒歌，寇出视，皆惊叹。一日，闻枪炮声，知援至，与寇战，乃令居民登陴守，别选锐卒四千分道夹击，纵横扫荡，寇大溃，谒英翰止逾二日云。数保道员。

同治六年，移师凤阳。时捻酋李允谋窥庐、凤，诣五河就李世忠。念祖谕知之，计说世忠缚以献，镢送寿州置之法，晋按察使。援滕县，既捷，师还，寇逾万蹶其后，乃掘深沟，布机械，阴徙去，追骑多坠死，人服其智略。直东平，赐号捷勇巴图鲁。八年，除山西按察使，年未及三十也。上虑其资名轻，与直肃按察使张树声易官，令曾国藩察覆，称念祖明爽，磨厉当成大器，宜稍缓任事，遂解职，留直差序。十年，左迁甘肃安肃道，主关内外粮运，给食不乏，征西军倚以集事，颇见赏於左宗棠。

光绪四年，晋按察使。多所平反，理俞应钧等杀降回讞忤宗棠意，再被劾去。十年，起云南按察使。历贵州，调补云南布政使。时总督岑毓英督师出关，需饷亟，而巡抚张凯嵩与有郅。念祖为陈公私利害，请以地丁钱漕受巡抚指麾，厘金杂税供总督兵饷，复为贷商款备粮械，毓英德之，密荐其贤。二十一年，授广西巡抚。桂故多匪，至则选卒逐捕，痛绳以法，匪皆敛迹。坐失察赃罪，罢免。三十一年，赏加副都统衔，命赴奉天随将军赵尔巽治赈。寻督三省盐务及财政局。奉省吏治不饬，冒宪黥货，弊风相踵，念祖佐尔巽力抉其弊，蠲苛息烦，岁入倍蓰。期年奏绩，上嘉之，晋记名副都统。尔巽移蜀，徐世昌代之，又劾罢。宣统二年，卒。尔巽先后上其功，复巡抚原官，恤如制。

论曰：寇乱初平，安民保土，自以吏治为先，然非负文武干用如宝楨诸人，亦不易言效也。宝楨政尚威猛，瀚章治参清静，而昌濬则不免于姑息。树声有智略，秉璋称综核。荣光、士杰皆善于用兵，而疏于行政。兴锐重实效，念祖好行权。模独识议宏远，能见本原。此十人中虽治绩不必尽同，其贤者至今犹挂人口，庶几不失曾、左之遗风欤。

卷四百四十八

列传二百三十五

丁日昌 卞宝第 淙宗瀛 黎培敬
崧骏 崧蕃 边宝泉 于荫霖
饶应祺 恽祖翼

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以廪贡生治乡团，数却潮州寇。选琼州府学训导。录功叙知县，补江西万安，善折狱。坐吉安不守，罢免。参曾国藩戎幕，复官。李鸿章治军上海，檄主机器局，积勋至知府。江宁既下，除苏松太道。鸿章倚以办外交，事有钩棘，徐起应付，率皆就范。调两淮盐运使，淮盐故弊薮，至则禁私贩，纠贪吏，鬯运道，岁入骤增。同治六年，擢布政使，授巡抚。江南戎烬后，庶政不辑，日昌集流亡，除豪猾，设月报词讼册，定钱漕科则，下其法各省；又以州县为亲民官，疏请设局编刻牧令诸书。八年，奉敕训勉臣工，日昌条上六事，曰：举贤才，汰虚冗，益廉俸，

选书吏，输漕粟，变武科，言合旨要。遭忧归。

光绪元年，起授福建巡抚，兼督船政，辞，不允。既莅事，会霖雨，城内水逾丈，躬散赈，口煦手拊，卵翼备至，全济灾民数十万。众感泣，僉曰：“活我者，丁中丞也！”时台湾生番未靖，遂力疾渡台，自北而南，所至扶服蚁伏。惟凤山辖境，悉芒社及狮头、龟纹诸社素梗化，遣兵讨平之，为立善后章程，皆遵约束。中路水埔六社不谙树艺，雇汉民代耕，谓之“租佃”。复令有司计口给银米，教之耕作；广设义学，教之识字。又罢台属渔户税。拟筑铁路，开矿产，移关税厘榷造船械，台民渐喁喁望治矣。还闽，移疾去，吏民啼泣遮道。

四年，疾稍间，被命赴福州，理乌石山教案。先是道光间，英人就山筑室传教，疆吏不能争，以山在城外，饰词入告。厥后占地愈广，闽人忿，几酿变。日昌抚闽，与力争，议易以城外电局空地。未及行，遽解职，英人占如故。闽人不能忍，聚众毁教堂，英使责难亟，至是命日昌往按。钩稽旧案，获教士侵地左证，与英领事往复诘辩，卒徙教堂城外，闽人镌石刊绩焉。逾岁，还里。明年，诏加总督衔，令驻南洋会办海防，水师统归节度。复命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疾辞，不许。八年，卒，恤如制。

日昌性孝友，抚吴日，母黄年九十矣，迎养署中，孺慕如儿时。兄寝疾，药膳躬侍，兄止之，则引李勣焚须事为喻。好藏书，成《持静斋书目》五卷，世比之范氏天一阁、黄氏百宋一廛云。子五人，惠康最著，好学，多泛览，有《丁徵君遗集》。

卞宝第，字颂臣，江苏仪徵人。咸丰元年举人。入觐为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浙江道监察御史。军兴，官吏多避罪冒功，奏请检视各省兵粮数目、攻守要害，及失陷收复时日功罪，以资稽核；其有获罪之员，藉事开复保升，宜严定限制。又言：“苗沛霖、王来凤乍服乍叛，宜专意主剿。”上皆韪之。同治元年，迁礼科给事中，劾江北水师总统黄彬侵厘通贼，督办军务侍郎胜保贪蹇，提督成明拥兵同州畏葸无战志，一时推为敢言。擢顺天府府丞，迁府尹，捕巨盗王景瀚等。五年，乞开缺养亲，不允。出为河南布政使，擢福建巡抚。时粤寇初平，游勇土匪肆掠，疏请就地正法，报可。九年，再乞终养，许之。

光绪八年，起湖南巡抚。平江方雪璈，龙阳曹小湖，安乡周万益、张景来，皆盗魁也，阴结徒党，号“哥老会”。宝第悉置之法。署湖广总督。法人侵越南，诏偕巡抚彭祖贤治江防，筑炮台田家镇南北岸各三座，绘具图说上之。时议建樊口石闸。宝第以谓：“樊口内有梁子诸湖，袤延八百里，水皆无源，江入其中，潴为巨浸。以民情论，重在堵江水之入，不在泄内水之出。以地势论，江水骤失此潴八百里地，则下游堤防必致冲决。请缓建石闸，而渐除樊口内洼田额赋。”得旨允行。

十一年，还湖南巡抚任。法人款成，宝第上言：“各国通商，因利乘便，须具卧薪尝胆之志，为苞桑阴雨之谋。”因条上求才、裕饷、船政、器械四事。又言：“国家财用，岁出大宗，莫如兵勇并设。直省旗绿各营兵额七十七万，每年薪粮银一千数百万两。养兵既多，费饷尤巨。兵多则力弱，饷巨

则国贫。粤逆初起金田，仅二千人。广西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乃以三万七千之兵，不能击二千之贼。广西兵不可用，他省可推。其后发、捻、田、苗等匪，悉赖湘、淮营勇勘定，绿营战绩无闻。大乱甫夷，伏莽未尽，兵不得力，勇难骤撤，於是岁支勇粮一千馀万。赋入有常，岂能堪此耗费？查绿营马兵每月一两九钱，战兵一两四钱，守兵九钱零。月饷无多，必谋别业，遂弛专操，军情瞬变，调发迁延。臣拟请裁额并粮，以两额挑养一兵。如额兵一万，半为驻守，半赴巡防，互相逻戍，共习辛勤，常则计日操演，变则随时援应。剧参任营官，都守充哨弁，室家无累，而后纪律可严。此宜变通营制者一也。兵拟减额，原设将弁亦应核减。绿营将弁岁领廉俸杂项，职大者可抵百兵数十兵，小者亦抵十馀兵。自来积弊，隐匿空粮，摊扣月饷，左右役使，无非额兵。裁汰之议，自非将弁所乐。拟请先裁将弁以并营，营兵必多，乃渐裁兵，老弱事故缺出停补，俟空千名，即补精壮五百，绿营不足，简拨营勇，作为练军。不启兵众之疑，自无阻挠之虑。此宜逐渐办理者又一也。目前兵尚未练，勇已议裁，若欲节饷，则裁勇不足资缓急，裁兵为有备而无患。”下部议行。十四年，擢闽浙总督，兼管福建船政。十八年，以疾解职，卒於家。

宝第有威重，不为小谨，驺从甚盛，所至诛锄奸猾，扶植良愿，民尤感之。子绪昌，户部七品小京官。

涂宗瀛，号朗轩，安徽六安人。以举人铨江苏知县。曾国藩督两江，檄主军需，累保授江宁知府。同治九年，擢苏

松太道。明年，迁湖南按察使。湘民故健讼，都察院岁所下狱辄逾百数。宗瀛为立条教，允首悔，惩诬告，并严定审理功过章程，弊乃稍革。晋布政使，仿朱子社仓法，建立长沙府仓。光绪三年，拜广西巡抚。苗、瑶、僮僇犷悍梗化，檄所属广建学塾，刊《孝经》、《小学》诸书，使之诵习；又自撰歌词以劝戒之。时晋、豫大旱，移抚河南，割取俸馀万二千金助赈，招流亡，给籽种，老稚无依者，设厂收养，强有力者任工作。世与曾国荃赈晋并称云。

七年，调湖南巡抚。抚标兵哗变，惩四人而事定。及擢总督，又有武汉教匪之乱，捕诛数十人，亦遂安堵。言官先后纠弹，事下彭玉麟，坐才力竭蹶，絀吏议。无何，御史陈启泰劾宗瀛务封殖，仍下玉麟按覆，玉麟后白其诬。时左宗棠督江南，欲规复淮盐、减川引，宗瀛以减川增淮，关川省数十万盐丁运夫生计，因抗疏力争，言：“按年减运，则未运者将尽化为私。纵使湖北置兵徼循，而巫峡流急，盐船下驶，瞬息百里，兵少力不能制，多恐滋生事端。且鄂饷无著，下拂輿情，上亏国帑。”辞恺切。未几，称疾乞休归。

初，宗瀛从廷栋讲学，为刊遗集，以理学称。家居十馀载，以徐延旭获谴，追坐举主，下部察议。二十年，卒，年八十三。

黎培敬，字简堂，湖南湘潭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同治三年，出督贵州学政。阻寇弗能进，乃从刘岳昭借军数十，竟达贵阳。时总督劳崇光、巡抚张亮基不相协，军事益坏。培敬上书言状，朝廷始获闻边事。黔苗倣

扰，讴诵寂寥。培敬曰：“士气不伸，人心所繇不靖也。”於是出入寇氛，按试州县，虽危棘不缓期，贵州士民始复知文教。道黔西，晤道员岑毓英，与语，知其谙戎事，遂请以滇中军属之。培敬秩满，以太常寺卿石赞清荐，命权布政使。其时寇患方亟，贼酋潘名桀守龙里，久不下。培敬曰：“今附郭百里，仓廩犹实。不因以为资，若转籍寇，吾属必为所虏矣！”因说提督出城取龙里，逾岁，克之。旋复贵定，名桀遁去，黔军克捷自此始。诏嘉之，予实授。繇是东定都匀，北靖开、修，南平陈乔生，西除林自清，莅黔数载，境内悉平。

光绪改元，擢巡抚。继曾璧光后，益严吏治。以上疏请释前总督贺长龄处分并予谥建祠，镌秩罢归。五年，起四川按察使。时丁宝桢督蜀，课吏严。培敬至，宝桢出郊迎，曰：“此吾贵州贤使君也！”培敬以巡抚降官，绝无愠意，孜孜治事。宝桢数荐其贤。六年，擢漕运总督。漕督虽闲职，然肫仕，培敬誓不以自污，公费所馀，以之修驿馆，建兵房，增书院餐钱，兴释奠礼器，官煤、利济诸局亦赓续告成，人无敢干以私。七年，授江苏巡抚。未上，疾作，遂告归。明年，卒，优诏赐恤，谥文肃，予贵阳、清江浦建祠。

崧骏，字镇青，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八年举人，由兵部笔帖式累迁郎中。同治六年，出知广东高州府，以忧解。服除，起授山东沂州府，历广西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漕运总督。光绪十二年，巡抚江苏，调浙江，所至兴利除弊。以南粮改折色，吏民交困，并减旗营民粮、织造匠粮，令州县崇价以供漕，弊乃革。十五年，浙患水浸，奏请免漕，发

帑賑之，而於京、協諸餉仍从容籌解，復集貲購米實仓储。杭、嘉、湖三府暨蘇、松、常、太諸水源出於潛天目山附近，苕溪南北二湖為分泄地，歲久淤塞，用工賑法，招集流民疏浚之。其杭、嘉、湖、紹諸塘岸堰閘，靡不次第修治，民賴其利。十七年，卒於官。

崧駿以清廉自矢，於國計民生服念不忘。撫江、浙績尤著，民請祠之，得旨俞允。子昆敬，戶部郎中。

崧蕃，字錫侯，崧駿弟也。咸豐五年舉人，初入貲為吏部郎中。光緒五年，京察一等，簡四川鹽茶道，屢署按察使，保薦卓異。十一年，授湖南按察使，遷四川布政使。十七年，擢貴州巡撫。廣西寇陸亞潯煽亂西林，與貴州接壤，崧蕃遣將扼冊亨要隘，邊患遂平。調雲南巡撫，擢雲貴總督。檢視防營缺額積弊，劾副將雷家春，并自請議處，革職留任。

二十六年，奏請陞見，值拳匪肇亂，命留京會辦城防事。旋扈駕至太原，飭還本任。行次，調陝甘總督。於城南建立大學堂，分兩齋，東齋考文，西齋講武。而修浚寧夏七星渠，尤為民所利賴。寧郡堤工，創自乾隆時，魚鹽之利甲通省，后漸湮廢。中衛縣令王樹楠素講求水利，崧蕃檄令勘工，自七星渠上接白馬通灘，流浚通深百八十餘里，灌田六萬餘畝，硤确變為沃壤，逃亡復業。又以渠水分自黃河，勢汹涌，春夏山水驟發，與黃流渾合，泥沙雜下，旋浚旋塞。乃仿古人暗洞激水法，凡傍山之渠，架油松成洞，覆以石板，山水流石上，而渠水潛行洞中。又度地勢筑高堤，導山水使入黃河，並於渠口筑進水、退水兩坝，使黃流曲折入渠，不致冲漫。工

竣，数经暴雨，卒不圯。设农务局，招垦荒地，如平罗、渭源诸县，先后报垦数百千亩。旧有机器局，渐次扩张。凡兴作实事求是，不惟其名。三十一年，调闽浙总督，未上，以疾卒，追赠太子少保。子外务部主事豫敬，以员外郎补用。

边宝泉，字润民，汉军镶红旗人。同治二年进士，授编修。十一年，补浙江道监察御史。大学士李鸿章总督直隶，奏清苑麦秀两歧。宝泉疏论之曰：“祥瑞之说，盛世不言。臣来自田间，麦有两歧，常所亲见。地气偏厚，偶然致此，何足为异？汉章之时，以嘉谷芝草，改元章和，何敞犹据经义面折宋由、袁安。至马端临《文献通考》，乃举历代祥瑞，统曰‘物异’。夫祥且为异，今以无异之物而谓之祥，可乎？上年畿辅水灾甚巨，迄今没水田庐犹未尽出；永定河甫经葺工，北岸又溃；边军未撤，民困未苏。鸿章身膺重寄，威望素隆，当效何敞之公忠，惩宋由、袁安之导媚。皇上御极之初，庶吉士严辰散馆考试，曲意颂扬，奉旨严飭。今鸿章为督抚大吏，非草茅新进可比，乃亦务为粉饰，於治道人心关系尤巨。应请降旨训飭。”是时鸿章又以永定河合龙，奏奖工员劳勩，奏上而河复决，宝泉又疏请撤销保案。鸿章新建大功，宝泉再疏弹之，鸿章亦不以为忤，天下两贤之。迁户科给事中。

先是都御史胡家玉疏陈丁漕积弊，语侵巡抚刘坤一，坤一覆奏家玉逋赋未完，且私书嘱托公事。宝泉复劾：“坤一藉词箝制地方长吏，此端一开，启天下轻视朝廷之渐。”疏入，坤一下部议处。

光绪三年，出为陕西督粮道，再迁布政使。九年，擢陕

西巡抚。尚书阎敬铭议陕西收放粮米改征折色，宝泉持不可，以谓：“谷数有定，今改折色，所收必有减於昔而民始乐从，所放必加多於前而兵乃足用。入不敷出，一时强为弥补，后将何所取偿？昔岁大饥，终赖道仓储粟，多所全活。今并此而去之，恐饥谨浚臻，益无可恃。”上韪其议。十二年，调河南巡抚，移疾归。

二十年，即家起闽浙总督。闽盐逋课积八十馀万，前任奏报，率皆飞洒他项为挹注。宝泉至，尽发其覆，乃有停厘补课之奏。船政旧设大臣，后以总督兼之。宝泉特疏请复故制，且条上造船、购料、延教师、筹经费四事，而不私其权，人嘉其廉让。二十四年，卒于官，赠太子少保。

于荫霖，字次棠，吉林伯都讷厅人。咸丰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大学士倭仁问学。光绪初，俄罗斯议还伊犁，荫霖疏劾崇厚擅许天山界地数百里。及崇厚被逮，有为之游说者，复严疏劾之，且劾枢臣畏蒞欺罔。六年，授赞善，累迁中允。八年，出为湖北荆宜施道。是秋淫雨，汉水溢，檄所属开仓赈济。又浚紫贝渊上游，改闸为坝，疏支流，泄积潦，水患始息。新荆州书院，设经义、治事两斋，生徒云集，讲舍至不能容。擒斩盗魁李人奴等，馀党屏息。宜昌民教构讼，法领事袒教民，挟兵舰至，荫霖不为动，后卒无事。英商漏宜昌关税，既觉，乃纳赇请免，不许；请补税，许之。英商叹其廉。

十一年，擢广东按察使。广东素多盗，至白昼劫掠衢市。荫霖言於总督张之洞，奏请就地正法，报可。顺德廩生简明

亮有学行，缘事系狱，察其枉，立出之。十二年，迁云南布政使，丁母忧。服阕，改授台湾布政使，未行，会弟编修钟霖以前在籍与荫霖同办赈务，为奸商汤连魁诬控获谴，荫霖具疏辨。诏遣大臣即讯，颇得连魁行贿状，然荫霖犹坐是落职，废居京师。

二十年，日本战事起，命往奉天襄依克唐阿军。请募兵二万自效，诏许募万人，分四军，与民团相应援。明年，和议成，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李秉衡交章论荐，诏赏三品顶戴。署安徽布政使，至则清厘田赋，杜绝欺隐，增垦田万八千馀亩，撙节库储至二百万金。二十三年，德人索胶州湾，又胁朝廷罢李秉衡，荫霖奋然曰：“是尚可为国乎！”上疏极论王大臣不职，因附陈修省五事，不报。二十四年，擢湖北巡抚。之洞为总督，颇主泰西新法，荫霖断断争议，以为：“救时之计，在正人心、辨学术，若用夷变夏，恐异日之忧愈大。”之洞意迂之，然仗其清正，使治吏事。湖北财赋倚厘金，荫霖精心综核，以举劾为激扬，岁入骤增数十万。

二十七年，调抚河南。时两宫西狩，德、法兵日谋南下，而河北莠民往往仇杀教民，荫霖檄彰卫怀道冯光元捕诛首恶数人。德、法兵至顺德，闻教案已结，乃还。二十八年，调湖北。会诏裁缺，改广西。廷议荫霖不善外交，复降旨开缺，假居南阳。三十年，卒。

荫霖晚岁益潜心儒先性理书，虽已贵，服食不改儒素，朱子书不离案侧，时皆称之。

饶应祺，字子维，湖北恩施人。幼颖悟好学，试作浑天

仪，旋转合度。年十二，入邑庠，益究心经世学。咸丰九年，粤寇石达开自湘、鄂犯蜀，道恩施，应祺率乡团助城守。由候选训导议叙国子监学正。同治元年，举於乡，拣选知县，援例为主事，分刑部。父卒，庐墓侧。服阕，陕甘总督左宗棠檄参军幕。以克金积堡、巴燕戎格诸处功，擢知府。光绪三年，署同州知府。时秦、晋亢旱，赤地千里，饥民汹汹，遮道不得前。应祺谕之曰：“此来赈汝饥耳！哗变者杀无赦。”乃捐俸钱为官绅倡，弛重禁，旬日得粮七十馀万石，又截留他省粮运以助不继。复为招流亡，定垦章，给牛种，蠲杂税。岁稍转，教民兴水利，勤树植，设义仓，行保甲。又规复丰登书院，创修府志，文化蔚兴，士民为立生祠。

左宗棠疏荐应祺守绝一尘，才堪肆应，请以道府简补。十年，授甘州知府。陕西自军兴，兵差旁午，设里局董之，凡四十一厅州县大困。上命巡抚边宝泉赴陕查办，疏留应祺理其事。应祺量道路冲僻定收支之数，分别兵流，扫浮汰冗，岁省数十万两。是年冬，抵甘州任，赈饥劝学，设织纺局、孤嫠所，革征草之弊，复七斤一束旧章。十一年，迁兰州道。濒行，士民攀辕留行，多泣下者。旋署按察使。严抢嫠为婚之禁，擒督署差弁及乡人杨营弁置之法。手订清理庶狱章程，以诏群吏，视其功过而黜陟之。

十五年，调新疆喀什噶尔道，改镇迪道，兼按察使銜。十七年，署新疆布政使；十九年，实授。新疆兵燹后，民物凋弊，地多荒弃。伊犁故腴壤，回屯旧八千户，四不存一。应祺建议伊犁将军给新裁锡伯、索伦兵牛粮，使之屯种；给新裁察哈尔、厄鲁特兵羊马，使牧放；并招致关内灾民，按丁

授地，实行寓兵於农之法。罗布淖尔者，旧史所称星宿海也，汉为且末、尉犁、婼羌诸国地，东西广千六百馀里，南北袤千里或数百里，自阳关道梗，其地遂成瓯脱。应祺建议巡抚筑蒲昌城，设英格可力善后局、卡克里克屯防局，招徕汉回客缠，通道置驿，建堡浚渠，教以耕织。又请改防军为标营，定额征粮石每年折色之法，画一钱法。

俄领事原议驻吐鲁番，后求移驻省垣，将军、巡抚难之。应祺谓：“此不必争。我所应争者，洋商税则须与华商一律，同时议定。新省毗连英、俄，陆路进口地不一，北道伊犁，南道喀什，应设关，各以本道为监督；塔城、乌什、叶尔羌应设分卡，归各道兼辖。”均如议行。南路初设领署，应祺贻书伊塔、喀什两道曰：“交邻之道，莫先於自治。我之用人行政，使彼族闻而敬服，则遇事不至以非礼相要，此为折冲御侮第一要义。饮食往还，平时贵以情谊相联。至华洋诉讼，必先得华民是非曲直实情而后与之争，庶可关其口而夺之气。一词稍伪，彼将执以相例，而全案皆虚矣。情以籥之，理以盾之，又其次也。”新疆向受协饷，每苦款绌，应祺开源节流，数年库储逾百万。

二十一年，河、湟回煽乱，蔓延甘、凉诸郡，其别股万馀谋西窜。上命应祺署新疆巡抚，应祺檄提督牛允诚防安西、玉门诸处，拒寇境外。回酋刘四伏果窜玉门之昌马，遇允诚军，战数不利，尽弃輜重，逾雪山西逸。应祺遣参将李金良要之红柳峡，生擒刘四伏，降其众八千，安置於罗布淖尔，设军镇抚。同时库车回谋起事，宁远回亦以争新教相仇杀，汹汹思变。应祺皆先期扑灭，故四伏无内应，卒就歼。上嘉其

功，实授巡抚。

应祺以新疆僻处国西北隅，密迩强俄，士卒众而器械窳，生齿繁而司牧少，不足以固吾圉，乃购快枪万枝於德国，而设机器厂制造子弹，奏设左右翼马队为游击师。又开办于阗、塔城金矿，垦荒田，开渠井，广兴实业，凡有利於民生者，皆次第举。自是地利尽辟，兵备有资，较初建行省时迥异矣。

拳匪乱起，俄兵自萨马进逼边卡，应祺会总督魏光燾、伊犁将军长庚仿东南各省，与各领事结互相保护之约，俄兵乃退。议成，应祺应诏陈言，略谓：“古今中外治法务在求实。旧章非无可守，守之不以实，成法亦具文；新法非不可行，行之不以实，良法亦虚饰。心之实不实，宜於行事之实不实验之。”逾年，诏设武备学堂，编立常备、续备、巡警各军。应祺主操练用新法，器械用新式；人惟求旧，必朴实勤奋久於战阵者，方可入选，上疏极论之，并谓：“中国习洋操三十年，一败於日本，再败於联军，为务虚名而貽实祸之证。”所言皆切中时弊。

而尤断断於界约，不少迁就。帕米尔高原，国境也，有高宗御制平寇碑，立於苏满。英、俄交觊其地，而俄人先窃据之。应祺官布政使时，商之巡抚，以理退俄兵，遣军戍焉。俄人悔失计，日聒於总署，要我撤兵。应祺持不可，谓：“我自守门户，其理直。我退则英必至，英来则俄又必争，是息事而益多事也。”后竟如应祺言。坎人求租种莎车属喇斯库穆荒地，应祺谓：“坎本我属，宜示怀柔。其在玉河卡伦外者，可允其租垦，纳赋比於华人；其在玉河东北属边内者，宜却之，防后患。”总署与英使议界约，以坎部让与印度，而塔墩

巴什帕米尔及喇斯库穆全境皆让与中国。应祺抗言：“喇本我地，不得谓之让。”而俄人转谓中国以喇地让与英人，利益宜均，以兵威相胁。应祺饬属严备边，而以议租原委及议约界限详谕之，俄人始无辞。

应祺官西疆久，辟地安民，屡请建官设治以资镇抚。二十八年，复疏言：“新疆自光绪四年改建行省，土地日辟，户口日繁，原设州县，辖境辽远，非增设府厅，不足治理。西四城喀什噶尔道：疏勒州为极边重要，请升为府；距府百八十里之排素巴特地属唐伽师城，改为伽师县；莎车地广而腴，英商麇集，请升为府；府南为泽勒普善河，增设泽普县；府西南色勒库尔为古蒲犁国，实坎巨提出入要路，又与英、俄接壤，请设蒲犁分防通判；距于阗县四百里之洛浦庄，增设洛浦县；吗喇巴什厅为古巴尔楚地，改为巴楚州。东四城阿克苏道：温宿州为南疆要冲，请升为府；旧城巡检升为温宿县；距县四百八十里之柯尔坪，增设柯坪县丞；焉耆府南六百三十里布古尔分防巡检为古之轮台，请分设轮台县；卡克里克县丞，其地为古婁羌国，改设婁羌县；库车厅土地广沃，请改为州；州南沙尔雅增设沙雅县。北路阜康县之济木萨县丞，富庶逾於县，旧驿名孚远，升为孚远县；距吐鲁番二百四十里之辟展巡检地为古鄯善国，升为鄯善县；昌吉县所属之呼图壁巡检向收钱粮，请改为县丞。计升设府三，改直隶州二，增通判一、县九、县丞二。”又奏增设乡试中额二名，会试中额一名，暨各府学官学额，先后皆议行。是年，调安徽巡抚，行抵哈密，病卒，赐恤如例。

恽祖翼，字叔谋，江苏湖阳人。同治三年举人。以知县累至道员，再摄武昌道。教匪王党一约期起事，祖翼时管营务，乘夜率亲兵掩捕之。总督涂宗瀛疏保祖翼有济变才，光绪十五年，授督粮道。调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以襄河涨发易坏舟，创设襄樊报水电，树牌鸣钲，各船备御，水至遂无患。晋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祖翼以州县征粮照旧折价，近年钱贵银贱，民力不支，乃重定银价，设拒征收，不得假手书役，人称其惠。尤尽心水利，於嘉兴开泖河，疏港建闸，以资蓄泄。於杭州浚上塘河，临平、乔司等处农田三十馀万亩皆获灌溉之利。上虞南塘旧以土筑，水至辄决。采众议，改建石塘千一百丈，始免水患。

二十六年，北京拳乱报至，祖翼独起抑阻。匪陷江山、常山，衢民复毁教戕官，英国欲以兵舰赴浙。祖翼亟遴员驰往镇抚，获真犯抵偿，潜消兵衅。会两江、湖广总督与各国订约保护南疆，电询浙省。巡抚刘树棠方卧病，祖翼即迳电以浙省附约，人心以安。

旋擢巡抚。以浙省防练各营积弊，疏请整饬，略言：“浙省水陆防练各营数逾制兵，陆续添募，饷实不敷。而统领各营哨，不顾操练缉捕为何事，汲汲焉唯浮冒克减，食弊自肥。术愈出而愈奇，勇日杂而日弱，盗日防而日多。今将荡涤宿垢而作新之。立法自上，责在督抚。臣任事即通饬各营，与之更始。以后如有贪劣将弁，仍敢浮冒克减，决不姑容。拟先励其廉耻，而兼课其材武。一面饬州县查保甲，办团练，以辅制兵之不逮；一面遴委廉干道府，酌带哨勇，分往浙东西，抽点名粮，认真校阅。遇有大股盗匪，督率营县搜拿，务绝

根株。总期合散为聚，化惰为勤，堪备一日之缓急。虽然，营卫小疾，疏解足矣，受病既深，断非猛剂不治。天下之病，无一不根於利。统领营哨，闻见已惯，谓夫督抚所能操以绳其下者，撤之而已，参之而已。撤之则又顾而之他，参之则已饱颺而去；且未几而又夤缘开复矣，未几而以将才调用矣。惟督以峻法，务去泰甚，庶有以振暮气而戢贪风。或震於各国一时之强，几谓全恃火器，不知其本原仍在临财廉，与士卒同甘苦。否则未战先溃，火器徒以资寇，直自伐耳。可否请旨饬下兵、刑各部，采臣治乱用重之议，嗣遇将弁赃证确凿者，分别轻重，严定参革、追缴、倍罚、斩绞之例，庶军心一振，於时局或有裨益。”疏入，诏饬各省著为令。未几，丁母忧归。卒，恤如例。浙人请立祠祀之。

论曰：疆吏当承平时，民生吏治，要在因地制宜而已。日昌、宝第皆以尚严著绩效。宗瀛、荫霖饰之以儒术，亦后先称治。培敬有为有守，崧骏兄弟所至尽职，宝泉励清操，祖翼能济变，并有可称。至应祺官关陇、新疆垂四十年，边地初辟，治绩烂然，实心实政，其劳亦不可没云。

卷四百四十九

列传二百三十六

锡良 周馥 陆元鼎 张曾敫

杨士骧 冯煦

锡良，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进士，用山西知县，历任州县有惠政。光绪初，晋大旱，锡良历办赈务，户必清查，款必实放，民皆德之。二十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调补沂州知府，擢充沂曹济道。抵任，值单县大刀会滋事，亟率队往，张示谕众，祇擒首要，搜获盟单，当众焚之，匪党感畏，皆散。调山西冀宁道，晋按察使。调湖南，擢布政使。

二十六年，拳乱召祸，京师危急。锡良以湖广总督、湖北湖南巡抚会委，统率鄂、湘军队入卫，迎驾山西，立授巡抚。时和议未定，洋兵阑入晋边。锡良念两宫幸陕，和局固应兼顾，而保晋卫秦，亦不容忽。乃通令各军严行防守，别遣委员出境犒师，相机因应，幸保无事。和约定，晋始弛防。

调湖北巡抚，复开缺。旋授河南河道总督。以事简，奏请裁归巡抚兼理，诏允行。调补河南巡抚，兼管河工。豫省吏治久隳，劾去道府以次数十人，政纪肃然。泌阳教案事起，立派兵驰捕首犯，被扰难民，无分民教，一律抚恤。调热河都统。热河本就蒙地设治，向沿旧习，不讲吏事，尤患多盗。锡良首请改制，设立求治局，综理吏治财政；开办围场荒地，

以兴垦务；整饬巡防，专意缉捕，匪风始戢。又以热境地广官少，奏请升朝阳县为府，并增设阜新、建平、隆化三县，热河自此始有吏治。

二十九年，擢闽浙总督，调署四川。时方议借外款修川路，锡良力主自办，集绅会议，奏设专局，招商股，筹公股，复就通省田租岁抽百分之三，名为租股，数年积至千万以上，股款之多，为中国自办铁路最。三十年，廷议整饬藏事，藏人疑惧，驻藏帮办凤全被戕。锡良飞檄提督马维骥督兵进剿，并令建昌道赵尔丰率师继进，遂克巴塘，仍饬尔丰进讨里塘。裹属桑披寺筑碉谋抗拒，尔丰以长围困守六阅月，断其汲道，始克攻破。桑寺既平，诸番慑服。於是自打箭炉以外，直至察木多、巴里、乡城、德格等处，均改县治，扩地至数千馀里；且兴垦、开矿，设学广教，番人渐知向化矣。

三十三年，调云贵总督。滇省军政久废，器械尤缺，乃创练陆军，设讲武堂，添购枪炮，旧有防营一律改编，自是滇省始有新军。滇多烟产，土税为收入大宗，锡良毅然奏请禁种，各省烟禁之严，唯滇为最。滇南连越，越匪窜入河口，戕官扰境，立饬出队分路截剿，数日而定。滇西土司以数十计，日渐恣横。宣慰使刁安仁曾游东洋，外人称以王爵，尤骄妄。闻有改土归流之议，辄思蠢动。锡良先派员询察，晓以利害，并令应袭各土司迅办承袭，以安其心。刁安仁闻而畏感，遣其弟至，痛哭自陈改悔，边境得以无事。

宣统元年，授钦差大臣，调东三省总督。东省自日俄战罢，俄占北边，日踞南境，局势日危。锡良莅任，即疏陈：“东三省逼近京畿，关系大局。辽东租借之约，十三年即满期，

请朝廷主持，上下一心，以天下全力赴之，以赎回辽东半岛为归，否则枝枝节节为之，恐其不能及也。”疏入，不省。锡良又以东三省两邻分据，非修大支干路，不足以贯串脉络，因拟修锦州至瑗珲铁路。顾须横贯南满、东清，必非日、俄所愿，尤非密借强国外款，不能取均势而策进行。适美国财团代表游历来奉，遂与密订借款包修草约。三日议定，电奏请旨速正式签定，即日、俄再争，已落后着。乃部议梗缓，复机事不密，事竟报罢。及日俄协约，东事益急。锡良以救亡兴政，均非款莫办，再请商借二千万两，以千万设银行；其余，半以移民兴垦，半以开矿筑路。仍不省。锡良虑东省危急情形，朝廷尚未深悉，乃请入觐面陈。

时醇亲王监国摄政，筹备立宪，廷议方注重集权。锡良先疏请实行宪法，历陈：“立宪精神，在贵贱上下胥受治於法律，先革其自私自利之心。若敷衍掊克，似是而非，财力凋敝，人心涣漓，九年立宪，终恐为波斯之续。”又以近年重臣亲贵出洋考察，徒饰观听，见轻外人，疏请停派，并慎选亲贵实行留学。再疏谏中央集权，以为：“朝廷分寄事权於督抚，犹督抚分寄事权於州县，无州县即督抚不能治一省。如必欲以数部臣之心思才力，统治二十二行省，则疆吏咸为赘旄，风气所趋，军民解体。设有缓急，中央既耳目不及，外省则呼应不灵，为患实大。”均不报。至是，入都面陈监国，语尤切直，不省如故。告罢，又不允。

其时朝鲜为日并，锡良以事势益迫，欲固民心，先厚民力，当以防匪为名，设立清乡局，筹备预备巡警，部以兵法，实即民兵。奉人虑患思痛，争先应募，期年得数万人，全省

皆兵。未几，防疫事起，疫起俄境，沿东清铁路，逐处传染，未浹旬，蔓延奉、吉、黑三省。俄、日群思干涉，锡良以防疫纯属内政，严起防治，三月而疫绝。十一国医士来奉考察，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於省署，锡良主议，咸起颂之。

锡良督东，严吏治，肃军制，清理财政，整顿盐务，筹办八旗生计，颇著成绩。唯目睹内忧外患日危一日，顾以为东边计者，既多未如志，而朝政日非，民心日去，又无以挽救，屡称病乞罢。三年，始允解任调理。

武昌变作，召入觐，廷议本以锡良赴山、陕督师，并请独领一军卫京畿。顾有人惑之，乃改授热河都统，力疾赴任。逊位诏下，以病势难支，乞罢，允之。卧病六年，坚拒医药，卒，年六十有六，谥文诚。

锡良性清刚，自官牧令，即挺立无所倚。嫉恶严，所莅止，遇不职官吏，劾治不少恤；非义之财，一介不取；於权贵尤一无馈遗，故遇事动相牵制云。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初侍李鸿章司文牒，累保道员。光绪三年，署永定河道。初，天津频患水，馥迭治津沽入海金钟河、北运筐港减河及通州潮白河，设文武汛官资防守。并言天津为九河故道，不泄则水患莫瘳，请就上游辟减河而开屯田，南运下游分水势。部议格不行。后提督周盛传开兴济减河，屯田小站，实本馥议。丁艰，服除，署津海关道。朝鲜初通商，馥与美提督薛裴尔议草商约保卫之，首称朝鲜为中国属邦，固以防侵夺也，而枢府削之。馥私叹曰：“分义不著，祸始此矣！”九年，兼署天津兵备道，俄真除津

海关道。中法事起，鸿章命赴海口编民舶立团防。鸿章之督畿辅也，先后垂三十年，创立海军，自东三省、山东诸要塞皆属焉。用西法制造械器，轮电路矿，万端并举，尤加意海陆军学校。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醇亲王校阅海军，嘉其劳，擢按察使。再署布政使。筑永定河北岸石堤卫京师，卢沟南减水石坝工尤巨，自是河不溢。

中日开衅，馥任前敌营务处，跋涉安东、辽阳、摩天岭之间，调护诸将，收集散亡，粮以不匮。和议成，乃自免归。鸿章疏荐之，授四川布政使。至则课吏绩，广银币，积粮储。虑教案易生衅，撰《安辑民教示》颁郡县。未几，拳乱作，八国联兵内犯，鸿章为议和大臣，总督直隶，馥亦调直隶布政使。先随鸿章入都，理京畿教案，数月事稍定，始赴保定受布政使印。先是法兵至保定，戕前布政使廷雍，遂踞司署。及闻馥来，列队郊迎入署。久之，观其设施，无间言，乃徐引去。鸿章卒，遂护直督。

俄擢山东巡抚，诏留议津榆路事。时和议虽成，外国兵壁天津，踞津榆铁道，设都统，治民政，屡争莫能得。至是，馥竟以片言解之。馥抚山东，值河决利津薄庄，议徙民居，不塞薄庄，俾河流直泻抵海。沿河设电局，备石工，讫十馀年，河不为灾。德踞胶州湾，筑铁道达省治，因占路侧矿山。馥奏开济南、周村商埠相箝制，德人意沮，自撤胶济路兵，还五矿。

馥既膺疆寄，则益欲大有为，凡所以阜民财、濡民智者，次第兴举，天子嘉之，擢署两江总督，移督两广。三十三年，请告归。越十四年。卒，谥恂慎。直隶、山东、江南士民皆

祠祀之。

陆元鼎，字春江，浙江仁和人。同治十三年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山西，改江苏。光绪二年，权知山阳。有奸豪民交通胥役，略人口行鬻，捕辄先遁。元鼎黎明起，盛仪从谒客，中道折至民家，破门入，缚治其豪，取出所略女妇数十人各放归，欢声雷动。补江宁，以忧归。服除，坐补原缺，调上海。法兰西人击杀县人沈兆龙，伤隐不见，法领事不承击杀。元鼎曰：“时计表坠地，有钢条内断而磁面未损者，与此何以异？”领事语塞。如皋焚教堂，檄元鼎往视，教士声言议不谐，当以兵戎见。元鼎曰：“如皋非军舰所能至也。”不为动。抗议十馀日，乃定偿银四千，无他求。是时江南北焚教堂十馀所，次第定议，悉视如皋。

移知泰州。城河久淤垫，岁旱，民苦无水。元鼎浚治之，又称徙市廛迫河浒者，虽巨室无所徇。下河斜丰港故有堤，在泰州境者六十里，入东台境，堤庳，水至勿能御。元鼎增高至十丈，广如之，而丰其下以倍。工竟，按察使檄东台治堤与泰州接，元鼎又助工十有一里，自是两境无水患。寻调上元，援例以道员候选。

两江总督刘坤一疏荐元鼎才任方面，二十一年，授惠潮嘉道，调江苏粮道，迁按察使。陛见，温语移时。论及前岁日本构战，我军枪弹多与口径不合，以故败。帝因谕枢臣戒督抚审军实，且曰：“毋谓语由元鼎，使督抚生芥蒂也。”江阴焚教堂，县吏捕首事者上之按察使。上海领事谓逮捕者非首犯，驻京公使言於总署，令领事往会鞠。元鼎曰：“会鞠有

专官，按察使署非会鞠所。”领事言：“不会鞠，当观谏也。”元鼎持不可，领事曰：“其如总署指挥何？”元鼎曰：“慎守国宪。官可辞，法不可挠！”领事快快去。枢臣闻而嘉之，曰：“不尔，又为故事矣。”寻署布政使，护巡抚。

二十九年，迁漕运总督，调湖南巡抚。时方在告，广西匪起，窥湖南，贵州匪逼靖州。元鼎力疾赴官，筹边防，与总督张之洞会奏以堵为防，不如以助剿为防。於是募勇，令提督刘光才防西路，令衡永道庄赓良入贵州，而道员黄忠浩佐之。赓良攻下龙贯峒，忠浩亦大败悍贼於同乐。又令提督张庆云助击广西四十八峒。乱徐定，朝命云南布政使刘春霖移湖南，率所部滇军助湘防。元鼎言滇军不可用，已而后营果叛。醴陵会匪谋叛事泄，自承革命，语连日本留学生。元鼎诛二人，囚一人，他无所株连，人心大定。

征兵之议起也，元鼎已调抚江苏。上言：“南人柔脆，其应征者多市井无籍，不胜兵。当专选江北淮、徐诸府，不当限区域。”部议格不行。其后逃亡相属，如元鼎言。二十九年，京察开缺另简。明年，召入京，奏对，语及江、浙争沪杭铁道事，元鼎力言士民忠爱无他心，上为动容。命以三品京堂候补，佐办资政院事。俄，乞归。宣统二年，卒於家。

张曾敳，字小帆，直隶南皮人。同治七年进士，以编修出知湖南永顺府。地属苗疆，号难治。斥货募勇戢盗，悉置之法；吏之尤贪污者，弹劾之。徙知广东肇庆府，有惠爱，督抚交章论荐。光绪二十年，除福建盐法道。闽盐踊贵，私运蜂起。为严立规约，奏免全厘以恤商，而正课亦饶。迁按察

使，岁馀，病免。越三年，再起，召见，奏对称旨，皇太后奖其明慎，即日授四川按察使，未到官，迁福建布政使。调广西，桂故瘠区，又分任庚子赔款，益不支。曾馼改厘章，严比较，裁冗费，罢不急官吏，用以不绌。

二十九年，拜山西巡抚。日俄衅作，日军进驻辽南。曾馼建议：“辟要地为商埠，别与日本密订协守同盟之约，声明不干内治。所虑者俄为日败，必将取偿於我；伊犁邻近藩封，亦渐外向，故亟宜筹饷练兵，有备无患；而库张铁路可缓办以伐其谋。”言颇扼要。马贼刘天祐等扰后套，曾馼调集各军讨平之。

三十一年，调抚浙江。时浙西盐梟煽炽，嘉湖统将吴家玉阴与梟通，都司范荣华尤不法。曾馼便道之官，或劝以兵从，曰：“是速之叛也！”遂轻骑迳嘉郡，召家玉入谒，谕以祸福，家玉不敢动，徐檄他将领其众，而羁之甬东，僇荣华等，梟渐敛迹。浙路交涉久未决，草约逾定期，英领事犹坚执之。曾馼据约立争，事乃定。

三十三年，颁下法律大臣沈家本《试行诉讼法》，曾馼言：“中国礼教功用远在法律上，是以尊亲之义，载於礼经。汉儒说《论语》，亦谓纲常为在所因，此各省所同，浙不能异者也。浙西梟匪出没，浙东寇盗潜滋。治乱国用重典，犹惧不胜，骤改从轻，何以为治？此他省或可行，而浙独难行者也。”於是逐条驳议之。

是年秋瑾案起。秋瑾者，浙江女生言革命者也，留学日本，归为绍兴大通学校教师，阴谋乱。曾馼遣兵至校捕之，得其左验，论重辟，党人大哗。调抚江苏，俄调山西，称疾归。

家居十四年，卒，年七十九。

杨士骧，字莲府，安徽泗州人。光绪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保道员，补直隶通永道，擢按察使，迁江西布政使，复调直隶。三十一年，署山东巡抚。河贯东省千馀里，淤高而堤薄，岁漫决为巨害。士骧以为河所以岁决者，河工员吏利兴修，又因以迁擢也。乃定章程：岁安澜，官奏叙，弁兵支款如例；河决，官严参，不得留工效力，弁兵依律论斩。身巡河堤，厉赏罚，自是数年，山东无河患。曹州多盗，行清乡法，严督捕。德兵违给，屯胶、高，久不撤。数月盗少戢，会各国撤京、津兵，士骧与德官议，遂尽撤驻路德兵。

三十三年，代袁世凯为直隶总督。世凯为政，首练军筹款，尤多兴革，务树威信，北洋大臣遂为中外所属目。士骧承其后，一切奉行罔有违，财政日竭，难乎为继，而周旋因应，常若有馀，时颇称之。明年，入觐。时议修永定河，士骧阅河工，疏言：“全河受病，一由下口高仰，宣泄不畅；一由减坝失修，分消无路。”卢沟桥以下旧有减坝，年久淤闭，宜折修，并挑减河，因请拨帑四十六万馀两。诏下部议。

宣统元年，德宗梓宫奉移西陵，诏所需不得摊派民间。士骧慨然思革百年之弊，疏曰：“国初因明季加派纷繁，民生雕敝，屡降旨申禁科累。近畿繁剧，供亿多，不能尽革，故田赋较各省轻，而岁出差徭逾於粮银之数。新政迭兴，学堂、巡警诸费，无不取给於民，输纳之艰，日以加甚。擢官绅合查常年应官差徭，实系公用者，酌定数目，折交州县自办，不得滥派折钱；胥役书差，官给津贴。庶积弊一清，上下交益。”

疏入，优诏答之。五月，卒，赠太子少保，谥文敬。

士骧少孤露，起家幕僚，至於专阃，与人无迁，众皆称其通敏云。

冯煦，字梦华，江苏金坛人。光绪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叠上疏代奏，请图自强，敦大本，行实政，德宗嘉纳。典湖南乡试，称得士。二十一年，以京察一等授安徽凤阳知府。凤属连年水涝，煦单骑按部，逐一履勘，以被灾之重轻，定给赈之多寡，人沾实惠。并屡平反疑狱。总督刘坤一以心存利济、政切先劳疏保，两摄凤颖六泗道。二十七年，迁山西按察使，调四川。广安州有聚众谋毁学堂者，获四人，拟照土匪例正法。煦白大府，请按而后诛，以去就争，至免冠抵几，不得请不止。旋署布政使，复调安徽，兼署提学使。

三十三年，擢巡抚。时国是日非，海内外党人昌言革命。巡抚恩铭被刺，众情惶惑。煦继任，处以镇静，治其狱，不株连一人，主散胁从，示宽大，人心始安。复疏言：“今者党祸已亟，民生不聊。中外大臣不思引咎自责，合力图强，乃粉饰因循，苟安旦夕，貽误将来，大局阽危，日甚一日。挽救之方，唯以核名实、明赏罚为第一义，而其要则在‘民为邦本’一言。有尊主庇民之臣，用之勿疑；有误国殃民之臣，刑之毋赦。政府能使天下自治，则天下莫能乱；政府能使天下举安，则天下莫能危。根本大计，实系於此。”疏入，大臣权幸多忌嫉之。明年，遂罢。

宣统二年，江、皖大水，复起为查赈大臣，出入灾区，规定办法，施及豫东，未一年，凡赈三十九州县，放款至三百

餘萬。后复立义賑會。連年水旱，兼有兵災，遠而推至京、直、魯、豫、湘、浙，無歲不災，無災不賑，蓋自蒞官訖致仕，逮於耄老，與荒政相終始，眾稱善人。聞國變，痛哭失聲。越十有五年，卒，年八十五。

煦居官廉而好施。平素講學，以有耻為的，重躬行實踐。文章爾雅，晚境至鬻文自給云。

論曰：光緒初，督撫权重，及其末年，中央集權，复多設法令以牽制之，吏治不可言矣。錫良強直负重，安內攘外，頗有建樹。夙諳練，士驤通敏，元鼎辦交涉，曾駁論法律，并能持正。煦善治賑，與荒政相終始。“民為邦本”，善哉言乎！錫良初疏諫集權，樞廷轉相箝制。及事變起，大勢所趨，皆一如所言，世尤服其先見云。

卷四百五十

列傳二百三十七

李鶴年 文彬 任道鎔 許振祿 吳大澂

李鶴年，字子和，奉天義州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由編修改御史，轉給事中。父忧歸，服除，命赴河南襄辦軍務。同治元年，授常鎮通海道，署河南按察使，調直隸，授布政使。四年，擢湖北巡撫，調河南。

時捻匪由山東南竄，鶴年以為十餘年來賊屢扰歸、陳、南、汝間，即去而他竄，必假道於豫。乃增募兩軍各萬餘人，一

曰毅军，宋庆统之；一曰嵩武军，张曜统之；更以马队属善庆，与两军为犄角。於是宋庆等军大破张总愚睢州，鹤年亲赴陈、留、杞督战。任、赖各逆复乘虚北扰，鹤年以贼踪无定，防河尤急。贼果犯中牟，以有备不得逞，乃於省治西决堤决水南流，扰及长垣。鹤年飞檄水陆各军沿堤剿堵。贼西走湖北麻城、黄冈，诏飭宋庆一军越境会剿，歼贼无算。鹤年自驻许州策应，贼窜裕州，庆击败之。善庆及淮军刘铭传大败贼赣榆，任柱被戕死。赐鹤年头品顶戴。七年，奉命督师出境，驰抵磁州。捻犯近畿，更由滑、濬等处沿河东趋。坐防堵不力，再议处。豫军告捷，赏还顶戴。总愚溺死，捻匪平，照一等军功议叙。

十年，擢闽浙总督。明年，陛见，赐紫禁城骑马。旋署福州将军，兼署巡抚。诏询海防事宜，覆奏言：“海防之策，莫重於练兵、筹饷、制器、用人四端。四者之中，以用人为急务，而尤在专其责成。沿海疆臣固责无旁贷，第无统率大员，仍恐意见纷歧，临事推诿。”上韪其议。

光绪元年，调河东河道总督，兼署河南巡抚。七年，授河南巡抚，仍兼河督。十年，坐申办盗犯胡体安连疏抗辨，部议革职，以祝嘏恩赏降二级职衔。十三年，署河督，疏言：“黄河分流，自宋时河决澶州，分为二派。明筑黄陵冈，始合为一。河性上漫则下淤，今两路皆淤，急宜疏支河以顶筹宣泄。”报可。逾年，郑工复决，发军台效力。未几释归，并赏三品衔。十六年，卒。宣统元年，开复原官。

鹤年有知人鉴，少与文祥同学相淬厉。及居言职，严疏劾肃顺跋扈，而奏起曾国藩於家，谓必能办贼。拔宋庆、张

曜统豫军，后皆为名将。治豫久，多善政，豫人刻石颂之。始任河督，黑冈堤溃，不绝如缕。鹤年亲督工二十馀昼夜，险工克济。德宗尝询李鸿藻以善治河者，鸿藻举鹤年，上亦识前事之枉也，故再任河督。其卒也，豫民有流涕者。三子葆恂博学多文，尤知名。

文彬，字质夫，纳喇氏，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十年，以员外郎随扈幸热河。明年，迁郎中，出知山东沂州府。捻匪逼府城，会师攻拔贼巢，擒匪首孙化详等。叙功，以道员用。同治四年，随布政使丁宝楨败贼滕县临城驿，更绕赴东平防贼北窜。补充沂曹济道，擢按察使。收复海丰，擢布政使。十年，署巡抚，补漕运总督。再署巡抚，旋还任。

光绪五年，督漕北上，因请陛见，并与河督李鹤年、巡抚周恒祺会商运河事宜，通筹河道宽深，改设运口，导引卫河，设立堤坝，绘具图说以进。略谓：“现时北运口在张秋南八里庙，与南运口斜对，相距二十馀里。黄流至此虽收束，而溜势散漫，歧汊甚多。大抵溜势近南则北口淤垫，近北则南口浅阻。故漕船出南运口入黄后，必东北行二十里，至黄溜汇一之史家桥，再南行二十里，至八里庙北运口，汛水大涨，方能入运。今拟移北运口於史家桥北六里。黄河西岸，由阿城闸东堤开河一道至陶长堡，为出黄入运口门，筑坝灌塘，则黄水不至夺溜，可免牵挽之难。黄、运之间，自贾工合龙后，每伏秋大雨，水无所泄，民间低地有积水数年不得耕种者，若将陂水引归一塘，不惟蓄水济运，又可涸复民田。运口既定，

即可导引卫河。自直隶元城集东三里卫河曲处凿新河一道，经直隶之南乐、山东之朝城，至张秋南之萧口涵洞入运。计卫高于运九丈馀，长百五十馀里，导以济运，势如建瓴。更有大小二丹水，亦可由卫济运。凡建四闸二坝及挑河筑堤，估银七十六万。较之借黄济运旋挑旋淤者，相去远矣。”

又尝偕两江总督吴元炳奏复淮流故道，略谓：“淮水汇四十馀河潴於洪泽湖，杨庄以下云梯关为入海故道，馀波入运济漕。遇旱，复蓄淮流由运河分入淮扬各闸洞，以溉民田。自洪泽湖不能潴水，张、福引河又不通畅，每遇盛涨，运河一线东堤，其势岌岌。倏竟冲溢，不至以里下河为壑不止。论者谓必设法束水，然与其上游议堵，何如下游深通。”因条上疏浚杨庄以下旧河入海故道。

未几，卒，有诏褒锡。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文彬遗爱在民，请建专祠清江浦，允之。子延煜、举人，四川盐茶道；延熙，举人，九江知府；延燮，进士，武昌知县；延照，举人，礼部员外郎。

任道镕，字筱沅，江苏宜兴人。拔贡，考授教职。咸丰中，在籍襄办团练，除奉贤训导。以筹饷劳，晋秩知县，铨当阳，多善政，调江夏。同治二年，擢知顺德府。畿南匪起，行坚壁清野法，修治城堡，屡击贼於沙河、平乡间。会捻众北犯，道镕率练勇守沙河。夜与贼遇，挥众奋击。矛伤及身，不退，贼徐引去，晋秩道员。洺河自广平入，久淤塞。道镕与邻郡合浚，又浚郡北响水河，复民田万馀顷。总督曾国藩、李鸿章迭荐之。十一年，调保定，寻擢开归陈许道。剔河工

积弊，验工料必以实。尝冒风雨抢护中河险工，四昼夜始定。

光绪元年，署按察使。授江西按察使，省狱羈囚四百余人，道镕便宜讯决，三月而清。四年，迁浙江布政使，调直隶。直隶自军兴，州县报销未清，又数值谒陵大差，交代纠葛。道镕分别新旧案，定限清结。裁革州县摊捐，实发养廉银以恤吏，劝属县积谷备荒。七年，擢山东巡抚，疏陈营务废弛，易置统将，以绿营额饷练新军，责郡县勤缉捕。泰山、沂水之间，驿路崎岖，发卒开治平坦，行旅便之。旋以保奖已革知府潘骏群被议，又以失察编修林国柱预报起复，被劾褫职，降道员。家居久之。

二十一年，起河道总督。故事，河督，开封、济宁并设行署。自咸丰时，常驻开封，山东河事由巡抚专治。至是复改议河督驻济宁，而河南巡抚兼治河。道镕言：“官吏不相属，则令难行，不如仍旧便。”报可。时河患多在下游，河督专司上游，事简。道镕务节费，岁以馀帑还司库。二十六年，拳匪起，河南奸民乘机煽乱。道镕处以镇静，练河标三营助省防。次年，调浙江巡抚。承国威新挫后，民教相鬩，案多未结，持平讯决之。筹集偿款，衡其缓急，民不重困。二十八年，乞病归。逾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三。

许振祎，字仙屏，江西奉新人。咸丰初，以拔贡生参曾国藩戎幕。迨楚军困於江西，都邑相继陷，振祎偕内阁中书邓辅纶募乡兵击贼进贤、东乡，旋复吉安。叙功，以同知銓选。同治二年，成进士，授职编修，出督陕甘学政。时河州降回复叛，而西宁诸郡回、汉民亦日相仇杀，试事久停不举。

振祎始按试各郡，多录降人子弟，补行八次岁科试，入学者数千人，回民大服。建味经书院於泾阳，广置书籍，以化其犷俗。又请陕、甘分闱乡试，各设学政，允之。总督左宗棠以谓边氓长治久安之效，胥基於此。父忧归。

光绪二年，起故官。八年，授彰卫怀道，减属县差徭费岁二十馀万。豫修里河堤防，淮海各盐区得免水患。十六年，擢河东河道总督，筑茌泽大坝，胡家屯、米董寨各石坝，河赖以无患。其要尤在严稽察，不私财权，令七厅径赴司库支领，故积弊除而工坚。二十一年，迁广东巡抚，禁赌闾姓，粤民利赖之。二十四年，裁广东、云南、湖北三巡抚缺，振祎调内用。乞假归，逾年卒。附祀江苏、河南曾国藩祠。

吴大澂，字清卿，江苏吴县人。同治元年秋，彗星见西北，诏求直言。大澂方为诸生，入都应京兆试。上书言：“致治之本，在兴俭举廉，不言理财而财自裕。若专务培克，罔恤民艰，其国必敝。”后六年成进士，授编修。穆宗大婚典礼隆缛，疏请裁减繁费，直声震朝右。出为陕甘学政，奏以仓颉列祀典，允之。又荐诸生贺瑞麟、杨树椿笃志正学，给瑞麟国子监学正衔，树椿翰林院待诏衔，士风为之一变。时诏修颐和园，大澂复言时事艰难，请停止工作。疏入，留中。

光绪三年，山、陕大饥，奉命襄办赈务。躬履灾区查勘，全活甚众。左宗棠、曾国荃、李鸿章等交章论荐。四年，授河北道。时比岁荐饥，贫民减价鬻田，十不得一。巡抚涂宗瀛飭荒岁贱价之田准取赎，然往往为势家所持，以故失业者众。惟大澂能判决如巡抚旨。

六年，诏给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西北边防。大澂周历要隘，始知珲春黑顶子地久为俄人侵占。因请颁旧界图，将定期与俄官抗议，未得旨。时有韩效忠者，登州人，佣於复州侯氏。负博进，遁往吉林夹皮沟。地产金，在宁古塔、三姓东，万山环绕，广袤七八百里。流冗啸聚其中，亡虑四五万，咸受效忠约束。效忠严而不扰，众服其公允，屡抗大军不出。大澂单骑抵其巢，留宿三日，劝效忠出，效忠犹豫，意难之。大澂曰：“我不疑若，若乃疑我耶？”对曰：“非敢疑公。其负罪久，万一主兵者执前事为罪。某死不恨，辜公意奈何？”大澂挺以自任，遂与效忠出，奏给五品顶戴，予七品，孙登举有平寇功，授参将。七年，授太仆寺卿。法越事起，会办北洋军务，驻防乐亭、昌黎。

十年，迁左副都御史。俄，命使朝鲜，定其内乱，盐运使续昌副之。至则日本使臣井上馨避不肯见，而挟朝鲜左议政金宏集於议政院，索偿兵费三十万。大澂谓续昌曰：“是蔑我也！”立率兵至议政院，排闥入，责数宏集：“柄国败坏国事。今定约稍不慎，便滋异日纷，非所以靖国也。”宏集唯唯，井上馨亦气慑，减索兵费十一万而去。

十一年，诏赴吉林，会同副都统伊克唐阿与俄使勘侵界，即所侵珲春黑顶子地也。遂援咸丰十一年旧界图立碑五座，建铜柱，自篆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於是侵界复归中国，而船之出入图们江者亦卒以通航无阻。十二年，擢广东巡抚。葡萄牙侵界至澳门香山。总署与立约通商，画澳门归葡辖。大澂持不可，条上驳议，不报。

十四年，郑州河再决，上震怒，漕河督李鹤年职，以大

澂代之。是年冬，河工合龙，大澂力居多。大澂盛负时誉，会海军议起，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澂素与王善，治河功成，实授河道总督，加头品顶戴。大澂遂疏请尊崇醇亲王称号礼节。疏入，孝钦显皇后震怒，出醇亲王元年所上《预杜妄论疏》颁示天下。大澂几得严谴，以母丧归，乃已。

十八年，授湖南巡抚。朝鲜东学党之乱也，日本与中国开衅，朝议皆主战。大澂因自请率湘军赴前敌，优诏允之。二十一年，出关会诸军规复海城，而日本由间道取牛庄。魏光燾往御，战不利。李光久驰救之，亦败，仅以数骑免。大澂愤湘军尽覆，拔剑欲自裁，王同愈在侧，格阻之，同愈以编修参大澂军事也。光燾请申军法，大澂叹曰：“余实不能军，当自请严议。”退入关，奉革职留任之旨。乃还湖南，寻命开缺。二十四年，复降旨革职永不叙用。二十八年，卒，年六十八。

大澂善篆籀，罢官后，贫甚，售书画、古铜器自给。著有《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恒轩古金录》、《窻斋诗文集》。

论曰：河患日棘，而河臣但岁庆安澜，即为奇绩，久未闻统全局而防永患，求治难矣。鹤年以善治河称，文彬论治河改运口，复淮流，亦颇有识。道镕剔河工积弊，务节减，振裨督工严，尽革中饱，尤以勤廉著，皆足收一时之效，然徒治标，非治本计也。大澂治河有名，而好言兵，才气自喜，卒以虚骄败，惜哉！

卷四百五十一

列传二百三十八

李朝仪 段起 丁寿昌 曾纪凤
储裕立 铁珊 桂中行 刘含芳
陈黄举 游智开 李用清 李希莲 李金镛
金福曾 熊其英 谢家福 童兆蓉

李朝仪，字藻舟，贵州贵筑人。道光二年进士，授直隶平谷县，历署饶阳、三河。咸丰初，迁大兴京县，署南路同知，补东路同知，皆有治声。时海防戒严，筑宁河、北塘、大沽诸炮台，工坚费核，平馀银巨万，悉以入官，晋秩知府。十年，署顺德。捻匪北窜，朝仪率乡勇出御，严阵以待，炮折大旗，迄不动。益使游骑左右驰突为疑兵，贼来则击之，退则寂守，久之，贼引去。同治四年，署广平，败贼马疃桥，悉收难民入城，料贼必复至，储粮械为城守备。已而贼众数万果逼城，不敢犯，城获全。五年，补大名。马学孟者，故捻党也，善战，有勇力。既投诚，充团总，濬、滑、内黄数县民多附之，其党有杀人者，远近因传学孟叛矣。朝仪驰入其居，晓譬利害，学孟悟而泣，愿缴械请罪，遂夷其寨，赦勿问。后朝仪与贼战，得学孟死力，故不败。

八年，授永定河道，暑按察使。先后任河道八年，勤於职守，痛革河工积弊，课兵种柳，资工用焉。迁山东盐运使，

寻擢顺天府尹。京畿靡薄，朝仪廉勤率之，捕剧盗，抑豪强，绝请托，期年风习一变。光绪七年，卒官。朝仪治河绩尤著，民立祠固安祀之。

段起，字小湖，湖南清泉人。初入赈助饷，叙道员。咸丰初，佐广西左江道王普相幕，数陈兵事。普相荐诸巡抚劳崇光，俾将百人，从解全州围。别寇邓正高乘虚袭永州，窥衡州，起单骑驰谕降其众。贵州叛苗犯怀远，起讨平之。奉檄率所部援江西，谒曾国藩於军中，国藩未之奇也。时贼踞建昌，久不下。起夜率四百人扑其垒，克之，乘胜复德安，国藩乃纳其军。七年，从刘腾鸿、李续宜攻瑞州，腾鸿战死，起亦被重创，卒克之。八年，援浙，解衢州围，还攻景德、浮梁，并克之。明年，陈玉成犯景德，起扼其冲，贼不得逞。出家财募勇，遣别将率以援浙，数有功。巡抚王有龄疏调起赴浙将水陆军，会以前功加盐运使衔，留江西以道员补用。十一年，李秀成犯广丰，遂围广信。起婴城固守，伺间出击贼，败之，贼遂引去，加布政使衔。同治元年，授江西督粮道，仍留治军。二年，克鄱阳、彭泽，给瑚松额巴图鲁名号。

三年，始赴任。时军事渐定，议撤兵。起条上兵弁安置之策，巡抚沈葆楨疏请颁行，武职借补及收标考课，著为令。四年，鲍超军索饷哗溃，起闻变驰视，遇前队，伤颐，有识者大呼曰：“段粮道也！”皆弃兵拜，起反覆开譬，变乃定。寻兼署按察使。江西、闽、浙之交，有山绵亘千里，故为盗藪，久封禁。贼未平时，民往往入山避乱，久之生息日繁。至是或颇言粤寇馀孽窟穴其中，诏三省会剿，起疑之，轻骑周历

询访，悉其状，牒大吏疏请弛禁，民德之，立生祠祀焉。六年，以疾归。邑大饥，倾赀赈赡，全活逾万家。光绪二年，再授江西督粮道，调江南徐州道。六年，两广总督张树声调治海防，擢广东盐运使。八年，卒於官。

丁寿昌，字乐山，安徽合肥人。少为里塾师，粤寇扰淮南，遂集里中子弟勒以兵法，筑寨自保。同治初，率偏师从李鸿章东征，转战苏、松间，由知县晋秩知府。随潘鼎新攻浙江，克乍浦，摄乍浦同知。又随克嘉兴，晋道员。进攻湖州，战於晟舍镇，贼凭河为险。寿昌凫水破其两垒，诸军随击，立克之，湖州贼遂不振。论功，加按察使衔。六年，率师从刘铭传剿捻，迭败之黄安、邓州。贼南窜沔阳，霖雨，平地水数尺，捻酋任化邦窜渡沔水而西。寿昌先解衣率将士徒涉，伐木为梁济军，既济，乃断梁。众知无退路，奋击破贼，追斩化邦赣榆城下。诏以道员简放，加布政使衔。又战潍县，擒捻酋李芸等，给西林巴图鲁勇号，记名按察使。

八年，天津民、教构衅，命寿昌率铭军四千驰赴津、沽备非常。遂署天津道，寻实授。时人情汹惧，讹言繁兴。寿昌处以镇静，扶良诘奸，属境安堵。救火会董积愤西教，适大火，相约不救教堂。寿昌闻警奔赴，略无畛域。会董感其诚，乃施教。梁家园河堤将圯，寿昌亲执畚立水中，众益奋筑，堤获全。设厂以赈流民，庐灶藩溷悉有程式。会遭父丧，士民奔走吁留者万人，坚请终制。服除，诏赴天津总理营务，兼充海防翼长。光绪四年，署津海关道，擢按察使，署布政使，以勤慎称。六年，卒官。赐恤，赠太常卿，於天津建立

专祠。

曾纪凤，字摯民，湖南邵阳人。以诸生从军，浔保知县。骆秉章督四川，调领湘果后营。同治元年，石达开窜踞叙州双龙场，分军陷高县。纪凤从按察使刘岳昭赴援，战城下，克之。又送败之吊黄楼、罗家坳，涉水先驱夺贼垒。达开连营三十，与横江为犄角。纪凤毁横江西岸贼巢，遂薄双龙场。计招贼党为内应，而潜军袭其后。达开奔燕子滩，邀於横河，半渡，击之，遂窜滇境。三年，从克正安，进围绥阳，屡战有功，晋知府。寻调广东，又调贵州，并任军事。十年，与总兵邓千胜克麻哈，擒杨阿保，晋道员。

十一年，会诸军剿平苗民之梗化者。贵州下游东西驿道，苗在其南，汉民在其北。自咸丰时，行旅阻隔，垂二十年，至是始通。纪凤办理善后，自黄平以上历清平、平越、麻哈、贵定二百馀里，建碉七十，分立四屯，各设屯官，戍卒六百分守之。垦荒供饷，责以巡缉。奸宄无所容，流民闻风踵至。十二年，古州苗叛，扰清江，旁寨响应。纪凤率碉兵会诸军进剿，擒其酋长、抚良苗百数十寨。黔疆略定，赐黄马褂。光绪元年，授贵西道，巡抚黎培敬深倚之，荐可大用。擢按察使，晋布政使。十三年，调云南布政使，剿倮黑及大戛寨夷，加头品顶戴。因请以其地改土归流，边隅以安。十五年，乞养归，寻卒。

储裕立，字鹤樵，湖南靖州人。从军贵州，累保知县。同治初，苗乱炽，迭克天柱、清江，晋知府。十年，署古州同知。兵后雕劫，群苗伺衅出没。裕立修战备，抚遗黎，民气

渐复。仍统军先后收复台拱、丹江、凯里诸城，擢道员。光绪三年，下游肃清，论功，赏黄马褂。督治善后，筑城堡百二十七，建义塾百三十九。八年，思南灾，裕立往赈，遍历灾区，日稽钱粟出入，无假借，实惠及民。时遵义焚教堂，民情汹汹。裕立驰往抚谕，与法人往复诘难，事得解。寻署贵西道，再历贵东粮储。二十一年，卒，赐恤如例。

铁珊，字绍裴，徐氏，汉军正白旗人。咸丰中，由笔帖式议叙知县。从钦差大臣胜保讨捻山东，单骑入贼垒，招降捻匪刘占考，散其党数万。叙功，以直隶州选用。同治初，发甘肃，署通渭。值回乱，一岁九被围，婴城固守，卒得全。日供军粮万斤，民不堪命。铁珊规减其半，民感德。及去任，攀辕不得行。迭摄平番、皋兰、中卫诸邑，所至辄轻赋役，辑流亡，修城堡，除蠹胥。总督上其治状，擢宁夏知府，未之任，调兰州。议建贡院，与陕西分试，自光绪纪元始。是年，署甘凉道，武威、永昌、镇番三邑共一渠，民争水械斗，久不决。铁珊为开支渠，别子母水，设闸刊石，立均水约，轮日灌溉，民大悦，为立祠渠上。地宜牧，因畜羊三千头，岁以蕃息，用给贫民无告者。十三年，擢河陕汝道，擒巨盗李复岐等，置诸法。建陕州书院以课士，文风始振。阌乡城北滨河，南临涧水，岁屡圯，议筑石坝杀水势，艰於凿运，竟得石阌底镇激湍中，工遂成。十六年夏，淫雨河涨，陕城不没者数版。民谓官能捍患，恃以不恐。铁珊复筑石堤，四月毕工，身亲其役，竟以劳卒。士民请建专祠，诏赐恤。

桂中行，字履真，江西临川人，先世贾贵州，遂占籍镇远。为诸生。咸、同间，积军功，为知县安徽，署合肥、蒙城、阜阳。曾国藩率师征捻，檄中行察勘蒙城圩寨。蒙城故捻藪也，中行单骑历诸圩，晓以利害，择良干者为圩长。坚壁清野，寇无所掠。礼接耆老贤士，从询方略。得通捻奸民簿记之，诛其魁桀数十人，豪猾敛迹。岁馀，威化大行。民陷贼及远徙者，相率还归。以功晋知府。调江苏，管扬州正阳厘榷。光绪元年，署徐州，以祖母忧去官。

三年，宣城、建平民教閤，焚毁教堂。总督沈葆楨强起中行往治，中行谓：“民倡乱当治如律，然民所以乱，由教堂侵其地。今当令民偿教堂财，而教堂还民地。”持数月，卒如中行议。内艰归，服闋，檄治皖南垦务。皖南兵燹后，客民占垦不输赋，至是清丈田亩，无问主客。客民噪，捕斩其魁，乃听命。三岁事竣，增赋巨万。

九年，补徐州。值水灾，兴工赈，修堤埝二百馀里。又浚邳州艾山河，筑宿迁六塘埝，水患除，民以不饥。治徐十二年，课农劝士，盗贼衰息。擢岳常澧道，数月，迁广西按察使，复调湖南。二十年，卒。中行所至有声，官江南最久，民尤爱戴之。附祀徐州曾国藩祠。

刘含芳，字芑林，安徽贵池人。同治初，李鸿章率师东征，从克苏州，司运粮械。后随征捻，积功至道员。鸿章督直隶，命含芳治军械天津。得西洋利器，省览机括，久之悉通其意。鸿章方拓北洋军备，於西沽建武库，广收博储，以肆将士，扩充机器、制造两局，募工仿构，创设电气水雷学

堂，编立水雷营，皆以含芳董其役。

光绪七年，诏求人才，以鸿章荐，交军机处存记。时海军初立，造船坞旅顺，含芳兼领沿海水陆营务处。十四年，署津海关道，授甘肃安肃道，留治海防。寻调山东登莱青道，监督东海关，十九年，始之任。含芳自随鸿章至天津，凡十四载，屯旅顺十一载，至是虽领一道，犹隶於北洋。

二十年，辽东兵事起，海陆军屡挫，旅顺、威海相继陷。登莱青道驻烟台，敌军日逼。俄报军舰没於刘公岛，宁海亦陷，敌前锋距烟台十馀里。时巡抚李秉衡亦驻师烟台。西国诸领事言巡抚在，则敌攻之急，於租地不便，巡抚乃退莱州。领事复言含芳，含芳曰：“巡抚大臣也，可去。某守土吏，去何之？今死此矣！”因置鸛二孟案上，与其妻郝冠服坐待，意气坚定，民恃无恐。有溃卒数千，持兵噪呼求食。含芳单骑驰谕，处以空营，重为编伍，不愿留者厚给遣之，皆出私财。初，西人闻溃兵，甚戒严，俄而散遣，殊出不意，咸称道之。和议成，奏派渡海勘收还地。始威海、旅顺、大连湾皆荒岛，含芳瘁心力营构十馀年，所成险塞，至是见尽毁矣，因愤慨流涕，以疾乞归。卒，赠内阁学士。

陈夔龙，字序宾，安徽石埭人。少从其乡陈艾游，以诸主为曾国藩所识拔。李鸿章督师，令主办行营支应。或谓“大军转饷关天下，往者辄命大臣，今以诸生任耶？”卒用不疑。自粤乱作，海内困军饷。夔龙曰：“饷糜则敛重，战久则饷亏，兵不溃，民且寇矣。”乃厘订条款，杜绝冒滥。军行数载，饷节民和，平捻之功实基此。鸿章移直隶筹海防，凡炮台、船坞、制造、电报及疏河、屯田诸役，需费尤巨，皆倚

之以办。先后综军糈二十余年，一介不苟。将吏服其廉洁，虽被裁抑，无怨言。直、晋大灾，兼筹赈务，废寝忘食，穆核勤挚，人不忍欺。以私款归实济，全活以亿万计，众皆德之。旋以积劳病卒。初由训导累功至知府，诏赠道员。与含芳同附祀鸿章祠，入祀淮军昭忠祠，并祀乡贤。

龔举子惟彦，亦见重於鸿章，命继司军计。由大理寺丞累保知府，官贵州，历开州、婺川，调守黎平。首革票差催粮，遏龙世渭逆谋，破鸭贩彭三等血案，远近惊为神明。邻邑有讼，往往越境就诉。兴学育才，并创立体仁堂养老恤孤，劝工习艺，政声颇著。巡抚疏为良吏第一，以道员改江苏，总厘捐，任督销。去弊化私，以廉直称。旋授湖南财政监理官，复委办两淮盐政，创设淮南公所，岁增至二百万。归，与弟惟壬於县境修巨桥跨舒溪，亘六十馀丈，便行旅。邑人私谥曰慈惠。

游智开，字子代，湖南新化人。咸丰元年举人，拣选知县。同治初，李续宜巡抚安徽，调司厘榷，以廉平称。四年，署和州知州，日坐堂皇决事。又时出巡四境，延见父老，问其疾苦。亲为诸生考校文艺，剖析经旨，教以孝弟廉让。期年，治化大行。州旧由胥吏垫完粮赋，最为民病，禁绝之。筑濒江堤防，自督工役，费节而堤坚，免水患。补无为州，署泗州，治盗尤严。曾国藩称其治行为江南第一，移督直隶，调智开署深州。兴义学，减浮征，民大悦。补滦州，民苦兵车，为别筹输送，免扰累。俗健讼，奸民居间交构，痛惩之，其风渐息。

十一年，擢知永平府，一车一盖，周历下邑，得其情伪。

遇有事，牧令未及报，辄已闻知。一日侵晨，驰至迁安狱，狱吏方私系囚求赂，即拘吏至县庭笞之。令始惊，起谢。葺书院，筑城垣，修郡志，皆事举，无滥费。濒海产盐，贫民资为衣食。部牒禁私贩，疏官引。智开上言民间少一私贩，即地方多一马贼。盐本宜行官引，惟永平则仍旧为便，事得寝。有巨室以析产构讼，久不决。智开坐便室，呼两造至，不加研鞫，自咎治郡无状，变起骨肉，望族如此，况齐民乎？讼者流涕请罢。李鸿章疏陈智开清勤端严，足励末俗。光绪六年，擢永定河道。河患夙称难治，智开每当抢护险工，立河干亲指挥，日周巡两岸以为常，员弁无敢离工次者。左宗棠议将永定河南岸改北岸以纾水患。智开以上下游数百里，城市庐墓，迁徙不便，力争而止。两以三汛安澜邀优奖。

十一年，擢四川按察使。携一仆乘篋舆入蜀，密访吏治得失，民情爱恶。督属清厘积案，常躬自讯结，狱讼为清。两权布政使。十二年，护理总督。重庆教案起，智开奏言是案当以根究起衅之由，先收险要及预定款目为关键。非赎回险要，无以服渝民之心；非严诛首犯，无以制洋人之口；非议赔银两，无以为结案之具。谕知教首罗元义激成众怒，几酿大变，飞檄拘之入省，民团始散。又以元义身虽入教，仍是中国子民，自应治以中国法律。请敕总理衙门据理与争，勿许公使干预。时中外皆恐以肇衅端，智开持之益力，卒置元义於法。薄给赔偿，而案遂结。

十四年，迁广东布政使，署理巡抚。劾贪墨吏，不避权要，严赌禁，却闹姓例馈三十万金。僧寺匪，废改义塾。十六年，以老乞休。二十一年，起广西布政使。为政务持大体，

事有不可行，力持不变。痛除官场积习，僚属化之。灵川闹粮，省令发兵剿办。智开以事由激变，办理不善，责归县令，民获保全。又念粤西地瘠，向鲜盖藏，捐廉储粮石，通饬各属积谷备荒。凡廉俸所入，悉以办公益，无自私。阅三年，因病罢归，卒於家。所至各省俱请祀名宦祠。

李用清，字澄斋，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出大学士倭仁门，散馆授编修。安贫厉节，日研《四子书》、《朱子小学》，旁稽掌故，於物力丰瘠，尤所留意。大婚礼成，加侍读衔。十二年，丁父忧，徒步扶柩返葬。服阕，入都，仍课生徒自给。

光绪三年，记名御史。会山西奇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奏调用清襄赈务，骑一驴周历全境，无间寒暑，一仆荷装从。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悉纪之册。深穷病源，以为晋省罌粟花田弥望无际，必改花田而种五谷，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上书国荃详论之。国荃疑晋新荒，禁烟效缓，且全国未禁，徒敛怨，说竟不行。赈竣，却保奖。还京，传补御史，引见有日矣。法越事萌芽，张树声以广西边防奏调。树声督两广，复调广东任海防厘榷，洗手奉职。七年，授惠州知府。境故多盗，喜博，喜私斗。用清推诚化之，俗乃稍革。

八年，迁贵州贵西道。明年，超擢布政使，署巡抚。实仓储，兴农利，裁冗员，劾缺额之提镇，擒粤匪莫梦弼等置诸法。巡阅所至，召士子讲说经传，将吏环听，相与动容。黔地土瘠，多种罌粟，畅行湘、鄂、赣、粤诸省，用清奏陈禁

种之法，分区限年，时自出巡，刈铲烟苗。言者疑其操之过急。十一年秋，有旨来京候简。召对，犹痛陈罌粟疚国殃民状，冀可挽回万一。旋命署陕西布政使，荒燹之后，休养生息，仍严烟禁。十四年，复命来京候简，遂以疾归，主讲晋阳书院凡十年。用清严於自治，勇於奉公。藩黔时，库储六万，年馀存十六万，陕库三十万，再期六十馀万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织组。尝浚三源县龙渠，溉田千馀亩。俸入不以自润，於黔以购粟六千石，於陕购万石，备不虞。郑州河决，捐工需二万两。二十四年，卒。子贵阳扶柩归，以毁殤。

同县李希莲，字亦青。咸丰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性节俭，官京曹三十年，车马羸敝，不顾讪议。英、法兵入都，曹司多走避，希莲昕夕诣署无间，以忤肃顺，乞假归。同治元年，起原官。时军兴饷绌，希莲条陈开源节流数端，恭亲王奕訢韪之。云南报销案发，同僚有褫职遣戍者，希莲独无所染。光绪中，出为江西广饶道，除滥税，复征额。擢山东盐运使，调长芦。累迁贵州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戊戌政变，希莲颇忧大乱将起，与总督陶模议筹建陪都。及两宫西幸，人始服其先见云。

李金镛，字秋亭，江苏无锡人。少为贾，以试用同知投效淮军。光绪二年，淮、徐灾，与浙人胡光镛集十馀万金往赈，为义赈之始。后遂赈直隶、山东，皆躬其役。五年，晋秩知府。调直隶，修西淀堤。吴大澂督防吉林，金镛任琿春招垦事。界外苏城沟垦户数千，苦俄人侵略，相率来归，咸得奠居。海参威既通商，俄人援例要请东三省要地设领事，严

拒之。又力争八道河民被俄焚掠，抵俄官於法。将军铭安以为才，疏留吉林任用。《中俄界约》，自瑚布河口循琿春河至图门江口，以海中之岭为界岭，以西属中国，距江口二十馀里立土字碑。界图疏略，致岭西之罕奇、毛琛崴等盐场置线外。俄复於黑顶子地私设卡伦，距江口几百里矣。大澂使金镛会勘，据约争还侵地，重立界碑。署吉林知府，整钱法，开沟洫，摊丁於地，以苏民困。

九年，署长春厅通判。厅境为蒙古郭尔罗斯地，初招流民领垦纳租，久之垦逾所领，谓之“夹荒”。民惧增税，因出钱免丈量，刻石纪之。至是蒙旗复牒理藩院请丈，金镛挟碑文谒将军为民请命，曰：“诚知清丈则公与某各有所得，然如民何？”将军闻之愕然，奏罢其事。创建书院，厚其廩饩，购书数千卷，资学者诵习。捕斩剧盗苗青山等，境内乂安。不时巡历乡僻，呼召父老，为讲孝弟力田。金镛性坦易，口操南音，所至民爱而惮之。以功晋道员。

俄侵占精奇里河四十八旗屯地，在黑龙江岸东。金镛争还补丁屯至老瓜林百七十馀里，划河定界。漠河者，在琿琿西，三面界俄，地产金，俄人觊觎之。北洋大臣李鸿章议自开采，以金镛任其事。陆路由墨尔根入，水运由松花江入，各行千馀里，僻远无人。披斩荆棘，於万山中设三厂，两年得金三万。事事与俄关涉，艰阻百端。又开厂於黑龙江南岸札伊河旁之观音山，皆为北徼名矿。集商贖立公司，流冗远归，商贩渐集，收实边之利焉。十六年，病卒工所。赠内阁学士，予漠河建祠。

金福曾，字荅人，浙江秀水人。以诸生从军，先侍祖父衍宗温州教授，任筹团练助城守。旋随官兵肃清金、处，协守独松关，解杭州围。李鸿章器其才，克苏州，檄办善后。捻事起，往赞徐州道张树声军务。捻众北窜，出防大名。丁忧归，福曾积功已至知县，服阕，赴江苏，历署娄、南汇、吴江诸邑。所至兴学校，课农桑，理冤狱，禁溺女，劝垦沙田，开浚河道，多善政，民有去思。光绪初，河南、山西大祲。吴人谢家福等倡义赈，集四十余万金，推福曾董其事。四年秋，至河南分赈洛阳等十二州县。新安、浍池灾尤重，福曾创立善堂，恤嫠掩骼，收赎子女，购车马若干辆，代疲民应役。开渠涧，制龙骨车，兴水利。又浚洛阳、宜阳废渠，贯通伊、洛，灌田二万顷。五年，赈山西虞乡等十县。事竣，移赈直隶。时直隶水患方急，持以工代赈之策。

七年，疏大清河，浚中亭河，培千里堤。福曾先援例以道员候选，至是鸿章督直隶，奏留总办筹赈局。福曾以淀地淤塞为清河受病之源，清丈东淀无粮地，厘定苇租，规复堡船。八年，浚东淀河道，修筑天津三河头堤。九年，筑子牙河堤，展宽正河，又别开支河王家口以泄盛涨。十年，畿东大水，福曾疏青龙湾减河入七里海，疏筐儿港减河入塌河淀，并出北塘海口。又开沥水各河以泄武清、宝坻洼区积水。十一年，浚饶阳滹沱河。十三年，浚四女寺南运减河。两署永定河道，塞决口，於下口别辟新道。又就大清河合流处别浚新河，永定河水始直达天津海河。山东河决数为灾，鸿章辄檄福曾往助工赈，亲至苏、浙募赈。会浙西大水，巡抚崧骏复疏留福曾治工赈。于是杭、嘉、湖三府各河次第疏濬。会

廷议浚馮杭南湖，以福曾董其役。明年工竣，直、魯又告灾，福曾已卧病，犹力疾筹賑济。十八年，卒。鴻章等疏請优恤，贈内閣學士。福曾廉公好义，历办工賑十餘年，无日不勞身焦思，治行卓然。及其歿，士民同声惜之。

熊其英，字純叔，江苏青浦人。以貢生就訓導。家福集金賑河南，其英請行，始事濟源。濟源山僻小縣也，灾尤劇，多方補苴，次第以及他邑。其英親履窮僻，稽察戶口，不避風雪，食惟麥粥、面餅、菜羹，与飢民同苦。初头病瘍，足病濕，医少愈，仍从事不肯休，遂卒於卫輝。巡抚上闻，詔許被賑各州縣立祠祀之。

家福，字綏之，吳縣人。世以行善為事。聞豫、晉灾，呼吁尤切。义声傾動，聞者風起。自上海、苏、揚及杭、湖，愿助賑者众。日賚錢至家福門，或千金，或數千金，不一年得銀四十三萬有奇。凡賑二十七州，繼其英往者七十四人。家福才识為時重，於创办電報及推广招商輪船局事多所策画。李鴻章尤賞之，尝疏荐称有“物与民胞”之量，体国经野之才。金福曾亦聞而叹許焉。家福历保至直隸州知州，卒不仕。時又有吳江紳富沈中堅，鬻田三十頃，亲往山西賑灾。亦义行之尤著者。

童兆蓉，字少芙，湖南宁乡人。同治六年舉人，从軍陝西，积功晉知府。光緒三年，署榆林。岁祲，便宜发倉，复運粟於包頭、宁夏，单騎臨賑。既而大疫，延榆綏道及榆林令皆遽歿，代者不至。兆蓉一身兼攝三官，比戶存問，为具

医药，全活甚众。六年，署延榆绥道。属郡荒僻，土瘠民贫。为拓学舍，购书劝课，教民树艺畜牧。治榆溪河，开渠溉田，民利之。八年，授兴安知府。汰胥役，禁私钱。总兵余虎恩贩钱为利，获而毁之。税胥索贾人金，榜治几死。民间婚娶苟简，为定礼制，禁淫祀，葺昭忠、节孝祠，以正民志。安康令征粮苛急，民聚而哗，兆蓉往抚谕。总兵及厘局挟前嫌，诬为激变，遂解任。寻得白，署汉中，逾年还本任。川匪扰境，擒斩其渠，贼溃走。调西安，摄督粮道，定征粮改折，上下称便。

二十六年，擢浙江温处道，先署杭嘉湖，明年乃之任。值拳匪乱后，瑞安民杨茂奶与教堂积衅。浙东法国主教赵保禄尤横，挟兵船至温州，必欲杀杨。兆蓉力争曰：“彼法不当死，我不能杀人以媚人。”卒拒之，以此名闻。飓风为灾，赈糴并举，民不乏食。三十一年，卒於官。

论曰：光绪初，各省重吏治，监司大吏下逮守令，皆一时之选。朝仪以下诸人，或御乱保民，或治盗清讼，或兴学劝业，或救灾恤患，莫不以民生为重。承兵燹后，辛苦凋残之人，得生存以至今日者，实赖於此。“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逖”。诚知本哉！

卷四百五十二

列传二百三十九

洪汝奎 杨宗濂 史朴 史克宽 沈保靖

朱其昂 弟其诏 宗源瀚 徐庆璋 徐珍

蒯光典 陈遯声 潘民表 严作霖

唐锡晋 娄春蕃

洪汝奎，字琴西，湖北汉阳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咸丰初，考取官学教习，期满以知县用。参曾国藩军事。同治初，浔保至江南道员。总理粮台，供应防军及他省协饷。又筹还西征洋债，出入逾二千万，综核名实，不避嫌忌。光绪中，沈葆楨为两江总督，尤倚任之。葆楨治尚威猛，因疾在告，辄疏请汝奎代治事，声望益起。会诏求人才，大臣交章论荐。五年，特擢广东盐运使。调两淮，裁冗费，建义仓，浚扬州城河。方欲大有为，而江宁三牌楼之狱起。

先是有弃尸三牌楼竹园旁，汝奎令参将胡金传侦获僧绍宗等仇杀谢姓男子，又称薛姓，名亦屡易，汝奎请覆讯。葆楨以会匪自相残，即置大辟。逾三年，得真盗周五、沈鲍洪等杀朱彪事，时地悉合。事闻，命尚书麟书、侍郎薛允升往江南即讯，金传坐滥刑失入，治如律；汝奎失察，褫职遣戍；葆楨以前卒，免议。於是朝旨申戒各行省慎重刑狱，并禁嗣后武员毋庸会鞫。汝奎至戍所，未几赦归，遽病卒。宣统初，

总督端方疏陈其治行，复原官。

杨宗濂，字艺芳，江苏无锡人。咸丰末，以户部员外郎在籍治团练。时钱鼎铭乞师於曾国藩，宗濂偕行。及李鸿章以援师东下，宗濂率旧部为军导，屡著战绩。刘铭传进剿江阴，宗濂率濂字营守杨舍。贼来犯，宗濂领沙团击却之。沙团者，起於江岸集众自卫，以技勇名，贼皆畏之。攻无锡，宗濂任前锋。与贼酋黄子澄鏖战，夜夺北门入，拔其城。合攻常州，宗濂督战西门，架浮桥，独骑先进，马惊逸，堕河，跃起易骑再进，挥兵肉薄登，遂擒陈坤书。江南平，随鸿章移师剿捻，总理营务处。军兴所至索官军，吏民交困，宗濂创立车营，行军所需，预为储峙，随时无不备。诸军仿其制，皆称便。积功擢道员。

同治十一年，权湖北荆宜施道，被劾罢。鸿章创北洋武备学堂，奏起宗濂总其事，成材甚众。光绪十六年，授直隶通永道。时畿辅大潦，宗濂主赈事，假便宜发缗粟。复大治水利，修潮白、青龙、蓟运、北运、通惠、永清各河。疏渠树防，辟膏腴数万顷，士民刊碑颂德。以忧归。再起，为山西河东道，历权布政使、按察使，迁长芦盐运使。二十六年，联军犯天津，宗濂督芦勇登陴固守，飞丸裂左胫，血流如沈，犹裹创治军。城陷，巷战，又伤右股。命驻保定督粮台，旋随鸿章入都议和。事定，赏三品京堂。未几，以病乞休，卒。

史朴，字兰畦，直隶遵化州人。以进士用知县，分广东，历惠来、乳源、南海等县，所至有威惠。潮阳盗郑段基杀前

令，朴莅任，立捕诛之。晋罗定知州，留省捕剧盗刘亚才及馀盗九百，并置诸法。粤省海盗久为患，朴航海往剿，降盗魁张十五仔等，尽散其党数千，有不受抚者剿平之，擢知府。剿英德土匪，遇伏佛冈，没深涧，挂木得不死。贼踵至，睨之，曰：“史公也！”争引出，跪进饮食。朴责以大义，数且詈，誓绝粒。贼益敬畏，罗拜感泣，愿缚渠自效。会救至，舁之归。诏革职，仍令自效。匪平，复故官。

粤东匪起，省城戒严。守猎德炮台，连破沙湾、茭塘、新灶各贼巢，赏孔雀翎，知肇庆府。梧州被围，督兵往援，拔其众还军封川，且战且守。会英人陷广州，大府不遑西顾。朴与贼相持五阅月，大小数十战，杀贼数千人。其后贼大至，会提督昆寿水陆并进，大战封川江口，连捷歼贼，军遂复梧州。晋道员，再权肇罗道。同治二年，移广州，摄按察使，旋署粮储道。朴在粤前后垂四十年，善治盗，尤善用人。南海隶为盗诬，特出之，后督捕得其死力。抚琼盗，易名入伍，多死敌。省围乏饷，出劝募，立集百万金。贼初起，独主抚，及踞梧，则主剿，皆得其机宜。光绪二年，以筹解西征协饷，加盐运使。乡举重逢，赏二品服。四年，卒。

史克宽，字生原，安徽六合人。咸丰中，与兄克谐办乡团御贼。太湖陷，克谐殉。克宽从克太湖、宿松，解六合围，以国子监典簿保知县。同治初，刘铭传剿捻，移征西回，皆挟克宽与俱，为司馈运及营务处。叙功，擢知府。光绪中，李鸿章督畿辅，檄董工程局，掌河事，治滹沱，於献县朱家口辟减河三十里，循子牙河故道入海。鸿章上其绩状，因奏任清河道，民立石颂其德。旋以他事被劾夺职，遂归。

沈保靖，字仲维，江苏江阴人。咸丰八年举人。父燿鋆，湖北通判，武昌陷，骂贼被害。保靖出入贼中觅遗骸，三载始得死事状，得赐恤立祠。李鸿章督师上海，招参幕事，积功至道员。同治十一年，授江西广饶九南道。时英使订约烟台，议於江西湖口轮舟停泊起卸货物，保靖以有碍九江关税务，力争之，总署卒废约。擢按察使，摄布政使。光绪七年，迁福建布政使。法越事起，方事急，城闭，钱米歇业，居民汹汹将为乱。保靖出谕，发库款三十万以济市面，人心始定。以他事被劾夺职，旋复官，遂不复出。所著有《读孟集说》、《韩非子录要》、《怡云堂内外编》等。

朱其昂，字云甫，江苏宝山人。同治初，从军攻南汇。城贼愿降，要一人入盟，无敢往者，其昂毅然请入受其降，城始下。旋纳贐为通判，累至道员。北洋大臣李鸿章颇奇其才。福州船政造军舰不适用，奏改商船。其昂与其弟其诏倡议官商合办，请设轮船招商局，鸿章上其事，遂檄为总办。御史董儒翰劾以力小任重，下鸿章查覆，仍力赞其成。於是官商合力开局集股，并收并外人所设旗昌轮船公司以保航权。数年，成效大著。光绪初，直、晋灾，其昂输私财力任赈抚，以劳致疾。鸿章特委权津海关道，越三日卒，诏优恤，赠光禄寺卿。

其诏，字翼甫。纳贐为知县，累至道员。历充江、浙漕运事。轮船招商局既成，复请以额定漕运费给轮船代为海运，局基始固。再权永定河道，时出巡河堤上下，务尽其利弊。遇伏汛暴涨，尝三昼夜不交睫，亲督弁兵抢护，始免溃决，民

皆德之。扩充天津电报学堂，成材益广。时方议办海军医学堂，其诏复捐自置天津法租界地四十亩为校址以成之，其急公好义类如此。未几，卒，赠内阁学士。

宗源瀚，字湘文，江苏上元人。少佐幕，洊保至知府。光绪初，官浙江，历署衢州、湖州、嘉兴府事，敏於吏事，判牒辄千言。在湖州浚碧浪湖，兴水利。时太湖溇港淤塞，前守杨荣绪疏浚无功，会有疏陈治法者，下郡，源瀚乃议大兴工役，所规画甚备。荣绪回任，卒成之，补严州。兵后凋敝，多温、台客民寄垦，习於剽劫，廉治其魁，遣散归者六千人。治严五载，煦呕山民，穿渠灌田，引东、西湖以泄新安江之暴涨，旱潦不害。每巡行田野，劝民力穡。调宁波，通商事繁。有戈鲲者，素豪猾，为英国领事主文牒，积为奸利病民。源瀚发其罪状，牒上大吏及南、北洋大臣，逐鲲海外。法国兵船犯浙洋，源瀚从宁绍台道薛福成筹海防，多所赞画，数有功。晋道员，署杭嘉湖道。二十年，日本构兵，调温处道，沿海戒严，处以镇静，清内匪，捕诛盗渠十余人，疆圉晏然。又三年，卒於官。

源瀚优文学，尤精輿地，所绘《浙江輿图》世称之。

徐庆璋，字均斋，浙江山阴县人。初佐都兴阿戎幕，累保知县，历任奉天宽甸、盖平、义州，晋兴京同知。所历多善政。常微行市中，遇有讼争者，辄为剖其曲直而遣之。倡修养济院，收养贫民。兴俗春耕迟，庆璋集村氓语以农事不可违时之义，众承其训，有“早种一天早收十天”之谚，至

今诵之。

光绪二十年，由凤凰厅调辽阳知州。值中日战亟，省东南各县相继沦陷。仅辽阳为盛京门户，赖先事筹备。募饷练兵，号镇东军，沿边设防。自辽阳而岫岩、海城、复县三千六百村士民，编团数万人，以辽南岫峒徐珍为练长，勒以兵法。日兵至，庆璋语众曰：“敌迫矣！援师未集，汝等自为计，毋与我偕亡。我死，分也！”众感奋，皆请杀敌，遂迭败日兵，俘百数十人。战守历五越月。长顺、依克唐阿方督战，皆倚以为重，屡诏嘉奖。是时州西连年水灾，复募款捐济，全活无算。庆璋才而负气，其平日为政宽猛兼施，众畏之如秋霜，爱之如冬日，有徐青天之称。和议成，擢甘肃庆阳知府，迁甘凉道，积劳致病，卒於官。

徐珍，字聘卿，辽阳人。刚正多勇略，日军犯辽，珍独率民团守吉洞峪，扼险坚持，敌不得逞。庆璋既属以练长，会将兵者忌之，饬散团众，防务遂弛，而吉洞峪乡团之名，乃著于中外。事定，以抗敌出力，保用县主簿。拳匪乱作，珍复办民团，联数百村，有匪即剿捕，不分畛域。匪攻腾鳌堡及荒沟，先后剿平之。日俄之战，珍严守中立，不稍假藉。总督赵尔巽嘉珍功，以办团成绩上，有“上不支官款，下不取民财，徒以忠义之故，护卫乡间，保全无算”之语。历保至知府。武昌变起，土匪假革命名啸聚煽乱。尔巽知珍义勇，委充巡防营帮统，分防辽阳、海城、岫岩、本溪四城，地方赖以安谧。寻以巡防改编陆军，遂辞职。卒后，州人建专祠祀之。

蒯光典，字礼卿，安徽合肥人。父德模，见《循吏传》。光典幼慧，八岁能诗，随父官江南，所师友多当代名儒，闻见日扩，名亦日起。其论学务明群经大义，而以六书、九数为枢纽，治六书则必求义类以旁通诸学，识双声以明假借。性强记，有口辩，尤熟於目录掌故。有所论难，援据该洽，莫能穷也。

光绪九年进士，授检讨。典贵州乡试，与其副不相下，以狂倨见讥，然榜发称得士。充会典馆图绘总纂，精密胜於旧。中东兵起，发愤上书，不报，遂乞假归。总督刘坤一聘主尊经书院讲席。光典念国势弱，在列诸人惟鄂督张之洞有大略，又尝所从受业师也，因往说之洞慎选才俊，习武备，为异日革新庶政之用。之洞韪之，卒不果，而聘为两湖书院监督。二十四年，叙会典馆劳，以道员发江南，创办江宁高等学堂。大学士刚毅按事江南，司道百余人同诣谒，独延光典密室纵谈国事，语切直。刚毅大憾，即议裁高等学堂。光典力争，不能得，拂衣去。坤一两解之，檄赴盐城丈樵地，樵地者，故盐场苇荡也。年馀得可耕之地七万五千顷，收入荒价亦巨万。领正阳关督销局，岁增销官引百数十万。会之洞代坤一为总督，以江南财匱，用不足，议增货厘。光典谓增新厘则病商，毋宁整齐盐课。之洞因奏陈两淮盐事衰旺，谓：“北盐视正阳销数，南盐视仪栈出数。光典为江南治盐第一，督正阳既有绩，请使主仪栈。期三年，成效必可睹。”诏允之。光典既莅事，以轮船驻大江三要区，首金、焦，次三江口，次沙漫洲，辅以兵艇，私梟斂迹。始仪栈出数不足四十万引，此三年，增

引十馀万，岁益课厘银百五十馀万。乃益增募缉私兵队，日夕训练成劲旅，又於十二圩设学堂，建工厂，遂隐然为江防重镇。

三十二年，授淮扬海道，加按察使衔。宝应饥民劫米，令潜逃。适光典舟至，剴切谕解之。而扬州亦以饥民劫米告，诘知猾胥阴煽众，即擒治胥。大吏怒，将穷其狱，以光典言得免。运河盛涨，光典先分檄河员增修堤，而自泊舟高邮守视。坝险工迭出，大吏以故事，视节候测水，檄启坝，不为动。历月馀启二坝，七月杪乃启三坝，下河六县获有秋。建言淮海灾区广，宜宽筹赈金，不宜设粥厂，使灾民麇集，费不貲，且生事。与布政使继昌议不合，会奉檄入都参议改定官制，遂去任。后江北赈事款绌而费糜，一如光典言。

三十四年，命赴欧洲监督留学生。诸生不乐受约束，辄相訾訾，岁馀谢职归。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充京师督学局长。宣统二年，赴南洋提调劝业会，卒於江宁。

陈遹声，字蓉曙，浙江诸暨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松江知府，盐泉久为患。遹声到官，密致其党为导，帅健卒策疾骑蹕百馀里，掩其魁捕之，置诸法。松洼下，数苦潦，浚支河三十馀，并筹岁修费数万金以泽农。以忧归。拳祸起，暨俗素强，与教仇。不逞者转相煽惑，众至千馀，城乡约期将为乱。遹声独命輿往喻之，涂与众遇，势汹汹，斫輿前衡深寸许，正告之曰：“吾枫桥陈某也，来活尔！”为指陈利害。众悟且泣，皆罗拜，争弃械而走。而城中莠民忽蜂起，遹声促官守闭城，捕其魁五人斩以徇，事立平。县

北江藻村，赌窟也。每岁十月，吴、越赌徒纷集，一掷累千金，破家者无算。迺声请於大吏，届时县官莅村坐禁，著为例，数百年敝俗至此而革。服除，以劳迁道员，入参政务、练兵、税务诸政。

三十三年，授川东道。川东，盗藪也，莅任未浹旬，开县寇万馀躡旁县，立平之。次年，黔中盗魁刘天成结蜀边逋寇挠川南，防军数为所败。省檄练军七营剿之，寇至，委械去。迺声立募精勇数百人，部以兵法，疾驰赴援，未匝月，生缚天成归。江北厅产煤，矿脉绵延数百里，至合州。奸民私售龙王洞於英商，外务部与订租约，胥江北厅矿产授之；复要展拓至石牛沟，且蔓及两川。川人愤，将与英商角。迺声力争之英领事，并密嘱川人收石牛沟左右地。英商以无佗地可得，得沟与洞，犹石田也，恫喝百端，不为动，卒以贱值赎回。治渝两载，大吏交章论荐，遽引疾归。当轴数招之，谢不出。著有《明逸民诗》、《畸庐稗说》及《诗集》等。

潘民表，字振声，江苏阳湖人。同治十二年举人。光绪初，数募金赈直隶、河南、山西诸行省。十五年，山东河决，凡赈历城、齐河、临邑、齐东、济阳、惠民、商河、青城、滨、霑化、海丰、阳信、蒲台十三州县，阅四年始竣。灾民无归者众，民表於历城卧牛山建屋五百间、窝棚千间居之，使植桑麻，兴耕织，疾病婚嫁，皆有资助。别建工厂百间，义塾八所，设教养局董之。因其规画，历十年之久，多有艺成自给者，乃以经费改设蒙养学堂。十九年，赈山西大同边外丰镇诸厅，亦仿卧牛山成法，收集教养之。寻以州同就职山东，

署恩县，补平度，擢泰安知府。二十八年，河决利津，诏颁内帑十万，大吏檄民表去任专赈事。晋道员，发陕西，管农工商矿局。民表谕同官县土质宜磁，建磁窑同官，兴大利。赀竭将中辍，请兼罄屋厘榷，以羨馀助磁业，仍不给，且亏税，计无所出，竟仰药死，时论惜之。

民表瘁於赈务二十馀年，每遇灾祲，呼吁奔走，置身家不顾，敝衣草履，踣躅泥涂，面目黧黑，非人所堪，赀斧悉自贷。及服官，俸入悉以偿赈债，充赈用。自义赈风起，或从事数年，由寒儒而致素丰。如民表之始终无染，歿无馀赀者，盖不数觐。

严作霖，字佑之，丹徒人。以儒生奋起司赈事。自光绪二年始至三十年，历赈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直隶、广西、奉天、陕西数行省。每兼浚河修堤，以工代赈。作霖性强毅，赴事勇决，综核无糜费，久而为人所信，故乐输者众。其施赈不拘成法，随时地而取其宜。当时疆吏以义赈可矫官吏拘牵延缓积习，乐倚以集事。作霖不求仕进，辄辞荐剡，仅受国子监助教衔，数被温诏嘉焉。积赈馀赀兴扬州、镇江两郡善举。及歿，子良沛出二十馀万金为恤嫠、保节、备荒等用，成其遗志云。

唐锡晋，字桐卿，无锡人。父文源，阖门殉粤难，积尸满井。乱平，锡晋拾亲骨，沥血取验，誓奉遗训力行善。光绪初，闻豫、晋灾，始募义赈。十四年，以恩贡授安东县教谕。时淮、徐、海大水，锡晋棹小舟往赈，忧劳甚，须发为白。明年，安东涝，益募金赈之。冬，复赈山东沿海诸郡灾，

为置常平仓。二十六年，两宫西狩，关中大饥，人相食。锡晋醵金四十万往赈，历二州八县，艰困不少阻。灾区广，赈款且匮，乃单车诣行在，请於大学士王文韶，得二十万金益之。事竣，返安东。坐劾安东知县贪残，同落职。两江总督端方等奏复锡晋官，改铨长洲，后以输金助赈保道员。三十二年，湘中灾，官绅复以赈事囑。秋，淮浦被水，流民数十万汹聚，喻遣勿散，咸曰：“有司行赈不足恃，必得唐公。”时锡晋卧病，犹强扶而至。众见其来，欢曰：“吾生矣！”乃各还归待赈，遂以无事。

宣统三年，方筹赈江、皖，而武昌变起。锡晋忧愤，病日剧，越岁卒。锡晋治赈，自乙亥至辛亥，凡三十有七年，其赈地为行省八：山西、河南、江苏、山东以及陕西、湖南，东至吉林，西至甘肃；其赈款过百万以上。义赈之远且久，无过锡晋。歿后众思其德，受赈各省咸请立祠祀之。

娄春蕃，字椒生，浙江绍兴人。以贡生纳赉为同知，历保道员。久参北洋幕府，李鸿章尤重之，常倚以治繁剧。春蕃熟谙直隶水利，永定河常岁决，思患预防，以时消息之，河不数病。长芦盐商久困增厘，春蕃务为宽大，课裕而商不挠。尤精刑律，审核维慎，直省遂无冤狱。拳乱作，力主剿办。为总督裕禄草奏，痛陈邪术万不可信，战衅万不可开，以一服八，决无幸理。裕禄初颇信之，不能坚持，卒致败裂。匪以通敌诬绅富，请搜杀。春蕃力阻，多保全。事亟，春蕃首请召鸿章北上停战议和。及联军猝至，同僚皆走，春蕃独留不去，艰苦谋堵拄，至一月之久。鸿章至，复参和议，约成，辞

优保。辛亥事起，人心惶惑，春蕃夙夜筹虑，独为地方谋保安。焦劳益甚，猝病卒。

春蕃敦节操，有经济才。自鸿章延入直幕，先后垂三十年。历任总督如王文韶、荣禄、袁世凯、杨士骧、端方、陈夔龙等，皆敬礼之。虽不乐仕进，未亲吏治，而论治佐政，留意民生，各郡县皆奉为圭臬。歿后，直人思其德，公请附祀鸿章祠。

论曰：各省监司能著声绩者，大抵多起於守令，盖亲民之效焉。及兵事兴而有军功幕职，捐例开而有输饷助赈，虽其初不必尽亲吏治，而以实心行实政，流爱於人，民之感之，亦岂有异？自汝奎、宗濂以至锡晋、春蕃诸人，德惠在人，后人称之至今，不可敬哉！

卷四百五十三

列传二百四十

荣全喜昌 升泰 善庆柏梁 恩泽
 铭安 恭镠 庆裕 长庚 文海
 凤全 增祺 貽穀信勤

荣全，关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一等威勇侯那铭嗣子。咸丰元年，袭爵，授二等侍卫。从征山东，以功迁头等，还直乾清门。十一年，出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历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伊犁参赞大臣。同治五年，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署

伊犁将军。明年，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时缠回袭陷伊犁，俄乘机遣兵入，藉口代为收复。荣全内筹守御，外示羁縻。又以索伦、蒙古被兵，民多亡入俄境，为请择地安插，分部护之。

八年，朝旨以新疆各城多与俄接壤，命荣全会俄官，依三年《勘办西北界约记》，建设乌属界牌鄂博。先是，《塔城和约》两国分界，自恰克图西北逾乌梁海，首沙滨达巴哈，讫浩罕边界，绘画地图，识以红线。至是，集议乌克克卡伦仍依旧界，惟自东北沙滨达巴哈至西南赛留格木山柏郭苏克坝补牌博八，明定界限，所谓《乌里雅苏台界约》是也。九年，坐乌鲁木齐城陷，褫职留任。十年，俄遣柯福满将军占领库尔札，声收乌鲁木齐，诏荣全赴伊犁收回城池。荣全遂自乌城西进至霍博克赛里，直抵塔尔巴哈台。会天大雪，止舍。逾岁，与俄官布呼策勒傅斯奇集议色尔贺鄂鲁勒，荣全向之索还。俄官阳言请命本国，而阴遣兵袭取玛纳斯，戢戢欲东犯。荣全不获已，返塔城。是时，俄人据伊犁可千余人，滋骄横，索伦、锡伯苦之。十二年，锡伯窘益甚，荣全济以银，俄官反出阻之。荣全曰：“为我属地，我自济之。与俄奚涉焉？”牒驳之，俄官词屈。上闻而嘉之。

会回构安集延扰动，上命荣全进攻玛纳斯缀寇势，遂复其官。十三年，白彦虎犯上马桥，荣全遣军败之沙子山。光绪二年，师克玛纳斯南、北二城。荣全数有功，寻召入京，历兼护军统领、右翼前锋统领。五年，卒，恤如制。

喜昌，字桂亭，葛济勒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吉林。亦以防俄著。初从军征捻，累功至协领。河内之役，以少胜众，

功尤盛，晋副都统。西捻平，赐头品秩，充西宁办事大臣。光绪六年，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时中俄有违言，佛军窥吉林边壤。朝命喜昌佐防务，因上言琿春为兵冲要地，宜练马队二千、步队八千资守御。逾岁，抵琿春，相度地势，乃专囑伊克唐阿防守事，而自率所部顿磨夷石，扼双城、红土岩来路，上戍之。和议成，授库伦办事大臣，条上边防六事，寻谢病归。十七年，卒，予易州建祠。

升泰，字竹珊，卓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入赉为员外郎，铨户部。出知出西汾州府，有政声。回寇扰境，录守城功，晋道员，除河东道。历浙江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光绪七年，赏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寻授内阁学士。明年，署乌鲁木齐都统，与俄罗斯定阿尔泰山边界。俄人遇事齟齬，升泰执原议不稍让，始受约束。

十三年，改充驻藏帮办大臣。时藏人筑卡隆阿，为印度所败。上命办事大臣文硕令藏人撤卡。文硕谓为藏地，无可撤，严旨责焉，以升泰代之。而藏人誓复仇，顿兵帕克里，将痛击印军。升泰搜集乾隆五十三年旧档，哲孟雄受逼廓尔喀，达赖以日纳宗给之，以雅拉、木支两山为界，持示藏人。藏人曰：“地虽予哲，今哲通英，宜收回。”升泰数止之，不从。英使愿媾和，朝旨令升泰赴边界与印官议约。十四年，印军收哲全境，藏兵又败咱利，亚东、朗热并失。隙愈深，群思报复，升泰数严止之，仍不从。会天寒，印官趣升泰赴议，而藏人请代索哲孟雄、布鲁克巴侵地，否则倾众一战。升泰仍百计谕藏僧，戒藏番毋妄动。及至边，布部长遣兵千七百人

护卫。升泰虑为英口实，谢去。并乞印绶封典，升泰允代请诸朝。既与英政务司保尔会於纳荡，索藏偿兵费。升泰曰：“哲为藏属，索费无名。”英人又在布境及后藏干坝修路，藏人益大震。英官要求甚奢，升泰力折之，藏人渐就范。升泰数要英撤兵，英不可。升泰以大雪封山，运粮无所，退驻仁进冈。英人既掠哲地，复属其部长土尔朗思，置之噶伦绷，招印度、廓尔喀游民垦荒。廷议以哲事无从挽救，虑梗藏议，谕升泰勿问。

藏、哲旧界，本在雅拉、支木。后商人往来咱利，为新辟捷径。升泰议以咱利山分藏、哲界，以符前案。其印、哲界在日喜曲河，拟约中注明。哲部长母挈两孙赴升泰营泣诉，丐中朝作主，升泰无如何。英人又欲易置其部长，升泰力阻之。土尔朗思谓愿弃此居春丕，升泰弗许，虑英责言也。

十五年春，藏兵撤退。升泰请总署达英使，电印军速撤。逮既撤，而英人犹久不订约。升泰上疏略谓：“闻藏人言：‘与有仇之英议和，不若与无仇之俄通好。’设藏番果与通款，英、俄必互相猜忌，后患方长。乞告英使，电趣印督速定藏约。”又言：“与英初次会议，英人欲至藏贸易。告以番情疑诈，始许退至江孜。力言再四，又许退至帕隘。臣力谕藏番，通商万不能免，始出结遵办。今英虑他国援以为请，忽议中止。在藏人固所深愿，在俄人亦不能有所干求。惟日后防范宜严，未可再涉疏懈。入夏至今，旷日持久，请敕总署牒英使速议结。”

十六年，以升泰为全权大臣，与印督定约八款，自布坦交界支莫摯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藏、哲界，哲境归英

保护，所谓《藏印条款》是也，语详《邦交志》。十八年，卒於仁进冈。事闻，优诏赐恤。

善庆，张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黑龙江驻防。初从胜保征捻，积勋至协领，赐号济特固勒忒依巴图鲁。克凤阳，擢副都统。论复定远功，晋头品服。同治元年，追捻至灵璧，平宿州寇墟。创发，乞病去。逾岁，朝旨以捻事棘，命选吉林、黑龙江骑旅赴皖。军抵河南，张之万疏留，连败粤寇於南阳及湖北阳邳滩鲜花镇。坐所部兵马疲瘠褫职，仍留军。四年，授吉林双城堡总管。以战功复故官，即於军前除杭州副都统。再坐营马侵踏民田褫职，追击窜贼大同集，被宥。

六年，与刘铭传剿东捻，败之潍县松树山。捻奔赣榆，追及之。铭传自当赖文光，而令善庆当任柱。任柱殊死斗，善庆令骑旅下马结阵疾击之，尸山积，犹进不止。会大雾，窈冥不见人。铭传分军袭其后，善庆率队大呼冲杀，枪炮雨坠，降人潘贵升斩任酋於阵。善庆乘势追击，斩馘千馀级。论功，赏黄马褂。赖酋势益蹙，阻淤河弗能达，乃据寿光王胡城。铭传等分左右进，善庆与温德勒克西拒之。追至凤凰台，为他将所败，就缚於扬州，予骑都尉世职。七年，西捻平，张总愚自沉於河，馀匪为善庆等所歼，晋二等轻车都尉，赴本官。

擢杭州将军。杭州驻防自克复后，昆寿规复营制，连成重建营墙。善庆至，筹设渐备。光绪改元，调绥远城，历宁夏、江宁。召还，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驻师通州。十一年，充御前侍卫，佐海军事务。十三年，出为福州将军。次年，卒，予建祠，谥勤敏。

柏梁，字研香，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杭州驻防。父麟瑞，咸丰末阵亡乍浦，见《忠义传》。柏梁少从其叔父凤瑞出，隶李鸿章军，转战江、浙。攻太仓州，柏梁自南门先登。复攻苏州，战於黄天荡，阵斩悍目。攻嘉兴、宜兴、江阴、金坛，柏梁皆有功。改隶胜保军，战江北，屡捷，累保至协领，赏花翎。杭州克复，调归驻防，补协领。承历任将军办理营务，善庆尤倚任之。光绪中，驻防初设洋枪队，以柏梁充全营翼长，兼掌兵司。规画营制，均照新军式训练，纪律肃然。叙劳，以副都统记名。入觐，奏对称旨。以晓畅戎机、训练出力，赏头品服。驻防旧有旗仓，久为兵燹，柏梁请拨款重建。旋授乍浦副都统。乍浦驻防营毁於粤乱，副都统驻杭州。柏梁莅任，岁至乍浦巡视海防。以劳卒，赐恤如制。

恩泽，字雨三，噶奇特氏，蒙古镶蓝旗人，荆州驻防。光绪初，以佐领从金顺出关，克黄田，复乌鲁木齐诸城，擢协领。其秋，回寇奔呼图壁，追击之，大溃，又扼之头屯河，白彦虎益窘。进攻玛纳斯，轰溃城垣数丈，恩泽先登，诸军继之，城拔，晋副都统。历权巴里坤、乌鲁木齐领队大臣。以刘锦棠荐，除吉林副都统，移珲春。

二十年，日本败盟，与将军长顺筹战守。乃治团练，筑台垒，设疑兵，敌知有备，引兵去。寻署将军。其时东山马贼獬獬，伯都讷、乌拉教匪乘机窃发，窜扰官街、白旗屯。恩泽闻警，率师分击之，夷其坚堡。又遣提督云春等，搜东山逸匪。明年，调黑龙江，督边防。先后疏请改练洋操，招垦荒地，赈恤穷乏。俄而胡匪据观音山南北围，谋劫金厂。恩

泽诤知之，严备以待。已，寇果至，营官王槐林等迎击，大败之。别遣将大搜山林，自是首观音山讷乌苏里满卡，千馀里无寇踪。又以挠力沟素窟匪，留兵镇摄之。上以为能，降敕褒嘉。二十五年，卒於官，予黑龙江及立功省分建祠。

铭安，字鼎臣，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咸丰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除赞善。累迁内阁学士，历泰陵总兵、仓场侍郎。同治十三年，调盛京刑部。德宗缵业，充颁诏朝鲜正使。光绪二年，勘事吉林，条上四事，曰：剿马贼、禁赌博、设民官、稽荒地，上韪之，命署将军。吉省武备久弛，寇盗充斥。铭安莅任，严治盗。复募猎户为炮勇，号吉胜营。先后檄统领穆隆阿、协领金福，分道追剿，斩馘甚众。益练西丹步队八百，入山穷搜，寇势渐蹙。已，复捕治东山逸匪，擒诛金厂党魁，军威大振。默念吉省幅帙四五千，断非十数委员能济事；且旗员未谙民治，请破积习，调用汉官，部臣尼之，铭安抗疏力争，始俞允。

五年，实授。又言盗贼虽平，馀孽未靖，亟宜增置民官，画疆分治。先后奏改伯都讷同知、长春通判，理事，为抚民，置知府、巡道各一，宾州、五常同知二，双城通判、伊通州、敦化知县各一，并请无分满、汉。又奏弛秧参禁，免山兽贡，增各旗义学，士民利赖之。东北与俄接壤，旧设卡伦，无兵驻守。乃遣将分扼要塞，并筑营伯力、红土崖、双城子，守以重兵，因上《安内攘外方略》，称旨。长春号难治，铭安稔知钟彦才，奏请除通判，部臣以违例请下吏议，铭安盛气抗辩，上两解之。然铭安终不自安，引疾去。寻坐失察属吏

受贿，降三级。二十三年，上以治吉有功，部民感念，复故官。明年，乡举重逢，加太子太保。宣统三年，卒，年八十四，诏优恤，谥文肃。

恭镛，字振魁，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琦善子。以任子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兼内务府银库员外郎，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出为湖北荆宜施道。论捕获江陵教匪功，加按察使衔。同治十年，擢奉天府府尹，坐事降。光绪三年，赏二等侍卫，充乌鲁木齐领队大臣。越二年，迁都统。

先是，陕回阿浑妥明客参将索焕章家。焕章者，前甘州提督索文子也，素蓄异志。戊卒朱小桂告变，提督业普冲惑焕章言，诬斩小桂。及焕章反，乌城陷，业普冲被害。至是恭镛廉得实，请予平反。夺索文荣典，分别恤小桂、业普冲及赴援殉难诸臣，人心称快，赐头品秩。九年，除西安将军，病免。十二年，署黑龙江将军。疏请举办漠河金矿，杜俄人觊觎。又建议垦荒十利，曰：储国帑、济民食、严保卫、便辑绥、裕经费、富征收、集商贾、益厘税、广生聚、实边备，诏不许。十四年，实授。明年，移杭州，入觐，道卒天津，诏优恤。子瑞澂，自有传。

庆裕，字兰圃，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以翻译生员考取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从文祥赴奉天剿匪，还补侍读。出知湖北鄖阳府。追录平捻功，晋道员。光绪元年，擢奉天府府尹。历迁至漕运总督，调河

东河道。九年，除盛京将军。明年，法越构衅，庆裕巡视没沟营、旅顺口、大连湾，谕示居民曰：“有能杀敌立功，擒获奸细者赏。”又遵旨增练苏拉千人、食饷旗兵五百，上言：“整顿旗营，兼顾海防。今日多一兵，即有一兵之用；异日补旗兵，即可裁客兵之饷。所费者少，所系者重。”诏嘉许之。朝鲜乱作，檄提督黄仕林等扼隘口。以营口为兵冲要地，运石塞海口，设电线达省城。建议筹边筹饷机宜，附陈宜变通者三事：一，道府年终加考；一，推广荐举卓异；一，崇府尹品秩，行巡抚事，议行。

十一年，安东十二州县告灾，庆裕筹赈抚恤，民获苏。是秋霪雨，辽河、大凌河暴涨，田禾被淹。发仓以济，设粥厂牛庄、田庄台收养之。明年，金州蝗，旱魃为虐。又明年，兴京水浸，赈如初。十九年，授热河都统。道孙河、半壁店，上流民被灾就食状，并请变通盗案、税额章程。又使吏捕平泉黑役为害乡里者，颇著政声。二十年，调福州将军。闽海关沿袭旧规，吏胥因缘为奸，上敕其整理。既至，钩稽纠剔，蠲苛息烦，弊风尽革。其秋，卒於官，恤如制。

长庚，字少白，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县丞保知县。伊犁将军荣全调充翼长。时白彦虎纠西宁回匪寇乌垣，进围哈密。安集延酋帕夏并伪元帅马明众，合乌鲁木齐、古牧地、昌吉、玛纳斯、呼图壁汉回，扑犯沙山子，与为遥应，势张甚。长庚奉荣全檄，领练勇赴援。而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所遣黑龙江营总伊勒和布兵亦至。两军夹击，歼擒殆尽，卒解沙山子围。旋赞都统金顺戎幕，总理营务，积勋至道员。

光绪六年，授巴彦岱领队大臣。未几，丁母忧。服闋，入覲，上召见，垂询西北情形。长庚手绘舆图，奏陈边事，以阿尔泰山宜设防守，伊犁边防宜筹布置，缠金等境宜开屯田，漠北草地宜善抚绥，及哈萨克应仿例编为佐领等条以对。迁伊犁副都统。

十四年，命充驻藏大臣。行次里塘，值瞻对番族叛。长庚暂住硕般多，廉知衅由番官肆虐酿成，遴员授以机宜，调集汉、土官兵，声罪致讨，歼渠宥胁，严惩藏官，事乃就绪。议者遂欲收其地，仍归川辖。长庚以瞻对自乾隆以来，叛服靡常，劳师糜饷。同治初年，西藏底定，奉旨将瞻对划归达赖喇嘛，派堪布管理。今若蹊田夺牛，使朝廷失信於卫藏，恐所得小而所失大。乃为详定善后章程，与将军岐元、川督刘秉璋等同上。藏乱遂定。

擢伊犁将军。时伊犁当大乱后，万端待理。长庚至，多所规画。葱岭西有帕米尔者，即唐之波谜罗也，东距疏勒约一千四百里。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富德穷追回酋，一至其地，立碑记焉，然称之为叶什勒库尔，未明言帕米尔三字。嘉、道以来，久未顾问，碑亦湮没。咸、同后，俄人遽以哈萨克右中各部与浩罕八部，设土耳其斯坦、斜米七河、费尔干等省，甚至塔城西之旧雅尔城、阿克苏之察林河卡伦，同就沦胥。葱岭东有坎巨提者，一名乾竺特，其都城曰棍杂，与哪喀耳隔水相望，在莎车州西南约二千里。其西北可通帕米尔。坎民贫而多盗，其酋纵掠邻郡。英人责言，牒告我政府。坎酋又交通俄人。英使臣以割分帕地请，政府恐启俄争，拒弗许。时英、俄各以兵压境。长庚致书新疆巡抚陶模，谓：“属地当争，

边地当守，兵衅万不可开。况能戡土匪之将士，未足以御强敌；军中所资，仰给内地及滨江海各省，数月乃达。而俄境铁轨已至萨玛尔干，英属铁轨已至北印度之劳尔，迟速迥殊。又新疆南北路与俄地犬牙相错者几五千馀里，虽兵倍加，不敷防守。且俄若以轻兵由齐桑斯克走布伦托海犯镇西、哈密，即可梗我咽喉。当此民穷财匮之时，尤不可轻战。只能备豫不虞，徐图转圜。毋以小忿遂起大衅，增兵徒增民困。”陶模以为然，卒如长庚议。

又伊、塔之间，有巴尔鲁克山者，西连俄界，南逼精河，西南与博罗塔拉接壤，为伊、塔要道，泉甘土沃，久为俄人垂涎。自借与俄后，俄人视为己有。先是，北路劫盗多窟此山，扰行旅。前副都统额尔庆额请租借期满索回。总署以俄使有续借之请，函询情形。长庚详陈利弊，谓此山关系重大，急应收回。随遣员赴塔城与俄领事会商，坚持人随地归之约，卒收回。二十年，甘回作乱，官军兜剿。贼不能得志於甘，欲循白彦虎故事，西窜新疆，由伊犁遁俄境。长庚谍知，遣兵扼守珠勒都斯等地，贼不能越，遂就擒於罗布淖尔。二十二年，命兼镶蓝旗汉军都统。二十六年，拳匪肇乱，俄人调兵入伊。长庚与俄领事交涉，凡教堂及俄人财产，力任保护，谕令退兵，人心乃定。调成都将军，未之任，奉电旨飭赴阿尔泰山查勘界址。旋内召，授兵部尚书。

三十一年，复授伊犁将军。疏陈伊犁应办事宜，并言筹饷练兵，必合新疆全省筹画。将军事权不属，莫若裁去新疆巡抚、伊犁将军，增设总督兼管巡抚事宜，庶呼应灵而事权一。又筹拟北方兴屯、置省事宜，请筑西安至兰州、归化至

包头、包头至古城各铁路，皆不果行。

宣统元年，迁陕甘总督。三年，武昌事起，西安等处继之。前陕甘总督升允奉命督办军务，事略定。逊位旨下，长庚乃将总督印交布政使赵惟熙而去。越四年卒，谥恭厚。

文海，字仲瀛，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以翻译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光绪九年，转御史。建言培养人才，宜令中外大臣杜徇情，励廉耻，以植其本，上嘉纳焉。十二年，巡视北城。以兄文治授詹事，依例回避，调户部郎中。十四年，出知贵州安顺府，调贵阳。所莅有声。

二十二年，数迁至按察使，寻加副都统，充驻藏办事大臣。既至，即上言叛番虽靖，馀孽犹存，兵未可罢，愿自任剿办。二十五年，呼图克图第穆构康巴喇嘛用邪术咒诅达赖。文海曰：“此关风化，不可不有以惩之也。”乃奏请夺其名号。已而野番出掠博窝，地为川、藏孔道，行旅苦之。官军入昂多往捕，彼即扼缩隆冈来路，崛强莫能制。文海率众进击，别遣通番语者绕道叩其壁，宣播朝威，反覆开喻。於是上博窝业鲁第巴宿木宗，中博窝雨茹寺，下博窝蒲隆、琼多诸寺，皆相率乞款附，数月而事定，赐头品服。未几遘疾，请入川疗治，卒於涂。依尚书例赐恤，予入城治丧。

凤全，字茆堂，满洲镶黄旗人，荆州驻防。以举人入馆为知县，铨四川。光绪二年，权知开县，至则使吏捕仇开正。开正故无赖，痛以重法绳之，卒改为善。李氏为邑豪族，其族人倚势，所为多不法。凤全直法行始，虽豪必夷，以故人

人惶恐。历成都、绵竹，补蒲江，署崇庆州，一如治开。举治行第一，擢邛州直隶州。二十三年，调资州。大足县余蛮子乱起，其党唐翠屏等构众入境。凤全乃治城防，设间谍，练乡勇，联客军，谋定寇至，亟遣军间道袭击。战太平场，捕斩略尽。复越境搜治餘党，不两月而事宁。州属患水浸，民多失业，设法赈济之，全活甚众。再以治行闻，调署泸州。二十八年，权知嘉定府。缘江会匪啸聚，既莅事，举团练，严治通匪土豪，居民莫敢玩法。无何，拳匪延入蜀，嘉定当水陆冲，郡中一夕数惊。凤全内固人心，外严拒守。尝提一旅师四出游弋，匪不敢近。故邻境多破碎，惟嘉郡差全，各国侨民多乐就之，繇是名大著。岑春煊性严厉，喜弹劾，属吏鲜当意，独亟赏凤全，一再论荐。迁成绵龙茂道，特加副都统。

三十年，充驻藏帮办大臣。行抵巴塘，见土司侵细民，喇嘛尤横恣，久蔑视大臣。凤全以为纵之则滋骄，后且婴患，因是有暂停剃度、限定人数之议。喇嘛衔之深，遂潜通土司，煽番匪播流言，阻垦务，渐至戕营勇，燔教堂，势汹汹。凤全率卫兵五百人往，至红亭子，伏突起，战良久，被害。事闻，予建祠，谥威愍。继室李佳氏留成都，闻变，率子忠顺驰入打箭炉辨遗骸，随丧归省垣。祠既成，乃觞将军、总督以下官及文武士绅，告灵安主，慨然曰：“吾可以见先夫於地下矣！”事毕，夜赴荷池死，获附祀。

凤全清操峻特，号刚直，然性忤急，少权变，不能与番众委蛇，故终及难云。

增祺，字瑞堂，伊拉里氏，满洲镶白旗人，密云驻防。以佐领调黑龙江，佐练兵事，历至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二十年，署将军。二十四年，擢福州将军，充船政大臣，兼署闽浙总督，旋迁盛京将军。奉天自中日战后，副都统荣和、寿长编练仁字、育字两军，营务废弛，增祺奏请派员查办，上命李秉衡往查，夺二人职，交部治罪，军制肃然。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副都统晋昌率众附和，增祺不能阻，遂启战衅。奉省自日还辽南，旅顺、大连既转归俄租，复筑铁道，沿路皆驻俄兵。战累挫，盖平、熊岳先后失守。增祺先以敌强兵脆，大局不支，连电上达，并照会旅顺俄水师提督、营口俄领事，磋商停战，不果。俄兵遂抵省城，诸军皆溃。增祺奏请恭奉盛京大内尊藏圣容、太庙册宝出城。俄兵至，招增祺还，商议善后。增祺往旅顺，与俄议订《奉天交地暂约》九条。以荒谬交严议，诏革职，寻仍留任。谕杨儒向俄外部商改，以吏治兵权不失自主为要。二十八年，《交收东三省条约》始成。俄兵驻奉数年，遇事强横，无复公理，增祺隐忍周旋，忧劳备至，至是驻兵始退。

未几，复有俄日之战，朝旨守中立。增祺严饬文武官吏坚明约束，并告两国主兵者勿得犯中立。日兵迫省亟，劝俄兵先退，日兵官始入城，省城幸免战祸。

三十年冬，谕增祺赈抚东三省难民，并发内帑三十万赈之。明年，懿旨复发内帑三十万赈恤。增祺招集流亡，商民复业。颇留意吏治，先后增设洮南、海龙、辽源、开通、靖安、西安、西丰等府县。凡牧厂、围场及蒙荒，逐渐放垦。奉省财政素绌，征榷一切，尚无定章，咸丰后始办货厘，光绪

初始办盐厘。增祺锐意清理，筹办粮、酒、烟、药各税，明定规章，变通盐法，就厂征税，岁入渐增。尤严治盗，以增官设治为弭盗清源之本。三十一年，以忧免。三十三年，授宁夏将军，改正白旗蒙古都统。宣统元年，迁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三年，调京，仍授都统，兼弼德院顾问大臣，旋去职。越八年，卒，谥简惠。

貽穀，字藹人，乌雅氏，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元年举人，以主事分兵部，晋员外郎。十八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两宫西幸，貽穀闻警，步行追及宣化，流涕入对，随扈西安。授兵部左侍郎，屡召询时政，直言无隐，上皆嘉纳。明年，扈驾还京。兵部公署已毁，假柏林寺为廨舍。貽穀昕夕莅事，如在行在时。

是冬，山西巡抚岑春煊奏晋边察哈尔左右翼及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荒地甚多，请及时开垦，派大员督办。诏以貽穀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貽穀有经济才，艰贞自励。既奉命，锐以筹边殖民为己任。其督垦地界，绵延直、晋、秦、陇、长城、河套，凡数千里。统筹全局，拟陈《开垦大纲》，规画至详。疏入报可，并加理藩部尚书衔，节制秦、晋、陇沿边各厅州县。旋复授绥远城将军，事权始一。

貽穀首重官垦，立垦务局，设东路公司，官商合办。初办察哈尔右翼，改旧设押荒局为丰宁垦务局，旋分为丰镇、宁远两局。清查旧垦，招辟生荒，派员丈勘绘图，酌留蒙员随缺地亩及公共牧厂，其余乃悉开放之。牛羊群地，错处左右翼间，直隶、山西民户，频年互争，貽穀亲往勘之，由固尔

班诺尔中分界址，其争始息。继放察哈尔左翼地，为留牧厂、随缺，与右翼同。移正黄旗牛羊两群於商都牧群，又移骟马群於骡马群，筹拨直、晋边厅学田。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夹河套为部落，乌拉特三公，杭锦、达拉特数旗，尤逼近套。其地恃河渠灌之，自元、明以还，渠尽湮废，或并古道不存。貽穀躬莅其地相度，修通长济、永济两大干渠，又疏浚塔布河、五加河、老郭诸渠，增凿枝渠数十、子渠三百馀道，水利始兴。先后六年，始自察哈尔两翼八旗，而推之二盟十三旗，以及土默特、绥远右卫与驻防马厂各地，凡垦放逾十万顷，东西二千馀里。绝塞大漠，蔚成村落，众皆称之。

复以时创设陆军，置枪炮器械，筑营垒，兴警察，立武备陆军学校及中小蒙学校数十所，创工艺局、妇女工厂。资送绥远学生出洋，或就北洋学堂肄业。建设兴和、陶林、武川、五原、东胜五厅。练巡防马步十营，修缮绥远城垣，浚城外沟渠，建筑蒙地村屯，植树造林，劝课园圃果实蔬菜。暇辄就田间耕夫妇竖问疾苦，或策单骑驰营垒，召士卒申愆之，教之以习勤崇俭，戒嗜好，勤勤如训子弟，不率者乃罚谴之。方其治河套垦地，蒙人时起抗拒，台吉丹丕尔攘其旗主地，戕文武官吏，貽穀请於朝诛之，众始帖伏。

三十四年，貽穀劾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珩侵吞库款，而文哲珩先以败坏边局、蒙民怨恨劾貽穀。朝命军机大臣鹿传霖等往查，传霖以已革布政使樊增祥等为随员，奏覆，褫貽穀职，逮京，下法部勘问，三年不能决，卒坐诛丹丕尔事，谴戍川边。宣统三年赴戍，方经鄂，武昌变起。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进止，诏改易州安置。国变后，尝自叹曰：“昔姜采谴

戍宣城卫，自号‘宣城老兵’。吾其终此矣！即死，必葬於是。”丙寅年，卒。晋边官绅念其德，请昭雪，释处分，遂葬易州白杨村，成其志。

信勤，字怀民，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以荫生累至浙江布政使，署巡抚，代貽穀为绥远城将军。督办垦务，踵其遗规。益勤远略，颇礼致贤才，思有所建树，功未竟而遽罢。辛亥后，久病，卒。

论曰：将军、都统，职视专圻，西北边疆大臣与之并重，非才足当一面者不能任也。荣全、升泰以下诸人，或多战绩，或著边功，或勤旗务，或兼民治，所至皆能尽其职，多有可称，故并著於篇。

卷四百五十四

列传二百四十一

刘锦棠 张曜 刘典弟倬云 金顺
邓增 托云佈 果权 刘宏发 曹正兴
穆图善杜嘎尔 额尔庆额 丰绅
文麟明春 富勒铭额 徐学功

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松山从子也。从松山讨捻，积勋至同知直隶州。从入陕，复同州、朝邑，释省城围，擢巡守道。同治七年，左宗棠西征，从克怀远、镇边，还定绥德，赐号法福凌阿巴图鲁。进军甘肃，攻金积堡，夷旁近

七寨，破灵州。九年，击马五寨，松山战死，诏加三品卿衔，接统其军。军新败，偏裨自恃为宿将，滋骄，锦棠礼诎之。丧悬吴忠堡，或请徙它处，锦棠不可，曰：“棣在军，可系将士心。”宗棠贻书，为列坚守、退顿二策。锦棠谓：“不力战，则灵州不保，必戮力致死，而后军可全。”於是一战擒马五，再战破河、狄，军复振。

是时马化龙焰日炽，三决水困我军，锦棠三拒之，不获逞，粮且匱，率其子耀邦乞款附。锦棠曰：“诺。令若先缴马械。”不应，再引马连水入湖。会大风从西北起，涛啮堤岸，势汹涌。锦棠囊土以御，化龙计益窘，哀词乞耕垦。锦棠知其诈，隐卒下桥、水宁洞，又败去，乘势下察家桥，克东关。化龙度不得脱，於是三踵军门乞抚矣。锦棠白崇棠请进止，乃徙陕回化平川，而分置甘回於灵州。论功，予云骑尉世职，赏黄马褂。十年，诛化龙父子，生致马八条，置丧所，齎而祭之，遂與丧归。

明年，度陇攻西宁。次碾伯平戎驿，先破小峡，遣军夺南北两山，围解，道员郭襄之率男妇二万襁负来迎。是役也，提湘军八十营，扼攻九十里，往往彻夜不休，露立冰天雪窖中，诏嘉之。十二年，克大通，斩叛官马寿。徙陕回为旌善五旗，馀徙平凉、秦安、清水。白彦虎奔肃州。方湘军之定西宁也，宗棠缘事责锦棠，盛气辨，衔之，以故徇肃州未下，亦不召。及锦棠至，又大喜，为夸其军以励众。锦棠计诛马天禄，杀土回、客回立尽，关陇平。权西宁道。明年，破河州，获闪殿臣，伏诛。乃合诸将蹙回於贾家集、郭家嘴，歼焉。

光绪元年，出关。时彦虎走依安集延，帕夏阿古柏助之，势复炽。二年，至阜康，与金顺计事，议先攻古牧。遣将分壁木垒河，而自领军军九营街。度戈壁乏水，佯掘井以懈敌，阴遣精骑袭夺黄田，通汲道，收古牧地。锦棠策乌城寇必骇奔，复自将精兵走之，遂复乌鲁木齐、迪化，予骑都尉世职。

三年春，逾岭西南攻达坂。寇引湖水卫城，泥深及马腹。锦棠周城徼循，诫各营警备。列燧如白昼，轰击之，弹落爆药窖，声轰然，人马碎裂。乃下令军中曰：“能缚献服异服者赏。”於是爱伊德尔呼里以下皆就俘，爱伊德尔呼里，犹华言“大总管”也。且释降回数千，给赏粮纵归。或请其故，曰：“俾归为我宣播朝威也，吾欲以不战胜之。”自是破吐鲁番、托克逊，南路门洞开，阿古柏如失左右手，亦被执，饮药死。赏双眼花翎。

已而彦虎据开都河西岸，觐入俄。师抵曲惠，与余虎恩分击，彦虎亦决水以阻。锦棠入喀喇沙尔城，庐舍漂没，乃徙和硕特帐房河东数百户，实后路，复库尔勒。会军中患饥乏，下令掘窖粮，获数千石以济。连下库车、拜城。其南缠回苦安集延淫暴久，重以彦虎奔扰，益不堪命，旦夕望我军如时雨。比至，各城阿奇木伯克、阿浑玉子巴什各携潼酪，持牛羊来犒师。抵阿克苏，锦棠先入城，受降毕，回皆伏服。闻彦虎奔乌什，亟遣旌善旗渡河复其城。於是东四城俱下，诏晋三品京卿。值喀城守备何步云告亟，遂大举出师，令虎恩、黄万鹏分道进取，而自率师径捣叶尔羌，并克之。彦虎遁入俄。锦棠进定英吉沙尔，遣董福祥收和阗，西四城亦下，锡二等男。

四年，锦棠既定喀城，以次巡历叶尔羌、和阗。凡西人侨居其地者，英乳目阿喇伯十余人，印度温都斯坦五千余人，咸服其勇略，称为“飞将军”云。方彦虎之入俄也，俄人处之阿尔玛图。锦棠犹致书图尔齐斯坦总督，谓将入境搜捕，宗棠劝止之。俄复徙之托呼玛克。其秋，彦虎又遣党犯乌什边，骤入格尔品。锦棠扼之玛喇尔巴什，别遣将要其归路，大败之。未几，安集延入，又破之玉都巴什。是岁补太常寺卿，转通政使。五年，安夷复构布鲁特内犯，战乌帕尔，捕斩二千馀级。自是边寇颇息警。

维时俄据伊犁，宗棠疏请崇其秩，资镇抚，诏佐军事。俄益增兵守纳林河。已，宗棠入都，上以此专属任锦棠关外事，命署钦差大臣。徙顿哈密，益治军。逾岁除真。八年，和议成，锦棠策善后，请设新疆行省，省置巡抚、布政使，加镇迪道按察使衔，道、府、州、县视内地。立城垣、坛庙、学校、驿传，又广屯田，兴水利。南疆岁征赋至二十馀万石。九年，擢兵部右侍郎，加尚书衔，旋除新疆巡抚，仍行钦差事。十一年，进驻乌鲁木齐，奏省参赞大臣，改署都统，设喀什噶尔、阿克苏、巴里坤提镇各营。复增道、府、厅、县，徙分防官驻要塞，南北郡县之制始定。

先是，锦棠以祖母老病，累疏乞归省，不许。十三年，申前请，始俞允。锦棠悉召诸部酋长大酺，遂发。所过，黄童白叟望风相携负以迎，往往拥车数日不得走。十五年，加太子少保衔。明年，晋太子太保。二十年，晋锡一等男。会弟鼐以山西按察使入觐，垂询近状，欲强起之。适中日有违言，电旨趣召，未行而病作，朝廷书问日数至。疾革时，犹喃喃

呼旧校指述边事。未几，卒，年五十一。事闻，震悼，谥襄勤，予建祠。

张曜，字朗斋，其先上虞人，改籍大兴，既，复隶钱塘。生有神力，幼尝持竿结阵，部勒群儿，无敢哗者。少长，依旧姻蒯贺荪。贺荪宰固始，适豫捻起，集团勇三百属之。捻欵至，时已昏。曜献策，谓：“伏军城外，彼不知众寡，可以计走也。”夜半，捻纵掠，轰击退。僧格林沁追捻亟，遥见火光，询知为曜部，召与语，甚悦，命从军。积勋为知县，权知固始。皖捻来犯，婴城守，寇駸駸西去。亡何，李秀成又构捻入，围城三匝。捍御七十馀日，城获全。上嘉其功，赐号霍钦巴图鲁。

咸丰十年，擢知府。先后遭忧，仍留军讨皖捻。屡捷，晋道员。明年，除河南布政使。是时陈大喜、张凤林各树帜，延扰数千里。曜谓寇援断，师未能骤克，寨中患饥乏，多猜贰，宜广设购募间其党。乃纵降者为内应，捻乃窜，讽谕各寨，皆款服。凤林伪降，计擒之。

同治元年，御史刘毓楠劾其目不识丁，诏改总兵。二年，大喜走阜阳，战秦宣寨。皖捻复入，曜虑华庄失，亟敛兵退，以锐师宵加之，歼渠率。时张总愚走鄱陵、临颖欲西，曜拒之嵩山麓，令不得西。攻大金店，援寇四起，遣总兵保英略中路，为寇乘。曜手刃退缩者，士气乃奋，卒败之。攻太子望寨，久相持。曜曰：“捻诡悍，坚守山口，阻我进兵。坐为所缀，非策也。”间道出奇击之。总愚西北走镇平，追杀黑龙集。犯南阳，又战却之。三年，捻会宛南，总愚赴卢氏，噉

粤寇入豫。曜扼之，使不能合。次桥川，寇自西北至，狙伏以击，寇奔楚。曜浮渡丹江，追越郢西百四十里，会陕、楚军至而还。四年，僧格林沁军麻城，骆骑失利。曜赴难，七战皆克。僧王既战死，台臣劾其养寇遗患。巡抚吴昌寿按覆，事白，曜假归葬亲。逾年，淮北捻益亟。朝旨趣复出，曜遂部合新旧选锋号嵩武军。厥后军气大振，论者谓为湘、淮军后劲云。

六年，出顿许州八里桥，任柱等见曜大纛，骇走。梁山寇与合，五日至巨野，渡运而东。曜与总兵宋庆往驰之。当是时，李鸿章议防运河北，首安山讷沈家口。曜等至，令庆筑长墙。庆留副将蒋东才、参将李承先二军属曜。曜以沈家口黄、运交汇，调黄河水师入运助守。守河防运自此始。久之，总愚陷陕绥德，分扰米脂。朝命防河北。捻济河入晋，犯吉州乡宁，平、蒲告警。檄曜还豫，而捻已自绛州曲沃入逼豫疆，曜乃追败之汤阴。

七年，捻东走，扼晋州西北路，折而南。诸将谋逐之，曜谓贼势未蹙遽南奔，必有深谋。乃卷甲北趋，出其前二百里，至饶阳，果遇捻。捻不敢击，错愕去，潜渡滹沱。亟引兵至河干，未渡者歼焉。济漳次清化，捻伐木为矛，又击破之。长驱沧州，刘松山军运东，曜自南夹击，捻披靡，追至临邑。初，李鸿章遣郭松林自临邑筑墙，属之马颊河，虚西南以饵敌。逮曜驰至，捻不肯深入，走济阳。鸿章知计不售，使曜趋武定，遇捻於滨州，始败退。会天大雨，河暴涨，诸将虑捻东逸，谋扼徒骇河。曜自博平守至东昌，诱捻入河套，与庆合击之。捻众陷泥淖中，死者枕藉。自是总愚不复能军，逐北茌平，杀

其党且尽，骑能属者十余人耳。总愚自度不得脱，乃沉於河。论功，赏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

八年，诏趣左宗棠赴泾州，责金顺以边外事，命曜自古城西进为后路，军次兰扇，破回於察漠绰尔，又败之红柳树，阿拉善围解。抵缠金，诃知宁夏西岸白石嘴山至中卫，陕回麇集。遣将要击之，回遁走。金顺赴沙金托海与议进兵事，方将鼓行而西，而宁夏降回复叛，围郡城。遂倍道应赴，败之城下。俄而陕回入贺兰山。曜赴河北，南破汉渠集，围纳中闸，拔其垒，与金顺夹渠而军，歼守贼殆尽。会金积抚局成，通昌、通贵乞款附，独王家疃不下。曜怒，破其堡，屠之。攻克纳家寨，河西无悍寇。诏屯之，兼顾阿拉善旗。是为宁郡河北之师。九年，授广东提督，仍留军。明年，加云骑尉世职。

白彦虎据肃州，徐占彪攻弗克，请益师，宗棠檄曜顿金积助之。上以为勇，赏双眼花翎。十三年，彦虎亡命出嘉峪关，窟乌鲁木齐，哈密城南北附之。俄罗斯方拥伊犁，巴里坤且岌岌。朝命总防讨，亟援哈密。曜克日出关，师行乏水草，绝幕二千馀里，运馈艰阻，於是议立屯田。十三年，出屯，大兴水利，垦荒地二万亩，岁获数万石济军。光绪二年，师规南路，西取七克腾木、辟展及鲁克沁台、胜金台、哈拉和卓城，降缠回万馀，遂复叶鲁番。明年，拔乌鲁木齐，彦虎遁入俄。

俄归伊犁，宗棠疏荐堪重任。六年，诏赞军事，命移驻喀什噶尔，兼辖西四城，筹善后，所至创立义塾。回夙犷噬，至是颇闻弦诵声。十年，入关防直北，赏巡抚衔，叙边功，晋

秩头品。

明年，除广西巡抚，未行，董所部治都城河，加尚书衔。旋命赴山东勘河，逾岁至寿张，调抚山东。东省河患日深，曜莅任，首重河工，以黄、运并淤，非总浚通海不为功。时王家圈等处先后漫口，先议疏浚海口，挑淤培埝，并增筑徒骇河两岸堤工，以防泛滥，然后挑挖全河，参用西法，以机船疏运。凡南北两岸堤埝口门，一律筹办。疏上，皆从之。又先后筑王家圈、姚家口、张村、殷河大寨，西纸坊、高家套各决口，复改浚韩家垣，以泄尾间，莫不身亲其事，计一岁中奔走河上几三百日。有言河务者，虽布衣未僚，皆延致谘询，唯恐失之。民或遇灾，常筹粟赈济。复建海岱书院於青州，葺洙泗书院於曲阜，士民德之。

十四年，被命襄办海军。明年，晋太子少保，命会阅南、北洋海军。至烟台，闻台湾巡抚刘铭传称疾去，则抗章请行，优诏答之。十七年，方驻河干督工，疽发於背，回省就医，遽卒。疾革时，犹贻书鸿章，首言山东为北洋门户，亟宜治炮台备不虞；次言新疆军精，部令裁营清厘，缓不济急，恐失信外域，贻君父忧。遗疏入，上震悼，赠太子太保，谥勤果，予建祠。

曜魁梧倜傥，自少从戎，不废书史，字法模颜平原，书疏雅驯犹馀事。尝镌“目不识丁”四字印，佩以自励。宁夏平，筑楼面黄河，对贺兰山，颜曰“河声岳色”，日啸咏其中，人谓有羊叔子登岷风。居官垂四十年，不言治产事，性尚义，所得廉俸辄散尽。尤礼贤下士，士争往归之。其修道路，开厂局，精制造，凡有利於民者，靡不毕举。死之日，百姓巷

哭失声，丧归，且倾城以送。以两世职并为男爵，子端本袭，官南韶连道。

刘典，字克蠡，湖南宁乡人。少伏洴山，与罗泽南友善，以学相期许。斋匪乱，集众保乡邑，叙训导。参左宗棠戎幕，转战江西。善察形势，尝轻骑诃敌营，夜率所部劫杀，数获奇捷。李秀成欲以长围困宗棠，断曾军粮运，典败浮梁，又破之乐平，婺源饷道始达祁门。积勋至直隶州知州。宗棠抚浙，典以偏师讨衢、严。同治改元，破马金街，进克遂安，迁知府。击花园港，李世贤遁，超授浙江按察使。世贤谋据金华，分党扰龙游、汤溪、兰溪，众号数十万。典还军援衢，力据上游，悉夷东南北寇垒。明年，收兰谿，诸军亦下三城，浙东告宁。宗棠规杭州，策江、皖边圉安，方可一意进取。乃令典将五千人，道严出皖南。当是时，新复郡县粮馈不属，典持印票空文，向民间贷粮，遇寇遮击，而屯溪，而黟县，所莅风靡。民望典军如时雨，以故壶浆塞涂。沈葆楨谓其截击寇众，功不在克省城下。江、皖既平，赐号阿尔刚阿巴图鲁。其秋，父忧归。

三年，诏起督师，典募新军八千，次贵溪。世贤入闽陷漳州，汪海洋亦陷龙岩，势复炽。典进汀、连，号西路军。遇海洋，新军轻进，败绩，还保连城。四年，再战，斩寇万馀，进复龙岩、南靖。世贤为高连升所蹙，奔粤，宗棠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驰之。典至南雄，语其将黄少春曰：“尾寇而追，非计也。寇返奔亟，必不久据嘉应，当走粤、闽边。左军孤，遇寇必不支。”乃持二旬粮，取道大岭脊，晨夜应赴，

抵大埔，先宗棠一日，遂会师复嘉应，晋二品服，予世职。事宁，乞归省。

五年，宗棠徙督陕、甘，起典甘肃按察使，旋赐三品卿，佐军事。典自紫荆关入，值捻窜渭北，乃驻潼关，逼渭而军，扼其南渡。七年，诏署陕西巡抚。初，宗棠援晋，以征回事属典。典以关中戒备寡，调提督周达武壁陇、汧顾后路。至总前敌师干，则举蒋益澧自代，朝旨弗许。寻复有是命。典遂进驻三原，调度诸军，军大振。明年，与宗棠定三路剿回策。已，复念民事，重入省，治善后，集流亡，举屯牧，恤艰厄，革差徭。又以其时浚郑白旧渠，关中渐喁喁望治矣。惟锐然以减饷自任，诸军旧欠各饷，十给其七，士卒不无怨望云。又明年，再乞归省。

光绪元年，复命佐宗棠军务，典辞以疾，诏罢其行。时谭钟麟督西征饷事，力言司左军后路非典莫属。朝旨乃趣赴甘，於是典三起讨贼矣。二年，至兰州，宗棠以善后畀之。凡整军节饷，以及生聚教诲，有裨於民生久远者，咸殫心厥事。至关外平定，亦尝指陈方略，赞画功多。经营新疆凡三年，卒於军次。诏视侍郎赐恤，谥果敏，予江、浙、陕、甘建祠。

典秉性清严，贵后自奉俭约。杨昌濬尝诣典，环堵萧然，一如寒素，寓书宗棠共称之。

弟倬云，少随典读书长沙。典主乡团，倬云以廩生治军书。从援浙，领偏军，战常陷坚。李、汪二酋奔赣，扼临江使不得西，叙知县。龙岩既复，会粮罄，军士乏食，为贷邻邑以济，民德之，建生祠。将军库克吉泰檄赴陕，值连升营哥匪谋变，戕主帅。倬云驰入，歼其渠，馀众悉定，再迁知

府。时庆阳大饥，人相食。倬云兴屯政，立赈局，流民怀集。假归，适会匪乱，连下龙阳、益阳，诏用道员。越法事起，赴闽综营务，署按察使。以捕海盗名，晋二品秩，授汀漳龙道。兴蚕桑，建书院，赈恤堤防诸政，次第毕举。寻谢病归。二十九年，卒，恤如制。

金顺，字和甫，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世居吉林。少孤贫，事继母孝。初，从征山东，授骁骑校。嗣从多隆阿援湖北，复黄梅，赐号图尔格齐巴图鲁。移师安徽，克太湖。历迁协领。挂车之役，将骑旅直捣中坚，当者辄靡。

同治二年，从讨陕回，连下羌白、王阁，赐头品秩。复渡渭败之零口。三年，汉南回奔凤翔，趋沔峪，击却之，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调西安，时群寇集陕南，陕回导至沔河，金顺御之，斩虏多。回入鄂，傍山西走，复率马队邀击败之。四年，攻宁夏南门，夺其炮台。已，闻寇集黄河两岸，率师分路进，阵斩其酋孙义保等，寇稍却。明年，调宁夏副都统。七年，复宁条梁。闻榆林警，遂迎击五龙山，大破之。追至边外秃尾河，马队忍寒裸涉，要之金鸡滩，回大溃。复遣将破之葭州。

八年，平绥德，朝旨以边外事属之。四月，回犯花马池，遣部将富勒琿驰救。回自乌拉争渡，奔札萨旗。金顺自将出边，回已遁。乃率师道札萨郡王答拉旗，自包头迤西济河而进。会天酷暑，暂顿什巴尔台就水草，与张曜期会沙金托海。七月，自中滩鼓行而西，而宁夏回复叛，乃兼程赴援，败之於城外。无何，甘回纳万元等迎战汉渠，复与曜从东绕击。回

走纳中闸，追至龙王庙南，悉拔其东南各垒，歼守贼殆尽。

九年，金积抚局成，独王家疃未下，率其弟连顺分兵迎击，数获胜。自是连顺无役不从，积勋至金州副都统。金军颇有声，明年，克之，赏黄马褂。又与曜破纳家寨，河西悍党歼焉。宁夏平，擢乌里雅苏台将军。寻以赴镇番未报，褫职，命即日赴肃州。既至，顿北崖头，奏调曜军助击。时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犹诉军粮乏，难赴哈密，诏金顺接统其军。十二年，左宗棠至军，约期并进。金顺发地雷东北角，城溃，乘隙夺据其上，自是老弱伏服者相继。城拔，复故官。

乌鲁木齐都统景廉驻古城，与金顺龃龉。宗棠奏言金顺宽和，为群情所附。诏率所部二十营赴之，规乌城，於是遂发。出关数十里，至瀚海，吏士忽不行。询之，则曰：“先锋营驻，有所议。”金顺知有变，疾驰视，手刃六人以徇，曰：“敢留者，视此！”军以次行。瀚海既过，乃列六尸祝之曰：“杂赋不饱，佐以野蔬，天下无若西军苦。此行度戈壁，乏水草，吾非不知。但不忍汝六人，如全军何？如国家何？如关内生灵何？”闻其言者，无不激扬。道授正白旗汉军都统。明年，至古城，与景廉会师。一日演炮，汉、回亲者数千百人。景军指败堵烟筒为的，击之再，烟筒无恙。所部炮队总兵邓增、参将张玉林曰：“是何足击？请卷旗卓之为的。”增先测视，请於金顺再测视，既竟，炮响旗飞，若翦霞空际。已而玉林亦尔。观者欢呼声震远近，回闻之气夺。寻命佐新疆军务。

光绪改元，代景廉为都统。二年，军阜康。刘锦棠赴军所商进止，议先攻古牧。乃轻骑袭黄田，通汲道，克之。连

下乌鲁木齐、迪化、昌吉、呼图壁诸城，直逼玛纳斯，斩其伪帅马兴，南北二城以次皆下。赏双眼花翎，予世职，调伊犁将军。七年，诏接收伊犁，按图划界。十一年二月，军标哗变，五月，再变，并噪饷戕官。伊地本极边，协饷乖时，军多疲饷。金顺驭众宽，将领营官相率蒙蔽，而总督谭钟麟劾其上下纵恣，民怨沸腾，为陈筹饷易人之策。於是上召来京，以锡纶代之。道肃州，病卒。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敛。寮案醵金，丧始归。部伍缟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达二百人云。事闻，赠太子太保，谥忠介，予建祠。

妻託莫洛氏，婚甫逾月，嘱事继母，抚诸弟，遂出。转战二十馀年，至新疆，乃遣使往迓。谓使者曰：“太夫人老矣，宁能涉万里？吾义不得独行。且彼处有姬侍，宗祧不坠，吾又何求？”竟不往。时论贤之。

增，字锦亭，籍广东新会。年十七从军，积勋至游击。西征之役，领开花炮队，平金积，取河州，并以善用炮知名。方是时，锦棠治兵西宁，寇坚壁自守，而牧马湟水北岸。增隔水轰击，寇骇愕逾山遁。增驰之，先以轻骑当寇，乍战佯北。寇易之，悉众下山，我师以巨炮环击，大溃。俄援寇至，壁平戎驿。锦棠不与战，而使增据山上俯击。寇慑炮威，退湟北，增复隔河击之，皆走。锦棠攻高寨急，舁大炮列北山上，使增测准寇垒，发炮子六十馀，墙壁皆裂，赐号伊博德恩巴图鲁。规肃州，城高厚逾常制，增筑炮台临城关，轰溃十馀丈。继复筑炮台街口，裹创力战，卒击退之，晋总兵。从金顺出关，以战功擢提督。金顺举将才，称增精究炮术。除伊犁镇，调西宁。

光绪二十一年，解循化围，回渡河趋巴燕戎格，增追至訖思观。会札什巴陷，分三路击之，城拔。六月，西宁回韩文秀等犯增营，增分军迎击，遇伏将却，增手刃先退者以徇，众皆跃马陷阵，寇溃。时西宁南北西川、大通、碾伯、丹噶尔皆叛，增闻警，驰归守郡城。八月，哆吧寇来袭城，薄小桥。增将出拒，或劝沮之，增曰：“寇氛甚恶，不力遏之，是示弱也。且主帅不出，将士孰肯用命？”遂往，短兵接，人百其气，大败之。自此寇望见邓军旗帜，辄不战而遁。明年，克川北、营城，关内外平，授固原提督。既至，会甘军搜治海城叛回。阅三年，海城回田百连复叛，遣将讨平之。拳乱作，车驾西狩，召赴行在。回銮，节度随扈诸军，晋头品服。旋回任。三十一年，卒於官，诏附祀宗棠祠。

其时随金顺征回著绩者，又有托云佈、果权、刘宏发、曹正兴。

托云佈，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初，从军剿发、捻，赐号绰勒郭兰阔巴图鲁。攻宁夏，释平罗围，袭击黄河两岸，数有功，累迁协领，坐事免。金顺请留军自赎，截击窜寇於榆林，复官。进拔苏家烧房、纳中闸，晋副都统。时寇据金积，其旁堡寨并险固。托云佈充前锋，大小数十战，寇稍却，克王家疃，赐头品服；平通昌各寨，赏黄马褂。自是从出关，迭克名城，即於军前授青州副都统。玛纳斯之役，血战六十馀日，天山以北告宁，予云骑尉世职。光绪十一年，创发乞归，赏食全俸。十八年，卒，予优恤。

果权，莫得里氏，满洲正蓝旗人，吉林驻防。骁骑校，从副都统福珠里出师伊犁。以战功，累迁协领。玛纳斯既复，金

顺荐署伊犁锡伯营领队大臣，顿车排子屯田。诏念前劳，晋副都统，赐号志勇巴图鲁。光绪十七年，调充东三省练兵行营翼长，校阅吉林边练各军。二十七年，授呼兰副都统。卒，恤如制。

宏发，黄陂人。正兴，鄱西人。自同治初久从金顺军，复肃州，进新疆，屡有功，后皆官至提督。而宏发军过玉门、安西，官民尤翕，颂赞不置云。

穆图善，字春岩，那拉搭氏，世居黑龙江齐齐哈尔，隶满洲镶黄旗。家贫，事亲孝。初以骁骑校迁参领，从征直、鲁、晋、豫，所向有功。援安徽，迭克城隘，赐号西林巴图鲁。同治元年，从多隆阿入陕，道邓州，遇粤寇陈得才，败之紫荆关，擢西安右翼副都统。时回氛炽，率步旅扼洛水北岸，半修营，半出击寇，寇始奔。亡何，捻酋姜泰林犯武关，夜袭多军。穆图善设伏败之，追群寇入鄂境，悉驱出西河口。二年，再入陕，攻高陵，先登，裹创力战，下之，赏黄马褂。寇渡泾据南岸，穆图善泅水而济，寇大溃。三年，多隆阿围盩厔，中炮，病笃，疏荐穆图善贤，遂命署钦差大臣。其夏，擢荆州将军，与刘蓉会办陕事。

粤寇据楼观、黑水、西驼峪，蓉遣萧庆高趋鄂，穆图善率师助击，战店子头，败绩。七月，击破大峪西堡，进攻楼观。先是，得才入鄂，穆图善遣二十八营赴援，无统帅。至是蓉奏请穆图善往湖北，诏勿许，令移师赴甘。既至，与将军都兴阿议定先规宁夏。十一月，檄杜嘎尔、额尔庆额等攻破清水堡。逾岁，谕知群寇元日椎牛置酒，必不诚。穆图善

夺城南炮台，连毁其寨。已，复虑寇乘春涨决渠下灌，分兵扼城东南。寻调宁夏将军，主甘肃军事。嗣以宁夏诸军久不得要领，责之。五年，收灵州。初，回寇马兆元攻陷州城，马朝清计诛之，禁灵回无滋事。逮宁夏失，道且梗塞。朝清者化龙也。至是，亲诣穆图善哀词乞款。会州绅亦请置官，乃使丰绅等往招抚，州事定。闻华亭回窜庆阳，复遣军击走之，城围解。

明年，署陕甘总督，值岁大饥，人相食。乃驰书阿拉善王，令运蒙粮至河北，与军民交易，食乃济。是时米拉沟既下，河、洮、狄道、西宁回皆反正，而南八营李得昌各部，乞择地安插。上虑回情叵测，敕穆图善严备之。穆图善令降回缴械，遣范铭赴洮，张瑞珍赴萧何城，王得胜赴静宁办抚事，自是颇惑抚议。已，复使曹熙等赴河州，回羁之，遣党潜袭省城，声款附。穆图善率轻骑往，中伏奔还，遂围城五日，楚军将彭楚汉等破之。而东乡回岬负如故，穆图善亲督诸军败之。十一月，攻州城，弗克，还兰州。会傅先宗败回礼县，彭忠国败回安定，穆图善乃令进规渭源，而自从金县进。七年正月，克之。乃使诸将会攻狄道，南北两山相崙，中有平川，寨卡林立，先宗等一鼓破之，毁其寺，军威大振。於是穆图善赴前敌，北庄牟佛提率男妇三千人乞降，受之。师旋，复叛。穆图善再渡河，直捣黑山头、太子寺。寇断我粮运，战数失利，不获已，退保狄道。明年，狄城粮尽，又退至秦州，寇乘之，师溃。朝旨令穆图善甘军受左宗棠节度。

初，穆图善徇抚议，群回叛服靡恒，而所部百数十营皆征粮民间。清水守将敖天印以横暴激民变，逐防军，杀县役。

提督黄金山率所部战狄道康家岩，败溃，北入皋兰，四出淫掠。穆图善乃遣溃勇屯宁夏，而警报敖军於朝，敖军亦力诋之。於是宗棠调度诸军，先秦州固饷源，遂赴泾州受总督印。

穆图善既卸事，犹日历四乡，劝民修堡垒，置军械，兰人甚德之。诏仍驻兰州，统西路军。化龙党崔三构河、狄回出扰，辄败去。十年，河州贼袭陷皋兰西古城，再败之，长驱北山兔窝，寇大溃。其冬，会左军渡河，连克要塞，寇退扼大东乡，师聚而歼之。论功，予世职。

光绪元年，召署正白旗汉军都统。会吉林马贼窜巴彥苏苏，命权将军，捕治之，渐散其党与。明年，道员舒之翰获谴，罪及举主，褫职。又明年，起授青州副都统，擢察哈尔都统。五年，出为福州将军。法人争地越南，分兵舰窥闽疆，诏参宗棠军事。出驻长门，誓师设伏，击沉法舰一艘。既而防军溃，法人登岸搦战，伏起，转败为功。以故闽事坏，独免议。十一年，诏授钦差大臣，会办东三省练兵事。明年，以积劳卒於军，谥果勇。予黑龙江、安徽、甘肃建祠，兰民且树碑志德焉。

杜嘎尔，哈勒斌氏，满洲正蓝旗人，黑龙江驻防。初从都兴阿征粤寇，积勋至佐领，赐号莽赉巴图鲁。嗣以京口副都统从讨甘回，规宁、灵，颇能以少击众。寇窜宝丰，克张家村、红柳堡，深入沙磧，背水成军，旬日间城复。攻宁郡，斩虏多，即於军前调官宁夏。宁城回增建寨棚，首城南讷纳家闸。与金顺诱城东寇出，数败之，乘胜破护城堤清水堡。寻随都兴阿赴奉天，调补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历察哈尔，坐事免。光绪六年，起授乌里雅苏台将军，抚士卒，恤蒙部。十

四年，创发，乞休。明年，卒，谥武靖。

额尔庆额，字藹堂，格何恩氏，隶满洲镶白旗，墨尔根城驻防。以骁勇闻，历迁至委参领。清水堡之役，赐号法福灵阿巴图鲁。会诸军克狄道，授黑龙江副总管。剿金县窜匪，擢凉州副都统。命佐关外军事，统领吉、黑骑旅顿西湖，令寇不得西。乌城回自奎屯败退安集海，击却之。光绪二年，闻白彦虎构玛纳斯南北二城回扰粮道，与总兵冯桂增、参将徐学功约期会师大河厂。额、冯二军先行，径薄北城，而南城回涌至，桂增负伤坠马，寇舁入城。额尔庆额愤甚，先登陷阵，斩寇无算。因士卒伤亡多，止战。届期学功至，距城十馀里，见额尔庆额被创还，遂率所部救之。金顺责其援不力，宗棠曰：“额尔庆额等轻进贪功，咎由自取。且先夕进攻，学功何能豫知耶？”

历古城领队大臣、科布多帮办大臣。命偕参赞大臣升泰勘界，以奎峒山为科、塔两城外蔽，哈巴河南流入中国，与俄官抗争，始得展地定界。新疆底定，晋头品秩。十二年，调伊犁。伊犁设副都统自此始。莅任七年，兴办屯田，军民辑睦。十九年，卒，恤如制。

丰绅，字汉文，吴扎拉氏，隶满洲正白旗，吉林驻防。都兴阿督江北军，檄守扬州，以战功历迁至协领。克宝丰，取宁夏，数获胜。穆图善遣往灵州招抚，马化龙就抚。穆图善上其功，晋副都统。寻护宁夏将军。时伏莽未靖，自宁城至灵州，隘口数十，为商旅来往孔道，丰绅诘奸禁暴，行旅便之。先后平陕匪西河、横城堡，补官锦州，擢黑龙江将军。坐事褫职。光绪间，起故官，历绥远城、江宁。中日事起，出

驻通州，事宁回任。二十四年，卒。诏优恤，予建祠。御史彭述劾其侵冒，夺恤典。

文麟，字瑞圃，兀扎拉氏，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二年，考取内阁中书，迁侍读。咸丰八年，出为甘肃兰州道，调镇迪。同治四年，回窜据古城，文麟上防守奇台状，上嘉其知大体。济木萨者，回众屯粮地也。文麟潜遣练勇攻克之，获粮万数千石。索焕章窜玛纳斯，分掠阜康、吐鲁番、迪化。文麟分兵扼三台要隘，上疏乞济师。诏令严守济木萨，援未至而哈密、奇台相继沦失。亟与巴里坤领队大臣讷尔济合兵进击。闻寇集东路，使佐领恒昌先进，败於奎苏，而自请赴前敌。上怒，诘责之，下部议，坐擅离职守，降二级调用。

诏以蓝翎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文麟遂率所部收复城垣。马金贵、白彦虎先后围攻，濒危者数矣，文麟拊循士卒，卒能以饥军驱强敌，俾缠回转危为安。五年，遭母忧，改署任。明年，肃州回窜玉门，战红柳湾，败之。回复大举犯城关，文麟督军严守，伺间出击。围解，乃为筹耕种，葺庐舍，训练军士，且战且屯。服阙，以头等侍卫补本官。益招哈密团首孔才至，以其练勇二百编入伍籍，遣往古城兴屯修堡。后收徐学功散勇二千馀，任耕战。於是古田、济木萨屯政大举。令充裨将，自是数与妥明、马明、白彦虎相攻杀，所向皆捷。

十二年，肃城回数出关犯哈密东山，文麟令魏忠义出驻塔尔纳沁堡，分扼各隘，剿抚马贼，擒回马五十九。旋魏军大失利，文麟飞章自劾，被宥，益感奋，率所部进击，力保危城。降敕褒嘉，加副都统衔。明年，彦虎援肃州，溃退安

敦玉，文麟使骑旅追之，彦虎遁入山，肃州平。诏张曜等驰赴哈密，会文麟进剿。光绪二年，卒。

文麟治军数载，囊无私蓄，与士卒同甘苦，故人皆愿为尽命。及其没也，阖营恸哭失声。明春、富勒铭额先后状其绩以上，予褒恤，附祀新疆哈密专祠。

明春，巴羽特氏，隶蒙古正红旗。初从胜保平河北，补前锋校。征陕回，隶多隆阿麾下，以战功数迁副都统。捣肃州，压城为垒，与回相持者半载，追蓝得全被重创。肃州回出掠安西、玉门、敦煌，明春驰近三城间，三月，围悉解，授哈密帮办大臣。光绪二年，擢办事大臣。时南疆平，肃缠民悉还故土。明春为晰地亩给赏粮，劝使复业。凡治道路，缮堤防，兴水利，有裨民生久远者，靡不具举，民德之，至今犹虔祀云。十二年，卒，恤如制。

富勒铭额，佚其氏，隶满洲镶白旗，古城驻防。乌鲁木齐陷，古城大恐。富勒铭额出与寇战，数被创。事亟，如乌里雅苏台乞援，弗应，城破，全家殉焉。富勒铭额适在外，得免於难，愤诣文麟军所，愿从杀贼。红柳湾之役，以功擢防御。回扰安西，设计抗御，斩虏多，并搜治西山逸匪，尽歼之，解敦煌围，晋头品秩，赐号坚勇巴图鲁，充古城协领。西陲告宁，置屯田，修兵房。以都统恭镛荐，光绪十四年，授伊犁副都统。时游勇构哈萨克回寇边，富勒铭额遣军捕其酋，馀烬悉平。十六年，署将军。增卡伦，整营制，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兵卒咸复游牧旧业。十九年，徙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练军兴屯，收还巴尔鲁克山，清界置卡，其治复仿伊犁，屹然成重镇。二十三年，乞归。二十九年，卒，恤

如制。

学功，乌鲁木齐农家子。好技击，值回乱，结健儿数十，掠回庄货以自贍。遇汉民，力护之，虽边外悍回皆已惮之矣。厥后附者益众，集五千人，精练马队，每战突阵，骤若风雨，回见之辄走。学功先后阵斩伪帅马泰、阿奇木马仲。仲子人得袭伪职，与妥明积不相能，妥明复以党攻之。安酋帕夏乃约学功破吐鲁番，进攻乌鲁木齐，下之。妥明走绥来，数日死，帕夏遂据乌垣。

初，帕夏以学功善战，故与交欢，冀藉其力，王哈密，以南八城，归献朝廷，已，知其无远略，且百战未得一阶，益轻之，令还绥来南山。於是学功大恚，屡攻乌城，其民人时降学功，时投入得，转辗属役，迄不得息。同治七年，俄人构土回缠头将袭乌垣，声赴绥来易市，驱驼马数千，载货钞至石河，去绥来八十里。学功以骑旅截之，僇数十人，馀纵还。自此俄人不敢东窥。十二年，彦虎率悍回数千分掠乌垣、绥来，学功复横截之，杀数百人，夺橐驼五百。彦虎势益孤。学功既任职，但承大将风指，异於初起血战时矣。后与孔才并官至提督。孔才，哈密人。

论曰：从左宗棠立功西陲最名者，湘军中称二刘，豫军中称曜。之数人者，投袂攘难，不数月，廓清万里，虽张骞、班超，奚多让焉！金顺、穆图善提塞北健儿，横行玉门、金岭间，其志尤壮。文麟名出二人下，而招团兴屯，兼任耕战，不烦国家一兵，遂定西边，其功亦足并传云。

卷四百五十五

列传二百四十二

董福祥 张俊 夏辛酉 金运昌 黄万鹏
余虎恩 桂锡桢 方友升

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人。同治初，回乱作，凤、邠、汧、陇寇氛殆遍。福祥亦起安化，与其州人张俊、李双良蹂躏陕、甘十数州县，窃据花马池，犯绥德，窥榆林，溃勇、饥民附之，众常十数万。嗣为刘松山所败，其父世猷降，福祥亦率众乞归款。乃简其精锐者，编为董字三营：福祥居中营，俊居左，双良居右。从攻金积堡，福祥袭卡后，被创不少却，破其礼拜寺。顿极桥，寇来争，与萧章开突击败之。金积堡平，超授都司。十一年，从刘锦棠至碾伯，趋峡口，与陕回禹得彦、雀三大战，破之。进击白彦虎於高家堡，焚其垒而还。已而伪知府高桂源构彦虎围西宁，扑双良营，福祥又大败之，围解，迁游击。徙守向阳堡城，复讨平河州叛回，积功至提督。

光绪元年，从山关，战天山，会大风昼晦，吏士弗敢进。福祥率众先登，一鼓歼之，又破之木垒河、古牧地，进复乌鲁木齐诸城及玛纳斯南城。是时彦虎犹据开都河西岸，觊入俄。福祥自阿哈布拉缘涂置哨垒，至曲惠而营，士卒储薪草，浚井泉，以俟锦棠军至，破之，复喀喇沙尔。是冬，克和阗，南疆西四城告宁。繇是董军名震西域。论功，赏黄马褂、世

职，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

安夷既就抚，布鲁特酋阿布都勒哈诱之，复入寇色勒库尔，北走库伦，福祥驰之，抵空谷根满，步卒足重茧，乃遴健者乘骡队，从骑旅及之木吉。寇方解鞍秣马，惊起，依山而阵，俊败之，福祥纵兵搜捕，复斩三百馀骑。自此寇不敢犯边。授阿克苏总兵，驻防喀城。未几，而所部索饷哗变，戕营官胡登花，或请击之，福祥曰：“营勇与叛勇有约，如昏夜响应，将奈何？不如闭城守，彼势孤必自毙也。”越三日，悉为兵民擒献，乃分别诛宥之。事定，领俊及夏辛酉移驻叶尔羌、和阗。

十六年，擢喀什噶尔提督。二十年，加尚书衔。会德攘胶澳，命率甘军入卫。明年，西宁、碾伯又告警，督师还抵狄道。河州马永林叛，渡洮战却之，连破高家集、三甲集，道始通。事宁，调甘肃。福祥自请援西宁。又明年，克上下五庄，乘胜复大通、多巴。朝命驻西宁专剿抚，以魏光燾二十七营属之。会巴燕戎格、刘四复奔关外，福祥亟遣骑踵之，拔卡尔冈，先后夷海城、冶诸麻、甘州南山寇堡，关内外及育海悉平，加太子少保。

二十三年，入觐，命领武卫后军，召对，福祥曰：“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耳。”荣禄颇信仗之。拳乱起，日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福祥兵杀之。於是董军围东交民巷，攻月馀不下。敌兵自广渠门入，福祥走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两宫西幸，充随扈大臣。和议成，外人坚欲诛福祥。李鸿章曰：“彼绾西陲军寄久，虑激回变，当缓图之。”乃褫职锬於家。

荣禄在西安综大政，福祥移书让之，略谓：“辱隶麾旌，

任公指使，命攻使馆，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言‘僇力攘外，祸福同之’。祥本武夫，恃公在上，故敢效奔走。今公执政而祥被罪，祥死不足恤，如军士愤懣何！”荣禄得书，置不答。三十四年，卒。其子天纯，输银四十万济帑复官。

俊，字杰三。金积堡之役，与福祥并授都司。规西宁，余虎恩困峡口，俊力战解之。连破小峡、润家沟，从攻河州、肃州，以战功历迁至副将，赐号倭兴巴图鲁。光绪初，从征西陲，复乌鲁木齐，擢总兵。锦棠令入关募军，於是成定远三营。先后从克东西四城，晋提督。安夷复叛，俊倡议主剿。众论哗起，锦棠独韪之。寇窜库伦，俊追至木吉，分三路入，战良久，手刃执红旗悍卒，寇愕走。进至卡拉阿提，会日已入，止舍。天未曙，整军复进，日午及之。寇不能反拒，枪矛所至，尸相填藉。抵黑子拉提、达坂，止馀数十骑，逾山入俄境，不复追。是役，四昼夜驰八百馀里，凡擒爱伊德尔呼里二人，安夷所谓“大通哈”也，胖色提以下数十人，犹华言“营官”。赐头品服、黄马褂，授西宁镇总兵，调伊犁。二十一年，代福祥为喀什噶尔提督。寻还甘肃。二十五年，入都，充武卫全军翼长，兼统中军。逾年卒，谥壮勤，予建祠。俊好舞刀，所部衣帜皆白色，时称“雪张”云。

辛酉，字庚堂，籍山东郅城。初从僧格林沁讨捻。宗棠西征，从讨陕回，积勋至守备。攻金积，裹创力战，称骁果。规肃州，充前锋，拔塔尔湾、黄草坝，关内大定。数迁至游击。师出关，下阜康，袭黄田，破古牧，无役不从。进规南路。攻托克逊。彦虎子小虎殊死守，师行不得志，独辛酉率游军数战，略有斩获。达坂之役，与余虎恩轻骑先涉，列城

左山冈。比回觉，悉力轰拒，师少却。辛酉斩先退者数人，乃止，卒大破之。迁副将，赐号振勇巴图鲁。

从锦棠复库车，至拜城，履冰抵上铜厂。回出荡，辛酉跃马径前，生擒貂衣贼一人。回惊走，遂下阿克苏。是时，帕夏奔叶尔羌，彦虎奔乌什。锦棠专力讨彦虎，令俊进击，辛酉自西会之。济胡马纳克河，行戈壁八十里，破寇什城东，城拔，擢总兵，易勇号霍伽春。南疆平，赏黄马褂。逸寇犯三台，辛酉隐劲骑冲壳罕山，诱之出。伏起，短兵接，斩其酋赛屹塔黑振江。俄而安酋阿里达什寇边。从锦棠出屯玉都巴什。辛酉率二百骑为前驱，怒马陷阵，斩执旗贼。夺其旗以归。寇大溃，追至毕勒套格，杀其党且尽。西陲告宁，乞归养。甲午之役，率师镇登州，即於军前授广西右江镇，治军如故。寻徙镇登州。拳乱作，充武卫军先锋左翼长，从李秉衡御敌，未战而溃。后除云南提督，未到官，卒，恤如制。

金运昌，字景亭，安徽盱眙人。少孤，遭寇乱，总兵郭宝昌之母曹氏抚之，从姓郭。既长，入赘为守备。从宝昌征发、捻，积勋至游击。论河防功，赐号勉勇巴图鲁。平畿南，擢总兵，晋勇号铿僧额。西捻平，迁提督，复姓金氏。从宝昌卓胜军还陕。同治八年，宝昌创发，运昌代领其众。调防绥德。

时湘军已剿金积堡，运昌自清涧至，分所部略其西北，毁长墙。马化隆势蹙，遣党扰北山，冀断湘军粮运。一自河西道叶昇堡，属刘松山；一自山西道花定，属运昌；并达灵州。回既陷定边，运昌所部多南人，杂食青稞、高粱，患腹病。左

宗棠调宝昌来援，以河防不能赴。是时，陕回陈林、禹彦禄等十三营，益以本地土回，号称十馀万，卓胜军孤立其间，几无日不战。

明年正月，军益饥疲，至杀马为食。回且决渠灌我垒，会风涛大作，运昌昼夜立水中，激励将士，列桩囊土御之，回不得逞。适刘锦棠等越渠横出，回大溃。因议夹河筑垒护饷道，两日垒成，回至，运昌战却之。湘军开沟筑堤以防水，运昌壁近枣园。冰忽解，回乃凭秦渠设卡，运昌越渠击之，回收入堡。越二日，堡回悉众出，骑寇趋板桥，步寇决渠水南下。运昌军阻水，锦棠分三路泅水与合，并力轰溃其众。未几，回复运砖石筑卡於北，环以长堤，欲引马连水以困我。运昌亟令军士携锄锚，夷其卡而还。四月，陈林率众出花定掠食。运昌使提督王凤鸣御之，败之砖井镇。同时叶昇堡道亦通，军威复振。七月，克马家两寨。值新麦熟，运昌与锦棠分刈，并糜粟割之。回来争，辄败走。遂筑垒蔡家桥。桥跨秦渠，内设卡，外障水，马化隆前所为阻遏官军者也。至是决水反灌，破垒三、卡十有一，乘势下秦坝关，逼东关。议掘壕筑墙久困之，与锦棠分段兴工。三日毕乃事，遣兵分守之，遂合金积围。日略血数次，战不少休。陈林降，运昌以西林、河州未下，宜稍示宽大。强者编籍，弱者就粮，群回多乞款。马化隆势蹙，亦束首归命。於是宁、灵悉定，论功赏黄马褂。

驻缠金，平甘回马胜福乱，晋头品服。徙驻包头，数请於宗棠，愿西征。光绪二年，宗棠请敕准勇出关助剿，报可。明年夏。行抵乌鲁木齐，命署提督，越二年，实授。口外经

丧乱后，户口减耗。运昌兴水利，课农桑，建桥梁，皆割俸自任之。其斥巨款赈畿蓐，实秉义母郭曹氏命。李鸿章为请於朝，特建坊旌异之。十一年，谢病归。逾年卒，恤如制，入祀卓胜军昭忠祠。妾王氏、马氏、张氏，先后仰药殉节，皆获旌。

黄万鹏，字搏九，湖南宁乡人，本籍善化。初从曾国荃援赣、皖，积勋至都司。从克江宁，历迁总兵，赐号力勇巴图鲁。捻入鄂，犯德安，万鹏驰救，大败之，又破之安陆。会师新洲，於是夹击，大破虏，擢提督。

左宗棠西征，调赴陕，署汉中镇总兵。同治十一年，从攻西宁，抵碾伯，战硃口，回溃走，围解。明年，从刘锦棠克向阳堡，进围大通，降之。选降众立旌善五旗，马队属万鹏领之，随攻肃州。事宁，赐头品服。十三年，河州闪殿臣复叛，万鹏率崔伟等进击，败之城南二十里铺。寇窜贾家集，官军攻弗克，万鹏从姚家岭驰下合攻，燔其堡，更勇号为伯奇。

光绪二年，出关。时土回马明据古牧，白彦虎闻官军至，自红庙子与合师，夜袭黄田。旦日，闻古牧角声起，万鹏与余虎恩驰击寇骑却之，语详《余虎恩传》。乌鲁木齐诸城既复，追至池墩而还。捷入，赏黄马褂。北路略定，逸寇多亡匿东南山谷。万鹏复与虎恩取道大小盐池墩至柴窝，略有斩获。八月，金顺攻玛纳斯南城弗胜，锦棠檄万鹏助击。掘隧以攻，寇死拒，矢贯万鹏臂，拔之，更疾战，与诸军大破之。

三年，攻克达坂，乘胜取托克逊。至小草湖，遇伏，围

万鹏数匝。万鹏率队荡决，所向披靡。锦棠军继至，寇大溃，诏予云骑尉世职。是役，帕夏知不免，饮药死，彦虎遂奔开都河西岸。七月，师至曲惠，锦棠自向开都河，而令万鹏道乌沙塔拉傍博斯腾淖尔西行，出库尔勒之背。彦虎慑军威，已先期遁。诇知胁缠回走布古尔，亟行四百里追及之，战良久，大败其众。九月，驰抵托和奈，再败之，收库车，进驻拜城。履冰夜行至铜厂，诸军直搏之，寇愕走。

万鹏长驱察尔齐克台西，斩数千级。越二日，夜抵扎木台稍憩，即引兵阿克苏城。未至城数里，见西南尘埃坌起，会谍报彦虎走乌什，噶安集延走叶尔羌，追师。锦棠乃舍安夷，而令万鹏专追彦虎，阻河涨不能济。时彦虎止隔河十里许造饭，掩袭可擒也，而我师遽返，锦棠大怒，责令复进。於是万鹏渡胡马纳克河，行戈壁八十里，获其后队马有才，进拔乌什，而彦虎已走喀什矣。东四城俱下，诏改骑都尉世职。

当是时，伯克胡里据喀什攻汉城，彦虎至，助之，势益张。守备何步云告急，锦棠檄万鹏道布鲁特与虎恩期会喀城。万鹏倍道应赴，缘雪山千馀里，每以毡铺地济师。十一月，抵城北麻古木，虎恩亦抵城东牌素特。寇诇骑驰归，曰：“大军至矣！”於是二巨酋走回城北，进捣之，则又宵遁。万鹏向西北追彦虎，至爱崂槽，与贼后队遇，生擒伪元帅马元，斩其副白彦龙。次日，追至恰哈玛纳，为布鲁特人所阻，彦虎遂奔俄。新疆平，改授二等轻车都尉。

四年，凯旋，乞归省。越二年，仍赴新疆治军。南北山边防敕平，晋头品秩。历权喀什回城协副将，阿克苏、巴里坤各镇总兵，新疆提督。又袭其叔登和世职，并为二等男爵。

二十四年，征入京，创发，卒於道。予建祠。子钺，道员，袭爵。

余虎恩，湖南平江人。少孤贫，喜读书。初从曾国藩讨粤寇，积勋至副将。同治初，从刘松山征捻，蹙之沙河西，擢总兵，赐号精勇巴图鲁。张总愚与回匪合，攻破金谷、银渠，又败之郿县，晋提督。寇自宜川渡河，陷山西州县，又从刘军追复之，易勇号奇车博。军获鹿，适郭松林被围，虎恩锐身驰救，围解。绕道长驱，骑寇虽猋骋，遇战辄披靡。上念陕事棘，命左宗棠举将才，乃荐松山部将尤异者十数人，虎恩与焉，宠以头品服，令赴陕军。灵州既克，松山进兵板桥、蔡家桥。有顷，回败走，虎恩骑旅突之，骤若风雨，回不得归，下其村寨三十馀。金积平，假归。

十一年，命募军赴甘。刘锦棠攻西宁，虎恩率军至陕口，周览形势。寇出拒，被困，卒击却之。锦棠觇回势盛，赴平戎驿造桥济湟，自督师筑垒北岸，令虎恩筑南岸。未成，马营湾寇突至，虎恩轰击之，锦棠亦败湟北寇，於是西宁告宁。论功，赏黄马褂。随攻肃州，军南门，与诸将讨平之，除陕安镇总兵。

光绪二年，从出关。宗棠虑戈壁粮运艰阻，虎恩请身任之，乃绝幕而西。抵哈密，取馀粮，逾天山，递送巴里坤古城。边既实，袭黄田，破其卡。忽古牧寇压师而阵，虎恩亟自山驰下，与寇骑战良久，会董福祥军助击中路，寇大溃，遂合围。帕夏遣悍党来援，虎恩率骑旅列山冈，严阵以待。复麾军截其归路，斩关直入，城拔。度乌垣，寇且他遁，以次

下乌鲁木齐、迪化及伪王城，予云骑尉世职。

明年，逾岭而南，从锦棠趋柴窝，去达坂二十里。夜初鼓，虎恩率骑旅九营，衔枚疾走。大通哈引湖水卫城，泥深及骭。虎恩所部掠淖进，依山为阵，斩寇谋十馀骑，回方卧，未觉也，平旦始大惊，悉众出，据险轰拒。师屹立不动，海古拉援至，虎恩又截之隘口，援骑返奔，追逐数里，斩百馀级。虎恩策城回盼援不至，必遁，预隐兵以待，寇出悉就擒。达坂复，乘势下托克逊，予骑都尉世职。

逾月，规南路，师次曲惠，虎恩取道乌纱塔拉入库尔勒城，地阡无人，食且尽，乃掘窖粮数万石济师。遂与诸将下库车，凡六日驰九百里。已而喀什噶尔告急，锦棠令虎恩自巴尔楚取中路为正兵，黄万鹏自乌什道布鲁特为奇兵，仍归虎恩节度。师抵巴尔楚，会天寒，冰雪凝冽，而喀城警报且日至。乃兼程应赴，军士人人自奋，各以俘白酋取首功为利。日中，虎恩至城东牌素特，夜半时抵喀什汉城下，左右止百馀骑从，乃整兵以俟。平明，步兵至，寇骑开城出荡，虎恩率众大战，刺杀回酋王元林，会万鹏亦至，复其城。虎恩西追伯克胡里，令桂锡桢率骑旅自间道疾驰，而自率步旅继之，前后夹击，生擒余小虎、马元於阵。继复获金相印父子，相印者，引安集延侵占南路也。於是新疆南路平。降敕褒嘉，改予一等轻车都尉。历驻乌什、叶尔羌、和阗，赴本官。

十一年，谢病归。越六年，出统湘军，驻岳州，以能捕盗名，并二世职为二等男爵。二十六年，授喀什噶尔提督，未上，留统武卫中军十营。拳乱起，诸将多崇奉之，独虎恩则否。福祥攻使馆，虎恩与论事荣禄前，谓遍观诸军，实不足

敌外人。福祥大怒，欲杀虎恩，荣禄以身翼蔽之，乃免。令出防获鹿，未几，仍还湘。三十一年，创发，卒於家。恤如制，附祀宗棠、松山祠。

桂锡桢，山东曲阜人。从军讨捻，数迁至游击。咸丰十一年，张总愚领馀众与陈大喜合，势张甚。锡桢追至河间，裹创力战，寇大败，锡桢名始著。同治七年，从左宗棠征陕回，数获胜，檄守同官。明年，提督高连升屯宜君，亲兵丁玉龙匪首也，构回为乱，夜围营帐，戕统帅。锡桢闻警，亟自同官驰援，击却之，复追剿金锁关、米子窑。会楚军将丁贤发等至，拘玉龙诛之，城获全，迁参将。从克固原三营，斩其酋杨文治，进扼中卫四百户。回酋马光明自固原东北入同心城，复大败之。又降元城回海生春。

十年，规河州，锡桢自中卫、靖远南搜会宁游匪。亡何，肃州降回叛，甘、凉戒严，锡桢遂还军肃州。明年，略东关，克其大卡一，寇出拒，击退之。先是肃回败，倚朱家堡，黄草坝、塔尔湾、文殊山各堡，互犄角，誓死守，徐占彪攻弗克，至是诱之出，锡桢隐卒深林，俟寇过半，横截而出，诸军继之，寇大溃。肃州西南墩堡悉平。进屯沙子坝，去肃城三里，肃回启南门出荡，锡桢率骑旅突阵，回奔入城。诸军冲杀，连克四坝、十一堡，东面寇垒亦尽，赐号精勇巴图鲁。

十二年，从出关，锡桢率四百骑归额尔庆额节度，进古城。光绪二年，攻阜康。宗棠虑寇北窜，令锡桢扼沙山、马桥备要击。寻会诸军复乌鲁木齐，北路略定，唯玛纳斯南城久未下。宗棠以刘锦棠军单，檄锡桢助击，与诸军轰溃之，斩

其酋韩金农，更勇号业普肯，擢总兵。进规南路，三年，从锦棠攻克达坂，乘胜复吐鲁番，晋提督。规喀什噶尔，锡桢统马步二千余人，自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玛纳巴什，直抵喀城东牌素特。会黄万鹏军亦至麻古木，彦虎与伯克胡里溃逃，遂复西四城。论功，赏黄马褂。回疆告宁，晋头品秩，加赐呢铿额勇号。五年，乞归葬亲，道陕，创发，逾岁卒。宣统改元，巡抚恩寿状其绩以上，予优恤。

方友升，湖南长沙人。咸丰末，从军剿川寇，积勋至守备。克太平，力战，炮弹洞胁，繇是以饶勇名。同治七年，讨陕回，克凤翔、岐山，尝从行，有所冲陷。入关陇，隶刘松山麾下。金积堡之役，师失利。会友升购马张家口，逮归，无收马者，或劝之去，弗听。驱马数千入左宗棠军，宗棠大器之，乃编所购马为西征靖营队，囑领之，遣赴河州，攻剿三甲集、太子寺。

十一年，会攻肃州，其关城阻壕，壕深三四丈，古所谓酒泉也。徐占彪乘回懈，逾壕进攻。友升先登，诸军蚁附上，夺东关，回入城死守。占彪筑城南二卡，回来争，友升率骑旅下马巷战，弹贯胫及脊骨，创甚，犹大呼杀贼，水浆不入者七日，众感奋，克之。捷入，晋副将，赐号哈丰阿巴图鲁。十三年，从克巴燕戎格，署镇夷营游击，自是别为一军，帜色黄。每战从后击杀，当者辄靡，寇见黄旗队，辄相戒无犯云。

光绪改元，关陇平，擢总兵，从刘锦棠出关。三年，攻克达坂、托克逊，进复吐鲁番，晋提督。以次下阿克苏、乌

什、库车及天山南北二路。论功，赏黄马褂，赐头品秩。五年，安集延、布鲁特寇边，径抵乌鲁克恰提。友升先进乌帕尔觐虚实。越数日，报寇骑已入乌帕拉特。获寇谍，讯知其乘夜袭营，诸军备往击，大破之。友升与杨金龙分左右入，军士皆奋迅超跃，寇不能成陈，还遁俄罗斯。八年，入关，遭母忧归。

十年，法越事起，出顿凭祥，进攻文渊，陷重围，弹伤手断筋，亲军五百止存二十七骑，卒溃围出。朝廷宥其败，且嘉劳之。复谅山、长庆，予世职，除广东南韶连镇总兵。十三年，入觐，上视伤痕，为恻然。寻解任。中日失和，领三千人北上，守山海关。拳乱作，复率师入卫，驻山西固关。二十七年，调浙江衢州镇。设讲武堂，以新法训练其众，并修复柘水故道，民德之。三十二年，创发，卒，恤如制。

论曰：初讨陕西，福祥以降军效力，名震西域，何其悍也！运昌统卓胜军，万鹏领旌善营，与虎恩，锡桢、友升转战宁、肃，皆以骁勇名，各著奇绩，其勇略亦有可传焉。其后福祥终以骄妄败，助乱启衅，竟免显戮，岂非幸欤？

卷四百五十六

列传二百四十三

马如龙 和耀曾 杨玉科李惟述

蔡标段瑞梅 夏毓秀 何秀林

杨国发 张保和

马如龙，云南建水人，本名现，回中世族。以勇闻。咸丰间，滇回俶扰，如龙以武生起澂江，自立为伪帅。时杜文秀僭号大理，如龙遣使与通，授以伪职，不受，始有郤。遂据有新兴、昆阳、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入寇省城，势駸盛。同治元年，巡抚徐之铭复主抚议，提督林自清临阵宣播朝威，招之归款，如龙自称三世效忠，愿反正。岑毓英单骑往谕，如龙益心折，与盟南门外，悉反侵地。朝旨破格授如龙总兵，杨振鹏等分署六营武职。

是时，临安独挠抚局，如龙怒，率师鼓行而南，战失利，署临元参将梁士美夺其旗鼓，如龙被创，仆，左右负以奔。总督潘铎严檄其撤兵，如龙阻於士美军，弗能达。明年，授鹤丽镇。会回弁马荣据省城，铎被害。如龙闻警，即致书士美，约共释私仇，雪公愤，士美许诺，期相见临安城下。如龙贻士美洋枪，士美亦选劲勇助如龙。如龙乃星夜旋军，与毓英共击之，斩马士磨、马有才於阵，荣宵遁，遂代自清署提督。武定陷，如龙遣参将马青云等驰援，守备夏毓秀先登，克之，

连复十馀城。文秀闻而忌之，致书马德新，痛斥如龙自殊同教。如龙亦遍驰书迤西回民，历数文秀狂悖及德新不谙大义，劝勿为所惑。德新入省，申割地媾和议，如龙力止之，事遂寝。其秋，攻克寻甸，擒马荣，解省伏诛。毓英攻曲靖，回惧，愿执马联升以献，乞贷死，如龙驰至军前，力为请命，许之，剖荣尸祭铎。迤东平，诏加提督衔，赐号效勇巴图鲁。

五年，命主迤西军事，图大理。以振鹏攻宾川，副将李惟述攻镇南，昭通镇总兵杨盛宗取道四川攻永北，署腾越镇田仲兴攻蒙化，护普洱镇李锦文攻威远，并受如龙节度。六年，如龙军次禄丰，适大理回入前场关，遣总兵哈国安、副将杨先芝大破之。振鹏性阴鸷，不甘为如龙下，至是闻劳崇光卒，叛志遂决；而国安、先芝亦怀二心，日与寇使往还，军心乃解体。无何，楚雄、大姚相继告警。时如龙驻定远，军数夜惊。群目或拥兵观望，或临阵先奔，或竟为寇充向导。如龙知势已去，乃称疾还省，自是文秀遂轻视如龙矣。

七年，大举犯省城，如龙以回练不足恃，乃专倚汉兵守城，斥私财三万金、米三千石济军。晨夜登陴守。击寇梁家河，破之，寇稍却。初，振鹏之叛也，约国安等为内应，至是国安谋刺如龙，事觉，诱诛之。先芝等颇自危，会如龙出大西门击寇，战方酣，先芝等遂倒戈回刃，如龙几不免，亟驰入益兵御守。於是马世德、马文照、马葵等相率叛归文秀，逼南城，据江右馆，人心大震。适惟述、马忠援师至，劝其与毓英协力。如龙然之，踵军门上谒。毓英推诚慰劳，勸以报国，如龙益用命。俄而文秀遣悍党数万出宾川，如龙分部兵二千御之。武定附省，回久闭门不战，突出夺大虹山二垒，

如龙亲击之，拔其一。毓英攻澂江，马自新率众往援，未至，如龙谕知之，遣马兴勤驰入夔兮，计斩自新，外援顿绝。澂江既下，又分兵攻城外贺家村、小鱼村、下普坪，并克之。

八年，与毓英攻江右馆，寇轰拒，洞穿如龙甲，卒大破之。先后连克武定、罗次，更勇号法什尚阿。已而澂江再陷，城外寇势复炽。毓英攻城南巨垒，如龙方卧病，闻枪炮声，力疾赴前敌，攻克五花寺、羊神庙，乘胜逼江右馆，如龙先登，弹中腹，踣地，舁之归。毓英上闻，赐内府丹药，予实授。复与毓英分军攻安宁各隘，扼寇归路。群回益蹙，其酋段成功、蔡廷栋先献款。如龙扶病出城，与毓英严兵以待，成功等率五千人伏地请罪，南关告宁，遣兵攻克西坝。时毓英克江右馆，俘虏多，如龙躬诣寇营，勒回自相斩献，省城围始解。馀匪并入土堆。师攻昆阳亟，回酋赴省乞抚。振鹏畏诛，犹岷负。如龙渡滇池至，遣将执悍目马似良，阴散其枝党。声某日还，振鹏出送，捕治之，昆阳平。毓英攻土堆，如龙率师来会，纵火攻之，省城外遂无遗寇。

九年，如龙出督新兴军，田仲兴战死，如龙亦被创，断东沟困之，拔其城，遂统全军赴河西击东沟。沟分大小二寨，哈国治、马成林分居之，并背山面田，势险奥。逾岁，先攻小东沟，尽选河西壮勇助击。回惧，缚国治乞降，受而诛之。进取大东沟，如龙陷阵，为枪所中，创甚，越三月小差。直抵龙门村，奋击破之。全滇底定，赏黄马褂。十三年，调湖南。光绪四年，创发，乞归。

如龙性豪纵，管云南提篆日，惟娱声色。巡抚贾洪诏弹之，置勿问。既闲废，徙居四川重庆，益不自检。每宴客，招

妓侑酒，琵琶声中辄慷慨道少年时事云。十七年，卒，恤如制。

和耀曾，云南丽江人。父鉴，大理城守营都司。咸丰二年，太和回谋乱，往覘之，被杀。诏赠云骑尉世职，耀曾袭，矢复仇，毁家募士。与宾川廩生董文兰会师洱河，两克大理及邓川、上关，以义勇著，远近争归附。杨玉科、张润并隶麾下，后皆为名将。总督吴振械荐其才，署中营守备。

十年，权维西协左营都司。明年，大理回来犯，败之於桥头。已而禄丰、昆阳陷，复率把总高联甲战石鼓，大破之。乘胜攻克丽江，留土弁王天爵驻守，而自引兵规鹤庆。寇乘隙再陷丽城，耀曾军失利，退守石鼓。同治元年，再克之，迁参将。徙顿曲靖，夷卡郎寇巢，略昭通，战公鸡山、龙洞，师弗胜。与护昭通镇杨盛宗往援，斩其酋所朝升，迁副将，徙守富平。八年，城陷，褫职逮问。寻以克楚雄、禄丰，贷勿治，留军自赎。十年，克澂江，复官。明年，攻迤西，连破蒙化、赵州、上下关，於是大理藩篱尽失。是冬，穴地道轰其城，拔之。又明年，取大小围埂。积勋晋记名总兵，赐号达春巴图鲁。自是与玉科定锡腊，下顺宁，破云州，擢提督。进克小猛统，大吏以叛产予其残废部伍，固辞弗获，乃斥家财遣之归，而以其地佐书院餐钱及宾兴费，并选开敏子弟集廨宇，延师课读。又与李惟述克腾越。全滇平，赏黄马褂，檄署永昌协。

永昌自遭丧乱，比户凋残。耀曾至，抚流亡，除苛扰，革奸暴，教之治生，民渐复业。时乌索贼柳映苍复叛，奉檄与

总兵徐联魁等会击。十三年，克之，以次削平土司诸地。光绪二年，参将苏开先诱练军哗变，据腾越。王道士与合，顺、云豪奸悍卒乘机窃发，永昌练目李朝应之，掠施甸，迤西大扰。岑毓英以耀曾谙究边情，奏署腾越总兵。耀曾为固本计，先赴永昌，调团守隘，率师追讨，击溃李朝，馀党悉平。总督刘长佑谓其不即至，劾之，镌二级；论克顺、云功，免议，权汉中镇总兵。

六年，诏各省督抚举将才，毓英以耀曾应，擢授镇远镇。居镇十六年，节虚糜，赡储积，为置营田，建兵房，制器械，军政大治。复以其馀设义塾，平道路，劝农桑，士议谓有儒将风。二十三年，卒。民感其德，请附祀毓英祠，丽江亦建祠致祭焉。

杨玉科，字云阶，寄籍丽江。其先居湖南善化，既贵，还本籍。同治初，从和耀曾讨回。岑毓英征曲靖，识拔之，命领百人为前锋，积功至守备。四年，署维西协。李祖裕叛，杀把总陈聪。毓英虑生变，檄玉科代之。玉科至，刺杀祖裕，宣谕部众，皆伏服，遂克丽江、鹤庆，繇是显名。

俄而杜文秀来援，拥众可二十万。玉科所部止数千人，屡战弗胜。二城复陷，玉科溃围出走永北。六年，从克镇雄，长驱猪拱箐、海马姑，与有功，叙游击。七年，西寇环逼省城，玉科绕四川会理，间道袭元谋、马街，规武禄，抄其后，克之，进平罗次。八年，平柯渡、可郎，迁副将，赐号励勇巴图鲁。乘胜规嵩明，下寻甸。毓英奏令主三姚军事，连复大姚、浪邓。省城围解，擢总兵。明年，破姚州土城，被巨创。

益开地道三十馀穴，雷发，北城陷，遂拔，擒伪将马金保、蓝平贵。三姚平，擢提督，易勇号瑚松额。无何，州西警，复令主大理、丽江军事，发全师速援宾、邓，遂败寇云南驿。其冬，克长邑村，进规炼铁，擒伪都督杨占鹏。於是大理北路走，权开化镇总兵。

十年春，克宾川。初，永昌之陷也，玉科为伪将马双元所得，见其人可用，劝归命，与订交，嘱异时得志相援手，纵之归。至是约为内应，克之，署提督。攻大理小关，邑寇诈降，设座礼拜寺，约玉科往。比入，心动，命移座；动如故，命再移，有间，地雷发，得不死。玉科怒，手刃四人，双元锐身护之出，竟复其地。

逾岁，连下漾濞、赵州，进规大理。其地东临洱海，西倚苍山，自文秀窃据，内筑土垣，包伪禁城其中。玉科掘隧以攻，轰溃东南城，诸军蹈隙入。寇死拒，复窖地雷破之。顿莲花池，益师五千环攻城。文秀开壁出荡，亲击之。败退，饮毒不即死，其党蔡廷栋舁以献，气息仅属，割其首解送省城。毓英至，廷栋佯乞款，阴理地雷於行馆，迎玉科。玉科诺之，潜至伪府，据炮楼大呼，兵士争血战。毓英隐卒域外，度玉科已达，乘夜梯登。两军既合，巷战竟日，寇披却，越数日，夺门走。克伪都，获文秀家属及廷栋等百三十人。捷入，赏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十二年，克锡腊、顺宁，移师协取云州，再予一骑都尉。全滇告宁，改一等轻车都尉。明年，入觐，垂询滇池战状，视伤痕惻然。光绪改元，还署任，赐头品服，晋锡二等男。

是时，滇边野夷杀英官马嘉理，英公使诉於朝，朝旨趣

捕急。玉科搜获而通凹、腊都等十五人，镣送省城伏诛。谡定，会邓川罗洪昌谋乱，袭州城，遂移师马甲邑，克东山，擒渠率。二年，移广西右江镇。创发，乞解职，疏甫上，适苏开先陷腾越，势岌岌。玉科力疾视师，不百日悉平之，被赏赉。三年，徙广东高州镇。六年，署陆路提督，坐其侄汝楫仇杀知府孔昭钤，镌三级。寻复。

十年，法越事起，率师出关，扼观音桥，法军至，设三伏败之。闻谷松警，亟往援，而敌已乘虚入，数战皆利。明年，法以重兵入关，教民应於内。玉科曰：“吾百战馀生，令得死所矣！”开关搦战，中炮亡，诸军皆溃，至无人收其尸。李秉衡莅关，乃归其丧，妻牛氏殉焉。追赠太子少保，谥武愍，予大理、镇南关建祠。毓英所部多骁将，玉科外，首推李惟述。

惟述起锦江绅团，尝与和耀曾施方略，谋所以缀寇，故省城获保无事。逮马荣败，回众走城外，犹留顿弗去，毓英患之，召惟述计诛其悍将。悍将故昵惟述，一日，天向明，惟述率千人入其壁，悍将方沐，诘所来。惟述曰：“奉上官檄讨野夷，不识路径，故来问。”悍将指画以示，惟述从其背击杀之，大呼曰：“为兵者出前门，从逆者出后门！”回众惊散，省城遂无寇踪。累勋至都司，补鹤丽镇游击。克楚雄，迁参将，署维西协。与经历钟念祖分攻广通、南安，下之，补顺云协，署开化镇总兵，仍留驻其地。无何，寇涌至，城再陷。惟述虑残民，佯议和，卒以计脱归，坐免。

是时，省城复震，马如龙专倚汉兵守城。惟述分领其众，内诘奸宄，外御强敌，省城复安。论功，复故官。从毓英攻

杨林，寇败溃，然犹坚守小偏桥、十里铺，冀断我粮馈。惟述乘胜克一撮缨、萧家山，又与岑毓英攻克石虎冈，运道始达。进平罗次，复楚雄，军势大振。已而州西又告急。毓英谓西军弛律，咎在诸将不和，乃以大理、丽江军事属玉科，而属惟述以云、蒙、赵。惟述遂攻克镇南，镇南为大理屏蔽，寇以全力死守，至是拔之，寇益蹙。上念其苦战，赐珍物。

迤西用兵，频岁饥歉。先是，惟述遣军攻云南，久弗克，弥渡亦旋得旋失。嗣与玉科谋，乃檄诸军毋浪战，期秋获整军。届期果大破云南驿，分兵略弥渡，并克之。又与玉科会军蒙、赵。杜文秀者，故永昌累，初匿大小围埂。其据大理也，围埂回实助之。玉科图取大理，惟述亦统兵克大围埂，而小围埂犹据壁自保。逾岁，轰克之，檄署腾越镇，收其地。进攻乌索，未下，遭忧归，不复出。久之，卒於家。

初，玉科尝杀仇，持其首谒毓英，意诘责即为变。毓英笑勿问，且善抚之。惟述性戇直，业骡马，初不知希荣贵。及奉上赏白玉搬指，适与指合，乃惊叹天子圣神，益效忠无贰志。所设市肆，悉以“巴图鲁”号名之，其荣幸朝命如此。平滇，杨、李功为多，而玉科用兵，则尤神於出没云。

蔡标，字锦堂，贵州威宁人。家贫，落魄无以自资，入滇，设汤饼肆宜良。以胆略称。久之，充练目。从岑毓英军克宜良、路南，补把总。同治二年，马荣据省城，毓英坚守藩署，誓与城存亡。标领死士数十人潜至，叩门入，毓英惊喜。标问：“有军械否？”曰：“有。”标曰：“寡不敌众，奈何？当为公募兵！”遂往宜良、路南鸠集旧部，得千人，毓英赖以

成军。藩署获全，标之力也。及马如龙至，标率众力战，荣败走。从征迤东西，连下十馀城，进规曲靖。寇袭潘文元营。标率三百人顿陶家屯扼后路。张保和蹙寇至海坝，标分兵要之，寇溃入城。克曲靖，迁守备，赏花翎。

五年，毓英西征，标引兵从。时镇雄降寇复叛，漆维新据砦子山，李开甲据矿砦山。毓英策先攻角奎，令标为前驱。抵雄块，寇出拒，大破之，连拔二山，斩二逆。明年，从攻猪供箐，与诸将直捣中坚，下之。移师海马姑，夺红岩、尖山，乘胜薄其栅。标贾勇先登，诸军鼓噪继进，擒渠率。凯旋，擢游击。七年，署镇雄营参将。会杜文秀逼省垣，标出宜良、汤池，略七甸。未几，武定、禄劝连告警，复与杨国发攻富民，缀寇势。寇攻杨林亟，标往援，连破小街、白龙桥巨垒。垒甫得，旋复失，势益炽。标入自长坡，寇殊死战，不可败。翼日，自石子河逾文笔山而下，佯北，诱寇入，攻克东山寺，尽夷杨林寇垒。八年春，援师宗，攻破洛红甸、豆温乡，拔其城。於是嵩明、富民相继收复，省城始安。

明年，威宁陈大杆据红崖，杨绍贵等据香炉山，四出剽夺。标越境助击，诱执陈酋，殲送州城；吴奇忠亦破香炉山。事宁，擢标总兵。十一年，诸军环攻大理伪城，标略其南，力战一昼夜，克之。南门寇欲窜下关，标复自城追出截击之，无幸免者，晋提督。十二年，移攻云州，抵猛朗，望见寇壁坚致，标曰：“此宜先绝外援也！”乃遣陆纯纲等扼邦盖、丙弄，而自率师克猛朗，歼其酋丁雁甲。论功，赏黄马褂，檄署鹤丽镇总兵。全师抵城下，标攻北门，段瑞梅等自东南梯而下，轰击之，尽殲。又先后平永北、宾川妖匪，腾越、乌索降匪，

开化、大窝子窜匪，更勇号额尔克。光绪二年，入觐，道贵州，毓英留统威宁练军，扼守要隘。已，复平梵净山馀匪、桐梓会匪、湖南董倒寨回匪。

七年，毓英移抚福建，标率滇军渡台，诏补云南开化镇，仍驻台北。逾岁，赴本官。十年。法越事起，标募旧部出关，宣光、临洮数战皆利。其守富良江，遍掘地营，法炮不能中，岑军驻河内者遂不为所窥。著有《地营图说》，甚明晰。十三年，署云南提督。毓英檄治保黑山军事，标率师前进，并力合攻，夷缘江百数十垒，诛其魁张春发，拓地千五百里。二十年，录平永北夷匪、广南游匪功，赏双眼花翎、头品服。越六年，再入觐。会两宫西幸，即赴行在，随扈入陕。抵西安，廷旨命招旧部。寻坐约束不严褫职，诏念前功，予留任。明年，还滇，以所部罢弱，解遣之，释处分。三十一年，徙广东琼州镇。次年，卒。附祀毓英祠，予威宁建祠。

瑞梅，字春堂，籍剑川。有勇略，年十六从军，隶毓英麾下，战常陷坚。攻猪拱箐、柯渡、大理，并冒险进。历龙陵营参将，维西、永昌协副将。同治十三年，入觐，赏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擢记名提督。寻署腾越镇总兵。光绪间，以边兵乱，城陷，随复之。后卒於官。

夏毓秀，字琅溪，云南昆明人。少以义勇著。滇回乱，以堡长从军，充选锋。昆明被围久，粮馈阻绝，道殣相望。毓秀率团勇助击，运道始通，补千总。师克路南、禄丰，积勋至守备。

同治二年，岑毓英引兵西，遣毓秀略富民，擒其酋马富，

富，马荣弟也。乘胜克嵩明、陆凉、武定，署参将。毓英虑元谋回挠后路，使毓秀要之。攻克附城巨垒，逼攻县城，截其粮路，寇患饥乏，弃城走，进复马街。三年，回酋李芳园陷白井，击却之。规曲靖，师屡失利。毓秀至，寇狃数胜，易视之，且登城作谩语。毓秀愤甚，率死士先登，疾击之，寇大溃，合兵下霑益、马龙。明年，补提标右营游击，统领四十八堡民兵。七年，西寇陷禄丰，毓秀败绩，退安宁，分兵扼腰站、禄脰。逾岁，寇涌至，再败，毓秀退入省城，坐免官。已而寇大举分道入，马如龙出大西门御之，参将杨先芝等倒戈相向，毓秀被重创。又明年，攻杨林，击破十里铺，复官。毓英规安宁，毓秀自篦郎绕出碧鸡关下，潜师袭大小普坪，克之。进取独树铺，会岑毓宝复其城。九年，论克广通、南安功，迁副将。

十年，攻东沟，寇出拒，败之，师深入，毓秀陷重围，迳路危险，弃马步战，身受十数刃。如龙驰救，舁归壁，晕眩死，有间苏，将校环泣，毓秀慨然曰：“丈夫以身许国，马革裹尸，固大快事！奚悲为？”闻者莫不感奋。创小差，整军复进，卒夷寇垒，擢总兵，赐号利勇巴图鲁。移攻云州，寇筑碉环城誓死守，师久攻不下。毓秀先分兵夺碉，孤城危棘，寇无固志，遂拔之，以次复腾越及大小猛统。十三年，入觐，上垂视伤痕，慰劳备至，益感激愿用命。会创发，乞归。

光绪二年，赴四川，统领省标十营。七年，松藩番蠢动，数扰边，命署总兵治之。既至，擒首恶，抚良懦，番民以安。其地固荒服，设学额百馀年，多为他邑人所占，讴诵益寂寥。毓秀方夷大难，即选聪颖子弟入署读书，斥私财建书院，广

延名宿，崇化励贤，至是始闻弦歌声。九年，实授。莅镇十载，培堤岸，浚沟洫，储仓廩，士民德之，至建生祠以祀。

二十年，朝鲜乱起，日军侵奉天。毓秀自请赴前敌，比入京而和议成。会鹿传霖出督四川，奏毓秀自随，於是再莅松潘镇任。初，甘肃循化番族拉布浪寺夙强悍，数越界侵掠。毓秀初莅镇，遣兵防守，安抚余众，而拉部擅命如故。既复任，遂率将士出关，克碉十馀，擒渠率，斩以徇诸夷。诸夷皆伏服，莫敢惕息。蜀边宁静，擢提督。巴塘西三岩野番数入边，商旅苦之，号称“夹坝”。毓秀率众入其部落，招诱首领，宣播朝威，动以祸福利害，诸番皆束首归命，晋头品秩。

二十六年，授贵州提督。会拳乱作，亟统兵入卫。抵蒲州，车驾西幸，命率师驻韩侯岭，许专摺奏事。明年，调湖北，命分所部留守太原。毓秀以三子瑞符领六营诣防，而自率全军随扈北上。寻移广西。逾岁，行次广东，总督陶模奏署陆路提督。九月，还湖北。宣统二年，创发，卒於官，谥勇恪。

毓秀性忠朴，不治家人生产。治军数十年，布衣蔬食，见者不知其为专阃云。

何秀林，云南宜良人。少从岑毓英军，攻罗川，袭定远，略曲靖，每战必克，累功至守备。讨猪供箐，寇悉锐出，围攻姜飞龙前营，毓英往援，令秀林策应，於是夹击，大破虏，复进捣中坚，擒其酋陶新春，合师剿克海马姑，迁游击。同治七年，西寇围省城，从毓英自宜良七甸破大小石垅，麻苴、新村，进取大树营。运道达，移师呈贡，败晋宁、昆阳援贼，

拔其城，迁副将，赐号效勇巴图鲁。

攻澱江，迭克要隘，直薄城下，城寇遁，毓英攻西北二门，秀林助之。张元林败入城，官军梯而登，马忠入西门，秀林入东门，元林惧，仰药死。澱江平，与李廷标协守杨林。八年，寇犯县市旧县，防军告亟，秀林赴之，连破马家冲、前街、县市。会廷标亦往援马龙，两军以无主将失和，寇蹈瑕入杨林。秀林闻警驰还，励众坚守，而都司杨桐等先溃，秀林遂陷重围。李惟述援军弗能至，秀林力尽，溃围出，被巨创，退保宜良、北屯。杨林陷，坐免。秀林营员何裔韩伤重几死，犹携文卷以行，与秀林收集溃兵，赴省助战，大板桥之役，与有力焉。

其秋，攻易门，与署知县周廷献克西门、大小龙口及黄泥堆，断樵汲，分兵佯攻西北，诱寇出，而遣将潜袭西南。秀林督军冲入，寇惶恐，伪乞抚，秀林弗许，卒大破之，复故官。无何，粤寇陷禄丰，秀林约练目丁同义反正。同义倒戈以应，秀林分军夺门入，擒渠率，城遂复，晋总兵。九年，师攻澱江，秀林破城外五山巨垒，寇掘地为营，师久无功。秀林诈退，隐卒诱之，回酋马敏功等堕其计，并殒於阵，馆驿遂无遗寇，进克濞兮，擢提督。明年，补普洱镇总兵。

光绪十年，法越事起，从毓英出关，统三千六百人驻兴化。法军退宣光，勒兵而进，丁槐军西南，秀林军东南，攻大寺、大寨，破之。城内法军开壁出荡，秀林所部中弹数十人，战益力。法军驰入壁，城外垒栅林立，炮台棋布。秀林数攻城，为所绾，乃开地道轰溃之，於是攻城无所阻，遂逼城而军。十一年，法军数万来援，刘永福军溃。秀林遣马维

骐往救，坚守地营，敌不得逞。已而维骐亦被困，秀林至，法军乃解去。周视各营，伤亡既众，不获已，退顿城下。策敌必猛攻，豫窖地雷以待。敌果至，雷发，法军死伤枕藉。秀林乃从容集残军，退保同安，图再举。和议成，罢戎，移临元镇。十六年，卒。

杨国发，云南建水人。讨云南、贵州匪，以战功数迁至守备。咸丰十年冬，署提督申有谋攻富民，国发长左翼，诸生张执中导之出麦厂间道，克黄土坡、永安庄。入城，围攻之，寇弃城走，迁都司，赐号果勇巴图鲁。明年，进剿禄丰及广通各井，皆下之。

同治二年，从岑毓英西征，连下十馀城，直趋楚雄。国发先克古山寺、双桥巨垒，飞炬焚之，夺东门入，城克。会大姚告警，国发领兵赴救，破援贼桃花村。合城围，知县朱士逵举火应，约期启关，大姚平。移攻镇南，以寇援大至，檄还省。三年，权元新营参将，与诸军拔曲靖，并复霑益、马龙，再迁至副将。四年，广西州土寇啸乱，杀游击陈萃、知县李瑞枝，国发率师讨之，斩其酋张显，境赖以安。越三年，西寇围楚雄亟，国发从间道入，与守将李惟述日夜鏖战，经月馀，攻不克，粮尽援绝，城陷。国发冒围出，仍绕道还省。

七年，寇分路大举，一自富民据城西北，一自安宁据城西南。毓英入援，遣国发扼杨林。俄而李芳园等悉众来犯，势张甚。国发告亟，毓英使蔡标赴之，与国发破小街、白龙桥。旋为寇所乘，地复失，乘势逼城下，缚草束薪，累积如堵墙，列枪炮其上，俯击城中，谓之“柴码兵”，将士损折过半。国

发不获已，再告亟，请援师，毓英自将兵破之，檄国发晋普洱镇总兵，顿师桃园，接应诸路。

八年，寻甸回围马龙，国发至，会诸军战却之。夜将半，进掩贼营，乘风纵火，燄烟张天，尽焚其垒，围解。转斗逐北，连破十里铺、小偏桥、长坡六十馀里，迁总兵。规弥勒竹园村，马世德构开、广回来援，国发破之赵林寨。十年，攻云南县，与惟述会军普淜，分道入，国发迭克要害。寇窜观音寺，国发麾兵击之，又毁七碉，直薄城下，与惟述军合。十一年，轰裂城垣三十馀丈，相继而登，巷战一昼夜，拔之，留所部守其地。秋，徙镇下关，进围榆城，先后克大小围埂，擢提督，赏黄马褂，更勇号绰勒欢。

十三年，再权普洱镇。光绪七年，毓英抚福建，国发率师驻台北。明年，还云南。十年，从毓英援越南宣光、临洮，每战皆克，予优叙。二十六年，卒，附祀毓英祠，予本籍建祠。

张保和，云南师宗人。初从岑毓英讨回寇，积功至守备。同治六年，越境讨猪供箐，屡获胜。寇窜海马姑，复与蔡标等台击之。攻大寨，悍酋张项七死拒，保和执矛以刺，堕马，梟其首，寇气慑，诸军乘之，大捷，迁游击。明年，西寇围省城，毓英入自曲靖，遣保和为前锋，攻克石虎冈，驰救邵甸，破之。移师杨林，迭克要害，皆挥矛冲阵，所向辄靡。寇见保和旗帜即反奔，无敢与抗者。数负重伤，裹创力战，气不少沮。先后攻克呈贡、晋宁、富民、嵩明，大小百馀战，未尝一挫。省围解，迁副将，赐号扬勇巴图鲁，署楚雄协。

规昆阳，遣都司陈贵等自津径取河西乡，而自率师攻仁和街，越墙而入，手刃悍寇数人，一鼓克之，河西亦平，於是城围合。保和揆形势，谓宜先克海口，因勒兵以进，村民争迎附，二十馀寨皆下，遂复州城，署开化镇总兵。九年春，攻弥勒竹园，马世德赴救，保和迎击之，身先陷阵，弹贯鼻及眼，血盈面，士卒愤懣，卒大破之。连克上下坝，竹园平。赴本官，更勇号曰刚安。进取茂克，战数捷，阿迷、大庄望风慑惮。夺后山，增筑炮台，俯瞰其寨，日夜轰击之，汲路绝。寇骇乞降，保和许之，收器械，捕恶党，徙降回大庄。十一年，以次复田心、日者乡。时赵发攻濠兮未下，保和自开化驰剿。直抵马街，破上下两寨，徙降回新兴，擢提督。十二年，论克腾越功，赏黄马褂，授鹤丽镇总兵。

十三年，开化大窝子土夷复叛，毓英收抚之，檄保和再莅开化镇任，发兵二千，责千总李瑶等戍其地。瑶等纵兵凌虐，於是土夷大愤。逾岁，光绪改元，回酋马河图噉与汉民鬩，保和欲树功，与署知府姚嘉骥侈张其事，请调兵数千，发饷巨万，克期大举。毓英廉得实，斥之。保和怒，乃罢戍，以失守闻。毓英遣何秀林进击，保和诇将至，宵入燔数寨，称克复。毓英乃罢保和。明年，调湖南永州镇。三年，卒。

保和在滇将中以智勇著，功亦盛。其卒也，年未四十，时人惜之。

论曰：滇回初起，势颇盛，自如龙反正，其气始衰。然非有以善驭之，剿抚兼施，滇事亦未易定也。耀曾善于结士，玉科神于用兵，标等皆善攻坚；而毓秀忠朴，兵后能崇儒兴

学，尤称知本，民建生祠以祀之，宜哉！

卷四百五十七

列传二百四十四

蒋东才 刘廷 李承先 李南华 兄子得胜

董履高 董全胜 牛师韩 曹德庆

马复震 程文炳 方耀 郑绍忠 邓安邦

蒋东才，字轶众，安徽亳州人。咸丰初，捻酋张洛行攻城，筑炮台高阜，俯击城中，东才兄遇害，愤甚，乃创义团，为官军前驱。会城中粮尽，东才杀马飧士，与同邑刘廷、李承先夜缒城出袭，毁之，寇遁。

四年，投豫军，英翰器其才，俾充哨长。战亳北，被巨创，卒擒其渠。南道团练大臣毛昶熙檄领东震营，累勋至守备。商丘寇之据金楼也，东才筑土为山顿其上。寇来袭，辄败去，纵兵乘之，遇伏，炮石雨坠。东才方解衣激战，寇突出袭我后，东才回矛决荡，大歼其众，寨拔。同治二年，规汝宁。夜获逻卒，东才乃服寇装，效口号，夺门入，诸军踵之，夷巨垒。乘势下南阳、息县，又败之商丘大周集。数迁至副将。七年，张总愚北犯，东才攻以火，殪寇千馀。又截击任柱等黄河、徒骇间，晋总兵，赐号威勇巴图鲁，徙守运河。捻平，擢提督。明年，赴陕征甘肃窜匪，并败退波罗营以西马贼，更勇号额腾额。十二年，从克肃州，赏黄马褂。事宁，假归。

光绪初，统领豫军。先后疏浚贾鲁河、京师内外城河。除甘肃凉州镇总兵，仍留豫。十三年，黄水暴涨，力护郑州以下堤工，救难民二千馀。风雨罢劳，遘疾困笃，俄卒於工次。优诏赐恤，予开封、亳州建祠。

廷既解亳围，旋夺西境两河口，补千总，从宋庆驻守宋集。同治间，从攻怀远，平高丘，积功至参将。任柱等掘荥泽将图北，又从庆迎击。夜率壮士袭其营，寇南走，廷截之光州，诛其酋张显。复破张总愚於饶阳、临邑，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赐号额腾依巴图鲁。八年，入陕平绥德，赐秩头品。宁夏既宁，赏黄马褂。光绪四年，卒於洛阳，祀亳州。

承先，字光前。少英敏，好读明戚继光书。亳平，赴归德击高州匪，拔汝宁寨，与有功。同治间，攻张冈，匪首孙葵心来援，围承先数匝，冒围出，裹创力战，败之，迁都司。进解光州围，连败之上蔡、祥符。守黄河，降中牟寇冯增，再迁副将。张总愚窜畿南，又从庆败之饶阳，赐号节勇巴图鲁。长驱玉林镇，战良久，中矛，浴血陷阵，大捷。逐北济阳，直蹙之黄河，晋号志勇，擢总兵。录守运河功，晋提督。

光绪十四年，河工成，遣散夫役近数万，为奸民所惑，啸聚朱仙镇。提督董明礼被围，巡抚倪文蔚议剿，承先止之曰：“用兵必有溃扰，归、陈各属不能安枕矣！且河工夫役数十万，设有牵动，患更大。”乃单骑往抚，杖其前者数人，馀皆愕错，受部勒。十七年，署河北镇总兵，自同治八年至是凡三摄矣。寻补归德镇。四月，卒。亳民感之，建祠以祀。

李南华，字孟庄，安徽蒙城人。咸丰初，粤寇陷江宁，淮北捻蜂起。南华治团卫乡里，击捻数获胜，累勋至守备。捻入境，率死士百人拒之，斩悍贼百馀，进讨群捻，七战皆捷，迁游击，赐号猛勇巴图鲁。

同治改元，平浚北。先是，苗练沛霖跨有长淮，既输款发、捻，大诛练之异己者，群练帖伏。独南华与抗，剪除其党，沛霖怒，遣张建猷等围蒙。南华破之马家店，再至再败之，寻就抚。明年，复叛，筑垒蒙城东南，断我粮运，南华会总兵王才秀击却之。沛霖深堑长濠，谋久困。南华誓死守，数出战，负重创，力疾攻之，尸山积。会粮绝，令众潜取之以为食，一夕皆尽，寇大骇。出奇兵夜袭之，夺其輜重以归，斩馘不可称计。僧格林沁入城，见家食人肉，南华体创痕，深叹异之。唐训方上其功，超擢总兵。未几，统全军驻守怀远。三年，徙临淮、寿州。闻任柱入蒙境，亟还军，而捻又窜豫，巡抚乔松年移抚陕，奏自随。张总愚扰关中，率师驰击之。陕事定，称疾去。

久家居，慷慨好义，值岁饥，毁家纾难，诵声如沸焉。光绪二十四年，土寇牛世修倡乱涡阳。南华闻警，率练勇赴援，会各军击退之。明年，巡抚邓华熙疏荐其才，令综凤、颍、六、泗团练，参皖北军事。数获剧盗，萑蒲敛迹。调赴豫，权河北镇总兵，寻补福建汀州镇。二十八年，卒。乡人思其德，吁建蒙城专祠，报可。

其兄子得胜，佐治乡团，亦颇力。沛霖之乱，战常陷坚。累迁参将，赐号奋勇巴图鲁。蒙围解，改练为军，俾得胜领之。转战直、鲁、苏、豫，频有功。克宿迁、郯城，擢总兵，

补安庆协副将。直、东平，晋提督，更勇号曰刚安。移军江宁，平土寇胡志瑞乱，仍归於亳。十七年，卒，恤如制，附祀英翰祠。

董履高，字仰之，安徽合肥人。咸丰末，粤寇乱，治练卫乡里。同治元年春，李鸿章治军上海，履高隶戡下，从援北新泾、四江口。师攻常熟弗克，履高率敢死士数百先登，拔之。连克昭文。历迁至守备。二年，从克江阴、无锡、金匱，移师浙江。时寇麇集嘉善，江、浙道梗。西塘势险奥，寇据为嘉善犄角，殊死斗。履高率众泅济，直薄垒下，炮弹掠肩过，弗少顾，噪而上，手刃数悍贼，夺纛而舞，气百倍，寇惊乱，拔西塘。旋克嘉善，江、浙师始相声。四年，师复宜兴、荆溪、嘉定、溧阳，履高每战必克。追击金坛寇，斩馘败千，馀党星散。五年，援湖州，破广德，晋游击。

鸿章征捻，檄履高出淮城，次车桥镇，遇寇，击败之。寇截淮关税银，一日夜驰数百里夺还。时捻酋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窜山东，履高东西驰逐，夷坑谷，拔卤莽，当者辄靡。捻集麻城、光山、固始间，编木为城，实土其中，燃炮俯击，众莫敢逼。履高率千人，夜掘隧，曳木入，衷击之，尽殪，擢副将。事宁，假归省亲。九年，募淮军赴晋防河，以功晋总兵。

光绪三年，蒙古草地马贼蜂起，移师防归化、包头。沙漠平衍，寇骑飙疾，日尝数遇，以寡击众，月馀，讨平之。母忧去。五年，起署浚州协副将。郁林大竹根故盗藪，官军莫能制。履高至，潜易装诃其地，选劲卒数百，距寇巢十里外

而军，佯示怯，寇易之，不戒备。忽大风雨，履高锐师宵加之，击杀数百人，寇奔遁。

九年，法越肇衅，移顿南宁、龙州备策应。明年，再署浔州协。思恩革生莫梦弼构苗匪，广、黔各匪，据五岗以叛。五月，深入苗疆，擒梦弼诛之，事遂定。擢提督，赐号奇车伯巴图鲁。调署新太协，仍驻龙州。十月，徙屯枚，与法军血战数昼夜，左足中炮几断，当轴遽易之，谅山遂陷。年馀，创平，除庆远协。寻谢病归。十五年，补广西左江镇总兵，严军纪，能捕剧盗，乡民感之，为立主生祀焉。

二十五年，调直隶正定。时拳民始萌孽，月朔望说法愚民。履高督兵擒其渠，绳以法，馀皆股栗，匪卒不敢入境。明年，畿辅大乱，独正定晏然。历江苏淮扬镇、贵州安义镇，袁世凯疏留北洋练军。三十一年，除寿春镇。淮流盛涨，城不没者数尺。履高晨夜徼循，修补救护，城得无虞。三十二年冬，巡视泗州防营，坠马，旧创发，假归。越二年，卒。诏优恤，予建祠。

董全胜，字凯臣，江苏铜山人。同治初，以把总隶李鸿章军，充马队官。攻无锡，全胜率敢死士为军先，擒伪潮王黄子隆，城遂克。复金匱、宜兴、荆溪、溧阳、常州、嘉兴，皆有功，累擢守备。移剿捻，贼扰福山、宁海诸地，全胜分防吴家闸，潜出贼背夹击，毙无算。贼南窜，复败之莒州、沭阳，追抵海州境，贼创亡略尽。赣榆六塘河之战，毙贼尤夥。东捻平，擢游击，赏花翎。张总愚窜畿南，全胜败之安平。贼偷渡滹沱河，全胜追剿伪怀王邱得才一支殆尽。贼趋天津，全胜冒雨急驰，绕截贼前。贼回窜高唐，南走陵县、临邑，适

黄、运涨，贼既困於水，又屡受巨创，不能军。西捻肃清，擢升参将。驻津沽管练军营，率所部开浚陈家沟，抵北塘咸河百馀里，岁溉稻田无数。

光绪十四年，以塞永定河决口功，升副将。北运河红庙漫口，全胜率军堵塞，诏以总兵记名。二十二年，王文韶督直隶，擢充天津练军翼长，兼带中营炮队。二十五年，卒，年六十，恤如例。

全胜治军四十年，与士卒同甘苦，故临阵咸为效命；又善以寡击众，身经数百战，未尝一挫败。鸿章恒称之。

牛师韩，安徽涡阳人。父斐然，官知府，在乡治团练。师韩随父击贼，数挫之，称“牛家团练营”。咸丰八年，投皖军，破赵家海、檀城集，收抚各圩。十一年，发、捻各寇窜扰睢宁。师韩以少击众，克周堂，积勋至守备。同治二年，苗沛霖据凤台，与捻首张洛行互犄角，数百里寇寨林立。蒙城被围久，士卒无现粮，城几溃。英翰方牧宿州，亟赴援，而悍党斜趋西南，将袭我后。适师韩率骑旅至，战却之，又出奇兵通运道。已而英翰以凤颖道统蒙、亳诸军，与捻相持数月。师韩常以骑兵摧寇锋，援师续至，复选卒溃围会援军，躏寇垒数十，飞弹伤额，裹创力战，寇党歼焉，围解。

先是，英翰计擒洛行，及其子喜、义子王宛儿，夜献僧格林沁军，先遣师韩单骑诣大营，乞兵迎解，穿寇垒而过。比寇觉，驰劫之，不及，张酋竟骍诛，时师韩年甫冠也，再迁至游击。嗣从英翰剿发寇，战霍山黑石渡，大败之。未几，陈得才、蓝长春等构党号十万，游弋英、霍、潜、太间。师韩

请英翰剿抚兼施，不及旬日，降者踵接。得才穷蹙自裁，而长春犹岌负。师韩苦战，婴十馀创，屹不动。旋蓝逆伏诛，馀众悉平。张总愚合赖文光、任柱窥蒙、亳，围雉河集。师韩闻警，率师直薄寇营，内外夹击，遂解重围，擢参将，赐号信勇巴图鲁。

六年，任柱窜山东，截之於郯城，又击退宿迁、运河悍贼。东捻平，超擢总兵，更勇号曰达春。七年，西捻窜直、豫间，英翰请驰兵汴梁，入卫畿辅，檄师韩率骑旅三千会援。寻命驻黄河以南备守御。师韩日与豫捻鏖战，所向辄捷，长驱山东境，复与诸军截之恩县。捻惊走，蹶至盐山、海丰，驰四昼夜抵高唐。捻涌至，将犯运河。会天大风，师韩趋上风邀击，寇大溃。西捻平，赏黄马褂。英翰疏称其好谋能断，堪胜提镇任。捻酋宋景诗逋诛，复以计擒僇之，晋提督，赐秩头品。

光绪元年，授河南归德镇总兵。十五年，调河北镇，遭父忧去。二十年，日韩构衅，授甘肃宁夏镇，命入卫，驻军榆关。事定，还本官。二十一年，河湟回蠢动，师韩赴之。次西宁，闻平戎驿被围久，亟入。大峡距驿四十里，悍回数千恃险负命。师韩以四百人制之，血战竟日，贼败溃，复大峡，其小峡寇亦遁。旋创发，卒於军。当其赴援时，阴雨弥旬，山迳耸嶮，行帐无所用，士卒有假居旅舍者。提督董福祥劾之，议夺职，师韩未及知而已疾终。事闻，诏复故官。总督周馥状其绩以上，予原籍建祠。

曹德庆，安徽庐江人。粤寇蹂皖，练团保境。嗣从官军

克柘皋、三河，被重创。改隶淮军吴长庆麾下。同治改元，李鸿章督兵上海，檄德庆探贼，尽得其虚实，大破贼新桥。时总兵程学启被围，复从长庆疾击之，围解。自是官军连下十馀城。德庆战常陷坚，积勋至守备。水陆军规苏州，德庆一军为游兵。苏城既下，从克无锡、金匱，移师援浙，助击平湖、乍浦、海盐，据寇弃城走。珣城寇来犯，迎击败之，弹贯右臂，裹创克嘉善，攻嘉兴。从刘铭传克常州，徇下宜、荆、溧、太、嘉诸邑，晋参将。再从郭松林援浙，克湖州；援闽，克潭、浦。东捻平，擢总兵。防直、东运河，铭传困西捻黄、运间，德庆领所部横击之。西捻平，晋提督，赐号烈勇巴图鲁。师旋，驻守江苏，历扬州，徙浦口。会天旱，天长、盱眙盐泉煽乱，擒其渠陈红庆诛之，解遣胁从数万人，发粟赈饥。驻江阴，建议筑鹅泉嘴及下关炮台。

光绪二年，统淮扬水师，疏浚赤山湖埂，荡金陵诸河道。十年，法越衅起，移军防吴淞，增筑南石塘、狮子林炮台。曾国藩疏荐其设防要隘，不避艰险，授狼山镇总兵，留防如故。皖北饥，输巨金助赈，诏旌之。十六年，罢戍，赴本官。时通海里下河纵横数百里，泉寇出没，民苦之。德庆尽法惩治，奸宄侵息。二十七年，卒，恤如制，从祀长庆祠。

马复震，字心楷，安徽桐城人。曾祖宗槌、祖瑞辰、父三俊，均见《儒林传》。复震年十六，袭云骑尉。以祖若父均死于贼，誓欲杀寇，投诗曾国藩行营。国藩奇其才，遂檄令增募兵，号淮勇。初，国藩治团练长沙，号湘勇。李鸿章募兵皖北，以淮勇继之，然初不称淮勇。淮勇之名，实自复震

始。

国藩困祁门，复震扼祁门榉根岭。次年，会军御寇石门桥。又从攻徽州，拔统领唐义训於重围。迭克黟县、徽郡，又大捷屯溪、岩市，以解徽州围；大捷孔灵，以克绩溪、祁门。复震性刚，不能下人，人或谗之国藩，国藩稍稍戒饬之。复震颇责望国藩，谓：“不当用人言戒我，乃不我知也。”会左宗棠率师征浙，调复震从攻余杭，比战皆捷。余杭既克，追寇至遂安、开化、马金。湖州既克，追寇至铅山县坊湖镇。常为诸军选锋，积功至副将。宗棠奏其血性过人，胆识坚定，又好学知书，请改文职，格於例，以总兵随宗棠剿捻陕西。

复震自初入军，即誓死灭贼，捻平，年三十，始归娶。事母孝，友爱诸弟甚至。生有奇姿，肮脏不平，往往至於大醉泣下，辄歌诗以自遣。海疆日益多事，朝廷图自强，创造火轮兵船。鸿章任湖广总督，遂委复震管带操江船，则益研求西国水师兵法。鸿章督直隶，调巡北洋，时国藩为两江总督，仍令往来南北，且合疏荐复震沉毅有为，足胜海疆专阃。光绪三年，简授阳江镇总兵，已前卒月馀，年未四十。於是鸿章念其积劳久，且兴淮军及海上兵船，复震皆首其事，乃奏请优恤。著有《莪园诗钞》；又尝从寇中携父残稿出，展转兵间，卒请宗棠序而刊之，为《马徵君遗集》。

程文炳，字从周，安徽阜阳人。初结乡团自卫。年十八，投袁甲三军，领马队为选锋，战辄冠其曹，洊升至守备。从克定远，破湖沟寇圩，补潜山营游击。同治二年，率所部二千人驻蒙城。会苗沛霖构捻来犯，相持八阅月，大小百十战，

数获胜。已而捻酋葛小年拥众可数万，殊死斗，蒙围益急，与布政使英翰内外夹击，大败之。僧格林沁军至，诛沛霖。文炳会诸军擒小年等，擒之，皖北始稍靖。

四年夏，任柱、赖文光复入皖。英翰顿雉河集，与寇相持五十馀日，饷糈不继，兵疲馑，文炳邀击之，军士战稍却，语所部曰：“此生死呼吸之际，汝辈尚不力耶？军令在，不汝恕！”策马陷阵，将弁继之，呼声震天，寇披靡。追战至夜分，左臂中矛伤，裹创力战，寇惮之。援至，因大破虏。论功，擢总兵。五年，补贵州清江协副将，驻军皖北。

朝命英翰抚皖。初，文炳以军事与英翰不相能，至是称疾不出。英翰之母贤，诸将自史念祖以下均母事之。英翰以母命召文炳，至则拜床下，誓捐前隙共生死。比出，即檄统前敌师干。是时，捻骑飘忽成流寇，李鸿章既定圈河策，文炳统皖军万五千人，与总兵张得胜等进击。东捻势蹙，任柱死，其党四散，大呼文炳名求降。鸿章逮降卒问故，金曰：“昔皖北善后，程公以身家保乡人。今我辈穷而乞怜，必能拯我。”其信义孚人如此。英翰上其功，擢提督。

六年，西捻张总愚北犯，诏文炳率师入直会剿。逾岁，败之滹沱河。各军至，捻狂奔，争先渡河，弃骡马资粮河干。文炳下令军中曰：“速济追贼，敢取物者斩！”於是皖军先渡，蹙贼而南，斩馘无算。西捻平，赏黄马褂，还驻亳。十二年，授江西九江镇总兵。光绪二年，移疾去。明年，秦、晋大饥，捐巨资佐袁保恒办赈济，民获苏。五年，起署寿春镇，旋补官南赣。九年，擢湖北提督。绿营废弛久，文炳既受事，实行加饷抽练法，军容一振。莅官十载，遭本生继母忧，终丧。会

中日战事起，诏趣赴京。至则命统皖军驻守张家湾，寻授福建提督。

二十五年，入觐，假归。明年，拳乱作，诏福建、江南、浙江、安徽、江西勤王军受节度，赴彰、卫、怀备守御。又明年，提督长江水师，目睹船械窳敝，乃牒商刘坤一、张之洞改用快枪；调师船二百，编为游击备策应。又以师船旧炮不能击远，与缘江各省筹易快炮，增饷益师，军威始壮。宣统二年，卒，年七十有七。先是，诏疆阃诸臣条陈时政，文炳洞见新军症结，具疏未上。俄病笃，命缮入遗摺中，分编兵籍、节饷精、增额缺、造器械、变操法五事。上嘉其老成谋国，下所司行。优诏褒恤，予本籍及立功省分建祠，谥壮勤。

方耀，字照轩，广东普宁人。咸丰初，随其父原治乡团，所部多悍勇。嗣投官军，征土匪有功，补把总。自是连克清远、广宁、德庆，截击连州窜匪。总督黄宗汉疏荐谋勇冠军，叙都司，赐号展勇巴图鲁。九年，发寇陈四虎侵广宁，土匪四应。耀入自英德，会水师抵三峡，沉贼船，水路始通。进解阳山围，击退婆迳、黄陂各匪，匪奔韶州，复大破之。十年，从克仁化、南雄。总督劳崇光倚以破贼，令援赣，连下安远、平远。十一年，援闽疆，下武平、永定。时伪兴王陈金缸陷信宜，数犯高州。耀还军助击，大败之。

同治二年，肇、罗寇氛炽，客匪众至十馀万。耀与副将卓兴以所部八千人夹击之，迭破巨垒，焚其屯粮。其党郑金斩金缸以降，郑金即郑绍忠也。高州平，晋副将。三年，赴

平远八尺墟，坐县城失守、进兵迟误，暂褫职。时发寇丁太阳分据武平，耀自平远进逼，奋击退之。又设伏诱敌，乘胜径斫贼营，大溃，城贼亦惊走，遂克武平；而丁贼犹据永定，负固不下，耀进围之，诃知贼将赴金沙，隐卒以待。贼至，伏起，贼返奔，追袭之，夺城外炮楼土垒，俯瞰城中，日夜下击，贼尸山积，启东门遁，复故官。四年，伪康王汪海洋窜大埔，耀还军扼守，遇伪侍王李世贤，血战三昼夜，以少击众，大败之。复与绍忠会师入闽，连克平和、诏安、长乐、镇平，而余匪啸聚和平者势犹盛。耀以无备，再褫职。旋收嘉应，复官。

七年，授南韶连镇总兵，调署潮州。潮俗故悍，械斗夺敝以为常，甚且负嵎筑寨，拒兵抗粮。耀以为积匪不除，民患不息，乃创为《选举清乡法》，先办陆丰斗案，明正其罪。潮人始知有官法。陈独目结会戕官，谢奉章恃险擅命，并捕治之，潮民遂安堵。暇辄厘占产，征逋赋，丈沙田，潮税岁增巨万。又御水患以保农田，建书院以育俊秀，士民颂之。总督瑞麟状其绩以上，赏黄马褂。

光绪三年，调署陆路提督。五年，还本官，治潮州、南澳、碣石军事。九年，法越构兵，充海防全军翼长，改署水师提督。越二年，实授。尝率师出捣盗穴，广、惠安谧。十七年，卒，恤如制。

耀身矫捷，履山险若平地，眼有异光，暮夜击枪靡弗中，以故粤中诸匪咸惮之。

绍忠，籍三水。始随金缸为寇，既自赎，提督昆寿许领其众为一营，号安勇。克广西岑溪，赏都司衔，始更名。永

定、大埔之役，与有功。数迁至副将，权罗定协。寇据嘉应，其党谭光明等殊死战。绍忠扼守长沙墟，寇至，击却之。城寇悉众出，并力追击，擒渠率，城拔。以次征肇庆、思平诸匪，赐号取勇巴图鲁。平五坑客匪，更勇号额腾伊。自是察匪所向，捕之。不二年，擢提督，补潮州镇总兵。光绪二年，搜治钦州、灵山积匪，晋秩头品。五年，攻克琼州、儋临，赏黄马褂。十年，权陆路提督。粤故多匪，绍忠颇善治之。攻剿遍粤境，转战闽、桂，匪为敛迹。十五年，授湖南提督。十七年，迁综广东水师。二十年，加尚书衔。越二年，卒，恤如制。

邓安邦，广东东莞人。以勇目积功至守备。同治三年，从耀等克武平。四年，汪海洋陷镇平，围平远。安邦赴援，抵城下，饥疲甚，杂食薯芋，卒解城围。再败贼大柘、超竹。嘉应陷，与诸军截歼之，晋游击，赐号锐勇巴图鲁，迁参将。光绪三年，补清远营游击。明年，匪首欧就起袭据佛冈厅，安邦约绍忠内外合攻，复其城，获就起，置之法。十二年，授湖州镇总兵。十四年，卒。

论曰：自发、捻起，各省兴团练，淮、皖为盛，实淮勇之始也。东才以下诸人，初皆起乡团，其后或隶豫军，或隶淮军，皆先后著战绩，为时所称。方耀以粤团归官军，善战兼谋勇，尤善治盗，民多感颂，兹故并著之。

卷四百五十八

列传二百四十五

徐延旭 唐炯 何璟 张兆栋

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进士，出知广西容县。师克浔州，与有功，累晋知府。同治九年，除知梧州。光绪三年，迁安襄荆郢道。八年，晋广西布政使，命督办海防，得专奏事。时法人谋占全越，巡抚张之洞、侍读张佩纶先后疏荐堪军事。会南定陷，朝命出镇南关，与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筹防，未行，越官刘永福战胜怀德府纸桥，状其绩以上。

九年，出关，至北宁而还，顿龙州，被命为巡抚，敕趣永福规河内。延旭上部署防守状，略云：“固广西边疆，必守北宁；固云南边疆，必守山西。左军前锋分驻北宁、涌球，去城止十二里。一旦有事，援之则无辞于法，听之则有惭于越。不如徙军入城，城固我储粮屯戍所也。并简锐扼浪泊湖北岸，为山西声援；别募勇百人扼月德江，与陆军相表里。”附请吏部主事唐景崧留军。

初，法人犯顺安，越未败，遽乞和。延旭奏言：“越人仓卒议和，或谓因故君未葬，冀缓须臾；或谓因废立嫌疑，朋兴党祸。越臣黄佐炎等录奇和约，越诚无以保社稷，中国又何以固藩篱？刘永福现驻山西，法人拟益师往攻，请毋撤兵，用警戒备。”越王阮福升嗣位，遣使告哀，并恳允其诣阙乞封；

复具和约二十七条及黄佐炎稟，上之枢府。左宗棠檄前布政使王德榜募勇扼桂边，朝命受延旭节度。

其冬，力疾再出关，驻谅山，趣军进取，分袭海阳、嘉林缀敌势；并请拨船严扼海口，断其出入；谕仍力守北宁。于是令左军黄桂兰、右军赵沃协防其地。适山西陷，延旭犹虑兵力薄，复遣使入关募勇，通旧五十余营，厚集于此。随令广间谍，安地营，禁扰民，严冒饷；然沃等皆寡识，桂兰尤侈汰，与越官张登坛日事宴乐。登坛故通法，嗣以有隙泄其事。上命延旭罢登坛，或囚而杀之，延旭以力不能制而止。日唯筹军火济师，以为兵力厚，可恃以无恐。桂兰复希风指，侈谈部下能战，延旭益信之，遂六上书请战。上不许，敕保守未失陷地，毋贪功。

十年，法军陷扶良，三路攻北宁，桂兰溃奔太原。李鸿章电奏失守，延旭犹上言：“西联滇军，东防江口，北宁断无他虞。”上责其饰词。会岑毓英抵保胜，部署边外各军，遂命延旭军属之。初，延旭之任西抚也，未及两月，亦知桂兰等未可恃。嗣以临敌易将，操之急，易生变，以故诘诫备至；而桂兰等且纵兵剽夺，越民不堪命，忿滋甚。是役也，群反噬，城乃陷。延旭上其欺饰状，并自纠请治罪。上怒，诏革职留任。

法军乘胜入芹驿关，复命力捍之，毋再失。延旭以景崧护军收残兵，更约束，命驻屯梅。时谅江、郎山、狼甲相继屠溃，谅山教民且蠢焉思动。延旭临覆辙，严禁防军向越官索夫米，有伐一草一木者斩，越民仍不知感。适德榜至，劝延旭勉自支振，图再举。于是更严勒粤军，仿楚勇制，力求

后效。而逮问之命下，吏议斩监候，改戍新疆。追论举主，之洞、佩纶，均被诃责。延旭未出都，病卒。子坊，自有传。

唐炯，字鄂生，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训方子。训方督师金口，炯驰数千里省视。越夕难作，仓皇奉遗疏谒曾国藩，得代奏。武昌复，求遗骸归葬。桐梓乱民起，治乡团御之。服阕，入赀为知县，铨四川。

咸丰六年，署南溪。值滇寇李永和蠢动，蓝朝柱应之，陷叙州，吏士皆恐。炯乃训练兵壮，晨夜徼循，人心稍靖。有为寇所获者，纵之还，曰：“为我语唐青天，决不犯南溪一草一木！”炯领兵逼弋黄楼，单骑入营，谕以利害，朝柱款附。永和改犯犍为，炯驰救，壁不动，俟其懈乘之，寇狂奔，自相躏藉。旋与楚军解成都围。八年，檄署绵州事。时郫、彭军事棘，调还省防守。炯诇得黑窝盗虚实，请限八日毕乃事，果如所言。除知夔州，未上，逾月，永和围绵城，炯掘壕登陴，民助赀粮。炯居城三月，不下，誓死守；援至，围始解。已而湘、黔军哄州署，骆秉章劾罢之。事白，仍治军。

同治改元，统安定营。会石达开围涪州，与刘岳昭期会师，击走之。其夏，石党窥綦江。炯闻警驰援，燔其壁，寇溃，大破之长宁。以疾还成都。秉章询寇势，时寇退滇边，声入黔，炯曰：“此诱我军东下耳。彼必走夷地，乘虚入川，宁越宜警备。”俄而寇入紫地，复请遣唐友耕军大渡河扼之。达开返西岸，退为傜夷所窘，食尽乞降，梟诛之。明年，权绥定府，区邑为八路，路若干场，场若干寨，置寨总，行记善恶法，月朔上其簿亲判之；又立书院二、社学八十余；境内

称治，下其法他县。越二年，赴陕佐治营田。捻首张总愚犯新丰，大败之。

六年，四川总督崇实命率师入黔。黔患贫瘠，崇实先问以理财策，炯曰：“理财莫若节用，节用莫若裁勇，裁勇莫若援黔。”崇实然其言，遂以军事属之。连破偏刀、水上、大平、黄瓢、白堡，擒斩王超凡、刘仪顺，降潘人杰、唐天佑，皆积寇也；又克平越、甕安、黄平、清平、麻哈；迁道员，赐号法克精阿巴图鲁。嗣为吴棠所劾，还蜀。

光绪四年，丁宝楨督四川，令佐治盐筴，旋补建昌道。六年，署盐茶道，条上善后六事，谓：“发引必先新后旧；征税必先课后引；收发盐引，责成盐道；改代引张，责成州县；缴残则严定期限；办公则优给公费。”议行，凡百余年引目浑淆、款项轆轳诸弊，至是尽革，语具《盐法志》。八年，张之洞、张佩纶先后奏荐堪军事，于是擢云南布政使。炯率川军千人驻关外，滇军悉归节度。既莅事，裁夫马，治厂务，并厘卡，清田粮，民困少苏。

法人夺我越南，被命赴开化防守，即于军前除巡抚。误闻将议和，亟还省履任。上大怒，褫职逮问，刑部定讞斩监候。久之，上意解，三历秋审，赦归。左宗棠牒其治行上于朝，命戍云南，交岑毓英差序。十三年，赏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偕日本矿师躬履昭通、东川、威宁铜铅各厂，疏陈变通章程，又历请减免贵州铅课，豁免云南矿厂官欠民欠，并报可。惟经营十五年，仅岁解京铜百万斤，为时论所讥。三十一年，谢病归。三十四年，以乡举重逢，晋太子少保。逾岁卒，年八十，恤如制。

何璟，字小宋，广东香山人。父曰愈，见《循吏传》。璟，道光二十七年进士，迁庶吉士，授编修，转御史。咸丰七年，英人陷广州，总督叶名琛获谴罢，而巡抚柏贵等罪相埒，谴弗及，时论哗然，璟乃分别上其谬误状。明年，英舰入津沽，疏陈战守要略，先后抗论外务，疏凡八上。迁给事中。十年，出为安徽庐凤道。同治二年，迁按察使。捻至，与总兵喻吉三随方应御，寇不得逞。四年，晋湖北布政使。逾岁，到官，值黄陂饥歉，民就食江、汉，便宜发帑金济之。九年，擢福建巡抚，历山西、江苏。遭父忧，服阕，起闽浙总督。

光绪三年，备日本议起，治海防，饬戎政。其夏患水浸，日坐城上督拯难民，凡阅七昼夜，醵金恤之。水退，浚洪塘江，导支流入海，后患稍杀。五年，兼署巡抚。时日本议废琉球，数以兵舰浮闽、沪。璟以台湾地当要冲，基隆尤扼全台形胜，乃调集轮船，增募兵勇，建筑炮台，备不虞。

九年，法越事起，海防戒严。璟令总兵张得胜等分扼诸郡，提督孙开华等分扼台、澎，并檄杨在元署台湾镇，助防守。明年，又上福、厦、台益船募卒状，上皆勖励之。已而会办军务，张佩纶至，事皆专决，视璟等若属吏；又严劾在元贪谬，璟坐疏忽，干吏议。以是益畏事之，不敢为异同。佩纶调舟师卫船局，璟亦以炮布衙晋自卫。廷旨以闽事亟，谆谆谕固守。逮战书至，璟告佩纶曰：“明日法人将乘潮攻马尾矣！”佩编弗听。舟师大挫，璟欲驰援，而临浦无舟可济，株守省城，卒致闽事日坏；然犹左袒广勇，虽逃不问，颇为时訾议。乃飞章自劾，而廷旨已先召还京。寻御史亦劾其闾冗，

部议褫职。十四年，卒。

张兆栋，字友山，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铨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出知陕西凤翔府，莅事三月，而回寇窃发，乃募乡兵捍之。无何，城被围，寇且掘长壕图久困，兆栋晨夕登陴慰劳守者。寇轰溃西南城，蚁附上，兆栋躬冒矢石，战甚力，寇不得逞。益固结绅民，誓坚守，阅十有六月，援师至，围始解。超授四川按察使。咸丰四年，调广东，迁布政使。左宗棠治军嘉应，馈运阻绝，兆栋殚心筹画，给食不乏。历安徽、江苏，皆称职。

九年，擢漕运总督。时运河久废不缉，兆栋虑海警阻漕，为上《治河济运状》，称旨。十一年，再调广东。粤俗嗜博，闾姓害尤烈，疏请禁止，报可，而总督英翰曲徇商人请，弛其禁，兆栋劾之，落职，遂兼摄总督事，禁益严，终其任，粤吏无敢言闾姓者。光绪四年，母忧归。服阕，起福建巡抚。

十年，法越事起，法舰窥台、闽。张佩纶衔命会办闽防军务，兆栋畏其焰，曲意事之，日谒如衙参。佩纶虚饰胜状，诏发万金犒兆栋军。兆栋且疏劾大员谋遁，意指何璟也，朝旨令据实以闻。已而事亟，己亦微服匿民间，数日略定，复出任事。璟罢，兆栋兼总督，朝廷论马尾失守罪，褫职。十三年，卒于闽。宣统元年，复官。

论曰：法越初构衅，号识时务者争上书忼慨言战。未及旬日，延旭败退广西，炯弃关外新安行营。何璟、兆栋慑张佩纶之气势，怯懦而无所主，事急皆遁。方其互相汲引，不恤举疆事以轻试；及其败也，其党益肆言荧听，而此数人者，

遂得保首领以没。朝廷固宽大，亦失刑甚矣。

卷四百五十九

列传二百四十六

冯子材 王孝祺 陈嘉 蒋宗汉 苏元春
马盛治 王德榜 张春发 萧得龙 马维祺
覃修纲 吴永安 孙开华 朱焕明 苏得胜
章高元 欧阳利见

冯子材，字翠亭，广东钦州人。初从向荣讨粤寇，补千总。平博白，赐号色尔固楞巴图鲁。改隶张国樑麾下，从克镇江、丹阳，尝一日夷寇垒七十余。国樑拊其背曰：“子勇，余愧弗如！”积勋至副将。国樑歿，代领其众。取溧水，擢总兵。

同治初，将三千人守镇江。时江北诸将多自置卡榷厘税，子材曰：“此何与武人事？”请曾国藩遣官司之。所部可二万，饷恒绌，无怨言。莅镇六载，待士有纪纲，士亦乐为所用。寇攻百余次，卒坚不可拔。事宁，擢广西提督，赏黄马褂，予世职。赴粤平罗肃，移师讨黔苗，克全茗、感墟。九年，出镇南关，攻克安边、河阳，凯旋，再予世职。光绪改元，赴贵州提督任。七年，还广西。明年，称疾归。

越二年，法越事作，张树声薪其治团练，遣使往趣驾。比至，子材方短衣赤足、携童叱犊归，启来意，却之。已，闻

树声贤，诣广州。适张之洞至，礼事之，请总前敌师干卫粤、桂。逾岁，朝命佐广西边外军事。其时苏元春为督办，子材以其新进出己右，恒悒悒。闻谅山警，亟赴镇南关，而法军已焚关退。龙州危棘，子材以关前隘跨东西两岭，备险奥，乃令筑长墙，萃所部扼守，遣王孝祺勤军其后为犄角。敌声某日攻关，子材逆料其先期至，乃决先发制敌。潘鼎新止之，郡议亦不欲战，子材力争，亲率勤军袭文渊，于是三至关外矣。宵薄敌垒，斩虏多。

法悉众分三路入，子材语将士曰：“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士气皆奋。法军攻长墙亟，次黑兵，次教匪，炮声震山谷，枪弹积阵前厚寸许。与诸军痛击，敌稍却。越日复涌至，子材居中，元春为承，孝祺将右，陈嘉、蒋宗汉将左。子材指麾诸将使屹立，遇退后者刃之。自开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跃出搏战。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关外游勇客民亦助战，斩法将数十人，追至关外二十里而还。越二日，克文渊，被赏赉。连复谅城、长庆，擒斩三画、五画兵总各一，乘胜规拉木，悉返侵地。

越民苦法虐久，闻冯军至，皆来迎，争相犒问，子材招慰安集之，定剿荡北圻策。越人争立团，树冯军帜，愿供粮运作向导。北宁、河内、海阳、太原竞响，子材亦毅然自任。于是率全军攻郎甲，分兵袭北宁，而罢战诏下，子材愤，请战，不报，乃挈军还。去之日，越人啼泣遮道，子材亦挥涕不能已。入关至龙州，军民拜迎者三十里。命督办钦、廉防务，会办广西军务，晋太子少保，改三等轻车都尉。

十三年，讨平琼州黎匪，降敕褒嘉。调云南提督，称疾暂留。二十年，加尚书衔。值中日失和，命募旧部至江南待调发。和议成，还防。二十二年，赴本官。二十六年，入省筹防，会拳乱作，请募劲旅入卫，上嘉其忠勇，止之。逾岁，调贵州。二十八年，病免。明年，广西土寇蜂起，岑春煊请其出治团防。方募练成军，率二子以进，而遽疾困笃。未几，卒，年八十六，谥勇毅，予建祠。

子材躯干不逾中人，而朱颜鹤发，健捷虽少壮弗如。生平不解作欺人语，发饷躬自监视，偶稍短，即罪司军需者。治军四十余年，寒素如故。言及国樑，辄涔涔泪下，人皆称为良将云。

王孝祺，本名得胜，安徽合肥人。初入淮军，以敢战名。从李鸿章规三吴，积勋至守备。又从张树声克常、昭诸城，释平湖围，历迁副将。论克宜、荆、溧、嘉、常功，擢总兵，赐号壮勇巴图鲁。从援浙，连下湖州、长兴。是时，树声弟树珊攻湖北德安阵亡，坐失主将，贬秩。战败东捻，复故官。西捻平，晋提督，更勇号为博奇。旋赴山西防河，大搜马贼。值晋饥，斥家财以济，民德之，贼所窜匿，辄先诃以告。事宁，赐头品秩。光绪六年，树声督两广，奏自随。历署潮州、碣石总兵。九年，徙右江镇，主钦、廉防务。

明年，潘鼎新来乞师，领勤军赴龙州，而鼎新已遁，乃从子材诣镇南关截溃勇。宵袭文渊，入街心，马踏，亟易骑，率死士绕山后，攀崖上，破二垒。俄而法军分路入，直攻关前隘，复自后路仰击，敌稍却。李秉衡集诸将举前敌主帅，孝祺曰：“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秉衡称善。

右路者西岭也，其部将潘瀛袒臂裸体，冲入敌阵，故伤亡独多。至日暮，孝祺击败之，夺三垒而还。攻谅城，瀛执帜先登，并力克之，城复。取太原，予世职。明年，授北海镇总兵。二十年，赏双眼花翎。逾岁，谢病归。越四年卒，恤如制。

陈嘉，字庆余，籍广西荔浦。从苏元春征黔苗，累勋至副将，赐号讷思钦巴图鲁。平六硐，擢总兵，调赴湖南守宝庆。鼎新抚广东，嘉引兵从。抵思恩，值土寇啸乱，计擒其魁莫思弼，诛之。

法越之役，率镇南军出关扼谷松。敌至，炮甚猛，退顿坚老，已而战船头、陆岸，皆捷。法军据纸作社，师设伏诱之，嘉出挑战，敌悉众迎拒，战方酣，元春隐兵起，斩法将四人、兵二百八十余。捷入，赏黄马褂，授贵州安义镇总兵。未几，法军大举寇坚老，鏖战数昼夜，被重创仆地，左右掖之去，既觉，麾刀叱退，仍奋击败之。逾岁，法军薄长墙。左路即东岭，嘉争其三垒，宗汉继之，七上七下，嘉被创者四，气不少沮。孝祺自西来援，合击之，遂夺还。以次复文渊、谅山，进规谷松，力疾赴前敌，诏嘉之，赐头品秩，予世职。创发，卒于军，年未五十，谥勇烈。

蒋宗汉，籍云南鹤丽。同治初，回寇入境，方居忧，其酋马金宝逼令受先锋印，佯以终制辞。潜归里，至江干，无舟可济，追骑将及，仰天祝曰：“苟得留身报国，当建此桥！”果得浮槎以免。既贵，成金龙桥，亘数百丈，行旅至今赖之。初隶杨玉科麾下，每战辄为先锋。从攻猪供箐，其下有吴家屯，为寇储粮地，备奥阻。宗汉间道得大溜口，率死士百，缒

幽凿险，忍饥抵壁下，置药桶，设伏线，潜出约师，火发，大败之，繇是知名。又从玉科迭下各郡邑，积勋至副将，赐号著勇巴图鲁。战小围埂，勒马挺矛，当者辄靡。岑毓英见而叹曰：“真虎将也！”大理平，擢提督，赏黄马褂。攻锡腊、顺宁，皆先据要险，设伏败敌。人皆谓其善谋云。事宁，更勇号图桑阿。克云州，暑腾越镇总兵。攻克乌索，授顺云协副将。

光绪改元，英翻译官马嘉理入滇边，抵户宋河遇害，坐疏防，镌秩付鞫。明年，复腾越，起副将。五年，靖远平，复故官。法越之役，率广武军出关，功与嘉埭。和议成，赐头品秩，除贵州遵义镇总兵。二十年，赏双眼花翎。二十六年，署提督，调云南。越二年，还贵州，予实授。明年，卒，予建祠。

苏元春，字子熙，广西永安人。父德保，以廪生治乡团，御寇被害，州人建祠祀之。元春誓复仇，从湘军。同治初，随席宝田援赣、皖、粤，累功至参将，假归。六年，领中军征黔苗，破荆竹园，赐号健勇巴图鲁。连克要隘，更号锐勇。八年，统右路军，值思州苗犯镇远，反击却之，进复清江，擢总兵。黄飘之役，黄润昌战死，元春驰救，亦败退，干吏议。克施秉，复故官。九年，攻施洞，拔九股河，又改法什尚阿勇号。薄台拱，苗遁走，晋提督。明年，复丹江、凯里，军威益振，赏黄马褂。以次下黄飘、白堡，驿道始通。逾岁，循清水而南，所至辄靡，惟乌鸦坡犹负固。复自东南破张秀眉砦。残苗将北走，黔军遏之河干。元春麾军驰之，截寇为二，

斩数千级，降三万余人，苗砦悉平。元春留顿其地，抚降众。论功，予云骑尉。全黔底定，赐头品秩。光绪初，平六硐及江华瑶，被赏赉。

十年，和议中变，法人大举攻桂军。潘鼎新荐其才，诏署提督。遂率毅新军驻谷松，取陆岸，鏖战五昼夜。上嘉其勇，命佐鼎新军，再予骑都尉。规纸作社，敌缘江筑垒，夜将半，师设伏诱之，其左树木幽深，元春隐兵其中，敌至，于是夹击，大破虏。既而法人犯谷松，师连战失利。敌毁镇南关，元春出陇窑御之，不克，退幕府。当是时，自南宁至桂林，居民大震。鼎新罢免，遂命主广西军事。十一年，法人寇西路，元春趋芄封截之，乃引去。俄攻关前隘，失三垒，元春亟驰救。诘朝，助子材扼中路，大捷，语具《子材传》。长驱文渊，元春踵至，诘知敌据驱驴墟，乘其未整列逐之，敌夺门走，进扼观音桥，而停战诏下，诸军分顿关内，元春驻凭祥，居中调度。和议成，授提督，晋三等轻车都尉，又改额尔德蒙额勇号。

还龙州，其南曰连城，号天险，建行台其上，暇辄取健儿练校之，授以兵法。西四十里即关，崇山相崒，一道中达。元春相形胜，筑炮台百三十所，囑统将马盛治镇之。凿险径，辟市场，民、僮欢忭。复自关外达龙州，创建铁路百余里，增兵勇，设制造局，屹然为西南重镇。加太子少保，晋二等轻车都尉。二十五年，入觐，命赴广州湾划界。

前后镇边凡十九年，阅时久，师律渐弛，兵与盗合而为一，蔓滋广。朝命岑春煊督两粤治之，御史周树模劾元春克饷纵寇，敕春煊按覆。春煊谓不斩元春无以严戒备，诏夺职。

逮讯。初，湘军旧制，军饷月资衣食外，余存主将所备缓急，岁余乃给之，名曰“存饷”。元春莅边，凡所设施，不足，移十二万济之。刑部拟以斩监候，狱急，元春请以应领公款十六万备抵偿。于是部再疏其状，谓其父死难，例得减，诏戍新疆。

元春躯干雄硕，不治生产，然轻财好士，能得人死力。尝与法人接，独持大体。金龙峒者，安平土州地，为中、越要隘，法将据之，与争不决。而游勇万人恒出没为法患，法莫能制。其总督入关来求助，元春悉召至资遣之，金龙七隘卒归隶。法商李约德为寇所掠，总署虑启衅，以属元春。元春简驺从诣山下，寇闻，送之出。时元春已积逋二十万，或劝其请诸朝，元春叹曰：“吾任边事，致外人蹈绝险，尚敢欺朝廷要重利乎？”卒不可。法感其义，赠宝星。既入狱，年已六十矣，无子，幕士董翱左右之。法总统闻其状，急电公使端贵筹谋缓颊。翱喜，具以告，元春曰：“法，吾仇也。死则死耳，藉仇以乞生，是重辱也！群为我谢之。”居戍四年，御史李灼华疏其冤，事下张人骏，廉得实，请释归，而已卒于迪化。贫无斂，新疆布政使王树楠为治其丧。宣统改元，复官，子承赐，戍所生。

马盛治，字仲平，籍广西永安。以孝著。初随席宝田征黔苗，积功至游击，赐号壮勇巴图鲁。苗疆平，更勇号哈丰阿，迁副将。从克六硐，擢总兵。越事急，遂率师出关。时宣光、太原、牧马溃勇索饷哗变，盛治轻骑往抚，汰弱留强，军纪以肃。逾岁，法人悉锐至，腹背受敌。盛治具糗粮，间道绕敌前，与元春诸军夹击之，遂复南关。克文渊、谅山、长

庆，频有功，赏黄马褂。光绪十二年，除柳庆镇总兵，仍统边军佐元春，筑炮台，设廛市，赏双眼花翎。二十一年，会办中越界务。连破西林、郁林诸匪，晋提督。二十八年，移署左江镇。南宁各属故盗藪，至即麾军搜剿，寇闻风遁。遂檄所属练团筑卡，坚壁清野，寇大困。其酋黄和顺等犹负隅，官军攻陇赖，遇伏，枪弹雨至，盛治被重创，众掖之出，旋卒。

盛治居边十七年，元春倚如左右手。元春尚宽，而盛治济以严，边境赖以宁谧。卒，年五十八，谥武烈，予思恩、南宁建祠。

王德榜，字朗青，湖南江华人。咸丰初，粤寇扰境，与兄吉昌毁家起乡兵，战数利。五年，援江西，攻奉新，吉昌战死，德榜领其众，誓复仇。七年，论克瑞州功，叙经历、州同。明年，从将军福兴援浙，复衢、处各城，擢知州。又明年，从援安徽，克婺源，迁直隶州知州，援例加道员。其夏，歼贼浮梁景德镇。十年，平广信，寇遁入浙。徙防玉山，归左宗棠节度。十一年，李世贤、李秀成先后来犯，并击却之，赐号锐勇巴图鲁。

同治改元，所部哗变，又不禀宗棠命，私越境驻广丰，褫职留军。寻还浙。世贤犯遂安，出常山、华埠截之。会宗棠耀兵龙游，令扼全旺。世贤遣骁贼分道驰救，德榜自右路夹击，皆愕走。城寇犹未下，逾岁，逼城南，筑三垒，寇夜遁，复官。移师浮梁，连下崇光、阳溪诸渡。三年，释广信围。其秋，复东乡，长驱江山、玉山、广丰、铅山，所至皆下，擢

按察使。

是时，世贤合汪海洋出入江、广边，连陷龙岩、南靖、漳州。德榜将三千五百人驰援，合刘典军为西路军，攻莒溪，克之。四年春，授福建按察使。复古田，攻南阳，师少却。俄而海洋率黄、白号悍党可二万列田垌，典先入，德榜为承，奋击之，寇返西岸。德榜追至下车，海洋下马痛哭，其党挟之走。黄、白号衣者，海洋所蓄死士，号无敌，至是丧失过半矣。四月，邀击世贤于安溪，进攻乌头门，复漳城，驰大埔，郭扬维率四千人降，乘胜克南靖。易勇号曰达冲阿，迁布政使。十月，援嘉应，顿塔子坳，与诸军环逼之。追寇，寇返奔。时宗棠军大埔，麾下止八百人，势岌岌，亟召德榜扼三河坝。地当潮州要冲，皆山道绝涧。德榜至，察地势，度寇必不往，且主帅军孤悬，寇直犯必不支，乃请当中路，卒与典军出寇前遏之。十二月，复嘉应，诛海洋。捷入，赏黄马褂。六年，漕父忧归。

十年八月，宗棠征河州回，德榜诣军所综营务。时黑山垒林立，势张甚。德榜率二千人自狄道渡洮，以石鼓墩左拂黑山，右扼边家湾，形便控驾，乃筑二垒其上，与诸军痛击，寇垒悉平。进驻迤南三甲集，率骑越山南下，大破之。剿东乡，抵阴洼泉，遇伏，下马督战，寇溃。迭克要害，寇并入谢家坪。十一年，傅先宗战歿新路坡，德榜接统其军，申明纪律，诛将弁先溃者六人，士气复新。羌地旷，夙患狼，往往百十成群，夜入幕帐噬人。德榜令将士习猎搜捕，狼患减。甘南既平，抚降回十余万。浚狄道河渠，获沃壤百余万亩。降敕褒嘉，赐头品秩。光绪元年，母忧，解职。六年，再赴新

疆，以旧部驻张家口。七年，入京，教练火器、健锐诸营，兼兴畿辅水利。

十年，越南事亟，率师赴难。抵龙州，募新军八营，号定边军，单骑诣谅山，谒徐延旭陈方略。令提督张春发分兵驻朝阳山、半陇山左右，何秀清等驻驱驴墟，通运道，而自领兵赴镇南关。北宁陷，权广西提督。战丰谷，败，苏元春不往援，德榜衔之；以故元春败于谷松，亦不往救。德榜自负湘中宿将，与督师不洽。潘鼎新责其战不力，劾罢之，以所部属元春。九月，复被命赴那阳，进逼船头，战数捷。

明年，军油隘，法军犯长墙，出师夹击，据文渊对山，鏖战数日，杀伤略相当。越日，陈嘉争东岭三垒，德榜击其背，克之。是日晨，出甫谷，敌援至，冲截为二，部将萧得龙及春发战最勇，歼法军百余人，获粮械无算。敌被截，大溃。已，复合诸军攻谅城，法军扼驱驴墟，地故有德榜旧垒，坚且致。平明，德榜歼其六画兵总一，诸军继之，城复。谷松敌势仍悍，又歼其三画兵总一，于是法人大溃，悉返侵地。复故官，被赏赉。寻移疾去。十五年，授贵州布政使。十九年，卒，恤如制。

张春发，字兰陔，江西新喻人。初隶刘松山麾下，充探骑，频有功。累迁至副将，赐号杰勇巴图鲁。从征陕回，规宁灵，战常陷坚，擢总兵。金积堡寇决渠淹我师，春发开沟筑堤，引流反灌，破垒二百余，更勇号曰哲尔精阿。复巴燕戎格及河州，晋提督。光绪二年，从刘锦棠取迪化，连克玛纳斯、达坂、托克逊，赏黄马褂。进复西四城，予世职。五

年，安集延布鲁特入寇，春发度幕趋波斯塘特勒克，捣其巢，逐北至俄境。

法越肇恤，从德榜夺东岭。法援大集，弹入右额，贯左颊，裹创力战，大捷。除广西右江镇总兵，署广东陆路提督，赏双眼花翎。二十一年，平永安、长乐匪，予实授。二十六年，调湖北，逾岁，徙云南。魏光燾劾其营务废弛，论戍。三十二年，张之洞白其诬，复官，综两江营务。宣统三年，病免，旋卒。

春发治军严，尝云兵佚则骄惰，以故朝夕躬训练，暇辄使浚河流，平道路。然木讷寡文，疏酬应，同官先施者恒不答礼，且往往气凌其上，卒以此丛忌。

萧得龙，籍湖南蓝山。咸丰初，从援赣、浙，积勋至提督。调赴闽，克南阳、漳州。攻嘉应，寇遁，追扼北溪，大败之，赐号博奇巴图鲁。光绪初，移师甘肃，克东乡太子寺。越事危棘，与法人战南关，杀伤略相当，夺东岭三垒。功最，赏黄马褂。事宁，署庄浪协副将。创发，卒于官，予优恤。

马维骥，字介堂，云南阿迷人。少从岑毓英军征回寇，积功至都司，捕盗尤有名。越南事亟，又从毓英出关，以偏裨当一路。法越之战，滇军多有功，而以维骥及覃修纲、吴永安为著。师攻宣光，垂克，法援大集，围刘永福军，维骥锐身驰救，鏖战二昼夜，击却之。从攻临洮，功最，迁副将，赐号博多欢巴图鲁。

光绪十三年，袭攻倮黑，间道济澜沧江。贼惊溃，斩其酋张登发，辟地千里，晋总兵。频年越匪乱，骚扰各州邑，设

方略治之，边境以安。二十四年，除广东潮州镇。越四年，擢四川提督。仁寿、彭山土寇起，焚教堂，杀教民，势汹汹。岑春煊谕其嫻武略，军事一以属之，用兵数月，以次戡定。三十一年，打箭炉关外泰凝寺喇嘛谋叛，率师讨平之。会巴塘蠢动，杀驻藏大臣凤全，川边大震。维祺剿抚兼施，克要害，擒渠率，赐头品秩、黄马褂。赵尔巽督川，改编巡防军，奏充翼长，训练士卒，创设将弁学堂，军民绥戢。宣统二年，卒，恤如制。

覃修纲，籍广西西林。隶毓英麾下，与维祺齐名。征回有功，累迁至参将，赐号勤勇巴图鲁。从克云州，晋副将，更勇号曰隆武。宣光之役，修纲独扼夏和、清波，分兵取嘉喻关，复招越民九千，分顿要隘，缀法军。缅甸前接山西、兴化，后达十州、三猛，为敌所据，出不意袭克之。次年，永福战失利，军溃退，修纲仍坚持不动。战临洮，斩其二将，夜半时，率死士短兵搏击，法人大败。乘胜复各郡县，北圻诸省皆响应。修纲出奇兵直捣越南中部，而奉命罢戍。

事宁，赏黄马褂，署川北镇总兵，仍留滇。历权普洱、开化诸镇，坐事免。光绪二十五年，起甘肃西宁镇，留滇如故。三十一年，卒，予建祠，并毓英祠附祀。

修纲性忠勇，官开化久，有惠政，士民感颂，因寄籍文山云。

吴永安，籍云南广西州。毓英部将中称骁果。以征回功，累迁至副将，赐号尚勇巴图鲁。从克澂江，擢总兵。平馆驿，晋提督，更勇号曰额特和，赏黄马褂。毓英抚福建，奏署台湾镇，未之官，忧归。起治云南边防。法人浮小舟渡沱江，永

安乘其半济，击败之。趋宣光，留三营扼守，而自间道还兴化合岑军。既而诸军攻宣光，与修纲分扼要隘，取嘉喻关，攻临洮，战益利，予忧叙。和议成，署昭通镇。讨平武定夷匪，补鹤丽镇。光绪十九年，卒，附祀毓英祠。

孙开华，字赓堂，湖南慈利人。少从军，从鲍超援江西，战九江小池口，伤右臂。援湖北，再被创。池驿之役，夹击败敌，积勋至守备。同治初，转战皖、赣间，迁副将。克句容、金坛，赐号擢勇巴图鲁。以次攻金溪、南丰、新城、宁都、瑞金，并下之，晋总兵。广东，嘉应乱，败贼黄沙嶂，降者十余万，擢提督。五年，除漳州镇总兵，仍北行追捻入楚。其秋，赴本官。总督文煜累疏荐其才。十三年，总督李宗羲治江防，设霍庆、霍汇诸营。厦门与台、澎对峙，势险要，开华以超旧将，被命治厦门海防。募勇成捷胜军，赴台北、苏澳营办开山，诏署陆路提督。

光绪二年，率师东渡，顿基隆，顾北路。其时后山阿绵、纳纳社番畔服靡恒，开华领所部抵成广澳，量地势，察番情，进驻水母丁。悍番分路迎拒，开华麾军鏖战，阵斩数人，余败溃。师入高崁，直捣其巢。溃番并入阿绵，其地水湍急，耸巘巉岗，炮台错列，备奥阻。开华轰击之，纵以火箭，复绕道攻其后，番骇走，遂克之，擒其魁马腰兵等梟于市。九日三捷，论功，赏黄马褂。四年，霍庆军统将宋国永卒，开华接统其众。会加礼宛、巾老耶畔，据鹊子城，师攻不克。总督何璟以军事棘，令开华进新城，许便宜行事。开华浮战舰入自花黎，袭攻后山背。四日悉夷诸社，斩二百数十级。悉

乞款，缚姑乳斗玩以献，置之法。台北平，被赏赉。明年，内渡，再署提督，秋，复渡台。九年，回任。己，复出办台北防务。

十年，法人来犯，时刘铭传主军事。铭传故淮军宿将，知开华干略，檄守沪尾。初，法舰八艘至，开华度其必登岸，令诸将分伏炮台后，露宿以待。部署甫定，而敌弹雨垒，烟焰翳天，逼台而前。开华见势猛，分路截击，自夜至午，却而复前者数四。台既毁，短兵接战。开华锐身入，手刃执旗卒，夺其旗以归。诸军士见之，气益奋，斩馘二千余级，法人遁走。欧洲诸国以失国旗为至尊。捷入，予世职，拜帮办军务之命。和议成，还本官，旋予实授。十九年，卒，谥壮武。子道仁，亦官福建提督。同时守沪尾者，朱焕明为最著。

焕明，籍安徽合肥。初从铭军征粤寇，积功至游击。平东捻，迁副将。西捻犯畿疆，蹶之沧州、德平，战数利，晋总兵。光绪元年，台湾生番骚动，从唐定奎往讨，连破竹坑山、内外狮头，擢提督。法越之役，法军分道犯沪尾。焕明当北路，被重创，战益力，开华直入击退之。旋移师台北，平番社，军嘉义鹿港。土寇数千薄城，焕明率三百人与战，殒于阵。事闻，附祀定奎祠。

苏得胜，亦籍合肥。从铭军讨捻，积功至游击。战常陷坚，赐号励勇巴图鲁，屡迁提督。法舰寇台湾，从铭传守台北。战基隆，大捷，记名海疆总兵，更勇号曰西林。沪尾告警，铭军回援，于是基隆再失。逮沪尾既复，得胜还驻六堵。规基隆，全军会月眉山，曹志忠将左，刘朝祐将右，得胜居中。敌至左路，击却之。逾岁，法益兵攻志忠营，得胜领数

百人往援，战失利，提督梁善明阵亡，右师亦溃，月眉复不守。而得胜已先营六堵，筑城十余里，诸军获安。相持月余，和议成，始开港。旋补建宁镇，仍留防沪尾。数剿生番，感瘴成疾。光绪十六年，卒于军。妻徐氏，绝食殉焉。恤如制，妻获旌。

章高元，亦合肥人。初入淮军，累至副将。铭传檄为骑旅先锋，转战鲁、皖。安丘之役，以功擢总兵，赐号奇车巴图鲁。征台湾，晋提督。法越事作，署澎湖镇总兵，铭传檄援沪尾。沪尾、基隆既复，论功，更勇号年昌阿，除登莱青镇。中日失和，诏赴前敌，驻盖平。日军来攻，战挫遂退。德军舰袭胶澳，被幽，旋脱归，称疾罢。拳乱作，起署天津镇，徙重庆，以病免。卒，年七十一。

欧阳利见，字赓堂，湖南祁阳人。咸丰初，入长沙水师，转战赣、皖间，积功至游击。同治改元，伪护王陈坤书据太平，以兵舰衔尾西上，环泊花洋上，期水陆并进。利见领一军为前锋，兼程赴难。坤书阳令陆路悍党击我师船，而阴结筏自下游窃渡。利见诃知之，率所部长驱，乘风浪冲其筏为二。寇大困，倚河筑垒，矢坚守。我师水陆分道进，利见驶入花山，击其背。迟明，战良久，寇阵不少动，援军至，始退。利见进次马音街，会水师将李朝斌逼花津而阵，步骑助之，寇溃。翼日，复战，陆师将周万倬遇伏被创，利见锐身驰救，苦战竟日，焚象山寇舍。而寇艘聚泊小丹阳，归护新市镇。利见进石臼湖轰击之，获其船十二艘，迁参将。

二年，攻巢县，逼城东门而军，适彭毓橘军至，燔其筏，

毁浮桥。寇入城，利见先登克之，遂与霆军复含山。四日连下三城，功最，赐号强勇巴图鲁，调补狼山镇游击。克嘉定，迁副将。下太仓、昆山、新阳，晋总兵。是时花泾港寇垒林立，与吴江、震泽寇相犄角。利见率师破之，毁其船二十艘，城寇援绝乞降。于是苏、浙路梗，苏寇无固志。李鸿章督师合围，利见引兵从，迭克要害，寇宵遁。城复，晋提督。三年，攻嘉兴，利见率谢世彩等与陆师夹击，麾众先登，自城上发巨炮轰之。城寇贼乱，城遂拔。以次下长兴。坤书据常州，鸿章举兵西，使利见造浮桥渡壕，四面环攻，坤书就擒。中吴大定，除淮扬镇总兵。

四年，捻至曲阜，东南走滕、峰，渡运，东北走兰山，南走郯，趋赣榆、青口，图南下。朝廷忧里下河，诏备淮扬防。于是利见率炮舰四十艘泊清江，兼治精台。七年，黄河暴涨，利见乘流至德州，运防乃固。捻虽屡挫，然渡运之谋未已，盘旋河东上下。利见复下驶援应，与诸军环击，捻益不支。事宁，赏黄马褂，更勇号曰奇车伯。光绪六年，调福山镇。明年，擢浙江提督。

十年，法舰寇福建，浙江戒严。镇海为浙东门户，利见以三千五百人顿金鸡山防南岸，提督杨岐珍以二千五百人顿招宝山防北岸，总兵钱玉兴以三千五百人为游击师。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守备吴杰领之，而元凯、超武二兵舰泊海口备策应。诸将皆受利见节度。利见实以兵备道薛福成为谋主，乃量形势，设防御，搜军实，清间谍，杜向导，申纪律，励客将，布利器，部署甫定，而敌氛已逼。法人狃马江之役，颇轻浙防。利见督台舰兵纵炮击之，法主将坐船被伤，数以

鱼雷突入，皆被击退。法舰并力猛进，又沉其一。敌计穷，相持月余，终不得逞。事后知主将孤拔于是役殒焉。上嘉其功，赐头品秩。

十五年，病免。二十一年，刘坤一被命援奉天，奏调利见赴军。力疾北行，卒于道，年七十一。

论曰：法越之役，克镇南，复谅山，实为中西战争第一大捷。摧强敌，扬国光，子材等之功也。开华等复沪尾，利见等守镇海，与维祺等偕刘永福之拔宣光，并传荣誉。当时挟战胜之威，保台复越，亦尚有可为。独怪当事者为台湾难保之说以自馁其气，致使关外虽利，而越南终非我有。罢战诏下，军民解体，至今闻者犹有恨焉。

卷四百六十

列传二百四十七

左宝贵弟宝贤等 永山 邓世昌

刘步蟾林泰曾等 戴宗骞

左宝贵，字冠廷，山东费人。咸丰初，隶江南军。尝令当前敌，阵既接，旗兵中炮，殪，宝贵持其帜冲锋入，大捷，繇是知名。获苗沛霖，克金陵，频有功。后以游击从僧格林沁讨捻，积勋至副将。光绪初，尚书崇实巡视奉天、吉林，奏自随。既至，斩高希珍于土门，诛宋三好于石砬子。边外东北庙沟金宫四构党图大举，复捕治之，余烬悉平，赐号铿色

巴图鲁，晋记名提督。授高州镇总兵，仍留奉天。平朝阳教匪，赏黄马褂、双眼花翎，驻沈阳。

二十年，朝鲜乱起，日本进兵。朝议既决战，卫汝贵、马玉昆、丰绅阿各率所部往御之，宝贵自奉天来会，是为四大军。虑海道梗，乃绕道自辽东行，渡鸭绿江入平壤。是时叶志超虚饰战胜状，电李鸿章入告，遂拜总统诸军命。于是汝贵、玉昆军南门外大同江，志超部将江自康军北门外小山，宝贵任城守。未止舍，日军猝至，宝贵与丰绅阿击却之。敌退龙冈，分道夹攻，又败之。志超乃聚全军为婴城计。

时宝贵扼玄武门，日军大队至。志超将溃围北归，宝贵不从，以兵守志超勿令逸。宝贵徇于捕马贼之功，颇轻敌。日军辇炮散置山巅，谍者以告，若弗闻。登城指麾，中炮踣，犹能言，及城下，始殒。其部将负尸开城走，遇日军，又弃之，于是诸军皆溃。事闻，赠太子少保，谥忠壮，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子国楫袭。

弟宝贤、宝清先后于直隶、奉天剿匪阵亡。

永山，袁氏，汉军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吉林将军富明阿子，黑龙江将军寿山弟。以荫授侍卫，归东三省练军。中日战起，从将军依克唐阿军，率黑龙江骑旅驻摩天岭。永山临敌辄深入，为士卒先。与日军战数有功，连歼其将。既克龙湾，乘胜渡草河，规凤凰，依克唐阿策袭其城，檄永山为军锋，偕寿山分率马步队深入攻之。抵一面山，距城八里，张左右翼，各据一坡以待。永山为右翼，尤得地势。敌作散队，伍伍什什冒死前，复以大队横冲我左翼。左翼溃，右翼亦不

支，乃相继退。永山独为殿，遇伏，连受枪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事闻，谥壮愍，予建祠奉天。

邓世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少有干略，尝从西人习布算术。既长，入水师学堂，精测量、驾驶。光绪初，管海东云舰，徼循海口。日本窥台湾，扼澎湖、基隆诸隘，补千总，调管振威舰。以捕海盗，迁守备。李鸿章治海军，高其能，调北洋。从丁汝昌赴英购铁舰，益详练海战术。八年，朝鲜内乱，复从汝昌泊仁川，为吴长庆陆军后距。事宁，迁游击，赐号勃勇巴图鲁。管扬威快舰，往来天津、朝鲜；冬寒冰涸，巡视台、厦海防。寻充经远、致远、靖远、济远四船营务处，兼致远管带。

十四年，台湾生番畔，以副将从汝昌往讨。战埤南，毁其碉寨，擢总兵。时定海军经制，借补中军副将，而以汝昌为提督，其左右翼总兵则闽人林泰曾、刘步蟾也。汝昌故不习海战，威令不行。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非时不登岸，闽人咸嫉之。

二十年夏，日侵朝，绝海道。鸿章令济远、广乙两船赴牙山，遇日舰，先击，广乙受殊伤；轰济远，都司沈寿昌，守备杨建章、黄承勋中炮死。济远逃，日舰追之，管带方柏谦坚白帜，迫益亟，有水手发炮击之，折日舰瞭楼，柏谦虚张胜状，退塞威海东西两口。世昌愤欲进兵，汝昌尼其行，不果。已而日舰集大连湾，窥金州，我国海军乃大发，泊鸭绿江大东沟，以铁舰十当敌舰十有二。汝昌乘定远居中，列诸船左右张两翼。日舰鱼贯进，据上风，汝昌令轰击，距远不

能中。日舰小，运棹灵，倏分倏合，弹雨坳集，定远被震，大纛仆。世昌见帅旗没，虑军心摇，亟取致远纛竖之。战良久，定远击沉其西京丸，我之超勇毁焉。

世昌乘致远，最猛鸷，与日舰吉野浪速相当，吉野，日舰之中坚也。战既酣，致远弹将罄，世昌誓死敌。将士知大势败，阵稍乱，世昌大呼曰：“今日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众乃定。世昌遂鼓轮怒驶，欲猛触吉野与同尽，中其鱼雷，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其副游击陈金揆同殉，全船二百五十人无逃者。经远管带总兵林永升、超勇管带参将黄建寅、扬威管带参将林履中并殁于阵。

事闻，世昌谥壮节，余皆优恤。世昌既死，诸船或沉或逃，遂不复成军。世昌临战以忠义相激励，死状尤烈，世与左宝贵并称双忠云。永升等，《忠义》有传。

刘步蟾，侯官人。幼颖异，肄业福建船政学堂，毕业试第一。隶建威船，徼循南北洋资实练。同治十一年，会考闽、广驾驶生，复冠其曹。自是巡历海岸河港，所莅辄用西法测量。台湾地势、番部风土尤谙习，为图说甚晰。光绪改元，赴欧学枪炮、水雷诸技，还留福建，叙守备。以丁宝桢、李鸿章论荐，擢游击，会办北洋操防。十一年，赴德国购定远舰。维时海军初立，借才异地，西人实为管带，步蟾副之。已而西人去，颇能举其职。十四年，以参将赴欧领四快船归，迁副将，赐号强勇巴图鲁，擢右翼总兵。

二十年，中日战起，海军浮泊大东沟。日舰至，督摄诸

芝士御之，鏖战三时许，沉敌舰三艘，运送铭军八营，得以乘间登岸。论功，晋记名提督，易其勇号曰格洪额。明年，战威海，中弹死。步蟾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顾喜引用乡人，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时论责其不能和衷，致债事。然华人明海战术，步蟾为最先，虽败挫，杀敌甚众。上嘉其忠烈，诏优恤。

其左翼总兵林泰曾，亦籍侯官，同为船政学堂卒业生。管镇远，战大东沟，发炮敏捷，士卒用命，扑救火弹甚力，机营炮位无少损，赐号霍春助巴图鲁。驶远威海，舰触礁受伤，愤恨蹈海死。副将左翼中营游击杨用霖、广东大鹏协右营守备黄祖莲并殉焉。优恤各如制。祖莲等，《忠义》有传。

戴宗骞，字孝侯，安徽寿州人。少以廪生治乡团，捻酋苗沛霖数陷州，宗骞潜结各圩寨以携贰其党。同治初，谒李鸿章，上平捻十策，深器之，遂留参戎幕，积勋至知县。十一年，治南运河堤工。时畿辅兴水利，计臣虑饷拙，议裁兵。宗骞上书，略谓：“津沽为九河故道，漳、卫交汇，水蓄衍溢。宜辟减河泄其势，渐枝河分其涨，俾淮、练军治之，则兵农合一，事半而功倍。”鸿章以其议上闻，遂命董其役，成稻田六万余亩。著《海上屯田志》纪其事。

光绪六年，中俄失和，吴大澂被命佐吉林边务，奏宗骞自随。大澂兼摄屯政，宗骞为治道路，筑炮台，设江防，徙直、东流民，假予产业，分部护之。塞外灌莽千里，马贼为民患，宗骞曰：“此屯政蠹也！”率将士步驰八九百里，获渠率王林等骈诛之。又以缘边荒亘，户籍残耗，客民涣居不相

顾，因令屯聚一处，略仿内地保甲，杜绝奸宄。复设制造局、采金厂，行之期年，商民辐凑。大澈上其绩状，迁知府。

八年，徙防洋、浦河两海口。遭母忧归，鸿章疏留，宗濤请终制，弗许。时兴海军，练水师，辟军港，檄防威海。十三年，诣军所，壁金线顶山，分巩军驻南岸，绥军驻北岸。明年，建两岸海台各三，南曰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北曰北山嘴、黄泥崖、祭祀台。后路分筑陆台四，南岸口较阔，更建日岛地阱炮台，屹然为东防重镇。十七年，校阅海军礼成，论功晋道员。威海地瘠，士气衰，更斥资立义塾，延名师，至是始闻讴诵声。

二十年夏，日舰夹攻，率师御之，伤其舰四艘，再至再败之。既而旅顺、大连相继沦没，威海势益孤，电请北洋、山东益师，久弗应。其冬，连失文登、宁海。时宗濤守北岸，分统刘超佩守南岸，宗濤与约，寇至互相应。岁除，大风雪，战桥头集，绥军大困，锐身救之出。

逾岁，日军至，辄败去，折而南。宗濤往援，而超佩踉跄遁，三台拱手让敌，反诉巡抚李秉衡，诬宗濤背约。宗濤抗辩，愿复三台赎罪。乃募敢死士夺还二台，唯龙庙嘴未复。日军倏大集，二台仍不守，宗濤退归，登祭祀台。所部卒哗变，宗濤佯弗省，行数武，枪齐发，材官追斩一人，众散走。宗濤既登，乃无一从者。夜宿药库，丁汝昌诣筹战守策，宗濤曰：“绥、巩军已西去，孤台危棘，恐资敌。”汝昌令毁台，强掖之下。宗濤念南北各有地阱台，此其势尚可为，乃诣刘公岛就副将张德山。德山无战守志，宗濤饮金死，威海师遂燬。鸿章以死事闻，诏优恤。复以秉衡请，赠太常寺卿。

论曰：中东之战，陆军皆遁，宝贵独死平壤；海军皆降，世昌独死东沟。中外传其壮节，并称“双忠”。及日兵入举，永山独死凤城，敌遂长驱进矣。旅、大既失，威海势孤，步蟾、宗璠皆先后誓死。士气如此，岂遂不可一战？此主兵者之责。五人虽败，犹有荣焉！

卷四百六十一

列传二百四十八

宋庆 吕本元 徐邦道 马玉崑 依克唐阿
荣和 长顺

宋庆，字祝三，山东莱州人。家贫落魄，闻同里宫国勋知亳州，往依为奴。亳捻孙之友伪就抚，庆察其意叵测，请击之。国勋壮其志，署为州练长。之友降，遂接统其众，号奇胜营，荐授千总。自是守宿州，剿豫匪，释凤阳围，保徐、泗后路。逾三岁，擢至总兵，赐号毅勇巴图鲁。既贵，过亳，谒所主，仍易仆厮服，执事上礼益恭，人传为美谈。

同治改元，唐训方抚安徽，裁临淮军，而以三营属庆，毅军自此始。三年，苗沛霖围蒙城，庆绝其饷道。会僧格林沁军至，轰击之，寇宵遁。苗酋死，庆为安抚余众，自寿州正阳关所莅皆下。两淮告宁，调赴豫。时张曜为翼长，庆往访，详询地势寇情。曜喜曰：“诸将无问及此者，君来，豫之福也！”遂与交欢。明年，授南阳镇总兵。无何，曹州贼势炽，庆被困邓州刁河店，会粮罄，势且不敌。乃令部将马玉崑率壮士

三百，潜出立营通馈运，军气复振，寇乃解去。已而张总愚决河图北犯，庆据堤迎击，败之，西走；而任柱、赖文光复窜豫，湘军将刘松山助庆军尽驱入楚疆，豫略平。巡抚李鹤年因增练两大军，令曜领嵩武军，而以毅军专属庆。六年，与曜扼黄河，蹙捻至山东，聚而歼之。论功，赏黄马褂，更勇号格洪额。时总愚南扰河津，逼解州，诏庆与曜分守河北。逾岁，捻窜畿疆，庆率师入卫，转战雄、任、祁、高间，与诸军大破之，总愚赴水死。予二等轻车都尉，授湖南提督。

八年，左宗棠西征，庆引兵从，抵神木，再战再捷。明年秋，命参哈、宁剿匪事，旋移督西川，皆在军遥领。十三年，河、狄抚回闪殿臣叛，楚军战失利。时庆驻凉州，奉檄往援。三日驰五百余里，抵沙泥站，众缚其渠以献，诛之，事遂定。光绪元年，师还。六年，徙防旅顺，十余年，军容称盛。醇贤亲王奕譞被命巡阅，叹为诸军冠，亲解袍服赠之。两宫眷遇优渥，加太子少保、尚书衔。

二十年，中日失和，庆统毅军发于旅顺，与诸军期会东边九连城。军未集而平壤已失，廷旨罢总统叶志超，以庆代之。庆与诸将行辈相若，骤稟节度，多不悻，以故诸军七十余营散无有纪。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日军过义州，庆顿中路九连城，严戒备。日军渡鸭绿江，战失利，直趋凤凰城，退扼大高岭。旅顺围亟，朝命聂士成守之，敕庆往援。顿盖平，屡捣金州不得进，而旅顺已失。庆退守熊岳，自请治罪，被宥。未几，复州又失。日军西陷海城，庆亟赴之，击敌感王寨。前军方胜，后队讹传敌拊背，骇溃，复退守田庄台，辽阳益危。庆凡五攻城弗能拔，朝廷思倚湘军，命庆与吴大澂

佐刘坤一军。庆率徐邦道、马玉崑兵万二千人顿太平山，战却之，大澈败入关。庆方以三万人驻营口，闻警，还扼辽河北岸；而日军尽以所获炮列南岸猛攻，庆军溃而西，于是辽河以东尽为日有矣。诏褫职留任。

二十四年，徙守山海关，入觐，释处分。和议成，留豫军三十营属之，赐名武卫左军，驻锦州。二十八年，卒，晋封三等男，予建祠，谥忠勤。子天杰，五品京堂，袭爵。

庆从戎久，年几八十，短衣帕首，蹒跚冰雪中，与士卒同甘苦，人以为难云。

吕本元，安徽滁州人。初隶李鸿章军，随剿粤匪、捻匪，转战苏、皖、鲁、豫各省。援鄂、援陕屡立功，历保总兵，赏强勇巴图鲁勇号。鸿章总督直隶，调入直。光绪初，授四川重庆镇，仍留统盛军马步各营。中日战起，檄本元统队出关，兼程至安州。平壤失，从宋军退守大高岭。本元令各军夜树旗各要隘，广设疑兵，亘二百余里。敌至，疑顿不前，乘其疲袭击之，复与聂军败之分水岭。议成，还直。二十六年，拳祸起，署天津镇，擢直隶提督，统淮、练各军。剿匪受弹伤，事平，赏黄马褂。调浙江，勤训练，尤严治盗，常亲督队入山搜剿，连毙匪首。浙省议裁绿营，本元赞画始就绪。宣统二年，病，乞罢。寻卒。

徐邦道，四川涪州人。初从楚军讨粤寇，积勋至参将。还本籍筹防，解城围，迁副将。越境援陕西汉中，赐号冠勇巴图鲁。旋坐汉中失守，褫职。嗣从副将杨鼎勋援苏，再援浙、闽，以战功释处分。同治六年，从刘铭传剿平东捻，复官。明年，张总愚犯减河，邦道严扼桥口，大败之。更勇号铿僧额，

迁总兵，署江苏徐州镇。光绪四年，擢提督，调驻天津军粮城，授正定镇。

东事起，庆以旅顺守将赴防九连城，李鸿章别令姜桂题等守旅顺，邦道助之。日军入貔子窝，邦道语诸将曰：“金州若失，则旅顺不可守，请分兵御之。”诸将各不相统，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趋大连湾。是时铭军分统赵怀益守其地，邦道至，固请兵，乃分步旅随邦道行。日军大集，遂占金州，进逼大连，怀益奔旅顺。越十日，日军来争旅顺，诸将相顾无措，邦道率残卒至，愤甚，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众拒战土城子，挫之。日军大至，乃退。道员龚照屿先一日遁，诸将亦夺民船以济，盖日军未至而旅顺已墟矣。邦道奔复州依庆，诏褫职。庆令守盖州，邦道自牛庄移师还，而盖平亦已失，合章高元击之，弗胜。桂题往援，邦道请夜捣盖平，桂题辞，诸军皆退营口。邦道乃从庆击敌太平山，与玉崑力战却之，俄仍败溃。复与湘军将李光久攻海城，亦弗克，遂退。逾岁，卒复官，予优恤。

马玉崑，字景山，安徽蒙城人。以武童从宋庆攻捻，积功至都司，赐号振勇巴图鲁。任柱等困庆登州，玉崑锐身驰救，围立解，繇是以骁果名。捻平，擢总兵。剿秦、陇回，数获胜，更勇号曰博奇。既克肃州，赐头品服。嗣从金顺出嘉峪关，连下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擒其渠黑瞎子。天山南北告宁，赏黄马褂，予世职。玉崑居西域先后十余年，收复名城以十数，暇辄使部下屯垦辟地利。李鸿章疏荐将才，谓可继宋庆。光绪间，调赴直隶。

二十年，补授山西太原镇。会日朝构衅，玉崑统毅军赴

援，次平壤，壁南门外大同江。日军夹攻，玉崑守东岸，血战久，援至，敌败去。已而玄武门失，叶志超令其速撤军，乃归平壤。日军占盖平，诸将皆退营口。玉崑从庆顿太平山，日军猛攻之，玉崑战最力，击退其众。无何，日军大集，庆陷重围，坠马负创，玉崑挟围入，翼之出，伤亡殊多。转战田庄台、感王寨，以千余人抗强敌，屹然自全。

二十五年，擢浙江提督。明年，调还直隶。适拳匪肇乱，联军入寇，玉崑统武卫左军御之。初战天津，继战北仓，相持月余，卒以无援退。车驾西幸，命随扈。又明年，还京，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朝阳土寇窃发，玉崑倍道应赴，破其卡，生擒首恶邓莱峰诛之。三十四年，病卒，赠太子太保，予二等轻车都尉，谥忠武。

依克唐阿，字尧山，扎拉里氏，满洲镶黄旗人，吉林驻防。以马甲从征江南，移师讨捻，败张洛行于大回村、濉溪口，屡著战绩，积勋至佐领。同治初，马贼陷伊通，依克唐阿以少袭众，斩其酋刘果发等，又破之昌图，攻克刘家店，复长春厅，迁协领，赐号法什尚阿巴图鲁。搜捕残匪，获白淩阿、焦西平，晋副都统。十一年，补官黑龙江。光绪五年，移呼兰，呼兰设副都统自此始。明年，母忧归。

时俄人以议改《伊犁条约》有违言，乌里雅苏台参赞喜昌夙谗依克唐阿谙战术，请敕就近募猎户守琿春。会吉林戒严，依克唐阿遂募兵五千择隘分守，而自率师驻其地。琿春故重镇，其东南海参崴，俄尤数窥伺，廷议设副都统镇之，于是又改调琿春。十年，被命佐吉林军事。十五年，擢黑龙江

将军。

二十年，日朝战起，依克唐阿请率军自效，乃进咸镜道，绕赴汉城迎击，上嘉之。左宝贵军失利平壤，日军西进，命移驻九连城。寻以日军渡江来攻，复令徙上游御之。依克唐阿与战于蒲石河，连克蒲石河口、古楼子。宋庆退驻大高岭，依克唐阿孤军不能独守，遂退宽甸。宋军南援旅、大，聂士成军接防，乃定夹攻之约。依军由宽甸绕进赛马集迎击日军，先战悬羊砬子，连胜之草岭河、通远堡、草河口。日军大集，横断聂、依两军，士成亟趋分水岭拊其背，依军还击之，阵斩一中尉。又西而东，大战于金家河，军稍挫。日军先已占凤凰城，依克唐阿谋袭之，分左右翼以进，战一面山，敌来争，左翼溃，右翼统领永山遇伏死，依克唐阿保余军退，诏革职图后效。

逾岁，海城陷，辽西危棘，诏责长顺守辽阳，依克唐阿助之，发帑金五十万济依军。既至，议以攻为守。乃集诸将置酒，取刀刺臂血，搅而饮之，相矢以死。依军遂进取海域，军腾鳌堡、耿庄，数战弗胜。会荣和至军，亟趣之出。荣和先进北路，夺三卡，其左树木幽深，令隐兵备抄袭，而自列阵旷野，伏枪以待。日军据山巅轰击我师，弹落积雪中，渍不发。我师还击，仆者众，再发再仆。众争傍山出，伏枪具举，死以百数。荣和所部募自塞边外，善避击，伤者恒少，所谓“东山猎户”也。是役以千人抗日军数千，故依军声誉远出诸军上。

罢战诏下，日人将归我辽东，依克唐阿力请三路分兵镇慑，称旨。又条上练兵队、筑炮台、造铁路、制枪械、开矿

产、治团练六事，朝旨以矿政尤要，敕妥筹开采。又明年，晋头品秩，授镶黄旗汉军都统。其秋，出为盛京将军。既莅事，纠贪墨，整营制，晰分厘税，岁增饷银数十万。复撤还金州奉军，杜俄人藉口，境内称治。二十五年，卒，谥诚勇，予建祠。

依克唐阿勇而有谋，性仁厚，不嗜杀，每有俘获，不妄戮一人。转战吴、皖、鲁、豫，先后救出难民以十数万计，至今人尸祝之。初与长顺订兄弟交，长顺兄事之。及议辽阳战守，语不协。依克唐阿毅然独任其难，曰：“孰使我为兄也者？”其雅量如此。

荣和，字育堂。二等侍卫，官至副都统。战后所部育字营多骄纵，命李秉衡查办，革职治罪。

长顺，字鹤汀，达呼里郭贝尔氏，隶满洲正白旗，世居布特哈。起家蓝翎侍卫，随文宗车驾狩热河。会马贼陷朝阳，从大学士文祥讨平之。嗣复从侍郎胜保征捻，转战直、鲁、皖、豫，以骁勇称。同治元年，解颍州围，以功迁二等。

多隆阿主陕西军事，调赴军，至潼关，大败寇众，赐号恩特赫恩巴图鲁。进攻咸阳马家堡，被巨创，援至，又大破之，咸阳复，晋头等。三年，悍回马化隆据宁夏，分其党驻清水堡成犄角，师久攻不下。长顺曰：“不先翦其羽翼，城未可克也！”乃自灵州袭清水堡，乘胜取宁夏，拔之，晋副都统，赐头品服。时长顺年未四十，而战常陷坚。每当兵溃时，或抄袭其后，或横阻其前，俾溃者得整列，以是常转败为胜。其旗帜尚白，寇望见之，辄呼曰：“小长将军至矣！”相与戒勿

犯，其为寇所惮若此。

六年，移师兰州。时省城戎备寡，回众数千突来犯，长顺率百人隐小沟，出不意疾击之，寇愕走，又败之平番、皋兰、狄道，既复规取河州，连破太子寺、高家集，被赏赉。八年，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越二年，出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坐事免。

光绪二年，复官，左宗棠调赴甘肃，历署巴里坤领队大臣、哈密帮办大臣。初，新疆南路勘界议起，当事者与俄使相持久不决。至是，长顺陟巉岩，披蒙茸，获见高宗御书界碑，俄使始无异辞，乃定。明年，假归，历授正白旗汉军都统、内大臣。十四年，出为吉林将军。既莅事，赈菑荒，维圉法，均厘榷，澄吏治，清盗源，整旗务，境内一切皆治办。又创修《吉林通志》，书成上之。

二十年，日军陷海城，辽阳危。朝命长顺往援，节制奉天各军，并严诏：“辽阳有失，唯长顺是问。”时溃军纷集辽城下，署知州徐庆璋方闭城不令入，军大哄。会长顺领百骑至，斩哄者一，余令还驻沙河。先是长顺被命以军五千分队应赴，先至者令壁本溪湖，自轻骑入辽阳。乱既定，日军谋者亦不知其止百骑也，第归言某将军至。日军遂止弗前，辽阳乃保。已而进攻海城，战数日弗胜，长顺奏趣宋庆会师，诏不许。湘军将陈湜至，又请刘坤一令合攻，亦未果。及日军绕道复攻辽阳，敌庆璋守岢峒峪，长顺与依克唐阿回援，得无恙。和议成，请疾归。

二十五年，复起吉林将军。拳乱作，俄罗斯内犯，奉天、黑龙江皆主战，长顺独持不可。又上言拳匪不可恃，东省铁

路随地皆驻俄兵，宜善为羁縻，宁严守以待战，毋先战以启衅。上嘉其老成持重，奉、吉军事悉属之。战衅既开，奉、黑皆罹灾，而吉林安堵，人服其先见。日俄之战，守中立，独无所犯。三十年，卒，赠太子少保，予一等轻车都尉，谥忠靖，入祀贤良祠。

长顺耸干颡面，须眉洒然。富胆略，恒持短矛单骑穿贼阵，为士卒先。往往以少制众，以奇制胜，兼谋勇，一时称良将云。

论曰：中日之战，淮军既覆，湘军随之，唯豫军强起支撑。庆与玉崑先后失利，亦不复能自振焉。东三省练军自成军后，终未当大敌，而依克唐阿、长顺一奋其气，遂保辽阳而无失，中外称之。丧师辱国者数矣，此固差强人意者哉。

卷四百六十二

列传二百四十九

丁汝昌 卫汝贵弟汝成 叶志超

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庐江人。初隶长江水师，从刘铭传征捻，积勋至参将。捻平，赐号协勇巴图鲁，晋提督。光绪初，留北洋差序，赴英国购兵舰，历法、德各营垒厂局，还综水师。八年，朝鲜与美议互市，请莅盟，汝昌与道员马建忠东渡监约。既而朝军哗变，焚日使署，遂率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而日军已先至，汝昌还请益师。随统

七舰以济，薄王京，与吴长庆及建忠谒李应昱，执以归。九年，授天津镇总兵。会越南南定陷，乘兵舰往江平及钦州白龙尾，徼循海口，赏黄马褂。十四年，定海军经制，命为海军提督。军故多闽人，汝昌以淮军寄其上，恒为所制。总兵以下多陆居，军士亦去船以嬉，又值部议停购船械，数请不获，盖海军废弛久矣。二十年，赏加尚书衔。

朝乱再起，汝昌欲至济物浦先攻日舰，将启行，总署电梃之。逮日舰纵横海上，海军始集大东沟、鸭绿江口。定远为汝昌座船，战既酣，击沉其西京丸一艘。已，致远弹药尽，被击，总兵邓世昌战死。自是连丧五舰，不复能军。汝昌犹立望楼督战，忽座船炮震，晕而仆，舁以下。汝昌鉴世昌之死，虑诸将以轻生为烈，因定《海军惩劝章程》，李鸿章上之，著为令。旅顺陷，汝昌渡威海，是时两军相去二百二十余里，朝士争弹之，褫职逮问。鸿章请立功自赎，然兵舰既弱，坐守而已。

逾岁，日军陷荣城，分道入卫。汝昌亟以木簰塞东西两口，复虑南岸三台不守、炮资敌，欲毁龙庙嘴台炮，陆军统将戴宗骞电告鸿章，责其通敌误国，不果毁。待援师不至，乃召各统领力战解围。会日暮大风雪，汝昌尽毁缘岸民船，而南北岸已失，日舰入东口猛攻，定远受重伤，汝昌命驶东岸，俄沉焉，军大震，竟向统帅乞生路，汝昌弗顾，自登靖远巡海口。日舰宵入口门，击沉来远、威远，众益恐。道员牛昶炳等相向泣，集西员计议。马格欲以众挟汝昌，德人瑞乃尔潜告曰：“众心已变，不如沉船夷炮台，徒手降，计较得。”汝昌从之，令诸将同时沉船，不应，遂以船降，而自饮药死，于

是威海师燬焉。事闻，诸将皆被恤，汝昌以获谴，典弗及。宣统二年，海军部立，旧将请赐恤，始复官。

卫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从刘铭传征捻，累迁至副将，晋总兵。事平，授河州镇，李鸿章荐其朴诚忠勇，留统北洋防军。历授大同、宁夏诸镇，均未之官，统防军如故。

光绪二十年，日朝战起，率马步六千余人进平壤，临行，鸿章诫以屏私见，严军纪。至牙山，退成欢，与日军相见，寻复趋平壤合大军，与副都统丰绅阿顿守城南江岸。平壤，朝旧京也，闻我军至，争携酒浆以献；而军士多残暴，掠财物，役丁壮，淫妇女，汝贵军尤甚，杀义定朝民，众滋忿。复蚀军精八万运家，军大哗，连夕自乱，互相蹈藉。时马玉崑血战大同江，浮舟往援，敌稍却。玄武门岭失，即窜走。鸿章方据叶志超牒奏捷，俄而安东、凤凰陷，踉跄走岫岩，岫岩陷，走奉天。朝士交章纠其罪，诏褫职逮问。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牒，尝引以戒国人。明年，镬送京师，按实，论死。

其弟汝成官至总兵。援旅顺，六统帅不相辖，汝成与赵怀益争殴，鸿章函责之。逮日军至，姜桂题等犹力御，而汝成已先遁。诏逮治，未踪获，乃籍其家。后不知所终。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以淮军末弁从刘铭传讨捻，积功至总兵。战淮城被创，仍奋击却之，逐北天长，又败之汴河，赐号额图浑巴图鲁。规南药，战德、平间，频有功。捻平，留北洋。光绪初，署正定镇总兵，率练军守新城，

为大沽后路。后徙防山海关，李鸿章荐其优智略，予实授。十五年，擢直隶提督。越二年，热河教匪乱，志超率师讨之。平建昌，连克榆林、沈家窝馆、贝子庙，释下长皋围，进攻乌丹城，擒其渠李国珍磔之，赏黄马褂、世职。

二十年，朝鲜乞师，鸿章令选练军千五百，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顿牙山。志超迟留不进，鸿章责之，不得已启行。而日军已据王京要隘，牙山兵甚单，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数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赴仁川，增陆军驻马坡。鸿章始终欲据条约，恐增兵为彼藉口，勿许，并戒志超毋启衅。亡何，高升商轮运兵近丰岛，被击沉。士成谓志超曰：“海道既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志超从之。日军逼成欢，士成以无援败，趋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弃公州，间道出汉阳东，士成追及之。当是时，大军集平壤，乃卷甲而趋之，二日始至。志超以成欢一役杀伤相当，铺张电鸿章，鸿章以闻，获嘉奖，赏银二万犒军，拜总统诸军之命。

志超意甚满，日置酒高会，徒筑垒环炮为守。日军调至大同江，为我军逐去，遂以屡捷入告。时统帅居城中，日军夹江而阵，两岸相轰击。东南二路战少利，志超莫敢纵兵，趣回城。日军乘间以济，据山阜，左宝贵出御之，被巨创。志超将私逸，宝贵不从，以兵监之。宝贵自守玄武门岭，矢必死，登城指麾，为炮所中而殒。志超亟树白帜乞罢战，日人议受降，请帅兵归，弗许，乃潜向北走。朝兵衔之刺骨，于其出城时枪击之，死者不可称计。日军复要之山隘，兵溃，回旋不得出，挤而死者相枕藉。诸将尽委械而去，于是朝境内

无我军矣。

志超奔安州，士成谓安地备险奥，可固守，弗听。迺定州，亦弃不守，趋五百余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事闻，夺志超职，鸿章请留营效力，弗许。次年，械送京师，下刑部鞠实，定斩监候。二十六年，赦归，岁余卒。

论曰：甲午之役，海陆军尽覆，辱莫大焉。汝昌虽有罪，而能以一死报国，尚知畏法。汝贵、志超丧师失地，遗臭邻邦，腆然求活，终不免于国典，何其不知耻哉？

卷四百六十三

列传二百五十

唐景崧 刘永福

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光绪八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招致刘永福，廷旨交岑毓英差序。景崧先至粤，谒曾国荃，黻其议，资之入越。明年，抵保胜，见永福，为陈三策，谓：“据保胜十州，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中国必助之饷；若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策之下也。”永福从中策。战纸桥，敌溃，为作檄文布告内外，檄出，远近争响应。越嗣君为法胁，莫能自振，景崧乘间劝内附。永福意犹豫，景崧曰：“子能存亡继绝，即所以报故主也。且阮福时已薨，无背主嫌。”永福意稍动，

于是广招戎幕谋大举。上念景崧劳，赏四品衔。

景崧上书言：“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国王，欲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以定人心。若不为藩服计，不妨直取为我有，免归法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败者也。”十年，驻兴化，会北宁告急，毓英令景崧导永福往援。初，桂军黄桂兰等方守北宁，刘团被困山西，坐视不救，永福憾之深。至是景崧力解之，始往；并劝桂兰离城择隘而守，弗听。景崧轻骑入谅山，与徐延旭量战守。适扶良警，请还犒刘军，行至郎甲，涌球陷，阻弗达。回谅，谓延旭曰：“寇深矣！亟宜权溃卒，定人心，备糗粮，集军械，分兵守险，以保兹土。”于是令综前敌营务，扼巴塘岭。敌再至，再却之，广军气稍振。

会张之洞令其募勇入关，乃编立四营，号景字军，为规越广军之一。朝廷赏加五品卿。景崧遂取道牧马，行千二百里，箐壑深阻，多瘴厉，人马颠陨不可称计。既至，数挫敌锋，毓英高其能，复以潘德继滇军属之，兵力乃益厚，进顿三江口。逾月，法人攻刘军吴凤典营，景崧率谈敬德驰救，大捷。敌既退，遂先薄宣光。城外故荒服，乃督军开山斩道，首龙州，设馆司，创设台站，滇桂道始达。已而军其南门，敌开壁出荡，疾击之，逼城而垒，枪弹雨垒，攻益力。是时天霪雨，运馈绝，吏士无人色。逾岁，滇军丁槐攻城，桂军虽饥疲，然犹据山巅轰击。法人殊死斗，不可败。毓英虑其断后援，令勿拚孤注，于是退顿牧马。有旨罢战，遂入关。论宣光获胜功，赏花翎，赐号霍伽春巴图鲁，晋二品秩，除福建台湾道。十七年，迁布政使。二十年，代邵友濂为巡抚。

台湾自设巡抚，首任刘铭传，治台七年，颇有建设，详《铭传传》。铭传去，友濂继之，丈地清赋，改则启征，迭平番乱，建基隆炮台。及景崧莅任，日韩启衅，亟起筹防。永福分镇南澳。景崧自与永福共事，积不相能，乃徙永福军台南，而自任守台北，未几而李文奎变作。文奎故直隶匪，从淮军渡台，居景崧麾下为卒。有副将余姓者，缘事再革之，文奎忿甚，即抚署前斩其头，护勇内应，争发枪，将入杀景崧。景崧出，叛卒见而怖之，敛刃立，并告无事。景崧慰之，翻令文奎充营官，出驻基隆。于是将领多离心，兵浸骄不可制。

割台议起，主事邱逢甲建议自主，台民争赞之。乃建“民国”，设议院，推景崧为总统。和议成，抗疏援赎辽先例，请免割，不报，命内渡。台民愤，乃决自主，制蓝旗，上印绶于景崧，鼓吹前导，绅民数千人诣抚署。景崧朝服出，望阙谢罪，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电告中外，有“遥奉正朔，永作屏藩”语，置内部、外部、军部以下各大臣。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无应者。无何，日军攻基隆，分统李文忠败溃。景崧命黄义德顿八堵，遽驰归，诡言狮球岭已失，八堵不能军，且日人悬金六十万购总统头，故还防内乱，景崧不敢诘也。是夜，义德所部哗变。平旦，日军果占狮球岭，溃兵争入城，城中大惊扰乱，客勇、土勇互仇杀，尸遍地。总统府火发，景崧微服挈子遁，附英轮至厦门，时立国方七日也。二十八年，卒。

刘永福，字渊亭，广西上思人，本名义。幼无赖，率三百人出关，粤人何均昌据保胜，即取而代之。所部皆黑旗，号

黑旗军。

同治末，法人陷河内，法将安邴构越匪黄崇英谋占全越，拥众数万，号黄旗。越王谕永福来归，永福遂绕驰河内，与法人抗，设伏以诱斩安邴，覆其全军。法人大举入寇，永福军频挫。越人惧，乃行成，而授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宣光、兴化、山西三省，设局保胜，榷厘税助饷。有黄佐炎者，越驸马，以大学士督师。永福数著战功，匿不闻，永福衔之。越难深，国王责令佐炎发兵，六调永福不至，然越王始终思用之。

光绪七年，法人藉词前约互市红河，胁越王逐永福。越王佯调解，而阴令勿徙。法大怒，逾岁，入据河内。永福愤，请战，出驻山西，迳谅山，谒提督黄桂兰，乞援助。会唐景崧至，面陈三策，永福曰：“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朝旨赏十万金犒军，永福入赏为游击。战怀德纸桥，阵斩法将李威利，越王封一等男。既又败之城下，法人决堤掩其军，越人具舟拯之出，退顿丹凤，与法人水陆相持，苦战三日，部将黄守忠攻最力。敌大创，乃浮舰攻越都，悬万金购永福，越乞降。永福欲退保胜，黑旗军皆愤懣，守忠自请以全师守山西，功不居，罪自坐，永福乃不复言退。无何，闻法军至，遂出驻水田中，而军已罢困，及战，大溃，退保兴化。

九年，法人要议越事，岑毓英力言土寇可驱，永福断不宜逐，上韪之，命永福相机规河内，并济以饷。十年，毓英次嘉喻关，永福往谒，毓英极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法人闻之，改道犯北宁。永福驰援，迳永祥金，英、法教民梗阻，击却之。比至，粤军已大溃，永福夺还扶朗、猛球炮台。

俄北宁失，力不支，再还兴化。复以粮运艰阻，改壁文盘洲大滩，候进止。

毓英奏言：“永福为越官守越地，分所应为，若畀以职，将来边徼海澨，皆可驱策。”于是擢提督，赏花翎。而李鸿章坚持和议，犹责其骚动。已，和局中变，上令永福军先进。法人扰宣光，永福窖地雷待之，连日隐卒以诱敌，不敢出，复徙营逼城，三战皆利。敌援至，毓英遣水师溯河而上，永福夹流截击，夺其船二十余艘，斩馘数十级，法人愕走。逾月，法舰入同章，毓英遣将分伏河东西，永福居中策应，两岸轰击，败之，复以全力扼河道。十一年，法军攻左域，守忠失同章不守，诸军败挫，永福退浪泊。停战诏已下未至，犹大捷临洮。论胜宣、临功，赐号依博德恩巴图鲁。和议成，法人要逐如故。张之洞令永福驻思钦，不肯行。景崧危词胁之，乃勉归于粤，授南澳镇总兵。

二十年，中日衅起，命守台湾，增募兵，仍号黑旗。景崧署巡抚，徙其军驻台南。及台北陷，景崧走，台民以总统印绶上永福，永福不受，仍称帮办。日舰驶入安平口，击沉之。攻新竹，相持月余，兵疲粮绝，永福使使如厦门告急，并电缘海智抚乞助饷，无应者。而台南土寇为内间，引日军深入，破新化，陷云林，掇苗栗，轰嘉义，孤城危棘，永福犹死守。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贻书永福劝其去，峻拒之。日军乃大攻城，城陷，永福亡匿德国商轮，日军大搜不获。内渡后，诏仍守钦州边境。后卒于家。

永福骨瘦柴立，而胆气过人，重信爱士，故所部皆尽死力云。

论曰：清初平定台湾，用兵数十载，始入版图。甲午议和，遽许割让，天下莫不同愤焉。台民奋起，拥景崧为总统，建号永清，此实国民自主之始，七日遽亡。景崧初说永福王越，乃自为之，竟不可以终日，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岂不然哉？永福战越，名震中外，谈黑旗军，辄为之变色。及其渡台，已多暮气，景崧又不与和衷，卒归同败，此不仅一隅之失也，惜哉！

卷四百六十四

列传二百五十一

李端棻 徐致靖 子仁铸 陈宝箴
黄遵宪 曾钰 杨深秀 杨锐
刘光第 谭嗣同 唐才常 林旭 康广仁

李端棻，字苾园，贵州贵筑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十年，出督云南学政。值回寇乱后，荒服道亘，前使者试未遍，端棻始一一按临，文化渐振。光绪五年，转御史，以叔父朝仪官京尹，回避，改故官。累擢内阁学士。十八年，迁刑部侍郎。越六年，调仓场。前后迭司文柄，四为乡试考官，一为会试副总裁，喜奖拔士类。典试广东，赏梁启超才，以从妹妻之，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

维时康有为上书请变法，兼及兴学。二十二年，端棻遂疏请立京师大学，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分斋讲习；并

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生。二十四年，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又以各衙门则例，语涉纷歧，疏请删订，上尤善之，诏趣各长官定期革前敝。擢礼部尚书。未几，有为等败，端棻自疏检举，诏褫职，戍新疆。中道遽疾，留甘州。二十七年，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三十三年，卒。宣统元年，从云南、贵州京朝官请，复官。

徐致靖，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寄籍宛平。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父忧服闋，二十三年，起故官。致靖尝忧外患日迫，思所以为献纳计。

子仁铸，时以编修督湘学，倡新学，书告致靖举康有为。致靖遂上言：“国是未定，请申乾断示从违。”藉以觐上意。未几，诏果求通才，于是致靖奏有为堪大用，并及梁启超、黄遵宪等。又连上书请废制艺，改试策论，省冗官，酌置散卿。复以边患棘，宜练重兵，力荐袁世凯主军事。上皆然其言，敕依行。罢斥礼部尚书许应骙等阻遏言路，遂命致靖权右侍郎。二十四年八月，太后复出训政，参预新政诸臣皆获罪。致靖褫职坐系，寻定永远监禁，仁铸亦罢官。庚子，联军陷京师，致靖始出狱待罪，诏赦免。卒，年七十五。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少负志节，诗文皆有法度，为曾国藩所器。以举人随父伟琳治乡团，御粤寇。已而走湖南，参易佩绅戎幕，军来凤、龙山间。石达开来犯，军饥疲，走永顺募粮，粮至不绝，守益坚，寇稍稍引去。宝箴

之江西，为席宝田画策歼寇洪福瑱，事宁，叙知府，超授河北道。创致用精舍，遴选三州学子，延名师教之。迁浙江按察使，坐事免。湖南巡抚王文韶荐其才，光绪十六年，召入都，除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二十年，擢直隶布政使，入对，时中东战亟，见上形容忧悴，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以期变不失常。他所陈奏语甚多，并称旨。上以为忠，命治精台，专摺奏事。《马关和约》成，泣曰：“殆不国矣！”

明年，以荣禄荐，擢湖南巡抚。抚幕有任骖者，植党私利，至节重治之。直隶布政使王廉为关说，据以上闻，廉获谴。覆按史念祖被劾事，尽暴其任用非人状，念祖遂褫职。繇是有伉直声。湘俗故暗塞，宝箴思以一隅致富强，为东南倡，先后设电信，置小轮，建制造枪弹厂，又立保卫局、南学会、时务学堂。延梁启超主湘学，湘俗大变。又疏请厘正学术及练兵、筹款诸大端，上皆嘉纳，敕令持定见，毋为浮言动，并特旨褒励之。是时张之洞负盛名，司道咸屏息以伺。宝箴初绾鄂藩，遇事不合，独与争无私挠，之洞虽不悻，无如何也。久之，两人深相结，凡条上新政皆联衔，而鄂抚谭继洵反不与。

会康有为言事数见效。宝箴素慕曾、胡荐士，因上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佐新政。上方诏求通变才，遽擢京卿，参新政，于是四人上书论时事无顾忌。宝箴又言四人虽才，恐资望轻，视事过易，愿得厚重大臣如之洞者领之。疏上而太后已出训政，诛四京卿，罪及举主，宝箴去官，其子主事三立亦革职，并毁湘学所著《学约》、《界说》、《札记》、《答问》诸书。

初，宁乡已革道员周汉，以张揭帖攻西教为总督所治。宝箴至，汉复刊帖传布，宝箴令毁之，汉殴毁帖者，宝箴怒，下之狱。旧党恨次骨，然喜新之士，亦以此翕然称之。宝箴既去，诸所营构便于民者，虽效益已著，皆废毁无一存云。卒，年七十。

黄遵宪，字公度，嘉应州人。以举人入贡为道员。充使日参赞，著《日本国志》上之朝。旋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藉口卫生，逮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右于侨居邪？”美吏谢，遽释之。历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按察使。时宝箴为巡抚，行新政，遵宪首倡民治于众曰：“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辄。”于是略仿西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凡与民利民瘼相丽，而为一方民力能举者，悉属之，领以民望，而官辅其不及焉。寻解职，奉出使日本之命，未行而党祸起，遂罢归。著有《人境庐诗草》等。

曾链，字怀清，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庆昀，宁夏将军。以任子为工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转御史。光绪九年，出为陕西督粮道。西、同各属农民纳粮例缴省仓，道涂艰远，多弊窦，设法清厘之，民称便。三辅土风朴塞，艺事苦窳，延长安柏景伟、咸阳刘光蕢主关中书院，督课实学，士论翕然。又设蚕桑局，聘织师教以煮凖织染法，岁出丝帛埒齐、豫。十三年，迁按察使。明年，母忧解职。服除，起故官，俄迁甘肃布政使。二十四年，调直隶，回避，留

本任。擢湖北巡抚，慨然曰：“时艰至此，犹可拘成法不变耶？”于是假陕甘总督印上陈补官、掣签、度支、讼狱四事，宜变通成例，厚植国本。侍读学士貽穀、光禄寺少卿张仲炘弹其乱政，诏褫职。始，曾钰官京朝，家纂贫，僦居陋室。及任外台，孜孜民事，不顾问有无。既闲废，出入皆徒步，陕民恒岁醵金济之。后益困，至敝衣鬻卜都市。未几，卒。宣统改元，总督端方为奏复原官。

杨深秀，字仪村，本名毓秀，山西闻喜人。少颖毓，谙中西算术。同治初，以举人入赆为刑部员外郎。假归，值晋大饥，阎敬铭衔命筹赈，深秀条上改革差徭法，困少苏。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就本官迁郎中，转御史。尝言：“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

二十四年，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深秀力请联英、日拒之，词甚切直。时朝廷锐意行新政，而大臣恒多异议。深秀乃与徐致靖先后疏请定国是，又以取士之法未善，请参酌宋、元、明旧制，厘正文体，下其议于礼部，尚书许应骙心非之，未奏也。会议经济特科务减额，于是深秀合宋伯鲁弹其阻挠。上令应骙自陈，奏上，劾康有为夤缘要津，请罢斥，词连深秀，上不之诘也。御史文悌劾深秀传布有为所立保国会，并暴有为交通内外状，德宗责以代人报复，反获咎。深秀益感奋，连上书请设译书局，派王公游历各国，并定游学日本章程，皆报可。又请试庶官，日番二十人，料简贞实，而汰其庸愚罢老不谙时务者，繇是廷臣益侧目。湖南巡抚陈宝箴图治甚急，中蜚语，深秀为剖辨之，上以特旨褒宝箴，宝

箴乃得行其志。

八月，政变，举朝惴惴，惧大诛至，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方疏未上时，其子黻田苦口谏止，深秀厉声叱之退。俄被逮，论弃市。

深秀性鲠直，尝面折人过，以此丛忌。官台谏十阅月，封事二十余上，稿不具存，惟狱中诗三章流传于世。著有《虚声堂稿》、《闻喜县新志》。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少隽慧，督学张之洞奇其才，招入幕。肄业尊经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优贡朝考得知县。之洞督两广，从赴粤。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考取内阁中书。

二十四年，之洞荐应经济特科。又以陈宝箴荐，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并加四品卿，充军机章京，参新政。召见，锐面陈兴学、练兵为救亡策，称旨。七月，礼部主事王照上封事，尚书许应骙等格不奏。上闻，震怒，尽褫尚书侍郎六人革职，朝臣皆不自安。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锐复奏言：“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上是之。

已而太后再训政，诸言新政者皆予重诛。锐既下狱，自揣实无罪，谓即讯不难白，次日，遽诏与光第等同弃市。宣统改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请代奏，始传于世。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严，因谏狱忤长官，遂退而闭户勤学，绝迹不诣署。家素贫，而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弗受。独与杨锐善。通《周官》、《礼》及《大、小戴礼记》。其应召也，亦以陈宝箴荐，然非其素志，将具疏辞，川人官京朝者力劝之。一日，召见，力陈时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虚怀图治，上称善。惟时言路宏启，臣民奏事日数百计，光第竟日批答，签识可否，以待上裁。退语所亲曰：“吾终不任此，行当亟假归矣！”未一月而祸作，光第自投狱。临刑，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光第诤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光第不可，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毅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光第屹立自如。杨锐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著有《介白堂诗文集》。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父继洵，湖北巡抚。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继洵素谨饬，以是颇见恶。嗣同乃游新疆刘锦棠幕，以同知入觐为知府，铨江苏。陈宝箴抚湖南，嗣同还乡佐新政。梁启超倡办南学会，嗣同为之长。届会期，集者恒数百人，闻嗣同慷慨论时事，多感动。

光绪二十四年，召入都，奏对称旨，擢四品卿、军机章京。四人虽同被命，每召对，嗣同建议独多。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令嗣同拟旨，必载明前朝故事，将亲诣颐和园请命太后。嗣同退谓人曰：“今乃知上绝无权也！”时荣禄督畿辅，袁世凯以监司练兵天津。诏擢世凯侍郎，召入觐。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明日，世凯返天津。越晨，太后自颐和园还宫，收政权。启超避匿日本使馆，嗣同往见之，劝嗣同东游。嗣同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卒不去。未几，斩于市。著有《仁学》及《莽苍苍斋诗集》等。

唐才常，字佛尘。少与嗣同齐名，称“浏阳二生”，两湖学堂高材生也。闻嗣同死，忧愤，屡有所谋，每言及德宗，常泣下。二十六年，两宫出狩，才常阴结富有会谋举事，号勤王，将攻武、汉。被获，慷慨言无所隐，请就死，遂杀之。

林旭，字暲谷，福建侯官人。年十九，举本省乡试第一。后试礼部，值中日构衅，纠同试者上书论时事，不报。入觐为内阁中书。时康有为倡言变法，先于京师立粤学会，以振厉士气，而蜀学、浙学、陕学、闽学诸会继之。旭为闽学会领袖，又充保国会会员。荣禄先为福州将军，雅好闽士，及至天津，延旭入幕。俄以奏保人才召见，操土语，上不尽解。退缮摺，上称善，遂命与谭嗣同等同参机务，诏谕多旭起草。及变起，同戮于市，年二十有四。著有《晚翠轩诗集》。妻沈葆楨孙女，闻变，仰药不死，以毁卒。

康广仁，名有溥，以字行，有为弟。少从兄学。有为上书请改革，广仁谓当先变科举，庶人才可出。其后罢乡会试、制艺，而岁科试未变，广仁激励言官抗疏论之，得旨俞允。于是广仁语有为：“今科举既废，宜且南归兴学专教育，俟养成多数有用才，数年后乃可云改革也。”有为不忍去。及初闻变，广仁复趣有为归。有为走，广仁被逮。在狱言笑自若，临刑犹言曰：“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

论曰：戊戌变法，德宗发愤图强，用端菜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遽起，激成政变。锐、光第、嗣同、旭及深秀、广仁同日被祸，世称“六君子”，皆悲其志。内争不已，牵及外交。其后遂酿庚子排外之乱，终致危亡。此亦清代兴衰一大关键也。

卷四百六十五

列传二百五十二

徐桐 豫师 子承煜 刚毅 赵舒翘

启秀 英年 裕禄 廷雍 毓贤 李廷箫

徐桐，字荫轩，汉军正蓝旗人，尚书泽醇子。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坐修改中卷干磨勘，罢职。咸丰十年，特赏检讨，协修《文宗实录》。同治初，命在上书房行走，奉懿旨番讲《治平宝鉴》，入直弘德殿，累迁侍讲学士。先后疏请习政事、勤修省，成《大学衍义体要》以进。数擢

至礼部侍郎。念外人麇集京师，和议难恃，宜壹意修攘图自强；因条上简才能、结民心、裕度支、修边备四策。光绪初，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主事吴可读请豫定大统，以尸谏，桐与翁同龢等谓其未悉本朝家法：“当申明列圣不建储彝训，俾知他日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之圣子。揆诸前谕则合，准诸家法则符。”疏入，诏存毓庆宫备览。

时崇厚擅订俄约，下群臣议，乃条摘其不可行者：曰伊、塔各城定界；曰新疆、蒙古通商；曰运货迳至汉口；曰行船直入伯都讷。六年，廷议徇俄人请，将赦崇厚罪，桐力持不可，谓：“揆度机要在枢廷，折冲俎豆在总署，讲信修睦在使臣。赦之而彼就范，犹裨国事；若衅端仍不能弭，反失刑政大权。推原祸始，宜肃国宪。”又言：“今日用人之道，秉忠持正者为上，宅心朴实者次之。若以机权灵警，谄晓各国语言文字，遽目为通才，而责以鉅任，未有不僨且蹶者！”不报。历充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十五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晋太子太保。二十二年，拜体仁阁大学士。

桐崇宋儒说，守旧，恶西学如仇。门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谒。二十四年政变后，太后以其耆臣硕望，颇优礼，朝请令近侍扶掖以宠之。

有豫师者，字锡之，内务府汉军。进士。官至乌鲁木齐都统，以讲学为桐所倾服。方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儀为“大阿哥”，桐主之甚力，实皆豫师本谋也。既而桐被命照料，益亲载漪。各国不嫌载漪等所为，漪恚甚，图报复。二十六年，义和拳起衅仇外，载漪大喜，导之入都。桐谓：“中国当自此强矣！”至且亲迓之。然及其乱时，仍被劫掠。袁昶、

许量澄之死，举国称冤，而桐则曰：“是死且有余辜！”时其子承煜监刑，扬扬颇自得。

承煜，字楠士。拔贡。以户部小京官晋迁郎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已，联军入，桐仓皇失措，承煜请曰：“父茆拳匪，外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桐乃投缯死，年八十有二矣。而承煜遂亡走，为日军所拘，置之顺天府尹署，与启秀俱明年正月正法。命下，日军官置酒为饯，传诏旨，承煜色变，口呼冤，痛诋西人不已。翼日，备舆送至菜市，监刑官出席礼之，已昏不知人矣，寻就戮。和议成，褫桐职，夺恤典，旋论弃市，以先死议免。

刚毅，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以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谙悉例案，承审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案，获平反，按律定拟，得旨嘉奖。出为广东惠潮嘉道，迁江西按察使，调直隶；迁广东布政使，调云南。光绪十一年，擢山西巡抚。请设课吏馆，手辑《牧令须知》诸书，分讲习，诏饬行各省。治套外屯田，建分段、开渠、设官三策。明年，移抚江苏。苏患水浸，先后浚蕴藻河、吴淞江，以工代赈，民德之。调广东。二十年，召授军机大臣，补礼部侍郎。二十四年，以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陈实仓廩，严保甲，罢不急官。二十五年，按事江南及广东诸省。迭疏请筹长江防务，筹饷练兵，清理财政，及整顿地方一切事宜，诏皆饬行。

二十六年，拳乱作，命赵舒翹及刚毅驰往近畿一带查办解散，及还京覆命，而宣战诏已先下矣。匪集都城，肆焚杀，时方称义民，亡敢谁何。载漪等复疏言：“雪耻强国，在此一

举!”又盛推拳民忠勇，有神术，可用。太后愈信之，因命刚毅、载勋统之，比于官军。然匪专杀自如，勿能问，且扰禁城，日焚劫不止。诏各军营会拏正法，尽拆所设神坛，并谕责刚毅、董福祥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卒不能阻。各国联军入犯，两宫西狩，刚毅扈行至太原。车驾欲之西安，又从。道遽疾，还至侯马镇，死。其后各国请惩祸首，以先死免议，追夺原官。

赵舒翘，字展如，陕西长安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谏河南王树汶狱，承旨研辨，获平反，巡抚李鹤年以下谴谪有差。居刑曹十年，多所纂定，其议服制及妇女离异诸条，能传古义，为时所诵。光绪十二年，以郎中出知安徽凤阳府。皖北水浸，割俸助赈。课最，擢浙江温州道，再迁布政使。二十年，擢江苏巡抚。捕治太湖匪酋叶子春，余党股栗；复为筹善后策，弊风渐革。明年，改订日本条约，牒请总署重民生，所言皆切中。是时朝廷矜慎庶狱，以舒翘谙律令，召为刑部左侍郎。二十四年，晋尚书，督办矿务、铁路。明年，命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军机大臣。

拳匪据涿州，舒翘被命驰往解散；匪众坚请褫提督聂士成职，刚毅踵至，许之。匪既入京，攻使馆。联军至，李秉衡兵败，太后乃令王文韶与舒翘诣使馆通殷勤，为议款计。文韶以老辞，舒翘曰：“臣望浅，不如文韶!”卒不往。旋随扈至西安。联军索办罪魁，乃褫职留任，寻改斩监候。次年，各国索益亟，西安士民集数百人为舒翘请命，上闻，赐自尽，命岑春煊监视。舒翘故不袒匪，又痛老母九十余见此惨祸，颇

自悔恨。初饮金，更饮以鸩，久之乃绝，其妻仰药以殉。

启秀，字颖之，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以孝闻。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累迁内阁学士。光绪五年，授工部右侍郎，调盛京刑部。吉林将军铭安被弹劾，启秀白其诬，转户部。论者以按铭安事多徇庇，攻甚力，命崇绮覆按，无左验，免议。东省练新军，倚馆京师，阎敬铭掌户部，方规节帑，未应也。启秀力言，始获请，岁发四十万济之。二十年，拜理藩院尚书。中、日和议成，将换约，启秀疏请：“条约宜缓发，先商诸各国，杜后患。”不报。敖汉王达木林达尔达克鉴朝阳覆辙，自请增练蒙军。言者论其苛派蒙众，谋不轨，启秀为讼其冤。敖汉王虽夺扎萨克秩，而其子获嗣，以故大得蒙众心。充总管内务府大臣。二十四年，授礼部尚书，疏陈厘正文体，倡明圣学。命充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启秀端谨有风操，为徐桐所赏。自政变后，桐最被目矜遇，欲引参机务，乃举启秀自代。已而拳乱作，董福祥攻使馆不下，启秀荐五台僧御敌，颇附和之。逮两宫狩西安，启秀以母病弗克从。日本军拘启秀及徐承煜严守之，承煜，桐子也。朝旨褫职，而各国犹言罪魁不可纵。明年，正法命下，日军官置酒为饯，席次，传诏旨，启秀神色自若，曰：“即此已邀圣恩矣！”肃衣冠赴菜市。启秀宅近日本权领地，日官与语，当善处其家，第曰：“厚意可感。”他无复言，遂就戮。

英年，字菊侪，姓何氏，隶内务府，为汉军正白旗人。以

贡生考取笔帖式，累迁郎中兼护军参领。光绪中，历奉宸苑卿、左翼总兵、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工部右侍郎，调户部。拳匪乱作，以英年、载澜副载勋、刚毅统之。载勋等出示，招致义民助攻使馆，英年弗能阻，匪益横，任意戕杀官民。联军既陷京师，两宫幸西安，英年充行在查营大臣，旋授左都御史。行次猗氏，知县玉宝供张不备，疏劾之。款成，各使议惩首祸，英年褫职论斩，羁西安狱，寻赐自尽。

裕禄，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子。以刑部笔帖式历官郎中。出为热河兵备道，累迁安徽布政使。同治十三年，擢巡抚，年甫逾三十。前江南提督李世忠本降寇，罢职家居，所为横恣，裕禄疏请诛之。会以事诣安庆，召饮署中，酒行，出密旨，麾众缚斩之，而仍恤其家，人以是高其能。光绪十三年，迁湖广总督，调两江，复还鄂。廷议修铁路，起卢沟讫汉口，下群臣议，裕禄力陈不可，忤旨。十五年，徙为盛京将军。十七年，热河奸民骚动，毁教堂，杀蒙人，裕禄会师朝阳，击平之，予优叙。二十年秋，朝鲜乱起，奉天戒严，坐安东、凤凰失守，数被议。明年，调福州，改授四川总督。二十四年，召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征荣禄入枢廷，遂代之督直隶。

义和拳起山东，入直境。初，义和会源出八卦教乾坎二系，聚党直、鲁间，为临清邵生文余孽，后称团，专仇教。裕禄初颇持正论，主剿，捕其酋姚洛奇置之法。逾岁，开州传举烽，言匪复至，擒渠率斩以徇。居无何，毓贤抚山东，纵

匪，匪散入河间、深、冀，而裕禄承风指，忽主抚。袁世凯方将武卫军，语裕禄：“盍不请严旨捕治？”裕禄曰：“拳民无他伎，缓则自消，激则生变。且此委瓌事，何烦渎天听邪？”已而毓贤去，世凯代之，自兴兵疾击，以故匪不敢近山东，而纷纷入畿疆矣。吴桥知县劳乃宣禁传习，为书上裕禄，格不行。

时直隶官更多信拳，布政使廷杰独力主剿办，严定州县查缉拳匪惩戒办法。遽奉诏开缺回京，匪愈横。张德成居独流，称“举国第一坛”，曹福田为泽匪魁，二人者炫神术，为妄妖言相煽诱，裕禄不之问。已，复致书请饷二十万，自任灭外人，裕禄驰檄召之，于是二人出入节署，与裕禄抗礼。当是时，津城拳匪至可三万人，呼啸周衢市，又以红灯照荧众，每入夜，家家悬红灯，谓“迎仙姑”。

顷之，各国兵舰大集，匪犹群聚督轅求枪炮，裕禄命诣军械所任自择，尽攫以去。而联军络绎登岸，索大沽炮台，裕禄惧，疏告急，请敕董福祥来援。联军索益坚，提督罗荣光不允，战失利，而裕禄且上天津团民杀敌状，于是朝廷以团民为可恃，宣战诏书遂下，而不知大沽已先数日失矣。裕禄又报大捷，盛张拳匪功，发帑金十万犒团，更荐德成、福田于朝，饰战状，获赏头品秩、花翎、黄马褂。事急，官军战车站，败绩，裕禄退保北仓。阅三日，城陷，德成、福田挟资走，卒系而罪之。裕禄飞章自劾，诏革职留任。逾月，北仓失，裕禄又退杨村，遂自杀。和议成，夺职。

廷雍，字邵民，满洲正红旗人。以贡生累官直隶布政使。裕禄死，护总督。联军入保定，被执，并及诸士绅。各军讯

其事，雍曰：“保绅夙从令，可释，事皆由我。今至此，斧钺由汝，奚问为？”遂见杀。郡人尚多哀之。

毓贤，字佐臣，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以同知纳贐为山东知府。光绪十四年，署曹州，善治盗，不憚斩戮。以巡抚张曜奏荐，得实授，累迁按察使，权布政使。二十四年，调补湖南，署江宁将军。裁革陋规万余两，上闻而嘉之。

是时李秉衡抚山东，适有大刀会仇西教，秉衡奖借之，戕德国二教士。廷议以毓贤官鲁久，谙河务，擢代之。既莅事，护大刀会尤力。匪首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毓贤令知府卢昌诒按问，匪击杀官军数十人，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曰“团”，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匪浸炽，法使诘总署，乃征还。至则谒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言拳民忠勇得神助。俄拜山西巡抚之命，于是拳术渐被山西。平阳府县上书言匪事，毓贤痛斥之，匪益炽。毓贤更命制钢刀数百，赐拳童令演习，其酋出入抚署，款若上宾。

居无何，朝旨申命保教民，毓贤阳遵旨，行下各县文书稠叠，教士咸感悦。未几，又命传致教士驻省城，曰：“县中兵力薄，防疏失也。”教士先后至者七十余人，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致蔬果。一日，毓贤忽冠服拜母，泣不可止，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问之不语。遽出，坐堂皇，呼七十余人者至，令自承悔教，教民不肯承，乃悉率出斩之，妇孺就死，呼号声不忍闻。

联军既陷天津，毓贤请勤王，未及行，朝旨趣之再。两

宮已西幸，毓賢遇諸塗，遂隨扈行。和議成，聯軍指索罪魁，中外大臣復交章論劾，始褫職，戍新疆。十二月，行抵甘肅，而正法命下。時李廷簫權甘督。

廷簫，籍湖北黃安。以進士累官山西布政使，嘗附毓賢縱匪。至是得旨，持告毓賢，毓賢曰：“死，吾分也，如執事何？”廷簫慮譴及，元旦仰藥死。蘭州士民為毓賢呼冤，將集眾代請命，毓賢移書止之。其母留太原，年八十余矣。一妾從行，令自裁。逾數日，伏誅未殊，連呼求速死，有仆助斷其頸，為斂而葬之。

論曰：戊戌政變後，廢立議起，患外為梗，遂欲仇之，而庚子拳匪之亂乘機作矣。太后信其術，思倚以鋤敵而立威。王公貴人各為其私，群奉意旨不敢違，大亂遂成。及事敗，各國議懲首禍，徐桐等皆不能免。逢君之惡，孽由自作。然刑賞聽命於人，何以立國哉？

卷四百六十六

列傳二百五十三

徐用儀 許景澄 袁昶 立山 聯元

徐用儀，字筱云，浙江海鹽人。由副貢生入貲為主事，官刑部。咸豐九年，舉順天鄉試。同治初，充軍機章京，兼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累遷鴻臚寺少卿，以憂歸。光緒三年，起太僕寺少卿，遷大理寺卿，直軍機如故。擢工部侍郎，始罷

直。旋充总理衙门大臣，历兵部、吏部侍郎，授军机大臣。二十年，加太子少保。日朝构衅，举朝争议和战，枢臣孙毓汶被劾罢，翁同龢继入，主战益力。用仪论事与同龢忤，遂出枢廷，并解总署事。二十四年，皇太后再训政，复直总署，乃密荐太常寺卿袁昶。会许景澄奉使还，被命同入署。

二十六年，拳祸起。先是上以行新政为中外所推，而储嗣久虚。载漪既用事，阴谋废立，虑外人为梗，闻拳民有神勇，仇西教，欲倚以集事，召入京，遂纵恣不可制。用仪请严禁遏，不听。俄戕德使克林德，用仪骇曰：“祸始此矣！”言于庆亲王奕劻，厚敛之。各国兵舰至津沽，诏廷臣集议和战。用仪、景澄、昶及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并言：“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而载漪等主战甚力，在廷大臣率依违不决。用仪以太后命诣使馆议缓兵，当事者益目为奸邪。

景澄、昶先被害，用仪知不免，意气自如。七月既望，遽发拳匪捕之于家，拥至庄王邸。用仪不置辩，第曰：“天降奇祸，死固分耳！”遂与立山、联元同弃市。越三日，联军入京，而两宫西狩。十二月，诏湔雪，复故官。宣统元年，追谥忠愍。浙人祠之西湖，与景澄、昶并称“三忠”。

许景澄，字竹簏，嘉兴人。同治七年进士，迁庶吉士，授编修。明习时事，大学士文祥以使才荐。光绪六年，诏使日本，遭父忧，未行。服阕，补侍讲。法越之役，条上筹备事宜，上褒纳。十年，出使法德意和奥五国大臣，兼摄比国使务。时海军初创，从德国购造铁舰，未就。景澄躬历船厂，钩稽辑上《外国师船表》。又言海军宜定屯埠胶州湾，设铁甲炮

船大沽口。转侍读，母忧归。

十六年，充出使俄德奥和四国大臣，累迁至内阁学士。先是俄兵游猎，常越界，侵及帕米尔地，景澄争之，俄援旧议定界起乌什别里山，自此而南属中国，其西南属俄。俄人则欲以萨雷阔勒为界。相持三载，俄始允改议，其帕界未定以前，各不进兵，以保和好。因著《帕米尔图说》、《西北边界地名考证》，为他日界约备。擢工部侍郎。是时俄、德迫日人还辽东，景澄曰：“俄谋自便，德图偿报，事故从此多矣！”疏请分遣两使，从之。

二十三年，调充德国使臣。会俄建西比利亚铁道，谋自黑龙江达海参崴，朝议拒之，乃更名商办，许中国投资五百万，所谓东清铁路公司也。诏景澄综其事，力阻路线南溢，稽察运船毋漏税。已而俄人索租旅顺，充头等公使，会驻俄使臣杨儒定议俄都。事竣，移疾归，召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礼部侍郎。调吏部，充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意大利索我三门湾，景澄抗言争之，事乃寝。

未几，拳祸作，景澄召见时，历陈兵衅不可启，《春秋》之义，不杀行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太后闻之动容，而载漪等斥为邪说。联军逼近畿，景澄等遂坐主和弃市。宣统元年，追谥文肃。

袁昶，字爽秋，桐庐人。从刘熙载读，博通掌故。光绪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十八年，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诚僚属，抑胥吏，多所兴革；扩中江书院斋舍，课以实学；建尊经阁，购书数万卷；汰常关

耗费岁万八千金，悉还诸公；定专条，纳新关谷米出口税，岁羨数十万；督修芜湖西南滨江圩堤，自大关亭至鲁港，延袤十二里；更穿筑新缕堤三百七十丈，自是蓄泄有资，田庐完固，民歌诵之。

胶州事起，下诏求言，昶条列时政二万余言，以：“德突据胶湾，其祸急而小；俄自西北至东北，与我壤地相错，蒙喀四十八部将折入异域，其祸纡而大。宜及今预练劲旅，痛革吉、奉华靡风习。自顷兵力不能议战，要不可不议守。我朝八旗初制，文武不分途，京外不分途，人皆兵，官皆将，故人才盛，国势强。承平日久，文法繁密，诸臣救过之不暇，于是相率为乡愿，而举国之人才靡矣！金田洪、杨之乱，其始一小民耳，犹穷全国之力仅而克之，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有不乘吾敝而攻吾之短者哉？夫敌国外患，为殷忧启圣之资。苟得其人，毋拘以文法，则理财、练兵、防海、交邻之策，可次第就理。”上亲书其纲要于册，下中外大臣议行。二十四年，迁陕西按察使，未到官，擢江宁布政使，调直隶。未几，内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时财用匱，议整厘税。昶极言厘金名病商，实病民，不可议增。

义和团起山东，屠戮外国教士。昶与许景澄相善，廷询时，陈奏皆忼慨，上执景澄手而泣。昶连上二疏，力言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皆不报。复与景澄合上第三疏，严劾酿乱大臣，未及奏，已被祸，疏稿为世称诵。追谥忠节，江南人祠之芜湖。

昶尝慨士鲜实学，辑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

诸书，为《渐西村丛刻》。

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五年，以员外郎出监苏州织造，历四任乃得代。论修南苑工，赐二品服。累迁奉宸苑卿、总管内务府大臣、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二十年，加太子少保。盗窃宁寿宫物，坐失察，镌职留任。二十六年，擢户部尚书。立山久典内廷，同列嫉其宠眷。会拳祸起，联军至天津，廷臣集议御前。载漪盛推拳民可用，立山适在侧，太后谓：“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载漪怒曰：“用其心耳，奚问术？立山必与外人通，请以立山退外兵！”立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臣主和，又不谙外事，不足任。”载漪益仇之，因其宅邻教堂，乃中以蜚语，谓藏匿外人，竟论死。宣统元年，追谥忠贞。

联元，字仙衡，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侍讲。大考，左迁中允，再陟侍讲。以京察，出知安徽太平府，调安庆。两荐卓异，署滁和道，迁广东惠潮嘉道。汕头者，通商要衢也，奸人倚英领事为民暴，联元裁以法，良善获安。二十四年，擢安徽按察使，入觐，改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又明年，补内阁学士。拳民仇西教，载漪、刚毅助之，势益横，日夜围攻使馆，不能下。大臣负清望者徐桐、崇绮，皆谓：“民气可用。”联元与崇绮争论帝前，谓：“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联军既陷大沽，载漪等犹壹意主战。联元谓：“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

八强国乎？僥战而败，如宗庙何？”载漪斥其言不祥，七月十七日，斩西市。昭雪后，予谥文直。顺天府奏请立山、联元合祠宣武门外，而联元祖居宝坻，更于其地建专祠焉。

论曰：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拳祸既起，忠谏大臣骈首就戮，岂独非帝意哉？观用仪诸人所论事势利害，昭昭如此，乃终不能回当轴之听，何其昧焉？世传大节，并号“五忠”，不数日而遂昭雪，允哉！

卷四百六十七

列传二百五十四

李秉衡 王廷相 聂士成 罗荣光

寿山 族孙瑞昌 凤翔崇玉等

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初入赈为县丞，迁知县。光绪五年，除知冀州。岁饥，发仓粟，不给。州俗重纺织，布贱，为釀金求远迁，易粮归，而裁其价以招民，民获苏。越二年，擢知永平府。部议追论劫案，贬秩。李鸿章上其理状，请免议，不获。时称“北直廉吏第一”。以张之洞荐，超授浙江按察使，未到官，移广西。十年，平峒寨乱，晋二品秩。

明年，法人假越事寇边，秉衡主龙州西运局。是时财匮，战士不得饷，蹂尸舆厮，无人过问。秉衡益节俭，汰浮费，无分主客军，给粮不绝，战恤功赏力从厚。复创设医局，治负伤军士，身自拊循之，日数四，虽未弁，亦延见，殷殷勗以

杀敌报国。护抚命下，欢声若雷动。与冯子材分任战守。谅山之捷，彭玉麟等疏言：“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予优叙。重申前命为护抚，整营制，举贤能，资遣越南游众，越事渐告宁。新任巡抚沈秉成莅官，乃乞病去。

二十年，东事棘，召为山东巡抚。至则严纪律，杜苞苴。以威海、旅顺管钥北门，遂率师驻烟台。闻旅顺不守，劾罢丁汝昌、袭照屿等，以警威海守将。既而日军浮三舰窥登州，秉衡悉萃精兵于西北，而荣城以戎备寡，为日军所诱而获，时论诟之。其时大刀会起，主仇教，势渐张。二十三年，会众戕德国教士，德使海靖要褫秉衡职，编修王廷相力争之，徙督四川。海靖请益坚，乃罢免。于是秉衡隐安阳，居三年，刚毅入枢廷，荐之起，入都。廷相慕其名，往访，遂订交。朝命秉衡诣奉天按事，奏廷相自随。既至，纠不职者数人，皆廷相微服所诃知者。还，会御史彭述疏请整饬长江水师，诏使秉衡往，秉衡固辞，太后责勉之，遂行。

岁余，拳祸作，枋事者矫诏趣战，电各省，诸疆臣失措，商之鸿章。于是定画保东南约，秉衡与焉。无何，又请募师入卫。至京，入觐太后，力主战，遂命统张春发、陈泽霖、夏辛酉、万本华四军，出屯杨村、河西坞。战才合，张、万二军先溃，泽霖自武清移壁，闻炮声，军皆走。秉衡不得已，退通州，疾书致各将领，述诸军畏葸状，饮金死。事闻，优诏赐恤，谥忠节。联军索罪魁，请重治，以先死免议，诏褫职，夺恤典。

廷相，字梅岑，直隶承德人，本籍山东。少劬学，以孝称。光绪十三年进士，以编修督山西学政。口外七厅游饥，有

司匿不闻，为上流民残弊状，获赈如腹地。二十三年，转御史，敢言事。时宗室、觉罗官学久废不葺，延相谓培材宜自近始，请依八旗官学新章，求实际，议行。国用患不足，计臣议加赋，廷相力申李鸿藻议，为民请命，事遂寝。二十四年元旦，日食，疏请勤修省，条上七事，而尤以进贤退不肖为国家治乱之源。因劾张荫桓媚外人、交近侍，并以浙江学政徐致祥秩满调安徽，外似优隆，内实屏绝。严旨下吏议，敕还原衙门行走。拳乱起，秉衡出御联军，廷相从。及败，寻秉衡不遇，还至仓头桥，赴河死。子履丰，拯之不及，从之，遇救免。赠五品卿，予世职，赏履丰主事。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初从袁甲三军讨捻，补把总。同治初，改隶淮军，从刘铭传分援江、浙、闽、皖，累迁至副将。东捻败，赐号力勇巴图鲁，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光绪十年，法人据基隆，率师渡台湾，屡战却敌。还北洋，统庆军驻旅顺。十七年，海军大阅礼成，晋头品秩。调统芦台淮、练诸军，击热河朝阳教匪，擒斩其酋杨悦春，赏黄马褂，易勇号曰巴图隆阿。明年，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请单骑巡边，历东三省俄罗斯东境、朝鲜八道，图其山川厄塞，著《东游纪程》。

逾岁，日韩乱起，随提督叶志超军牙山。闻高升兵舰毁，语志超曰：“海道梗，牙山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从之。士成乃先诸军发，次成欢，遇伏，迷失道，吏士无人色。士成见二鹤立冈阜，语众曰：“彼处无隐兵也！”遂出险，往就志超。志超已弃公州行，追及之。士成议趋平壤合大军，

而鸿章檄令内渡，以故平壤陷，得免议。志超逮问，宋庆接统诸军，遣士成守虎山。未几，铭军溃，诸军皆走，士成犹悉力以御。日军大集，力不支，退扼大高岭。是时辽西危棘，士成请奇兵出敌后截其运道，诸帅不从，乃自率师逼雪里站而阵。除夕，置酒饮将士，预设伏以待，日军果来袭，大败之分水岭，斩日将富刚三造。优诏褒勉，授直隶提督。

和议成，还驻芦台。北洋创立武卫军，改所部三十营为前军，与宋庆、董福祥、袁世凯并为统帅。庆、福祥用旧法训练，世凯军仿日式，士成军则半仿德式，是为武卫四军。

二十六年，拳匪乱，戕总兵杨福同，命士成相机剿办。匪焚黄村、廊坊铁轨，士成阻止之，弗应，击杀数十人。其党大恨，诉诸朝，朝旨诃责士成。时匪麇集天津可二万，遇武卫军辄诟辱，士成检勒部下毋妄动。荣禄虑激变，驰书慰解之，士成覆书曰：“匪害民，必至害国！身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何？”乃郁郁驻杨村观变。会英、法诸国联军至，士成三分其军，一护铁路，一留芦台，而自率兵守天津。连夺陈家沟、跑马厂、八里台，径攻紫竹林，喋血八昼夜，敌来益众，燃毒烟炮，我军稍却。士成立桥上手刃退卒，顾诸将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夫矣！”遂殒于阵，肠胃洞流。诏赐恤。阅二载，以世凯言，赠太子少保，谥忠节，建专祠。

罗荣光，湖南乾州人。初隶曾国藩麾下，补把总。同治初，李鸿章规三吴，从西将华尔克青浦，攻南桥镇、柘林，直岛其巢，大败之。乘胜复沙川、金山，迁守备。又从西将戈

登释常、昭围，以次下太仓、昆山诸邑。累擢参将。攻常州，先登，城复，迁副将，赐号果勇巴图鲁。除狼山镇右营游击。苏军分援浙、皖、闽，连克湖州、长兴、广德、漳州、漳浦诸城，与有功，擢总兵。六年，东捻扰鲁疆，荣光以偏师游弋淮南北，败捻于运。东捻回窜江、淮，分寇海、沐、邳、宿，并击退之。明年，西捻窥滑、浚，我师蹙之，荣光战数挫，而勇气弥励。鸿章谋困之黄、运间，缘河筑长垒，荣光壁当敌冲，相持凡三阅月。会霖雨，寇多陷淖死，荣光复蹙之东北，势益蹙，张总愚自沉于河。事宁，晋记名提督。自是徙防金陵、武昌、西安，凡二年。移驻天津，补大沽协副将。

光绪七年，创设水雷营，遴各营将士演习，兼授化电测量诸学。既而北塘、山海关相继设，皆受成于荣光。醇亲王阅北洋军，以其教练有方，荐授天津镇总兵。位渐显，服食俭约若老兵然。二十六年，擢喀什噶尔提督，未之官而拳乱起，八国兵舰入寇，荣光守大沽炮台。大沽水深广，河道萦曲，曲有台，备险奥，外兵慑其势，弗敢进。荣光备益严，乃佯就款，使人言于裕禄，谓第得四五艘入口护侨商，无他意，裕禄许之。荣光闻而大惊，力阻，而敌舰已踵入，将及台，遽出炮仰击。荣光再谒裕禄乞发战令，谍者已报台毁，荣光愤极，归，拔刀杀眷属，曰：“毋令辱外人手！”遂出赴难，一仆随之，不知所终。他日得其尸台下，仆尸亦在焉。没三日而天津陷，时年六十有七。

寿山，字眉峰，袁氏，汉军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吉林将军富明阿子。以父任为员外郎，兼袭骑都尉世职，迁郎

中。光绪二十年，日军犯奉天，自请赴前敌，充步认统领。弟永山领马队，数与日军战，复草河岭，克连山关，进薄凤凰城。敌援至，永山歿于阵，寿山被重创。以敢战，兼领镇边军马队。逾岁，降敕褒嘉。官军既克海城，寿山领七十骑诣辽南调敌势，遇之汤冈子，搏战，枪弹入右腹，贯左臀出，战愈猛，敌稍却，驰还壁，血缕缕满衣裤。上嘉其勇，迁知府，赏花翎。

二十三年，调充镇边军左路统领，徙驻黑龙江城。越二年，除知开封遗缺知府，未之官，值东北边防亟，超改黑龙江副都统。明年春，入觐，垂询边情甚悉，命佐将军恩泽治军。疏请增募十五营，调谙边事者十余人，躬诣上海购军械，自长崎、海参崴、伯利循海归，潜度形势，备战守。新军成，而恩泽卒于任，朝命代之。既莅事，铲奸弊，明赏罚，图要塞；手订《行阵操法》，颁之各将领，使番上，授以方略；虽未并亦接见，籍记备器使。

二十六年夏，拳乱作，俄军数千声为保护哈尔滨铁轨，纷集海兰泡，乞假道。寿山曰：“敌逼我都，我假敌道，如大义何！”拒之。遂檄爱琿副都统凤翔御北路，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御西路，通肯副都统庆祺御东路，令各严戒备毋浪战；并牒俄勿进兵，愿负保路责。而俄军已分道进，重以铁路土工可十余万索值，倡罢工，扬言与俄为难。寿山亟下令军中曰：“保铁路，护难民，全睦谊，违者杀无赦！”复使统领吉祥约富拉尔基监工盖尔肖甫入城，俾释疑惧，而盖尔肖甫乃击杀工人宵遁。寿山犹强为容忍也，慎导俄民出境，籍录其财物备还，然俄军不为止，入寇爱琿及黑河屯，华人被迫赴水者，

尸蔽江下。

三姓、呼伦贝尔又纷纷告警，寿山亟电吉林将军长顺会攻哈尔滨，然犹囑其语俄总监工，谓若罢兵，愿以全家质。当是时，诸路军皆溃败，北路统领崇玉，营官德春、瑞昌，西路统领保全，东路营官保林，并陷阵死，于是俄遂逼齐齐哈尔省城。既而闻联军媾和，乃遣同知程德全往商和议，而自守“军覆则死”之义，命妻及子妇先裁，手缮遗疏，犹惓惓于垦政，并致书俄将领囑勿戕民。阅日，具衣冠，饮金，卧柩中，不死；呼其属下材官击以枪，不忍，手颤机动，弹出中左胁，犹不死；更呼材官击小腹，仍不死；呼益厉，又击之，气始绝。先是诏责其开边衅，部议夺职。后以总督徐世昌请复官，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附祀富明阿祠。

族孙瑞昌，充北路营官，俄陷黑河，与统领崇玉同战歿。

凤翔，字集庭，汉军镶黄旗人，吉林驻防。累官协领。光绪二十一年，中日事起，将军长顺赴奉督师，凤翔任馈运，给食不乏。寻擢爱珥副都统。二十六年，俄将固毕乃脱尔来假道，寿山令爱珥戒备。俄军已自黑龙江下驶，翼日，俄官廓米萨尔名阔利士密德者，浮军舰至，凤翔遣军拒之三道沟。阔利士密德来谒，申前请，弗允，颇怒去，令舟师击我，而我师已先发，歼其军官二，阔利士密德被重创，奔还海兰泡，旋卒。于是黑河军与海兰泡俄军相轰击者数日。凤翔令统领王仲良率骑旅三百渡江击之，始小挫，继获大胜。俄军缘江遁，师往驰之，会其军舰泊江岸，载归。阅二日，又渡江来，击却之。迟明，又率步旅六千自五道河济，右路统领崇玉望见

之，其军皆树我帜，衣我衣，意为漠河护矿兵也，弗敢击，既登岸始觉，而势已不可遏，我师败绩，崇玉殒于阵，爱琿陷。寿山闻之，亟令凤翔回援，弗及。凤翔驻兜沟子，去爱琿七十里。

逾月，俄军复至，枪弹雨下，凤翔以战为守，相持累日。黑龙江行军故无棚帐，战罢露宿，众苦寒，以是军有怨声，凤翔虑哗溃，复以地势平衍难扼守，乃请寿山结阵徐退，抵内兴安岭军焉，去兜沟子又百六十里。未几，俄军争上岭，势汹汹，师失利，仍扼岭拒之。敌攻益亟，凤翔悉甲出，令曰：“有后者斩！”而自赴前敌督战。有材官稍却，立使飞骑斩之。材官惧，大呼陷阵，俄军少却，复进，遂大败，署北路翼长恒玉断一臂，俄将卒死伤无算。凤翔战既酣，右臂左足两受弹伤，坠马者三，辄复跃上，鏖战不少休，既还，呕血数升而死。事闻，优恤如制。

崇玉，通肯正蓝旗佐领。时同死事者，玉庆，黑龙江城世管佐领。城陷被执，誓不绝口，死最惨。扎鲁布，黑龙江城水师四品官。怀印以殉，死后犹手握印不可脱。又段国英，宜黄人，以县丞榷盐阿什河。俄兵至，令让所处屯兵，严词拒之，缚而去；旋释归，则俄兵已占其地，且悬俄帜，国英大哭曰：“中国亡矣！”触石，头裂，死。俄人观者皆叹息。

论曰：秉衡清忠自矢，受命危难，大节凛然，此不能以成败论也。联军之占津、海也，长驱而入，唯士成阻之；俄兵之侵龙江也，乘隙以进，唯寿山拒之；固知必不能敌，誓以一死报耳。荣光争大沽，凤翔守爱琿，虽已无救于大局，而

至死不屈，外人亦为之夺气，何其壮哉！

卷四百六十八

列传二百五十五

崇绮子葆初等 志钧 延茂弟延芝
色普徵额 王懿荣 熙元 宗室宝丰
宗室寿富弟寿蕃等 宋承庠 王铁珊

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赛尚阿子。以穆后父贵，升隶满洲镶黄旗。初为工部主事，坐其父出师无功，褫职。咸丰四年，粤寇谋犯畿辅，充督练旗兵处文案，事宁，叙兵部七品笔帖式。英吉利兵舰窥天津，录守内城功，擢主事。嗣迁员外郎。同治三年，将军都兴阿以崇绮谙兵事，奏自随，兵部疏留。是岁成一甲一名进士，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九年，迁侍讲，出典河南乡试，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一年，诏册其女为皇后，锡三等承恩公。历迁内阁学士，户部、吏部侍郎。

光绪二年，充会试副考官，补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会河南旱，大吏匿不报，为言官所劾。上命偕侍郎邵亨豫按问，廉得实，巡抚李庆翔以下皆获罪。四年，吉林驻防侍卫倭兴额被盗诬控，诏与侍郎冯誉骥往谳，寻命崇绮署将军专治之。倭兴额控如故，事下侍郎志和核覆，得诬告状，崇绮自劾，被宥。五年，出为热河都统。御史孔宪穀疏称其忠直，宜留辅，

不许。七年，调盛京将军。

九年，谢病归。旋授户部尚书，再调户部，复乞休。初，穆宗崩，孝哲皇后以身殉，崇绮不自安，故再引疾。二十六年，立溥儀为“大阿哥”，嗣穆宗。乃起崇绮于家，俾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溥儀。于是崇绮再出，与徐桐比而言废立，甚得太后宠，恩眷与桐埒。义和团起，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而崇绮亦信仰之。事败，随荣禄走保定，居莲池书院，自缢死。荣禄以闻，赐奠醢，入祀昭忠祠，谥文节。

崇绮妻，瓜尔佳氏，先于京师陷时，预掘深坑，率子散秩大臣葆初及孙员外郎廉定，笔帖式廉容、廉密，监生廉宏，分别男女入坑生瘞，阖门死难，各奖恤有差。二十七年，命以曾孙法亮嗣廉定，袭爵。

志钧，亦三等承恩公，满洲镶黄旗人。充散秩大臣。闻警，设醴祭先，率妻子皆衣冠对缢于中堂。恤如例，谥贞愍。

延茂，杜氏，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同治二年进士，铨礼部主事。光绪八年，历迁至鸿胪寺少卿。上言八旗官学废弛，宜变通章程。再迁内阁侍读学士。

中法构衅，疏言：“我国士夫多懵外势，请自今慎选使才，令其考察彼国政治利弊，图其山川夷险，随时奏闻。”又言：“名将必知地利而后可行师，庙堂必知地利而后可驭将。今宜北起盛京，南逾岭广，合台、琼为一气。复自滇、粤边外讫越南全境，分绘两图，更令诸疆臣各绘所辖地图，上测纬度，下准方斜，俾知相距里数，为军事之用。”上韪其议。

十三年，除奉天府府丞。越四年，入为大理寺少卿。二

十四年，由驻藏办事大臣擢吉林将军，以仓廩灾，上章自劾。明年，征还，再授黑龙江将军，未行而拳祸作。联军入都，偕弟延芝守安定门，城陷，阖室自焚死。赠太子少保，谥忠恪。妻并诸娣姒女子子皆获旌。

色普徵额，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十年，贼窜畿疆，以健锐营前锋校，从大学士瑞麟往讨，裹创力战。旋从僧格林沁剿捻，斩馘甚众。同治初，又从都统穆腾阿军畿南。光绪三年，迁参领。八年，军政课最，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充神机营专操大臣。二十四年，徙驻南苑。二十六年，擢宁夏将军，未行，拳乱起，命守正阳门，昼夜徼循不少休。联军攻城，中炮死。赠太子少保，谥壮恪，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王懿荣，字正孺，山东福山人。祖兆琛，山西巡抚。父祖源，四川成绵龙茂道。懿荣少劬学，不屑治经生艺，以议叙铨户部主事。光绪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益详练经世之务，数上书言事。十二年，父忧，解职。服阕，出典河南乡试。二十年，大考一等，迁侍读。明年，入直南书房，署国子监祭酒。会中东战事起，日军据威海，分陷荣城，登州大震，懿荣请归练乡团。和议成，还都，特旨补祭酒。越二年，遭母忧，终丧，起故官。盖至是三为祭酒矣，前后凡七年，诸生翕服。

二十六年，联军入寇，与侍郎李端遇同拜命充团练大臣。懿荣面陈：“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然事已不可为。

七月，联军攻东便门，犹率勇拒之。俄众溃不复成军，乃归语家人曰：“吾义不可苟生！”家人环跪泣劝，厉斥之。仰药未即死，题绝命词壁上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掷笔赴井死。先是懿荣命浚井，或问之，笑曰：“此吾之止水也！”至是果与妻谢氏、寡媳张氏同殉焉。诸生王杜松等醵金瘞之。事闻，赠侍郎，谥文敏。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博学。

熙元，直隶总督裕禄子。光绪十五年进士，由编修累迁至祭酒。联军入，方家居守制，闻变，偕嫂富察氏、妻费莫氏仰药以殉。赠太常寺卿，谥文贞。越三年，杜松等以两祭酒大节昭著，吁请隆报飨，得旨，附祀监署唐韩愈祠。

宗室宝丰，字龢年，隶正蓝旗。好读书，有清尚。光绪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迁至侍讲。二十五年，立溥儀为“大阿哥”，命直弘德殿，并赏高赉恩四品京堂，同授大阿哥读。明年，两宫西幸，宝丰以随扈不果，愤甚，誓死职。自题绝命词曰：“忠孝节廉，本乎天性。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呜呼宝丰，不失其正。”饮金死。赠太常寺卿。

宗室寿富，字伯葑，隶正蓝旗，侍读宝廷子。泛览群籍，尤谙《周官》、《礼》、《太史公书》，帝逮外国史，通算术，工古文诗词。光绪十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尝愤国势不张，八旗人才日衰，著《劝八旗官士文》，立知耻会，大旨警顽傲，励以自强。浙江巡抚廖寿丰疏荐寿富才学堪大用，命赴日本考政治。既还，著《日本风土志》四卷献上，召见，痛陈中

国积弊及所宜兴宜革者，漏三下始退，上器之。政变作，遂杜门。

寿富性故矜贵，不通刺朝列。及拳乱起，乃上书荣禄，言董福祥军宜托故令离畿甸，然后解散拳民，谓“董为祸根，拳其枝叶耳”。荣禄不省。妻翁内閣学士联元既以论拳匪诛，家属匿其宅，众以寿富重新学，亦指为袒外，恚甚，或劝之他往，曰：“吾宗亲也，宁有去理耶？”城陷，寿富自题绝命词，并贻书同官曰：“国破家亡，万无生理。乞赴行在，力为表明。侍已死于此地，虽讲西学，未尝降敌。”遂与弟右翼宗室副管寿蕃及一妹一婢并投缢死。赠侍讲学士。

寿富刻苦孤峭。宝廷罢官早，家贫甚，性癖泉石。寿富事父能委曲以适其意旨。著有《搏虎集》。

宋承庠，字养初，江苏华亭人。由拔贡考取小京官，铨工部。光绪四年，举于乡，迁主事。八年，充总理衙门章京，迁员外郎，转御史。二十六年，巡视京城，联军入，遥望城内火光烛天，自言：“主辱臣死，义无可逃。”疾书一纸遗家人曰：“宗庙宫寝，已付一炬，敌人残忍，不共戴天。读圣贤书，惟有捐躯报国而已。我得死所，妻子勿以我为念。”时已仰药，口不能言，越一日卒。赠四品卿衔。

王铁珊，字伯唐，安徽英山人。光绪十五年进士，铨兵部主事。居久之，母年老，欲归省。会拳乱作，知都城必危，遂不去。悉举貲斧寄母，独留百金，复分其半助邑馆贫不能归者。其人谓：“盍不偕南？”曰：“时势至此，不能出力抗敌，已负朝廷；若更引身远避，何以为人？且在京为大清官，在

籍践大清土，国苟不保，家将焉属？”其人知其隐蓄死志，强之行，不可。两宫既西狩，遂伏案作书寄弟，略云：“身非武职，恨不能执干戈卫社稷；官非台谏，又不获效忠言维国是。如都城不保，义不偷生。所恨居官以来，未能事母，长负此不孝之罪耳。”书毕，肃衣冠拜，默坐室中。闻内城陷，自缢死。遗书友人治后事，谓：“某非死节，不忍见国事败坏耳。”事闻，赠员外郎，又追赠道员。荫一子入监读书，以知县用。

论曰：国都既陷，主辱臣死，此大义也。崇绮久著清节，终以一死自明。延茂等见危授命，义不苟生。色普徵额等执干戈卫社稷，死犹不瞑，至今皆凛凛有生气焉。

卷四百六十九

列传二百五十六

恩铭孚琦 凤山 端方弟端锦 刘燧 赫成额
松寿 赵尔丰 冯汝骥 陆钟琦子光绪等

恩铭，字新甫，于库里氏，满洲镶白旗人，锦州驻防。以举人纳贲为知县，累官至知府。光绪十一年，权知兖州，晋道员。二十一年，改官山西。二十六年，署按察使。拳匪扰晋，恩铭请巡抚毓贤阴护送教士出境，弗听。两宫西幸，毓贤率师赴固关，恩铭兼摄抚、藩事。车驾至太原，召见，奏对，声泪俱下。补归绥道。先是口外七厅杀教士四十余、教民二千余，待抚者众且亟，到官后，即发帑金仓粟济之。会

联军至大同，民骇走。复令教士讽喻，并与执争，乃引兵去。

二十八年，调直隶口北道。时经拳乱后，十三厅、州、县教民恼恼图报复，宣化华教士且强逼民入教，恩铭患之，与西教士反覆辩论，始允约束，民、教始安。迁浙江盐运使。二十九年，调两淮，晋江苏按察使。办盐务如故，杜私贩，恤煎丁，岁增国课三十万。时论欲请改场垣为公司，并创煤煎轮运议，恩铭力陈其弊，事乃寝。授布政使，录山西协饷功，晋头品服。三十二年，署安徽巡抚，修广济圩，赈皖北水菑，民德之。红莲会匪自赣入，毁建德教堂，同时楚民寄居霍山者，亦与教堂启衅，匪党乘之，势渐炽。恩铭分军援剿，并劾有司之酿祸者，地方以靖。

是时廷议行新政，锐意兴警察，于是承上指，整顿巡警学堂。适王之春荐道员徐锡麟才，遂畀以会办。复念政剧财匱，援例清丈缘江洲地，按年收科，垦牧与树艺并举。朝旨又以民刑事诉讼法参用东、西律，下其议督抚。恩铭虑皖北民悍，为择其不便者六事具以报。明年夏，巡警学生卒业，恩铭诣校试验，锡麟乘间以枪击之，被重创。知县陆永颐锐身救护，先殒。锡麟令经历顾松闭校门，不从，亦毙之。从者负恩铭还署，遂卒。事闻，赠太子少保，谥忠愍，予皖省建祠，赏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子咸麟袭。恩铭既死，锡麟亦被获。

锡麟者，浙江山阴人。就学日本，以贤为道员。志在谋綰军队，便起事，仓卒发难，卒被擒。阅数年，复有孚琦、凤山被刺事。

孚琦，字朴孙，西林觉罗氏，隶满洲正蓝旗。以工部笔

帖式充军机章京，累官郎中。三迁至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八年，授刑部右侍郎。三十二年，出为广州副都统。颇以兴学为己任，尝设八旗工艺学校，整丽中小各学堂。明年，权将军。将军事故简，孚琦虑即偷惰，日必读书临池，暇辄躬执劳役。宣统二年，再摄将军篆。明年春，赴城东燕塘勘旗地，兼阅试演军用飞机。有温生才者，隶革命党，事暗杀。会日将暮，伏道左，俟其至，轰击之，遂殒命。生才被执，论弃市。事闻，上悯恻，谥恪愍，命凤山代之。

凤山，字禹门，刘氏，隶汉军镶白旗。以繙译举人袭佐领，充骁骑营翼长、印务章京。累迁参领，总办东安巡捕分局。联军入京，法人在其辖境刃伤商民，缚致总局，请毋少贷，论如律。擢副都统，训练近畿陆军，著声绩。除西安将军，仍留治兵事。宣统初，改练军归部节度，始解兵柄。三年，授广州将军，未行而武昌事起。香港为粤民党藪，谋攻省城，众阻其勿往，曰：“吾大臣也，不可不奉诏。”遂毅然去。将至时，总督及布、按以下官皆不敢出迓，或劝宜微服先入城，毋蹈孚将军覆辙，凤山不可。日午，舆卫导行，抵南城外，党人匿市廛檐际掷炸弹，屋瓦摧压，从者死十余人，街石寸寸裂。暮得凤山尸，焦烂无完肤。事闻，赠太子少保，谥勤节，予骑都尉世职。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荫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光绪二十四年，出为直隶霸昌道。京师创设农工商局，征还，管局务，赏三品卿衔。上《劝善歌》，称旨。除陕西按察使，晋布政使，护巡抚。两宫

西幸，迎驾设行在。调河南布政使，擢湖北巡抚。二十八年，摄湖广总督。三十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颢志兴学，资遣出洋学生甚众。逾岁，召入觐。擢闽浙总督，未之官，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既还，成《欧美政治要义》，献上，议改立宪自此始。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宣统改元，调直隶。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既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其贪横凡十罪，事下张人骏，覆奏入，以不治崖检被诋斥，因已罢官，贷勿问。

三年，命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时部议路归国有，而收路章程湘、川不一致，川人大哗。川、鄂为党人所萃，乘机窃发。端方行次汉口，亟入川，并劾川督赵两丰操切。命率师往按，寻诏代摄其事。所过州县，辄召父老宣喻威德。至资州，所部鄂军皆变，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语不逊，端方以不屈遇害。

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

弟端锦，字叔纲。河南知府。赴东西各国考路政，著《日本铁道纪要》。从兄入川，变作，以身蔽其兄，极口詈军士无良，同被杀。事闻，赠端方太子太保，谥忠敏；端锦谥忠惠。

其时转饷官刘燧，荆州驻防、举人、都司赫成额，并赴水死。

松寿，字鹤龄，满洲正白旗人。以荫生官工部笔帖式，累迁郎中。出为陕西督粮道。光绪二十一年，晋山东按察使。明年，调江西，晋江宁布政使。二十四年，擢江西巡抚。越三载，移抚江苏，历河南，加尚书衔，所莅皆称职。二十八年，召为工部右侍郎，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寻授热河都统。疏陈续修矿章四条，允行。复以地控蒙部，号难治，条上吏治、军政、兴学、理财方略甚悉。又召还，拜兵部尚书。明年，调工部。又明年，出为察哈尔都统。三十三年，授闽浙总督。

居官垂二十年，不务赫赫名，然律己以廉，临下以宽，为时论所美。宣统三年秋，鄂、湘、江、浙新军踵变，闽军乘之，将举事，使人要松寿，令缴驻防营军械，斥之，遂决战，初获胜，维乃大挫，愤甚，饮金以殉。事闻，赠太子少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节。

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以山西知县累保道员。四川总督锡良疏荐其才，权永宁道，剿匪严诛捕。驻藏大臣凤全遇害，调建昌。会克巴塘，建议筹边，充川滇边务大臣，护总督，改驻藏大臣。以兵至打箭炉，改设康定、登科等府。宣统元年，仍专任边务。藏兵犯巴塘，击败之，乘势收江卡等四部。于是尔丰军越丹达山而西，直抵江达，达赖喇嘛逃入印度。尔丰请一举平藏，革教易俗，廷意不欲开衅，阻之。尔丰尽克三崖野番，决收回瞻对。三年，署四川总督，檄番官献瞻对。尔丰遂入瞻对，设官治之。进克波密，并取白马岗，收明正等土司，皆改流。计所收边地纵横三四千里，设治者三十余区，一时皆慑于兵力，不敢抗。

会川乱起，尔丰还省，集司道联名奏请变更收路办法，不允。商民罢市，全省骚动。廷寄饬拿祸首，捕蒲殿俊等拘之，其党围攻省城。督办川路大臣端方劾尔丰操切，诏仍回边务大臣，以岑春煊代总督。武昌变作，资政院议尔丰罢黜待罪，而朝旨已不能达川。重庆兵变，会匪蜂起，军民环请独立，尔丰遽让政权于殿俊，殿俊自称都督。防军复变，殿俊走匿，全城无主。商民请尔丰出定乱，因揭示抚辑变兵。而标统尹昌衡率部入城，自为都督，罗纶副之，以兵攻督署，拥尔丰至贡院，尔丰骂不绝口，遂被害。

冯汝骥，字星岩，河南祥符人。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出知四川顺庆府，遭母忧去。服阕，起山东青州知府，调直隶大名。三十一年，迁湖北盐法道。明年，调安徽宁池太道，迁甘肃按察使。未几，晋陕西布政使，擢浙江巡抚。三十四年，移抚江西，整税务，省不急，官称治办。朝议方厉行新政，乃复察民情，量财力，从容施設，士民安之。宣统元年，御史江春霖上其溺职徇私状，事下安徽巡抚朱家宝核覆，得白。坐疏忽干吏议，夺俸三月。

三年，武昌变起，下游皆震。南昌军相应和，胁汝骥为都督，号独立，峻拒之。赣人故感其贤，导之出。至九江，乃仰药以殉。诏旨轸惜，谥忠愍。

陆钟琦，字申甫，顺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萧山。父春荣，绩学不遇，祭酒盛昱其弟子也。钟琦少劬学，以孝称。光绪

十五年进士，以编修办直隶赈灾，徐桐亟赏之。拳祸起，桐惑焉，钟琦持异议，弗听。联军入，同年王懿荣、熙元、宝丰辈先后皆殉节。钟琦闻之，泣，阖户自经，遇救获免。二十九年，除江苏督粮道。越五载，迁江西按察使，调湖南，察吏严，定州县结案功过章条，月计勘案数与其鞠讯状限期报司，繇是狱鲜积滞。再移江苏，多平反。

宣统改元，晋布政使。三年，擢山西巡抚。到官未逾月，而武昌难作。钟琦语次子敬熙曰：“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汝曹读书明大义，届期毋效妇仁害我！”又曰：“生死之事，父子不相强，任汝曹自为之。但吾孙毋使同尽，以斩宗祀。”敬熙知父意决，入告母。母曰：“汝父殉国，吾惟从之而已。”敬熙以事亟，赴京语其兄光绪，偕还晋。钟琦驭新军严，至是调两营赴南路，时九月七日也。夜发饷，将以翼日行，而迟明变作，新军突入抚署。钟琦出堂皇，仆李庆云从，麾之弗去，且挺身出，先被戕。钟琦叱曰：“尔辈将反邪？”语未竟，遽中枪而殒。光绪奔救，亦被击死。叛军入内室，其妻唐氏抱雏孙起，并遇害。诏褒其忠孝节义萃于一门，予谥文烈。妻唐旌表。

光绪，本名惠熙，字亮臣。少从盛昱游，励学。钟琦遭危疾，尝刲股和药以进。光绪三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东渡日本学陆军，卒业归，授编修，擢侍讲。赠三品京堂，谥文节。

论曰：恩铭遇刺，实在辛亥之前，盖乱机已久兆矣。武昌变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

松寿、钟琦等数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

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父文颖，见《忠义传》。尔丰以盐大使改知县，选山西静乐，历永济。清狱治盗，匪绝迹。躬捕蝗，始免灾。擢河东监掣同知，护河东道，以忧去。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晋边，山西巡抚锡良檄总营务处严防密侦，以策退之。锡良迁河道总督，调委河工，累保道员，复从至热河。锡良督川，疏荐其才，权永宁道。时会匪为患，尔丰受任即亲出巡剿，凡八阅月，诛巨匪百余人，民始安业。

三十一年，驻藏大臣凤全被害于巴塘，锡良以尔丰为建昌道，会提督马维骥往讨。维骥军先发，尔丰从之，遂克巴塘。尔丰接办善后，移兵讨乡城，匪退喇嘛寺，据碉死守。尔丰断水道，围攻，番众悉降。于是尔丰建筹边议，锡良以闻，加尔丰侍郎，充川滇边务大臣。尔丰会锡良暨云贵总督丁振铎奏陈改流设官、练兵、招垦、开矿、修路、通商、兴学诸端，廷议准拨开边费银百万两。三十三年，锡良移任去，尔丰护四川总督。于是遥策边事，凡前所奏陈，皆以次举，察吏尤严，多所举劾，僚属肃然。川南边地多匪，移兴文县于建武，移永宁县于古蔺。时外人议轮运入川，尔丰令川商自办浅水轮以阻之，是为川江驶轮之始。

三十四年，以尔丰兄尔巽督川，改尔丰驻藏大臣，仍兼边务，专边藏事。尔丰以经营全藏，宜以殖民为主，特虑恩信未孚，藏人疑阻，请仍责驻藏大臣联豫驻守，而自巡视边藏。先以巴塘为根据，寓迁民于兵垦，渐及藏地。又与尔巽

会奏，设安康道，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设河口县、里化厅同知、稻城县、贡噶岭县丞，巴安府三坝厅通判，定乡县，盐井县。诏促尔丰出关，因就成都驻防旗兵中选练西军三营自随。藏人闻之，聚兵三崖以阻。尔丰至打箭炉，适德格土司争袭构乱，乃请旨往办，迭败之赠科、麻木，追奔至卡纳沙漠地，众悉降。尔丰分其地为五区，设登科府德化、白玉两州，石渠、普同两县，置边北道。德格地大，包有春科、高日两土司，遂与灵葱土司之郎吉岭等地并改归流。宣统元年，朝意务怀柔藏人，采尔巽议，以经营西藏责联豫暨帮办温宗尧，改尔丰专任边务，驻巴塘，为藏声援，划察木多、乍丫归边辖。

川军协统钟颖率新军三千入藏，被困察木多。尔丰闻报，立驰往援，钟颖军出，并驱剿类伍齐、硕般多、洛隆宗、边坝各部落逆番殆尽，三十九族波密、八宿等部咸纳款。而江卡藏兵忽抄边军后路，犯巴塘，尔丰分兵击败之，乘势收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四部落。于是尔丰军越丹达山而西，直抵江达，距藏都拉萨仅六日程矣。二年，达赖喇嘛闻川军将至，逃入英属印度。尔丰请乘胜一举平藏，革教易俗，廷意不欲开衅，阻之。尔丰上疏力争，略言：“我国幅员辽阔，强邻环伺，属地多有侵占。自革达赖喇嘛，阿旺郎结叛逆，不惟藏人摇动，即外人觊觎之心亦因而愈炽。今我兵虽已入藏，然阿旺郎结已入英手，英人必挟以图藏。若再姑容，将成大患。臣因一面由巴塘进兵攻破南墩，一面由察木多进兵贡觉、桑昂、曲宗，我兵所到，番人亲附，即洛隆宗、硕板多等亦皆远来输诚，备陈藏中苛虐情形，坚垒内属。臣初意务在保

境息民，并无开疆拓土之念。唯桑昂、曲宗属地杂瑜与保𠵿野番接壤，时有英人潜伏。保𠵿之南，为阿撒密，西为波密。英人若得杂瑜，即可直接波密，由工布入藏，与印度联成一片。则波密不可不收入版图，其势至迫。请及此将边兵所到之地，概收归边。并函商联豫以乌苏里江以东隶边，以西属藏。”疏入，枢府以外交责言为虑，联豫亦不允划界。然边军所得江达以内地，尔丰已逐渐改流，早成辖境矣。

尔丰巡视各地，经贡觉、乍丫、江卡三部落，君以讨三崖为请。三崖者野番也，地险人悍，三部落苦其侵掠，尝合攻之，反为所败，官军久不能讨。尔丰策三崖四周皆已改流，必为我用，遂派知府傅嵩烺率兵五路进攻，苦战两月，尽克上中下三崖全境，设官治之。初，藏人占瞻对，尔丰屡请收回，廷议责联豫议赎，久不得要领。至是边地略定，独瞻对为藏有，梗塞其中，尔丰乃决以策取之。三年，尔丰调署四川总督，因荐嵩烺以道员用，代理边务大臣，同行阅边，绕道北路，先至孔撒、麻书，设甘孜委员，灵葱、白利、倬倭、东科、单东、鱼科各土司缴印改流，并受色达及上罗科野番降，瞻对民皆闻风请附。尔丰乃檄番官曰：“瞻对原系川属，朝廷前以赏藏，设官征粮。光绪二十年，瞻人叛藏，则藏已失瞻；川兵取瞻，则瞻为川有。乃藏人久占不归，迄今又十余年矣，厚敛横征，民不堪命。应将瞻对仍献朝廷，以表恭顺。”藏官畏尔丰威，献户籍去。瞻对民欢呼出迎，尔丰遂入瞻对，设官治之。野番俄落、色达均望风降。又波密自言其先为入藏汉兵，别成部落。尔丰前至察木多，波密呈验所产棉布、粮食，证明确由汉出，并述其地与白马岗接壤，在英、

藏间，力请内附。及尔丰师还，联豫忽遣兵攻之，大败乞援。至是，尔丰派凤山由巴塘率边兵二千往与联豫参赞罗长裔军共克波密，并取白马岗。尔丰至打箭炉，收明正土司地及鱼通、冷边、沈边、咱里等土司印，皆改流。计尔丰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详《土司传》。

会川乱起，尔丰还省。初，商办川汉铁路公司集股银二千余万，忽奉旨收归国有，咸大哗，倡保路同志会，好事者争附和，势张甚。尔丰至成都，察乱已成，思弭解，集司道联名电奏，请变更收路办法，不允。商民罢市，同志会捧德宗神牌冲入督署，与护兵相持，颇有死伤，全省骚动。廷寄饬拿祸首正法，尔丰不得已捕会首蒲殿俊等九人拘之。其党围攻省城，兵皆川产，不用命。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奉命援川，滞重庆，劾尔丰操切，诏仍回边务大臣，以岑春煊代为总督。武昌变作，春煊阻不得往，端方至资州，遇害。资政院劾尔丰，罢黜待罪，而朝旨已不能达川。重庆兵变，会匪蜂起，军民环请独立，尔丰遽让政权于殿俊，殿俊自称都督，防军复变，殿俊走匿，全城无主，商民请尔丰出定乱，因揭示抚辑变兵。而标统尹昌衡率部入城，自为都督，罗纶副之，以兵攻督署，拥尔丰至贡院，尔丰骂不绝口，遂被害。

按：《赵尔丰传》，关内本与关外一次本相同，较此为详。全文附录于后，作为参考。

卷四百七十

列传二百五十七

志锐 刘从德 春勋 良弼 宗室载穆 万选
德需 同源 文瑞 承燕 克蒙 额恒 龄德 需等
朴寿 谢宝胜 姚霭云 黄忠浩 杨让梨等

志锐，字公颖，他塔拉氏，世居扎库木，隶满洲正红旗，陕甘总督裕泰孙。父长敬，四川绥定府知府。志锐幼颖异，光绪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黄体芳、盛昱辈相励以风节，数上书言事。累迁詹事，擢礼部右侍郎。中东事起，上疏画战守策累万言。虑陪都警，自请募勇设防，称旨，命赴热河练兵。未逾月，以其妹瑾、珍两妃贬贵人，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遂迂道出张家口，策马逾天山西绝幕。所经台站，辄周咨山川、风俗、宗教，著诗记事。居数年，将军长庚令赴边外厘中俄积案，凡六阅月，结千余起。前后五上疏筹西北防务，发强邻狡谋，中当轴忌，左迁索伦领队大臣。领队例不得专摺奏事，居则钩稽地形厄塞，出则徼循鄂博、卡伦，冀得当以报。又数年，改授宁夏副都统，疏请发帑二十万浚城外故渠，获沃壤数千顷。频上疏，多言人所不敢言。

宣统二年，迁杭州将军。明年，调伊犁将军，加尚书衔。入觐，条上弭边患、御外侮机宜甚悉；又力陈新政多糜费，请省罢，壹意练兵救危局。并请边地练兵费百万，部议止予二

十万。抵新疆，闻武昌变，或劝少留，不可。逾月，到官，日讨军士而申儆之。已，兰州军哗变，宁夏继之。伊犁协统杨缙绪以兵叛，夜据南北军器库，攻将军署。群议举志锐为都督，峻拒之；迫诣商会，亦弗从，起发枪击之，遂遇害。其仆吕顺奔走营棺敛，抚尸号恸，亦为叛军所戕。

又武巡捕官刘从德，四川人；教练官春勋，京旗人；并及于难。事闻，赠志锐太子少保，谥文贞。

志锐夙负奇气，守边庭逾十稔，自号为穷塞主。工诗词。熟察边情，惧祸至无日。其赴伊犁也，以手书遍告戚友，言“以身许国，不作生入玉门想”。其致命遂志，盖已定于拜疏出国门日云。

良弼，字赉臣，红带子，隶镶黄旗，大学士伊里布孙。少孤，事母孝。幼学，留学日本陆军学校，毕业归，入练兵处。历陆军部军学司监督副使，补司长。时新设禁卫军，任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迁军谘府军谘使。平日以知兵名，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尤留意人才，自将帅以至军士，莫不延纳。思有所建树，颇为时忌。

武昌乱起，各省响应，朝论纷呶，王公贵人皆气馁，莫知所为。良弼独与三数才杰朝夕规画，外联群帅，内安当国，思以立宪弭革命，图救大局，上下皆恃以为重。时袁世凯来京，方议国体，人心不安甚矣。一日，良弼议事归，及门，有人据掷炸弹，三日而卒。事闻，震悼，优恤如例。其后官绅请立祠于北京祀之。

良弼刚果有骨气，颇自负，虽参军务，无可与谋，常以

不得行其志为恨，日有忧色。及遇刺，医初谓可疗，忽有进以酒者，遂死。死未旬日，而逊位诏下，时皆悼之。

宗室载穆，字敬修，隶满洲镶蓝旗，恂勤郡王允禵五世孙。祖绵翔，镇国将军。父奕云，一等待卫，记名副都统。载穆年二十，除三等待卫，累迁头等，兼办事章京。以忤直忤上官意，数岁不迁。光绪二十六年，拳乱起，两宫西幸，痛哭自尽者再，遇救获免。三十二年，授太原城守尉。明年，有诏递裁驻防，分遣归农，乃倡农桑，劝女工，兴学校。比去晋，旗民男妇务耕作、嫗织纈者达二百人。省城门有八，旧闭其二。阜城门当汾水冲，河决土壅，不能通车马，群议闭之。载穆曰：“此汾西数十村入城孔道也，请于旧门南辟新门。”民称便。秩满，将入觐，巡抚丁宝楨疏留之，报可。

宣统三年，简京口副都统。鄂难作，缘江戒严。载穆缮城郭，犒军士，设练兵处，定营防城守章条，昼夜徼循，旗、汉民杂居者皆安堵。已而新军徙顿铁道旁，运枪械者襁属。载穆知有异，遣使如江宁告急，弗应。江苏巡抚程德全号独立，传檄镇江，防营乃潜通苏军，全城益怖惧。于是官绅集议，定满、汉联合策，约毋战，且要旗营缴军械。载穆知事不可为，罢会大恸，语左右曰：“吾上负朝廷，所欠止一死耳！”左右环跪，请系众心，维危局。翼日，镇绅杨邦彦诣军门趣檄械，不许。会新军入据汉城，旗营大哗，乃进旗众而语之曰：“驻防兵单粮储竭，吾战死甘如饴。顾糜吾民肝脑膏锋刃，吾奚忍？若曹其徇众议，纾急祸。吾身为大臣，且天潢亲也，宜效死。”是时骁骑校万选力争，请毋止战，不见用，顿足大哭。

印班德需亦愤甚，曰：“大局休矣！吾宁死以报国。”载穆嘿不语，乃缮遣疏，手自缄印，遣佐领良才赍至京师。复草遗书致商会，犹殷殷以七千人生命相嘱。随行四仆皆遗归。有李顺者，去复返，朝夕侍其侧，偶退休，诘朝入寝室，则已自经死矣。郡人哀之，殓敛如礼，且为置田安厝焉。将军铁良上闻，命核覆死事。江宁失，铁良走，宗人府亦无奏报，故褒赠之典弗及云。

万选、德需并殉。先是骁骑校同源以旗人将失所，忍死争旗产。至是乃语家人曰：“吾可以从殉国诸公后矣！”沐浴整衣冠，不食而死。万选，字子昭，蒙古敖汉氏。著有《易注》、《笔谏》、《金石赏心》、《火龙攻战略》诸书。德需，字雨田；同源，字子清：并蒙古人。

文瑞，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人。世袭男爵，充头等侍卫，出为马兰镇总兵。中日之役，喜峰口迫近战地，策守御，遏内匪，辖境以宁。坐陵树虫灾免，顷之被宥，除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拳匪乱，蔓延蒙旗，教案纷纠。文瑞至，与外人推诚商榷，偿款独轻，绥民德之。调青州，念旗民乏生计，为辟工厂，兴学校，编制军队，满城一切皆治办。移成都，未之官，擢西安将军。兴学、劝工，为治复仿青州。

议办移垦授田法，未及行而鄂变作，西安新军应之，先据汉城，缘涂纵火，烟焰张天。疾趋南街，遇新军，前驱戈什哈数人被击死，纾道归。与左翼副都统承燕、右翼副都统克蒙额筹应变策，遣军士画陴而守，两军合战，自申及亥不

少休。翼日昧爽，新军分攻东、南门，旗兵多伤亡，文瑞督饬益力。未几，新军请停战会议，遣协领葆钧往，迄未得要领。复贻书新军，反覆开喻，亦不答。而新军又两路夹攻，旗营火器竭，渐不支。日方午，东门破，进满城，终夕巷战，旗兵死者二千余人，余皆屠杀。麾下壮士从者十余，及其子熙麟而已。于是环请引避图恢复，文瑞怆然曰：“吾为统兵大员，有职守不能戡乱，重负君恩，惟有死耳！”乃口授遗疏，趣熙麟书之，命乘间达京师，而自从容整衣冠赴井死。幕僚秦鹤鸣敛之。

承燕同时投井死。

克蒙额，字哲臣，满洲镶蓝旗人。先请巡抚发新式军械，迟不应，激战三昼夜，力竭阵亡。

恒龄，字锡九，舒穆鲁氏，满洲正蓝旗人，湖北荆州驻防。恒龄少嗜学，娴武干，尤熟中外兵家言。以附生官笔帖式，迁骁骑校，累擢佐领。旗营久习窳惰，罕知兵事，乃创编新军，设讲武堂教之。拳匪乱作，湘人旅荆者被煽动，燔沙市趸船及税关、领事署，外国侨民多逃避，势岌岌。恒龄率二百人往镇抚，诛首要，宥胁从，外人避难者护持之。事宁，军政课最。将军绰哈布疏综营务，恒龄条上四事，曰：设警察，兴学校，厘财政，练常备军，并奏行。设八旗高等学堂、陆军小学堂，俾任校事。顾其时风气暗塞，款无所出，遂走谒总督张之洞，面陈规画，获助万金，始成立；犹不足，省新军陋规益之，岁以为常。于是订章条，甄材颖，走书币聘海内名儒，分科教授，校风肃然。学部曹司考察，称荆州第

一。旋领振威新军，调督练处参议，总办陆军小学。将军恩存、总督陈夔龙交章论荐。

宣统改元，调充热河练军统领。汰老弱，补缺额，申严纪律，凡两阅月，获匪首葛兰亭等，推功将校。二年，授宁夏副都统，朝阳绅民吁留，夔龙上闻。廷议以西陲边要，趣到官。既莅事，首严烟禁；开渠屯田，久无效，设方略整饬之。

三年，遭父忧。令甲，旗员百日服除即视事。恒龄固请终制，解职去，奉父丧于万县，抵宜昌，鄂乱作，道涂阻绝，将军连魁疏请参军事，上命署荆州左翼副都统。恒龄援“墨经从戎”义，忼然任城守，而援绝饷匱，兵人疲饑则哗变，乃斥家财饷之，涕泣誓众，令毋扰沙市启外衅。时方患痢剧，裹创策骑出，昼夜徼循，血痕犹濡缕然。无何，事益亟，外城失。恒龄晨起，公服端坐堂上，发手枪洞胸而殁。家人得其与弟恒广、子裕文书，曰：“吾家世受国恩，宜竭力图报。今城既失，义当死。所憾者老母在堂，忠孝不获两全。第吾母有子能尽忠，亦甚得。我死，汝曹能阖门殉节固善，否则善事吾母，以补吾不孝之罪，毋以吾死状令老人知也。”恒龄死数日，连魁与右翼副都统松鹤开门纳民军，荆州遂失。事闻，上震悼，谥壮节。

参谋长德需自经死。恩需亦自经，家人救之，愤不欲生，后数日卒。

朴寿，字仁山，满洲镶黄旗人。光绪二十年举人，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拳乱起，联军入城，首与各国谋保商民。

出为山西归绥道，简库伦办事大臣。三十二年，召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迁正黄旗汉军都统。明年，除福州将军，整旗务，严烟禁，专志训练，得精卒四千人。宣统三年，省城民军起，率防军与搏，火器猛利，民军几不支。然民军虽被创，辄随时募集，防军以猛斗故，伤亡多，卒败溃。朴寿被执，受挫辱，不屈，遂支解之，弃尸山下，其死状为最烈云。事闻，赠太子太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肃。

谢宝胜，字子兰，安徽寿州人。初隶金顺麾下，从征西陲。嗣随宋庆、马玉崑克肃州及关外诸城，积勋至都司。以事与玉崑左，弃冠服走博克达山为黄冠。光绪十五年，玉崑提督畿辅，鸠集旧部，独伟视宝胜，招之出。敦促备至，宝胜忤然曰：“玉崑知我者，义不忍却！”乃弃黄冠，诣军所献方略。二十一年，朝鲜告警，从出关，与日军数十战，勇敢躡伦等。玉崑弟陷重围，锐身救之出。和议成，愤甚，复为道士装，羁迹京师白云观，如是者数年。

拳乱作，柴洪山统武卫护军，荣禄檄领前路后营，已留河南，更名精锐军，领左营，寻管豫北军。忌者中以蜚语，巡抚吴重熹疏辨其冤，上卒优容之。驻军河、陕、汝最久，将士积相畏服，军麾所指，纪律肃然。累迁至副将。

宣统改元，授河北镇总兵。明年，移南阳，河、陕、汝军仍受节度。宝胜益感奋，尤严治盗，所莅毋扰民。恒短衣执械先士卒，或宵行数十百里，伪为小商，诘虚实。村民通匪者惮其至，尝置毒饮水处，宝胜则自携水罍，怀麦饼，食尽，忍饥渴以为常，以是寇鲜漏网。洛阳张黑子、嵩县王天

纵、汝州董万川尤鸷悍，张、董并计擒之，天纵惧不敢出。豫西数十州县皆安堵，而南阳王八老虎犹嵎负。宝胜至，移书期决斗。会天大雪，前期五日，潜师薄其巢，贼不戒，据中庭轰拒。宝胜奋身入，众继之，火其庐，卒就缚，置之法。自是南阳无遗寇。宝胜短躯干，目光炯炯能慑人。视盗如仇，待士卒若子弟。劳无吝赏，遇丧亡，赙恤尤厚。饷馈无所受，无兼衣余食，统兵十余年，而负债钜万。巡抚宝棻上闻，中旨敕司库偿九千余金，异数也！

三年，移师嵩县。值鄂乱作，亟还筹战守。其时襄樊已应和，土寇处处飙起。豫南与陕、鄂壤地接，市言讹诞日数至。检勒部曲，日夕巡徼不少休。支振数十日，而襄樊军阑入，士民与通款，将内讷。诸将意沮，咸莫能奋，惟都司姚霭云慷慨愿从战。无何，新野陷，大吏飞檄戒毋妄动。宝胜愤激，赴校场，与众誓死守，而府县官已委印绶去。翌日元旦，独朝服诣万寿宫行礼，痛哭不能止。俄传南军入，烟焰翳天，各营亦以食尽而溃。不得已，退顿裕州，比至，城皆树白帜矣，乃止舍。至夕而逊位诏至，召将卒励以忠义，麾之去，夜半时，屏仆从，肃衣冠，呕血数升，以枪自击死。平旦，将卒趋视，皆哭失声，以大纛裹尸，舁至独头镇敛之。

霭云，陕西人。旧为多隆阿部将，后从宝胜军，隶营务处，亦为民军所戕云。

黄忠浩，字泽生，湖南黔阳人。通经术，嗜读儒先性理书。以优贡生入赉为内阁中书。主沅州讲席，锐意地方利弊，建西路师范学堂，劝民植桑育蚕，尤颢志矿业。陈宝箴、赵

尔巽先后抚湘，设矿局及公司，采平江金矿、常宁水口山铅矿，至今称厚利，皆其谋也。

光绪二十一年，以东事筹防，募乡勇五百人入鄂，守田家镇炮台。总督张之洞一见重之，调领武靖营，驻洪山。二十三年，治军长沙，统毅字军，军故征苗旧旅，日久窳敝，不可用。宝箴纳其议，别募威字新军，俾主之。二十六年，之洞檄募师勤王。二十八年，徙驻岳州，缉新堤土寇，平之。再入贵为道员。赴日本参观大操，归，益详练战术，知兵名大著，明年，尔巽檄综湖南营务处，统忠字旗五营。其冬，母忧去职。

逾岁，广西降匪陆亚发陷柳州，湘边大震。起忠浩率所部援桂，直捣梅寨，用少击众，寇大创，降敕褒嘉。寇奔福祿村，村故瑶地，箐壑深峻，中有危涂垂线缕，容一人行。忠浩乃短衣芒屨，徒步深入。会天酷暑，郁为瘴疠，兵士死相继，忠浩亦遽膨疾，然治军勤如故，寇卒不敢近。捷上，授狼山镇总兵，请终制，改署任道员授总戎，特例也。是时岑春煊驻桂林，檄与议军事，奏署右江镇。服阕，予实授。未几，乞假去。再至湖北，尔巽留综营务处，兼统全省防军，荆襄水师受节度。

宣统二年，从尔巽入川，署提督，乞归。三年，京师开全国教育会，忠浩与焉。争铁路国有为非计，议大浚洞庭湖，纾湘蓄，议论侃侃无所挠。还长沙，值巡抚余诚格新莅官，党人谋日亟。诚格虑新军有异志，以中路巡防十营属之，不就。诚格下席揖请至再，不获已，始受事。甫三日，鄂乱起。九月朔，新军变，将入城，协统肃良臣遁，防军为内应。忠浩

方晨谒，随诚格出，抚谕至再，势汹汹不可遏，要诚格为都督。诚格从间道出，召水师，水师亦变。诚格投江，左右援之，不得死。忠浩犹留署，火起，护弁强之出，及门，遇乱兵，被执，胁降不从，劫之走，刃伤臂及股，至小吴门城楼，遂遇害。家人奉丧归葬，缘涂设奠者数百里。继忠浩死者有杨让梨。

让梨，字劭钦，籍湘乡。少与王鑫子诗正友善。诗正援台湾，战失利，尝负之以免，军中咸壮之。积勋至守备。转战新疆、河州、西宁，数有功，累擢参将，赐号铿色巴图鲁。既，还长沙，隶忠浩麾下。宣统二年，补镇筴镇标中军游击。明年，武汉事起，忠浩电调援长沙。次辰州，闻省城乱，乃扼辰龙关，誓死守。筴兵故悍锐，为民军所惮。时总兵周瑞龙持两端，其子瓚赉金至，将以饵筴兵，哨弁李凤鸣潜告让梨，得为备。瑞龙称疾，檄让梨还，代以他将。让梨乃上书责以大义灭亲，辞激昂，且传檄捕瓚，瓚遁。已而瑞龙降，道府官委印绶去。让梨痛哭，犒遣军士，独櫂小舟至清浪滩，踊身入水。舟子泅出之，让梨恚甚，曰：“奚活我为？”瓚出代其军，遣人追繫让梨及其子传孔，锁送长沙。迳常德，遇龙璋巡按西路，劝之不屈，遂斩之。临刑，肃衣冠北向拜，观者万余人，皆泣下。传孔释还。

有陈萁者，让梨从子婿也。当让梨被缚时，萁即奋起击缚者，仆一人，攒刃交下，伤其首，断一足，并死之。

论曰：辛亥之变，各省新军既先发难，防营不能独支，而京外旗兵久无军备，又多被残困，死行阵者，自寥寥可数。志

钧等权轻势孤，艰难撑柱，思以一隅挽全局；及事不可为，乃以死报，志节皎然，可敬亦可哀矣！